

## 苕溪渔隐丛话

### 提要

《前集》六十卷、《後集》四十卷，宋胡仔撰。仔字元任，绩溪人。舜陟之子，以荫授迪功郎、两浙转运司办公事，官至奉议郎，知常州晋陵县。後卜居湖州，自号“苕溪渔隐”。其书继阮阅《诗话总龟》而作。前有自序，称“阅所载者皆不录”。二书相辅而行，北宋以前之诗话大抵略备矣。然阅书多录杂事，颇近小说。此则论文考义者居多，去取较为谨严。阅书分类编辑，多立门目。此则惟以作者时代为先後，能成家者列其名，琐闻轶句则或附录之，或类聚之，体例亦较为明晰。阅书惟采摭旧文，无所考正。此则多附辨证之语，尤足以资参订。故阅书不甚见重於世，而此书则诸家援据，多所取资焉。

《新安文献志》引方回《渔隐丛话》考曰：“元任寓居霅上，谓阮阅《阅休诗总》成於宣和癸卯，遗落元祐诸公。乃增纂集自国风、汉、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数，特出其名。馀入杂纪，以年代为後先。回幼好之，学诗实自此始。元任以阅休分门为未然，有汤岩起者，阅休乡人，著《诗海遗珠》，又以元任为不然。回闻之吾州罗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纪其自作之诗不甚佳耳。其以历代诗人为先後，於诸家诗话有去有取，间断以己意，视皇朝类苑中概而并书者，岂不为优”云云。虽乡曲之言，要亦不失公论也。

### 前卷序

绍兴丙辰，余侍亲赴官岭右，道遇湘中，闻舒城阮阅昔为郴江守，尝编《诗总》，颇为详备。行役匆匆，不暇从知识间借观。后十三年，余居苕水，友生洪庆远，从宗子彦章，获传此集。余取读之，盖阮因古今诗话，附以诸家小说，分门增广，独元祐以来诸公诗话不载焉。考编此《诗总》，（元本“考”下有“阮”字。）乃宣和癸卯，是时元祐文章，禁而弗用，故阮因以略之。余今遂取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及史传小说所载事实，可以发明诗句，及增益见闻者，纂为一集。凡《诗总》所有，此不复纂集，庶免重复；一诗而二三其说者，（元本“一”上有“或”字。）则类次为一，间为折衷之；又因以余旧所闻见，为说以附益之。或者谓余不能分明纂集，（元本“明”作“门”。）如阮之《诗总》，是未知诗之旨矣。昔有诗客，尝以神圣工巧四品，分类古今诗句，为说以献半山老人，半山老人得之，未及观，遽问客曰：“如老杜‘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之句，当入何品？”客无以对，遂以其说还之，曰：“尝鼎一脔，他可知矣。”则知诗之不可分门纂集，盖出此意也。余今但以年代人物之先后次第纂集，则古今诗话，不待捡寻，已粲然毕陈于前，顾不佳哉！今老矣，日以废亡，此集之作，聊自备观览而已，匪敢传之当世君子，故不愧。（元本句末有“焉”字。）戊辰春三月上巳，苕溪渔隐胡仔元任序。

绍兴甲寅槐夏之月，陈奉议刊于万卷堂。

卷第一

卷第一

国风汉魏六朝上

张文潜云：“《诗》三百篇，虽云妇人女子小夫贱隶所为，要之，非深于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于七月已下皆不道破，直至十月，方言蟋蟀，非深于文章者能为之邪？”

《漫叟诗话》云：“《诗》三百篇，各有其旨，传注之学，多失其本意。而流俗狃习，至不知处尚多，若‘惟桑与梓，必恭敬止’，谓桑梓以人赖其用，故养而成之，莫肯凌践，则有恭敬之道。父子相与，岂特如人之视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称桑梓，非也。”

宋子京《笔记》云：“山东曰朝阳，山西曰夕阳，故《诗》曰：‘度其夕阳。’又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指山之处耳。后人使用‘夕阳忽西流’，然古人亦误用久矣。”

山谷云：“俞清老作景陶轩，名为未当。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景，明也；高山则仰之，明行则行之耳。魏、晋间所谓景庄景俭等，从一人差误，遂相承繆。亦如郡守为一麾也。”

《后山诗话》云：“子厚谓屈氏《楚词》，如《离骚》乃效《颂》，其次效《雅》，最后效《风》。”

蔡宽夫《诗话》云：“秦、汉以前，字书未备，既多假借，而音无反切，平侧皆通用。如庆云卿云、皋陶咎繇之类，大率如此。诗‘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燕燕于飞，下上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思’与‘来’、‘音’与‘南’，皆以为协声。魏、晋间此体犹在，刘越石‘握中有白璧，本自荆山璆，惟彼太公望，共此渭滨叟。’潘安仁‘位同单父邑，愧无子贱歌，岂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是也。自齐、梁后，既拘以四声，又限以音韵，故大率以偶俪声响为工。（元本、徐钞本、旧钞本“响”作“病”。）文气安得不卑弱乎？惟陶渊明、韩退之，时时摆脱世俗拘忌，故栖字与乖字、阳字与清字，皆取其傍韵用，盖笔力自足以胜之也。”

东坡云：“余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今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忽遗者多矣。渊明作《闲情赋》，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大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刘子玄辨李陵《与苏武书》，非西汉文，盖齐、梁间文士拟作者。吾因悟陵与苏武《赠答》五言诗，亦后人所拟，而统不能辨。李善注《文选》

，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矣。谢瞻《张子房诗》云：‘苛慝暴三殤’，此《礼》所谓‘上中下殤’，言暴秦无道，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谓夫与父为殤，此岂非俚儒之荒陋乎？五臣既陋甚，至于萧统，亦其流耳。宋玉高唐《神女赋》，自‘玉曰唯唯’以前皆赋也，而统谓之序，大可笑也。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邪？其余缪陋不一，亦聊举其一二耳。”

蔡宽夫《诗话》云：“五言起于苏武、李陵，自唐以来有此说，虽韩退之亦云然。苏、李诗世不多见，惟《文选》中七篇耳。世以苏武诗云：‘寒冬十二月，晨起践凝霜，俯观江汉流，仰视浮云翔’，以为不当有江汉之言，或疑其伪。予尝考之，此诗若答李陵，则称江汉决非是；然题本不云答陵，而诗中且言‘结发为夫妇’之类，自非在虏中所作，则安知武未尝至江汉邪？但注者浅陋，直指为使匈奴时，故人多惑之，其实无据也。《古诗十九首》，或云枚乘作，而昭明不言，李善复以其有‘驱车上东门’与‘游戏宛与洛’之句，为辞兼东都。然徐陵《玉台》分‘西北有浮云’以下九篇为乘作，两语皆不在其中。而‘凛凛岁云暮’‘冉冉孤生竹’等别列为古诗，则此十九首，盖非一人之辞，陵或得其实。且乘死在苏、李先，若尔，则五言未必始二人也。”

《吕氏童蒙训》云：“读《古诗十九首》及曹子建诗，如‘明月入我牖，流光正徘徊’之类，诗皆思深远而有余意，言有尽而意无穷也。学者当以此等诗常自涵养，自然下笔不同。”

东坡云：“读《列女传》蔡琰二诗，其词明白感慨，类世所传《木兰诗》，东京无此格也。建安七子，犹含养圭角，不尽发见，况伯喈女乎？又琰之流离，为在父没之后。董卓既诛，伯喈乃遇祸。今此诗乃云为董卓所驱虏入胡，尤知其非真也。盖拟作者疏略，而范曄荒浅，遂载之本传，可发一笑也。”

蔡宽夫《诗话》云：“《后汉蔡琰传》载其二诗，或疑董卓死，邕被诛，而诗叙以卓乱流入胡，为非琰辞。此盖未尝详考于史也。且卓既擅废立，袁绍辈起兵山东，以诛卓为名，中原大乱，卓挟献帝迁长安，是时士大夫岂能皆以家自随乎？则琰之入胡，不必在邕诛之后。其诗首言‘逼迫迁旧邦，拥主以自强，海内兴义师，共欲诛不祥’，则指绍辈固可见。继言‘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胡”原作“明”，今据徐钞本校改。）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迥路险且阻’，则是为山东兵所掠也。其末乃云‘感时念父母，哀叹无穷已’，则邕尚无恙，尤亡疑也。”

山谷云：“凡作赋要须以宋玉、贾谊、相如、子云为师，略依放其步骤，乃有古风。老杜《咏吴生画》云：‘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盖古人于

能事不独求跨时辈，要须前辈中擅场耳。”

《诗眼》云：“建安诗辩而不华，质而不俚，风调高雅，格力遒壮，其言直致而少对偶，指事情而绮丽，得风雅骚人之气骨，最为近古者也。一变而为晋、宋，再变而为齐、梁。唐诸诗人，高者学陶、谢，下者学徐、庾，惟老杜、李太白、韩退之早年皆学建安，晚乃各自变成一家耳。如老杜‘崆峒小麦熟’、‘人生不相见’、《新安》、《石壕》、《潼关吏》、《新昏》、《垂老》、《无家别》、《夏日》、《夏夜叹》，皆全体作建安语。今所存集，第一第二卷中颇多。韩退之‘孤臣昔放逐’、《暮行河堤上》、《重云赠李观》、《江汉答孟郊》、《归彭城》、《醉赠张秘书》、《送灵师》、《惠师》，并亦皆此体，但颇自加新奇。李太白亦多建安句法，而罕全篇，多杂以鲍明远体。东坡称蔡琰诗，笔势似建安诸子。前辈皆留意于此，近来学者，遂不讲尔。”

《石林诗话》云：“晋、魏间诗，尚未拘声律对偶，陆云相谑之辞，所谓‘日下荀鸣鹤，云间陆士龙’者，乃正为的对。至于‘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之类不一，乃知此体出于自然，不待沈约而后能也。旧尝不解‘四海’‘弥天’为何等语，因读梁惠皎《高僧传》载习凿齿与安书云：‘夫不终朝而雨六公者，（“夫”原作“天”，今据元本、徐钞本、旧钞本校改。）弥天之云也，弘渊源而敷八极者，四海之流也。’故摘其语以为戏尔。晋初学佛者从其师姓，如支遁本姓关，从支谦学，故为支遁。道安以学佛者昔本释迦为佛师，因请以释命氏，遂为定制。则释道安亦其姓也。”

宋子京《笔记》云：“古人语有椎拙不可掩者，《乐府》曰：‘何以销忧，惟有杜康。’刘越石曰：‘何其不梦周。’又曰：‘夫子悲获麟，西狩涕孔丘。’虽有意绪，词亦钝朴矣。”

蔡宽夫《诗话》云：“晋、宋间诗人，造语虽秀拔，然大抵上下句多出一意，如‘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之类，非不工矣，终不免此病。其甚乃有一人名而分用之者，如刘越石‘宣尼悲获麟，西狩泣孔丘’，谢惠连‘虽好相如达，不同长卿慢’等语，若非前后相映带，殆不可读。然要非全美也。唐初，余风犹未殄，陶冶至杜子美，始净尽矣。”

蔡宽夫《诗话》云：“齐、梁以来，文士喜为乐府辞，然沿袭之久，往往失其命题本意，《乌将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巅》但咏鸡，大抵类此。而甚有并其题失之者，如《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扬婆儿》讹为《杨叛儿》之类是也。盖辞人例用事，语言不复详研考，虽李白亦不免此。惟老杜《兵车行》、《悲青坂》、《无家别》等数篇，皆因事自出



己意立题，略不更蹈前人陈迹，真豪杰也。”

《石林诗话》云：“池塘生春草，园林变夏禽”，世多不解此语为工，盖欲以奇求之尔。此语之工，正在无所意，（旧钞本“所”下有“用”字。）猝然与景相遇，所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之所能到。诗家妙处，当须以此为根本，而思苦言艰者，往往不悟。钟嵘《诗评》论之最详，其略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既是即目”，原作“既是所见则曰”，旧钞本作“既是即目”，与《诗品》合，今据改正。）高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羌”原作“若”，今据《诗品》改正。）明月照积雪，非出经史。古今胜语，多非假借，皆由真寻，颜延之、谢庄尤为繁密，于时化之。故大明、大始中，（旧钞本“大始”作“泰始”。）文章殆同书钞。近任昉、王元长等，辞不贵奇，竞须新事。迩来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无虚语，语无虚字，牵联补衲，蠹文已甚，自然英特，罕遇其人。’余每爱此言简切，明白易晓，但观者未尝留意耳。自唐以后，既变以律体，固不能无拘窘，然苟大手笔，亦自不妨削锯于神志之间，斫轮于甘苦之外也。”

卷第二

卷第二

国风汉魏六朝下

《石林诗话》云：“嵇康《幽愤诗》云：‘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下惠，今愧孙登。’盖志钟会之事也。吾尝读《世说》，知康乃魏宗室婿，审如此，虽不忤钟会，亦安能免死邪？康尝称阮籍：‘口不臧否人物，以为可师。’殊不然。籍虽口不臧否，而作青白眼，亦何以异。籍得全于晋，是早附司马师，阴托其庇尔。史言‘礼法之士，嫉之如仇，赖司马景王全之。’以此而言，籍非附司马氏，未必能脱祸也。今《文选》载蒋济《劝进表》一篇，乃籍所作，籍忍至此，何所不可。籍著论鄙世俗之士，以为犹虱处乎裯中，籍非委节于司马裯中乎？余观康尚不屈于钟会，肯卖魏而附晋乎？世俗但以迹之近似者取之，概以为嵇、阮，吾每为之太息也。”

《漫叟诗话》云：“曹子建七步诗，世传‘煮豆然豆萁，豆在釜中泣’，一本云‘萁向釜下燃，豆在釜中泣’，其工拙浅深，必有以辨之者。”（旧钞本“以”作“能”。）

宋子京《笔记》云：“左太冲诗：‘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使人飘飘有世表意，不减嵇康‘目送飞鸿’语。”

唐子西《语录》云：“三谢诗，灵运为胜，当就《选》中写出熟读，自见其优劣也。”又云：“江左诸谢，诗文见《文选》者六人，希逸无诗，宣远、叔源有诗不工，今取灵运、惠连、玄晖诗合六十四篇为三谢诗。是三人者，诗

至玄晖语益工，然萧散自得之趣，亦复少减，渐有唐风矣。于此可以观世变也。”

《雪浪斋日记》云：“读谢灵运诗，知其揽尽山川秀气。读退之《南山》诗，颇觉似《上林》、《子虚赋》，才力小者不能到。李长吉、玉川子诗，皆出于《离骚》，未可以立谈判也。皇甫持正云：‘吟诗未有刘长卿一字。’唐人必甚重长卿，今诗十卷，亦清丽。”

《雪浪斋日记》云：“王逸少于书知变，犹退之于诗知变，则一洗万古凡马空也。陶、谢诗所以妙者，由其人品高。王、杨、卢、骆，叫呼炫鬻以为文耳。”

唐子西《语录》云：“谢玄晖诗云：‘寒城一以眺，平楚正苍然。’平楚犹平野也。吕延济乃用‘翘翘错薪，言刈其楚’，谓楚，木丛。便觉意象殊窘。凡五臣之陋类若此。”

宋子京《笔记》云：“今人多误鲍照为鲍昭，李商隐有诗云：‘浓烹鲍照葵。’又金陵有人得地中石刻作‘鲍照’字。”

潘子真《诗话》云：“景文殊不知武后时讳照，唐人因以昭名之，事具《昭祠堂记》。”苕溪渔隐曰：“《南史》本传：鲍照字明远。”

潘子真《诗话》云：“山谷言：庾子山‘涧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有以尽登高临远之趣。《喜晴应诏》，全篇可为楷式，其卒章‘有庆兆民同，论年天子万’，不独清新，其气韵尤更深稳。”

潘子真《诗话》云：“《古乐府》云：‘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予初不晓黄姑为何等语，因读杜公瞻所注宗懔撰《荆楚岁时记》，乃知黄姑即河鼓也，亦犹桑落之语转呼为索郎也。”

《冷斋夜话》云：“《古乐府》曰：‘绣幕围春风，耳节朱丝桐。不知理何事，浅立经营中。护惜加穷袴，堤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丘垅，当时近前面发红。’前辈多全用其语，老杜曰：‘意匠惨淡经营中。’李长吉曰：‘罗屏绣幕围春风。’黄鲁直曰：‘今日牛羊上丘垅，当时近前左右瞋。’穷袴，汉时语也，今裆袴也。”

王直方《诗话》云：“《古诗》云：‘博山炉中百和香，郁金苏合及都梁。’又云：‘氍毹五水香，迷迭及都梁。’案《广志》：‘都梁香出交、广，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又有《迷迭赋》，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也。”苕溪渔隐曰：“王直方何卤莽如此！方论《古诗》香事，初不论杜诗，遽云：‘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此语真可发一笑也。”

潘子真《诗话》云：“皮日休云：‘梁武帝诗，后牖有朽柳，沈约诗，偏

眠船舷边，叠韵兴焉。《诗》曰：蟠螭在东，又曰：鸳鸯在梁，双声兴焉。

王玄谟问谢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互护为双声，礲礲为叠韵。’当时伏其捷。丁晋公在朱崖，作州郡名配古人姓名等诗及双声叠韵，甚有源委。双声：‘九曲流清泚，重轮抱祥光。’叠韵：‘紫蜡茱萸结，红绡荳蔻房。’林和靖有‘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而山谷《效徐庾慢体》云：‘翡翠钗梁碧，石榴裙褶红’，皆叠韵双声也，语尤工。”

蔡宽夫《诗话》云：“声韵之兴，自谢庄、沈约以来，其变日多。四声中又别其清浊，以为双声，一韵者以为叠韵。盖以轻重为清浊尔，所谓‘前有浮声则后有切响’是也。王融《双声诗》云：‘园蘅眩红蘼，湖苻烨黄华，迥鹤横淮翰，远越合云霞。’以此求之可见。自唐以来，双声不复用，而叠韵间有，杜子美‘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白乐天‘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之类，皆因其语意所到，辄就成之，要不以是为工也。陆龟蒙辈遂以皆用一音，引‘后牖有朽柳，梁王长康强’为始于梁武帝，不知复何所据。所谓蜂腰鹤膝者，盖又出于双声之变，若五字首尾皆浊音，而中一字清，即为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浊，即为鹤膝，尤可笑也。”

《学林新编》云：“《南史谢庄传》曰：‘王元谟问庄何者为双声，何者为叠韵，答曰：互护为双声，（“互”今本《南史》作“玄”。）礲礲为叠韵。’某案：古人以四声为切韵，纽以双声叠韵，必以五音为定，盖谓东方喉声为木音，西方舌声为金音，南方齿声为火音，北方唇声为水音，中央牙声为土音也。双声者，同音而不同韵也。叠韵者，同音而又同韵也。互护同为唇音，而二字不同韵，故谓之双声。礲礲同为牙音，而二字又同韵，故谓之叠韵。若仿佛、熠耀、骐驎、慷慨、咿喔、霰霖，皆双声也。若侏儒、童蒙、崆峒、龕巖、螳螂、滴沥，皆叠韵也。《广韵》曰：‘章灼、良略是双声，灼略、章良是叠韵。’又曰：‘厅剔、灵历是双声，剔历、厅灵是叠韵。’举此例，则诸音皆是，此而纽之，（此二句旧钞本作“则诸音皆由此而绎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论诗之用字曰：‘几家村草里，吹笛隔江闻。几家、村草、吹笛、隔江，皆双声也。’某案：村字是唇音，草字是齿音，吹字是唇音，笛字是齿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谓之双声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叠韵也。’某案：侵字是唇音，簪字是齿音，逼字是唇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韵，不可谓之叠韵也。某案李群玉诗曰：‘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辀格磔声。’诘曲、崎岖，乃双声也，钩辀、格磔，乃叠韵也。”

《漫叟诗话》云：“东坡作《吃语诗》：‘江干高居坚关扃，耕犍躬驾角挂经。孤航系舸菰茭隔，（旧钞本“航”作“觥”。）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

影各箕踞，击剑高歌几举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山谷亦有戏题云：‘逍遥近道边，憩息慰惫懣。晴晖时晦明，谑语谐说论。草莱荒蒙茏，室屋壅尘坌。僮仆侍偪侧，泾渭清浊混。’二老亦作诗戏邪？”苕溪渔隐曰：“东坡后又有《吃语诗》一篇，谓此为一字诗，‘故居剑阁隔锦官’者是也。”

《石林诗话》云：（旧钞本此下有“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嘻，李白作《蜀道难》因用之。汾晋之间，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一段三十五字。）“刘贡甫以司空图诗中（旧钞本“诗中”作“已用”。）咄喏二字，辨《晋书》所载石崇豆粥咄嗟（旧钞本有“而办”二字。）为误。以喏为嗟，非也。孙楚诗有‘三命皆有极，（此句原作“孙楚诗自有三本皆有极”，今据旧钞本校改。孙楚《征西官属送于陟阳候作诗》正作“三命皆有极”。）咄嗟不可保’之语，此又岂是以喏为嗟？古今语言，固自各出于一时，本不与后世相通者。咄嗟皆声也，自晋以前，未见有言咄喏，（旧钞本“咄喏”作“咄咄者”。）殷浩所谓‘咄咄逼人’，盖拒物之声，嗟乃叹声，咄嗟犹言呼吸，疑晋人一时话，故孙楚亦云耳。”（旧钞本此下有“苕溪渔隐曰：‘苏子瞻蜀人也，作《后赤壁赋》云：“呜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赋》云：“呜呼噫嘻，吾言夸矣。”皆用蜀语。’”一段四十三字。）

《雪浪斋日记》云：“为诗：欲词格清美，当看鲍照、谢灵运；浑成而有正始以来风气，当看渊明；欲清深闲淡，当看韦苏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诘、贾长江；欲气格豪逸，当看退之、李白；欲法度备足，当看杜子美；欲知诗之源流，当看《三百篇》及《楚词》、汉、魏等诗。前辈云：‘建安才六七子，开元数两三人。’前辈所取，其难如此。予尝与能诗者论书止于晋，而诗止于唐。盖唐自大历以来，诗人无不可观者，特晚唐气象衰茶耳。”

《后山诗话》云：“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瞻，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

卷第三

卷第三

五柳先生上

东坡云：“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道极峻远，生不识盐醯，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亦益衰。桃源盖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而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常意天壤之间，若此者



甚众，不独桃源。”苕溪渔隐曰：“东坡此论，盖辨证唐人以桃源为神仙，如王摩诘、刘梦得、韩退之作《桃源行》是也。惟王介甫作《桃源行》，与东坡之论暗合，今具载其词云：‘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避世不独商山翁，亦有桃源种桃者。此来种桃经几春，采花食实枝为薪，儿孙生长与世隔，虽有父子无君臣。渔郎漾舟迷远近，花间相见惊相问，世上惟知古有秦，山中岂料今为晋。闻道长安吹战尘，春风回首一沾巾，重华一去宁复得，天下纷纷经几秦。’洪驹父云：‘桃源非神仙，予素知状，此来见东坡《和渊明桃源诗序》，论其非神仙，暗与人意合。’其敢妄言如此，岂非预先偷子一联诗乎。”

《高斋诗话》云：“荆公《桃源行》云：‘望夷宫中鹿为马，秦人半死长城下。’指鹿为马，乃二世事，而长城之役，（“役”原误作“后”，今据元本校改。）乃始皇也。又指鹿事不在望夷宫中，荆公此诗，追配古人，惜乎用事失照管，为可恨耳。”

唐子西《语录》云：“唐人有诗云：‘山僧不解数甲子，一叶落知天下秋。’及观元亮诗云：‘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便觉唐人费力。如《桃源记》言：‘尚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可见造语之简妙。盖晋人工造语，而元亮其尤也。”

山谷云：“东坡在颍州时，因欧阳叔弼读《元载传》，叹渊明之绝识，故作诗云：‘渊明求县令，本缘食不足，束带向督邮，小屈未为辱，翻然赋《归去》，岂不念穷独，重以五斗米，折腰营口腹。如何元相国，（元本、徐钞本、旧钞本“如何”作“云何”。）万钟不满欲，胡椒铢两多，安用八百斛，以此杀其身，何翅抵鹄玉。往者不可悔，（“悔”原作“侮”，今据元本、徐钞本、旧钞本校改。）吾其反自烛。’渊明隐约栗里、柴桑之间，或饭不足也。颜延年送钱二十万，即日送酒家，与蓄积不知纪极，至藏胡椒八百斛者，相去远近，岂直睢阳苏合弹与蜣螂粪丸比哉？”

韩子苍云：“以《渊明传》及诗考之，自庚子岁始作建威参军，由参军为彭泽令，遂弃官归，是岁乙巳，凡为吏者六岁，故云‘畴昔居上京，六载去还归。’然渊明乙巳岁三月尚为参军，十一月去彭泽，而云‘家贫耕植不足自给’，何也？传言：‘渊明以郡遣督邮至，即日解印绶去。’而渊明《自序》以程氏妹丧去奔武昌。余观此士，既以违己交病，又愧役于口腹，意不欲仕久矣，及因妹丧即去，盖其孝友如此。世人但以不屈于州县吏为高，故以因督邮而去。此士识时委命，其意固有在矣，岂一督邮能为之去就哉？躬耕乞食，且犹不耻，而耻屈于督邮，必不然矣。”

东坡云：“孔子不取微生高，孟子不取于陵仲子，恶其不情也。陶渊明欲

仕则仕，不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苕溪渔隐曰：“余尝三复斯言，可谓至论。而《冷斋夜话》辄窜易其语，杂以汉高帝之事，决非东坡议论也。吾故表而出之。”

东坡云：“余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尝患其不入音律，近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不改其意，请以《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背非创入也。词曰：‘为米折腰，因酒弃家，身口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觉从前俱非今是。露未晞，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本非有意。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旧钞本无“中”字。）步翠麓崎岖，泛清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奚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东坡云：“陶潜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采菊之次，偶然见山，初不用意，而景与意会，故可喜也。今皆作‘望南山’。杜子美云：‘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盖灭没于烟波间耳，而宋敏求谓予云：‘鸥不解没，改作波字。’二诗改此两字，觉一篇神气索然也。”

《冷斋夜话》云：“老杜‘白鸥波没荡’，今误作‘浩荡’，非惟无气，亦分外闲置波字。”苕溪渔隐曰：“《禽经》云：‘鳧善浮，鸥善没。’以没字易波字，则东坡之言益有理。冷斋以没字易浩字，其理全不通。浩荡谓烟波也，今云波没荡，亦不成语，此言无足取。”

《鸡肋集》云：“诗以一字论工拙，如‘身轻一鸟过’，‘身轻一鸟下’，过与下，与疾与落，每变而每不及，易较也。如鲁直之言，犹砮砮之于美玉是也。然此犹在工拙精粗之间，其致思未失也。记在广陵日，见东坡云：‘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则既采菊又望山，意尽于此，无余蕴矣，非渊明意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则本自采菊，无意望山，适举首而见之，故悠然忘情，趣闲而景远，此未可于文字精粗间求之，以比砮砮美玉不类。’”

蔡宽夫《诗话》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其闲远自得之意，直若超然邈出宇宙之外。俗本多以见字为望字，若尔，便有褻裳濡足之态矣。乃知一字之误，害理有如是者，《渊明集》世既多本，校之不胜其异，有一字而数十字不同者，不可概举，若‘只鸡招近局’，或以局为属，虽于理似不通，然恐是当时语。‘我土日以广’，或以土为志，于义亦两通，未甚相远。

若此等类，纵误，不过一字之失，如见与望，则并其全篇佳意败之，此校书者不可不谨也。”

东坡云：“‘平畴交晚风，良苗亦怀新。’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此语，非予之世农，亦不能识此语之妙也。”

东坡云：“《乞食诗》云：‘衔戢如何谢，冥报以相贻。’渊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谢主人，哀哉哀哉，此大类丐者口颊也。非独余哀之，举世莫不哀之也。饥寒常在身前，功名常在身后，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穷也。《读史述九章》，夷齐、箕子，盖有感而云，去之五百余载，吾犹识其意也。《咏二疏》诗，渊明未尝出，二疏既出而知返，其志一也。或以谓既出而返，如从病得愈，其味胜于初不病，此或者颠倒见耳。（元本、旧钞本“或者”作“惑者”，“或”“惑”古通。）《饮酒诗》云：‘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宝不能过躯，躯化则宝亡矣。人言靖节不知道，吾不信也。”

《冷斋夜话》云：“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孔明《出师表》、刘伶《酒德颂》、陶渊明《归去来词》、李令伯《乞养亲表》，皆沛然如肝肺中流出，殊不见斧凿痕。’是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初未尝欲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是知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老杜诗过人，在诚实耳。诚实著见，学者多不晓，如玉川子《醉诗》：‘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又荆公《扇诗》云：‘玉斧修成宝月团，月边仍有女乘鸾，青冥风露非人世，鬓乱钗横特地寒。’”

山谷云：“陶渊明《责子诗》曰：‘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观渊明此诗，想见其人慈祥戏谑可观也。俗人便谓渊明诸子皆不慧，而渊明愁叹见于诗耳。”又云：“杜子美诗：‘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篇，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旧钞本“是”作“自”。）默识盖不早。生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子美困顿于山川，盖为不知者诟病，以为拙于生事，又往往讥议宗文、宗武失学，故聊解嘲耳，其诗名曰《遣兴》，可解也。俗人便为讥病渊明，所谓痴人前不得说梦也。”

《遯斋闲览》云：“六一居士推重陶渊明《归去来》，以为江左高文，当世莫及。涪翁云：‘颜、谢之诗，可谓不遗炉锤之功矣；然渊明之墙数仞，而不能窥也。’东坡晚年，尤喜渊明诗，在儋耳遂尽和其诗。荆公在金陵，作诗多用渊明诗中事，至有四韵诗全使渊明诗者。又尝言其诗有奇绝不可及之语，如‘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由诗人以来，无此句也。然则渊明趣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苕溪



渔隐曰：“荆公诗云：‘先生岁晚事田园，鲁叟遗书废讨论。问讯桑麻怜已长，案行松菊喜犹存。农人调笑追寻壑，稚子欢呼出候门。遥谢载醪祛惑者，吾今欲辨已忘言。’所谓四韵全使渊明诗者，即此诗是也。”

《石林诗话》云：“魏、晋间人诗，大抵专工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所长而取之耳。谢灵运《拟邨中七子》与江淹《杂拟》是也。梁钟嵘作《诗品》，皆云：‘某人诗出于某人。’亦以此为然。论陶渊明乃以为出应璩，此语不知其所据。应璩诗不多见，惟《文选》载其《百一诗》一篇，所谓‘下流不可处，君子慎厥初’者，与陶诗了不相类。五臣注引《文章录》云：‘曹爽多违法度，璩作诗以刺在位，若百分有补于一者。’（旧钞本“若”上有“意”字。）渊明正以脱略世故，超然物外为适，顾区区在位者，何足概其心哉？且此老何尝有意欲以诗自名，而追取一人而模效之？此乃当时文士与进取而争长者所为，何期此老之浅，盖嵘之陋也。江淹《拟汤惠休诗》：‘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古今以为佳句，然谢灵运‘圆景早已满，佳人犹未适’，谢玄晖‘春草秋更绿，公子未西归’，即是此意。尝怪两汉间所作骚文，初未尝有新语，直是句句规模屈、宋，但换字不同耳。至晋、宋以后，诗人之辞，其弊亦然。若是，虽工亦何足道。盖当时祖习，共以为然，故未有讥之者耳。”

山谷云：“‘正赖古人书’，‘正尔不能得’，‘正宜委运去’，皆当时语，而或者改作‘上赖古人书’，‘止尔不能得’，甚失语法。又《述酒诗》一篇，有其义而亡其辞，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独‘羊胜丧其身’，当是‘聿胜’，羊胜、白公也，诸梁、叶公也。”

韩子苍云：“陈述古《题述酒诗后》云：‘意不可解，恐其读异书所为也。’余反复之，见‘山阳旧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也，故有‘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之语，渊明忠义如此。今人或谓渊明所题甲子，不必皆义熙后，此亦岂足论渊明哉！唯其高举远蹈，不受世纷，（旧钞本“纷”作“氛”。）而至于躬耕乞食，其忠义亦足见矣。”

《陶渊明集》云：“《文选》五臣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中诗》云：‘渊明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之诗，有以题甲子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中有《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节都经前溪作》，此年秋乃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即解印绶，赋《归去来兮辞》。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萧德施《渊明传》曰：‘自宋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于渊明出处，得其实矣。宁容晋未禅宋前二十年，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其所



题甲子，盖偶记一事耳。后人类而次之，亦非渊明之意也。”

山谷云：“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为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虽然，巧于斧斤者，多疑其拙；窘于检括者，辄病其放。孔子曰：‘宁武子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渊明之拙与放，岂可为不知者道哉？道人曰：‘如我按指，海印发光，汝暂举心，尘劳先起。’说者曰：‘若以法眼观，无俗不真；若以世眼观，无真不俗。’渊明之诗，要当与一丘一壑者共之耳。”

#### 卷第四

#### 卷第四

#### 五柳先生下

东坡云：“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有九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然吾之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僂俛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吾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世出仕，以犯大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诗眼》云：“东坡《和贫士诗》云：‘夷齐耻周粟，高歌诵虞轩，禄产彼何人，能致绮与园？古来避世士，死灰或余烟。末路益可羞，朱墨手自研。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不乐乃径归，视世嗟独贤。’此诗言夷、齐自信其去，虽武王、周、召不能挽之使留；若四皓自信其进，虽禄、产之聘亦为之出；盖古人无心于功名，信道而进退，举天下万世之是非，不能回夺伯夷之非武王，绮、园之从禄、产，自合为世所笑，不当有名。偶然圣贤辩论之于后，乃信于天下，非其始望，故其名之传，如死灰之余烟也。后世君子，既不能以道进退，又不能忘世俗之毁誉，多作文以自明其出处，如《答客难》、《解嘲》之类皆是也。故曰‘朱墨手自研’。韩退之亦云：‘朱丹自磨研。’若‘渊明初亦仕，弦歌本诚言’，盖无心于名，虽晋末亦仕，合于绮、园之出；其去也，亦不待以微罪行，‘不乐乃径归’，合于夷、齐之去；其事虽小，其不为功名累其进退盖相似。使其易地，未必不追踪二子也。东坡作文，工于命意，必超然独立于众人之上，非如昔人称渊明以退为高耳，故又发明如此。”

王直方《诗话》云：“绍圣间，山谷见东坡《和饮酒诗》，读至‘前山正可数，后骑且勿驱’，云：‘此老未死在。’又云：‘东坡在扬州《和饮酒诗》，只是如己所作，至惠州《和归田园》六首，乃与渊明无异。’”

《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尽和渊明诗，鲁直在黔南闻之，作诗曰：‘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子瞻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后迁儋耳，久之，天下哄传子瞻已仙去矣。又七年北归，时章惇丞相方贬雷州，东坡归至南昌，太守叶祖洽曰：‘世传端明已游道山，今尚尔游戏人间邪？’坡曰：‘途中见子厚，故返回耳。’”

蔡宽夫《诗话》云：“渊明诗，唐人绝无知其奥者，惟韦苏州、白乐天尝有效其体之作，而乐天去之亦自远甚。大和后，风格顿衰，不特不知渊明而已。然薛能、郑谷乃皆自言师渊明，能诗云：‘李白终无敌，陶公固不刊。’谷诗云：‘爱日满阶看古集，只应《陶集》是吾师。’”

《冷斋夜话》云：“东坡尝云：‘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如曰：‘日暮巾柴车，路暗光已夕，归人望烟火，稚子候檐隙。’又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又曰：‘霏霏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疲精力，至死不悟。如曰：‘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又曰：‘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又曰：‘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皆寒乞相，一览便尽，初如秀整，熟视无神气，以其字露也。东坡作对则不然，如曰：‘山中老宿依然在，案上《楞严》已不看’之类，更无齟齬之态，细味之，对偶亲的而字不露也，此其得渊明之遗意耳。”

《诗眼》云：“《贫士诗》云：‘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近一名士作诗云：‘九十行带索，荣公老无依。’余谓之曰：‘陶诗本非警策，因有君诗，乃见陶之工。’或讥余贵耳贱目，后错举两联，人多不能辨其孰为陶孰为今诗也，则为解曰：荣启期事，近出《列子》，不言荣公可知，九十则老可知，行带索则无依可知，五字皆赘也。若渊明意，谓至于九十，犹不免行而带索，则自少壮至于长老，其饥寒艰苦宜如此，穷士之所以可深悲也。此所谓‘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古人文章，必不虚设耳。”

东坡云：“‘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一觴虽独进，杯尽壶自倾。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靖节以无事为得此生，则见役于物者，非失此生邪。”

韩子苍云：“往在京口，为曾公卷题采菊图：‘九日东篱采落英，白衣遥见眼能明，向令自有杯中物，一段风流可得成。’蔡天启屡哦此诗，以为善。然余尝谓古人寄怀于物而无所好，然后为达。况渊明之真，其于黄花直寓意耳，至言饮酒适意，亦非渊明极致，向使无酒，但悠然见南山，其乐多矣，遇酒

辄醉，醉醒之后，岂知有江州太守哉？当以此论渊明。”

东坡云：“陶潜诗：‘但恐多谬误，君当恕醉人。’此未醉时说也，若已醉，何暇忧误哉？然世人言醉时是醒时语，此最名言。张安道饮酒，初不言盏，数与刘潜、石曼卿饮，但言当饮几石而已。欧公盛年时能饮百盏，然常为安道所困。圣俞亦能百许盏，然醉辄高叉手而语弥温谨，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饮者。善饮者，淡然与平时无少异。若仆者，又何其甚，饮一盏而醉，醉味与数君何异，亦无所羨耳。”

张文潜云：“陶元亮虽嗜酒，家贫不能常饮酒，而况必饮美酒乎？其所与饮，多田野樵渔之人，班坐林间，所以奉身而悦口腹者，盖略矣。白乐天亦嗜酒，其家酿黄醅者，盖善酒也。又每饮酒，必有丝竹僮妓之奉。洛阳山水风物甲天下，其所与游，如裴度、刘禹锡之徒，皆一时名士也。夫欲为元亮，则窘陋而难安；欲为乐天，则备足而难成。吴德仁居二人之间，真率仅似陶，而奉养略如白，其放达则并有之，岂非贤哉。”

《石林诗话》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方时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盖陈平、曹参以来用此策，《汉书》记陈平于刘、吕未判之际，日饮醇酒，戏妇人，是岂真好饮邪？曹参虽与此异，然方欲解秦之烦苛，付之清静，以酒杜人，是亦一术。不然，如蒯通辈无事而献说者，且将日走其门矣。流传至嵇、阮、刘伶之徒，遂全欲用此为保身之计。此意惟颜延年知之，故《五君咏》云：‘刘伶善闭关，怀情灭闻见，韬精日沉饮，谁知非荒宴。’如是，饮者未必剧饮，醉者未必真醉也。后世不知此，凡溺于酒者，往往以嵇、阮为例，濡首腐胁，亦何恨于死邪。”

《类苑》云：“石曼卿喜豪饮，与布衣刘潜为友。尝倅海州，潜访之，剧饮，中夜，酒欲竭，有醋斗余，乃倾入酒中并饮之。明日，酒醋俱尽，每与客痛饮，露发跣足，着械而坐，谓之囚饮。坐木杪，谓之巢饮。以藁束之，引首出饮，复就束，谓之鳖饮。廨后为一庵，常卧其间，名之曰扞虱庵。”苕溪渔隐曰：“东坡诗云：‘试问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两三杯。’世传陶谷买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团茶，谓妓曰：‘党家应不识此。’妓曰：‘彼粗人安得有此景，但能销金帐下，浅斟低唱，饮羊羔儿酒耳。’陶愧其言。如曼卿喜豪饮，亦大粗俗，了无风味，是岂知人间有此景哉？”

东坡云：“俗传书生入官库，见钱不识，或怪而问之，生曰：‘固知其为钱，但怪其不在纸裹中耳。’予偶读渊明《归去来词》云：‘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乃知俗传，信而有证。使瓶有储粟，亦甚微矣，此翁平生只于瓶中见粟也邪。马后见大练，乃以为异物。晋惠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细思之，皆一理也。永叔常言：‘孟郊诗云：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就使堪织，（“织

”原作“识”，元本、徐钞本作“织”，今据校改。)能得多少，聊为好事者一笑。’”

《遯斋闲览》云：“《文选》有文通《拟古诗》三十首，如《拟休上人闺情诗》云：‘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今人遂用为休上人诗故事。又《拟陶渊明归田园诗》云：‘种禾在东皋，苗生满阡陌。’今此诗亦收在《陶渊明集》中，皆误也。”

韩子苍云：“《田园》六首，末篇乃序行役，与前五首不类。今俗本乃取江淹‘种苗在东皋’为末篇，东坡亦因其误和之，陈述古本止有五首，予以为皆非也。当如张相国本题为《杂诗》六首。江淹《杂拟诗》亦颇似之，但《拟渊明诗》‘开径望三益’，此一句为不类。故人张子西向余如此说，余亦以为不然。淹之比渊明情致，徒效其语，乃取《归去来》句以充入之，固应不类。予观古今诗人，惟韦苏州得其清闲，尚不得其枯淡；柳州独得之，但恨其少适尔。柳州诗不多，体亦备众家，惟效陶诗是其性所好，独不可及也。”

《西清诗话》云：“渊明意趣真古，清淡之宗。诗家视渊明，犹孔门视伯夷也。其集屡经诸儒手校，然有《问来使篇》，世盖未见，独南唐与晁文元家二本有之，诗云：‘尔从山中来，一作“南山来”。早晚发天目。我屋南窗下，今生几丛菊。蔷薇叶已抽，秋一作“春”。兰气当馥。归去来山中，山中酒应熟。’李太白《浔阳感秋诗》：‘陶令归去来，田家酒应熟。’其取诸此云。”

苕溪渔隐曰：“渊明有云：‘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三复此语，真余之实录也。余投闲二十载，生事素微，食指既众，家日益贫。退之诗云：‘时命虽乖心转壮，技能虚富家逾窘。’亦似为余发，时时哦之，不觉失笑。余尝有诗云：‘壮图鹏翼九万里，末路羊肠百八盘。’盖言老而多艰耳。”

《后山诗话》云：“鲍照之诗，华而不弱。陶渊明之诗，切于事情，但不文耳。”

卷第五

卷第五

李谪仙

六一居士云：“‘落日欲没岷山西，倒着接蓑花下迷，襄阳女儿齐拍手，大家齐唱《白铜鞮》。’此常言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太白之横放。所以惊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乎？”

吕氏《童蒙训》云：“如‘晓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一万里，吹度玉门关’，及‘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大舶夹双橹，中流鹅鸛鸣’之类



，皆气盖一世。学者能熟味之，自然不褊浅矣。”

《诗眼》云：“山谷言，学者若不见古人用意处，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远。如‘风吹柳花满店香’，若人复能为此句，亦未是太白。至于‘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字他人亦难及。‘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益不同。‘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至此乃真太白妙处，当潜心焉。故学者先以识为主，禅家所谓正法眼，直须具此眼目，方可入道。”

《西清诗话》云：“太白历见司马子微、谢自然、贺知章，或以为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或以为谪仙人，其风神超迈英爽可知。后世词人状者多矣，亦间于丹青见之，俱不若少陵‘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熟味之，百世之下，想见风采，此与李太白传神诗也。”

东坡云：“唐末五代，文章衰陋，诗有贯休，书有亚栖，村俗之气，大率相似。如苏子美家收张长史书云：‘隔帘歌已俊，对坐貌弥精。’语既凡恶，而字法真亚栖之流。近见曾子固编《太白集》，白云颇获遗亡，如《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已下词格。二人皆号有识者，故深可怪。白乐天《赠徐凝》、韩退之《赠贾岛》之类，皆世俗无知者所托，不足多怪。”

山谷云：“《太白集》中《长干行》二篇，‘妾发初覆额’，真太白作也。‘忆妾深闺里’，李益尚书作也，所谓‘痴妬尚书李十郎’者也；词意亦清丽可喜，乱之太白诗中，亦不甚远。大儒曾子固刊定，亦不能别也。太白豪放，人中凤凰麒麟，譬如生富贵人，虽醉着暝暗喑吟中作无义语，终不作寒乞声耳。今太白诗中谬入他人作者，略有十之二三，欲删正者，当用吾言考之。”

蔡宽夫《诗话》云：“太白之从永王璘，世颇疑之，《唐书》载其事甚略，亦不为明辨其是否。独其诗《自序》云：‘半夜水军来，浔阳满旌旆。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从赐五百金，弃之若浮烟。辞官不受赏，翻谪夜郎天。’然太白岂从人为乱者哉？盖其学本出从横，以气侠自任，当中原扰攘时，欲藉之以立奇功耳。故其《东巡歌》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之句，至其卒章乃云：‘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亦可见其志矣。大抵才高意广，如孔北海之徒，固未必有成功；而知人料事，尤其所难。议者或责以璘之猖獗，而欲仰以立事，不能如孔巢父、萧颖士察于未萌，斯可矣；若其志，亦可哀已。”

苏子由云：“李白诗类其为人，俊发豪放，华而不实，好事喜名，不知义理之所在也。语用兵，则先登陷阵，不以为难；语游侠，则白昼杀人，不以为非：此岂其诚能也。白始以诗酒奉事明皇，遇谗而去，所至不改其旧。永王将据江淮，白起而从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观其诗固然。唐诗人李、杜称首，今

其诗皆在，杜甫有好义之心，白所不及也。汉高祖归丰沛作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岂以文字高世者，帝王之度固然，发于中而不自知也。白诗反之曰：‘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识理如此。老杜赠白诗有‘重典细论文’之句，谓此类也哉。”

东坡云：“‘湘中老人读黄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唐末有人见作是诗者，词气殆是李谪仙。予都下见有人携一纸文书，字则颜鲁公也，墨迹如未干，纸亦新健，其诗曰：‘朝披梦泽云，笠钓青茫茫。’此语非太白不能道也。”苕溪渔隐曰：“太白此诗中后云：‘暮跨紫鳞去，海气侵肌凉。’亦奇语也。”

《西清诗话》云：“太白仙去后，人有见其诗，略云：‘断崖如削瓜，岚光破崖绿，天河从中来，白云涨川谷。玉案勅文字，世眼不可读，摄身凌青霄，松风吹我足。’又云：‘举袖露条脱，招我饭胡麻。’真云烟中语也。”

东坡云：“今《太白集》中有《归来乎》、《笑矣乎》及《赠怀素草书》数诗，决非太白作，盖唐末五代间学齐己辈诗也。余旧在富阳，见国清院太白诗，绝凡近。过彭泽兴唐院，又见太白诗，亦非是。良由太白豪俊，语不甚择，集中亦往往有临时率然之句，故使妄庸辈敢耳。若杜子美，世岂复有伪撰邪？余尝舟次姑孰堂下，读《姑孰十咏》，怪其语浅近，不类李白。王平甫云：‘此李赤诗也，亦见《柳子厚集》。自比李白，故名赤，其后为厕鬼所惑以死。’今观其诗止此，而以太白自比，则其人心疾久矣，岂厕鬼之罪也。”苕溪渔隐曰：“东坡此语，盖有所讥而云。”

山谷云：“余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无首无尾，不主故常，非墨工槩人所可拟议。吾友黄介《读李杜优劣论》曰：‘论文政不当如此。’余以为知言。”

荆公云：“诗人各有所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兰苕上，（“兰苕”旧钞本作“青冥”。）未掣鲸鱼碧海中’，此老杜所得也。‘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奭’，此韩愈所得也。”

《雪浪斋日记》云：“或云，太白诗其源流出于鲍明远，如《乐府》多用《白纈》，故子美云‘俊逸鲍参军’，盖有讥也。”

《漫叟诗话》云：“诗中有助语，若‘床头历日无多子，借问别来太瘦生’之句，子与生字，初不当轻重。”

《该闻录》云：“唐崔颢《题武昌黄鹤楼》诗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家山何在？烟波江上使人愁。’李太白负大名，尚曰：‘眼

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欲拟之较胜负，乃作《金陵登凤皇台》诗。”苕溪渔隐曰：“太白《登凤皇台诗》云：‘凤皇台上凤皇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国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潘子真《诗话》云：“陆贾《新语》曰：‘邪臣蔽贤，犹浮云之障日月也。’太白诗：‘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盖用此语。”

《西清诗话》云：“蕲州黄梅县峰顶寺，在水中央，环伏万山，人迹所罕到。曾阜为令时，因事登其上，见梁间一粉版，（“粉版”，元本、旧钞本作“榜”。）尘暗粉落，拂涤视之，乃谪仙诗，云：‘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世间传杨大年幼时诗，非也。”

洪驹父《诗话》云：“世谓《杜集》中赠太白诗最多，而《李集》初无一篇与杜者。案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者，老杜也，其诗曰：‘我觉秋兴逸，谁言秋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相宜。云归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不独饭颖山之句也。’”

《隐居诗话》云：“世言韩愈、白居易无往来之诗，非也。退之《招乐天诗》云：‘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又《送灵师诗》云：‘开忠二州牧，诗赋时多传，失职不把笔，珠玑为谁编。’是时韦处厚守开州，白居易守忠州也。又有‘放朝曾不报，半夜蹋泥归’之句，乐天曰：‘仍闻放朝夜，误出到街头。’乐天有《寄退之诗》曰：‘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先知，量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编者按：此条当入韩吏部或香山居士。）

洪驹父《诗话》云：“《新唐书严武传》云：‘武在蜀放肆，房琯以故宰相为部内刺史，武踞慢不为礼；最厚杜甫，然欲杀甫数矣。李白作《蜀道难》，乃为房与杜危之矣。’《新唐书》据范摅《云溪友议》言之耳。案《唐书》、《摭言》载李白始自西蜀至京，道未甚振，因以所业贽谒贺知章，知章览《蜀道难》一篇，曰：‘子谪仙人也。’案白本传：‘天宝初，因吴筠被召，亦至长安，时往见贺知章。’则与严武帅蜀岁月悬远。尝见《李集》一本于《蜀道难》题下注：‘讽章仇兼琼也。’考其年月近之矣。谓危房、杜者非也。《新唐书》第弗深考耳。”

沈存中《笔谈》云：“前史称严武为剑南节度，不法，李白为作《蜀道难》。案孟棨所记：‘白初至京师，贺知章闻名，首诣之，白出《蜀道难》。’时乃天宝初也。严武为剑南，乃在至德已后肃宗时，年代甚远，盖小说所记，率多舛误。”苕溪渔隐曰：“二说辨证李白《蜀道难》非谓严武作，明白如此，则《新唐史》抵牾无疑。”

苕溪渔隐曰：“老杜《寄李十二白》诗云：‘诗成泣鬼神。’元和中范传

正志白墓云：‘贺公知章吟公《乌栖曲》云：此诗可以哭鬼神矣。’李德裕《述梦诗》云：‘荷静蓬池脍，冰寒郢水醪。’唐学士初夏上赐食，（“夏”字原无，今据旧钞本校补。）悉是蓬莱池鱼脍，夏至颁冰及酒，以酒味浓，和冰而饮，禁中有郢酒坊。古人作诗，类皆摭实，岂若今人凭空造语耶？”

## 卷第六

## 卷第六

### 杜少陵一

《诗眼》云：“古人学问，必有师友渊源。汉杨惲一书，迥出当时流辈，则司马迁外孙故也。自杜审言已自工诗，当时沈佺期、宋之问等，同在儒馆，为交游，故老杜律诗布置法度，全学沈佺期，更推广集大成耳。沈云：‘雪白山青千万里，几时重谒圣明君。’杜云：‘云白山青万里里，愁看直北是长安。’沈云：‘人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是皆不免蹈袭前辈，然前后杰句，亦未易优劣。山谷云：‘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船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云卿诗也。云卿得意于此，故屡用之。老杜‘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语也，继之以‘老年花似雾中看’，盖触类而长之。”

《后山诗话》云：“鲁直言：‘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苕溪渔隐曰：“老杜亦自言：‘吾祖诗冠古。’则其诗法乃家学所传云。”

《迂叟诗话》云：“‘牂羊坟首，三星在罍，言不可久。’古人为诗，贵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也。近世诗人，惟杜子美最得诗人之体，如‘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山河在’，则无余物矣；‘草木深’，明无人矣；花鸟，平时可娱之物，见之而泣，闻之而恐，则时可知矣。他皆类此，不可遍举。”

东坡云：“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外味，‘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闭，幡影石坛高。’吾尚独游五老峰，入白鹤观，松阴满地，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

山谷云：“‘长鑱长鑱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往时儒者不解黄独义，改为黄精，学者承之。以予考之，盖黄独是也。《本草》赭魁，注：‘黄独，肉白皮黄，巴汉人蒸食之，江东谓之土芋。’予求之江西，谓之土卵，蒸煮食之，类芋魁。”苕溪渔隐曰：“无己《后山诗话》论‘黄独无苗山雪盛’，及‘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韦苏州



‘书后欲题三百颗’，评李白诗如黄帝张乐于洞庭之野，此四事，皆见鲁直《豫章集》中。今《后山诗话》亦有之，不差一字，疑后人误编入也。”

《幕府燕闻录》云：“盛文肃梦朝上帝，见殿上执扇，有题诗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意其天人诗，识之。既寤，以语客，乃杜甫诗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羌村诗》：‘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一小说谓有人过骊山，梦明皇称美此二句。然子美诗云：‘世乱遭飘荡，生还岂偶然。’遂乃有‘秉烛’之语，则致世之乱者谁邪？明皇得不惭乎！犹诵其语而誉之，可谓无耻矣。此小说之无稽也。”茗溪渔隐曰：“三山老人，乃吾先君之道号也。”

《冷斋夜话》云：“‘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更互秉烛照之，恐尚是梦也，作更侧声。字读，则失其意甚矣。”

《漫叟诗话》云：“《古乐府陌上桑》云：‘五马立踟蹰。’用五马作太守事，自西汉时已然。唐人若‘人生五马贵’，‘五马烂生光’，皆袭汉人之误。案郑氏笺‘孑孑干旃，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云：‘《周礼》：州里建旃，谓州长之属。’汉人因以为郡守事，而不知州长非汉之郡守也。”

《遯斋闲览》云：“世谓太守为五马，人罕知其故事。或言《诗》云：‘孑孑干旃，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郑注谓：‘《周礼》：州长建旃。’汉太守比州长，故云。后见庞几先云：‘古乘驷马车，至汉时，太守出则增一马，事见《汉官仪》也。’”

《学林新编》云：“古《陌上桑罗敷行》曰：‘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子美诗用五马甚多，注诗者引《陌上桑》五马以释之，非也。案《陌上桑》亦用五马为使君事者也。说者谓《汉官仪》‘朝臣出使以驷马，太守加一马为五马。’又谓《诗》‘孑孑干旃，在浚之都，素丝组之，良马五之’，注云：‘《周礼》：州里建旃，谓州长之属。’（“谓”原作“诸”，今据元本、徐铉本校改。）因呼太守为五马。然《诗》云‘良马四之’，‘良马五之’，‘良马六之’，盖言素丝组所见之数，非太守之五马也。”茗溪渔隐曰：“五马事当以《遯斋》、《学林》二说出《汉官仪》者为是。余尝细考《诗》注，‘孑孑干旃’，鸟隼曰旃。后人多用隼旃为太守事，又见注云：‘州长之属’，因以诗之五马为太守，误矣。”

潘子真《诗话》云：“礼：天子六马，左右骖；三公九卿驷马，右騂。汉制九卿则中二千石，亦右騂；太守、相，驷马而已。其有功德加秩中二千石，及使者，乃有右騂，故以五马为太守美称。《罗敷艳歌》云：‘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也。柳景元兄弟并为太守，时人语曰：‘柳氏门庭，五马逶迤’

。’亦原于此。”

《老杜补遗》云：“肃宗至德初，子美为拾遗，岑参为补阙。或问二人孰贤，余曰：‘子美贤。’或曰：‘何以知之？’曰：‘以其诗知之。子美之诗曰：避人焚谏草，骑马欲鸡栖。又曰：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参之诗曰：圣朝无阙事，自觉谏书稀。至德初，安史之乱方剧，上皇在蜀，朝野骚然，果无阙事时邪？’”

《吕氏童蒙训》云：“谢无逸语汪信民云：‘老杜有自然不做底语到极至处者，有雕琢语到极至处者。如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此自然不做底语到极至处者也。如金钟大镛在东序，冰壶玉衡悬清秋，此雕琢语到极至处者也。’”

山谷云：“予谪居黔州，尽书子美两川、夔、峡诸诗，以遗丹稜杨素翁，俾刻之石，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素翁又欲作高屋广楹庇此石，因请名焉。予名之曰大雅堂，仍为作记，其略云：‘由杜子美以来，四百余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随世所能，杰出时辈，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邪！余尝欲随欣然会意处，笺以数语，终以汨没世俗，初不暇给。虽然，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夫无意而意已至，非广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闯入其门邪！故使后生辈自求之，则得之深矣。使后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说而求之，则思过半矣。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

秦少游云：“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作所”原作“所作”，今据元本、徐钞本改正。）

王直方《诗话》云：“荆公編集四家诗，其先后之序，或以为存深意，或以为初无意。盖以子美为第一，此无可议者；至永叔次之，退之又次之，以太白为下，何邪？或者云：太白之诗，固不及退之，而永叔本学退之，而所谓青出于蓝者，故其先后如此。或者又以荆公既品第了此四人次第，自处便与子美为敌耳。”

《钟山语录》云：“荆公次第四家诗，以李白最下，俗人多疑之。公曰：‘白诗近俗，人易悦故也。白识见污下，十首九说妇人与酒，然其才豪俊，亦可取也。’”

王定国《闻见录》云：“黄鲁直尝问王荆公：‘世谓四选诗，丞相以欧、

韩高于李太白邪？’荆公曰：‘不然，陈和叔尝问四家之诗，乘间签示和叔，时书史适先持杜诗来，而和叔遂以其所送先后編集，初无高下也。李、杜自昔齐名者也。何可下之。’鲁直归问和叔，和叔与荆公之说同。今乃以太白下欧、韩而不可破也。”

《遯斋闲览》云：“或问王荆公云：‘编四家诗，以杜甫为第一，李白为第四，岂白之才格词致不逮甫也？’公曰：‘白之歌诗，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也。至于甫，则悲欢穷泰，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故其诗有平淡简易者，有绮丽精确者，（“绮丽”原作“绵丽”，今据徐钞本校改。）有严重威武若三军之帅者，有奋迅驰骤若泛驾之马者，（“泛”原作“𩇛”，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有淡泊闲静若山谷隐士者，有风流酝藉若贵介公子者。盖其诗绪密而思深，观者苟不能臻其阃奥，未易识其妙处，夫岂浅近者所能窥哉？此甫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来无继也。元稹以谓兼人所独专，斯言信矣。’或者又曰：‘评诗者谓甫期白太过，反为白所诮。’公曰：‘不然，甫赠白诗，则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比之庾信、鲍照而已。又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铿之诗，又在鲍、庾下矣。饭颗之嘲，虽一时戏剧之谈，然二人者名既相逼，亦不能无相忌也。’”

《隐居诗话》云：“刘攽《诗话》载子美诗云：‘萧条六合内，人少虎狼多。少人慎勿投，虎多信所过。饥有易子食，兽犹畏虞罗。’言乱世人恶甚于虎狼也。余观老杜《潭州诗》：‘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与前篇同意。丧乱之际，人无乐善喜士之心，至于一将一迎，曾不若岸花樯燕也。诗在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诟怒也。老杜最善评诗，观其爱李白深矣，至称白则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又曰：‘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信斯言也，观阴铿、鲍照诗，则知所谓主优柔而下豪放者，（“主”徐钞本、明钞本作“上”）为不虚矣。”

韩子苍云：“阴铿与何逊齐名，号阴、何，今《何逊集》五卷，其诗清丽简远，正称其名。铿诗至少，又浅易无他奇，其格律乃似隋、唐间人所谓，疑非出于铿。虽然，自隋、唐以来，谓铿诗矣。”

《学林新编》云：“或云杜甫、李白同时，以诗名相轧，不能无毁誉。甫赠白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此句乃所以鄙白也。某按子美《夔州咏怀寄郑监李宾客》诗曰：‘郑李光时论，文章并我先；阴何尚清省，沈宋歛联翩。’盖谓阴铿、何逊、沈约、宋玉也，四人皆能诗文，为时所称者。而子美又以阴铿居四人之首，则知赠太白之诗，非鄙之也，乃深美之也。《陈书阮卓传》曰：‘武威阴铿字子坚，五岁能诵诗，日赋千言。及长，博涉史传，尤喜五言诗，为当世所重。有集三卷行于世。’以此观之，则子美赠太白诗

‘往往似阴铿’者，乃美太白善为五言诗似阴铿也。”

## 卷第七

## 卷第七

### 杜少陵二

东坡云：“南都王谊伯《书江滨驿垣》谓：‘子美诗，历五季兵火，多舛缺奇异，虽经其祖父所理，尚有疑阙者。’谊伯谓：‘西川有杜鹃，东川无杜鹃，涪万无杜鹃，云安有杜鹃，盖是题下注。’断自‘我昔游锦城’为首句。谊伯误矣。且子美诗备诸家体，非必率合程度，侃侃者然也。是篇落句处凡五杜鹃，（“落”字原无，今据明钞本校补。）岂可以文害辞辞害意邪？原子美之诗，类有所感，托物以发者也，亦六艺之比兴，《离骚》之法与。案《博物志》：‘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百鸟为饲之。’故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是也。且禽鸟之微，犹知有尊，故子美诗云：‘重是古帝魂。’又云：‘礼若奉至尊。’子美盖讥当时之刺史有不禽鸟若也。唐自明皇以后，天步多棘，刺史能造次不忘于君者，可得而考也。严武在蜀，虽横敛刻薄，而实资中原，是西川有杜鹃耳。其不虔王命，负固以自抗，擅军旅，绝贡赋，如杜克逊在梓州，为朝廷西顾之忧，是东川无杜鹃耳。至于涪万云安刺史，微不可考。凡其尊君者为有也，怀贰者为无也，不在夫杜鹃真有无。谊伯以为来东川闻杜鹃声，烦而急，乃始疑子美跋题纸上语。又云：‘子美不应叠用韵。’子美自我作古，叠用韵无害于诗，仆所见如此。谊伯博学强辩，殆必有以折衷之。”

王直方《诗话》云：“《杜鹃诗》，识者谓前四句非诗也，乃题下注，而后人写之误耳。余以为不然，此正与古谣语无以异，岂复以韵为限也。”

《学林新编》云：“《杜鹃诗》上四句非诗，乃题下自注，后人误写。某谓此句，非子美自注，盖皆诗也。自四句而下，继曰：‘我昔游锦城，结庐锦水边，有竹一顷余，乔木上参天。’盖鹃字继之以边字天字可见矣。又子美《绝句》云：‘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此诗正与《杜鹃诗》相类，乃自是一格也。”

苕溪渔隐曰：“《杜鹃诗》略云：‘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鸿雁及羔羊，有礼大古前。行飞与跪乳，识序又知恩。圣贤古法则，付与后世传。君看禽鸟情，犹解事杜鹃。’或云：‘明皇幸蜀还，肃宗用李辅国谋，迁之西内，悒悒而崩，此诗感是而作。’以余观之，少陵后又有《杜鹃行》云：‘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鹃似老鸟。寄巢生子不自啄，群鸟至今与哺雏。虽同君臣有旧礼，骨肉满眼身羁孤。业工窜伏深树里，四月五月偏号呼。其声哀痛口流血，所诉何事常区区。’



尔唯摧残始发愤，羞带羽翮伤形愚。苍天变化谁料得，万事反复何所无；万事反复何所无，岂忆当殿群臣趋。’细详味此诗，亦是明皇迁居西内时作，其意尤切，读之可伤。但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耳。”

蔡宽夫《诗话》云：“‘愁思忽而至，跨马出北门。举头四顾望，但见松柏荆棘郁樽樽。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声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髡，飞走树间逐虫蚁，岂意往日天子尊。念此死生变化非常理，中心恻怆不能言。’此鲍明远诗也，与子美《杜鹃行》语意极相类。或云子美此诗为明皇作，理宜当然。韩退之《三星行》，亦与《古诗》‘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盘石固，虚名复何益’之意颇近。大抵古今兴比所在，适有感发者，不必尽相回避，要各有所主耳。此亦说诗者不以辞害意之义也。”

《冷斋夜话》云：“《谒玄元庙》诗云：‘风筝吹玉柱，露井冻银床。’许彦周云：‘嘉祐中，河滨渔者，网得一小石，石上刻一小诗云：雨滴空阶晓，无心换夕香，井桐花落尽，一半在银床。银床，井栏也。不知谁作。’”

潘子真《诗话》云：“《晋书乐志淮南篇》云：‘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井银作床，金瓶素绠汲寒浆。’杜诗‘露井冻银床’事，始见于此。”

蔡宽夫《诗话》云：“洛阳上清宫，即唐玄宗皇帝庙，两廊皆吴生画，有高祖至睿宗真象，子美诗所谓‘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者也。国初犹皆存。真宗朝陵经过，（“真”上原衍“一”字，今据明钞本校删。）爱其笔迹，命行在画工遍阅之。有负艺者，耻以为不及，会诏有司修葺，即请尽漫壁更画，遂悉见毁。或云：当毁折时，人往往取其全者藏去，至今犹有存者也。”

王君玉云：“子美之诗词有近质者，如‘麻鞋见天子，垢腻脚不袜’之句，所谓转石于千仞之山势也。学者尤之过甚，岂远大者难窥乎。”

《西清诗话》云：“人之好恶，固自不同。子美在蜀作《闷诗》，乃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若使余居此，应从王逸少语‘吾当卒以乐死’，岂复更有闷邪？”

苕溪渔隐曰：“律诗之作，用字平侧，世固有定体，众共守之。然不若时用变体，如兵之出奇，变化无穷，以惊世骇目。如老杜诗云：‘竹里行厨洗玉盘，花边立马簇金鞍。非关使者征求急，自识将军礼数宽。百年地僻柴门迥，五月江深草阁寒。看弄渔舟移白日，老农何有罄交欢。’此七言律诗之变体也。韦苏州云：‘南望青山满禁闱，晓陪鸳鹭正差池，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老杜云：‘山瓶乳酒下青云，气味浓香幸见分，鸣鞭走送怜渔父，洗盏开尝对马军。’此绝句律诗之变体也。东坡尝用此变体作诗云：‘华发萧萧老遂良，一身萍挂海中央。无钱种菜为家业，有病安心是药方。才疏正

类孔文举，痴绝还同顾长康，万里归来空泣血，七年供奉殿西廊。’ ‘总角黎家三小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又有七言律诗，至第三句便失粘，落平侧，亦别是一体。唐人用此甚多，但今人少用耳。如老杜云：‘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江山故宅空文藻，云雨荒台岂梦思。最是楚宫俱泯灭，舟人指点到今疑。’ 严武云：‘漫向江头把钓竿，懒眠沙草爱风湍。莫倚善题《鹦鹉赋》，何须不著鷓鴣冠，腹中书籍幽时晒，肘后医方静处看。兴发会能驰骏马，终须重到使君滩。’ 韦应物云：‘夹水苍山路向东，东南山豁大河通。寒树依微远天外，夕阳明灭乱流中。孤村几岁临伊岸，一雁初晴下朔风。为报洛桥游宦侣，扁舟不系与心同。’ 此三诗起头用侧声，故第三句亦用侧声。老杜云：‘暮春三月巫峡长，晶晶行云浮日光。雷声忽送千山雨，花气浑如百和香。黄莺过水翻回去，燕子衔泥湿不妨。飞阁卷帘图画里，虚无只少对潇湘。’ 韦应物云：‘与君十五侍皇闈，晓拂炉烟上玉墀。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近臣零落今犹在，仙驾飘飘不可期。此日相逢非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 此二诗起头用平声，故第三句亦用平声。凡此皆律诗之变体，学者不可不知。”

《西清诗话》云：“诗之声律成于唐，然亦多原六朝旨意。何逊《入西塞诗》云：‘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 至少陵《江边小阁》诗则云：‘薄云岩际宿，孤月浪中翻。’ 虽因旧而益妍，此类獭髓补痕也。《玉台集序》云：‘金星将婺女争华，麝月与嫦娥竞爽。’ 《北齐碑》云：‘浮云共岭松张盖，秋月与岩桂分丛。’ 庾子山《马射赋》云：‘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 王勃《滕王阁记》云：‘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薛逢云：‘原花将晚照争红，怪石与寒流共碧。’ 又云：‘银章与朱绂相辉，熊轼共隼旗争贵。’ 语意互相剽窃，所谓左右拔剑，彼此相笑，于少陵精粗有间矣。”

蔡宽夫《诗话》云：“安禄山之乱，哥舒翰与贼将崔乾祐战潼关，（“崔”原作“权”，今据元本、明钞本校改。）见黄旗军数百队，官军以为贼，贼以为官军，相持久之，忽不知所在。是日，昭陵奏陵内前石马皆汗流。子美诗所谓‘玉衣晨自举，铁马汗常趋’，盖记此事也。李晟平朱泚，李义山作诗，复引用之，云：‘天教李令心如日，可待昭陵石马来。’ 此虽一等用事，然义山但知推美西平，不知于昭陵似不当耳。乃知诗家使事难。若子美，所谓不为事使者也。”

《诗眼》云：“古人律诗，亦是一片文章，语或似无伦次，而意若贯珠。《十二月一日》诗云：‘今朝腊月春意动，云安县前江可怜。’ 此诗立意，念

岁月之迁易，感异乡之飘泊。其曰：‘一声何处送书雁，百丈谁家上水船。’则羁愁旅思，皆在目前。‘未将梅蕊惊愁眼，要取楸花媚远天。’梅望春而花，楸将夏而乃繁，言滞留之势，当自冬过春，始终见梅楸，则百花之开落，皆在其中矣。以此益念故国，思朝廷，故曰：‘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几时朝日边。’《闻官军收河北》诗云：‘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夫人感极则悲，悲定而后喜，忽闻大盗之平，喜唐室复见太平，顾视妻子，知免流离，故曰：‘却看妻子愁何在。’其喜之至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故曰：‘漫展诗书喜欲狂。’从此有乐生之心，故曰：‘白日放歌须纵酒。’于是率中原流寓之人同归，以青春和暖之时即路，故曰：‘青春作伴好还乡。’言其道涂，则曰：‘欲从巴峡穿巫峡。’言其所归，则曰：‘便下襄阳到洛阳。’此盖曲尽一时之意，惬当众人之情，通畅而有条理，如辩士之语言也。《游子诗》云：‘巴蜀愁谁语，吴门兴杳然。’巴、蜀既无可与语，故欲远之吴会。‘九江春草外’，则想象将来吴门之景物。‘三峡暮帆前’，则去路先涉三峡之风波。‘厌就成都卜，休为吏部眠’，君平之卜所以养生，毕卓之酒所以忘忧，今皆不能如意，则犯三峡之险，适九江之远，岂得已也哉？夫奔走万里，（“走”原作“如”，今据元本、明钞本校改。）无所税驾，伤人世险隘，不能容己，故曰：‘蓬莱如可到，衰白问群仙’，终焉。骚人亦多此意。《题桃诗》云：‘小径升堂旧不斜，五栋桃树亦从遮。’此诗意在第一句，旧堂小径，从来不斜，又五桃遮掩之，已若图画矣。中间四句，皆旧日事。方天下太平，家给食足，有桃实则馈贫人，故曰：‘高秋总馈贫人实。’和气应期而至，人意闲而乐之，故曰：‘来岁还舒满树花。’家家有忠厚之风，处处有鲁恭之化。故曰：‘窗户每宜通乳燕，儿童莫信打慈鸦。’及题此诗时，所向皆寡妻群盗，何暇如此，故曰：‘寡妻群盗非今日，天下车书正一家’时也。然所谓意若贯珠，非唯文章，书亦如是。欧阳文忠言：‘用笔常使指运而腕不知。方其运也，左右前后，不见欹侧，及其定也，上下如引绳，此之谓笔正。’山谷称：‘公主担夫争道，其手足肩背，皆有不齐，而舆未尝不正。’指与担夫，则如遣词，腕与舆，则如命意。故唐文皇称右军书云：‘烟霏云敛，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盘，势如斜而反直。’与文章真一理也。今人不求意处关纽，但以相似语言为贯穿，以停稳笔画为端直，岂不浅近也哉？”

王直方《诗话》云：“李贺《高轩过》诗中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之句，余每为之击节，此诗人之所以多穷也。老杜云：‘文章憎命达’，恐亦出于此意。”苕溪渔隐曰：“老杜、李贺不相并出，杜生于天宝之前，李出于元和之后，而谓老杜出于此意，可为览者一笑。”

卷第八



## 卷第八

### 杜少陵三

《石林诗话》云：“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诘。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则其远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滕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字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效用之，偃蹇狭隘，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出言中节，凡字皆可用也。”

《诗眼》云：“有一士人携诗相示，首篇第一句云‘十月寒’者，余曰：君亦读老杜诗，观其用月字乎？其曰：‘二月已风涛’，则记风涛之蚤也。曰：‘因惊四月雨声寒’，‘五月江深草阁寒’，盖不常寒。‘五月风寒冷拂骨’，‘六月风日冷’，盖不当冷。‘今朝腊月春意动’，盖未当有春意。虽不尽如此，如‘三月桃花浪’，‘八月秋高风怒号’，‘闰八月初吉’，‘十月江平稳’之类，皆不系月，则不足以实录一时之事。若十月之寒，既无所发明，又不足记录。退之谓‘惟陈言之务去’者，非必尘俗之言，止为无益之语耳。然吾辈文字，如‘十月寒’者多矣，方当共以为戒也。”

蔡宽夫《诗话》云：“子美称苏涣为静者，而极美其诗，以为涌思雷出，书篋几杖之外，隐隐留金石声，所谓‘庞公不浪出，苏氏今有之’者，其人品固可见也。然涣本凶悍不逞，巴中号为白跖，后同哥舒晃反岭外，伏诛，不知子美何取庞公之比乎？逆旅相遇，一时意气所许，固不皆当。然以拟庞公，则太不类。乃知诗人之言，类多过实，而所毁誉尤不可尽信。涣诗世犹或见其一二，如‘日月东西行，不照大荒北。其中有毒龙，灵怪人莫测。开目为晨光，闭目为夜色。一开复一闭，明晦无休息。居然六合内，旷哉天地德。天地且不言，世人浪喧喧。’唐人以为长于讽刺，得陈拾遗一鳞半甲。观其词气颀颀如此，固自可见其胸中也。”苕溪渔隐曰：“苏涣少不羁，善白弩，时号白跖，晚乃悔过就学，擢前第，官至御史，佐湖南幕，后逾岭，扇动哥舒晃，跋扈交、广作变。律诗今录二首云：‘养蚕为素丝，叶尽蚕不老。顷筐对空床，此意向谁道？一女不得织，万夫受其寒；一夫不得意，四海行路难。祸亦不在大，祸亦不在先。世路险孟门，吾徒当勉旃。’‘毒蜂一巢成，高挂恶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断魂为飞。（“目”原作“自”，今据元本、明钞本校改。）长安大道边，挟弹谁家儿。手持黄金丸，引满无所疑。一中纷下来，势若风雨随。身如万箭攒，宛转迷所之。徒有疾恶心，奈何不知机。’”

山谷云：“《戏题山水图歌》：‘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



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水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松”明钞本作“淞”。）’王宰丹青绝伦，如老杜此作，决不虚发，而世遂无宰画，盖丹青山水李将军父子最号绝伦，而宰名不著，计世间虽有宰画，人亦以为二李矣。又云：‘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之句，齐宗室萧贲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万里，故杜于此用之，其引事精致如此。”苕溪渔隐曰：“予读《益州画记》云：‘王宰，大历中家于蜀川，能画山水，意出象外。’老杜与宰同时，此歌又居成都时作，其许与益知不妄发矣。”

《冷斋夜话》云：“王仲至言：‘江莲摇白羽，天棘梦青丝。’天棘非烟非雾，自是一种物，曾见一小说，今忘之矣。高秀实云：‘天棘，天门冬也，见《本草》，其枝蔓延，疑蔓字也，非梦青丝也。’然《本草》‘天门冬，一名巔棘。’王元之诗：‘水芝卧玉腕，天棘蔓金丝’，则天棘盖柳也。”

《学林新编》云：“‘天棘蔓青丝’，今改蔓为梦，盖天门冬亦名天棘，其苗蔓生，好缠竹木上，叶细如青丝，寺院庭槛中多植之，可观。后人既改蔓为梦，又释天棘为柳，皆非也。”苕溪渔隐曰：“余按《本草》载《抱朴子》云：‘天门冬或名巔棘。’即不云或名天棘，《冷斋》、《学林》二说，遂以天棘为天门冬，何也？其引王元之诗云：‘天棘蔓金丝’，又以天棘为柳，不知亦何所据邪？《少陵诗总目》云：‘天棘梦青丝之句，最疑学者。’或曰梵语名柳为天棘。又近传号东坡《杜诗事实》一篇，更以王逸少诗云‘湖上春风舞天棘’为证，因悟梦字乃由舞字之讹缺，（“因”原作“固”，今据元本、明钞本校改。）况以上句考之，政应用一草木为对偶，非有奥义也。”

《吕氏童蒙训》云：“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柂春江流，予亦江边具小舟’，‘同心不减骨肉亲，每语见许文章伯’，如此之类，老杜句法也。东坡‘秋水今几竿’之类，自是东坡句法。鲁直‘夏扇日在摇，行乐亦云聊’，此鲁直句法也。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

《漫叟诗话》云：“‘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李商老云：‘尝见徐师川说一士大夫家，有老杜墨迹，其初云桃花欲共杨花语，自以淡墨改三字。’乃知古人字不厌改也，不然何以有日锻月炼之语。”

《诗眼》云：“世俗所谓乐天《金针集》，殊鄙浅，然其中有可取者，‘炼句不如炼意’，非老于文学不能道此。又云：‘炼字不如炼句’，则未安也，好句要须好字，如李太白诗：‘吴姬压酒唤客尝。’见新酒初熟，江南风物之美，工在压字。老杜《画马诗》：‘戏拈秃笔扫骅骝。’初无意于画，偶然天成，工在拈字。《柳诗》：‘汲井漱寒齿。’工在汲字。工部又有所

喜用字，如‘修竹不受暑’，‘野航恰受两三人’，‘吹面受和风’，‘轻燕受风斜’，受字皆入妙。老坡尤爱‘轻燕受风斜’，以谓燕迎风低飞，乍前乍却，非受字不能形容也。至于‘能事不受相促迫’，‘莫受二毛侵’，虽不及前句警策，要自稳惬尔。”

唐子西《语录》云：“诗在与人商论，深求其疵而去之，等闲一字放过则不可，殆近法家，难以言恕矣。故谓之诗律。东坡云：‘敢将诗律斗深严。’予亦云：‘诗律伤严近寡恩。’大凡立意之初，必有难易二涂。学者不能强所劣，往往舍难而趋易，文章罕工，每坐此也。作诗自有稳当字，第思之不到耳。皎然以诗名于唐，有僧袖诗谒之，然指其《御沟诗》云：‘此波涵圣泽，波字未稳，当改。’僧怫然作色而去。僧亦能诗者也，皎然度其去必复来，乃取笔作中字掌中，握之以待。僧果复来云：‘欲更为中字如何？’然展手示之，遂定交。要当如此乃是。”《郡阁雅言》云：“王贞白，唐末大播诗名，《御沟》为卷首，云：‘一派御沟水，绿槐相荫清。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鸟道来虽险，龙池到自平。朝宗心本切，愿向急流倾。’自为冠绝无瑕，呈僧贯休，休公曰：‘此甚好，只是剩一字。’贞白扬袂而去。休公曰：‘此公思敏。’取笔书中字掌中，逡巡贞白回，忻然曰：‘已得一字，云此中涵帝泽。’休公将掌中字示之。”二说不同，未知孰是。

《吕氏童蒙训》云：“老杜云：‘新诗改罢自长吟。’文字频改，工夫自出。近世欧公作文，先贴于壁，时加窜定，有终篇不留一字者。鲁直长年，多改定前作，此可见大略，如《宗室挽诗》云：‘天网恢中夏，宾筵禁列侯。’后乃改云：‘属举左官律，不通宗室侯。’此工夫自不同矣。”

韩子苍云：“东坡今集本《蜜酒歌》少两句，改数字。苏公下笔奇伟，尚窜定如此。尝语参寥曰：‘如老杜言新诗改罢自长吟者，乃知此老用心甚苦，后人不复见其剗削，但称其浑厚耳。’”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作《蜗牛诗》云：‘中弱不胜触，外坚聊自郭，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后改云：‘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壁枯。’余以为改者胜。”

《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姬解之，问曰：‘解否？’姬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又张文潜云：“世以乐天诗为得于容易而来，尝于洛中一士人家见白公诗草数纸，点窜涂之，及其成篇，殆与初作不侔。”苕溪渔隐曰：“乐天诗虽涉浅近，不至尽如《冷斋》所云。余旧尝于一小说中曾见此说，心不然之，惠洪乃取而载之《诗话》，是岂不思诗至于老姬解，乌得成诗也哉？余故以文潜所言正其谬耳。”（“惠”原作“德”，今改。）

蔡宽夫《诗话》云：“天下事有意为之，辄不能尽妙。而文章尤然。文章之间，诗尤然。世乃有日锻月炼之说，此所以用功者虽多，而名家者终少也。晚唐诸人，议论虽浅俚，然亦有暗合者，但不能守之耳。所谓‘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者，使所见果到此，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有何不可为？惟徒能言之，此禅家所谓语到而实无见处也。往往有好句当面蹉过，若‘吟成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不知何处合费许辛苦？正恐虽捻尽须，不过能作‘药杵声中捣残梦，茶铛影里煮孤灯’句耳。人之相去，固不远哉。”

唐子西《语录》云：“诗最难事也，吾于侘文不至蹇涩，惟作诗甚苦，悲吟累日，仅能成篇，初读时未见可羞处，姑置之，明日取读，瑕疵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复改正，比之前时，稍稍有加焉。复数日，取出读之，疵病复出。凡如此数四，方敢示人，然终不能奇。李贺母责贺曰：‘是儿必欲呕出心乃已。’非过论也。今之君子，动辄千百言，略不经意，真可愧哉。”

东坡云：“仆尝梦见人，云是杜子美，谓仆曰：‘世人多误会予《八阵》诗，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世人皆以谓先主、武侯皆欲与关羽复仇，故恨不能灭吴，非也。我意本谓吴、蜀唇齿之国，不当相图，晋之所以能取蜀有吞吴之意，此为恨耳。’此理甚长。然子美死已四百年，而犹不忘诗，区区自别其意者，真书生之习气也邪。”

《西清诗话》云：“《游龙门诗》：‘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黄鲁直校本云：‘王介甫云，天阙当作天阅，对云卧为亲切。’尝读韦述《东都记》：‘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此游龙门诗也，用阙字何疑。”

《少陵诗正异》云：“‘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世传古本作天窥，今从之。《庄子》之管窥天，正用此字。旧集讹作阙，又或作关，今不取。盖先生诗该众美者，不唯近体严于属对，至于古风句对者亦然，观此诗可见矣。近人论诗，多以不必属对为高古，何邪？故详之篇首，以俟知者焉。”

黄氏《多识录》云：“《游奉先寺诗》云：‘天阙象纬逼’，此寺今在西洛之龙门，按韦述《东都记》云：‘龙门号双阙，以与大内对峙，若天阙焉。’方知老杜用天阙，盖指龙门也，后人妄改为天关，荆公又改为天阅，皆非。”

《学林新编》云：“《田舍诗》曰：‘榉柳枝枝弱，枇杷树树香。’或说榉柳者，柳之一种，其名为榉柳，非双声字也，枇杷乃双声字，榉柳不可以对枇杷。某案：此诗题曰《田舍》，则当在田舍时偶见二物，盖所谓景物如此，乃以为对尔。《觅松苗子诗》曰：‘落落出群非榉柳，青青不朽岂杨梅。’以榉柳对杨梅，乃正对也。然则以榉柳对枇杷非误也。《寄高詹事诗》云



：‘天上多鸿雁，池中足鲤鱼。’鸿雁二物也，鲤者，鱼之一种，其名为鲤，疑不可以对鸿雁。然《怀李太白》诗曰：‘鸿雁几时到，江湖秋水多。’则以鸿雁对江湖为正对矣。《得舍弟消息诗》曰：‘浪传乌鹊喜，深负鹳鸽诗。’乌鹊二物，疑不可以对鹳鸽。然《偶题诗》曰：‘音书恨乌鹊，号怒怪熊罴。’则以乌鹊对熊罴为正对矣。《寄李白诗》曰：‘几年遭鵬鸟，独泣向麒麟。’鵬鸟乃鸟之名鵬者，疑不可以对麒麟。然《寄贾岳州严巴州两阁老》诗曰：‘貔虎开金甲，麒麟受玉鞭。’则以貔虎对麒麟为正对矣。《哭韦晋之诗》曰：‘鵬鸟长沙讳，犀牛蜀郡怜。’以鵬鸟对犀牛为正对矣。子美岂不知对属之偏正邪？盖其纵横出入无不合也。”

王直方《诗话》云：“沈存中云：‘如厨人具鸡黍，稚子摘杨梅，盖以鸡对杨皆为假借。’田承君云：‘鸡黍两事，那得以杨梅为对。’范蜀公云：‘武侯庙柏今十丈，而杜工部云黛色参天二千尺，古之诗人好大其事，大率如此。’而沈存中又云：‘霜皮溜雨四十围，乃是七尺，而长二千尺，无乃大细长乎？’余以为论诗正不当尔，二公之言皆非也。”

《遯斋闲览》云：“沈内翰讥‘黛色参天二千尺’之句，以谓四十围配二千尺为大细长。不知子美之意但言其色而已，犹言其翠色苍然，仰视高远，有至于二千尺而几于参天也。若如此求疵，则二千尺固未足以参天，而诗人谓‘峻极于天’者，更为妄语。又破退之《城南联句》‘竹影金锁碎’，云金锁碎者乃日光，题中无日字，不当言竹影。凡物因日而有影，苟无日，影从何生，言竹影即日光在其中矣。如荆公《金山寺诗》云：‘江月入松金破碎’，亦须藉松影，方见月光之破碎，却怪题中无影字可乎？善论诗者，正不应尔。”

《缙素杂记》云：“沈存中《笔谈》云：‘《武侯庙柏诗》，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四十围乃是径七尺，无乃太细长乎？’予谓存中性机警，善《九章算术》，独于此为误，何也？古制以围三径一，四十围即百二十尺，围有百二十尺，即径四十尺矣，安得云七尺也？若以人两手大指相合为一围，则是一小尺即径一丈三尺三寸，又安得云七尺也？武侯庙柏，当从古制为定，则径四十尺，其长二千尺宜矣，岂得以太细长讥之乎？老杜号为诗史，何肯妄为云云也。”

《学林新编》云：“《古柏行》曰：‘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沈存中《笔谈》云：‘无乃大细长？’某案子美《潼关吏诗》曰：‘大城铁不如，小城万丈余。’岂有万丈城邪？姑言其高。四十围二千尺者，亦姑言其高且大也。诗人之言当如此。而存中乃拘以尺寸校之，则过矣。”

《诗眼》云：“形似之意，盖出于诗人之赋，‘萧萧马鸣，悠悠旆旌’是也。激昂之语，盖出于诗人之兴，‘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是也。古人形似之



语，如镜取形，灯取影也。故老杜所题诗，往往亲到其处，益知其工。激昂之言，《孟子》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初不可形迹考，然如此乃见一时之意。余游武侯庙，然后知《古柏诗》所谓‘柯如青铜根如石’，信然，决不可改，此乃形似之语。‘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云来气接巫峡长，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语，不如此，则不见柏之大也。文章固多端，警策往往在此两体耳。”

## 卷第九

### 卷第九

#### 杜少陵四

苕溪渔隐曰：“《清明日》诗：‘争道朱蹄骄啮膝’，（“朱”徐钞本、明钞本作“马”。）王叔原注：‘朱廷平善相马，魏文帝将出，取马入，廷平曰，此马今日死矣。及将乘，马恶香，啮帝膝，帝怒，遣使杀之。’余谓此事非是。王褒《圣主得贤臣颂》云：‘驾啮膝。’注云：‘良马低头至膝，故曰啮膝。’子美之意，当出于此，盖前事非佳也。”

《雪浪斋日记》云：“‘日日江鱼入馔来’，验石本乃‘白白江鱼入馔来’。退之《联句》：‘陶暄逐风乙，跃视舞晴蜻’，别本作乙乙蜻蜻，以方言故云，蜻蜻为是。”

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诗冠古今，而无韵者殆不可读；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未易以理推之也。”

《西清诗话》云：“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万象，却浮空而留六龙’，其语磊落惊人，或言无韵者不可读，是大不然。东坡《有美堂诗》云：‘天外黑风吹海立，浙东飞雨过江来。’盖出此也。”

《后山诗话》云：“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耳。”

《石林诗话》云：“禅宗论云门有三种语：其一为随波逐浪句，谓随物应机，不主故常；其二为截断众流句，谓超出言外，非情识所到；其三为函盖乾坤句，谓泯然皆契，无问可伺其深浅。以是为序。余尝戏为学子言，老杜诗亦有此三种语：但先后不同，以‘波飘菰米沉云黑，露冷莲房坠粉红’为函盖乾坤句，以‘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为随波逐浪句，以‘百年地迥柴门辟，五月江深草阁寒’为截断众流句。若有解此，当与渠同参。”

洪驹父《诗话》云：“老杜诗：‘黑暗通蛮货。’黑暗，犀角也。波斯国谓象牙为白暗，犀角为黑暗，二事并见段成式《酉阳杂俎》。”

《瑶溪集》云：“子美教其子曰：‘熟兹《文选》理。’《文选》之尚

，不爱奇乎！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唐时文弊，尚《文选》太甚，李卫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选》。’此盖有激而说也。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探，咀嚼为我语。至老杜体格，无所不备，斯周诗以来，老杜所以为独步也。”

山谷云：“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人能为文章，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漫叟诗话》云：“诗中有拙句，不失为奇作，若退之逸诗云：‘偶上城南土骨堆，共倾春酒两三杯’，子美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之类是也。”苕溪渔隐曰：“唐人绝句：‘野人自爱山中宿，况近葛洪丹井西，庭前有个长松树，半夜子规来上啼。’其句虽拙，亦不失为倔奇也。”

《高斋诗话》云：“子美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东坡《题真州范氏溪堂诗》云：‘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盖用老杜诗意也。”

苕溪渔隐曰：“律诗有扇对格，第一与第三句对，第二与第四对，如少陵《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诗》云：‘得罪台州去，时危弃硕儒，移官蓬阁后，谷贵歿潜夫。’东坡《和郁孤台》诗云：‘解后陪车马，寻芳谢朓洲，凄凉望乡国，得句仲宣楼。’又唐人绝句亦用此格，如‘去年花下留连饮，暖日夭桃莺乱啼；今日江边容易别，淡烟衰草马频嘶’之类是也。”

唐子西《语录》云：“东坡隔句对‘着意寻弥明，长颈高结喉，无心逐定远，燕颌飞虎头。’或云结字古髻字也，退之序是‘长颈高结，句断。喉中又作楚声’。”

《西清诗话》云：“都人刘克，穷该典籍，人有僻书疑事，多从之质，尝注杜子美、李义山集。与客论曰：‘子美《人日诗》，元日至人日，未有不阴时。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四百年间惟杜子美与克会耳。’起就架上取书示客曰：‘此方朔占书也。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阴则灾。少陵意谓天宝离乱，四方云扰幅裂，人物岁岁俱灾，岂《春秋》书王正月意邪。’其深得古人用心如此。”

《漫叟诗话》云：“杜诗有‘自天题处湿，当暑着来清’，自天当暑，乃全语也。东坡诗云：‘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可谓青出于蓝。

”苕溪渔隐曰：“东坡此诗，戏徐君猷、孟亨之，皆不饮酒。不止天生此对，其全篇用事亲切，尤为可喜，诗云：‘孟嘉嗜酒桓温笑，徐邈狂言孟德疑。公独未知其趣耳，臣今时复一中之，风流自有高人识，（明钞本有注云：“言褚裒于庾亮座上识孟嘉也。”）通介宁随薄俗移。（明钞本有注云：“卢钦言：‘徐公前日之通，今日之介也。’”）二子有灵应抚掌，吾孙还有独醒时。’（明钞本有注云：“《晋书》：孟嘉好酣饮，愈多不乱，桓温问嘉曰：‘酒有何好卿嗜之？’嘉曰：‘公未知酒中趣耳。’《魏志》：徐邈为尚书郎，时科酒禁。而邈饮至于沉醉，校尉赵达问以曹事，邈曰：‘中圣人。’其后文帝见邈，问曰：‘颇复中圣人否？’对曰：‘昔子反毙于阳谷，御叔罚于饮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惩，臣今复中。’”）皆徐、孟二人事也。又王直方《诗话》载蔡宽夫《启为太学博士和人治字韵》诗，有‘先生万古有何用，博士三年冗不治’，与此相类，亦佳对也。”

《吕氏童蒙训》云：“陆士衡《文赋》云：‘立片言以居要，乃一篇之警策。’此要论也。文章无警策，则不足以传世，盖不能竦动世人。如老杜及唐人诸诗，无不如此。但晋、宋间人专致力于此，故失于绮靡，而无高古气味。老杜诗云：‘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惊人语，即警策也。”

洪驹父《诗话》云：“世所行注老杜诗，云是王原叔，或云邓慎思，所注甚多疏略，非王、邓书也。其甚纰缪者，佛经称善巧方便僧璨、惠可，二祖师名。故诗曰：‘何阶子方便’，又曰：‘吾亦师璨可。’注乃云：‘子方，田子方；璨可，诗僧。’顾恺之小字虎头，维摩诘是过去金粟如来，故《乞瓦棺寺顾恺之画摩诘像诗》卒章云：‘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注乃云：‘虎头，僧像；金粟，金地当饰。’此殊可笑也。余尝见一老书生，忘其姓名，自言注老杜诗，取而观之，注‘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云：‘冠，上服，本乎天者亲上，故称冠譬之君子；袴，下服，本乎地者亲下，故举袴譬之小人。’虽不为无理，然穿凿可笑。”

王直方《诗话》云：“近世有注杜诗者，注‘甫昔少年日’，乃引贾少年。‘幽径恐多蹊’，乃引《李广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绝域三冬暮’，乃引东方朔三冬文学足用。‘寂寂系舟双下泪’，乃引《贾谊传》不系之舟。‘终日坎壈缠其身’，乃引孟子少坎坷。‘君不见古来盛名下’，乃引《新唐书房琯赞》云‘盛名之下为难居’。真可发观者一笑。”

蔡宽夫《诗话》云：“今世所传《子美集》本，王翰林原叔所校定，辞有两出者，多并存于注，不敢彻去。至王荆公为《百家诗选》，始参考择其善者，定归一辞。如‘先生有才过屈宋’，注：‘一云先生所谈或屈宋’，则舍正而从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注：‘一云如今纵得归，休为关西卒’

’，则刊注而从正本。若此之类，不可概举。其采择之当，亦固可见矣。惟‘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阙字与下句语不类，‘隅目青荧夹镜悬，肉骏鞮连钱动’，肉骏于理若不通，乃直改阙作阅，改骏作鬃，以为本误耳。”

《学林新编》云：“《中秋月》诗曰：‘满目飞明镜，归心折大刀。’注诗者曰：‘古诗藁砧今何在，山上复有山，何当大刀头，破镜飞上天，谓残月也。’按古诗乃《乐府》所载《藁砧诗》也。藁砧者，鉄也，‘藁砧今何在’，问夫何在也。‘山上复有山’，言夫出也。‘大刀头’者，环也，‘何当大刀头’者，何日当还也。‘破镜’者，月半也，‘破镜飞上天’者，言月半当还也。子美诗云‘归心折大刀’者，言虽有归心，而大刀折则未能还也。注诗者初不晓其意，乃训为残月，则误矣。唐李义山《拟意诗》云：‘空看小垂手，忍问大刀头。’亦用此事也。”

《遯斋闲览》云：“狄遵度幼而聪慧，弱冠，为文词气豪迈，有韩、柳之风，其为歌诗，每以子美为法。既而友人有往湘中者，乃为文，使之耒阳吊子美之坟。数日，忽梦子美与之反复讽诵其平生所为诗十余篇，皆世所未闻者。及觉，仿佛可记才十余字，遂自缀足成章云：‘佳城郁郁颓寒烟，孤雏乳兽号荒阡。夜卧北斗寒挂枕，木前霜拱雁远天。浮云西去半落日，行客东逝随长川。乾坤未死吾尚在，肯与蟋蟀论大年。’岁余，遵度卒，时十六矣。余从遵度族人闻此事为最详，因附于此。东坡亦尝记此事，但差略耳。”

苕溪渔隐曰：“《后出塞诗》云：‘借问大将谁？恐是霍票姚。’《陪柏中丞观宴将士诗》云：‘汉朝频选将，应拜霍票姚。’按《汉史》：‘霍去病再从大将军受诏，予壮士为票姚校尉。’服虔曰：‘音飘摇。’师古曰：‘票音频妙反，摇音羊召反；票姚，劲疾之貌也。荀悦《汉纪》作票鹞字。去病后为票骑将军，尚取票姚之字耳，今读者音飘遥，不当其义也。’余谓子美今以平声用此两字，盖从服虔音尔。王荆公尝有诗云：‘莫教空说霍票姚。’亦以平声用之，必承袭子美之意也。”

唐子西《语录》云：“过岳阳楼，观子美诗，不过四十字耳，气象闳放，涵蓄深远，殆与洞庭争雄，所谓富哉言乎者。太白、退之辈，率为大篇，极其笔力，终不逮也。杜诗虽小而大，余诗虽大而小。”

《西清诗话》云：“洞庭天下壮观，自昔骚人墨客，题之者众矣，如‘水涵天影阔，山拔地形高’，‘四顾疑无地，中流忽有山’，‘鸟飞应畏堕，帆远却如闲’，皆见称于世。然未若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则洞庭空旷无际气象，雄张如在目前。至读子美诗，则又不然，‘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不知少陵胸中吞几云梦也。”

《后山诗话》云：“鲁直谓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动岳阳城’，不如九



僧‘云间下蔡邑，林际春申君’也。”

《诗眼》云：“老杜诗，凡一篇皆工拙相半，古人文章类如此，皆拙固无取，使其皆工，则峭急无古气，如李贺之流是也。然后世学者，当先学其工，精神气骨，皆在于此。如《望岳诗》云：‘齐鲁青未了’，《洞庭诗》云：‘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语既高妙有力，而言东岳与洞庭之大，无过于此，后来文士，极力道之，终有限量，益知其不可及。《望岳》第二句如此，故先云‘岱宗夫何如’，《洞庭》诗先如此，故后云‘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使《洞庭诗》无前两句，而皆如后两句，语虽健，终不工；《望岳》诗无第二句，而云‘岱宗夫何如’，虽曰乱道可也。今人学诗，多得老杜平慢处，乃邻女效颦者。余旧日尝爱刘梦得《先主庙》诗，山谷使余读李义山《汉宣帝诗》，然后知梦得之浅近。又尝爱崔涂《孤雁诗》云：‘几行归塞尽，念尔独何之’八句，公又使读老杜‘孤雁不饮啄’者，然后知崔涂之无奇。”

《老杜补遗》云：“鲍当《孤雁诗》云：‘更无声接续，空有影相随。’孤则孤矣，（上“孤”字原作空白，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岂若子美‘孤雁不饮啄，飞鸣犹念群，谁怜一片影，相失万重云’，含不尽之意乎。”

三山老人《语录》云：“张平子《南都赋》：‘涓水荡其胸。’相如《子虚赋》：‘弓不虚发，中必决眦。’《望岳诗》：‘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借用二赋中字也，胸与眦当于山言之，或以人言之非也。”

《石林诗话》云：“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巧，而不见其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细雨着水面为沓，鱼常上浮而滄，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惟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唐末诸子为之，便当入‘鱼跃练江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体矣。”

卷第十

卷第十

杜少陵五

三山老人《语录》云：“《重过何氏》诗云：‘花妥莺梢蝶，溪喧獭趁鱼。’西北方言以堕为妥，花妥即花堕也。”

《诗眼》云：“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概考古人法度，如《赠韦见素诗》云：‘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

俗淳’，（“再”字原无，今据本集校补。）皆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言误身如此也。则意举而文备，故已有是诗矣，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句，所以真知者，谓传诵其诗也。然宰相职在荐贤，不当徒爱人而已，士故不能无望，故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果不能荐贤，则去之可也，故曰‘焉能心怏怏，只是走踈踈’。又将入海而去秦也，然其去也，必有迟迟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则所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夫如此是可以相忘于江湖之外，虽见素亦不得而见矣，故曰‘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终焉。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它皆谓之变体可也。盖变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出于精微，夺乎天造，不可以形器求矣。然要之以正体为本，自然法度行乎其间。譬如用兵，奇正相生，初若不知正而径出于奇，则纷然无复纲纪，终于败乱而已矣。《原道》以仁义立意，而道德从之，故老子舍仁义，则非所谓道德。继叙异端之汨正。继叙古之圣人不得不用仁义也如此，继叙佛老之舍仁义则不足以治天下也如彼，反复皆数叠，而复结之以先王之教，终之以人其人火其书，必以是禁止，而后可以行仁义，于是乎成篇。若《尧典》自‘若稽古帝尧’，至‘格于上下’，则尧之大略也。自‘克明俊德’至于‘于变时雍’，言尧修身以及天下也。于是‘乃命羲和’，言天事；‘若予采’，‘若时登庸’，言人事；‘洪水方割’，言地事。三才之道既备，继之以逊位终焉。然则自古有文章，便有布置，讲学之士，不可不知也。”又云：“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老杜《上韦见素诗》，布置如此，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迟迟不忍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见素别，则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此句中命意也。盖如此然后顿挫高雅。又有意用事，有语用事。李义山‘海外徒闻更九州’，其意则用杨妃在蓬莱山，其语则用《邹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后深稳健丽。”

山谷云：“《天育骠骑歌》，首句云：‘吾闻天子之马走千里。’乃《穆天子传》云：‘天子之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示从孙济》诗‘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此引《前汉永平诏》‘权门请托，残吏放手’之放手。《戏赠闾乡秦少府短歌》云：‘昨夜邀欢乐更无，多才依旧能潦倒’，注引《嵇康传》，浅陋，乃魏天保以后重吏事，谓容止蕴藉者为潦倒，出此也。南朝何季山居若邪溪云门寺，与二兄求、点并栖遁，世号三高，敕给白衣尚书禄，不受。故《山水障图》末云：‘若邪溪，云门寺，吾独胡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兹始。’盖有隐遁之兴也。《百忧集行》云：‘只今倏忽已五十。’旧本

云：‘只今年才五六十。’此语似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也。《宴戎州杨使君东楼》云：‘重碧拈春酒，（“拈”原作“拓”，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下同。）轻红擘荔支。’拈春酒，擘荔支，此主人用歌妓为乐者。《浣陂行》：‘菱叶荷花静如拭。’拭训净，《杂记》：‘雍人拭羊。’注：‘拭，净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云：‘朱门酒食臭，路有冻死骨。’《孙子新书》云：‘楚庄攻宋，厨有臭肉，尊有俎肉，而三军有饥色也。’注引《孟子》殊非是。《北征诗》：‘天吴及紫凤，颠倒在短褐。’天吴，水兽，八首八足，尾背青黄，出《山海经》。《赠李白》云：‘飞扬跋扈为谁雄。’盖用贺六浑论侯景专制河南十四年，有飞扬跋扈之志事，指禄山而言也。《至日》云：‘愁日愁随一线长。’释者谓《岁时记》云：‘宫中以红线量日影，至日日影增一线。’而《唐杂录》谓‘宫中以女工揆日之长短，冬至后日晷渐长，比常日增一线之功。’此说为是。《解闷诗》云：‘侧生野岸及江浦，不熟丹宫满玉壶，云壑布衣鲐背死，劳生重马翠眉疏。’侧生荔支，见左太冲《蜀都赋》。张九龄亦云：‘陋下泽之沮洳，恶层崖之嶮巖，彼前志之或妄，何侧生之见疵。’云壑布衣，临武长唐羌上书谏荔支也，见《后汉和帝纪》。生当作生，而邻切。武后改人为生，因而误写。重当作害，疏当作须，别本如此。翠眉谓妃子也。《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诗》有‘羽翼商山起，蓬莱汉阁连’，盖用太子宾客秘书监事也。‘峡束苍江起，岩排石树圆’，石树，石楠也。《杜位宅守岁诗》，旧本作《守岁阿咸家》，当以此为是。‘广文到官舍，置马堂阶下’，旧本‘系马堂阶下’系马乃合诗人之语。‘时时乞酒钱’，乞，与也。丘既切。杜诗凡言建巳建子者月，用当时历法。‘野艇恰受两三人’，别本作航，航是大舟，当以艇为正。‘看题减药囊’，一作检，检字乃合诗意。‘羌女轻烽燧，胡儿制骆驼’，制读与掣同，俗音作彻耳。‘臣子忧四番’，当作‘忧思番’。‘空城白日长’，当作‘城空白日长’。蜀人谓桅师长年三老，谓衫领为船，杜诗皆用之。”

东坡云：“七言之伟丽者，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寥无闻焉。直至永叔云：‘苍波万古流不尽，（“苍”原作“沧”，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白鸟双飞意自闲。’‘万马不嘶听号令，诸番无事着耕耘。’可以并驱争先矣。小生亦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又云：‘露布朝驰玉关塞，捷书夜到甘泉宫。’亦庶几焉耳。”

《石林诗话》云：“七言难于气象雄浑，句中有力，而纤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与‘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等句之后，常恨无复继者。韩退之笔力最为杰出，然每苦意与语



俱尽，《和裴晋公破蔡州回》，所谓‘将军旧压三司贵，相国新兼五等崇’，非不壮也，然意亦尽于此矣。不若刘禹锡《贺晋公留守东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风雨会中州。’远而大体也。”

《西清诗话》云：“杜少陵云：‘作诗用事，要如禅家语：水中着盐，饮水乃知盐味。’此说诗家秘密藏也。如‘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人徒见凌轹造化之工，不知乃用事也。《衲衡传》：‘挝《渔阳操》，声悲壮。’《汉武故事》：‘星辰动摇，东方朔谓民劳之应。’则善用事者，如系风捕影，岂有迹邪。”

《诗眼》云：“世俗喜绮丽，知文者能轻之；后生好风花，老大即厌之。然文章论当理与不当理耳，苟当于理，则绮丽风花，同入于妙；苟不当理，则一切皆为长语。上自齐、梁诸公，下至刘梦得、温飞卿辈，往往以绮丽风花累其正气，其过在于理不胜而词有余也。老杜云：‘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岸花飞送客，樯燕语留人。’亦极绮丽，其模写景物，意自亲切，所以妙绝古今。言春容闲适，则有‘穿花蛺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言秋景悲壮，则有‘蓝水远从千涧落，玉山高并两峰寒’，‘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其富贵之词，则有‘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麒麟不动炉烟转，孔雀徐开扇影还’；其吊古，则有‘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皆出于风花，然穷尽性理，移夺造化。又云：‘绝壁过云开锦绣，疏松夹水奏笙簧。’自古诗人巧即不壮，壮即不巧，巧而能壮，乃如是也。”

苕溪渔隐曰：“老杜《和早朝大明宫诗》，贾至为唱首，王维、岑参皆有之，四诗皆佳绝。贾至诗云：‘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绕”原作“满”，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老杜诗云：‘五夜漏声催晓箭，九天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朝罢香烟携满袖，诗成珠玉在挥毫。欲知世掌丝纶美，池上于今有凤毛。’王维诗云：‘绛帟鸡人送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袞龙浮。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岑参诗云：‘鸡鸣紫陌曙光寒，莺啭皇州春色阑。金锁晓钟开万户，玉阶仙仗拥千官。花迎剑佩星初落，柳拂旌旗露未干。独有凤凰池上客，《阳春》一曲和皆难。’今苏台、闽中《杜工部集》本，皆不附此三诗，惟钱唐旧本有之。”

《后山诗话》云：“子美《怀薛据》云：‘独当省署开文苑，兼泛沧浪学



钓翁。’盖‘省署开文苑，沧浪学钓翁’，据之诗也。王摩诘云：‘九天宫殿开闾阖，万国衣冠拜冕旒。’子美取作五字云：‘闾阖开黄道，衣冠拜紫宸。’而语益工。”苕溪渔隐曰：“子美与王维同和贾至《早朝大明宫》诗，即此一联也，子美宁肯取同时之人诗句以为己用，岂不为当时流辈之所讥诮乎？无已遽以为说，何不知子美之甚邪？”

蔡宽夫《诗话》云：“唐自景云以前，诗人犹习齐、梁之气，不除故态，率以纤巧为工。开元后格律一变，遂超然度越前古。（“度越”原作“越度”，今据元本、徐钞本乙正。）当时虽李杜独据关键，然一时辈流，亦非大和、元和间诸人可跂望。如王摩诘世固知之矣，独贾至未见深称者，余尝观其五言，如‘极浦三春草，高楼万里心。楚山晴霭碧，湘水暮流深。忽与朝中旧，同为泽畔吟。停杯试北望，还欲泪沾襟。’又‘越井人南去，湘川水北流。（“北”原作“不”，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江边数杯酒，海内一孤舟。岭峤同迁客，京华即旧游。春心将别恨，万里共悠悠。’如此等类，使置老杜集中，虽明眼人恐未易辨也。”

东坡云：“《解忧诗》云：‘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同济。向来云涛盘，众力亦不细。呀帆瞥眼过，飞橹本无蒂。得失瞬息间，致远思恐泥。百虑视安危，分明曩贤计。兹理庶可广，拳拳期勿替。’杜诗固无敌，然自‘致远’以下，句真村陋也。此取其瑕瓿，世人雷同，不复讥评，过矣。然亦不能掩其美也。”

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杜少陵六

《西清诗话》云：“《树萱录》云：‘子美自负其诗，郑虔妻病疟，过之，云：当诵予诗，疟鬼自避。初云日月低秦树，乾坤绕汉宫，不愈；则诵子章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又不愈；则诵虬须似太宗，色映塞外春，若又不愈，则卢、扁无如何矣。’此唐末俗子之论。少陵与虔结交，义动死生，若此，乃昨暮小儿语耳，万无此理。‘虬须仙太宗’，乃《八哀诗》，谓汝阳王琄，虽死先于虔，《八哀诗》乃郑虔辈没后同时作，则虔不及见此诗明矣。”

《隐居诗话》云：“李光弼代郭子仪，入其军，号令不更，而旌旗改色。及其亡也，杜甫哀之云：‘三军晦光彩，烈士痛稠叠。’前人谓杜甫之为诗史，盖为是也，非但叙尘迹摭故实而已。”

《石林诗话》云：“长篇最难，晋魏以前，诗无过十韵者，盖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叙事倾倒为工。至《述怀》、《北征》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而世多尊称之不敢议

，此乃揣骨听声耳。其病盖伤于多也。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取其半方尽善。然此语不可为不知者言也。”

《少陵诗总目》云：“《八哀诗》维古风中最为大笔，崔德符尝论斯文可以表里雅颂，中古作者莫及也。两纪行诗，《发秦州》至《凤凰台》，《发同谷县》至《成都府》，合二十四首，皆以经行为先后，无复差舛。昔韩子苍尝论此诗笔力变化，当与太史公诸赞方驾。学者宜常讽诵之。”

唐子西《语录》云：“《秦中纪行诗》，如‘江间饶奇石’，未为极胜，到‘暝色带远客’，则不可及也。”

苕溪渔隐曰：“余读史传，及旧闻于知识间，得少陵诗事甚多，皆王原叔所不注者，如《冬狩行》云：‘自从献宝朝河宗’，《穆天子传》：‘天子西征，至阳纒山，河伯冯夷之所居，是为河宗。天子乃沉璧礼焉。河伯乃与天子披图视典，以观天下宝器。’《秋日夔府咏怀》云：‘穰多粟过拳’，《西京杂记》：‘上林苑峰阳栗大如拳。’又云：‘门求七祖禅’，《传灯录》：‘北宋神秀门人普寂立其师为第六祖，而自称七祖。’《秋日题郑监湖上亭》云：‘高唐寒浪减，仿佛识昭丘。’《荆州图记》：‘当阳东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楼即见，所谓昭丘也。’《夔府书怀》云：‘藻绘忆游睢’，魏文帝《与曹洪书》：‘游睢涣者，学藻绩之彩。’注云：‘睢、涣之间出文章。’《枯枏诗》：‘冻雨落流胶’，《楚词》：‘使冻雨兮洒尘’，注云：‘江东呼夏月暴雨为冻雨，音东。’《八哀张九龄》诗：‘仙鹤下人间，独立霜毛整。’《张九龄家传》：‘九龄初生，母梦九鹤从天而下’，恐少陵用此事。《西京杂记》：‘元封中，雪大寒，牛马皆蜷缩如猬。’（“缩”原作“虫宿”，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故《前苦寒行》云：‘汉时长安雪一丈，牛马毛寒缩如猬。’《述古诗》：‘邪羸无乃劳’，张平子《西京赋》：‘邪羸优而足恃’，注云：‘邪伪之利，自饶足恃也。’一作羸，一作羸，非是。《腊日》云：‘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罍下九霄’，唐制，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盛以碧镂牙筒，《酉阳杂俎》亦云。《滟濒堆》云：‘如马戒舟航’，《水经》：‘白帝山城门西江有孤石，冬出二十余丈，夏即没，有时才出。’又《十道志》：‘滟濒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秋兴》云：‘昆吾御宿自逶迤’，事见《扬雄传》：‘武帝开广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旧唐书》：‘郭子仪上言，吐蕃、党项不可忽，宜早为备。广德元年，遣李之芳等使于吐蕃，为虜所留，二年乃得归。’故《哭李之芳诗》云：‘奉使失张骞’，盖此事也。代宗自楚王徙封成王，《洗兵马》云：‘成王功大心转小’，代宗时为元帅故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云：‘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嶠’，半山老人刊作胶葛，未详其事所出，后读《上林赋》：‘张

乐乎胶葛之寓’，寓，屋也，胶葛，旷远深貌。乃出此也。《梅雨》云：‘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黄梅’，今本犀作西，非是。犀浦在成都府二十五里，太守李冰作五石犀沉江以压水怪，因以名县，出《成都记》。《赠射洪李四丈》云：‘丈人屋上乌，人好乌亦好’，《六韬》：‘武王登夏台以临殷民，周公曰：爱人者，爱其屋上乌；憎人者，憎其余胥。’（“余胥”原作“储胥”，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云：‘五夜漏声催晓箭’，《颜氏家训》：‘或问一夜五更何所训？答云：汉、魏以来，谓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又谓之五鼓，亦谓之五更，皆以五为节也。’《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云：‘疑惑樽中弩’，乐广乃弓影，此云弩影，事见《风俗通》：‘应郴为汲令，（“郴”原作“抑”，明钞本作“彬”，《风俗通义怪神篇》作“郴”，今据改，下并同。）夏至日，赐主簿杜宣酒，北壁上有悬赤弩，照杯中，形如蛇，因得疾。郴知之，使宣于旧处设酒，犹有蛇。郴指曰：此弩影耳。’《解闷》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即今耆旧无新语，漫钓槎头缩项鳊。’《襄阳耆旧传》：‘岷山下汉水中出鳊鱼，味极肥美，常禁人采捕，以槎断水，因谓之槎头鳊。宋张敬儿为刺史，作六槽船献齐高帝曰：奉槎头缩项鳊一千八百头。孟浩然尝有诗云：试垂竹竿钓，果得槎头鳊。用此事也。’《饮中八仙歌》云：‘天子呼来不上船’，按范传正《李太白墓碑》云：‘明皇泛白莲池，召公作序，公已被酒，命高将军扶以登舟。’恐少陵用此事。或云蜀人呼衣襟纽为船，有以见太白醉甚，虽见天子，披襟自若，其真率之至也。”

苕溪渔隐曰：“李、杜画像，古今诗人题咏多矣。若杜子美，其诗高妙，固不待言，要当知其平生用心处，则半山老人之诗得之矣。若李太白，其高气盖世，千载之下，犹可叹想，则东坡居士之赞尽之矣。半山老人诗云：‘吾观少陵诗，谓与元气侔。力能排天斡九地，壮颜毅色不可求。浩荡八极中，生物岂不稠。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惜哉命之穷，颠倒不见收。青衫老更斥，饿走半九州。瘦妻僵前子仆后，攘攘盗贼森戈矛。吟哦当此时，不废朝廷忧，尝愿天子圣，大臣各伊周。宁令吾庐独破受冻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飕飕。伤屯悼屈止一身，嗟时之人我所羞。所以见公像，再拜涕泗流。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东坡居士赞云：‘天人几何同一沓，谪仙非谪乃其游。麾斥八极隘九州，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开元有道为少留，縻之不可矧肯求。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汗吾足乃敢瞋，作诗一笑君应闻。’”

东坡云：“《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斩根削皮如紫玉。’桃竹

叶如棕，身如竹，密节而实中，犀理瘦骨，天成拄杖也。岭外人多种此，而不知其为桃竹，流传四方，视其端有眼者，盖自东坡出也。”

东坡云：“仆尝问荔支何所似，或曰：‘荔支似龙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支实无所似也。仆云：‘荔支似江瑶柱。’应者皆恍然，（“恍”原作“抚”，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仆亦不辨。昨日见毕仲游，仆问杜甫似何人，仲游言似司马迁。仆喜而不答，盖与曩言会也。”

《后山诗话》云：“永叔不好杜诗，子瞻不好司马迁《史记》，余每与黄鲁直怪叹，以为异事。”

《学林新编》云：“《赠李太白诗》：‘岂无青精饭，使我颜色好。’注诗者曰：‘《梁书安成康王秀传》：或橡饭菁羹，惟日不足，或葭墙艾席，乐在其中。’某按青菜为羹，谓之菁羹，《字书》：‘菁，蔓菁也。’《书》所谓菁茅，《礼》所谓菁菹，即此物也。子美诗盖用道书中陶隐居《登真诀》有干石青精𠂔迅饭。𠂔迅音迅，谓飧也。其法即南烛草木浸米蒸饭，暴干，其色青如鬘珠，食之可以延年却老，此子美所谓青精饭也。《神农本草》木部有南烛枝叶，人服，轻身长年，令人不饥，益颜色，取汁炊饭，名为乌饭，又名黑饭草。在道书谓之南烛草木，在《本草》谓之南烛枝叶，盖一物也。以菁羹为青精，则误甚矣。”

《学林新编》云：“‘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注诗者曰：‘匡山未详。’某案《汉郡国志》：‘庐江郡寻阳县。’刘昭注引释惠远《庐山记》曰：‘有匡俗先生，出商、周之际，居其下，受道于仙人，时谓所止为仙人之庐。’又引《豫章旧志》曰：‘匡俗先生字君平，夏、商之苗裔。’又《建康实录》曰：（“建”原作“见”，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隆安六年，桓玄遗书于匡山惠远法师。’（“桓”原作“亘”，今据明钞本校改。）然则匡山者，庐山也。李太白游庐山旧矣，子美既不得志，而太白复以谪出，故子美诗曰：‘头白好归来。’盖欲招隐为庐山之游也。”

苕溪渔隐曰：“《缙素杂记》、《学林新编》，二家辨证乘槎事，大同小异，余今采摭其有理者，共为一说。案张茂先《博物志》曰：‘旧说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见浮槎来，不失期。置一年粮，乘之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星月日辰，自后茫茫，亦不觉昼夜。奄至一处，有城郭屋舍甚严，遥望宫中有妇人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惊问曰：何由至此。其人说与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因还，后以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所载止此而已。而《荆楚岁时记》直曰：‘张华《博物志》云：汉武帝令张骞穷河源，乘槎经月而去，至一处，见城郭如官府，室内有一女织，又见一



丈夫牵牛饮河，蹇问云：此是何处，答曰：可问严君平。织女取橈机石与蹇而还。后至蜀问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牛斗。所得橈机石，为东方朔所识，并其证焉。’案蹇本传及《大宛传》，蹇以郎应募使月氏，为匈奴所留，十余岁得还，蹇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并无乘槎至天河之说。而宗慥乃傅会以为武帝、张蹇之事，又益以橈机石之说，何邪？子美《夔府咏怀》诗曰：‘途中非阮籍，槎上似张蹇。’又《秋兴》诗曰：‘奉使虚随八月槎。’如此类，前贤多用之，恐非实事。”

《学林新编》云：“世传织女嫁牵牛，渡河相会。某案《史记》、《晋天文志》：‘河鼓星在织女牵牛二星之间。’世俗因傅会为渡河之说，媒渎上象，无所根据。《淮南子》云：‘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荆楚岁时记》云：‘七夕，河汉间奕奕有光景，以此为候，是牛女相过也。’其说皆怪诞不足信。子美《牵牛织女诗》曰：‘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谁见同？神光意难候，此事终朦胧。’观子美诗意，不取世俗说也。七夕乞巧，见于周处《风土记》，乃后人编类成书，大抵初无稽考，不足信者多矣。”

苕溪渔隐曰：“余观《注诗史》是二曲李馥，述其《自序》云：‘馥上书之明年，言狂意妄，圣天子不赐履樵，全生弃逐岭表，东坡先生亦谪昌化，幸忝门下青毡，又于疑误处，授先生指南三千余事，疏之编简，聊自记其忘遗尔。’然三千余事，余尝细考之史传小说，殊不略见一事，宁尽出于异书邪？以此验之，必好事者伪撰以诳世，所谓李馥者，盖以诡名耳。其间又多载东坡语，如‘草黄骐驎病’，则注云：‘陈峻卧疾，梁拘过门曰：霜经草黄，骐驎病矣，弩骀何以快馥。盖言君子不得时，小人自肆也。’‘少游一日来问余曰：某细味杜诗，皆于古人语句补缀为诗，平稳妥贴，若神施鬼设，不知工部腹中几个国子监邪？余喜此谭，遂笔寄同叔，子由一字同叔。使知少游留心于老杜。’‘意欲铲叠嶂’，则注云：‘袁盎曰：诸侯欲铲连云叠嶂而造物，夫复如何。’‘余因舟中与儿子迨同注，检书倦先卧，余继烛至晓，遂疏之。’似此等语甚众，此聊举其一二言之，当亦是伪撰耳。近时又有笺注东坡诗句者，其集刊行，号曰《东坡锦绣段》者是也。亦随句撰事牵合，殊无根蒂，正与李馥《注诗史》同科，皆不可信也。闽中近时又刊《诗话总龟》，此集即阮阅所编《诗总》也，余于《渔隐丛话序》中已备言之。阮字闳休，官至中大夫，尝作监司郡守，庐州舒城人，其《诗总》十卷，分门編集，今乃为人易其旧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苏黄门《诗说》，更号曰《诗话总龟》，以欺世盗名耳。世所传《眼儿媚》词：‘楼上黄昏杏花寒，斜月小栏干，一双燕子，两行归

雁，画角声残。绮窗人在东风里，无语对春闲。也应似旧，盈盈秋水，淡淡春山。’亦閔休所作也。閔休尝为钱唐幕官，眷一营妓，罢官去，后作此词寄之。”

## 卷第十二

## 卷第十二

### 杜少陵七

潘子真《诗话》云：“《北岳碑》，后汉光和二年立。苦县老子庙亦汉碑，其字刻极劲，杜诗所谓‘《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苦县》、《光和》谓二碑也。颜之推论文章云：‘至于陶冶性情，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老杜‘陶冶性灵存底物’，盖本于此。《可叹诗》云：‘丈夫正色动引经，丰城客子王季友。群书万卷常暗诵，《孝经》一通看。’元结《篋中集》载季友数诗，殊高古。高帝孙者，李勉也。盖郑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择言，择言生勉，勉自河南尹徙江西观察使。案《唐河西新幢子记题名》云：‘使兼御史中丞兼监察御史王季友。’陆士衡《伤逝赋》云：‘托末契于后生。’杜诗云：‘晚将末契托年少。’《瑞应图》曰：‘王者宴不及醉，则银瓮出。’《洗兵马》诗云：‘不知何国进白环，复道诸山出银瓮。’舜时西王母进白环，见《宋书志》。‘游子久在外，门户无人持’，《古乐府陇西行》：‘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焉知肘腋祸，自及梟獍徒。’肘腋是赵灭智伯事。苏秦激张仪相秦，以马鞞席坐之，‘人来坐马鞞’之句，出于此也。古人造语，俯仰纤余，各有态。‘小麦青青大麦枯，谁当获者妇与姑，丈夫何在西击胡。’凡此句中，每函问答之词。‘大麦干枯小麦黄，问谁腰镰胡与羌’，句法实有所自。刘孝标《广绝交论》云：‘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故老杜诗云：‘窃效贡公喜。’”

苕溪渔隐曰：“《遣怀诗》：‘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案《新唐书》：‘甫从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吹台即梁孝王歌台，今谓繁台矣。而《西清诗话》乃云：‘质之少陵《昔游诗》：昔者与高李，同登单父台。则知非吹台。三人皆词宗，果登吹台，岂无雄词杰唱著后世邪？’予窃哂其弗细考前诗，而妄为云云，故具载之以显其误也。”

洪驹父《诗话》云：“世谓兄弟为友于，谓子孙为诒厥者，歇后语也。子美诗曰：‘山鸟山花皆友于’，退之诗：‘谁谓诒厥无基址’，韩、杜亦未能免俗，何也？”苕溪渔隐曰：“老杜诗云：‘六月旷挈扶’，案《庄子》

：‘抔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疏云：‘抔，斗；扶摇，旋风也。’今云抔扶，亦是歇后语耳。”

《隐居诗话》云：“唐人咏马嵬之事者多矣，世所称者刘禹锡云：‘官军诛佞幸，天子舍夭姬。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辉。’白居易云：‘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礼。老杜则不然，其《北征诗》曰：‘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商衰，中自诛褒姒。’乃见明皇鉴夏、商之败，畏天悔过，赐妃子以死，官军何预焉。《唐阙史》载郑畋《马嵬诗》，命意似矣，而词句凡下，比托无状，不足道也。”苕溪渔隐曰：“予观《冷斋夜话》所论，与此相同，但《隐居诗话》乃魏泰道辅所撰，道辅于明白为前辈，必明白窃其说耳。然老杜谓夏、商衰，诛褒、姒，褒姒，周幽王后也，疑夏字为误，当云商、周可也。”

《桐江诗话》云：“魏道辅泰，襄阳人，元祐名士也。与王介甫兄弟最相厚，仆初以谓有隐德，不仕，及试院中，因上请主文，道辅恃才豪纵，不能忍一时之忿，欧主文几死，坐是不许取应。尝有《荆门别张天觉诗》云：‘秋风十驿望台星，想见冰壶照坐清。零雨已回公旦驾，挽须聊听野王箏。三朝元老心方壮，四海苍生耳已倾。白发故人来一别，却归林下看升平。’诗律峻峭，今人不可到也。”

潘子真《诗话》云：“道辅少与徐忠愍及山谷老人友善，博极群书，尤能谈朝野可喜事，亶亶终日。作诗自成一家，有集二十卷，号汉上丈人，其间有‘博山烧沉水，烟烬气不灭，日暮白门前，杨花散成雪。’不减江左诸人语。”

《诗眼》云：“孙莘老尝谓老杜《北征》诗胜退之《南山》诗，王平甫以谓《南山》胜《北征》，终不能相服。时山谷尚少，乃曰：‘若论工巧，则《北征》不及《南山》，若书一代之事，以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则《北征》不可无，而《南山》虽不作未害也。’二公之论遂定。时曾子固曰：‘司马迁学《庄子》，班固学《左氏》，班、马之优劣，即庄、老之优劣也。’公又曰：‘司马迁学《庄子》，（“学”字原脱，今据上文校补。）既造其妙，班固学《左氏》，未造其妙也。然《庄子》多寓言，架空为文章，《左氏》皆书事实，而文词亦不减《庄子》，则《左氏》为难。’子固亦以为然。”

唐子西《语录》云：“古之作者，初无意于造语，所谓因事以陈辞。如《北征》一篇，直纪行役耳，忽云‘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点”元本、徐

钞本、明钞本作“黠”。)雨露之所濡，(“濡”原作“儒”，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甘苦齐结实’，此类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书乃是。”

《后山诗话》云：“裕陵常谓子美诗‘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谓甫之诗，皆不迨此。”

《冷斋夜话》云：“诗句有含蓄者，如老杜‘勋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郑云叟曰：‘相看临远水，独自上孤舟。’(“上”原作“生”，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是也。有意含蓄者，如《宫词》曰：‘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又《嘲人诗》曰：‘怪来妆阁闭，朝下不相迎，总向春园里，花间语笑声。’是也。有句意俱含蓄者，如《九日》诗曰：‘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子细看。’《宫怨》诗曰：‘玉容不及寒鸦色，犹带朝阳日影来。’是也。”

山谷云：“余读《周书月令》云：‘反舌有声，佞人在侧。’乃解《百舌诗》‘过时如发目，君侧有谗人’之句。”

东坡云：“‘自平宫中吕太一’，世莫晓其义，而妄者以谓唐时有自平宫。偶读《玄宗实录》，有中官吕太一叛于广南，(“官”原作“宫”，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杜诗盖言自平宫中吕太一，故下文有收珠海南之句，见书不广，而以意轻改文字，鲜不为人笑。《后出塞诗》：‘我本良家子，出师亦多门。将骄益愁思，身贵不足论。跃马二十年，(“二”元本、徐钞本作“三”。)恐辜明主恩。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中夜间道归，故里但空村。恶名幸脱免，穷老无儿孙。’详味此诗，盖禄山反时，其将校有脱身归国，而禄山虏执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余在岐下见秦州进一马鬃，如牛项，垂胡侧立，颠倒毛生肉端，番人云：‘此肉鬃马也。’乃知《邓公驄马行》‘肉骏礮礮连钱动’，当作肉鬃。《咏怀诗》：‘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子美自比稷、契，人未必许也，然其又有诗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辈人口中语也。又云：‘知名未必称，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诗，尚有事在也。”

唐子西《语录》云：“‘舜举十六相，身尊道更高，秦时用商鞅，法令如牛毛。’其于治道深矣。”

《西清诗话》云：“《同谷县七歌》，其四云：‘呜呼四歌兮歌四奏，竹林为我啼清昼。’近有一士人自同州来，笼一禽，大如雀，色正青，善鸣，问其名，曰：‘此竹林鸟也。’今本作林猿，非也。”

《冷斋夜话》云：“‘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鳧雏旁母眠。’世不解‘稚子无人见’何等语。唐人《食笋诗》：‘稚子脱锦绷，骈头玉香滑。’则稚子



为笋明矣。赞宁《杂志》曰：‘竹根有鼠，大如猫，其色类竹，名豚，亦云稚子。’余以问子苍，子苍曰：‘笋为稚子，老杜之意也，不用《食笋诗》亦可。’”

《漫叟诗话》云：“‘笋根稚子无人见’，当为野雉之雉，或以为童稚，非也。”

《桐江诗话》云：“《冷斋》以稚子便作笋，引唐人诗为证，何谬之甚也。此诗盖为笋之脱箨，如小儿之解绷，便以稚子为笋则非也。少陵诗本‘笋根稚子无人见’，今误以雉为稚，盖笋生乃雉哺子之时，言雉子之小，在竹间人不能见故也。”

《吕氏童蒙训》云：“‘雕虫蒙记忆，烹鲤问沉绵’，不说作赋，而说雕虫，不说寄书，而说烹鲤，不说疾病，而云沉绵；‘颂椒添讽味，禁火卜欢娱’，不说岁节，但云颂椒，不说寒食，但云禁火：亦文章之妙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登慈恩寺塔》诗，讥天宝时事也。山者，人君之象，‘秦山忽破碎’，则人君失道矣。贤不肖混殽而清浊不分，故曰‘泾渭不可求。’天下无纲纪，文章而上都亦然，故曰：‘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于是思古之圣君不可得，故曰：‘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是时明皇方耽于淫乐而不已，故曰：‘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贤人君子，多去朝廷，故曰：‘黄鹄去不息，哀鸣何所投。’惟小人贪窃禄位者在朝，故曰：‘君看随阳雁，各有稻粱谋。’”

苕溪渔隐曰：“‘家家养乌鬼’之句，余观诸公诗话，其说盖有四焉。《漫叟诗话》以猪为乌鬼，蔡宽夫《诗话》以乌野神为乌鬼，《冷斋夜话》以乌蛮鬼为乌鬼，沈存中《笔谈》、《绀素杂记》以鸬鹚为乌鬼，今具载其说焉。

《漫叟诗话》云：‘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以乌鬼为鸬鹚，言川人养此取鱼。予崇宁间往兴国军，太守杨鼎臣字汉杰，一日约饭乡味，作蒸猪头肉，因谓予曰：川人嗜此肉，家家养猪，杜诗所谓家家养乌鬼是也。每呼猪则作乌鬼声，故号猪为乌鬼。’蔡宽夫《诗话》云：‘或言老杜诗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乌鬼乃鸬鹚，谓养之以捕鱼。予少时至巴中，虽见有以鸬鹚捕鱼者，不闻以为乌鬼也，不知《夔州图经》何以得之。然元微之《江陵诗》云：病赛乌称鬼，巫占瓦代龟。注云：南人染病则赛乌鬼。则乌鬼之名，自见于此。巴楚间尝有捕得杀人祭鬼者，问其神明，曰乌野七头神。则乌鬼乃所事神名尔。或云养字乃赛字之讹，理亦当然。盖为其杀人而祭之，故诗首言异俗吁可怪，斯人难并居。若养鸬鹚捕鱼而食，有何吁怪不可并居之理。则鸬鹚决非乌鬼，宜当从元注也。’《冷斋夜话》云：‘川峡路民多供奉乌蛮鬼，以临江，故顿顿食黄鱼耳。俗人不解，便作养畜字读，遂使沈存中白差乌鬼为鸬鹚也。’

’沈存中《笔谈》云：‘士人刘克博观异书，杜诗有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世之说者，皆谓夔、峡间至今有鬼户，乃夷人也，其主谓之鬼。然不闻有乌鬼之说。又鬼户者，夷人所称，又非人家所养。克乃按《夔州图经》，称峡中人以鸬鹚绳系其颈，使之捕鱼，得鱼则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见人家养鸬鹚，使捕鱼，信然。但不知谓之乌鬼耳。’《缙素杂记》云：‘《笔谈》尝论杜诗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峡中人谓鸬鹚为乌鬼，养之以取鱼也。

’又按《东斋记事》云：‘蜀之鱼家养鸬鹚十数者，日得鱼可数十斤，以绳约其吭，才通小鱼，大鱼则不可食，时呼而取出之，乃复遣去。甚驯狎，指顾如人意，有得鱼而不以归者，则押群者啄而使归。比之放鹰鹞，无驰走之劳，得利又差厚。’所载止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鸬鹚乃杜诗所谓乌鬼也。按《夷貊传》云：‘倭国水多陆少，以小环挂鸬鹚项，令入水捕鱼，日得百余头。

’则此事信然。余尝细考四说，谓鸬鹚为乌鬼是也，其谓猪与乌野神、乌蛮鬼为乌鬼者，非也。余官建安，因事至北苑焙茶，扁舟而归，中途见数渔舟，每舟用鸬鹚五六，以绳系其足，放入水底捕鱼，徐引出，取其鱼。目睹其事，益可验矣。”

卷第十三

卷第十三

杜少陵八

《漫叟诗话》云：“‘叫怒索饭啼门东’，又云：‘用激壮士肝。’说者谓庖厨之门在东，肝主怒，非偶就韵也。可谓至论。《秋雨叹》：‘禾头生耳黍穗黑。’今所行印本皆作木字，事见《齐民要术》，云：‘秋雨甲子，禾头生耳。’木当作禾。《往在诗》：‘白间剥画虫。’初不知其何等语也，及观何平叔《景福殿赋》云：‘皎皎白间，微微列钱。’注谓白间窗也，余尝以白间对黄里。《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首章云：‘姜侯设鲙当严冬，昨日今日皆大风’，乃知‘慳风涩雨’之句，自古有之。‘偏劝腹腴愧年少’，山谷谓腹下肥处为腴。《丹青引》：‘意匠惨淡经营中。’事见陆机《文赋》：‘意司契而为匠。’‘飶抄云子白’之句，说者多以《学林》所记云事，母风子云。《汉武外传》云：‘神仙之食，有风实云子。’当出于此。按《本草》：‘崖蜜，石蜜也。’故老杜逸诗有‘崖蜜松花白，山杯竹叶新’之句。《萤火诗》：‘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阳飞’，说者云为李辅国作。”

《隐居诗话》云：“夏郑公竦评老杜《初月诗》‘微升紫塞外，已隐暮云端’，以为意主肃宗也。郑公善评诗也，吾观退之‘煌煌东方星，奈此众客醉’，其顺宗时作也，东方谓宪宗在储也。”

《瑶溪集》云：“《诗》之六义，后世赋别为一大文，而比少兴多，诗人

之全者，惟杜子美时能兼之。如《新月诗》：‘光细弦欲上，影斜轮未安。’位不正，德不充，风之事也。‘微升古塞外，已隐暮云端。’才升便隐，似当日事，比之事也。‘河汉不改色，关山空自寒。’河汉是矣，而关山自凄然，有所感兴也。‘庭前有白露’，露是天之恩泽，雅之事。‘暗满菊花团’，天之泽止及于庭前之菊，成功之小如此，颂之事。说者以为子美此诗，指肃宗作。”

《三山老人语录》云：“《姜少府设鲙歌》云：‘姜侯设鲙当严冬，昨日今日皆天风。’或谓讥姜之慳，唐人已有‘慳风涩雨’之语，非也。盖言严冬天寒，又连日有风，黄河冰益厚矣。当此时而凿冰取鱼为鲙，其意勤甚，故曰：‘黄河美鱼不易得，凿冰恐侵河伯宫。’”

《石林诗话》云：“《病柏》、《病橘》、《枯棕》、《枯枏》四诗，皆当时事。《病柏》当为明皇作，与《杜鹃行》同意。《枯棕》皆民力之残困，其篇中自言矣。《枯枏》云：‘犹含栋梁具，无复云霄志。’当为房次律之徒作。惟《病橘》始言‘惜哉结实小，酸涩如棠梨。’末以比荔支劳民，疑若指近幸之不得志者。自汉、魏以来，诗人用意深远，不失古风，惟此为然，不但语之工也。”

蔡宽夫《诗话》云：“‘江湖多白鸟，天地有青蝇。’人遂以白鸟为鹭。而《礼记月令》‘群鸟养羞’，郑氏乃引《夏小正》丹鸟白鸟之说，谓白鸟为蚊蚋，则知以对青蝇，意亦深矣。不然，江湖多白鹭，有何说邪？”

山谷云：“好作奇语，自是文章一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群拔萃。观子美到夔州后诗，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

蔡宽夫《诗话》云：“诗语大忌用工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红稻啄余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可谓精切，而在其集中，本非佳处，不若‘暂止飞鸟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为天然自在。其用事若‘宓子弹琴邑宰日，终军弃繻英妙年’，虽字字皆本出处，然比‘今日朝廷须汲黯，中原将帅忆廉颇’，虽无出处一字，而语意自到。故知造语用事，虽同出一人之手，而优劣自异，信乎诗之难也。”

苏子由云：“《大雅绵》九章，诵太王迁豳，建都邑，营宫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问’，始及昆夷之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后，予曰有奔奏，予曰有御侮。’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观者知其脉理之为一也。盖附离不以凿枘，此最为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贼时，有《哀江头》诗曰：‘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

，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宛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箭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爱其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如白乐天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迂叟诗话》云：“唐曲江，开元、天宝中，旁有殿宇，安、史乱后，其地尽废。文宗览杜甫诗云：‘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因建紫云楼、落霞亭，岁时赐宴。又诏百司于两岸建亭馆。太宗于西郊凿金明池，池中有台榭，以阅水戏，而士人游观，无存泊之所。若两岸如唐制，设亭馆，即逾曲江之盛也。”

《西清诗话》云：“《唐书列女传》：‘王珪微时，母卢氏尝云：子必贵，但未见汝与游者。珪一日引房玄龄、杜如晦过之，母曰：汝贵无疑。’所载止此而已。质之少陵诗，事未究也。《送重表侄王砮》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则珪母杜氏非卢氏也。又云：‘隋朝大业末，房杜俱交友。长者来在门，荒年自糊口。家贫无供给，客位但箕帚。俄顷羞颇珍，寂寥人散后。入怪鬓发空，吁嗟为之久。自陈剪髻鬟，鬻市充沽酒。（“市”原作“巾”，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上云天下乱，宜与英俊厚。向窃窥数公，经纶亦俱有。次问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风云合，龙虎一吟吼。愿展丈夫雄，得辞儿女丑。秦王时在坐，真气惊户牖。及乎贞观初，尚书践台斗。夫人常肩舆，上殿称万寿。六宫师柔顺，法则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其上下详谛如此。且一妇人识真主于侧微，尤伟甚。史缺失而缪误，独少陵载之，号诗史，信矣。”

《桐江诗话》云：“《西清诗话》辨王珪母姓杜不姓卢，引少陵诗为证。今观其诗，不特不姓卢，乃王珪之妻，非母也。史氏之讹如此。少陵诗云：‘我之曾老姑，尔之高祖母，尔祖未显时，归为尚书妇。’即知王珪之妻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唐人好饮甜酒，殆不可晓。子美云：‘人生几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云：‘一樽春酒甘若饴，文人此乐无人知。’”

东坡云：“退之诗：‘百年未满不得死，且可勤买抛青春。’《国史补》云：‘酒则郢之富水，乌程之箬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子美诗亦云：‘闻道云安曲米春。’裴铏作《传奇》，记裴航事，亦有



酒名松醪春。乃知唐人名酒以春，则抛青春亦必酒名也。”

苕溪渔隐曰：“《严氏溪放歌》云：‘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按王原叔注云：‘郭英又代严武镇蜀，粗暴不能容甫，故有公卿独骄之句。’予谓是说，殊无所据，质之《唐书》及小说，严武卒，郭英又代之；未几，有崔旰之乱，甫未尝为英又幕客，何为不见容。《唐史》云：‘严武以世旧，（“武”原作“氏”，今据元本校改。）待甫甚善。甫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以此知‘边头公卿仍独骄’之句，当为此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杜子美《送严武还朝诗》：‘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劝以仗节死义也。魏野《赠王文正公诗》：‘西祀东封都了毕，好来相伴赤松游。’《赠寇莱公》诗：‘好去上天辞将相，却来平地作神仙。’劝之使退也。近世士人与上官诗，无非谀词，未闻有规劝之语如此者。”

苕溪渔隐曰：“先君平日，尤喜作诗，手校老杜集，所正舛误甚多。句法，暮年深得其意味；尝泛歙溪用老杜诗‘青惜峰峦过’为韵，作五诗，其一云：‘港净千寻碧，峰回两岸青，鹭飞烟漠漠，猿啸竹冥冥。鸡犬闻声地，云霞蔽隐扃。桃源疑此是，时复问渔舸。’其二云：‘溪山美有余，自古神仙宅。筑室隐宣平，题诗来李白。至今负薪人，问是餐霞客。不向此寻真，飘蓬端可惜。’其三云：‘万山回合处，葱郁钓台峰。道义高千古，箪瓢敌万钟。羊裘甘寂寞，凤阙肯从容。勿谓狂奴态，清风激懦庸。’其四云：‘草木纷纷落，江山正薄寒。云藏桐子宅，波急沈郎滩。回首家林远，多愁革带宽。青枫知客恨，涂血点林峦。’其五云：‘观山如走马，倏忽千群过。水从云际来，舟疑天上坐。羈孤猿失群，往复蚁旋磨。五韵写中肠，悲词成楚些。’”

《遯斋闲览》云：“杜甫《赠高适》诗云：‘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愈《赠张功曹》诗云：‘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小侄阿宜》诗云：‘参军与簿尉，尘土惊劾勳，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以此明唐之参军、簿尉，有过即受笞杖之刑，犹今之胥吏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桥陵诗》：‘先帝昔晏驾，兹山朝百灵。’先帝即睿宗也。《忆昔》诗：‘忆昔先帝巡朔方，千乘万骑入咸阳。’先帝即肃宗也。《舞剑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为第一。’（“为”原作“物”，今据徐钞本校改。）《遣怀》诗：‘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先帝即明皇也。”

苕溪渔隐曰：“《唐史》：‘张垪尚宁亲公主，明皇眷垪厚，即禁中置内宅。’故子美赠之诗云：‘天上张公子，宫中汉客星。’又《长安志》：‘拾

翠殿在大明宫翰林门外，望云亭在太极宫景福殿西。’故次联云：‘赋诗拾翠殿，佐酒望云亭’，皆禁中事也。”

《后山诗话》云：“孟嘉落帽，前世以为胜绝。子美《九日诗》云：‘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傍人为正冠。’其文雅旷达，不减昔人。故谓诗非力学可致，正须胸中度世耳。”

《吕氏童蒙训》云：“潘邠老言：‘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是响字也。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是响字也。所谓响者，致力处也。’予窃以为字字当活，活则字字自响。”

洪驹父《诗话》云：“刘路左车为予言：（“予”原作“子”，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尝收得唐人杂编时人诗册，有《送惠二归故居》诗云：惠子白驹瘦，归溪惟病身。皇天无老眼，空谷滞斯人。崖蜜松花白，山杯竹叶新。柴门了生事，黄绮未称臣。真子美语也。’白驹或作驴字。”

王直方《诗话》云：“‘蛟室围青草，龙堆隐白沙。护江蟠古木，迎棹舞神鸦。破浪南风正，收帆畏日斜。云山千万叠，何处上仙槎？’此老杜《过洞庭诗》也。李希声云：‘得之江心一小石刻。’又云：‘老杜遗诗二十九篇，而《哭台州郑司户苏少监》一首，山谷云：语似不类。予最爱其叶叶自开春之句。’”

《漫叟诗话》云：“老杜诗云：‘麟角凤嘴世莫识，煎胶续弦奇自见。’又杜牧之诗云：‘天上凤凰难得髓，世间那有续弦胶。’尝见李商老云：‘事载《太平广记》。’后读东方朔《十洲记》：‘凤麟洲，其洲多凤麟，亦多仙家，煮凤喙及麟角，合煎作胶，为集弦胶，或名连金泥，以能续连弓弩断弦也。剑折，以此胶粘之。’”

#### 卷第十四

#### 卷第十四

#### 杜少陵九

苕溪渔隐曰：“《戏作花卿歌》云：‘成都猛将有花卿，学语小儿知姓名。用如快鹞风火生，见贼唯多身始轻。绵州副使著柘黄，我卿扫除即日平。子章髡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李侯重有此节度，人道我卿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细考此歌，想花卿当时在蜀中，虽有一时平贼之功，然骄恣不法，人甚苦之。故子美不欲显言之，但云‘人道我卿绝世无’，既称绝世无，‘天子何不唤取守京都’，语句含蓄，盖可知矣。山谷云：‘花卿冢（“冢”原作“家”，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在丹棱之东馆镇，至今有英气，血食其乡。’”

陈辅之《诗话》云：“荆公尝言：‘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然李赞皇云：‘譬之清风明月，四时常有，而光景常新。’又似不乏也。”

《诗眼》云：“山谷常言：‘少时曾诵薛能诗云：青春背我堂堂去，白发欺人故故生。孙莘老问云：此何人诗？对曰：老杜。莘老云：杜诗不如此。’后山谷语传师云：‘庭坚因莘老之言，遂晓老杜诗高雅大体。’传师云：‘若薛能诗，正俗所谓叹世耳。’”

山谷云：“子美入蜀下峡年月，则诗中自可见，其曰：‘九钻巴巛火，三蛰楚祠雷’，则往来两川九年，在夔府三年可知矣。”苕溪渔隐曰：“老杜又有‘十暑岷山葛，三霜楚户砧’之句，《诗谱》以谓公以乾元己亥冬至蜀，不以暑计，起明年庚子，至是为十暑，时已在湖南，独言岷山，永泰乙巳秋至云安，云安、荆湖皆楚地，至是合为五霜，而云三者，独以峡中言之。”

东坡云：“《悲陈陶》云：‘四万义军同日死。’此房琯之败也。《唐书》作陈涛，不知孰是。琯既败，犹欲持重有所伺，（“伺”原作“同”，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而中人邢延恩促战，遂大败。故此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北征》诗云：‘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此谓陈元礼也。元礼佐玄宗平内难，又从幸蜀，首建诛杨国忠之策。《洗兵马》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此张镐也。《忆昔》诗云：‘关中小儿坏纲纪’，谓李辅国也。‘张后不乐上为忙’，谓肃宗、张后也。‘为留猛士守未央’，谓郭子仪夺兵柄入宿卫也。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尝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

蔡宽夫《诗话》云：“《洗兵马》云：‘张公一生江海客，身长九尺须眉苍，征起适会风云际，扶颠始知筹策良’，说者以为张公镐也。镐虽史称有王霸大略，然当为相，收复两京时，不闻别有奇功，但有策史思明欲以范阳归顺为伪，知许叔冀临难必变二事耳。然当时亦不果用也。岂史氏或有遗邪？《唐书房琯传》：‘上皇入蜀，琯建议请诸王分镇天下。其后贺兰进明以此谗之肃宗，琯坐是卒废不用，世多悯之。’予读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云：‘物望倾心久，凶渠破胆频。’注谓‘禄山初见分镇诏书，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无能画此计者。’盖以乘舆虽播迁，而诸子各分统天下兵柄，则人心固所系矣，未可以强弱争也。今《唐史》乃不载此语。图博学多闻，尝位朝廷，且修史，其言必有自来。夫身以此废，而功之在时乃若是，于其人之利害，岂不重哉！惜乎，史臣不能为一白之也。”

《漫叟诗话》云：“命轩亭名最难事，近世士大夫，取‘幽事颇相关’命

亭曰关幽，取‘半夜水明楼’命楼曰水明，皆失诗人之本意。余尝爱竹间有亭曰听雪，曰细香，面西有轩曰可月，莲池上有亭曰观心，禅房竹间有亭曰通幽，皆取古人诗句，此为得体也。”

唐子西《语录》云：“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观甚书，余云：‘方读《晋书》。’卒问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

苕溪渔隐曰：“‘功业多归马伏波，功曹非复汉萧何。’李公彦、刘贡甫皆云：‘汉功曹曹参，非萧何也。’余读《高祖纪》：‘萧何为主吏。’孟康曰：‘主吏，功曹也。’然则子美岂误用事也。”

蔡宽夫《诗话》云：“子美《题道林岳麓寺》诗云：‘宋公放逐登临后，物色分留与老夫。’宋公，之问也。此语句法清新，故为杰出。其后唐扶《题诗》复云：‘两祠物色采拾尽，壁间杜甫真少恩。’意虽相反，而语亦秀拔。乃知文章变态，初无穷尽，惟能者得之。扶即沈传师所谓唐侍御者也。其诗他语亦称此，如‘泉清或戏蛟龙窟，殿豁数尽高帆掀，即今异鸟声不断，闻道看花春更烦’之类，与子美‘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之句，几不相上下。”

潘子真《诗话》云：“《楚国先贤传》：‘孙隽字文英，与李元礼俱娶太尉桓叔玄女，时人谓桓叔玄两女乘龙，言得婿如龙也。’杜诗云：‘门阑多喜色，女婿近乘龙。’宋景文亦云：‘承家男得凤，择婿女乘龙。’事虽不如宋之切当，（“虽”原作“而”，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至造语则杜浑厚而有工，是知文章当以韵为胜也。”

《后山诗话》云：“杜牧云：‘南山与秋色，气势两相高。’最为警绝。而子美才用一句，语益工，云：‘千崖秋气高。’”

《钟山语录》云：“杜甫固奇，就其分择之，好句亦自有数。李白虽无深意，大体俊逸，无疏缪处。刘禹锡操行极下，内结宦官，外结柳子厚，作赋甚佳，诗但才短思苦耳。”

王直方《诗话》云：“潘惇尝以诗呈山谷，云：‘凡作诗，须要开广，如老杜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之类。’惇云：‘那便到此。’山谷云：‘无此，只是初学诗一门户耳。’”

蔡宽夫《诗话》云：“文章变态，固无穷尽；然高下工拙，亦各系其人才。子美以‘盘涡鹭浴底心性，（“涡”原作“涸”，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独树花发自分明’为吴体，以‘家家养乌鬼，顿顿食黄鱼’为俳谐体，以‘江上谁家桃树枝，春寒细雨出疏篱’为新句，虽若为戏，然不害其格力。李义山‘但觉游蜂饶舞蝶，岂知孤凤忆雏鸾’，谓之当句有对，固已少贬矣。而唐末



有章碣者，乃以八句诗平侧各有一韵，如‘东南路尽吴江伴，正是穷愁暮雨天。鸥鹭不嫌斜雨岸，波涛欺得送风船。偶逢岛寺停帆看，（“停”原作“僧”，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深羨渔翁下钓眠。今古若论英达算，鸱夷高兴固无边。’自号变体，此尤可怪者也。”

苕溪渔隐曰：“余纂集《丛话》，盖以子美之诗为宗，凡诸公之说，悉以采摭，仍存标目，各志所出。今更拾遗，类次为一，以便观览焉。《江畔独步寻花绝句》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齐鲁大臣二人，而史失其名，黄四娘者独何人哉？因托此诗，以得不朽，世间幸不幸类如此。《论画》云：‘正觉良工心独苦’，用意之妙，有举世人莫知之者，此其所以独苦也。《何十一觅桤木栽》云：‘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桤木惟蜀中有之，散林而美荫，易长而可薪。又‘老翁须地坐，细细酌流霞’，今本地坐改作地主，可谓狗尾续也。《天育骠骑歌》云：‘遂令大奴守天育’，东坡题此歌于《天育骠骑图》后，写作‘大奴字天育’，则天育为大奴字也。

‘矫矫龙性合变化’，合字亦写作含字，定武有此石刻。《棕拂子》云：‘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苍蝇’，山谷言：‘事见《新唐书》适从何处来者是也，注乃引营营青蝇，其义安在哉？’余谓此说误矣。此乃元稹事，在子美后，子美以对白羽，皆前代事，信乎‘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老杜诗’，盖谓此也。《社日》云：‘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东方朔传》割肉事，乃伏日，非社日也。《史记六国表》：‘秦德公二年（“公”原作“云”，今据元本、明钞本校改。）初作伏社祠，磔狗邑四门。’自秦、汉以来，伏腊祠社，疑子美借用此事耳。《忆昔行》云：‘落日初霞闪余映，倏忽东西无不可’，王屋山中日西落而人影或在西，日东出而人影或在东，不可致诘。《南邻诗》云：‘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不全贫’，旧本栗字今作粟，子美以其园犹有芋栗可收，所以为不全贫，若园更以收粟，是岂得为贫也。《兵车行》云：‘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唐十道有河北无山东，唐都长安，自太行以东皆山东也。《哀王孙》云：‘长安城头头白乌，夜飞延秋门上呼’，头字当作颈字，盖乌无头白者。《李潮八分小篆歌》云：‘书贵瘦硬方通神’，唐初字书得晋宋之风，故以劲健相尚，至褚、薛则尤极瘦硬矣。开元、天宝以后，变为肥厚，至苏灵芝辈，几于重浊。虽其言为篆字而发，亦似有激于当时也。《送贾阁老出守汝州》云：‘云山紫逻深’，注云：‘逻，塞也，取巡逻之义。’非是。《九域图》云：‘汝州有紫逻山。’《醉歌行》云：‘风吹客衣日杲杲，树揽离思花冥冥’，此最着意深远。《赠李八秘书》云：‘往时中补右，扈蹕上元初’，然少陵罢拾遗时，是至德初，上元乃至德后，以年谱考之，信然，盖其为扈蹕上之初元耳。《前出塞九首》为戍兵作

，（“戍”原作“成”，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后出塞五首》为赴募者作，余尝细考其词，诚为不妄。《解闷》云：‘孟子论文更不疑，李陵苏武是吾师。’旧本‘李陵苏武是吾师’一句在上，兼子美自注云：‘校书郎孟云卿，则所谓孟子也。’此但论诗，俗人意谓孟轲，乃移‘孟子论文更不疑’一句在上，非也。《江南逢李龟年》云：‘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此诗非子美作，岐王开元十四年薨，崔涤亦卒于开元中，是时子美方十五岁，天宝后子美未尝至江南。学诗须先理会次序，便见工夫。如《北风诗》：‘春生南国瘴，气待北风苏。’文章之妙，最在状物处，如‘罐酱落提携’之类最佳。”

《隐居诗话》云：“元稹作李杜优劣论，先杜而后李，韩愈不以为然，作诗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何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为微之发也。元稹自谓知老杜矣，其论曰：‘上该曹、刘，下薄沈、宋。’至退之则曰：‘引手拔鲸牙，举瓢酌天浆。’夫高至于酌天浆，幽至于拔鲸牙，其思贻深远宜如何，（“贻深”原作“颐弥”，今据元本、明钞本校改。）而讷止于曹、刘、沈、宋之间邪？”

《西清诗话》云：“唐人《吊子美》：‘赋出《三都》上，诗须二《雅》求。’盖少陵远继周诗法度。余尝以经旨笺其诗云：‘与奴白饭马青刍，虽不言主人，而待奴马如此，则主人可知，与《诗》所谓言刈其楚，言秣其马，言刈其蒺，言秣其驹同意。’又：‘小城万丈余，大城铁不如，则小城难为高，大城难为坚固故也。正得古人著书互相备意。’”

《学林新编》云：“《旧唐史杜甫传》曰：‘甫永泰二年卒。’某考子美诗《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诗》、《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诗》、《大历五年正月追酬高适人日诗》，《甫志》与《传》皆云年五十九卒。案甫生于睿宗先天元年癸丑岁，卒于大历五年辛亥岁，为年五十九，则史云永泰二年卒者误也。元祐中胡资政知成都，作《草堂先生碑序》曰：‘蜀乱，先生下荆渚，泝沅、湘，上衡山，卒于耒阳。’王内翰注子美诗曰：‘大历三年，甫下峡，入湖南，游衡山，寓居耒阳，五年，一夕醉饱卒。’元祐中吕丞相作《子美诗年谱》曰：‘大历五年夏，甫还襄汉，卒于岳阳。’某尝考究杜陵及襄汉岳阳，皆无子美墓，惟耒阳县有子美墓，前贤多留题，则子美当卒于耒阳也。近世有小说《丽情集》者，首叙子美因食牛肉白酒而卒，此无据妄说不足信。今注子美诗者，亦假王原叔内翰之名，谓甫一夕醉饱卒者，无乃用小说《丽情》之语邪。”

卷第十五

卷第十五

## 骆宾王

《石林诗话》云：“旧说徐敬业败，与骆宾王俱不死，皆去为浮屠以免，宾王居杭州灵隐寺，因续宋之问诗，人始知之。而《新唐书》不载。今宋诗乃见宾王集中，惟破题‘鹜岭郁岩峩，龙宫隐寂寥’两句是宋作，自‘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以后，人因其续而录之宾王集中，或本集固自为宾王作而收之也。然宾王集乃古本，非后人所裒次者。若此诗当时已自录于集中，则宾王之不死，亦一证也。”

## 王摩诘

东坡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山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此摩诘之诗也，或曰非也，好事者以补摩诘之遗。”

《后湖集》云：“‘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垂。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回期。’此诗造意之妙，至与造物相表里，岂直诗中有画哉？观其诗，知其蝉蜕尘埃之中，浮游万物之表者也。山谷老人云：‘余顷年登山临水，未尝不读王摩诘诗，固知此老胸次，定有泉石膏肓之疾。’”

《石林诗话》云：“诗下双字极难，须是七言五言之间，除去五字三字外，精神兴致，全见于两言，方为工妙。唐人记‘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为李嘉祐诗，摩诘窃取之，非也。此两句好处，正在添漠漠阴阴四字，此乃摩诘为嘉祐点化以自见其妙，如李光弼将郭子仪军，一号令之，精彩数倍。不然，嘉祐本句但是咏景耳，人皆可到。要之，当令如老杜‘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与‘江天漠漠鸟飞去，风雨时时龙一吟’等，乃为超绝。近世王荆公‘新霜浦溆绵绵白，薄晚林峦往往青’，与苏子瞻‘浥浥炉香初泛夜，离离花影欲摇春’，此可以追配前作也。”

李希声《诗话》云：“唐人诗流传讹谬，有一诗传为两人者，如‘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既曰王维，又曰李嘉祐，以全篇考之，摩诘诗也。又‘楚乡寒食梅花时，野渡临风驻彩旗，草色连云人去住，水纹如谷燕差池’，既见《杜牧集》中，又《刘梦得外集》作八句，其后云：‘朱幡尚忆群飞雉，青绶初联左顾龟，非是湓城白司马，水曹何事与新诗。’考其全篇，梦得诗也。然前四句，绝类牧之。”

《雪浪斋日记》云：“古人下连绵字不虚发，如老杜‘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退之云：‘月吐窗炯炯’，皆造微入妙。”

《后山诗话》云：“右丞、苏州，皆学于陶，王得其自在。”

## 韦苏州

韩子苍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玄宗，豪纵不羁，玄宗崩，始折节务读书。然余观其人，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与豪纵者不类。其诗清深妙丽，虽唐诗人之盛，亦少其比，又岂似晚节把笔学为者，岂苏州自序之过与？然天宝间不闻苏州诗，则其诗晚乃工，为无足怪。高适年五十始学诗，亦遂名家，非才本绝人，莫能尔也。宋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苏州，自欧阳公尚未之爱。宋景文作《唐书文艺传》，举唐之能文者皆在，至于苏州，则以为史家轶其行事，故不书，此岂知史法哉？”

蔡宽夫《诗话》云：“苏州诗律深妙，白乐天辈固皆尊称之，而行事略不见《唐史》为可恨。以其诗语观之，其人物亦当高胜不凡。《刘禹锡集》中有《大和六年举自代》一状，然应物《温泉行》云：‘北风惨惨投温泉，忽忆先皇巡幸年，身骑厩马引天仗，直至华清列御前。’则尝逮事天宝间也，不应犹及大和，恐别是一人，或《集》之误。”

苕溪渔隐曰：“《苏州集》有《燕李录事》诗云：‘与君十五侍皇闈，晓拂炉烟上玉墀’，又《温泉行》云：‘出身天宝今几年，顽钝如锤命如纸’，余以《编年通载》考之，天宝元年至大和六年，计九十一年，应物于天宝间已年十五，及有出身之语，不应能至大和间也。蔡宽夫云：‘刘禹锡所举，别是一人’，可以无疑矣。”

《吕氏童蒙训》云：“徐师川言：‘人言苏州诗，多言其古淡，乃是不知言苏州诗。自李、杜以来，古人诗法尽废，惟苏州有六朝风致，最为流丽。’”

《隐居诗话》云：“韦应物古诗胜律诗。李德裕、武元衡则律诗胜古诗，五字句又胜七字；张籍、王建诗格极相似；李益古律诗相称：然皆非应物之比也。”

《后湖集》云：“余每读苏州‘漠漠帆来重，冥冥鸟去迟’之语，未尝不茫然而思，喟然而叹，嗟乎，此余晚泊江西十年前梦耳。自余奔窜南北，山行水宿，所历佳处固多，欲求此梦，了不可得，岂蒹葭莽苍，无三湘七泽之壮，雪蓬烟艇，无风樯阵马之奇乎？抑吾且老矣，壮怀销落，尘土坳没，而无少日烟霞之想也？庆长笔端丘壑，固自不凡，当为余图苏州之句于壁，使余隐几静对，神游八极之表耳。”

《石林诗话》云：“读古人诗，多意有所喜处，诵忆之久，往往不觉误用为己语。‘绿阴生昼寂，孤花表余春’，此《苏州集》中为警策，而荆公诗乃有‘绿阴生昼寂，幽草弄秋妍’之句，大抵荆公阅唐人诗多，观《百家诗选》可见也。如苏子瞻‘山围故国城空在，潮打西陵意未平’，此非误用，直取旧句，纵横役使，知彼我为辨耳。”



《冷斋夜话》云：“《琥珀诗》曰：‘曾为老茯苓，元是寒松液，蚊蚋落其中，千年犹可覩。’旧说松液沦入地，千年所化，今烧之尚作松气。其琥珀中有形如蜂。然此物自外国来，今地有茯苓处，皆无琥珀，不知韦公何以知之？”

蔡宽夫《诗话》云：“王摩诘、韦苏州集载裴迪、丘丹唱和诗，其语皆清丽高胜，常恨不多见，如迪‘安禅一室内，左右竹亭幽。有法知不染，无言谁敢酬。鸟飞争向夕，蝉噪意先秋。烦暑自兹退，清凉何处求？’如丹‘卖药有时至，自知往来疏。遽辞池上酌，新得山中书。步出芙蓉府，归乘轂觫车。猥蒙招隐作，岂愧班生庐。’其气格殆不减二人，非唐中叶以来，嚶嚶以诗鸣者可此。乃知古今文士，堙灭不得传于子孙者，不可胜数。然士各言其志，共隐显亦何足多较。观两诗趣尚，其胸中殆非汲汲于世者，正尔无闻，亦何所恨。其姓名偶见二人集，亦未必不为幸也。”

### 孟浩然

《漫叟诗话》云：“孟浩然诗：‘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闻之，曰：‘卿自弃朕，朕何尝弃卿。’孟贯诗：‘不伐有巢树，多移无主花。’周世宗闻之，曰：‘朕伏叛吊民，何谓有巢无主？’二子正坐诗穷，所谓转喉触讳。”

《隐居诗话》云：“孟浩然入翰苑，访王维，适明皇驾至，浩然仓黄伏匿，维不敢隐而奏知，明皇曰：‘吾闻此人久矣。’召使进所业，浩然诵‘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皇曰：‘吾未尝弃卿，何诬之甚也。’因放归襄阳。世传如此。而《摭言》诸书载之尤详。且浩然布衣阑入宫禁，又犯行在所，而止于放归，明皇宽假之亦至矣，乌在以一弃字而议罪乎？”

《吕氏童蒙训》云：“浩然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但详看此等语，自然高远。”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尝谓余云：‘作诗使《史》《汉》间全语，为有气骨。’后因读浩然诗见‘以吾一日长’，‘异方之乐令人悲’及‘吾亦从此逝’，方悟山谷之言。”

《后山诗话》云：“子瞻谓浩然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

### 卷第十六

### 卷第十六

### 韩吏部上

东坡云：“退之《示儿》云：‘主妇治北堂，膳服适戚疏。恩封高平君

，子孙从朝裾。开门问谁来，无非卿大夫。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又云：‘凡此坐中人，十九持钧枢。’所示皆利禄事也。至老杜则不然，《示宗武》云：‘试吟青玉案，莫羨紫香囊。应须饱经术，已似爱文章。十五男儿志，三千弟子行。曾参与游夏，达者得升堂。’所示皆圣贤事也。”

蔡宽夫《诗话》云：“旧说退之子不惠，读金根车，改为金银，然退之《赠张籍诗》所谓‘召令吐所记，解摘了瑟僖’，则不应不识字也。白乐天晚极喜李义山诗文，尝谓我死得为尔子足矣。义山生子，遂以白老字之，即长，略无文性。温庭筠尝戏之曰：‘以尔为乐天后身，不亦忝乎？’然义山有‘衮师我娇儿，美秀乃无匹’之句，其誉之亦不减退之，不知诗之所称，乃此二子否乎？不然，二人之后，何其无闻也。”

《唐语林》云：“退之二侍妾，一曰绛桃，一曰柳枝，皆能歌舞。《初使王庭湊至寿阳驿绝句》云：‘风光欲动别长安，春半边城特地寒，不见园花并巷柳，马头惟有月团团。’盖寄意二姝。逮归，柳枝逾垣遁去，家人追获，故《镇州初归诗》云：‘别来杨柳街头树，摆乱春风只欲飞，惟有小园桃李在，留花不发待郎归。’自是专宠绛桃矣。”

孔毅夫《杂说》云：“退之晚年有声妓，而服金石药，张籍《哭退之诗》云：‘中秋十五夜，圆魄天差清，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箏。’白乐天《思旧诗》云：‘闲日一思旧，旧游如目前。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退之尝讥人不解文字饮，而自败于女妓乎？作《李博士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乎？”

《后山诗话》云：“退之诗云：‘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臙羶，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而老有二妓，号绛桃、柳枝，故张文昌云：‘为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箏’也。又为《李千志》，叙当世名贵，服金石药，欲生而死者数辈，着之石，藏之地下，岂为一世戒邪，而竟以药死。故白傅云：‘退之服硫黄，一病竟不痊’也。”

《西清诗话》云：“张耒文潜云：‘东坡尝言退之诗：长安众富儿，盘馔罗臙羶，不解文字饮，惟能醉红裙。疑若清苦自饰者，至云：艳姬踏筵舞，清眸射剑戟，则知此老子个中兴复不浅。文潜戏答曰：爱文字饮者，与俗人沽酒同科。’”

苕溪渔隐曰：“古今听琴阮琵琶箏瑟诸诗，皆欲写其音声节奏，类以景物故实状之，大率一律，初无中的句互可移用，是岂真知音者。但其造语藻丽，为可喜耳。‘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此退之听琴诗也。‘孤禽晓警秋野露，空涧夜落春岩泉

’，又‘经纬文章合，调和雌雄鸣。飒飒骤风雨，隆隆隐雷霆。无射变凛冽，黄钟催发生。咏歌文王《雅》，怨刺《离骚》《经》。二《典》意澹薄，三《盘》语丁宁。’此永叔听琴诗也。‘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扣门，山僧未闲君勿嗔。’此子瞻听琴诗也。‘春天百鸟语撩乱，风荡杨花无畔岸。微露愁猿抱山木，玄冬孤鸿度云汉，斧斤丁丁空谷樵，幽泉落涧夜萧萧。十二峰前巫峡雨，七八月后钱塘潮。孝子流离在中野，羈臣归来哭亡社。空床思妇感蟋蟀，暮年遗老依桑柘。’此鲁直听琴诗也。‘寒虫催织月笼秋，独雁叫群天拍水。楚国羈臣放十年，汉宫佳人嫁千里。深闺洞房语恩怨，紫燕黄鹂韵桃李。楚狂行歌惊市人，渔父孳舟在葭苇。’此鲁直听摘阮诗也。‘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滩。’又‘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此乐天听琵琶诗也。‘一弹既罢又一弹，珠幢夜静风珊珊。低回慢弄关山思，坐对燕然秋月寒。月寒一声深殿磬，骤弹曲破音繁并。百万金铃旋去声玉盘，醉落满船皆暂醒。’又‘猿鸣雪岫来三峡，鹤唳晴空闻九霄。’此微之听琵琶诗也。‘湘水冷波惭鼓瑟，秦楼明月罢吹箫。寒敲白玉声何婉，暖逼黄莺语自娇。’此王仁裕听琵琶诗也。‘春风和暖百鸟语，晓确山路行人行。啄木飞从何处来？花间叶底时丁丁。林空山静啄愈响，行人举头飞鸟惊。’此永叔听琵琶诗也。‘八鸾锵锵渡银汉，九雏威凤鸣朝阳。’又‘冯夷跼跼舞淥波，蛟人出听停绡梭。’此梦得听箏诗也。‘绵蛮巧啜花间舌，呜咽交流冰下泉。’此永叔听箏诗也。‘江妃出听雾雨愁，白浪翻空动浮玉。唤取吾家双凤槽，遣作三峡孤猿号。与君合奏《芳春调》，啄木飞来霜树杪。’此子瞻听箏诗也。永叔、子瞻谓退之听琴诗，乃是听琵琶诗。僧义海谓子瞻听琴诗丝声，八音宫角皆然，何独琴也。互相讥评，终无确论。如玉谿生《锦瑟诗》云：‘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亦是以景物故实状之，若移作听琴阮等诗，谁谓不可乎？”

《西清诗话》云：“三吴僧义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尝问东坡：‘琴诗孰优？’东坡答以退之《听颖师琴》，公曰：‘此只是听琵琶耳。’或以问海，海曰：‘欧阳公一代英伟，然斯语误矣。昵昵儿女语，恩怨相尔汝。言轻柔细屑，真情出见也。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精神余溢，竦观听也。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纵横变态，浩乎不失自然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又见颖孤绝，不同流俗下俚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失势一落千丈强。起伏抑扬，不主故常也。皆指下丝声妙处，惟琴为然。琵琶格上声，乌能尔邪？退之深得其趣，未易讥评也。’东坡后有《听惟贤琴诗》云：‘大弦春温



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识宫与角，但闻牛鸣盎中雉登木。门前剥啄谁扣门，山僧未闲君莫嗔。归家且觅千斛水，洗尽从来箏笛耳。’诗成欲寄欧公而公亡，每以为恨。客复以问海，海曰：‘东坡词气倒山倾海，然亦未知琴。春温和且平，廉折亮以清，丝声皆然，何独琴也？又特言大小弦声，不及指下之韵。牛鸣盎中雉登木，概言宫角耳，八音宫角皆然，何独丝也。’闻者以海为知言。余尝考今昔琴谱，谓宫者非宫，角者非角，又五调迭犯，特宫声为多，与五音之正者异，此又坡所未知也。”苕溪渔隐曰：“东坡尝因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词，亦取退之《听颖师琴诗》，稍加櫟括，使就声律，为《水调歌头》以遗之，其《自序》云：‘欧公谓退之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耳。余深然之。’观此，则二公皆以此诗为听琵琶矣。今《西清诗话》所载义海辨证此诗，复曲折能道其趣，为是真听琴诗。世有深于琴者，必能辨之矣。”

《高斋诗话》云：“白乐天《琵琶行》云：‘曲罢曾令善才伏’，而善才姓名不见于传记，后见《琵琶录》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纲，皆能琵琶。’又有裴兴奴，与曹同时，《乐府杂录》云：‘纲善为运拨，兴奴长于拢捻，时人谓纲有右手，兴有左手。’乐天又有《听曹纲琵琶示重莲诗》曰：‘谁能截得曹纲手，插向重莲红袖中？’”

苕溪渔隐曰：“东坡《听琵琶诗》云：‘何异乌孙送公主，碧天无际雁行高。’乃用《文选王明君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尔。’则琵琶非起于明君，盖前已有也。《释名》云：‘琵琶本胡中马上所鼓也，四弦象四时也。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后曰琶，因以为名焉。’”

《后山诗话》云：“欧阳公谪永阳，闻其倅杜彬善琵琶，酒间请之，正色盛气而谢不能，公亦不复强也。后彬置酒，数行，遽起还内，微闻丝声，且作且止，而渐近，久之，抱器而出，手不绝弹，尽莫而罢。公喜甚，过所望也。故公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自从彬死世莫传，皮弦世未有也。”苕溪渔隐曰：“唐贺怀智于明皇时弹琵琶，以石为槽，鷓鸡筋作弦，用铁为拨。今杜彬以皮为弦，各自是一家也。”

蔡宽夫《诗话》云：“近时乐家，多为新声，其音谱转移，类以新奇相胜，故古曲多不存。顷见一教坊老工言，惟大曲不敢增损，往往犹是唐本，而弦索家守之尤严。故言《凉州》者，谓之濩索，取其音节繁雄，言《六么》者，谓之转关，取其声调闲婉。元微之诗云：‘《凉州》大遍最豪嘈，《录要》散序多笼捻。’濩索转关，岂所谓豪嘈笼捻者邪？唐起乐皆以丝声，竹声次之，乐家所谓细抹将来者是也。故王建《宫词》云：‘琵琶先抹《绿腰》头，小



管丁宁侧调愁。’近世以管色起乐，而犹存细抹之语，盖沿袭弗悟尔。《绿腰》本名《录要》，后讹为此名，今又谓之《六么》。然《六么》自白乐天时已若此云，不知何义也。”

《冷斋夜话》云：“世传琴曲宫声十小调，皆隋贺若弼所制，最为绝妙。一《不博金》，二《不换玉》，三《峡泛》，四《越溪吟》，五《越江吟》，六《孤猿吟》，七《清夜吟》，八《叶下闻蝉》，九《三清》，十亡其名，琴家但名《贺若》而已。太宗尤爱之，为之改《不博金》曰《楚泽涵秋》，《不换金》曰《塞门积雪》，仍命词臣各探调制词。时北门学士苏易简探得《越江吟》，其词曰：‘神仙神仙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春风晚，翠云开处，隐隐金舆挽，玉麟背吟清风远。’又一本云：‘非云非烟瑶池宴，片片碧桃，零落黄金殿。虾须半卷天香散，春云和，孤竹清婉入霄汉。红颜醉态，烂熳金舆转，霓旌影乱箫声远。’此篇胜前篇也。”

东坡云：“琴曲有《瑶池燕》，其词既不佳，而声亦怨咽，或改其词作《闺怨》云：‘飞花成阵，春心困，寸寸别肠多愁闷，无人问。偷啼自搵残妆粉，抱瑶琴寻出新韵，玉纤趁。南风未解幽愠，低云鬓，眉峰敛晕娇和恨。’”

《西清诗话》云：“退之《宿龙宫滩诗》云：‘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黄鲁直曰：‘退之裁听水句尤见工，所谓浩浩汤汤抑更扬者，非谪客里夜卧，饱闻此声，安能周旋妙处如此邪？’”

蔡宽夫《诗话》云：“前史称王筠善押强韵，固是诗家要处。然人贪于捉对用事者，往往多有趁韵之失。退之笔力雄贍，务以词采凭陵一时，故间亦不免此患。如《和席八》‘绛阙银河晓，东风右掖春’诗，终篇皆叙西垣事，然其一联云：‘傍砌看红药，巡池咏白蘋。’事除柳浑外，别无出处，若是用此，则于前后诗意无相干，且趁蘋字韵而已。然则人亦有事非当用，而炉锤馱驾，若出自然者。杜子美《收京诗》，以樱桃对枳杜，荐樱桃事，初若不类，及其云‘赏因歌《枳杜》，归及荐樱桃’，则浑然天成，略不见牵强之迹，如此乃为工耳。”

《雪浪斋日记》云：“退之参李、杜，透机关，于《调张籍》诗见之，自‘我愿生两翅，捕逐出八荒’以下，至‘乞君飞霞珮，与我高颀颀’，此领会语也。从退之言诗者多，而独许籍者，以有见处可以传衣钵耳。”（“钵”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

卷第十七

卷第十七

韩吏部中

蔡宽夫《诗话》云：“退之阳山之贬，史不载所由，以其诗考之，亦为王

叔文、韦执谊等所排尔，所谓‘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也。时柳子厚、刘禹锡同为御史。二人于退之最为厚善，然至此不能无疑，故其诗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二子不应尔，欲疑断还不。’盖伾、文用事时，亦极力网罗人物，故韩、柳辈皆在彀中。然退之岂终为人役者，虽不能自脱离，而视刘、柳终有间。及其为《永贞行》，愤疾至云：‘数君匪亲岂其朋’，又曰：‘吾尝为僚情可胜’，则亦见其坦夷尚义，待朋友终始也。退之与李宗闵俱裴晋公征淮西时幕客也，退之作《南山有高木》及《猛虎行》赠宗闵，皆略尽其终身所为。然退之亡恙时，宗闵才为中书舍人，其所为尚未暴，自钱徽贬后，牛、李之憾始结，至其为相，则退之死久矣，遂有封川之行，所谓‘前汝下视鸟，各议汝瑕疵，乌鹊从噪之，虎不知所归’者，何其明验也。”

东坡云：“书之美者，莫如颜鲁公，然书法之坏自鲁公始；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

《漫叟诗话》云：“《符读书城南诗》云：‘少长聚嬉戏，不殊同队鱼。’世人多读为长少之少，及阅《汉史匈奴传》云：‘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即能射狐兔。’乃知少为多少之少。”

孔毅夫《杂记》云：“退之诗好押狭韵，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叠用韵之为病也。《双鸟诗》押两头字，《李花诗》押两花字。”苕溪渔隐曰：“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亦押两闲字，‘日夜不得闲’，‘君子不可闲’。盖退之好重叠用韵，以尽己之诗意，不恤其为病也。”

《学林新编》云：“杜子美《饮中八仙歌》曰：‘知章骑马似乘船’，又曰：‘天子呼来不上船’；一曰：‘眼花落井水底眠’，又曰：‘长安市上酒家眠’；一曰：‘汝阳三斗始朝天’，又曰：‘举觞白眼望青天’；一曰：‘皎如玉树临风前’，又曰：‘苏晋长斋绣佛前’，又曰：‘脱帽露顶王公前’，此歌三十二句，而押二船字、二眠字、二天字、三前字。近时论诗者曰：‘此歌一首是八段，不嫌于重用韵也。’某案：子美此歌，以《饮中八仙歌》五字为题，则是一歌也。此歌首尾于船字韵，中押未尝移别韵，则非分为八段。盖子美古律诗重用韵者亦多，况于歌乎？如《园人送瓜诗》曰：‘沈浮乱冰玉，爱惜如芝草’，又曰：‘园人非故侯，种此何草草’，一篇押二草字也。《上后园山脚》诗曰：‘蓐收困用事，元冥蔚强梁’，又曰：‘登高欲有往，荡析川无梁’，一篇押二梁字也。《北征》诗曰：‘维时遇艰虞，朝野少暇日’，又曰：‘老夫情怀恶，呕泄卧数日’，一篇押二日字也。《夔府咏怀》诗曰：‘虽云隔礼数，不敢坠周旋’，又曰：‘淡交随聚散，泽国绕回旋’，一篇押二旋字也。《赠李八秘书》诗曰：‘事殊迎代邸，喜异赏朱虚’

’，又曰：‘风烟巫峡远，台榭楚宫虚’，一篇押二虚字也。《赠李邕》诗曰：‘放逐早联翩，低垂困炎厉’，又曰：‘哀赠终萧条，恩波延揭厉’，一篇押二厉字也。《赠汝阳王》诗曰：‘自多亲棣萼，谁敢问山陵’，又曰：‘《鸿宝》今宁秘，丹梯庶可陵’，一篇押二陵字也。《喜薛璩岑参迁官》诗曰：‘栖迟分半菽，浩荡逐浮萍’，又曰：‘仰思调玉烛，谁定握青萍’，一篇押二萍字也。《寄贾岳州严巴州两阁老》诗曰：‘讨胡愁李广，奉使待张骞’，又曰：‘如公尽雄雉，志必在腾骞’，一篇押二骞字也。子美诗如此类甚多。虽然，子美非创意为此者，盖有所本也。案《文选》载《古诗》曰：‘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又曰：‘音响一何悲，弦悲知柱促’，一篇押二促字也。曹子建《美女篇》曰：‘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木”原作“冰”，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又曰：‘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一篇押二难字也。谢灵运《述祖德诗》曰：‘段生蕃魏国，展季救鲁人’，又曰：‘外物辞所赏，励志故绝人’，一篇押二人字也。又《南圃诗》曰：‘樵隐俱在山，由来事不同’，又曰：‘赏心不可忘，妙善冀皆同’，一篇押二同字也。又《初去郡》诗曰：‘或可优贪竞，岂足称达生’，又曰：‘毕娶类尚子，薄游似邴生’，一篇押二生字。陆士衡《拟古诗》曰：‘此思亦何思，思君徽与音’，又曰：‘惊飙蹇反信，归云难寄音’，一篇押二音字。又《豫章行》曰：‘泛舟清川渚，遥望江山阴’，又曰：‘寄世将几何，日昃无停阴’，一篇押二阴字。阮嗣宗《咏怀诗》曰：‘何当行路子，磬折忘所归’，又曰：‘黄鹄游四海，中路将安归’，一篇押二归字。江淹《杂体诗》曰：‘韩公沦卖药，梅生隐市门’，又曰：‘太平多欢娱，飞盖东都门’，一篇押二门字。王仲宣《从军诗》曰：‘连舫逾万艘，带甲千万人’，又曰：‘我有素餐责，诚愧伐檀人’，一篇押二人字。古人诗自有体格，杜子美亦效古人之作耳。韩退之《赠张籍》诗，二篇押二更字、二阳字，又《岳阳楼别窦司直》诗，押二向字，又《李花》诗押二花字，又《双鸟诗》押二州字、二头字、二秋字、二休字，又《和卢郎中送盘谷子诗》押二行字，又《示爽》诗押二愁字，又《叉鱼》诗押二销字，《寄孟郊诗》押二奥字，《此日足可惜》诗押二光字。白乐天《渭村退居诗》押二房字，《梦游春诗》押二行字，《寄元微之诗》押二夷字，《出守杭州路次蓝溪诗》押二水字，《游悟真寺诗》押二槃字。其余诗人，如此叠用韵者甚多，不可具举，意到即押耳，奚独于《饮中八仙歌》而致怪邪？子瞻《送江公著》诗曰：‘忽忆钓台归洗耳’，又曰：‘亦念人生行乐耳’，自注曰：‘二耳义不同，故得重用。’盖子瞻自不必注。”

山谷云：“老杜《饮中八仙歌》，船字眠字天字韵各再押，前字韵凡三押，此歌分八篇，人人各异，虽重用韵无害，亦《周诗》分章之意耳。”

《三山老人语录》云：“白乐天《寄刘梦得诗》，有‘叹蚤白无儿’之句，刘赠诗曰：‘莫嗟华发与无儿，却是人间久远期。雪里高山头蚤白，海中仙果子生迟。于公必有高门庆，谢守何烦晓镜悲。幸免如新分非浅，祝君长咏梦熊诗。’注云：‘高山本高于门使之高，二义殊，古之诗流晓此。’唐人忌重叠用字如此。今人诗叠用字者甚多，东坡一诗犹两耳字韵，亦曰义不同。”

《学林新编》云：“《冷斋夜话》曰：‘杜子美《彭衙行》押二餐字。’某案《彭衙行》曰：‘小儿强解事，故索苦李餐。’又曰：‘众雏烂漫睡，唤起沾盘飧。’然则子美押餐飧二字者义不同，《冷斋》误矣。餐，千安切，飧音孙，《代檀》诗曰：‘不素餐兮’，又曰：‘不素飧兮’。《毛诗传》云：‘熟食曰飧。’《孟子》：‘饔飧而治’，赵氏注云：‘夕食曰飧。’盖盘飧者，《左氏传》所谓‘盘飧寘璧’者也，故凡言盘飧皆当用飧字，不常用餐字。按《广韵》上平声《二十三魂》字韵中有飧字，《二十五寒》字韵中有餐字，子美《彭衙行》于两韵中通押，盖唐人诗文用韵如此。本朝始令礼部撮《广韵》之要略者，使学者用之，而限以独用之文，故如餐飧二字，不得同韵而押矣。子美《示从孙济》诗曰：‘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园》诗曰：‘畦蔬远茅屋，自足媚盘飧。’《赠孟氏》诗曰：‘承颜胝手足，坐客强盘飧。’《别李义》诗曰：‘努力慎风水，岂惟数盘飧。’此数诗或用魂字韵中押，或于寒字韵中押者，此谓之唐人用韵之例也。凡上有盘字，则下当用飧字，而子美诗集中亦或用盘餐字，当是传写刊字之讹，子美不应误用字也。”

《少陵诗年谱》云：“《饮中八仙歌》云：‘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李适之自左相罢政，尝赋诗云：‘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集中误为‘称世贤’。”

《隐居诗话》云：“退之《李花诗》云：‘夜领张彻投卢仝，乘云共到玉皇家。长姬香御四罗列，缟裙练帨无等差。’及《赠卢仝》诗曰：‘买羊沽酒谢不敏，偶逢明月濯桃李’，即此时也。李渤、石洪、温造为处士，纯盗虚名，韩愈虽与之游，而多侮薄之，所谓‘水北山人得声名，去年去作幕下士。水南山人今又往，鞍马仆从照闾里。少室山人索价高，两以谏官征不起。彼皆刺口论世事，有力未免遭驱使。’夫为处士，乃刺口论世事，希声名，愿驱使，又要索高价似玉，饰仆御以夸闾里，此何等人也，其侮薄之甚矣。又《送石洪诗》曰：‘长把种树书，人言避世士。忽骑将军马，自号报恩子。去去事方急，酒行可以起。’此尤可笑也。”

《石林诗话》云：“《双鸟诗》殆不可晓，顷尝以问苏丞相子容，云：‘意似是指佛老二学。’以其终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读皇甫湜公安园池诗作诗题其后》，其中有数



句不可晓，盖本脱误也。尝得一善本，乃二诗，仍多八字，一云：‘晋人目二子，其犹吹一吷。区区自其下，顾肯挂牙舌。《春秋》书王法，不诛其人身。《尔雅》著虫鱼，定非磊落人。湜也困公安，不自闲其闲。穷年枉智思，掎摭粪壤间。粪壤多污秽，岂有臧不臧。诚不如两忘，但以一概量。’一云：‘我有一池水，蒲苇生其间。虫鱼沸相嚼，日夜不得闲。我初往观之，其后益不观；观之乱我意，不如不观完。用将济诸人，舍得业孔颜。百年讵几时，君子不可闲。’”

《类苑》云：“退之《见神仙亦不伏》云：‘我宁屈曲自世间，安能从汝巢神山。’《赋谢自然》则曰：‘童騃无所识’，作《谁氏子》则曰：‘不从而诛未晚耳’，惟《华山女》诗颇假借，不知何以得此。”

唐子西《语录》云：“退之作古诗，有故避属对者，‘淮之水舒舒，楚山且从丛’是也。”

《后山诗话》云：“《南食》诗：‘蜆实如惠文’，《山海经》曰：‘蜆如惠文。’惠文，秦冠也。‘蚝相粘如山’，蚝，牡蛎也。”

《冷斋夜话》云：“《赠同游诗》：‘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山谷曰：‘吾儿时每哦此诗，而了不解其意，自谪峡川，吾年五十八矣，时春晚，忆此诗，方悟之。唤起、催归，二鸟，名若虚设，故人不自觉耳。古人于小诗，用意精深如此，况其大者乎。催归，子规鸟也。唤起，声如络纬，圆转清亮，偏于春晓鸣，亦谓之春唤。’”

《雪浪斋日记》云：“退之《征蜀联句》云：‘始去杏飞蜂，及归柳嘶螿’，语新意妙。《诗》曰：‘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亦记时也。”苕溪渔隐曰：“山谷亦有‘去时鱼上冰，归来燕哺儿’之句。”

《三山老人语录》云：“扬子云《法言》：‘鸿飞冥冥，弋人何慕焉。’一本慕作纂。退之诗：‘肯效屠门嚼，久嫌弋者纂。’”

《高斋诗话》云：“退之诗云：‘柳花还漠漠，江燕正飞飞。’盖取老杜‘清秋燕子正飞飞’，老杜又取古乐府陆机《悲哉行》云：‘飞飞燕弄声。’”

《隐居诗话》云：“班固云：‘《春秋》五传，谓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邹氏、夹氏也。’又云：‘邹氏无书，夹氏未有书。’而韩愈《赠卢仝诗》云：‘《春秋》五传束高阁，独把遗编究终始’，不知此二传果何等书。”

卷第十八

卷第十八

韩吏部下

东坡云：“欧阳文忠公言：‘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谓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欲效此作一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退之寻常诗自谓不逮李、杜，至于‘昔寻李愿向盘谷’一篇，独不减子美。”

《后山诗话》云：“退之《上尊号表》曰：‘析木天街，星宿清润，北岳医闾，神鬼受职。’曾子固《贺赦表》曰：‘钩陈太微，星纬咸若，昆崙渤澥，涛波不惊。’世莫能轻重之也，后当有知之者。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耳。杨文公笔力豪瞻，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耳。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次”字原作空白，今据宋本校补。）王特进暮年表奏亦工，但伤巧耳。”

蔡宽夫《诗话》云：“退之《和裴晋公征淮西时过女儿山诗》云：‘旗穿晓日云霞杂，山倚秋空剑戟明。敢请相公平贼后，羸携诸吏上峥嵘。’而晋公之诗无见，惟《白乐天集》载其一联云：‘待平贼垒报天子，莫指仙山示老夫。’方时意气自信不疑如此，岂容令狐楚辈沮挠乎？晋公文字世不传，晚年与刘、白放浪绿野桥，多为唱和，间见人文集，语多质直浑厚，计应似其为人。如‘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之句，可谓深婉。李文定公迪在中书，尝讽诵此二句，亲书于壁。”

蔡宽夫《诗话》云：“退之《石鼓歌》云：‘逸少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观此语便知退之非留意于书者，今洛中尚有石刻题名，信不甚工。柳子厚书迹，湖湘间多有其碑刻，而体不一，或疑有假托其名者，惟《南岳弥陀和尚碑》最善，大底规模虞永兴矣。然不知所谓‘柳家新样元和脚’者如何也。杜子美云：‘书贵瘦硬方通神。’予家有其父闲所书《豆卢府君德政碑》，简远精劲，多出于薛稷、魏华，此盖自其家法言之。白乐天不甚论书，然今世士大夫尚有藏其真迹者，如钱文僖家一二帖，为体精彩，殆不减徐会稽也。”

东坡云：“《游青龙寺》诗，终篇言赤色，莫晓其故。尝见小说，郑虔寓青龙寺，贫无纸，取柿叶学书，九月，叶赤而实红。退之诗乃谓此也。”

苕溪渔隐曰：“退之《赤藤杖》诗：‘空堂昼眠倚牖户，飞电著壁搜蛟螭。’故东坡《铁柱杖诗》云：‘入怀冰雪生秋思，倚壁蛟龙护昼眠。’山谷《筇竹杖赞》：‘涪翁昼寝，苍龙挂壁。’皆用退之诗也。”

《隐居诗话》云：“‘剥苔吊斑林，角黍饵沉冢’，竹有黑点谓之斑竹，非也，湘中斑竹方生时，每点上有苔钱，封之甚固，土人斫竹浸水中，用草壤洗去苔钱，则紫晕烂斑可爱，此真斑竹也。”苕溪渔隐曰：“斑竹惟清湘有

之，鲜紫倒晕如血色，天生如此，即未尝每点上有苔钱封之。余往来清湘屡矣，尝观采此斑竹，以为拄杖，但向阳一面斑点多，极难得通转斑点者。若广右、藤、梧之间，别有一种斑竹，极大而斑色紫黑，不甚佳，间有苔藓封之，非尽有也。”

《隐居诗话》云：“沈括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择，治平中同在馆下谈诗，存中曰：‘韩退之诗乃押韵之文耳，虽健美富赡，而格不近诗。’吉甫曰：‘诗正当如是，我谓诗人以来，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择是吉甫，四人交相诘难，久而不决，公择忽正色谓正仲曰：‘君子群而不党，公何党存中也？’正仲勃然曰：‘我所见如是，顾岂党邪！以我偶同存中遂谓之党，然则君非吉甫之党乎？’一座大笑。予每评诗，多与存中合。予顷年尝与王荆公评诗，余谓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健美，但恨其少余味耳。荆公曰：‘不然，如行人仰头飞鸟惊之句，亦可谓有味矣。’然至今思之，不见此句之佳，亦竟莫原荆公之意，信乎所见之殊，不可强同也。”

山谷云：“会合联句，孟郊、张彻与焉，四君子皆佳士，故意气相入，杂然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联句，尝病笔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棋耳。”

《吕氏童蒙训》云：“徐师川问山谷云：‘人言退之、东野联句，大胜东野平日所作，恐是退之有所润色。’山谷云：‘退之安能润色东野，若东野润色退之，即有此理也。’”

《后山诗话》云：“欧阳公谓退之为《樊宗师墓志》，便似樊文。其始出于司马子长，为《长卿传》，如其文。惟其过之，故兼之也。”苕溪渔隐曰：“退之为《子厚罗池庙碑》，子瞻为《退之潮州庙碑》，二文高妙，岂非如欧公之言乎！”

《隐居诗话》云：“诗恶蹈袭古人之意，亦有袭而愈工，若出于己者，盖思之愈精，则造语愈深也。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祸将溢世。’韩愈则曰：‘欢华不满眼，咎责塞两仪。’李华《吊古战场文》曰：‘其存其没，家莫闻知，人或有言，盖将信疑，娟娟心目，梦寐见之。’陈陶则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盖工于前也。”

蔡宽夫《诗话》云：“世传陈陶诗数百篇，间有佳语，如‘中原不是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之类，人多传诵之。龙袞《江南野录》为《陶传》，称其得道不死，开宝间犹无恙。然唐末人曹松、方干之徒，皆有哭陶诗，则陶之死久矣，不知袞何所据乎？陶见于唐末，而集中乃有《赠高闲歌》，若尔，亦自当年百余岁。唐诗人如刘商，皆传为仙去，固不可知，但既有哭之人，则知其死不诬耳。”

《漫叟诗话》云：“诗中有一字，人以私意窜易，遂失古人一篇之意，若‘相公亲破蔡州来’，今‘亲’字改作‘新’字是也。”苕溪渔隐曰：“《酬王二十舍人雪中见寄》云：‘三日柴门拥不开，阶庭平满白皑皑，今朝踏作琼瑶迹，为有诗从凤沼来。’今‘从’字改作‘仙’字，则失诗题见寄之意也。”

蔡宽夫《诗话》云：“子美诗善叙事，故号诗史。其律诗多至百韵，本末贯穿如一辞，前此盖未有。然荆公作《四家诗选》，而长韵律诗皆弃不取，如《夔府书怀一百韵》亦不载。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而《诗选》亦无有，皆不可解。公宜自有旨也。”苕溪渔隐曰：“退之诗如‘何人有酒身无事，谁家多竹门可款’之句，尤闲远有味。”

王直方《诗话》云：“洪龟父言山谷于退之诗，少所许可，最爱《南溪始泛》，以为有诗人句律之深意。”

《吕氏童蒙训》云：“渊明、退之诗，句法分明，卓然异众。惟鲁直为能深识之。学者若能识此等语，自然过人。阮嗣宗诗亦然。”苕溪渔隐曰：“洪龟父谓山谷于退之诗少所许可。龟父乃鲁直之甥，其言有自来矣。若居仁之言，殊未可信也。”

《隐居诗话》云：“《南溪始泛》诗，将死病中作也，句有‘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又云：‘余年懔无几，休日怆已晚。’张籍《哭退之诗》略曰：‘去夏公请告，养病城南庄。籍时休官罢，两月同游翔。移船入南溪，东西纵篙撑。公作游溪诗，咏唱多慷慨。’又曰：‘偶有贾秀才，来兹亦同并。’秀才谓贾岛也，岛有《携文谒张籍韩愈诗》曰：‘袖有新成诗，欲见张与韩’也。”

《后山诗话》云：“韩诗如《秋怀》、《别元协律》、《南溪始泛》，皆佳作也。”

《隐居诗话》云：“李肇《国史补》载‘韩愈游华山，穷极幽险，心悸目眩，不能下，发狂号哭，投书与家人别。华阴令百计取之，方能下。’沈颜作《磬书》，以为肇妄载，岂有贤者轻命如此。余观退之《赠张彻诗》云：（“彻”原作“籍”，今据本集校改。）‘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陁。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藓澁拳跼，梯飙颯伶俜。悔狂已咋指，垂戒仍镌铭。’则知肇记为信然，而沈颜为妄辨也。”

唐子西《语录》云：“古乐府命题皆有主意，后之人用乐府为题者，直当代其人而措辞，如《公无渡河》，须作妻止其夫之辞，太白辈或失之，惟退之《琴操》得体。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也。”



苏子由云：“诗人咏歌文、武征伐之事，其于克密曰：‘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其于克崇曰：‘崇墉言言，临冲闲闲，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其于克商曰：‘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极于此矣。退之作《元和圣德诗》，言刘辟之死，曰：‘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雨，挥刀纷纭，争切脍脯。’此李斯颂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谓无愧于《雅》、《颂》，何其陋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柳子厚《平淮夷颂》曰：‘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阳。’言贼以逆取败，最为精确。”

苕溪渔隐曰：“《与崔立之》诗云：‘四坐各低面，不敢捩眼窥。’捩音丽，琵琶拨也，谓左右窥。又《荷池》诗云：‘未谙鸣撼撼，那似卷翻翻。’又有‘撼撼井梧疏更殒’之句，撼音缩，又音蹙，并到也，又音索，乃殒落貌。《文选》卢子谅诗：‘撼撼芳叶零。’潘岳《秋兴赋》：‘庭树撼以洒落。’”

《后山诗话》云：“少游谓《元和圣德诗》，于韩文为下，与《淮西碑》如出两手，盖其少作也。孙学士觉喜论文，谓退之《淮西碑》，叙如《书》，铭如《诗》。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苕溪渔隐曰：“少游集中进卷，有《韩愈论》，云：‘韩氏、杜氏，其集诗文大成者与！’非子瞻有此语也。”

《夷坚志》云：“陈珣字中玉，郑州人，文惠公诸孙也。政和中为蔡州守，始视事，谒裴晋公庙，读《平淮西碑》，乃段文昌所制者，怪而问邦人，曰：‘自韩文公碑刻石，后为李愬卒所诉，以为不述愬功而专美裴度。宪宗诏文昌别撰，事已久矣。’珣忿然不平，即日磨去旧碑，别谄能书者写韩文刻之。又有苗仲先者，字子野，通州人，为徐州守。徐旧有东坡《黄楼碑》，方崇宁党禁时当毁，徐人惜之，寘诸泗浅水中。政和末，禁稍弛，乃钩出复立之旧处，打碑者纷然，敲杵之声不绝。楼与郡治相连，仲先恶其烦聒，（“聒”原作“括”，今据元本校改。）令拽之深渊，遂不可复出。二事相反如此，议者莫不嘉陈之识尚，而谓苗之无别也。”

卷第十九

卷第十九

柳柳州

东坡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固已至矣；而杜子美、李太白以英伟绝世之资，凌跨百代，古之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

，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出，虽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子厚，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得诗人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于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于枯淡者，谓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亦何足道。佛言譬如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也。”

《诗眼》云：“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老坡发明其妙，学者方渐知之。余尝问人：‘柳诗何好？’答云：‘大体皆好。’又问：‘君爱何处？’答云：‘无不爱者。’便知不晓矣。识文章者，常如禅家有悟门。夫法门百千，差别要须自一转语悟入。如古人文章，直须先悟得一处，乃可通其它妙处。向因读子厚《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一段，至诚洁清之意，参然在前，‘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微言冀可冥，（“冀”原作“异”，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缮性》何由熟。’真妄以尽佛理，言行以尽熏修，此外亦无词矣。‘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盖远过‘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予家旧有大松，偶见露洗而雾披，真如洗沐未干，染以翠色，然后知此语能传造化之妙。‘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盖言因指而见月，（“月”徐钞本、明钞本作“日”。）遗经而得道，于是终焉。其本末立意遣词，可谓曲尽其妙，毫发无遗憾者也。《哭吕衡州》诗，足以发明吕温之俊伟。《哭凌员外》诗，书尽凌准平生。《掩役夫张进骸》，既尽役夫之事，又反复自明其意，此一篇笔力规模，不减庄周、左丘明也。刘梦得《伤愚溪》三首，有‘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又‘残阳寂寞出樵车’，又‘柳门竹巷依然在，野草青苔日日多’，谓之佳句，正如今之海语，于子厚了无益，殆《折杨》、《皇苓》之雄，易售于流俗耳。”

东坡云：“《南涧中》诗：‘秋气集南涧，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盖绝妙古今矣。然老杜云：‘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仪曹何忧之深也。”

蔡宽夫《诗话》云：“子厚之贬，其忧悲憔悴之叹，发于诗者，特为酸楚，闷已伤志，固君子所不免，然亦何至是，卒以愤死，未为达理也。乐天既退闲，放浪物外，若真能脱屣轩冕者，然荣辱得失之际，铢铢较量，而自矜其达，每诗未尝不着此意，是岂真能忘之者哉？亦力胜之耳。惟渊明则不然。观其

《贫士》、《责子》，与其它所作，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忽然忧乐两忘，则随所遇而皆适，未尝有择于其间，所谓超世遗物者，要当如是而后可也。观三人之诗，以意逆志，人岂难见，以是论贤不肖之实，亦何可欺乎？”

洪驹父《诗话》云：“东坡言郑谷诗：‘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信有格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

东坡云：“余自东武适文登，并海行数日，道傍诸峰，真若剑铍，诵子厚诗，知海山多奇峰也。子厚记云：‘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冉众草，纷红骇绿，蓊勃芴气。’子厚、梦得皆善造话，若此句殆入妙矣。梦得云：‘水禽嬉戏，引吭伸翮，纷惊鸣而决起，舍彩翠于沙砾。’亦妙语也。”

山谷云：“‘千里枫林烟雨深，无朝无暮有猿吟。停桡静听曲中意，好是云山韶濩音。零陵郡北湘水东，浯溪形胜满湘中。溪口石颠堪自逸，谁人相伴作渔翁？’右元次山《欸乃曲》。欸音媪，乃音霭，湘中节歌声。子厚《渔父词》有‘欸乃一声山水绿’之句，误书‘欸欠’，少年多承误妄用之，可笑。”茗溪渔隐曰：“余游浯溪，读磨崖《中兴颂》，于碑侧有山谷所书《欸乃曲》，因以百金买碑本以归，今录入《丛话》。又《元次山集欸乃曲》注云：‘欸音袄，乃音霭，棹船之声。’洪驹父《诗话》谓欸音霭，乃音袄，遂反其音，是不曾看《元次山集》及山谷此碑而妄为之音耳。”

《冷斋诗话》云：“‘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下无心云相逐。’东坡云：‘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

东坡云：“‘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梁简文《答湘南王献簟书》云：‘五离九折，出桃枝之翠笋。’乃谓桃枝竹簟也。桃竹出巴、渝间，杜子美有《桃竹杖歌》。”

《石林诗话》云：“蔡天启言，尝与张文潜论韩、柳五字警句，文潜举退之‘暖风抽宿麦，清雨卷归旗’，子厚‘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皆集中第一。”

孟东野 贾浪仙

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或谓郊、岛孰贫，曰：‘岛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诗知之。郊曰种稻耕白水，负薪斫青山。岛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尝苦干。孟氏薪米自足，而岛家俱无，以是知之耳。然及其至也，清绝高远，殆非常人可到。唐之野诗，称此两人为最，至于奇警

之句，往往有之，如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则羁旅穷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春物融洽，人心和畅，有言不能尽之意，亦未可以为小道无取也。’”苕溪渔隐曰：“六一居士以‘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是温庭筠诗，‘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是严维诗。文潜乃以为郊、岛诗，岂非误邪？”

蔡宽夫《诗话》云：“司空图善论前人诗，如谓元、白为‘力勅气儻，乃都会之豪估’，‘郊、岛非附于寒涩，无所置才’，皆切中其病。及自评其作，乃以‘南楼山最秀，北路邑偏清’，为假令作者复生，亦当以着题见许。此殆不可晓。当局者迷，固人情之通患。如乐天所谓‘斲石破山，先观镰迹，发矢中的，兼听弦声’，使不见其诗，而闻此语，当以为如何哉？”

《绡素杂记》云：“《唐书》载：‘贾岛字浪仙，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韩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当其苦吟，虽逢值公卿贵人，皆不之觉也。一日，见京兆尹，跨驴不避，呼诘之，久乃得释。累举不中第。文宗时，坐飞谤贬长江簿。’余案刘公《嘉话》云：‘岛初赴举京师，一日，于驴上得句云：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练之未定，遂于驴上吟哦，时时引手作推敲之势。时韩愈吏部权京兆，岛不觉冲至第三节，左右拥至尹前，岛具对所得诗句云云。韩立马良久，谓岛曰：作敲字佳矣。遂与并辔而归，留连论诗，与为布衣之交。自此名著，后以不第，乃为僧，居法乾寺，号无本。一日，宣宗微行至寺，闻钟楼吟咏声，遂登楼，于岛案上取诗卷览之。岛不识帝，遂攘臂睨帝曰：郎君何会此邪？遂夺取诗卷。帝惭恧下楼而去，遂除岛为遂州长江簿。’《唐史》与《嘉话》所载不同如此。”

《今是堂手录》云：“高丽使过海，有诗云：‘水鸟浮还没，山云断复连。’时贾岛诈为梢人，联下句云：‘棹穿波底月，船压水中天。’丽使嘉叹久之，自此不复言诗。”

《冷斋夜话》云：“贾岛诗有影略句，韩退之喜之。其《渡桑乾》诗曰：‘客舍并州三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而今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乡。’又《赴长江道中》诗曰：‘策杖离山驿，逢人问梓州，长江那可到，行客替生愁。’”

《隐居诗话》云：“孟郊诗蹇涩穷僻，琢削不暇，真苦吟而成，观其句法格力可见矣。其自谓‘夜吟晓不休，苦吟鬼神愁，如何不自闲，心与身为仇。’而退之荐其诗云：‘荣华肖天秀，捷疾愈响报’，何也？”

苏子由云：“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孟郊尝有诗云：‘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郊耿介之士，虽天地之大，无以



容其身，起居饮食，有戚戚之忧，是以卒穷以死。而李翱称之，以为郊诗高处在古无上，平处犹下顾沈、谢。至韩退之亦谈不容口。甚矣，唐人之不闻道也。孔子称‘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回虽穷困早死，而非其处身之非，可以言命，与郊异矣。”

《笠泽丛书》云：“吾闻淫畋渔者，谓之暴天物。天物不可暴，又可抉摘刻削，露其情状乎？使自萌卵至于槁死，不能隐，天能不致罚邪？长吉夭，东野穷，玉溪生官不挂朝籍而死，正坐是耳。”

### 玉川子

东坡云：“玉川子作《月蚀诗》，以为食月者，月中之虾蟆也。梅圣俞作《日食诗》云：‘食日者，（“日”原作“之”，今据宋本校改。）三足鸟也。’此固因俚说以寓其意。《战国策》：‘日月辉于外，其贼在内’，则俚说为当矣。又《月蚀诗》中云：‘岁星坐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娄生，覆尸无衣巾。’详味此诗，则董秦当是无功而享禄者。董秦，李忠臣也，天宝末骁将，屡立战功，虽粗暴，亦颇知忠义。代宗时，吐蕃犯阙，征兵，忠臣即日赴难，或劝择日，忠臣怒曰：‘君父在难，乃择日邪？’后卒污朱泚伪命诛。考其终始，非无功而享厚禄者，不知玉川何以有此句？”

《学林新编》云：“韩退之《月食诗》一篇，大半用玉川子句。或者谓玉川子《月食诗》，豪怪奇挺，退之深所叹伏，故所作尽摘玉川子佳句而补成之。某切以为不然。退之《月食诗》题曰《效玉川子作》，而诗中有以玉川子为言者，‘玉川子涕泗下，中庭独自行’，又曰：‘玉川子立于庭而言曰，地行贱臣今再拜，敢告上天公。’然则退之几于代玉川子作也。玉川子诗虽豪放，然太险怪，而不循诗家法度，退之乃摘其句而约之以礼，故退之诗中两言玉川子，其意若曰玉川子《月食诗》如此足矣。故退之诗题曰《效玉川子作》，此退之之深意也。不然，退之岂不能自为《月食诗》，而必用玉川子句然后成诗邪？以谓退之自为《月食诗》，则诗中用‘玉川子涕泗告天公’，又非其类矣。”

《雪浪斋日记》云：“玉川子诗，读者易解，识者当自知之，《萧才子宅问答诗》，如《庄子》寓言，高僧对禅机。惟《有所思》一篇，语似不类，疑他人所作，然飘逸可喜。其词曰：‘当时我醉美人家，美人颜色娇如花。今日美人弃我去，青楼朱箔天之涯。娟娟姮娥月，三五二八圆又缺。翠眉蝉鬓生别离，一望一见心断绝。心断绝，几千里，梦中醉卧巫山云，觉来泪滴湘江水。湘江两岸花木深，美人不见愁人心。含愁更奏绿绮琴，调高弦绝无知音。美人兮美人，不知为暮雨兮为朝云。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

### 卷第二十

## 卷第二十

李习之

《石林诗话》云：“人之材力，信自有限。李翱、皇甫湜，皆韩退之高弟，而二人独不传其诗，不应散亡无一篇存者，计亦非其所长，故多不作耳。退之有《题湜公安园池诗后》云：‘《尔雅》注虫鱼，定非磊落人’，又‘用将济诸人，舍得业孔颜’，若讥其徒为无益，而劝之使不作者。翱见于《远游联句》‘前之距灼灼，此去信悠悠’，一见之后，遂不复见，亦可知矣。然二人以非所工而不作，愈于不能而不使强为之，亦可谓善用其短也。”茗溪渔隐曰：“余读《传灯录》，言‘朗州刺史李翱谒药山，问如何是道。师以手指上下曰：会么？翱曰：不会。师曰：云在天水在瓶。翱遂赠以诗曰：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又：‘药山一夜登山经行，忽云开见月，大笑一声，应澧阳东九十许里，居民尽谓东家。翱再赠诗曰：选得幽居惬野情，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笑一声。’余以《唐书》翱本传考之，翱尝为朗州刺史，则《传灯录》所载是也。翱未尝为郑州刺史，《古今诗话》所载郑州刺史李翱诗非也。《传灯录》有此二诗，《石林》以谓‘翱诗散亡无一篇存者，但一见《远游联句》而已’。何也？”

李长吉

《缙素杂记》云：“《魏略》曰：‘明帝景初元年，徙长安钟虞骆驼铜人承露盘，盘折，铜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大发卒铸作铜人二，号曰翁仲，列坐司徒门外。’又《汉晋春秋》曰：‘帝徙盘，盘折，声闻数十里，金狄或泣，因留霸城。’又唐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序云：‘魏明帝青龙九年八月，诏宫官牵车，西取汉孝武捧露盘仙人，欲立置前殿。宫官既坼盘，仙人临载，乃潸然泪下。’歌曰：‘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案《明帝纪》，青龙五年三月，改为景初元年，是岁徙长安铜人，重不可致。而李贺以谓青龙九年八月，盖明帝以青龙五年三月改为景初元年，至三年而崩，则无青龙九年明矣，疑李误也。酈元《水经注》云：‘魏文帝黄初元年，徙咸阳始皇所铸金人十二，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即与明帝所徙铜人事略同，竟未详其旨。《史记》秦始皇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后十四年而秦亡。又后汉蓊子训有神异之道，时有百岁翁，自说为儿童时，已见子训卖药于会稽市，颜色不异于今

。后人复于长安东霸城见之，与一老翁共摩挲铜人，相谓曰：‘适见铸此，而已近五百岁矣。’注云：‘秦始皇二十六年，收天下兵器聚咸阳，铸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至此四百二十余年。’故东坡《赠梁道人诗》云：‘采药壶公处处过，笑看金狄手摩挲’，又张天觉《赠人诗》云：‘鹤骨飘飘紫府仙，摩挲金狄不知年’，皆用此也。”

《缙素杂记》云：“李贺《苦昼短》诗云：‘天东有若木，下置衔烛龙。’按《淮南子》曰：‘若木在建木西。烛龙在雁门北，蔽于委羽之山，（编者案：“于”原作“干”，今据《淮南子地形篇》校改。）不见日。龙衔烛以照太阴。’又《离骚》：‘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注云：‘若木在西极。’谢希逸《月赋》云：‘擅扶桑于东沼，嗣若英于西冥。’《五臣注》云：‘扶桑，日出处；若木，日没处。’由是知若木在西，烛龙在北，而李云如此，真误矣。”

《摭言》云：“李贺年七岁，以长短之制，名动京华，时韩文公与皇甫湜览贺所作，奇之，因连骑造门求见。贺总角荷衣而出，二公不之信，因令面赋一篇。贺承命欣然，操觚染翰，傍若无人，仍名曰《高轩过》云：‘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轡摇玲珑，马蹄隐隐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东京才子文章公。二十八宿罗心胸，元精照耀贯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二公大惊，遂以所乘马命联镳而还所居，亲为束发。后举进士。贺父名晋肃，或谤贺不避家讳，韩文公特为著《讳辨》一篇。”

蔡宽夫《诗话》云：“唐人避家讳严甚，韩退之为李贺作《讳辨》，当时哄然非之。举子就试，题目有犯其家讳者，皆托题目不便，不敢就试而出。其严固可知。惟《权文公集》皆不避其父名皋，此不可解。杜子美诗一部，未尝使闲字，独一联云：‘见愁汗马西戎逼，曾闪朱旗北斗闲’一处而已。顷见王侍郎钦臣云：‘旧尝疑此，以谓既不避，则不应只犯一字，后于薛枢密向家，得五代时人故本较之，乃是殷字，恐好事因本朝庙讳易之，而不暇省其父名也。’”苕溪渔隐曰：“老杜家讳闲，而诗中有‘翩翩戏蝶过闲慢’，此字在句中，容或印本有误。至于‘泛爱容霜鬓，留欢卜夜闲’，‘闲’字乃押韵，或云是‘阑’字，殊有理也。‘邻家闲不违’，山谷谓‘问不违’，诗意乃佳。王原叔作‘间’字，非也。‘曾闪朱旗北斗殷’，介甫刊作‘闲’字，岂非临文不讳之义乎？”

《少陵诗总目》云：“‘泛爱容霜发，留欢上夜关’，而正文作‘卜夜闲’，非也。不独先生诗中鲜有犯其先讳，兼于属对亦不工矣。”

李卫公

蔡宽夫《诗话》云：“巴峡中有吐绶鸡，比常鸡差大，喙藏肉绶，长阔几数寸，红碧相间极绚烂，常时不可见，遇晴日则向阳摆之，顶首先出两肉角，亦二寸许，然后徐舒其绶，逾时乃敛。李文饶诗所谓‘葳蕤散绶轻风里，若衔若垂何可拟’是也。文饶云：‘出剡溪。’今询之越人不复有。予尝自峡中携至苏州，人皆不识，则知山川风气所产，古今亦有不同也。”

《倦游杂录》云：“真珠鸡生夔、峡山中，畜之甚驯，以其羽毛有白圆点，故号真珠鸡，又名吐绶鸡，生而反哺，亦名孝雉。每至春夏之交，景气和暖，颌下出绶带方尺余，红碧鲜然，头有翠角双立，良久，悉敛于喙下，披其毛，不复见。或有死者，割其颈臆间，亦无所睹。”苕溪渔隐曰：“广右、闽中亦有吐绶鸡，余在二处，见人家多养之，不独巴峡中有也。王荆公有绝句云：‘樊笼寄食老低摧，组丽深藏肯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儿童初见互惊猜。’”

《雪浪斋日记》云：“李卫公诗云：‘五月畚田收火米，三更津吏报朝鸡’，颇似少陵句。王荆公诗云：‘纷纷易变浮云白，落落难钟老柏青。’山谷《蟹诗》云：‘已摽天上三辰次，未免人间五鼎烹。’此皆得老杜句法。”

#### 常建

东坡云：“常建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欧阳文忠公最爱赏，以为不可及。此语诚可人意，然于公何足道，岂非厌饫刍豢，反思螺蛤邪？”

洪驹甫《诗话》云：“丹阳殷璠撰《河岳英灵集》，首列常建诗，爱其‘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之句，以为警策。欧公又爱建‘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欲效建作数语，竟不能得，以为恨。予请建此诗全篇皆工，不独此两联而已，其诗曰：‘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但闻钟磬音。’”

#### 严维

《六一居士诗话》云：“圣俞谓予曰：‘严维诗：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如在目前。’”又刘贡父《诗话》云：“此一联，细细较之，‘夕阳迟’则系‘花’，‘春水慢’不须‘柳’也，如老杜‘深山催短景，乔木易高风’，则了无瑕颣。”苕溪渔隐曰：“‘春水慢’不须‘柳’，此真确论；但‘夕阳迟’则系‘花’，此论殊非是。盖‘夕阳迟’乃系于‘坞’，初不系‘花’，以此言之，则‘春水慢’不必‘柳塘’，‘夕阳迟’岂独‘花坞’哉？余尝爱《西清诗话》载吴越王时，宰相皮光业，每以诗为己任，尝得一联云：‘行人折柳和轻絮，飞燕衔泥带落花’，自负警策，以示同僚，众争叹誉。裴光约曰：‘二句偏枯不为工，盖柳当有絮，泥或无花。’”



’此论乃得诗之膏肓矣。”

徐季海

山谷云：“越州应天释希圆，姑苏人，避地甬东，所居小房，琅琊山顶也，山下有井，井有鳗鲡鱼，水有盈缩，与江潮相应，甚多灵怪。按《尔雅》：‘山有穴为岫。’徐季海题诗云：‘孤岫龟形在’，乃不成语。盖谢玄晖云：‘窗中列远岫’，已误用此字，季海亦承误耳。按《楚词》云：‘收恢台之孟夏’，恢，大也，台，即胎也，言夏气大而育物也。今言‘高阁无恢台’，直言无暑气耳，似不合古语。《尔雅》云：‘夏为长赢’，长赢即恢台也。若言高阁无长赢，可乎？能，奴登切，兽名，熊属，足似麋鹿，绝有力，故有绝人之才者谓之能。能，奴来切，三足鳖也。今于来字韵中用‘法士多瑰能’，乃是僧似鳖耳。然魏、晋人作诗，多如此借韵，至李、杜、韩退之无复此病耳。壮，大壮之壮，牡，牝牡之牡，今言规模称牡哉，必牡字误书耳。魏、晋人用字，亦多如此。盖取字势易工，不复问字之根源。如古人书‘桥槁’、‘直’，皆不成字。”

刘宾客

山谷云：“刘梦得《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道风俗而不俚，追古昔而不愧，比之杜子美《夔州歌》，所谓同工而异曲也。昔子瞻尝闻余咏第一篇，叹曰：‘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淮阴行》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白乐天、元微之为之，皆不入此律也。唯‘无耐脱菜时’不可解，当待博物洽闻者说也。《三阁辞》四章，可以配《黍离》之诗，有国存亡之鉴也。大概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它文耳。”

《吕氏童蒙训》云：“苏子由晚年，多令人学刘禹锡诗，以为用意深远，有曲折处。后因见梦得《历阳诗》云：‘一夕为湖地，千年列郡名，霸王迷路处，亚父所封城。’皆历阳事，语意雄健，后殆难继也。”

洪驹父《诗话》云：“山谷至庐山一寺，与群僧围炉，因举《生公讲堂》诗，末云：‘一方明月可中庭。’一僧率尔云：‘何不曰一方明月满中庭。’山谷笑去。”

《隐居诗话》云：“人岂不自知邪，及自爱其文章，乃更大缪，何也？刘禹锡诗固有好处，及其自称《平淮西诗》云：‘城中喔喔晨鸡鸣，城头鼓角声和平’，为尽李愬之美。又云：‘始知元和十四载，四海重见升平年’，为尽宪宗之美。吾不知此两联为何等语也。贾岛云：‘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其自注云：‘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不知此两句有何难道，至于三年始成，而一吟下泪也。杨衡自爱其句云：‘一一鹤声飞上天。’此尤可笑也。”

《隐居诗话》云：“杜甫善评诗，其称薛稷诗云：‘驱车越陕郊，北顾临大河’，美矣。又称李邕《六公篇》，恨不见之。皇甫湜《题浯溪颂》云：‘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亦善评文者。若白居易殊不善评诗，其称徐凝《瀑布诗》云：‘千古长如白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又称刘禹锡‘雪里高山头白早，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此皆常语也，禹锡自有可称之句甚多，顾不能知之耳。”

《雪浪斋日记》云：“荆公喜唐人‘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书于刘楚公第。或以为此即储光羲诗。”苕溪渔隐曰：“此一联乃梦得《秋日送客至潜水驿诗》，非储光羲也。”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一

香山居士

王直方《诗话》云：“古今人作《昭君词》多矣，余独爱白乐天一绝，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盖其意优游而不迫切故也。然乐天赋此时年甚少。”

《桐江诗话》云：“乐天与弟敏中、行简，三人相继皆中第，乐天作诗云：‘自怜郡姓为儒少，岂料词场中第频，桂折一枝先许我，杨穿三箭尽惊人。’其自言兄弟中第曲折尽矣。乐天自作墓志，以白起为祖，故曰‘自怜郡姓为儒少’也。”

《鸡肋集》云：“予幼时读《太平广记》，见唐太宗遣萧翼购《兰亭叙》事，盖譎以出之，辄叹息曰：‘《兰亭叙》若是贵邪？至使万乘之主，捐信于匹夫。传称子贡诈而全鲁，弦高诞而存郑，遗一言之细，建二国之业，犹不可以为常；以太宗之贤，巍巍乎近古所无，奈何溺小耆好而轻丧其所常之宝，异于得原失信，不围而去矣。晚多间居，颇屏世好，独于古人笔墨之遗，爱而不能置，顾甚于少年喜官爵，迟莫营田宅者，与前论异矣。’因诵白居易《七德歌》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致人腹，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复叹曰：‘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尔，夫不吝三千女而放出宫，自信也；不约四百囚而来归狱，人信良。晋舍原何足道哉！’”

蔡宽夫《诗话》云：“唐制：百官服色，不视职事官，而视其阶，官九品与今制特异。乐天为中书舍人知制诰，元宗简为京兆少尹，官皆六品，故犹着绿。其诗所谓‘凤阁舍人京兆尹，白头犹未着绯衫，南宫启请无消息，朝散何时复入衙’是也。后与元微之同制，加朝散大夫，始登五品，故其诗曰：‘命服难同黄纸上，官班不共紫微前，青衫脱早差三日，白发生迟校九年。’中书舍人虽正五品，必待加朝散而后易绯，此知其不系于职事官也。前辈记张嘉贞

为中书令，着绯，傅游艺为相，着绿，盖以此也。唐借服色，皆并鱼假之。乐天自江州司马除忠州刺史，有《谢裴常侍赠袍鱼袋诗》云：‘鱼缀白金随步跃，鹞衔瑞草绕腰飞。’其后除尚书郎，复有《脱刺史绯》诗云：‘便留朱绂还铃阁，却着青袍侍玉除，无奈娇痴三岁女，绕腰啼哭觅银鱼’，此与今制特异也。其特赐者，疑亦不相越。《唐书》载牛丛为睦州刺史，赐余紫，辞曰：‘臣今衣刺史所假绯，即赐紫为越等。’乃赐银绯。”

东坡云：“予年十二，先君自虔州为予言：‘近城山中天竺寺有乐天亲书诗云：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元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前台花发后台见，上界钟清下界闻。遥想吾师行道处，天香桂子落纷纷。笔势奇逸，墨迹如新。’今四十七年矣，予来访之，则诗已亡，有刻石存耳，故有诗云：‘空咏连珠呼叠壁，已亡飞鸟失惊蛇’，盖为是也。”

蔡宽夫《诗话》云：“诗人用事，有乘语意到处，辄从其方言为之者，亦自一体，但不可为常耳。吴人以作为佐音，淮、楚之间以十为忱音，不通四方。然退之‘非阁复非桥，可居兼可过，君欲问方桥，方桥如此作’。乐天‘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乃皆用二音，不知当时所呼通尔，或是姑为戏也。呼儿为囡，音蹇。父为郎罢，此闽人语也。顾况作《补亡训传》十三章，其哀闽之词曰：‘囡别郎罢心摧血’，况善谐谑，故特取其方言为戏，至今观者，为之发笑。然五方之音各不同，自古文字，曷尝不随用之。楚人发语之辞曰羌、曰蹇，平语之词曰些，一经屈、宋采用，后世遂为佳句。但世俗常情，不能无贵远鄙近耳。今毗陵人平语皆曰钟，京口人曰兜，淮南人曰坞，犹楚人曰些。尝有士人学为骚词，皆用此三语，闻者无不拊掌。”苕溪渔隐曰：“老杜诗有‘主人送客无所作，音佐。行酒赋诗殊未央’之句，则老杜固已先用此方言矣。”

苕溪渔隐曰：“富贵于人，造物所靳；自古以来，多不在于少年，尝在于晚景。若少年富贵者，非曰无之，盖亦鲜矣。人至晚景得富贵，未免置第宅，售妓妾，以偿其平生所不足者。如乐天诗云：‘多少朱门锁空宅，主人到了不曾归。’司空曙诗云：‘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读此二诗，使人凄然，诚不必为此也。”

东坡云：“乐天为王涯所谗，谪江州司马。甘露之祸，乐天在洛，适游香山寺，有诗云：‘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不知者以乐天为幸之，乐天岂幸人之祸也哉？盖悲之也。”

蔡宽夫《诗话》云：“刘禹锡、柳子厚与武元衡素不叶，二人之贬，元衡为相时也。禹锡《为靖共佳人怨》以悼元衡之死，其实盖快之。子厚《古东门行》云：‘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

匕首。’虽不著所以，当亦与禹锡同意。《古东门》用袁盎事也。乐天江州之谪，王涯实为之，故甘露之祸，乐天亦有‘当君白首同归日，是我青山独往时’之句。”

蔡宽夫《诗话》云：“乐天《听歌诗》云：‘长爱《夫怜》第二句，请君重唱夕阳开。’（“开”原作“关”，今据《白氏长庆集》校改。）注谓：‘王右丞辞秦川一半夕阳开，（“开”原作“关”，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此句尤佳。’今《摩诘集》载此诗，所谓‘汉主离宫接露台’者是也。然题乃是《和太常韦主簿温阳寓目》，不知何以指为《想夫怜》之辞。大抵唐人歌曲，本不随声为长短句，多是五言或七言诗，歌者取其辞与和声相叠成音耳。予家有《古凉州》、《伊州》辞，与今遍数悉同，而皆绝句诗也，岂非当时人之辞为一时所称者，昔为歌人窃取而播之曲调乎？”

《缙素杂记》云：“苏鹗《演义》云：‘今人以酒巡匝为啣尾，即再命其爵也，云南朝有异国进贡蓝牛，其尾长三丈，一云蓝颖水牛，其尾三丈。时人仿之，以为酒令，今两盏，从其简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即重其盏，盖慰劳其得酒在后也。又啣云者，贪也，谓处于座末，得酒最晚，腹痒于酒，既得酒巡匝，更贪婪之，故曰啣尾。啣字从口，是明贪婪之意。此说近之。’余观宋景文公《守岁诗》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尽灯前婪尾杯。’又云：‘稍倦持螯手，犹残婪尾觞。’又东坡《寒食诗》云：‘蓝尾忽惊新火后，遨头要及浣花前。’注引乐天《寒食诗》云：‘三杯蓝尾酒，一碟胶牙饧’，乃用‘蓝’字，盖‘婪’‘蓝’一也。”

东坡云：“与郭生游寒溪，主簿吴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发声，坐为凄然。郭生言恨无佳词，因改乐天《寒食诗》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词曰：‘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路，尽是死生离别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暮雨人归去。’每句杂以散声。”

《后史补》云：“河中桑落坊有井，每至桑落时，取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酿酒，甚佳，故号桑落酒，旧京人呼为桑郎，盖语讹耳。庾信诗云：‘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白居易诗云：‘桑落气熏珠翠暖，《柘枝》声引管弦高。’”

《隐居诗话》云：“乐天《题海图屏风诗》略曰：‘或者不量力，谓兹螯可求。蝨质牵不动，纶绝沉其钩。一螯既顿颌，诸螯齐掉头。喷风激飞廉，鼓波怒阳侯。遂使江汉水，朝宗意亦休。’吾读此诗，感刘隗、李训、薛文通等事，为之太息。”

东坡云：“吴元济以蔡叛，犯许、汝以惊东都，此岂可不讨者也。当时议



者，欲置之，固为非策，然不得武裴二杰，事亦未易办也。乐天岂庸人哉，然其议论亦似欲置之者，其诗有《海图屏风》者，可见其意。且注云：‘时方讨淮、蔡。’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于兵，盖不忍轻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怀，况欲毙所恃以勤无用乎！悲夫！此未易与世士谈也。二说未知孰是。”

《缙素杂记》云：“唐故事，中书省植紫薇花，历世循用之，不以为非。至今舍人院紫薇阁前植紫薇花，用唐故事也。乐天诗云：‘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案《天文志》，紫薇，大帝之坐也，天子之常居也，主命主度也。何关紫薇花事？”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故有诗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又：‘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又：‘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坡在钱塘，与乐天所留岁月略相似，其诗云‘在郡依前六百日’者是也。”

蔡宽夫《诗话》云：“官名有因人而重，遂为故事者。何逊为水部员外郎，以诗称，至张籍自博士复拜此官，乐天诗贺之云：‘老何歿后吟诗绝，虽有郎官不爱诗，今日闻君除水部，喜于身得省郎时。’籍答诗亦云：‘幸有紫薇郎见爱，独称官与古人同。’自是遂为诗人故事。刘原甫尝以郑谷戏梅圣俞为梅都官，然谷诗有云：‘都官虽未是名郎，践历曾闻薛许昌，复有李公陪雅躅，岂宜郑子忝余光。’其《自序》以为‘薛能、李频皆尝历拜其曹，由之振盛。’则都官之重，自谷时已云然也。”

洪驹父《诗话》云：“世传乐天诗云：‘文夸盖世徒为尔，命压人头不奈何。’予见李侍郎家收得乐天墨迹诗草，乃云‘病压人头。’”

蔡宽夫《诗话》云：“唐人饮酒，必为令以佐欢，其变不一，乐天所谓‘闲征雅令穷经史’，韩退之‘令征前事为’者，今犹有其遗习也。尝有人举令云：‘马援以马革裹尸，死而后已。’答者乃云：‘李耳指李树为姓，生而知之。’又：‘鉏麀触槐，死作木边之鬼’，答者以‘豫让吞炭，终为山下之灰’，皆可谓精的也。复有举经句字相属而文重者曰：‘火炎昆冈’，乃有‘土圭测影’酬之，此亦不可多得也。”

王直方《诗话》云：“‘帝与九龄虽古梦，山呼万岁是虚声’，此乐天作《开成上行挽词》，对事亲切，少有其比也。”

苕溪渔隐曰：“江南人家造红酒，色味两绝。李贺《将进酒》云：‘小槽酒滴真珠红’，盖谓此也。乐天诗亦云：‘燕脂酌蒲萄。’蒲萄，酒名也，出太原。得非亦与江南红酒相类者乎？”

王直方《诗话》云：“韦苏州云：‘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乐天《

招张司业》云：‘能来同宿否，听雨对床眠’，意亦相类，然不为人所称也。老杜云：‘眼前无俗物，多病也身轻’，而乐天有‘眼前无俗物，身外即僧居’之句，世亦独称老杜。”

苕溪渔隐曰：“乐天《次楞伽寺》诗云：‘照水姿容虽已老，上山筋力未全衰。’陈子高《病起诗》云：‘照水姿容非复我，上楼腰脚不如人。’时称为佳句，殊不知乃体乐天诗也。”

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二

唐彦谦

洪驹父《诗话》云：“山谷言，唐彦谦诗最善用事，其《过长陵诗》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又《题沟津河亭》云：‘烟横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皆佳句。”

《石林诗话》云：“杨大年、刘子仪皆喜彦谦诗，以其用事精巧，对偶亲切。黄鲁直诗体虽不类，然不以杨、刘为过。如彦谦《题高庙》云：‘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每称赏不已，多示学诗者以为模式。‘三尺’‘一抔’，虽是着题，然语皆歇后，一抔事无两出，或可略土字，如三尺，则三尺律三尺喙皆可，何独剑乎？‘耳闻明主’、‘眼见愚民’，尤不成语。余数见交游道鲁直语，意不可解。苏子瞻有‘买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亦同此病，六钧可去弓字，三尺不可去剑字，此理甚易知也。”

西昆体

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余，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盟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思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而文公尤酷嗜唐彦谦诗，至亲书以自随。景祐、庆历后，天下知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世。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文章隐显，固自有时哉。今太白诸集犹兼行，独彦谦殆罕有知其姓名者。诗亦不多，格力极卑弱，仅与罗隐相先后，不知文公何以取之？当是时以偶俪为工耳。老杜诗既为世所重，宿学旧儒，犹不肯深与之。尝有士大夫称杜诗用事广，傍有一经生忽愤然曰：‘诸公安得为公论乎？且其诗云：浊醪谁造汝，一酌散千忧。彼尚不知酒是杜康作，何得言用事广？’闻者无不绝倒。予为进士时，尝舍于汴中逆旅，数同行亦论杜诗，旁有一押粮运使臣，或顾之曰：‘尝亦观乎？’曰：‘平生好观，然多不解。’因举‘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相问，曰：‘既言无敌，安得却似鲍照、庾信？’时座中虽笑之，然亦不能遽对，则似亦不可忽也。”苕溪渔隐曰：“庾不能俊逸，鲍不能清新，白能兼

之，此无敌也。武弁何足以知之。”

《隐居诗话》云：“杨亿、刘筠作诗务故实，而语意轻浅，一时慕之，号西昆体，识者病之。欧公云：‘大年诗有峭帆横度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此何害为佳句。’余见刘子仪诗句有‘雨势宫城阔，秋声禁树多’，亦不可诬也。”

《古今诗话》云：“杨大年、钱文僖、晏元献、刘子仪，为诗皆宗义山，号西昆体。后进效之，多窃取义山诗句。尝内宴，优人有为义山者，衣服败裂，告人曰：‘吾为诸馆职捋扯至此。’闻者大噱。然大年《咏汉武帝诗》云：‘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待诏先生齿编贝，忍令乞米向长安。’义山不能过也。”

《石林诗话》云：“欧公诗，始矫昆体，专以气格为主，故其诗多平易疏畅，律诗意所到处，虽语有不伦，亦不复问。而学之者往往遂失于快直，倾困倒廩，无复余地。然公诗好处，岂专在此。如《崇徽公主手痕》诗：‘玉颜自昔为身累，肉食何人与国谋’，此是两段大议论，而抑扬曲折，发见于七字之中，婉丽雄胜，字字不失相对，虽昆体之工者，亦未易比。言所会处，如是乃为至到。”

蔡宽夫《诗话》云：“王荆公晚年亦喜称义山诗，以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惟义山一人而已。每诵其‘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与‘池光不受月，暮气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战场’之类，虽老杜亡以过也。义山诗合处，信有过人，若其用事深僻，语工而意不及，自是其短，世人反以为奇而效之，故昆体之毙，适重其失，义山本不至是云。”

《冷斋夜话》云：“诗到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以其用事僻涩，时称西昆体。然荆公晚年，亦或喜之，而字字有根蒂。如‘试问火城将策探，何如云屋听窗知’，‘未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其用事琢句，前辈无相犯者。”

蔡宽夫《诗话》云：“《义山诗集》载《有感篇》，而无题，自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其中有‘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牦诛’，又‘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之语。按李训、郑注作乱，实以冬至日，是年岁在乙卯，则是诗盖为训、注作也。唐小说记此事，谓之《乙卯记》，大抵不敢显斥之云。”

《隐居诗话》云：“欧阳文忠公《诗话》称谢伯景之句，如‘园林换叶梅初熟’，不若‘庭草无人随意绿’也，‘池馆无人燕学飞’，不若‘空梁落燕泥’也。盖伯景句意凡近，似所谓西昆体，而王胄、薛道衡峻洁可喜也。”

《资治通鉴》云：“隋炀帝善属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话邪？’”苕溪渔隐曰：“人君不当与臣下争能，故炀帝伎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哀哉！然为人臣者，亦当悟其微旨，如晋武帝欲擅书名，王僧虔遂不敢显迹，常以拙笔书。宋文帝好文章，自谓莫能及，鲍照于所为文章，遂多鄙言俚句。故二君者亦无得以嫉之，终见容于二世，岂非明哲保身之要术乎？”

《西清诗话》云：“《义山杂纂》，品目数十，盖以文滑稽者。其一曰杀风景，谓清泉濯足，花上晒褙，背山起楼，烧琴煮鹤，对花啜茶，松下喝道。晏元献庆历中罢相，守颍，以惠山泉烹日注，从容置酒，赋诗曰：‘稽山新茗绿如烟，静挈都蓝煮惠泉，未向人间杀风景，更持醪醑醉花前。’王荆公元丰末居金陵，蒋大漕之奇夜谒公于蒋山，骑唱甚都。公取‘松下喝道’语作诗戏之，云：‘扶衰南陌望长楸，灯火如星满地流，但怪传呼杀风景，岂知禅客夜相投。’自此杀风景之语，颇著于世。”

《三山老人语录》云：“唐人以对花啜茶，谓之杀风景，故荆公《寄茶与平甫诗》有‘金谷看花莫谩煎’之句。”

《缙素杂记》云：“义山《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山谷道人读此诗，殊不晓其意，后以问东坡。东坡云：‘此出《古今乐志》，云：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案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一篇之中，曲尽其意，史称其瑰迈奇古，信然。刘贡父《诗话》以谓‘锦瑟乃当时贵人爱姬之名，义山因以寓意。’非也。”

《诗眼》云：“文章贵众中杰出，如同赋一事，工拙尤易见。余行蜀道，过筹笔驿。如石曼卿诗云：‘意中流水远，愁外旧山青’，脍炙天下久矣，然有山水处便可用，不必筹笔驿也。殷潜之与小杜诗甚健丽，亦无高意。惟义山诗云：‘鱼鸟犹疑畏简书，风云长为护储胥’，简书盖军中法令约束，言号令严明，虽千百年之后，鱼鸟犹畏之也。储胥盖军中藩篱，言忠谊贯神明，风云犹为护其壁垒也。诵此两句，使人凛然复见孔明风烈。至于‘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属对亲切，又自有议论，他人亦不及也。马嵬驿，唐诗尤多，如刘梦得‘缘野扶风道’一篇，人颇诵之，其浅近乃儿童所能。义山云：‘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语既亲切高雅，故不用愁怨堕泪等字，而闻者为之深悲。‘空闻虎旅鸣宵柝，无复鸡人报晓筹’如亲扈明



皇，写出当时物色意味也。‘此日六军同驻马，他时七夕笑牵牛’，益奇。义山诗世人但称其巧丽，至与温庭筠齐名。盖俗学只见其皮肤，其高情远意，皆不识也。”

《漫叟诗话》云：“尝见曲中使柳三眠事，不知所出，后读玉溪生《江之嫫赋》云：‘岂如河畔牛星，隔岁止闻一过，不比苑中人柳，终朝剩得三眠。’注云：‘汉苑中有柳，状如人形，号曰人柳，一日三起三倒。’”

《桐江诗话》云：“近时士人作四六颂德，多用‘辞林枝叶，学海波澜’，殊不知出处乃崔珣《哭义山诗》也。诗云：‘辞林枝叶三春尽，学海波澜一夜干’，非佳语耳。”

《雪浪斋日记》云：“玉溪生《牡丹诗》‘锦帐佳人’，乃《越绝书》中事。退之《灯花诗》，全似老杜，所用‘黄里’事，见前汉‘黄屋’注中。荆公诗曰：‘溪边饮啄白浮鸠’，‘浮鸠’出《晋志》。”

### 王 建

《西清诗话》云：“欧阳永叔《归田录》言：‘王建《宫词》，多言唐宫中事，群书阙记者，（“记”原作“纪”，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往往见其诗。如内中数日无呼唤，传得滕王蛺蝶图，滕王元婴，高祖子，史不著所能，独《名画记》言善画，亦不云工蛺蝶。’所书止此，殊不知《名画记》自纪嗣滕王、湛然善花鸟蜂蝶，又段成式《酉阳杂俎》亦云：‘尝见滕王蝶图，有名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菜花子。’盖湛然非元婴，孰谓张彦远不载邪？又建《宫词》云：‘鱼藻宫中锁翠娥，先皇行处不曾过，如今池底休铺锦，菱角鸡头积渐多。’事见李石《开成承诏录》，文宗论德宗奢靡云：‘闻得禁中老宫人每引流泉，先于池底铺锦。’则知建诗皆摭实，非凿空语也。”

陈辅之《诗话》云：“王建《宫词》，荆公独爱其‘树头树底觅残红，一片西飞一片东，自是桃花贪结子，错教人恨五更风。’”

唐王建《宫词》，旧跋云：“王建，大和中为陕州司马，与韩愈、张籍同时，而籍相友善，工为乐府歌行，思远格幽，初为渭南尉，与宦者王守澄有宗人之分，因过饮以相讥戏，守澄深憾曰：‘吾弟所作《宫词》，禁掖深邃，何以知之？’将奏劾建，因以诗解之曰：‘先朝行坐镇相随，今上春宫见长时。脱下御衣偏得着，进来龙马每教骑。尝承密旨还家少，独奏边情出殿迟。不是当家频向说，九重争遣外人知。’事遂寝。《宫词》凡百绝，天下传播，效此体者，虽有数家，而建为之祖耳。”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三

杜牧之

《石林诗话》云：“杜牧诗：‘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此盖不满于当时，故未有‘昭陵’之句。江辅之谪官累年，后知处州，（“处”原作“虔”，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谢表》有云：‘清时有味，白首无能。’蔡持正为御史，引杜诗为证，以为怨望，遂复罢。”

潘子真《诗话》云：“颜延年《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盖谓山涛三荐咸为吏部郎，武帝不能用，荀勖一麾之，即左迁始平太守也。杜牧‘清时有味是无能，闲爱孤云静爱僧，乞得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山谷云：‘爱闲爱静，求得一麾而去也。别本作欲把一麾，非是。麾之训，即汉严助、汲黯招之不来，麾之不去。’”

《绀素杂记》云：“《笔谈》云：‘今人守郡，谓之建麾，盖用颜延年诗一麾乃出守，此误也。延年谓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年为《阮始平诗》云：屡荐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谓山涛荐咸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后为荀勖一挤，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摈，以此自托耳。自杜牧为《登乐游原》诗云拟把一麾江海去，乐游原上望昭陵，始谬用一麾，自此遂为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语。以余意测之，杜樊川之意则善矣，而谓之拟把，则尤谬也。盖自作太守，而谓之一麾，于理无碍，但不可以此言赠人作太守耳。宋景文公诗云：‘使麾得请印垂腰’，又云：‘一封通奏领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获一麾行’，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尝谬用也。”

《高斋诗话》云：“牧之《和裴杰新樱桃诗》云：‘忍用烹骖酪，从将玩玉盘，流年如可驻，何必九华丹。’唐人已用樱桃荐酪也。”苕溪渔隐曰：“《摭遗》载：‘唐新进士尤重樱桃宴，刘覃及第，大会公卿，和以糖酪，人享蛮画一小盎。’（“画”原作“尽”，今据宋本及元本校改。）则唐人用樱桃荐酪，此事又可验矣。”

《诗眼》云：“老杜《樱桃诗》云：‘西蜀樱桃也自红，野人相赠满筠笼，数回细写愁仍破，万颗匀圆讶许同。’（“颗”原多“夥”，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此诗如禅家所谓信手拈来，头头是道者，直书目前所见，平易委曲，得人心所同然，但他人艰难不能发耳。至于‘忆昨赐沾门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宫，金盘玉箸无消息，此日尝新任转蓬。’其感兴皆出于自然，故终篇遒丽。韩退之有《赐樱桃诗》云：‘汉家旧种明光殿，炎帝还书《本草经》。岂似满朝承雨露，（“似”原作“是”，今据宋本、元本校改。）共看转赐出青冥。香随翠笼擎偏重，色照银盘写未停，食罢自知无补报，空然惭汗仰皇扃。’盖学老杜前诗，然搜求事迹，排比对偶，其言出于勉强，所以相去甚远；若非老

杜在前，人亦安敢轻议。”

《隐居诗话》云：“《古乐府》中《木兰诗》、《焦仲卿诗》，皆有高致。盖世传《木兰诗》为曹子建作，似矣，然其中云：‘可汗问所欲’，汉、魏时夷狄未有可汗之名，不知果谁之词也。杜牧《木兰庙诗》云：‘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惊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拂云堆上祝明妃。’殊有美思也。”

洪驹父《诗话》云：“《古乐府木兰篇》：‘愿驰千里明驼足，千里送儿还故乡。’明字多误作鸣，驼卧腹不帖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苕溪渔隐曰：“余读《古乐府木兰篇》云：‘愿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止此而已，驹父乃云如此，疑其误也。”

潘子真《诗话》云：“庾信《宇文盛墓志铭》云：‘受图黄石，不无师表之心；学剑白猿，遂得风云之志。’牧之《题李西平宅诗》云：‘受图黄石老，学剑白猿翁。’亦即旧为新之一端也。”

潘子真《诗话》云：“南丰先生曾子固言：‘《阿房宫赋》鼎铛玉石，珠瑰金砾，弃掷迢迢，秦人视之，亦不甚惜。瑰当作块，盖言秦人视珠玉如土块瓦砾也。’又言：‘牧赋宏壮巨丽，驰骋上下，累数百言。至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其论盛衰之变，判于此矣。’又言：‘《津阳门诗》、《长恨歌》、《连昌宫词》，俱载开元间事。微之之词，不独富艳。至长官清平太守好，拣选皆言由相公。委任责成，治之所兴也。祿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险谗私谒，无所不至，安得不乱。稹之叙事，远过二子。’”

《隐居诗话》云：“杜牧好用故事，仍于事中复使事，若‘虞卿双壁截肪鲜’是也。亦有趁韵而撰造非事实者，若‘珊瑚破高齐，作婢舂黄糜’是也。李绚得珊瑚，其母令衣青衣而舂，初无糜字。”

《隐居诗话》云：“杜牧《晚晴赋》：‘忽引舟于深湾，睹八九之红芰，姹然如妇，嫣然如女。’芰，菱也，牧乃指为荷花。《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雩何龙。’牧谓龙见而雩，故用龙以比桥；殊不知龙者龙星也，《春秋》书‘龙斗于郑之时门。’退之诗云：‘庚午憩时门，临泉观斗龙。’韩白河阳还汴，但道经时门，岂复睹当日之斗龙邪？”

洪驹父《诗话》云：“牧之‘未雩何龙’，鲍钦止谓予言古本是‘未云何龙’，当以此为是。”

《遯斋闲览》云：“杜牧《华清宫诗》云：‘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道荔枝来。’尤脍炙人口。据《唐纪》，明皇以十月幸骊山，至春即还宫，是未尝六月在骊山也。然荔枝盛暑方熟，词意虽美，而失事实。”

## 温庭筠

《三山老人语录》云：“六一居士喜温庭筠诗‘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尝作《过张至秘校庄诗》云：‘鸟声梅店雨，野色柳桥春’，效其体也。”

《雪浪斋日记》云：“温庭筠小诗尤工，如‘墙高蝶过迟’，又‘蝶翎胡粉重，鸦背夕阳多’，又《过苏武庙诗》云：‘归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苕溪渔隐曰：“温飞卿《晚春曲》云：‘家临长信往来道，乳燕双双拂烟草。油壁车轻金犊肥，流苏帐晓春鸡报。笼中娇鸟暖犹睡，帘外落花闲不扫。衰桃一树近前池，似惜容颜镜中老。’殊有富贵佳致也。”

## 杜荀鹤

《六一居士诗话》云：“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务以精意相高。如周朴者，杼思尤艰，每有所得，必极雕琢，故诗人称朴诗月锻季炼，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当时如此，而今不复传矣。余少时犹见其集，其句有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诚佳句也。”苕溪渔隐曰：“余读《隐居诗话》云：‘此一联非朴诗也，乃杜荀鹤之句。’然犹未敢以《六一居士诗话》为误。后又看《幕府燕闻录》云：‘杜荀鹤诗，鄙俚近俗，惟《宫词》为唐第一，云：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儿，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故谚云：杜诗三百首，惟在一联中。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是也。’”

《高斋诗话》云：“山谷尝云：‘杜荀鹤诗举世尽从愁里老，正好对退之诗谁人肯向死前休。’”

韩致尧（“尧”原作“元”，案当作“尧”，今改，下同。）

《西清诗话》云：“韩偓诗‘鹅儿唼唼梳黄嘴，凤子轻盈腻粉腰。’事见崔豹《古今注》，云‘蛺蝶大者为凤子’。”

《遯斋闲览》云：“《笔谈》谓《香奁集》乃和凝所为，后人嫁其名于韩偓，误矣。唐吴融诗集中有《和韩致尧侍郎无题》二首，与《香奁集》中《无题》韵正同，偓《叙》中亦具载其事。又尝见偓亲书诗一卷，其《袅娜》、《多情》、《春尽》等诗，多在卷中。偓词致婉丽，非凝言。余有《香奁集》，不行于世。凝好为小词，洎作相，专令人收拾焚毁。然凝之《香奁集》，乃浮艳小词，所谓不行于世，欲自掩耳，安得便以今《香奁集》为凝作也。”

## 借对

东坡云：“沈佺期《回波词》云：‘姓名虽蒙齿录，袍笏未换牙绯。’杜



子美诗：‘饮子频通汗，怀君想报珠。’以‘饮子’对‘怀君’，亦‘齿录’‘牙绯’之比也。”

《漫叟诗话》云：“荆公和人诗，以‘庚桑’对‘五柳’，‘黄耆日’对‘白鸡年’，此名借对。不特此也，如李白诗‘水冲云母碓，（“母”原作“女”，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风扫石楠花’，皆此类也。”

《禁齋》云：“‘根非生下土，（“土”原作“上”，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叶不坠秋风’，‘五峰高不下，万木几经秋’，以‘下’对‘秋’，盖‘夏’字声同也。‘因寻樵子径，偶到葛洪家’，‘残春红叶在，终日子规啼’，以‘子’对‘洪’，以‘红’对‘子’，皆假其色也。‘闲听一夜雨，更对柏岩僧’，‘住山今十载，明日又迁居’，以‘一’对‘柏’，以‘十’对‘迁’，假其数也。”

蔡宽夫《诗话》云：“诗家有假对，本非用意，盖造语适到，因以用之。若杜子美‘本无丹灶术，那免白头翁’，韩退之‘眼穿长讶双鱼断，耳热何辞数爵频’，借‘丹’对‘白’，借‘爵’对‘鱼’，皆偶然相值，立意下句，初不在此。而晚唐诸人，遂立以为格。贾岛‘卷帘黄叶落，开户子规啼’，崔峒‘因寻樵子径，得到葛洪家’为例，以为假对胜的对，谓之高手，所谓痴人面前不得说梦也。”

### 半夜钟

王直方《诗话》云：“欧公言唐人有‘姑苏城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之句，说者云，句则佳也，其如三更不是撞钟时。余观于鹄《送宫人入道诗》云：‘定知别往宫中伴，遥听缙山半夜钟。’而白乐天亦云：‘新秋松影下，半夜钟声后。’岂唐人多用此语也？倘非递相沿袭，恐必有说耳。温庭筠诗亦云：‘悠然逆旅频回首，无复松窗半夜钟。’庭筠诗多缀在白乐天诗后。”

《石林诗话》云：“此唐张继《题姑苏城西枫桥寺诗》也。欧公尝病其半夜非打钟时，盖未尝至吴中，今吴中寺实夜半打钟。继诗三十余篇，余家有之，往往多佳句。”

《诗眼》云：“欧公以‘夜半钟声到客船’为语病，《南史》载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为限。阮景仲为吴兴守，禁半夜钟。至唐诗人如于鹄、白乐天、温庭筠，尤多言之。今佛宫一夜鸣铃，俗谓之定夜钟。不知唐人所谓半夜钟者，景阳三更钟邪？今之定夜钟邪？然于义皆无害，文忠偶不考耳。”

《学林新编》云：“世疑半夜非声钟时，某案《南史文学传》：‘丘仲孚，吴兴乌程人，少好学，读书常以中宵钟鸣为限。’然则半夜钟固有之矣。丘仲孚，吴兴人，而庭筠言姑苏城外寺，则半夜钟，乃吴中旧事也。”

## 熟食清明

《迂叟诗话》云：“《周礼》，四时变国火，谓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楡之火，冬取槐檀之火。而唐时唯清明取榆柳之火，以赐近臣戚里。本朝因之，唯赐辅臣、戚里、帅臣、节察、三司使、知开封府、枢密直学士、中使，皆得厚赠，非常赐例也。”

《本事诗》云：“唐德宗时制诰阙人，中书两进名，御笔不点，又请之，上批曰：‘与韩翃。’时有与翃同姓名者，为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进，上复批曰：‘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青烟散入五侯家。与此韩翃。’”

《西清诗话》云：“张籍《寒食内宴》诗：‘朝光瑞气满宫楼，彩爨鱼龙四面稠。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香骑逐飞球。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乃知唐清明宴，百官亦皆冷食，又至夜而罢。”

《缙素杂记》云：“刘梦得《嘉话》云：‘为诗用僻字，须有来处。宋考功诗云：马上逢寒食，春来不见饧。尝疑此字。因读《毛诗》郑《笺》，说吹箫处云，即今卖饧人家物。《六经》惟此注中有饧字。后辈业诗，即须有据，不可学常人率尔而道也。’至宋朝宋子京《寒食诗》云：‘草色引开盘马路，箫声吹暖卖饧天。’亦用郑《笺》‘吹箫卖饧’之义，然词致骚雅，胜考功远矣。余比因阅沈云卿《咏驩州不作寒食诗》云：‘海外无寒食，春来不见饧。洛阳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争朝发，轩车满路迎。帝乡遥可念，肠断报亲情。’是时，沈谪驩州，故有是诗。但未见宋考功全篇耳。考其词意，似是云卿之诗。盖沈、宋同仕武后朝，故所传容有讹缪，所未详也。寒食清明，多用饧粥事。如李义山诗云：‘粥香饧白杏花天’，宋子京《途中清明》诗云：‘漠漠轻花着早桐，客瓿饧粥对禺中。’苕溪渔隐曰：“六一居士诗云：‘杯盘饧粥春风冷，池馆榆钱夜雨新。’又云：‘多病正愁饧粥冷。’东坡诗云：‘新火发茶乳，温风散粥饧。’皆清明寒食诗也。”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四

## 阳关霓裳

东坡云：“旧传《阳关三叠》，然今世歌者，每句再叠而已，若通一首言之是四叠，皆非是。或每句三唱，以应三叠之说，则丛然无复节奏。余在密州，有文勋长官，以事至密，自云得古本《阳关》，其声宛转凄断，不类，乃知唐本三叠盖如此。及在黄州，偶读乐天《对酒诗》云：‘相逢且莫推辞醉，听唱《阳关》第四声。’注云：‘第四声，劝君更尽一杯酒。’以此验之，若一

句再叠，则此句为第五声，今为第四声，则一句不叠审矣。”

山谷云：“《古乐府》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但以抑怨之音和为数叠，惜其声不传。余自荆州上峡入黔州，备尝山川险阻，因作前二叠，传与巴娘，令以竹枝歌之，前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后一叠可和云：‘鬼门关外莫惆怅，四海一家皆弟兄。’或各用四句入《阳关》、《小秦王》，亦可歌之。”

《西清诗话》云：“欧阳公《归田录》论王建《霓裳词》‘弟子部中留一色，听风听水作《霓裳》。’以不晓听风听水为恨。余尝观唐人《西域记》云：‘龟兹国王与臣庶知乐者，于大山间听风水之声，均节成音，后翻入中国，如《伊州》、《凉州》、《甘州》，皆龟兹至也。’此说近之，但不及《霓裳》耳。郑嵎《津阳门诗注》：‘叶法善引明皇入月宫，闻乐归，笛写其半，会西凉府杨敬远进《婆罗门曲》，声调吻合，按之便韵，乃合二者制《霓裳羽衣曲》。’则知《霓裳》亦来自西域云。”

蔡宽夫《诗话》云：“《霓裳》之始，世多以白乐天所记，与刘禹锡、王建二诗不同为疑。按《明皇杂录》云：‘道士叶法善尝引上至月宫，聆天乐。上自晓音律，默记其音为《霓裳羽衣曲》。’此说虽怪，然唐人大抵如此言。元微之诗云：‘明皇度曲多新态，宛转侵淫易沉着，赤白桃李取花名。’《霓裳》之始，自当以此为证也。郑嵎《津阳门诗》，以谓上归但记其半，会西凉府都督杨敬远进《婆罗门曲》，与其声调相符，遂以月中所闻为散序，敬远所进作腔，此则与乐天之说符矣。但不知禹锡、建皆与此数人同时，何从复得异说也。唐有两《霓裳曲》，开成初，尉迟璋尝放古作《霓裳羽衣曲》以献，诏以曲名赐贡院为题，此自一曲也。是岁榜首李肱所试诗，即此题，其诗始言‘开元太平时，万国贺丰岁，梨园献旧曲，玉座流新制’，末言‘蓬壶事已空，仙乐功无替，讵肯听遗音，圣功知善继。’则亦是祖述开元遗声耳。此曲世无谱，好事者每惜之。《江表志》载周后独能按谱求之。徐常侍铉有《听霓裳送以诗》云：‘此是开元太平曲，莫教偏作别离声。’则江南时犹在也。”

苕溪渔隐曰：“明皇游月宫事，凡见于五书。郑嵎《津阳门诗注》、《明皇杂录》、《高道传》，此三书皆云：‘叶法善引明皇游月宫，闻乐，归作《霓裳羽衣曲》。’《唐逸史》云：‘与罗公远同游。’《异人录》云：‘与申天师同游。’惟此二书为异。余尝考《高道传》，亦有《罗公远列传》，无游月宫事，则知《唐逸史》之误无疑。若《异人录》别无以证之，未遽以为误也。”

## 秘 色

《侯鯖录》云：“今之秘色磁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

之，故云秘色。比见陆龟蒙《进越器诗》云：‘九秋风露越寒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霄盛沆漑，（“霄”原作“宵”，今据元本校改。）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已有秘色，非钱氏为始。”

### 唐人杂记

蔡宽夫《诗话》云：“‘亭亭画舸系寒潭，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尝有人客舍壁间见此诗，莫知谁作。或云郑兵部仲贤也，然集中无有。好事者或填入乐府。仲贤当前辈未贵杜诗，独知爱尚，往往造语警拔，但体小弱，多一律，可恨耳。欧阳文忠公称其《张仆射园中》一联，以为集中少比。其诗云：‘沙暖鳧鹭行哺子，蹊深桃李卧开花。’（“其诗云”下十七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恐公未尝见其全编。大抵仲贤情致深婉，比当时辈流，能不专使事，而尤长于绝句。如‘一夜西风旅雁秋，背身调铍索征裘，关山落尽黄榆叶，驻马谁家唱《石州》。’又‘江云薄薄日斜晖，江馆萧条独掩扉，梁燕不知人事改，雨中犹作一双飞。’若此等类，须在王摩诘伯仲之间，刘禹锡、杜牧之不足多也。”

《西清诗话》云：“缙氏，王子晋升仙之地，有祠在焉。郑工部文宝尝题一绝云：‘秋阴漠漠秋云轻，缙氏山头月正明，帝子西飞仙驭远，不知何处夜吹笙？’后晏元献守洛，过见之，取白乐天语书其后云：‘此诗，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苕溪渔隐曰：“郑兵部仲贤、郑工部文宝，不知此果一人邪？果二人邪？当俟知者问之。”

苕溪渔隐曰：“羊士谔《寻山家诗》云：‘主人闻语未开门，绕篱野菜飞黄蝶。’余尝居村落间，食饱，櫜筇纵步，款邻家之扉，小立待之，眼前景物，悉如诗中之语，然后知其工也。”

《迂叟诗话》云：“唐之中叶，文章特盛，其姓名湮没不传于世者甚众，如河中府鹳雀楼，有王之涣、畅诸一云畅当。（“涣”原作“美”，案当作“涣”，今改。）二诗，畅诗曰：‘迥临飞鸟上，高谢世间人，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王诗曰：‘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二人者皆当时贤士所不数，而后人擅诗名者，岂能及之哉？”

《西清诗话》云：“《题华清宫》一绝：‘行尽江南数十程，晓乘残月入华清，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乃杜常也。又《武昌阻风》一绝：‘江上春风留客舟，无穷归思满东流，与君尽日闲临水，贪看飞花忘却愁。’乃方泽也。二人不以文艺名世，而诗语惊人如此，殆不可知矣。”

《西清诗话》云：“陈传道尝于彭门壁间见书一联云：‘一鸪鸣午寂，双燕话春愁。’后以语东坡：‘世谓公作，然否？’坡笑曰：‘此唐人得意句，仆安能道此！’”苕溪渔隐曰：“余尝用此语作《春日》一联云：‘话尽春



愁双紫燕，唤回午梦一黄鹂。’”

《摭言》云：“李涛篇咏甚著，如‘溪声长在耳，山色不离门’，‘扫地树留影，拂床琴有声’，‘落日长安道，秋槐满地花。’皆脍炙人口。”

苕溪渔隐曰：“聂夷中《咏田家诗》云：‘锄禾日正午，汗滴禾下土，故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此数语最佳，其余虽有讽刺，亦俚甚矣。”

蔡宽夫《诗话》云：“润州大江本与今扬子桥为对岸，（“岸”原作“干”，今据明钞本校改。）而瓜洲乃江中一洲耳，故潮水悉通扬州城中。李绅《与李频诗》云：‘鸬鹚山头片云晴，扬州城里见潮生。’以为自大历后潮信始不通。今瓜洲既与扬子桥相连，自扬子距江尚三十里，瓜洲以闸为限，则不惟潮不至扬州，亦自不至扬子矣。山川形势，固有时迁易，大抵江中多积沙，初自水底将涌聚，傍江居人多能以水色验之，渐涨而出水，初谓之涂泥地，已而生小黄花，而谓之黄花杂草地，其相去迟速不常，近不过三五年者，自黄花变而生芦苇，则绵亘数十里，皆为良田，其为利不赀矣。故有辨其水色，即请射而悬空出税三二年者。予在丹徒，闻金山之南将有涨沙者，安知异时金山复不与润州为一邪？”

《漫叟诗话》云：“世俗多以乐史《慈竹诗》谕蒙，谓其有补于教化。有云‘又闻猓然死，终不相弃离。’事见《十道四蕃志》，爱州有此兽，似猴而大，有仁义，行则大者前，小者后，有为射所中，则伤者拔死者箭自刺而死。孰谓人而不如兽乎？”

《漫叟诗话》云：“世有《青衿集》一编，以授学徒，可以谕蒙。若《天诗》云：‘戴盆徒仰止，测管讷知之。’《席诗》云：‘孔堂曾子避，汉殿戴冯重。’可谓着题，乃东坡所谓‘赋诗必此诗’也。”

### 杨凝式

蔡宽夫《诗话》云：“杨凝式仕后唐、晋、汉间，落魄不自检束，自号杨风子，终能以智自完。书法高妙，杰出五代，可与颜、柳继轨，今洛中僧寺尚多有其遗迹。《题华严院》一诗云：‘院似禅心静，花如觉性圆，自然知了义，争肯学神仙。’用笔尤奔放奇逸。李西台建中，平生师凝氏书，题诗于旁曰：‘枯杉倒桧霜天老，松烟麝煤阴雨寒，我亦生来有书癖，一回入寺一回看。’西台书亦自深稳老健，前辈所贵重也。”

### 罗 隐

蔡宽夫《诗话》云：“润州甘露寺有块石，状如伏羊，形制略具，号很石。相传孙权尝据其上，与刘备论曹公。壁间旧有罗隐诗板云：‘紫髯桑盖两沉吟，很石空存事莫寻。汉鼎未分聊把手，楚醪虽美肯同心。英雄已往时难问，苔藓何知日渐深。还有市廛沽酒客，雀喧鸠聚话蹄涔。’时钱镠、高骈、徐

温，鼎立三方，润州介处其间；隐此诗比平时所作，亦差婉而有味也。元符末，寺经火，诗板不复存，而石亦毁剥矣。寺中有李卫公诗，陆探微、吴生等画，亦同为煨烬。惟梁天监中两铁镬各容数石尚存。”苕溪渔隐曰：“余读《五代旧史》，隐，钱唐人，工诗，尤长于咏史。唐宰相郑畋深器之。郑有女，美而才，尝得隐诗，讽诵至于忘寝食。郑怜其意，欲以妻隐。一旦，召隐至私第具食，俾女子壁间窥之。女见隐貌极陋，遂焚其诗，不复肯诵焉。婚亦竟不成。隐累举进士，不第。钱尚父鏐辟为从事，官至给事中。”

东坡云：“先友史经臣彦辅谓予，阮籍登广武而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岂谓沛公竖子乎？余曰：‘非也，伤时无刘、项也，竖子指魏、晋间人耳。’其后予游京口甘露寺，寺有孔明、孙权、梁武、李德裕之遗迹，予感之，赋诗，其略曰：‘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刊。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物，迁逝谁控抟。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聊兴广武叹，不待雍门弹。’则犹此意也。今日读李白《登广武古战场诗》云：‘沉湎呼竖子，狂言非至公。’乃知李太白亦误认嗣宗语，与先友之意无异也。嗣宗虽放荡，本有志于世，以魏、晋间多故，一放于酒耳，何至以沛公为竖子乎。”

《西清诗话》云：“《吴越纪事》，越僧处默，赋诗有奇句，尝云：‘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罗隐见曰：‘此我句，失之久矣，乃为吾师丐得。’识者鄙其儂薄大甚。”

《桐江诗话》云：“许浑集中佳句甚多，然多用水字，故国初士人云：‘许浑千首湿’是也。谓如《洛中怀古诗》云：‘水声东去市朝变，山势北来宫殿高。’若其它诗无水字，则此句当无愧于作者。罗隐诗，篇篇皆有喜怒哀乐心志去就之语，而卒不离乎一身。故‘许浑千首湿’，人以‘罗隐一生身’为对，又云‘杜甫一生愁’，似优于前矣。”

### 五季杂记

东坡记唐事云：“韩定辞，不知何许人，为镇州王镕书记，聘燕帅刘仁恭，舍于宾馆，命幕客马郁延接，马有诗赠韩曰：‘燧林芳草绵绵思，尽日相携陟丽谯，别后巘愁山上望，羨君还复见王乔。’郁诗虽清秀，然意在试其学问，韩即席酬之曰：‘崇霞台上神仙客，学辨痴龙艺最多，盛德好将银笔述，（“笔”徐钞本、明钞本作“管”，下同。）丽词堪与雪儿歌。’坐内诸宾，靡不钦讶，称为妙句。然亦疑其银笔之譬也。他日，郁从容问韩以雪儿银笔之事，韩曰：‘昔梁元帝为湘东王时，好学著书，常记录忠臣义士，及文之美者，笔有三品，以金银雕饰，或用班竹为管：忠孝全者用金管书之，德行精粹者用银管书之，文章瞻丽者以班竹管书之。故湘东王之誉，振于士表。雪儿，孝密之爱姬，能歌舞，每见宾僚文章有奇丽中意者，即付雪儿叶音律以歌之’

。’又问痴龙出自何处，曰：‘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误坠于中，因行数里，渐明旷，见有宫殿人物凡九处，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何所复出。以问张华，华曰：此地仙九馆也，大羊名痴龙耳。’定辞复问郁：‘巘嵒之山，当在何处？’郁曰：‘此隋郡之故事，何谦逊而下问。’由是两相悦服，结交而去。”

《缙素杂记》云：“杨文公《谈苑》，载伶人王感化，少聪敏，未尝执卷，而多识故实，口谐捷急，滑稽无穷。会中主引李继勋、严续二相游苑中，适见系牛于株栝上，令感化赋诗，应声曰：‘曾遭宁戚鞭敲角，几被田单火燎身。独向残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何人。’因以讥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浔阳，遇大风，中主不悦，命酒独酌，指北岸山问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怪。感化独前献诗曰：‘龙舟万里驾长风，汉武浔阳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景斜不落《寿杯中》。’中主大悦，赐束帛。余读《江南野录》，载李家明当嗣主时为乐部头，能滑稽，善讽谏，亦载二诗，首尾大同小异。《咏牛诗》曰：‘曾遭宁戚鞭敲角，又被田单火燎身，闲背斜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无人。’《龙舟诗》曰：‘龙舟轻飏锦帆风，正值宸游望远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寿杯中。’嗣主因恸，俛首而过。《谈苑》以感化为建州人，《野录》以家明为庐州人，《谈苑》谓中主，《野录》谓嗣主，未详孰是。”

《石林诗话》云：“五代王仁裕知贡举，王溥为状元，时年二十六，遂相周世宗，犹及本朝，以太子太保归班，年才四十二，前此所未有也。溥初拜相，仁裕犹致政无恙，以诗贺之云：‘一战文场拔赵旗，更调金鼎佐无为。白麻骤降恩何极，黄发初闻喜可知。跋敕案前人到少，筑沙堤上马蹄迟。立班始得遥相见，亲洽争如未贵时。’溥在位，每休沐，必诣仁裕，从容终日。盖唐以来，坐主门生之礼尤厚。”

茗溪渔隐曰：“小说记事，率多舛误，岂复可信；虽事之小者，如一诗一词，盖亦是尔。（“是”字原作空白，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淮阴侯庙诗》‘筑坛拜日恩虽重’之句，《青箱杂记》谓是钱昆作，《桐江诗话》谓是黄好谦作，是一诗而有二说也。小词《春光好》‘待得鸾胶续断弦，是何年’之句，《江南野录》谓是曹翰使江南赠娼妓词，《本事曲》谓是陶谷使钱唐赠驿女词，《冷斋夜话》谓是陶谷使江南赠韩熙载歌姬词，是一词而有三说也。其它类此者甚众，殆不可遍举。”

卷第二十五

卷第二十五

宋朝（“宋”原作“本”，今据宋本、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

《后山诗话》云：“王师围金陵，唐使徐铉来朝。铉伐其能，欲以口舌解

围，谓太祖不文，盛称其主博学多艺，有圣人之能。使诵其诗，曰：‘秋月之篇，天下诵传之，其句云云。’太祖大笑，曰：‘寒士语耳，吾不道也。’铉内不服，谓大言无实可穷也，以请。殿上惊惧相目。太祖曰：‘吾微时自秦中归，道华下，醉卧田间，觉而月出，有句曰：未离海底千山黑，才到天中万国明。’铉大惊，殿上称寿。”

《迂叟诗话》云：“太祖以开宝九年，中外无事，始诏旬假日不坐。然其日辅臣犹对于后殿，问圣体而退。至道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旬假，是日，太宗犹对辅臣，至夕，帝崩。李南阳永熙挽词曰：‘朝凭玉几言犹在，暮启金滕事已非。’时称佳作。至真宗朝时，旬假辅臣始不入。宝元中，西事方兴，假日视事。庆历初乃如旧。”

《石林诗话》云：“杨文公在翰林，以谗佯狂去职，真宗眷之不衰，闻疾愈，即起为郡。未几，复以判秘书监召，既到阙，以诗赐之，曰：‘琐闼往年司制诰，共嘉藻思类相如。蓬山今日谗坟史，还仰多闻过仲舒。报政列城归覲后，疏恩高阁拜官初。诸生济济弥瞻望，铅槧咨询辨鲁鱼。’祖宗爱惜人材，保全忠贤之意如此。文公卒与寇莱公协定大策，功虽不终，其尽力于国，亦无愧矣。”

《石林诗话》云：“神庙天性俭约，奉慈寿宫尤尽孝道。慈圣太后尝以乘輿服物未备，因同天节作珠子鞍辔为寿，神庙一御于禁中，后藏去不复用。一日，与两宫幸后苑赏花，慈圣辇至，神庙即降步亲扶，慈圣屡却不从。闻者太息。慈圣上仙，李奉世为侍郎，进挽诗，有云：‘珠鞞昔御恩犹在，玉辇亲扶事已非。’盖纪二事，神庙览之，泣下。”

卢多逊

《后山诗话》云：“太祖幸后池，对新月置酒，问当直学士为谁，曰：‘卢多逊。’召使赋诗，请韵，曰：‘些子儿。’其诗云：‘太液池边看月时，好风吹动万年枝，谁家玉匣开新镜，露出清光些子儿。’太祖大喜，尽以坐间饮食器赐之。”

《桐江诗话》云：“曹希蕴货诗，都下人有以敲梢交为韵，案赋《新月诗》者，曹诗云：‘禁鼓初闻第一敲，乍看新月出林梢，谁家宝鉴新磨出，匣小参差盖不交。’盖模多逊之句也。”

《漫叟诗话》云：“希蕴颇能诗，虽格韵不高，然时有巧语。常作《墨竹诗》云：‘记得小轩岑寂夜，月移疏影上东墙。’此语甚工。”

徐铉

《东轩笔录》云：“太平兴国中，吴王李煜薨，太宗诏侍臣撰吴王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而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迹，莫若徐铉为详。’”



太宗未悟，遂诏铉撰碑。铉遽请对而泣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太宗始悟让者之意，许之。故铉为碑，但推言历数有尽，天下有归而已。其警句云：‘东邻遘祸，南箕扇疑。投杼致慈亲之惑，乞火无里妇之谈。始劳因垒之师，终后涂山之会。’太宗览读称善。异日，复得铉所撰《吴王挽词》三首，尤加叹赏，每对宰臣称铉之忠义。《吴王挽词》，今记者二首，曰：‘倏忽千龄尽，冥茫万事空。青松洛阳陌，白草建康宫。道德遗文在，兴衰自古同。受恩无补报，反袂泣途穷。’‘土德承余烈，江南广旧恩。一朝人事变，千古信书存。哀挽周原道，铭旌郑国门。此生虽未死，寂寞已消魂。’吴王葬北邙。《江南录》乃铉与汤悦奉诏撰，故有‘千古信书’之句。东邻谓钱俶也。”

### 王元之

《西清诗话》云：“王禹偁元之，父本磨家，毕文简士安为州从事，元之代其父输面，至公宇，立庭下，文简方命诸子属句，云：‘鹦鹉能言宁比凤。’元之抗声曰：‘蜘蛛虽巧不如蚕。’文简曰：‘子精神满腹，将且名世。’后与公接武朝廷。”

《石林诗话》云：“姑苏南园，钱氏广陵王之旧圃也，老木皆合抱，流水奇右，参差其间，为最胜处。王翰林元之为长洲宰时，无日不携客醉饮，尝有诗曰：‘它年我若功成后，乞取南园作醉乡。’今园中大堂，遂以醉乡名之。”

蔡宽夫《诗话》云：“元之本学白乐天诗，在商州尝赋《春日杂兴》云：‘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和莺吹折数枝花。’其子嘉祐云：‘老杜尝有恰似春风相欺得，夜来吹折数枝花之句，语颇相近。’因请易之。王元之忻然曰：‘吾诗精诣，遂能暗合子美邪？’更为诗曰：‘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杜甫是前身。’卒不复易。”

### 张乖崖

《西清诗话》云：“张乖崖少与逸人傅霖同学，公既显达，求霖三十年，不可得，作《忆霖诗》云：‘寄语巢由莫相笑，此生终不羨轻肥。’晚年守宛丘，有被褐骑驴叩门大呼曰：‘语尚书青州傅霖。’阍吏走白，公曰：‘傅先生天下士，汝何人敢呼姓名。’霖笑曰：‘别子一世，尚尔童心，是岂知世间有我哉？’公问何昔隐今出，霖曰：‘子将去矣，来报子耳。’公曰：‘咏亦自知之。’霖曰：‘知复何言！’后一月，公薨。”

《古今诗话》云：“张忠定少谒华山陈图南，图南赠诗云：‘自吴入蜀是寻常，歌舞筵中救火忙，乞得金陵养闲散，也须多谢鬓边疮。’（“疮”原作“苍”，今据元本、徐钞本校改。）始皆不喻。后忠定更镇杭、益，晚年发疮于

鬓，移守金陵，遂薨，悉如其言。”苕溪渔隐曰：“余考《三朝正史张咏传》，真宗时咏再任升州，头疮甚，上悯之，代还，不能朝谒，复求领郡，命知陈州，卒。则《西清诗话》之言是也。其《古今诗话》以谓移守金陵遂薨，非也。”

《侯鯖录》云：“傅逸人，真庙时人，《赠张忠定诗》曰：‘忍把浮名卖却闲，门前流水对青山，青山不语人无事，门外风花任往还。’张答云：‘萧萧疏苇对门墙，见说新秋鲙味长，何事轻抛来帝里，至今魂梦绕寒塘。’”

陈辅之《诗话》云：“萧楚才知溧阳县，时张乖崖作牧，一日，召食，见公几案有一绝云：‘独恨太平无一事，江南闲杀老尚书。’萧改恨作幸字。公出，视稿曰：‘谁改吾诗？’左右以实对。萧曰：‘与公全身。公功高位重，奸人侧目之秋，且天下一统，公独恨太平，何也？’公曰：‘萧弟，一字之师也。’”

#### 寇莱公

《石林诗话》云：“寇莱公南迁，道过襄阳，曾留一绝于驿亭，曰：‘沙堤筑处迎丞相，驿吏催时送逐臣，到了输他林下客，无荣无辱自由身。’林下，大概言之，初无主名也。胡秘监旦素不为公所喜，适居郡下，既闻之，遂以林下客公为己发，且有称快之语。闻者莫不皆笑。”

#### 王文穆

《西清诗话》云：“王文穆钦若未第时，寒窘，依幕府家。时章圣以寿王尹开封，一日晚，过其舍，左右不虞王至，亟取纸屏障风。王顾屏间一联云：‘龙带晚烟离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阳。’大加赏爱，曰：‘此语落落有贵气，何人诗也？’对曰：‘某门客王钦若。’上遽召之，一见，钦其风素。其后信任颇专，致位上相，风云之会，实基于此焉。”

#### 丁晋公

《冷斋夜话》云：“韩子苍曰：‘丁晋公《海外诗》云：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世以为工。及读《东坡诗》云：花曾识面香仍好，鸟不知名声自呼。便觉才力相去远矣。’”

《高斋诗话》云：“吕献可海尝云：‘丁谓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元之禹偁读之曰：入公门犹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后果如其言。’”

洪驹甫《诗话》云：“潘子真为予言，晋公诗‘绿杨垂手舞，黄鸟缓声歌’，《乐府》有大垂手、小垂手，前缓声、后缓声，故丁用之，其属对律切如此。”

唐子西《语录》云：“张文昌诗：‘六宫才人大垂手，愿君千年万年寿’

，朝出射麋暮饮酒。’《古乐府》大垂手、小垂手、独摇手，皆舞名也。”

潘子真《诗话》云：“晋公自朱崖内徙，浮光清逸尚幼，侍曾祖母寿安县君归宁，陶商翁其族侄也，亦自义郴来。晋公一日循江湄散步，见船行，戏为语曰：‘舟移水面凹。’令诸甥对之。陶应声云：‘云过山眉展。’丁以谓水实有面，眉以况山，虚实不等，当作‘云过山腰细’。规模虽出一时，不甚超卓，然前辈属词之切，教导后生，亦自有方。”

夏英公

《东轩笔录》云：“夏郑公竦以父歿王事，得三班差使；然自少好读书，攻为诗。一日，携所业伺宰相李文靖沆退朝，拜于马首而献之。文靖读其句，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之句，深爱之。终卷皆佳句。翊日，袖诗呈真宗。及叙死事之后，乞与换文资，遂改润州金坛主簿。”

陈恭公 生朝附

《东轩笔录》云：“陈恭公执中，以卫尉寺丞知梧州，驿递上疏，乞立储贰。真宗嘉其敢言。翊日，临朝，袖其疏以示执政，叹奖久之，召为右正言。然为王冀公所忌。一日，真宗赋《御沟柳》诗，宣示宰相两省，皆和进。恭公因进诗曰：‘一度春来一度新，翠光长得照龙津，君王自爱天然色，恨杀昭阳学舞人。’”

《东轩笔录》云：“陈恭公初罢政事，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亲族往往献老人星图以为寿。独其侄世修献《范蠡五湖图》，且赞曰：‘贤哉陶朱，霸越平吴；名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纳节，明年累表求退，遂以司徒致仕。”

《西清诗话》云：“周邦彦美成上家公生日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时称警策。”

《高斋诗话》云：“汪彦章《上蔡元长诗》云：‘班立青云腰佩玉，手持洪造印涂金。’”

《漫叟诗话》云：“近世士大夫作献寿诗：‘秘藏函谷关中子，来献蓬莱阁上仙。愿得鬓须如此老，却教龟鹤羨长年。’时献《混元图》，又诗云：‘邠州教授贫希有，献寿无花亦无酒，惟有新诗三百篇，一年一度献一首。’后人多窃其意。”

杜 默

《隐居诗话》云：“李文定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诗》以献，仅数百言，皆以月况文定。其中句有‘蟾辉吐光育万种，我公蟠屈为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为清节；孤轮辗空周复圆，我公得此为机权；余光烛物无洪细，我公得此为经济。’终篇大率如此，虽造语粗浅，然亦豪爽也

。默少以歌行自负，石介谓之豪于歌者如此。晚节益纵酒落魄，文章尤狂鄙。熙宁末，以特奏名得同出身一命，为临江军新淦县尉，年近七十卒。”

东坡云：“石介作《三豪诗》，略云：‘曼卿豪于诗，永叔豪于文，杜默豪于歌也。’永叔亦赠默诗云：‘赠之《三豪篇》，而我滥一名。’默之歌少见于世，初不知之，后闻其篇云：‘学海波中老龙，圣人门前大虫，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皆此等语，甚矣，介之无识也。永叔不欲嘲笑之者，此公恶争名，且为介讳也。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发者也。作诗狂怪，至卢仝、马异极矣；若更求奇，便作杜默。”

## 卷第二十六

## 卷第二十六

晏元献

《西清诗话》云：“红梅清艳两绝，昔独盛于姑苏，晏元献始移植西冈第中，特称赏之。一日，贵游赂园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公尝与客饮花下，赋诗曰：‘若更迟开三二月，北人应作杏花看。’客曰：‘公诗固佳，待北俗何浅也。’公笑曰：‘顾侬父安得不然。’一坐绝倒。王君玉闻盗花事，以诗遗公云：‘馆娃宫北旧精神，纷瘦琼寒露蕊新，园吏无端偷折去，凤城从此有双身。’自尔名园争培接，遍都城矣。”苕溪渔隐曰：“王介甫《红梅诗》云：‘春半花才发，多应不奈寒，北人初未识，浑作杏花看。’与元献之诗暗合。然介甫句意俱工，胜元献远矣。”

《漫叟诗话》云：“江为有诗：‘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或谓作此诗者，决非贵族。或人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乃乞儿口中语。”苕溪渔隐曰：“《青箱杂记》亦载此事，乃元献云此诗乃乞儿相，未尝识富贵者。故公每言富贵，不及金玉锦绣，惟说气象，若‘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之类是也。公自以此句语人曰：‘穷人家有此景否？’《云斋广录》载近时人诗一联云：‘珠帘绣户迟迟日，柳絮梨花寂寂春’，虽用珠绣，其气象岂不富贵，不害其为佳句也。《归田录》云：‘晏元献喜评诗，尝曰：老觉腰金重，慵便玉枕凉，未是富贵语。不如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此善言富贵者也。人皆以为知言。’”

《后山诗话》云：“白乐天云：‘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又云：‘归来未放笙歌散，画戟门前蜡烛红’，非富贵语，看人富贵者也。黄鲁直谓白乐天‘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不如杜子美‘落花游丝白日静，鸣鸠乳燕青春深’也。”



《后山诗话》云：“王岐公诗喜用金璧珠碧，以为富贵，而其兄谓之至宝丹也。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

王直方《诗话》云：“王禹玉诗，世号至宝丹，以其多使珍宝，如黄金必以白玉为对。有人云：‘诗能穷人，且试强作些富贵语看如何。’其人数日搜索，云止得一联曰：‘胫挺化为红玳瑁，眼睛变作碧琉璃’，为之绝倒。”

《石林诗话》云：“旧中书南厅壁间，有晏元献《题咏上竿伎》一诗云：‘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倒骇傍人，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当时必有谓。文潞公在枢府，尝一日过中书，与荆公行至题下，特留诵诗久之，亦不能无意也。荆公它日复题一篇于诗后云：‘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此句原作“强分机械枉天真”，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桔槔俯仰何妨事，（“何妨”徐钞本、明钞本作“缘何”。）抱瓮区区老此身。’”

《隐居诗话》云：“晏元献殊作枢密使，一日，雪中退朝，客次有二客，乃欧阳学士修、陆学士经，元献喜曰：‘雪中诗人见过，不可不饮也。’因置酒共赏，即席赋诗。是时西师未解，欧阳修句有‘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乐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元献快然不悦，尝语人曰：‘裴度也曾燕客，韩愈也会做文章，但言园林穷胜事，钟鼓乐清时，却不曾恁地作闹。’”

潘子真《诗话》云：“永叔颇闻晏因赋《雪诗》有语，其后欧守青社，晏亦出镇宛丘，（“镇”原作“殿”，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欧乃作启叙生平出处，以致谢悃，其略曰：‘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贡举，修以进士而被选抡，及当钧衡，又以谏官而蒙奖擢，出门馆，不为不旧，受恩知，不为不深。’晏得书，即于书尾作数语，授掌记誊本答之，甚灭裂。坐客怪而问焉，晏徐曰：‘作答知举时一门生书也。’意终不平。”

《西清诗话》云：“元献初罢政事，守亳社，每叹士风凋落。一日，营妓曰刘苏哥，有约终身而寒盟者，方春物暄妍，驰骏马出郊，登高冢旷望，长恸遂卒。元献谓士大夫受人眄睐，随燥湿变渝，如翻覆手，曾狂女子不若，为序其事以诗吊之云：‘苏哥风味逼天真，恐是文君向上人，何日九原芳草绿，大家携酒哭青春。’”

《东轩笔录》云：“曾布以翰林学士权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职，知饶州。舍人许将当制，颇多斥词，制下，将往见曾曰：‘始得词头，深欲缴纳，又思之，衅隙如此，不过同贬耳，于公无所益也，遂僦勉为之。然其中语言，颇经改易，公他日当自知也。’曾曰：‘君不闻宋子京之事乎？昔晏元献当国，子京为翰苑，晏爱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见，遂税一第于旁近，延居之，其亲

密如此。遇中秋，晏启宴召宋，出妓饮酒赋诗，达旦方罢。翌日，罢相，宋当草词，颇极诋斥，至有广营产以殖私，多役兵而规利之语。方子京挥毫之际，余醒尚在，左右观者亦骇叹。盖此事由来久矣，何足校邪！’许亦怵然而去。”茗溪渔隐曰：“元献《吊刘苏哥诗序》，盖指宋子京而言也，吾故录此事以附益之。”

宋子京《笔记》云：“天圣初元以来，搢绅间为诗者益少，惟丞相晏公殊、钱公惟演、翰林刘公筠数人而已。至丞相王公曙、参知政事宋公绶、翰林李公淑，文章外亦作诗，而不专也。其后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皆自谓好为诗，不能自名矣。晏丞相末年诗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未有，然晏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之酬和。”

《钟山语录》云：“晏相善作小词，诗篇过于杨大年，大年虽称博学，然颠倒少可取者。”

《诗眼》云：“晏叔原见蒲传正云：‘先公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传正曰：‘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传正笑而悟。然如此语，意自高雅尔。”

《侯鯖录》云：“熙宁中，郑侠上书事作，下狱，悉治平时往还厚善者。侠家搜得晏叔原与侠诗云：‘小白长红又满枝，筑球场外独支颐，春风自是人间客，主张繁华得几时。’裕陵称之，即令释出。”

### 宋莒公

《西清诗话》云：“二宋俱为晏元献殊门下士，兄弟虽甚贵显，为文必手抄寄公，恳求雕润。尝见景文寄公书曰：‘莒公兄赴镇圃田，同游西池，作诗云：长杨猎罢寒熊吼，太一波闲瑞鹤飞。语意警绝，（“警”原作“惊”，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因作一联云：白雪久残梁复道，黄头闲守汉楼船。仍注空字于闲之傍，批云二字未定，更望指示。’晏公书其尾曰：‘空优于闲，且见虽有船不御之意，又字好语健。’盖前辈务求博约，情实纯至，盖如此也。”

《西清诗话》云：“宋元宪为内相，望临一时，且大用矣；同列有赞其姓宋名郊，非便。公奉诏，更名庠，意殊怏怏。会用新名移书与叶清臣，仍呼同年。叶戏答云：‘清臣是宋郊第六中选，遍阅《小录》，无宋庠，不知何许人。’公因寄一绝自解云：‘纸尾勤勤问姓名，禁林依旧玷华缨，莫惊书录题臣向，即是当时刘更生。’”

《石林诗话》云：“许昌西湖，与子城密相缘附而下，可策杖往来，不涉

城市，云是曲环作镇时，取土筑城，因以其地导渙水潴之，略广百余亩，中为横堤，初但有其东之半耳，其西广于东增倍，而水不甚深。宋莒公为守时，因起黄河春夫使浚治之，始与西相通，则诗所谓‘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者也。其后韩持国作大亭水中，取其语名之曰展江。然湖水面虽阔，西边终易堙塞，数十年来，公厨规利者遂涸以为田，岁入才得三百斛，以佐酿酒，而水无几矣。余为守时，复以还旧，稍益开浚，渺然真有江湖之趣。莒公诗更有一篇，中云：‘向晚旧滩都浸月，过寒新木便生烟。’尤风流有味，而世不传，往往但记前联也。”

《西清诗话》云：“许昌西湖展江亭成，宋元宪留题，有‘凿开鱼鸟忘情地，展尽江湖极目天’之句，皆以谓旷古未有此语；然本于五代，马殷据潭州时，建明月圃，命幕客徐仲雅赋诗，云：‘凿开青帝春风圃，移下姮娥夜月楼。’用古句摹拟，词人类如此，但有胜与否耳。”

《西清诗话》云：“长沙徐仲雅《宫词》曰：‘内人晓起怯春寒，轻揭珠帘看牡丹，一把柳丝收不尽，和风搭在玉栏干。’其富贵潇洒可爱。”苕溪渔隐曰：“余尝作《春寒绝句》云：‘小院春寒闭寂寥，杏花枝上雨潇潇，午窗归梦无人唤，银叶龙涎香渐销。’聊效其体也。”

《西清诗话》：“本朝状头入相者：吕文穆蒙正、王文正曾、李文定迪、宋元宪。元宪登庸，知制造石扬休贺以诗曰：‘皇朝四十三龙首，身到黄扉止四人。’副枢王伯庸尧臣曰：‘何不道已四人，而特言止，惜哉！’盖伯庸继元宪魁天下士，然未几薨于位。自庆历距今迄未有先多士而后大拜者，异哉！”

### 宋景文

《东轩笔录》云：“嘉祐中，翰林诸公，皆入二府。时包拯为三司使，宋祁守郑州，二公久已著人望而不见用，（“已”原作“次”，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京师谚语云：‘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闷杀宋尚书。’明年，包亦为枢密副使，而徐以翰林承旨召景文，景文以诗寄梁丞相，略曰：‘梁园赋罢相如至，宣室厘残贾谊归。’盖谓差除两府，足方被召也。为承旨，又作诗曰：‘粉署重来忆旧游，蟠桃开尽海山秋。宁知不是神仙骨，上到鳌山更上头。’”

苕溪渔隐曰：“包孝肃拯，合肥人。及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乡曲之好，故流俗稍稍谤议，公乃为诗以见意，其间一联云：‘直干终为栋，真钢不作钩。’（“真钢”原作“衡刚”，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其守正不回如此。”

《石林诗话》云：“子京不甚为韩魏公所知，故公当国，子京多补外，嘉

祐中始再入为翰林学士。偶朝会，子京因疾谒告，以表自陈云：‘不获预率舞之列。’魏公见之殊不乐。”

《类苑》云：“韩魏公知定州日，作阅古堂，自为记刻于石，后人又画魏公像于堂上。子京知定州，作乐歌十阙，其一曰：‘听说中山好，韩家阅古堂，画图真宰相，刻石好文章。’魏公闻之不喜。”

唐子西《语录》云：“晚学遽读《新唐书》，辄能坏人文格。《旧唐书赞语》云：‘人安汉道之宽平，不厌高皇之嫚骂。’其论唐亡云：‘决江海以救焚，焚救而溺至；（“救”原作“收”，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引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亦自有佳处。”

《东轩笔录》云：“子京博学能文章，天资酝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每宴罢盥漱毕，开寝门垂帘，燃二椽烛，媵婢夹侍，和墨伸纸。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多内宠，后庭曳罗绮者甚众。尝宴于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诸婢各送一枚，凡十余枚，皆至。子京视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归。”

### 王君玉

《缙素杂记》云：“《西清诗话》言王君玉谓人曰：‘诗家不妨间用俗语，尤见工夫。雪止未消者，俗谓之待伴，尝有雪诗：待伴不禁鸳瓦冷，羞明常怯玉钩斜。待伴羞明皆俗语，而采拾入句，了无痕颣，此点瓦砾为黄金手也。’余谓非特此为然，东坡亦有之，《避谤诗》：‘寻医畏病酒入务’，又云：‘风来震泽帆初饱，雨入松江水渐肥。’寻医入务，风饱水肥，皆俗语也。又南人以饮酒为软饱，北人以昼寝为黑甜，故东坡云：‘三杯软饱后，一枕黑甜余。’此亦用俗语也。”

《西清诗话》云：“王琪君玉《咏秋莲诗》曰：‘蚕寒冰茧瘦，蜂老露房空。’《闻角》曰：‘陇雁半惊天在水，征人相顾月如霜。’又有诗曰：‘鱼寒不食清池钓，鹭静频惊小阁棋。’”

《钟山语录》云：“或歌王琪诗者，荆公曰：‘琪诗虽时有奇句，然雕镌不自在。’”

陈辅之《诗话》云：“王君玉有《望江南》十首，自谓谪仙。荆公酷爱其‘红绡香润入梅天’之句。”

《石林诗话》云：“晏元献守南都，王君玉时已馆阁校勘，公特请于朝，以为府签判；朝廷不得已，使带馆职从公。外官带馆职，自君玉始。宾主相得，日以赋诗饮酒为乐，佳时胜日，未尝辄废也。尝遇中秋阴晦，斋厨夙为备，公适他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寝矣，君玉亟为诗以入曰：‘只



在浮云最深处，试凭弦管一吹开。’公枕上得诗大喜，即索衣起，径召客治具，大合乐。至夜分，果月出，遂乐饮达旦。前辈风流固不凡，然幕府有佳客，亦自如人意也。”

王直方《诗话》云：“吕申公在扬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预作口号，少游遂有‘照海旌幢秋色里，激天鼓吹月明中’之句。然是夜却微阴，公云：‘使不着也。’少游乃别作一篇，其末云：‘自是我公多惠爱，却回秋色作春阴。’真所谓翻手作云也。”

《漫叟诗话》云：“南唐僧谦明中秋得句云：‘此夜一轮满，清光何处无？’先得上句，次年秋方得下句。尝见《使燕录》云：‘惟中秋天色阴晴，与夷狄同。’”苕溪渔隐曰：“东坡《中秋月诗》云：‘尝闻此宵月，万里同阴晴。’注云：‘故人史生为余言，尝见海贾云，中秋有月，则是岁珠多而圆，常以此候之。虽相去万里，他日会合，相问阴晴，无不同者。’是说与《使燕录》相合，因附之。”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七

陈文惠

张文潜云：“陈文惠有《题松江诗》，落句云：‘西风斜日鲈鱼香。’言惟松江有鲈鱼耳，当用此乡字，而数处见皆作香字，鱼未为羹馐，虽嘉鱼直腥耳，安得香哉？”

《东轩笔录》云：“李淑在翰林，奉诏撰《陈文惠公神道碑》，李为人高亢，少许可，其文章尤尚奇涩，碑成，殊不称文惠之功烈，文章但云‘平生能为二韵小诗’而已。文惠之子述古等，恳乞改去‘二韵’等字，答已经进呈，不可刊削。述古极衔之。会李出知郑州，奉时祀于恭陵，而作《恭帝陵诗》曰：‘弄楯牵车挽鼓催，不知门外倒戈回，荒坟断垅才三尺，犹认房陵半仗来。’述古得其诗，遽讽寺僧刻石，打墨百本，传于都下。俄有以诗上闻者，仁宗以其诗送中书。翰林学士叶清臣等言：‘本朝以揖逊得天下，而淑诬以干戈。且臣子非所宜言。’仁宗亦深恶之，遂褫李所居职。自是连蹇于侍从垂二十年，竟不用而卒。”

蔡文忠

《类苑》云：“蔡文忠公齐，擢进士第一，以将作丞倅究，将母之官，年少气锐，日沉酣以酒色，废务贤良。贾公餗居郡中，屡谒不得见，因书一绝屏间云：‘圣君宠厚龙头选，慈母恩深鹤发垂，（“垂”原作“随”，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君宠母恩俱未报，酒如为患悔何追。’文忠见之，亟往泣谢，自是终身不饮酒。”苕溪渔隐曰：“余旧记一小诗云：‘京师素号酒色海

，溺者常多济者稀，吾子堂前有慈母，布衣须换锦衣归。’不知谁氏作，规诲之言，惜其散逸，故附于后。”

### 韩魏公

《迂叟诗话》云：“韩魏公罢相，守北京，新进多陵慢之。魏公郁郁不得志，尝为诗云：‘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时人称其微婉。”

《类苑》云：“魏公在北门，重阳燕诸曹于后园，有诗一联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公居尝谓保初节易，保晚节难，故晚节事尤著，所立特完。又作《喜雪诗》一联云：‘危石盖深盐虎陷，老枝擎重玉龙寒。’人谓公身虽在此，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公为诗用意深，非详味之，莫见其指，皆此类也。”

苕溪渔隐曰：“鲁直诗云：‘黄花晚节尤可惜，青眼故人殊不来’，与魏公‘且看黄花晚节香’，皆于黄花用晚节二字。盖草木正摇落之时，惟黄花独秀，故可用此二字。”

《石林诗话》云：“庆历八年，王则叛贝州，既诛，始析河北、大名、真定、高阳为四路，各置帅，更命儒臣以缉边。魏公自郓州徙镇，则大兴方略，事无不自亲，尝有《题养真亭》诗云：‘所期清策虑，不是爱精神，吏民还解否，吾岂苟安人。’其志可见矣。郡圃号众春，会岁饥，涉春未尝一游。陈荐在幕府，以诗请公云：‘水底鱼龙思鼓吹，沙头鸥鹭望旌旗。’公亟答之云：‘细民沟壑方援手，别馆莺花任送春。’在镇五年，政声流闻天下，遂属以为相。”

《桐江诗话》云：“陈舍人荐彦升，有《彭城八咏》，为人所称，多以《燕子楼》为绝唱；殊不知《子房庙诗》最为警绝，诗云：‘博浪沙头触副车，潜游东夏识真符。风云智略移秦鼎，星斗功名启汉图。商老已来宁少海，赤松还约访仙都。雍容进退全天道，凛凛高风万古无。’《燕子楼诗》并载于后，识者自知其优劣也。诗云：‘仆射新阡狐兔游，侍儿犹住水边楼。风清玉簟慵欹枕，月好珠帘懒上钩。寒梦觉来沧海阔，新诗吟罢紫兰秋。乐天才思如春雨，断送残花一夕休。’燕子楼即张建封侍儿所居，其事具载《丽情集》。彦升《高祖庙诗》云：‘尘静山川狂鹿死，雷惊天地老龙飞。’《范增墓诗》云：‘忿失壮图撞玉斗，岂知天命与金刀。’皆佳句也。《八咏》今不传于世，惜哉！”

### 杜祁公

《石林诗话》云：“杜正献公，自少清羸，若不胜衣。年过四十，鬓发即尽白。虽立朝孤峻，凛然不可屈，而不为奇节危行，雍容持守，不以有所不为为贤，而以得其所为为幸。欧公素出其门，公谢事居宋，欧适来为守，相与甚

欢。公不甚饮酒，惟赋诗唱酬，是时年八十，然忧国之意，犹慷慨不已，每见于色。欧公尝和诗，有‘貌先年老因忧国，事与心违始乞身’，公得之大喜，常自讽诵。当时以谓不惟曲尽公志，虽其形貌，亦在模写中也。”

蔡宽夫《诗话》云：“张文孝公观，性端谨，一生未尝作草字，故其诗有‘保心如止水，为行见真书’之句。世多以谓人之所为，可于书体见之，此殆不然，亦适然耳。今书吏自少即学楷法，往往自不解破体，其人岂皆端愿者邪？人物之高下，要自其书之气韵观之。盖精神所寓，有必不可掩者，初不在真与草也。杜正献公以直谅端方名天下，平生践履，未有一事少出礼法。年过七十，谢事，始学草书，遂尽其妙。今使人每见之，则其英特秀爽，无所降屈之气，犹若可想见者，此其所以异乎。”

《林间录》云：“杜祁公衍、张文定方平，皆致政居睢阳，里巷相往来。有朱承事者，以医药游二老之间。祁公劲正，未尝杂学，每笑安道佞佛，对宾客必以此嘲之，文定但笑而已。朱承事乘间谓文定曰：‘杜公天下伟人，惜未知此事。公有力，盍不劝发之？’文定曰：‘君与此老缘熟胜我，我止能助之耳。’朱应之而去。一日，祁公呼朱切脉甚急，朱谓使者曰：‘汝先往白相公，但云看首《楞严》未了。’使者如所告，驰白祁公，默然久之，乃至，隐几揖令坐，徐曰：‘老夫以君疏通解事，不意近亦例闾茸，如所谓首《楞严》者何等语，乃尔耽着。圣人微言，无出孔、孟，舍此而取彼，是大惑也。’朱曰：‘相公未读此经，何以知不及孔、孟，以某观之，似过之也。’袖中出其首卷曰：‘相公试阅之。’祁公熟视朱，不得已，乃取默看，不觉终轴，忽起大惊曰：‘世间何从有此书邪？’遣使尽持其余来，遍读之，捉朱手曰：‘君真我知识。安道知之，久而不以告我，何哉？’即命驾见文定，叙其事，文定曰：‘譬如人失物，忽已寻得，但当喜其得之而已，不可追悔得之早晚也。仆非不相告，以公与朱君缘熟，故遣之耳。虽佛祖化人，（“人”原作“之”，今据宋本、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亦必藉同事也。’祁公大悦。”

### 张文定

《冷斋夜话》云：“张文定方平，庆历中，尝为滁州，游琅琊山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经函，发之，即《楞伽经》，余半卷未写，忽悟前身盖知藏僧也，写《楞伽》未毕而化，因续书残轴，笔迹宛然如昔，因号《二生经》。常以经首四句偈，发明心要，其偈云：‘世间离生灭，犹如虚空华，知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公后以此经授东坡，东坡为序其事，代写此经，刻于浮玉山龙游寺。”苕溪渔隐曰：“《楞伽经》文字简古，读者或不能句。近时有闽人杨彦国深究宗乘，遂笺注此经，仍析为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赞之。读之，其义晓然可见。彦国临终，谓其家曰：‘即以此经殉葬。’久之

，其冢间神光发现，村夫疑其所藏珍宝，谋劫其冢。其家知之，即发出此经，神光遂灭，因传此经于世。”

《石林诗话》云：“安道未第时，贫甚，衣食殆不给；然意气豪迈，未尝少贬。与刘潜、李冠、石曼卿往来山东诸郡，任气使酒，见者皆倾下之。沛县有汉高祖庙并歌风台，前后题诗甚多，无不推颂功德；独安道《高庙诗》云：‘纵酒疏狂不治生，中阳有土不归耕，偶因世乱成功业，更向翁前与仲争。’又《歌风台》曰：‘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盖自少已不凡矣。”

东坡云：“‘因嗟萍梗才名客，自叹匏瓜老病身，一榻从兹还倚壁，不知重扫是何人？’元丰三年，家弟子由谪官筠州，安道口占此诗为别，已而涕下。安道平生未尝出涕向人也。”

### 陈 亚

《迂叟诗话》云：“陈亚郎中滑稽，尝为《药名诗》百首，其美者，有‘风月前湖夜，轩窗半夏凉’，不失诗家之体。其鄙者，有《赠乞雨日曝僧》云：‘不雨若令过半夏，定应晒作葫芦巴。’”

《漫叟诗话》云：“尝见近世作《药名诗》，或未工，要当字则正，用意须假借，如‘日仄柏阴斜’是也；若‘侧身直上天门东’，‘风月前湖夜’，湖东二字即非正用。孔毅夫有诗云：‘鄙性尝山野，尤甘草舍中。钩帘阴卷柏，障壁坐防风。客土依云实，流泉驾木通。行当归老矣，已逼白头翁。’‘此地龙舒国，池隍兽血余。木香多野橘，石乳最宜鱼。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麦疏。题诗非杜若，笺膩粉难书。’”

《西清诗话》云：“《药名诗》起自陈亚，非也，东汉已有离合体，至唐始著《药名》之号，如张籍《答鄱阳客诗》云：‘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夏枝，子夜吟诗向松桂，心中万事岂君知’是也。”

苕溪渔隐曰：“《禽言诗》当如《药名诗》，用其名字隐入诗句中，造语稳贴，无异寻常诗，乃为造微入妙，如《药名诗》云：‘四海无远志，一溪甘遂心。’远志、甘遂，二药名也。《禽言诗》云：‘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唤起、催归，二禽名也。梅圣俞《禽言诗》，如‘泥滑滑’‘苦竹冈’之句，皆善造语者也。”

### 林和靖

山谷云：“欧阳文忠公极赏林和靖‘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而不知和靖别有《咏梅》一联云：‘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似胜前句，不知文忠何缘弃此而赏彼。文章大概亦如女色，好恶止系于人。”苕溪渔隐曰：“王直方又爱和林靖‘池水倒窥疏影动，屋檐斜入一枝低



’，以谓此句于前所称，真可处伯仲之间。余观此句，略无佳处，直方何为喜之，真所谓一解不如一解也。”

蔡宽夫《诗话》云：“林和靖《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诚为警绝。然其下联乃云：‘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则与上联气格，全不相类，若出两人。乃知诗全篇佳者诚难得，唐人多摘句为图，盖以此。大抵和靖诗喜于对意，如‘伶伦近日无侯白，奴仆当时有卫青’，‘破殿静披蛮白古，斋屏闲试酪奴春’之类，虽假对，亦不草草，故气格不无少贬。然五言如‘夕寒山翠重，秋静鸟行疏’，长句如‘桥横水木已秋色，寺倚云峰更晚晴’，‘烟含晚树人家远，雨湿春蒲燕子低’等，何害为工夫太过。”

《雪浪斋日记》云：“为诗当饱参，然后臭味乃同，虽为大宗匠者亦然。‘月观横枝’之语，乃何逊之妙处也，自林和靖一参之后，参之者甚多。”

陈辅之《诗话》云：“唐人《牡丹诗》云：‘红开西子妆楼晓，翠揭麻姑水殿春。’若改春作秋，全是莲花诗。林和靖《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近似野蔷薇也。”

《遯斋闲览》云：“凡咏梅多咏白，而荆公诗独云：‘须捻黄金危欲堕，蒂团红蜡巧能妆。’不惟造语巧丽，可谓能道人不到处矣。又东坡《咏梅》一句云：‘竹外一枝斜更好。’语虽平易，然颇得梅之幽独闲静之趣。凡诗之咏物，虽平淡巧丽不同，要能以随意造语为工。公后复有诗云：‘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盖取苏子卿诗‘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之意。公在金陵，又有《和徐仲文顰字韵咏梅诗》二首，东坡在岭南，有《噉字韵梅诗》三首，皆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也。”

东坡云：“‘驿使前时走马回，北人初识越人梅，清香莫把酴醾比，只欠溪边月下杯。’此梅二丈《京师逢卖梅花绝句》，吾虽后辈，犹及与之周旋，览其亲书诗，如见其抵掌谈笑也。”

苕溪渔隐曰：“林和靖言，余顷得宛陵葛生所茹笔，每用之如麾百胜之师，横行于纸墨间，所向无不如意。惜其日夕且弊，作诗以录其功云：‘神锋虽缺力终存，架琢珊瑚欠策勋，日暮闲窗何所似，灞陵憔悴故将军。’殊有悯劳念旧之意。”

《遯斋闲览》云：“林逋诗：‘草泥行郭索，云木叫钩辀。’钩辀格磔，谓鸚鵡声也。《诗话》、《笔谈》，皆美其善对。然鸚鵡未尝栖木而鸣，惟低飞草中。孙莘老知福州，有《荔枝十绝句》云：‘儿童窃食不知禁，格磔山禽满院飞。’盖《谱》言荔支未经人摘，百禽不敢近，或已经摘，飞鸟蜂蚁，竞来食之。或谓鸚鵡既不登木，又非庭院之禽，性又不嗜荔支，夏月即非鸚

鹄之时，语意虽工，亦诗之病也。”

宋子京《笔记》云：“孙炎作反切语，本出于俚俗常言，尚数百种，故谓就为鲫溜，凡人不惠者即曰不鲫溜，谓团曰突栾，谓精曰鲫令，谓孔曰窟笼，不可胜举。而唐卢仝诗云：‘不鲫溜钝汉。’国朝林逋诗云：‘团栾空绕百千回。’是不晓俚人反语，逋虽变突为团，亦其缪也。”

蔡宽夫《诗话》云：“吴中陂湖间，菱蒲所积，岁久根为水所冲荡，不复与土相着，遂浮水面，动辄数十丈，厚亦数尺，遂可施种植耕凿，人据其上，如木筏然，可撑以往来，所谓葑田是也。林和靖诗云：‘阴沉画轴林间寺，零落棋枰葑上田。’正得其实。尝有北人宰苏州，属邑忽有投牒，诉夜为人窃去田数亩者，怒以为侮己，即苛系之，已而徐询左右，乃葑田也，始释之。然此亦惟浙西最多，浙东诸郡已少矣。”

卷第二十八

卷第二十八

范文正

《冷斋夜话》云：“范文正守鄱阳，有书生献诗甚工，文正延礼之。书生自言平生未尝饱，天下之至寒饿，无在其右。时盛习欧阳率更字，《荐福寺碑》墨本直千钱，文正为具纸墨打千本，使售于京师。纸墨已具，一夕，雷击碎其碑。故时人为之语曰：‘有客打碑来荐福，无人骑鹤下扬州。’东坡作《穷措大诗》曰：‘一夕雷轰《荐福碑》。’韩魏公客有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即病，行年五十，未有室家。韩公怜之，百计调恤为求婚，恐其人必死，公以侍儿赐之，未及门而注死。注殆可与范公客同科也。”

《隐居诗话》云：“诗岂独言志，往往识终身之事。希文小官时，作《十四夜月诗》云：‘天意将圆夜，人心待满时，已知千里共，犹讶一分亏。’希文负人望，世期以为相，而止于参知政事。介甫为殿中丞群牧判官时，作《郢州白雪楼诗》，略云：‘《折杨》《皇苓》笑者多，《阳春》《白雪》和者少；知音四海无几人，况复区区郢中小。千载相传始欲慕，一时独唱谁能晓？古心以此分冥冥，俚耳至今徒扰扰。’及作相更新天下之务，而一时沮毁之者蜂起，皆如‘白雪’之句也。”

《后山诗话》云：“文正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耳。’《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

文潞公

《东轩笔录》云：“嘉祐中，文潞公彦博、富郑公弼为相，刘沆、王尧臣为参政，始议立皇嗣，前事秘不传，虽英宗亦莫知也。元丰中，王公之子同老上书，言：‘先帝之立，乃先臣在政府始议也，其始终事并藏于家。’及宣取

，上惊叹久之。是时，富、刘、王三公皆已薨，独潞公留守西京，遽召至阙，慰藉恩礼隆厚，册拜太尉。及还西都，上作诗送行，有‘报在不言功’之句。两府并出钱，皆有诗，王禹玉诗云：‘功业特高嘉祐末，精神如破贝州时。’盖谓是也。”

王直方《诗话》云：“苏黄门《送潞公诗》云：‘遍阅后生真有道，欲谈前事恐无人。’盖潞公官爵年德，难为形容，非此两句，不能见也。”

《石林诗话》云：“贾文元曲水园在许昌城北，有大竹三十余亩，潞河贯其中以入西湖，最为佳处。初为本州民所有，潞公为守买得之。潞公自许徙镇北门，而文元为代，一日，挈家往游，题诗壁间云：‘画船载酒及芳辰，丞相园林潞水滨，虎节麟符抛不得，却将清景付闲人。’遂走使持寄北门，潞公得之大喜，即以地券归贾氏。文元亦不辞而受。然文元居京后，亦不复再至。园今荒废，竹亦残毁过半矣。”

### 王岐公

《侯鯖录》云：“元祐中，元夕，上御楼观灯，有御制诗。时王禹玉、蔡持正为左右相，持正叩禹玉云：‘应制上元诗，如何使故事。’禹玉曰：‘鳌山凤辇外不可使。’章子厚笑曰：‘此谁不知。’后两日登对，上独赏禹玉诗云：‘妙于使事。’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镐京春酒沾周宴，汾水秋风陋汉才。一曲升平人尽乐，君王又进紫霞杯。’是夕，以高丽进乐，又添一杯。”

《石林诗话》云：“元丰既行官制，准唐故事，定宰相上事仪，以御史中丞押百官班于阶下，而宰相答拜于阼阶上。时王禹玉除左仆射，蔡持正右仆射，神宗命尚书省行之，二人力辞，帝不可，曰：‘既以董正百官，不得不正其名分于始，此国体，非为卿设也。’二人乃受命。时元厚之已致仕居吴，以诗贺禹玉，有‘前殿听宣中禁制，南宫看习外朝班，星辰影落三阶上，桃李阴成四海间’之句。时最为盛事。自是相继入相者，不复再讲此礼，信不可常行也。”

王直方《诗话》云：“禹玉既亡，有无名子作诗嘲之云：‘太师因被子孙煎，身后无名只有钱。喏喏佞翻王介甫，奇奇歆杀宋昭宣。常言井口难为戏，独坐中书不计年。东府自来无土地，便应正授不须权。’其家经府指言是张山人作。府中追张山人至，曰：‘你怎生作诗嘲他大臣。’张山人曰：‘某自来多作十七十六字诗，着题诗某吟不得。’府尹笑而遣之。”

《隐居诗话》云：“温成皇后初薨，会立春进诗帖子，是时，欧阳修、王珪同在翰苑，以其虚阁故不进。俄有旨令进温成阁帖子，文忠未能成诗，禹玉遽口占一首曰：‘昔闻海上有仙山，烟琐楼台日月闲。花下玉容长不老，只应

春色胜人间。’文忠深叹其敏丽。”

### 赵清献

《石林诗话》云：“赵清献以清德服一世，平生畜雷氏琴一张，鹤与白龟各一，所向与之俱。始除帅成都，蜀风素侈，公单车就道，以琴鹅龟自随。蜀人安其政，治声籍甚。元丰间既罢政事，守越。再移蜀，公将老矣；过泗州，渡淮，前已放鹤，至是复以龟投淮中。既入，见先帝，问：‘闻卿前以疋马入蜀，所携独琴鹤，廉者固如是乎？’公顿首谢，故其诗有言‘马寻旧路知归去，龟放长淮不再来’，自纪其实也。”

### 范蜀公

《迂叟诗话》云：“范景仁镇喜为诗，年六十三，致仕。一朝思乡里，遂轻行入蜀。故人李才元大临知梓州，景仁枉道过之。归至成都，日与乡人乐饮，散财于亲旧之贫者，遂游峨眉、青城山，下巫峡，出荆门，凡期岁乃还京师。在道作诗凡三百五篇，其一联云：‘不学乡人夸驷马，未饶吾祖泛扁舟。’此二事他人所不能用也。”

《后山诗话》云：“元祐初，起范蜀公于家，固辞，其表曰：‘六十三而致仕，固不待年；七十九而造朝，岂云知礼。’是时文潞公年八十余，一召而来，人各有所志也。”

### 司马温公

东坡云：“晁无咎言司马温公有言：‘吾无过人者，但平生所为，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耳。’予亦记前辈有诗云：‘怕人知事莫萌心。’皆至言，可终身守之。”

《石林诗话》云：“温公熙宁间自长安得请留台而归，始至洛中，尝有诗言怀云：‘三十余年西复东，劳生薄宦等飞蓬。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烦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触处农桑满，赢取闾阎鹤发翁。’出处大节，世固不容复议，是时虽论事不合去，而神宗眷礼之愈厚，然犹以‘避烦畏辱’为言，况其下者乎。元祐初，起为相，至是十七年矣。度公之意，初盖未尝以自期也。”

王直方《诗话》云：“温公尝《题赵舍人庵》曰：‘清茶淡话难逢友，浊酒狂歌易得朋。’”

### 韩持国

潘子真《诗话》云：“韩子华自相府以病乞补外，出镇北门。韩持国时以论事不当罢，犹带职名，以诗寄其兄，有‘移病暂休丞相府，坐漫犹着侍臣冠’之句。移病谓移书言病，见《杨敞传》。坐漫免，见《孝武功臣表》，漫，狂也。音漫。”



《石林诗话》云：“韩持国虽刚果特立，风节凜然，而情致风流，绝出时辈。许昌崔象之侍郎旧第，今为杜君章所有，厅后小亭仅丈余，有海棠两株，持国每花开，辄载酒日饮其下，竟，谢而去，岁以为常。至今故吏犹能言之。余尝于小亭柱间得公二绝句，其一云：‘濯锦江头千万枝，当年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见，不怕春寒雨湿衣。’尚可想见当时气味。韩忠献公尝帅蜀，持国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尔。其二云：‘长条无风亦自动，柔艳着雨更相宜。’漫其后句。”苕溪渔隐曰：“郑谷《海棠诗》云：‘秾丽最宜新着雨，妖饶全在欲开时。’前辈以谓此两句说尽海棠好处。今持国‘柔艳着雨更相宜’之句，乃用郑谷语也。至于东坡作此诗，则词格超逸，不复蹈袭前人，其诗有‘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自然富贵出天姿，不待金盘荐华屋。朱唇得酒晕生脸，翠袖卷纱红映肉。林深雾暗晓光迟，日暖风轻春睡足。雨中有泪亦凄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元丰间，东坡谪黄州，寓居定惠院，院之东，小山上有一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时，必为携客置酒，已五醉其下矣，故作此长篇；平生喜为人写，盖人间刊石者自有五六本，云轼平生得意诗也。”

《石林诗话》云：“‘开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与‘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怜宵’，此两联虽唐人小说，其实佳句也。郑谷诗：‘睡轻可忍风敲竹，饮散那堪月在花。’盖与此同。然论其格力，适堪揭酒家壁，与为市人书扇耳。天下事每患自以为工处着力太过，何但诗也。”

王直方《诗话》云：“韩持国尝有诗云：‘青烟几人家，绿野山四抱。’当时无不传之。”

《雪浪斋日记》云：“韩持国、谢师厚诗绝妙，莘老亦亶亶逼人。韩云：‘数亩家园荒杞菊，一池秋水沸龟鱼。’前人评此诗云：‘沸字直钱。’谢师厚诗云：‘倒着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莘老云：‘尚想紫茱盘，明珠出新烹。’又云：‘千里暮山横紫翠，一钩新月破黄昏。’”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对余言，谢师厚七言，绝类老杜，但人少知之耳。如‘倒着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编之《杜集》，无愧也。师厚方为其女择对，见庭坚诗，乃云：‘吾得婿如是足矣。’庭坚因往求之。然庭坚之诗，竟从谢公得句法，故尝有诗曰：‘自往见谢公，论诗得濠梁。’”

《后山诗话》云：“谢师厚废居于邓，王左丞存，其妹婿也，奉使荆湖，枉道过之，夜至其家，师厚有云：‘倒着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

《石林诗话》云：“元厚之知荆南，梦至仙府，三人者联书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盖兄弟也。’觉而思之，莫知所谓。未几，入为学士，韩持国维

、杨元素绘，先已在院，一日书名，三人名皆从绞丝，始悟梦中兄弟之意。岂神仙以是为戏邪？已而持国、元素外补，厚之尹京。后三年，复与元素还职，而邓文约馆相继为直院，则三人名，又皆从绞丝。盖始终皆同，决非偶然者。以此推之，仕宦升沉进退，亦何可以人力计。许大夫选尝作《四翰林诗》记其事，（“选”字原脱，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厚之和云：‘联名适似三株树，传玩惊看五朵云。’亦一时之异也。”

### 韩玉汝

东坡云：“韩缜为秦州，酷暴少恩，以贼杀不辜去官。秦人语曰：‘宁逢暴虎，莫逢韩玉汝。’玉汝，缜字也。孙临最善滑稽，尤善对，或问曰：‘莫逢韩玉汝，当以何对？’临应声曰：‘可怕李金吾。’天下以为口实。‘可怕李金吾’，乃杜子美诗也。”

《石林诗话》云：“元丰初，虜人来议地界，玉汝自枢密都承旨出分画。玉汝有爱妾刘氏，临行，剧饮通夕，且作乐府词留别。翌日，神宗已密知，忽诏步军司遣兵为般家追送之，玉汝初莫测所因，久之，方知其自乐府发也。刘贡甫，玉汝姻党，即作小诗寄以戏之云：‘票姚不复顾家为，谁为《东山》久不归？《卷耳》幸容携婉妾，《皇华》何啻有光辉。’玉汝之词，由此亦盛传于天下。”

《石林诗话》云：“《江干初雪图》真迹，藏李邦直家，唐蜡纸本，世传王摩诘所作，末有元丰间王禹玉、蔡持正、韩玉汝、章子厚、王和甫、张邃明、安厚卿七人题诗。（“间”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建中靖国元年，韩师朴相，邦直、厚卿同在二府，前七人所存唯厚卿而已。持正贬死岭外，禹玉追贬，子厚方贬，玉汝、和甫、邃明谪死久矣。故师朴继题其后云：‘诸公当日聚岩廊，晚谪南荒半已亡，惟有紫枢黄阁老，再开图画看潇湘。’是时，邦直在门下，厚卿在西府，紫枢黄阁谓二人也。厚卿复题云：‘曾游沧海困惊澜，晚涉风波路更艰，从此江湖无限景，不如只向画图看。’而邦直亦有题云：‘此身何补一毫芒，三辱清时政事堂，病骨未为山下土，尚寻遗墨话存亡。’（“尚”原作“尝”，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余家并录诸公诗，每出读之慨然。自元丰至建中靖国几三十年，诸公之名宦，亦已至矣，然始皆有愿为图中之游而未暇得，故禹玉云：‘何日扁舟载风雪，却将蓑笠伴渔人。’玉汝云：‘君恩未报身何有，且寄扁舟梦想中。’其后废谪流窜，有虽死不得免者，而江湖间此景无处不有，皆不得一偿，厚卿至为危辞，盖有激而云。岂此景真不可得，亦自不能践其言耳。”苕溪渔隐曰：“江湖之景，天付闲人，今诸公居宰辅享富贵如此，又欲兼有江湖之乐，贪而不止，世间岂有扬州鹤邪？”

## 卷第二十九

## 卷第二十九

### 六一居士上

《石林诗话》云：“前辈诗文，各有平日得意，不过数篇，然它人未必能尽知也。毗陵正素处士张子厚善书，余尝于其家见欧公子棐以乌丝栏绢一轴，求子厚书文忠公《明妃曲》两篇、《庐山高》一篇，略云：‘先公平生未尝矜大所为文，一日被酒，语棐曰：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为，惟吾能之也。因欲别录此三篇藏之，以志公意。’余在汝阴，见棐问之，亦然。今阅公诗者，盖未尝独异此三篇也。”

王直方《诗话》云：“郭功父少时喜诵文忠公诗。一日，过梅圣俞，曰：‘近得永叔书，方作《庐山高》诗，送刘同年，自以为得意。恨未见此诗。’功父为诵之。圣俞击节叹赏，曰：‘使吾更作诗三十年，亦不能道其中一句。’功父再诵，不觉心醉，遂置酒，又再诵，酒数行，凡诵十数遍，不交一谈而罢。明日，圣俞赠功父诗，其略曰：‘一诵《庐山高》，万景不得藏，设令古画师，极意未能详。’”苕溪渔隐曰：“余阅《宛陵集》，圣俞于此诗自注云：‘郭来诵欧阳永叔《庐山高》。’”

《西清诗话》云：“欧公守滁阳，筑醒心、醉翁两亭于琅琊幽谷，且命幕客谢某者，杂植花卉其间。谢以状问名品，公即书纸尾云：‘浅深红白宜相间，先后仍须次第栽，我欲四时携酒去，莫教一日不花开。’其清放如此。”

苕溪渔隐曰：“永叔《送原甫出守永兴诗》云：‘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须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坂。’黄鲁直《送王郎诗》云：‘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酒浇胸中之磊落，菊制短世之颓龄，墨以传千古文章之印，歌以写从来兄弟之情。’近时学者，以谓此格独鲁直为之，殊不知永叔已先有也。”

《西清诗话》云：“刘原甫敞再婚，永叔以二绝戏之云：‘平生志业有谁先，落笔文章海内传，明日都城应纸贵，开帘却扇见新篇。’‘仙家千载一何长，浮世空惊日月忙，洞里新花莫相笑，刘郎今是老刘郎。’原甫不悦。”

《高斋诗话》云：“祖无择晚娶徐氏，有姿色。议亲之时，无择为馆职，徐氏必欲瞥相其人；而无择貌寝，恐不得当也，同舍冯当世丰姿秀美，乃谕媒妁俟冯出局，扬鞭跃马，经过徐居，曰：‘此祖学士也。’徐窃窥甚喜。成婚，始寤其非，竟以反目离婚。欧公尝作诗云：‘无择名声重当世，早岁多奇晚乃偶。’盖为此也。”



《桐江诗话》云：“永叔《送李留后知郢州诗》，乃士君子之处富贵，非庸鄙有力者所可为，诗云：‘北州能事蔼佳声，东土还闻政有成。组甲光寒围夜帐，彩旗风暖看春耕。金钗坠鬓分行立，玉麈高谈四坐倾。富贵常情谁不爱？羡君潇洒有余清。’李名愿，李都尉长子，先曾知相州。”

东坡云：“顷岁，孙莘老识文忠公，乘间以文字问之，云：‘无他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世人患作文字少，又懒读书，每一篇出，即求过人，如此少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见之。’此公以其尝试者告人，故尤有味。”苕溪渔隐曰：“旧说梅圣俞日课一诗，寒暑未尝易也。圣俞诗名满世，盖身试此说之效耳。”

宋子京《笔记》云：“余每见旧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烧弃。梅尧臣喜曰：‘公之文进矣，仆之诗亦然。’”

《后山诗话》云：“永叔谓为文有三多：看多，做多，商量多也。”

《侯鯖录》云：“东坡作《雪诗》云：‘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后见荆公，云：‘道家以两肩为玉楼，目为银海，是使此事否？’坡退曰：‘惟荆公知此出处。’”

《石林诗话》云：“诗禁体物语，此学诗者，类能言之。欧公守汝阴，与客赋雪诗于聚星堂，举此令，往往坐客皆阁笔；但非能者耳，若能者，则出入纵横，何可拘碍。郑谷：‘乱飘僧舍茶烟湿，密洒歌楼酒力微。’非不去体物语，而气格如此之卑。苏子瞻：‘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超然飞动，何害其言玉楼银海。退之两篇，力欲去此弊，虽冥搜奇谲，亦不免‘缟带银杯’之句。杜子美‘暗度南楼月，寒深北渚云。’初不避云月字。若‘随风且开叶，带雨不成花’，则退之两篇殆无以过之也。”

苕溪渔隐曰：“六一居士守汝阴日，因雪会客赋诗，诗中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事，皆请勿用。诗曰：‘新阳力微初破萼，客阴用壮犹相薄。朝寒棱棱风莫犯，暮雪綷綷止还作。驱驰风云初惨淡，炫晃山川渐开廓。光芒可爱初日照，润泽终为和气烁。美人高堂晨起惊，幽士虚窗静闻落。酒垆成径集瓶罍，猎骑寻踪得狐貉。龙蛇扫起断复续，猊虎围成呀且攫。其贪终岁饱粃麦，岂恤空林饥鸟雀。沙墀朝贺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屨。乃知一雪万人喜，顾我不饮胡为乐。坐看天地绝氛埃，使我胸襟如洗滌。脱遗前言笑尘杂，搜索万象窥冥漠。颍虽陋邦文士众，巨笔人人把矛槊。自非我为发其端，冻口何由开一噉？’其后，东坡居士出守汝阴，祷雨张龙公祠，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故辄举前令，各



赋一篇，诗曰：‘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行初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众宾起舞风竹乱，老守先醉霜松折。恨无翠袖点横斜，只有孤灯照明灭。归来尚喜更鼓暗，晨起不待铃索掣。未嫌长夜作衣棱，却怕初阳生眼缬。欲浮大白追余赏，幸有回飍惊落屑。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裁一瞥。汝南先贤有故事，醉翁诗话谁续说？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自二公赋诗之后，未有继之者，岂非难措笔乎？”

《漫叟诗话》云：“王纶女为鬼所凭，有《雪诗》云：‘何事月娥欺不在，乱飘端叶向人间。’说云天上端木，开花六出。”苕溪渔隐曰：“东坡《雪诗》有‘薺卜无香散六花’之句，注云：‘薺卜，梔子花也，与雪花皆六出。’盖亦犹王纶女《雪诗》，以端木开花六出，遂以比雪花之六出耳。山谷谓东坡未极其趣，曰：‘薺卜花即今山梔子花也，染梔子花六出，虽香不浓郁，山梔子花八出，一株可香一园。佛说譬如入薺卜林中，惟嗅薺卜，不嗅余香，于此可验。’余谓山谷此说殊穿凿，东坡止言梔子花六出，以比雪花六出而已，初不论其香之有异。兼梔子花只有一种，即无染梔子、山梔子二种；但其地有肥瘠，故开花有大小，皆是六出，亦无八出者，其香悉浓郁，佛书止言如入薺卜林中，何尝分一株之异乎。”

《冷斋夜话》云：“盛次仲、孔平仲同在馆中，雪夜论诗，平仲曰：‘当作不经人道语，曰：斜拖阙角龙千丈，澹抹墙腰月半棱。’坐客皆称奇绝。次仲曰：‘此句甚佳，惜其未大，乃曰：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苕溪渔隐曰：“东坡《雪诗》有‘飞花又舞谪仙檐’之句，余读李谪仙诗‘好鸟迎春歌后院，飞花送酒舞前檐’，恐或用此事也。‘应惭落地梅花炽，故作漫天柳絮飞。’世传王淡交雪句‘似梅花落地，如柳絮因风’，与坡诗全相类，岂偶然邪？‘遗蝗入地应千尺，宿麦连云有几家’，盖蝗遗子于地，若雪深一尺，则入地一丈，麦得雪则资茂而成稔岁：此老农之语也。故东坡皆收拾入诗句，殆无余蕴矣。余亦尝有《春雪》鄙句：‘润资宿麦两歧秀，寒勒新花几信风。’”

《遯斋闲览》云：“罗可尝作《百韵雪诗》，其间有‘斜侵潘岳鬓，横上马良眉’，诚佳句也。”

苕溪渔隐曰：“罗隐《雪诗》云：‘晓窗呵笔寻诗句，一片飞来纸上消。’格虽不高，亦小巧可喜。”

《石林诗话》云：“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尚奇涩，读或不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时范景仁、王禹玉、梅公仪、韩子华同事，而梅圣俞为参详官，未引试前，唱酬诗极多，欧公有‘无

啐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最为警策。圣俞有‘万蚁战酣春昼永，五星明处夜堂深’，亦为诸公所称。及放榜，平时有声如刘晖辈，皆不预选，士论颇汹汹。未几，诗传，遂哄然，以为主司惟酬唱，不暇详考，且言以五星自比，而待我曹为蚕蚁，因造为丑语。自是礼闈不复作诗，终元丰末，几三十年。元祐初，虽稍稍为之，要不如前日之盛。然是榜得苏子瞻为第二人，子由与曾子固皆在选中，亦不可谓不得人矣。”

《西清诗话》云：“世传欧公掌贡闈，举子问尧、舜是几种事。公曰：‘疑事不用使。’此乃南唐汤悦、杨鸾问答，见郑文宝《江表志》，非欧公之言也。”

蔡宽夫《诗话》云：“故事：春试进士，皆在南省中东厢。刑部有楼甚宏壮，旁视宣德，直抵州桥。锁院每以正月五日，至元夕，例未引试，考官往往窃登楼以望御路灯火之盛。宋宣献公在翰林时，上元以修史促成书，特免扈从。尝赋诗云：‘属书不得陪春豫，结客何妨事夜游。还胜南宫假宗伯，重扉深锁暗登楼。’盖谓此。至嘉祐中，欧阳文忠公知举，梅圣俞作《莫登楼诗》，诸公相与唱和，自是遂为礼闈一盛事。予崇宁初为点检试卷官，尝亦屡登，壁间犹有前辈题字甚多，然无复数公之乐矣。今省废为开封府，楼亦随毁。”

《东轩笔录》云：“范希文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永叔尝呼为穷塞主之词。及王尚书素守平凉，永叔亦作《渔家傲》一词以送之，其断章曰：‘载胜归来飞捷奏，倾贺酒，玉阶遥献南山寿。’顾谓王曰：‘此真元帅之事也。’”

卷第三十

卷第三十

六一居士下

茗溪渔隐曰：“欧公《花品序》云：‘牡丹初不载文字，自则天已后始盛，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喜咏花，当时有一花之异，彼必形于篇什，而此寂无传焉。（“此”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惟刘梦得有《咏鱼朝恩宅牡丹》，但云一丛千朵而已。’余谓欧公此言非是，观刘梦得、元微之、白乐天三人，其以牡丹形于篇什者甚众，乌得谓之寂无传焉？刘梦得乃是《咏浑侍中牡丹》，非咏鱼朝恩宅者，此亦欧公误记耳。其诗云：‘径尺千余朵，人间有此花，今朝见颜色，更不向诸家。’又《赏牡丹诗》云：‘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又云：‘有此倾城好颜色，天教晚发赛诸花。’其诗若是，非独但云一丛千朵而已。元微之《看牡丹古诗》云：‘蝶舞香暂飘，蜂牵蕊难正，笼处彩云合，露湛红珠莹

。’又《西明寺绝句》云：‘花向琉璃地上生，光风眩转紫云英，自从天女盘中见，直至今朝眼更明。’若白乐天凡有此诗数十首，其《牡丹花长篇》云：（“花”原作“芳”，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千片赤英霞烂烂，百枝绛艳灯煌煌。照地初开锦绣段，当风不结麝脐囊。映叶多情隐羞面，卧丛无力含醉妆。’又《看浑家牡丹戏赠李二十》云：‘香胜烧兰红胜霞，城中最数令公家，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又《买花诗》云：‘灼灼百朵花，戔戔五束素。’又云：‘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则当时此花之贵断可知矣。《花品序》又云：‘牡丹自则天已后始盛。’欧公此言信然。余今因以开元时牡丹二事验之，盖开元正是则天已后也。其一事，即李翰林集后序，云：‘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车，太真妃以步辇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为。遽命李龟年持金花笺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辞》三章。白欣然承诏，犹若宿醒未解，因援笔赋之，其一曰：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其三曰：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其一事，即《松窗杂录》，云：‘明皇内殿赏牡丹，问侍臣曰：《牡丹诗》谁为首？奏云李正封，诗云：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帝谓妃子曰：妆台前饮一紫金盃酒，则正封之诗可见矣。’余尝谓二李之诗，词格骚雅，真可压倒元、白，欧公亦遗之而不言，独称刘梦得有此诗，殊不可晓也。《花品序》又云：‘予居府中时，尝谒思公，见一小屏立坐后，细书字满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余种。然予所经见，（“经”原作“细”，今据明钞本校改。）而今人多称者才三十许，不知思公何从而得之多也？’思公即钱惟演。东坡云：‘惟演为西都留守，姑置驿贡洛花。识者鄙之，此宫妾爱君之意也，故于《荔支叹》亦云：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盖为思公惜之也。’”

《西清诗话》云：“欧公《谢人寄牡丹诗》：‘迩来不觉三十年，岁月才如熟羊胛。’用史载海东有国曰骨利干，地近扶桑，国人初夜煮羊胛，方熟而日已出，言其疾也。”苕溪渔隐曰：“余读《资治通鉴》云：‘唐太宗时，骨利干遣使入贡。骨利干于铁勒诸部为最远，昼长夜短，日没后天色正曛，煮羊



脾适熟，日已复出矣。’所纪与史载小异。此作羊脾，欧公作羊胛，仄声押韵，未知孰是。”

唐子西《语录》云：“凡为文，上句重，下句轻，则或为上句压倒。《昼锦堂记》云：‘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下云：‘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非此两句，莫能承上句。《居士集序》云：‘言有大而非夸。’此虽只一句，而体势则甚重，下乃云：‘学者信之，众人疑焉。’非用两句，亦载上句不起。韩退之《与人书》云：‘泥水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亲问，而以书。’若无‘而以书’三字，则上重甚矣。此为文之法也。”

王直方《诗话》云：“《寄江十学士诗》云：‘白发垂两鬓，黄金腰七环。’又有《当宿直诗》：‘万钉宝带烂腰环。’刘贡父云：‘永叔这条腰带，几次道着也。’”

《雪浪斋日记》云：“或疑六一居士诗，以为未尽妙，以质于子和。子和曰：‘六一诗只欲平易耳，西风酒旗市，细雨菊花天，岂不佳？晚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岂不似少陵？’”

王直方《诗话》云：“澄心堂纸，乃江南李后主所制，国初亦不甚以为贵。自刘贡甫首为题之，又邀诸公赋之，然后世以为贵重。贡甫诗云：‘当时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万轴，后人闻名宁复得，就令得之当不识。’文忠公诗云：‘君不见曼卿子美真奇才，久矣零落埋黄埃，君家虽有澄心纸，有敢下笔知谁哉。’梅圣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金曾不疑。’东坡云：‘诗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又从宋肇求此纸云：‘知君也厌雕肝肾，分我江南数斛愁。’”（“斛”原作“解”，今据宋本、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

《漫叟诗话》云：“欧公有诗与王荆公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荆公答诗云：‘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文忠所谓吏部乃谢吏部也，后人疑荆公有韩公之句，遂以为韩吏部，非也。此二联政不相参涉。”苕溪渔隐曰：“齐吏部侍郎谢朓，以清词丽句，动于一时，长五言诗，与沈约友善，约尝谓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欧公所用乃此事，见《南史》。”

《西清诗话》云：“丹青吟咏，妙处相资，昔人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者，盖画手能状，而诗人能言之。唐人有《盘车图》，画重冈复岭，一夫驰车山谷间。永叔赋诗：‘坡长坂峻牛力疲，天寒日暮人心速。’又南唐画俗号《四畅图》，其一剔耳者，曲肘仰面作挽弓势；一搔首者，使小青理发，跌坐俯首，两手置膝作轮指状。鲁直题云：‘剔耳厌尘喧，搔头数归日。’且画工意初未必然，而诗人广大之。乃知作诗者徒言其景，不若尽其情，此题品之津梁也。”



《侯鯖录》云：“永叔闲居汝阴时，一技能尽记公所为歌词，公戏云：‘他日当来作守。’复自维扬移汝州，其人已不复见，《题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去远，海棠应恨我来迟。’后二十年，东坡来作守，见之曰：‘此乃杜牧之绿叶成阴之句也。’”

《西清诗话》云：“欧公语人曰：‘修在三峡赋诗云：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文意难评如此，要当着意详味之耳。’”

《冷斋夜话》云：“人意趣所至，多见于嗜好。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常好诵孔北海‘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范文正清严，而喜论兵，常好诵韦苏州诗‘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东坡友爱子由，而味着清境，每诵‘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山谷寄傲士林，而意趣不忘江湖，其作诗曰：‘九陌黄尘乌帽底，五湖春水白鸥前。’又曰：‘梦作白鸥去，江湖水粘天。’又作《演雅诗》云：‘江湖野水碧于天，中有白鸥闲似我。’”

王直方《诗话》云：“欧公《盘车图诗》云：‘古画画意不画形，梅诗咏物无隐情，忘形得意知者寡，不若见诗如见画。’东坡作《韩幹马图诗》云：‘韩生画马真是马，苏子作诗如见画，世无伯乐亦无韩，此诗此画谁当看？’又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又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幹丹青不语诗，此画此诗今已矣，人间驽骥漫争驰。’余以为若论诗画，于此尽矣。每诵数过，殆欲常以为法也。”

王直方《诗话》云：“荆公云：‘凡人作诗，不可泥于对属，如欧阳公作《泥滑滑》云：画帘阴阴隔宫烛，禁漏杳杳深千门。千字不可以对宫字，若当时作朱门，虽可以对，而句力便弱耳。’欧阳公《归田乐》四首，只作二篇，余令圣俞续之。及圣俞续成，欧阳公一简谢之云：‘正如杂剧人上名，下韵不来，须副末接续，家人见消。好时节将诗去人家厮搅，不知吾辈用以为乐。’真所谓一时之雅戏也。”

《侯鯖录》云：“欧公白扬州移汝州，作《西湖诗》云：‘绿芰红莲画舸浮，使君那复忆扬州，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后东坡复自汝移扬，作诗曰：‘二十四桥亦何有，换此十顷玻璃风。’用欧公诗也。”

苕溪渔隐曰：“储光羲诗云：‘蒲叶日已长，杏花日已滋，老农要看此，贵不违天时。’永叔诗云：‘田家何所乐，篷笠日相亲，桑条起蚕事，菖叶候耕辰。’用前诗之意而益工也。”

唐子西《语录》云：“谢固为绵州推官，推官之廨，文忠公生焉，谢作六一堂，求余赋诗。余雅善东坡，以约辞纪事，冥搜竟夕，仅得句云：‘即彼生

处所，馆之与周旋。’然深有愧于东坡矣。”

卷第三十一

卷第三十一

梅圣俞

《隐居诗话》云：“梅尧臣《赠邻居诗》，有云：‘壁隙透灯光，篱根分井口。’徐铉亦有《喜李少保卜邻》云：‘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此句尤闲远也。”

孔毅夫《杂记》云：“永叔称圣俞《河豚诗》云：‘春洲生荻牙，春岸飞杨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以谓河豚食柳絮而肥，圣俞破题两句，便说尽河豚好处。乃永叔褒誉之词，其实不尔。此鱼盛于二月，至柳絮时，鱼已过矣。”

《石林诗话》云：“欧公谓河豚出于暮春，食柳絮而肥，殆不然。今浙人食河豚于上元前，江阴最先得，方出时，一尾直千钱，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预以金啖渔人未易致。二月后，日益多，一尾才百钱耳。柳絮时，人已不食，谓之斑子，或言其腹中生虫故恶之；而江西人方得食，盖河豚出于海，初与潮俱上，至春深，其类稍流入于江西，公吉州人，故所知者，江西事而已。”

苕溪渔隐曰：“东坡诗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蒹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此正是二月景致，是时河豚已盛矣，但欲上之语，似乎未稳。”

东坡云：“先君与梅二丈游，时轼与子由甚少，未有知者，梅公独深知之。家有老人泉，公作诗曰：‘泉中有老人，隐见不可常。苏子居其间，饮水乐未央。泉中必有鱼，与子日徜徉。泉中苟无鱼，子特玩沧浪。岁月不知老，家有雏凤凰。百鸟戢羽翼，不敢呈文章。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祥。方今天子圣，毋滞此泉旁。’圣俞没今四十年矣。南迁至合浦，见其门人欧阳晦夫出其诗稿数十幅，其《遗晦夫诗》云：‘我家无梧桐，安得久留凤？’晦夫年六十六，尚少余一岁，然白发苍颜略相似，困穷亦不相远，执手大笑，曰：‘圣俞所谓凤者，岂例皆穷如此乎？’”

《东轩笔录》云：“张尧佐以进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员外郎，知开州。会其侄女有宠于仁宗，册为修媛，尧佐遂骤迁擢，一日中除宣徽、节度、景灵、群牧四使。是时，御史唐介上疏，引天宝杨国忠为戒，不报。又与谏官包拯、吴奎等七人论列殿上。既而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廷诤，卒夺尧佐宣徽、景灵两使，特加介五品服，以旌敢言。未几，尧佐复除宣徽使，知河阳。唐谓同列曰：‘是欲与宣徽而假河阳为名耳，我曹岂可中已邪？’同列依违不前，唐独争之不能夺。仁宗谕曰：‘差除自是中书。’介遂极言宰相文彦博以灯笼锦

媚贵妃而致位宰相，今又以宣徽使结尧佐，请逐彦博而相富弼。又言谏官观望挟奸，而言涉官掖，语甚切直。仁宗怒，趣召两府，以疏示之。介犹诤不已。（“犹”字原作空白，今据元本、明钞本校补。）枢密副使梁适叱介，使下殿。介诤愈切。仁宗大怒，玉音甚厉。众恐祸出不测。是时，蔡襄修起居注，立殿陛，即进曰：‘介诚狂直，然纳谏容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贷。’遂贬春州别驾。翊日，御史中丞王举正救解之，改为英州别驾。始上怒未已，两府窃议曰：‘必重贬介，则彦博不安；彦博去，即吾属递迁矣。’既而果如其料。当是时，梅尧臣作《书窜诗》曰：‘皇祐辛卯冬，十月十九日。御史唐子方，危言初造膝。曰朝有巨奸，臣介所愤疾。愿条一二事，臣职敢妄率。宰相文彦博，邪行世莫匹。曩时守成都，委曲媚贵昵。银珰插左貂，穷腊使驰驱。邦媛将夸侈，中金赍十镒。为我寄使君，奇纹织纤密。遂倾西蜀巧，日夜急鞭扶。红经纬金缕，排科斗八七。比比双莲华，篝灯戴心出。几日成一端，持行如鬼疾。明年观上元，被服稳称质。璨然惊上目，遽尔有薄诘。既闻所从来，佞对似未失。且云奉至尊，于妾岂能必。遂回天子颜，百事容丐乞。臣令得粗陈，狡猾彼非一。偷威与卖利，次第推甲乙。是惟阴猾雄，仁断宜勇黜。必欲致太平，在列无如弼。弼亦昧平生，况臣不阿屈。臣言天下公，奚以身自恤。君傍有侧目，喑哑横诋叱。指言为罔上，废汝还蓬荜。是时白此心，尚不避斧钺。虽令御魑魅，甘且同饴蜜。既知弗可惧，复以强词窒。帝声亦大厉，论奏不容毕。介也容甚闲，猛士胆为栗。立贬岭外春，速欲为异物。内外官恟恟，陛下呵未息。（“呵未息”原作“何未悉”，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即敢救者谁，襄执左右笔。谓此佞不容，盛美有所拂。平明中执法，怀疏又坚述。介言或似狂，百岂无一实。恐伤四海和，幸勿苦仓卒。亟许迁英山，衢路犹嗟咄。翊日宣白麻，称快口盈溢。阿附连谏官，去若怀絮虱。其间因获利，窃笑等蚌鹬。（“蚌”原作“蛇”，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英州五千里，瘦马行。毒蛇喷晓雾，昼与岚气没。妻孥不同途，风浪过蛟窟。存亡未可知，雨馆愁伤骨。饥仆时后先，随猿拾橡栗。粤林多蔽天，黄甘杂丹橘。万室通酿酤，抚远无禁律。醉去不须钱，醒来弄鸣瑟。山水仍奇怪，已可消忧郁。莫作楚大夫，怀沙自沉汨。西汉梅子真，出为吴市卒。市卒且不惭，况兹别乘秩。’始尧臣作此诗，不敢示人，及欧阳修为编其集，时有嫌避，又削去此诗，是以少人知者，故今全录焉。”

《绉素杂记》云：“郑谷与僧齐己、黄损等共定今体诗格云：‘凡诗用韵有数格：一曰葫芦，一曰辘轳，一曰进退。葫芦韵者，先二后四；辘轳韵者，双出双入；进退韵者，一进一退。失此则缪矣。’余按《倦游杂录》载唐介为台官，廷疏宰相之失，仁庙怒，谪英州别驾。朝中士大夫以诗送行者颇众



，独李师中待制一篇为人传诵，诗曰：‘孤忠自许众不与，独立敢言人所难。去国一身轻似叶，高名千古重于山。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天为吾君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还。’此正所谓进退韵格也。按《韵略》难字第二十五，山字第二十七，寒字又在二十五，而还字又在二十七，一进一退，诚合体格，岂率尔而为之哉。近阅《冷斋夜话》载当时唐、李对答语言，乃以此诗为落韵诗。盖渠伊不见郑谷所定诗格有进退之说，而妄为云云也。”

《东轩笔录》云：“唐介始弹张尧佐，谏官皆上疏，及弹文彦博，则吴奎畏缩不前，当时谓拽动阵脚。及唐争论于上前，遂并及奎之背约，执政又黜奎，而文潞公益不安，遂罢政事。时李师中诗送唐，有‘并游英俊颜何厚，未死奸谀骨已寒’之句，为奎发也。”

《后山诗话》云：“周盘龙以武功为散骑常侍，齐武帝戏之曰：‘貂婵何如兜鍪？’对曰：‘貂婵生于兜鍪。’外大父颖公罢相，建节出帅太原，其诗曰：‘兜鍪却自貂婵出，敢用前言戏武夫。’李待制师中以相业自任，尝帅秦，以事去，其诗曰：‘兜鍪不胜任，犹可冠貂婵。’”

《隐居诗话》云：“楚州有官奴王英英，善笔札，学颜鲁公体，蔡襄顷教以笔法，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尧臣赠之诗曰：‘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亲传笔法中郎孙，妙画蚕头鲁公体。’英英貌甚陋，故有‘不事梳洗’之句，中郎孙，君谔也。”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尝称圣俞‘声喧釜豆裂，（“豆”原作“且”，今据宋本校改。）点疾盎茧立’之句，谓追古作者，陈无己喜圣俞诗，独诵其两句云：‘胡地马牛归陇底，汉人烟火起湟中。’”苕溪渔隐曰：“《临川集》荆公《次韵元厚之平戎庆捷诗》，即是此两句，王直方称陈无己喜圣俞诗，独诵此两句。余遍阅《宛陵集》无此两句，乃直方之误。”

《西清诗话》云：“晏元献守汝阴，梅圣俞往见之，将行，公置酒颍河上，因言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制字稳帖，如‘枯桑知天风’是也，恨未见侧字诗。圣俞既引舟，遂作五侧体寄公云：‘月出断岸口，影照别舸背。且独与妇饮，颇胜俗客对。月渐上我席，暝色亦稍退。岂必在秉烛，此景已可爱。’”

王直方《诗话》云：“圣俞在礼部考校时，《和欧公春雪诗》云：‘有梦皆蝴蝶，逢袍只纻麻。’诸人不复措手，盖韵恶而能用事如此可贵也。”苕溪渔隐曰：“余阅《宛陵集》，圣俞此《雪诗》，即非和欧公韵，乃是唱首，此诗圣俞自注云：‘闻永叔谓子华曰：明日圣俞若无诗，修输一杯酒。’欧公集中亦有《和圣俞春雪诗》，皆在礼部时唱和，以此可见矣。王直方不切审细，遂妄有韵恶而能用事之语，盖其《诗话》中似此者甚众，吾故辨证之。”

《隐居诗话》云：“马遵谪守宣州，及其去也，郡僚军民争欲驻留，至以



铁锁绝江。遵于钱筵倚醉，令官妓剥榘实而食，眷眷若留连状，又以所乘驄马寄圣俞家，郡人皆不疑其去也。遵夜使人绝锁解舟，以水沃栌牙，使之不鸣，逮晓，舟去远矣。圣俞寄遵诗云：‘三更醉下陵阳峰，仙舟注上去无踪，杈牙铁锁漫横绝，栌湿不惊潭底龙。断肠吴姬指如笋，欲剥玉榘将何从。短翎水鸭飞不远，那经细雨山重重。却顾旧埽病驄马，尘沙历尽空龙钟。’”

《隐居诗话》云：“吕士隆知宣州，好以事笞官妓，妓皆欲逃去而未得也。会杭州有一妓到宣，其色艺可取，士隆喜之，留之使不去。一日，郡妓复犯小过，士隆又欲笞之，妓泣诉曰：‘某不敢辞罪，但恐杭妓不能安也。’士隆愍而舍之。圣俞因作《莫打鸭》一篇云：‘莫打鸭，打鸭惊鸳鸯。鸳鸯新向池北落，不比孤洲老秃鸽。秃鸽尚欲远飞去，何况鸳鸯羽翼长。’盖谓此也。”

卷第三十二

卷第三十二

苏子美

《东轩笔录》云：“苏子美谪居吴中，欲游丹阳，潘师旦深不欲其来，宣言于人欲拒之，子美作《水调歌头》，有‘拟借寒潭垂钓，又恐沙鸥猜我，不肯傍青纶’之句，为是也。”

《遯斋闲览》云：“李太白诗‘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欧阳文忠《题子美沧浪亭诗》乃云：‘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二人者致词虽异，然皆善谈风月者也。”

苕溪渔隐曰：“子美《独步沧浪亭绝句》云：‘花枝低欹草生迷，不可骑往步是宜，时时携酒只独往，醉倒唯有春风知。’真能道幽独闲放之趣也。”

《石林诗话》云：“姑苏州学之南，积水弥数十顷，傍有小山，高下曲折相望，盖钱氏时广陵王所作，既积土为山，因以为池潴水，瑞光寺即其宅，而此其别圃也。庆历间，子美谪废，以四十千得之为居，旁水作亭曰沧浪，欧公诗所谓‘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者也。子美既死，其孤不能保，遂屡易主，今为章子厚家所有，广其故地为大阁，又为堂山上，亭北跨水，复有山名洞山，章氏并得之；既除地，发其下皆嵌空大石，又得千余树，亦广陵时所藏，益以增累其隙，两山相对，遂为一时雄观，土地各有所归也。”

王直方《诗话》云：“子美尝作《春睡诗》云：‘身如蝉蜕一榻上，梦似杨花千里飞。’欧公见之惊曰：‘子美可念。’未几果卒。”

《隐居诗话》云：“苏子美以诗得名，学书亦飘逸，然其诗以奔放豪健为志；梅尧臣亦能诗，虽乏高致，而平淡有工，世谓之苏、梅，其实正相反也。子美尝自叹曰：‘平生作诗被人比梅尧臣，写字比周越，良可笑也。’周越为尚书郎，在天圣、景祐间，以书得名，轻俗不近古，无足取也。”

东坡云：“旧读子美《六和寺诗》：‘沿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及俸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如金色也。昨日复游池上，投饼饵久之，乃略出，不食，复入，不可复见。自子美作诗，至今四十余年，子美已有迟留之语，苟非难进易退，而不妄食，安能如此寿邪？”

《西清诗话》云：“丹阳焦山断崖有《瘞鹤铭》，或传为王逸少，自晋迄唐，论书者未尝及之，而碑言华阳真逸撰，欧公《集古》跋云：顾况道号。子美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空传《瘞鹤铭》。’真作右军书矣。余读《道藏陶隐居外传》：‘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道书言华阳金坛之地，第八洞天东北门，俱润州境也。丹阳与茅山地相犬牙，又三茅陶故居，则《瘞鹤铭》为隐居不疑。”

《西清诗话》云：“薛许昌《答书生赠诗》云：‘百首如一首，卷初如卷终。’讥其不能变态也。大抵屑屑较量属句平匀，不免气骨寒局。殊不知诗家要当有情致，抑扬高下，使气宏拔，快字凌纸；又用事皆破觚为圜，剡刚成柔，始为有功者，昔人所谓缚虎手也。如子美《穷居和长安帅叶清臣见寄》：‘王帐夜岩兵似水，茅斋春静草如烟。’东坡尝作诗：‘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又有‘坐馿猛虎如群羊’之句，真佳语也。”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爱子美绝句云：‘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山谷累书此诗，或真草与大字。”

### 石曼卿

东坡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诗》：‘无情有恨何人见，月冷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

苕溪渔隐曰：“裴璘《咏白牡丹诗》云：‘长安豪贵惜春残，争赏先开紫牡丹，别有玉杯承露冷，无人起就月中看。’时称绝唱。以余观之，语句凡近，不若胡武平《咏白牡丹诗》云：‘璧堂月冷难成寐，翠幄风多不奈寒。’其语意清胜，过裴璘远矣。如皮日休《咏白莲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冷风清欲堕时，’若移作咏白牡丹诗，有何不可，弥更亲切耳。曼卿《咏小桃二绝句》云：‘生色深红绶带长，宫帘寒在井栏香。母家升上瑶池品，先得春风一面妆。’‘本分桃花寒食前，小桃长是上春天。二乔二赵俱倾国，女弟娇强意自先。’其模写命意，岂不佳哉？”

《隐居诗话》云：“石延年长韵律诗善叙事，其它无大好处，《筹笔驿》

、《铜雀台》、《留侯庙诗》，为一集之冠。五言小诗，如‘海云含雨重，江树带蝉疏’，‘平芜远更绿，斜日寒无晖’者，几矣。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诗，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众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

王直方《诗话》云：“曼卿以书名世，然大字愈妙，尝读龟山寺三佛名榜，最为雄伟。张文潜有诗云：‘煌煌三佛榜，铁贯金石钮。开张宫室正，浑实山岳厚。井水骇龙跽，蚁封观骥骤。’真能道尽其妙处。”

《桐江诗话》云：“曼卿一日春初，见阶砌初生之草，其屈如钩，而颜色未变，因得一句云：‘草屈金钩绿未回’，遂作《早春诗》一篇，旬日方足成，曰：‘檐垂冰箸晴先滴，草屈金钩绿未回’，其不逮先得之句远甚，始知诗人一篇之中，率是先得一联或一句，其最警拔者是也。”

《西清诗话》云：“曼卿官册府时，五鼓趋朝，见二举子系逻舍，望曼卿号呼请救，因驻马召卒长问之，曰：‘昨夕里闾间有纳妇者，二子穴隙以窥，夜分乃被执。’曼卿力为挥解，卒长勉从之，二子叩头拜于马前。曼卿按辔口占绝句诗调之云：‘司空怜汝汝须知，月下敲门更有谁，叵耐一双穷相眼，得便宜是落便宜。’”

王直方《诗话》云：“或有称《咏松》句云‘影摇千尺龙蛇动，声撼半天风雨寒’者，一僧在坐曰：‘未若云影乱铺地，涛声寒在空。’或以语圣俞，圣俞曰：‘言简而意不遗，当以僧语为优。’”

《鸡肋集》云：“曼卿以天圣四年来令金山，故诗为此邑人作者多，如《题张氏园亭诗》云：‘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尤为佳句。”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三

半山老人一

《漫叟诗话》云：“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尝作《岁晚》诗云：‘月映林塘静，风涵笑语凉，俯窥怜净绿，小立伫幽香，携幼寻新的，扶衰上野航，延绿久未已，岁晚惜流光。’自以比谢灵运，议者亦以为然。”

《后山诗话》云：“鲁直谓荆公之诗，莫年方妙，然格高而体下，如云：‘似闻青秧底，复作龟兆坼’，乃前人所未道。又云：‘扶舆度阳焰，窈窕一川花’，虽前人亦未易道也。然学三谢失于巧耳。”

王直方《诗话》云：“陈无己言山谷最爱介甫‘扶舆度阳焰，窈窕一川花’，谓包含数个意。”

《石林诗话》云：“蔡天启言荆公每称老杜‘钩帘宿鹭起，丸药流莺转

’之句，以为用意高峭，五字之模楷。他日，公作诗得‘青山扃虱坐，黄鸟挟书眠’，自谓不减杜诗，以为得意。然不能举全篇。余顷尝以语薛肇明，肇明时被旨编公集，遍求之，终莫之得。或云公但得此一联，未尝成章也。”

《冷斋夜话》云：“荆公在钟山，有一道士来访，因与棋，辄作数语曰：‘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无所争；惟其无所争，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荆公笑曰：‘此持棋隐语也。’”

《遯斋闲览》云：“或传一诗谜云：‘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雪肤，走入绣帏寻不见，任他风雨满江湖。’乃贾岛、李白、罗隐、潘阆四诗人名也，云是荆公所作。”苕溪渔隐曰：“世传霞头隐语是半山老人作，云：‘生在色界中，不染色界尘，一朝解缠缚，见性自分明。’”（徐钞本、明钞本此下有“霞头即染物号头也”八字。）

《夷坚志》云：“元祐间士大夫好事者，取达官姓名为诗谜，如‘长空雪霁见虹蜺，行尽天涯遇帝畿，天子手中执玉简，秀才不肯着麻衣’，谓韩绛、冯京、王珪、曾布也。又取古人名而传以今事，如‘人人皆戴子瞻帽，君实新来转一官，门状送还王介甫，潞公身上不曾寒’，谓仲长统、司马迁、谢安石、温彦博也。”

《遯斋闲览》云：“荆公棋品殊下，每与人对局，未尝致思，随手疾应，觉其势将败，便敛之，谓人曰：‘本图适性忘虑，反苦思劳神，不如且已。’与叶致远敌手，尝《赠致远诗》云：‘垂成忽破坏，中断俄连接。’是知公棋不甚高。又云：‘讳输宁断头，悔误仍搏颊。’是又未能忘情于一时之得丧也。”苕溪渔隐曰：“介甫有《绝句》云：‘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战罢两奁收黑白，一枰何处有亏成。’观此诗，则图适性忘虑之语，信有证矣。若鲁直于棋则不然，如‘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蝮甲化枯枝’，则苦思忘形，较胜负于一着，与介甫措意异矣。”

《僧宝传》云：“浮山法远禅师，欧公闻其奇逸，造其室，未有以异之。与客棋，远坐其傍，欧公收局，请远因棋说法，乃鸣鼓升坐，曰：‘若论此事，如两家着棋相似，何谓也？敌手知音，当机不让，若是缀五饶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只解闭门作活，不会夺角冲关，硬节与虎口齐彰，局破后徒劳连鞞；所以道肥边易得，瘦肚难求，思行则往往失粘，心粗则时时头撞，（“头”明钞本作“顶”。）休夸国手，漫说神仙。赢局输筹即不问，且道黑白未分时，一着落在甚么处？’良久云：‘从前十九路，迷悟几多人。’欧公嘉叹久之。”

东坡云：“南岳李岩老好睡，众人贪饱下棋，岩老辄就枕，阅数局，乃一展转，云：‘我始一局，君几局矣。’东坡曰：‘岩老常用四脚棋盘，着一色



黑子，昔与边韶敌手，今被陈抟饶先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欧公诗云：‘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奈客思家。’殆类是也。”

《归田录》云：“真宗朝岁岁赏花钓鱼，群臣应制。尝一岁临池，久之而御钓不食，丁晋公谓《应制诗》云：‘莺惊凤辇穿花去，鱼畏龙颜上钓迟。’真宗称赏，群臣自以为不及。”

《西清诗话》云：“仁庙嘉祐中，开赏花钓鱼燕，介甫以知制诰预末坐，帝出诗示群臣，次第属和，末至介甫，日将夕矣，亟欲奏御，得披香殿字，未有对，时郑毅夫解接席，顾介甫曰：‘宜对太液池。’故其诗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辇，太液池边送玉杯。’翌日都下盛传王舍人窃柳词：‘太液波翻披香帘卷。’介甫颇衔之。”

王直方《诗话》云：“荆公有诗云：‘端能过我论奇字，亦复令君见异书。’而东坡亦尝云：‘未许中郎得异书，且共扬雄说奇字。’陈无己又以‘奇字’对‘秘方’。”

《东轩笔录》云：“王介性轻率，语言无伦，时人以为心风，与荆公旧交，熙宁中自省判出守湖州，荆公作诗送之曰：‘吴兴太守美如何，柳恽诗才未足多，遥想郡人迎下檐，白蘋洲上起苍波。’其意以水值风即起波也。介谕其意，遂和十篇，盛气而诵于荆公，其一曰：‘吴兴太守美如何，太守从来恶祝鮀，生若不为上柱国，死时犹合代阎罗。’荆公笑曰：‘阎罗见阙速赴任。’”

《石林诗话》云：“王介字中甫，衢州人，博学善讥谑，尝举制科不中，与荆公游甚欢，然未尝降意少相下。熙宁初，荆公以翰林学士被召，前此屡召不起，至是始受命，介以诗寄云：‘草庐三顾动春蛰，蕙帐一空生晓寒。’盖有所讽。荆公得之大笑。它日作诗，有‘丈夫出处非无意，猿鹤从来自不知’之句。盖为介发也。”

苏子由云：“今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理势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然州县赖之以为强，国家恃之以为固，非所当忧，非所当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介甫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为兼并之诗，其诗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以媮，圣经久烟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哈。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才。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及其得志

，专以此为事，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吕惠卿继之以手实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于官。民知有夺取之心，至于卖田杀牛，以避其祸。朝廷觉其不可，中止不行，仅免于乱。然其徒世守其学，刻下媚上，谓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废不用，至于今日，民遂大病。原其祸出于此诗，盖昔之诗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王直方《诗话》云：“《送吴仲庶守潭诗》云：‘自古楚有材，醪醕多美酒，不知樽前客，更得贾生否。’盖贾谊初为河南吴公召置门下，而后谪长沙，其用事之精如此。”苕溪渔隐曰：“《上元戏刘贡甫诗》云：‘不知太一游何处，定把青藜独照公。’此诗用事亦精切。刘向校书天禄阁，夜有老人着黄衣，植青藜杖，叩阁而进。向请问姓名。‘我是太一之精，天帝闻卯金之子有博学者，下而观焉。’乃出怀中竹牒授之。见王子年《拾遗》。此事既与贡甫同姓，又贡甫时在馆阁也。”

《冷斋夜话》云：“山谷尝言天下清景，初不择贵贱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端为我辈设，荆公在钟山，官床与客夜坐，作诗云：‘残生伤性老耽书，年少东来复起予，各据槁梧同不寐，偶然闻雨落阶除。’东坡《宿余杭山寺诗》云：‘暮鼓朝钟自击撞，闭门欹枕对残缸，白灰旋拨通红火，卧听萧萧雪打窗。’人以山谷之言为确论。”

山谷云：“尝见荆公于金陵，因问丞相近有何诗，荆公指壁上所题两句‘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此近所作也。”

《冷斋夜话》云：“唐诗有曰：‘长因送人处，忆得别家时。’又曰：‘旧国别多日，故人无少年。’而荆公、东坡用其意，作古今不经人道语。荆公诗曰：‘木末北山烟冉冉，草根南涧水泠泠，缲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东坡曰：‘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垅风来饼饵香。’如《华严经》：‘举果知因，譬如莲花，方其吐花，而果具蕊中。’造语之工，至于荆公、山谷、东坡，尽古今之变。荆公‘江月转空为白昼，岭云分晚作黄昏。’又曰：‘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红烛照新妆。’又曰：‘我携此石归，袖中有东海。’山谷曰：‘此诗谓之句中眼，学者不知此妙，韵终不胜。’”

《石林诗话》云：“荆公诗用法甚严，尤精于对偶，尝云：‘用汉人语，止可以汉人语对，若参以异代语，便不相类。’如‘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之类，皆汉人语也，此法惟公用之，不觉拘窘卑凡，如《周颙宅作》‘阿兰若萎约，身归窳堵波。’皆以梵语对梵语，亦此类。尝有人面称公诗，‘自喜田园归五柳，最嫌尸祝扰庚桑’之句，以为的对。公笑曰：‘君但

知柳对桑为的，然庚亦自是数，盖以十干数之也。’”

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居钟山，（“钟”原作“中”，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一日昼寝，梦有服古衣冠相过者，貌伟甚，曰：‘我桀也，与公论治道。’反复百余语，不相下。公既觉，犹汗流被体，若作气剧，因笑语客曰：‘吾习气尚若是乎。’乃作小诗识之，有‘尧桀是非犹入梦，因知余习未能忘’之句。”

苕溪渔隐曰：“介甫居金陵，作《谢安墩绝句》云：‘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或云：‘介甫性好与人争，在庙堂则与诸公争新法，归山林则与谢安争墩。’此亦善谑也。”

卷第三十四

卷第三十四

半山老人二

《遯斋闲览》云：“莆阳通应子鱼，名著天下，盖其地有通应侯庙，庙前有港，港中之鱼最佳。今人必求其大可容印者，谓之通印子鱼。故荆公亦有诗云：‘长鱼俎上通三印。’此传闻之讹也。”

苕溪渔隐曰：“韩子苍《谢泉州连使君寄子鱼绝句》曰：‘驿骑持书自海傍，开篮剩喜子鱼香，红螺紫蛤俱羞避，独许渠依近酒觞。’子鱼味咸，止可啖水饭，若作酒品之物，殊无风味，子苍之言误矣。”

《澠水燕谈录》云：“荆公之时，学者得出其门，自以为荣，一被称与，往往名重天下。公之治经，尤尚解字，末流务为新奇，浸成穿凿。朝廷患之，诏学者兼用旧传注，不专治《新经》，禁援引《字解》。于是学者皆变所学，至有著书以诋公之学者。又讳称公门人。故张芸叟为挽词曰：‘今日江湖从学者，人人讳道是门生。’盛传士林。及后诏公配享神庙，赠官赐谥，俾学者复治《新经》，用《字解》。昔之学者，稍稍复称公门人。有无名子改芸叟诗卒章云：‘人人却道是门生。’”

张文潜云：“余自金陵月堂谒蒋帝祠，初出北门，始辨色，行平野中，时暮春，人家桃李未谢，西望城壁，壕水或绝或流，多鷓鴣白鹭，迤邐近山，风物天秀，如行锦绣图画中。旧读荆公诗，多称蒋山景物，信不诬也。”

《遯斋闲览》云：“唐人诗：‘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不记作者名氏。邓元孚曾见介甫亲书此两句于所持扇上，或以为介甫自作，非也。”

王直方《诗话》云：“荆公作内相时，翰苑中有石榴一丛，枝叶甚茂，但只发一花，故荆公题此诗，余每以不见全篇为恨。”二说未知孰是。

《石林诗话》云：“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为其所向，不复更为涵蓄

，如‘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又‘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又‘平治险秽非无力，润泽焦枯是有才’之类，皆直道其胸中事。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乃知文字虽工拙有定限，然必视其幼壮，虽公方其未至亦不能力强而遽至也。”

《高斋诗话》云：“荆公《题金陵此君亭诗》云：‘谁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才老更刚。’宾客每对公称颂此句，公辄颦蹙不乐。晚年与平甫坐亭上，视诗牌曰：‘少时作此题榜，一传不可追改。大抵少年题诗，可以为戒。’平甫曰：‘此扬子云所以悔其少作也。’”

洪驹父《诗话》云：“荆公诗：‘窗明两不借。’按史游《急就章》云：‘裳韦不借为牧人。’颜师古注云：‘不借，小屨也，以麻为之，其贱易得，人人各自有，不须假借，因而为言。’又出扬雄《方言》，亦曰：‘麻履谓之不借。’惟崔豹《古今注》云：‘不借，草屨也。’”

《漫叟诗话》云：“荆公尝在欧公坐上赋《虎图》，众客未落笔，而荆公章已就，欧公亟取读之，为之击节称叹，坐客阁笔不敢作。”苕溪渔隐曰：“《西清诗话》中亦载此事，云此乃体杜甫《画鹞行》，以纾急解纷耳。吾今具载二诗，读者当有以辨之。荆公《虎图诗》云：‘壮哉非罟亦非羆，目光夹镜当坐隅。横行妥尾不畏逐，顾盼欲去仍踟躇。卒然一见心欲动，熟视稍稍摩其须。固知画者巧为此，此物安肯来庭除？想当槃礴欲画时，睥睨众史如庸奴。神闲意定始一扫，功与造化论锱铢。悲风飒飒吹黄芦，上有寒雀惊相呼。槎牙死树鸣老鸟，向之俛喙如哺雏。山墙野壁黄昏后，冯妇遥看亦下车。’杜甫《画鹞行》云：‘高堂见老鹞，飒爽动秋骨。初惊无拘挛，何得立突兀。乃知画师妙，功刮造化窟。写此神俊姿，充君眼中物。乌鹞满樛技，轩然恐其出。侧脑看青霄，宁为众禽设。长翻如刀剑，人寰可超越，乾坤空峥嵘，粉墨且萧瑟。缅思云沙际，自有烟雾质。吾今意何伤，顾步独纡郁。’”

《隐居诗话》云：“熙宁庚戌冬，王荆公安石自参知政事拜相，是日，官僚造门奔贺者，相属于路，公以未谢，皆不见之。独与余坐于西庑之小阁，荆公语次，忽颦蹙久之，取笔书窗曰：‘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欤寄此生。’放笔揖余而入。元丰癸亥，公已谢事为会灵观使，居金陵白下门外。余谒公，公欣然邀余，同游钟山，憩法云寺，偶坐于僧房。是时，正当霜雪，而虚窗松竹，皆如诗中之景，余因述昔日题窗，并诵此诗，公恍然曰：‘有是乎。’领略微笑而已。”

《高斋诗话》云：“舒州三祖山金牛洞山水闻于天下，荆公尝题诗云：‘水冷冷而北五，山靡靡以旁围，（“以”原作“而”，今据宋本校改。）欲



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后人凿山刊木，浸失山水之胜，非公题诗时比也。鲁直效公题六言云：‘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识者云：‘语虽奇，亦不及荆公之自然也。’”

王直方《诗话》云：“李希声言荆公罢政事时，居于州东刘相宅，于书院小厅题‘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数十处。”苕溪渔隐曰：“此乃薛能诗：‘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舂，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唐百家诗选》中有之，或云荆公诗，非也。”

王直方《诗话》云：“荆公集中有《落星寺诗》，其末云：‘胜概惟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落星寺在彭蠡湖中，刘咸临尝亲见寺僧，言幼时目睹闽中章传道作此诗，其前六句皆同，其末云：‘胜概诗人尽收拾，可怜苏石不曾来。’苏、石谓子美、曼卿也。后人爱其诗者，改末句作荆公诗传之，遂使一篇之意不完，其体与荆公所作诗亦不类。”苕溪渔隐曰：“直方所言非也。余细观此诗，句语体格，真是荆公作，余人岂能道此。今具载全篇，识者必能辨之。诗云：‘宰云台殿起崔嵬，万里长江一酒杯。（“酒杯”原作“杯酒”，今据宋本乙正。）坐见山川吞日月，杳无车马送尘埃。雁飞云路声低过，客近天门梦易回。胜概惟诗可收拾，不才羞作等闲来。’”

《冷斋夜话》云：“荆公言：前辈诗‘风定花犹落’，静中见动意，‘鸟鸣山更幽’，动中见静意。山谷云：‘此老论诗，不失解经旨趣，亦可怪耳。’唐人诗有曰‘海月生残夜，江春入暮年’者，置早意于残晚中。又曰‘惊蝉移别树，斗雀堕闲庭’者，置静意于喧动中。东坡作《眉子研诗》：‘君不见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游人指点小颦处，中有渔阳胡马嘶。’用此微意也。”

《遯斋闲览》云：“唐人《题西山寺》诗云：‘终古碍新月，半江无夕阳。’人谓冠绝古今，以其尽得西山之景趣也。今山寺留题者亦多，而绝少佳句，惟‘寺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又‘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最为人传诵，要亦未为至工；若用之于落星寺，有何不可乎？熙宁中，荆公有句云：‘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尤为中的。”

《西清诗话》云：“荆公云：‘李汉岂知韩退之，缉其文，不择美恶，有不可以示子孙者，况垂世乎？’以此语门弟子，意有在焉。其文迄无善本，如‘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吾皇英睿超光武，上将威名得隗器’，皆王元之诗也。《金陵独酌》：‘西江雪浪来天际’，《寄刘原甫》：‘翰林放逐蓬莱殿’，皆王君玉诗也。‘临津艳艳花千树’，‘天末海门横北固’，‘不知朱户锁婵娟’，皆王平甫诗也。”苕溪渔隐曰：“《遯斋闲览》以‘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之句，为荆公《题金山寺诗》，尤

为中的。王直方《诗话》以‘临津艳艳花千树，夹径斜斜柳数行，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之句，仍载永叔戏介甫曰：‘谨厚者亦复为之邪？’以二说考之，则《西清诗话》以为元之、平甫诗，恐误也。”

《冷斋夜话》云：“荆公诗曰：‘道人北山来，问松我东岗，举手指屋脊，云今如许长。’今误作‘问松栽东岗’。王元之诗云：‘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亲酒盏疏。’今误作‘睡起茶多酒盏疏’。”

《西清诗话》云：“欧公嘉祐中，见王荆公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笑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荆公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欧阳九不学之过也。’”

《高斋诗话》云：“荆公此诗，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子细看。’盖为菊无落英故也。荆公云：‘苏子瞻读《楚词》不熟耳。’予以谓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概言花衰谢之意，若‘飘零满地金’，则过矣。东坡既以落英为非，则屈原岂亦谬误乎？坡在海南《谢人寄酒诗》有云：‘漫绕东篱嗅落英’，又何也。”苕溪渔隐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此是两句诗，余于《六一居士全集》及《东坡前后集》，遍寻并无之，不知《西清》、《高斋》何从得此二句诗，互有讥议，亦疑其不审也。”

卷第三十五

卷第三十五

半山老人三

《漫叟诗话》云：“荆公诗：‘红梨无叶庇花身，黄菊分香委路尘，岁晚苍官才自保，日高青女尚横陈。’苍官事见唐刺史樊宗师所作《绛守居园亭记》，中云：‘苍官青士权列与槐朋友。’横陈事见宋玉《风赋》，云：‘横自陈兮君之前。’若《楞严经》所谓‘于横陈时，味如嚼蜡。’乃房融笔，用其语也。”

《冷斋夜话》云：“‘木落冈峦因自献，水归洲渚得横陈。’（“洲”原作“舟”，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山谷谓余曰：‘自献横陈见相如赋，荆公不应用耳。’予以《楞严经》语对之。山谷云：‘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苕溪渔隐曰：“荆公小诗，如‘南浦随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无觅处，日落画桥西。’‘染云为柳叶，剪水作梨花，不是春风巧，何绿见岁华。’‘檐日阴阴转，床风细细吹，倏然残午梦，何许一黄鹂。’‘蒲叶清浅水，杏花和暖风，地偏缘底绿，人老为谁红。’‘爱此江边好，留连至日斜，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日净山如染，风喧草欲熏，梅残数点雪，麦涨一川云。’观此数诗，真可使人一

唱而三叹也。”

《西清诗话》云：“熙宁初，张揆以二府初成，作诗贺荆公，公和曰：‘功谢萧规渐汉第，恩从隗始诧燕台。’以示陆农师，农师曰：‘萧规曹随，高帝论功，萧何第一，皆摭故实；而请从隗始，初无恩字。’公笑曰：‘子善问也。韩退之《斗鸡联句》：感恩惭隗始，若无据，岂当对功字也。’乃知前人以用事一字偏枯，为倒置眉目，返易巾裳，盖谨之如此。”苕溪渔隐曰：“荆公《春日绝句》云：‘春风过柳绿如缲，晴日蒸红出小桃。’余尝疑蒸红必所有据，后读退之《桃源图诗》云：‘种桃处处惟开花，川原远近蒸红霞。’盖出此也。”

《石林诗话》云：“京师职事官，旧皆无公廨，虽宰相执政官，亦僦舍而居。每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则省吏遍持于私第呈押，既稽缓，又多漏泄。元丰初，始建东西二府于右掖门之前，每府相对为四位，俗谓之八位。裕陵幸尚书省回，尝特临幸驻辇，环视久之。时张侍郎文裕以诗庆宰执，元参政厚之和云：‘黄阁势连双凤阙，紫枢光直右银台。’盖东府与西阙角相近，西府正直右掖门。崇宁以后，宰相皆赐第，例于私第治事，而二府往往多虚位，或为书局官指射以置局，与元丰本意稍异矣。”

《冷斋夜话》云：“山谷言诗意无穷，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规摹其意形容之，谓之夺胎法。如郑谷诗：‘自缘今日人心别，未必秋香一夜衰。’此意甚佳，而病在气不长；西汉文章，雄深雅健，其气长故也。曾子固曰：‘诗当使人一览语尽，却意有余，乃古人用心处。’荆公《菊诗》曰：‘千花百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东坡曰：‘万事到头都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又李翰林曰：‘鸟飞不尽暮天碧。’又曰：‘青天尽处没孤鸿。’其病如前所论。山谷《达观台诗》曰：‘瘦藤挂到风烟上，乞与游人眼豁开，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去尽青天回。’凡此之类，皆换骨法也。顾况诗曰：‘一别二十年，人堪几回别。’其诗简缓而意精确。荆公《与故人诗》曰：‘一日君家把酒杯，六年波浪与尘埃，不知乌石江头路，到老相寻得几回。’乐天诗：‘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身，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诗：‘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凡此之类，皆夺胎法也。学者不可不知。”苕溪渔隐曰：“‘飞鸟不尽暮天碧’之句，乃郭功甫《金山行》，《冷斋》以为李翰林诗，何也？”

《西清诗话》云：“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说。公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东坡渡江，至仪真，《和游蒋山诗》，寄金陵守王胜之益柔，公亟取

读之，至‘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乃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又在蒋山时，以近制示东坡，东坡云：‘若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自屈、宋没世，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荆公曰：‘非子瞻见谏，自负亦如此，然未尝为俗子道也。’”

潘子真《诗话》云：“东坡得请宜兴，道过钟山，见荆公，时公病方愈，令坡诵近作，因为手写一通以为赠；复自诵诗，俾坡书以赠己，仍约坡卜居秦淮。故坡和公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西清诗话》云：“王文公见东坡《醉白堂记》云：‘此乃是韩、白优劣论。’东坡闻之曰：‘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二公相诮或如此，然胜处未尝不相倾慕。元祐间，东坡奉祠西太一宫，见公旧诗云：‘杨柳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

《雪浪斋日记》云：“荆公诗：‘草深留翠碧，花远没黄鹂。’人只知翠碧黄鹂为精切，不知是四色也。又以‘武丘’对‘文鹞’，‘杀青’对‘生白’，‘苦吟’对‘甘饮’，‘飞琼’对‘弄玉’，世皆不及其工。小杜以‘锦字’对‘琴心’，荆公以‘带眼’对‘琴心’，谢夷季以‘镜约’对‘琴心’，比荆公为最精切。近时，洪驹父以‘青奴’对‘黄妳’，黄妳出《金楼子》；（“金”原作“念”，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青奴，山谷所名也。予读《国史补》，得‘银鹿’，后以对子建集中‘金瓠’，湿萤出《李长吉集》，干鹊出《西京杂记》，予以‘湿萤’对‘干鹊’。又王存以‘河鱼’对‘海鸟’，人以为工。”

《西清诗话》云：“荆公诗以故事纪实事，如《韩魏公挽词》云：‘木稼尝闻达官怕，山颓果见哲人萎。’用孔子及唐宁王事。时熙宁中，华山圯，冰成木稼，已而魏公薨。如《追伤陆子履诗》云：‘主张寿禄无三甲，收拾文章有六丁。’用管辂及退之诗事。初日者王生相子履云：‘学士无背不寿，仕宦齟齬。’已而子履蚤世，如日者之言。子履既死，家人悉梦云：‘帝命同宋次道修官制，凡吾平生所著职官书，可尽焚之。’未几，朝廷果修官制焉。”

《雪浪斋日记》云：“陆龟蒙以‘二酉’对‘六丁’，荆公以‘三甲’对‘六丁’，发机自陆子也。”

《石林诗话》云：“前辈诗材，亦或预为储蓄，然非所当用，未尝强出。余尝从赵德麟假《陶渊明集》本，盖东坡所阅者，时有改定，末有手题两联云：‘人言卢杞似奸邪，我觉魏公真妩媚。’又‘槐花黄，举子忙，促织鸣，懒妇惊。’不知偶书之也，或将以为用也。然子瞻诗不见有此语，则固无意于必



用矣。荆公作《韩魏公挽词》云：‘木稼曾闻达官怕，山颓今见哲人萎。’或言亦是平时所得，魏公之薨，是岁雨木冰，前一岁华山崩，偶有二事，故不觉耳。”

唐子西《语录》云：“凡作诗平居须收拾诗材以备用，退之作《范阳卢殷墓铭》云：‘于书无所不读，然正用资以为诗’，（“用”原作“周”，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是也。《诗疏》不可不阅，诗材最多，其载谚语如‘络纬鸣，懒妇惊’之类，尤宜入诗用。《乐府解题》须熟读，大有诗材。余诗云：‘时难将进酒，家远莫登楼。’用《古乐府》名作对也。”

《遯斋闲览》云：“俗语有之曰：‘槐花黄，举子忙。’谓槐之方花，乃进士赴举之时。而唐诗人翁承赞有诗云：‘雨中妆点望中黄，勾引蝉声送夕阳，忆得当年随计吏，马蹄终日为君忙。’乃知俗语亦有所自也。”

《遯斋闲览》云：“荆公集句诗，虽累数十韵，皆顷刻而就，词意相属，如出诸己，他人极力效之，终不及也。如《老人行》云：‘翻手为云覆手雨，当面输心背面笑。’前句老杜《贫交行》，后句老杜《莫相疑行》，合两句为一联，而对偶亲切如此。又《送吴显道》云：‘欲往城南望城北，此心炯炯君应识。’《胡笳十八拍》云：‘欲往城南望城北，三步回头五步坐。’此皆集老杜句也。按杜诗《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忘南北。’荆公两用，皆以‘忘南北’为‘望城北’，始疑杜诗误，其后数善本皆作‘忘南北’，或云：‘荆公故易此两字，以合己一篇之意。’然荆公平生集句诗，未尝改古人字，观者更宜详考。”苕溪渔隐曰：“余闻洪庆善云：‘老杜欲往城南忘南北之句，《楚词》云：中心瞽乱兮迷惑，王逸注云：思念烦惑忘南北也。’子美盖用此语也。”

《吕氏童蒙训》云：“为诗文常患意不属，或只得一句，语意便尽，欲足成一章，又恶其不相称，若未有其次句，即不若且休，养锐以待新意；若尽力须要相属，譬如力不敌而苦战，一败之后，意气沮矣。荆公好集句，尝于东坡处见古砚，东坡令荆公集句，荆公云：‘巧匠斫山骨’，只得一句，遂逡巡而去。山谷尝有句云：‘麒麟卧葬功名骨’，终身不得好对。”

王直方《诗话》云：“荆公始为集句，多者至数十韵，往往对偶亲于本诗，盖以诵古今人诗多，或坐中率然而成，始可以为贵也。其后多有效之者。孔毅甫尝集句赠东坡，东坡戏次韵云：‘羨君戏集他人诗，指呼市人如使儿。天边鸿鹄不易得，便令作对随家鸡。退之惊笑子美泣，问君久假何时归。世间好句世人共，明月自满千家墀。’”

《冷斋夜话》云：“集句诗其法贵速巧，如前辈曰：‘晴湖胜镜碧，衰柳似金黄。’人以为巧，然疲费精力，积日月而后成，不足道也。山谷以集句诗

名曰百家衣。百家衣，今小儿文褌也。”

《西清诗话》云：“集句自国初有之，未盛也，至石曼卿人物开敏，以文为戏，然后大著。尝见手书《下第偶成》诗云：‘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云未有因。圣主不劳千里召，姮娥何惜一枝春。凤凰诏下虽霑命，豺虎丛中也立身。啼得血流无用处，着朱骑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来来去忙，为他人作嫁衣裳，仰天大笑出门去，独对春风舞一场。’至元丰间，王荆公益工于此。人言起自荆公，非也。”

《后山诗话》云：“荆公莫年喜为集句，唐人号为四体，黄鲁直谓正堪一笑尔。司马温公为武定从事，同幕私幸营妓，而于公讳之；常会僧庐，公往迫之，使妓逾垣而去，度不可隐，乃具道。公戏之曰：‘年去年来来去忙，暂偷闲卧老僧床，惊回一觉游仙梦，又逐流莺过短墙。’杭之举子中老榜第，其子以绯让之，客贺之曰：‘应是穷通自有时，人生七十古来稀，如今始觉为儒贵，不着荷衣便着绯。’寿之医者，老娶少妇，或嘲之曰：‘偃他门户傍他墙，年去年来来去忙，采得百花成蜜后，为他人作嫁衣裳。’真可笑也。”

蔡宽夫《诗话》云：“荆公晚多喜取前人诗句为集句诗，世皆言此体自公始。予家有至和中成都人胡归仁诗，已有此作，自号安定八体。其间如‘一第知何日，无端意不移。欲为青桂主，谁与白云期？傍架齐书帙，翻瓢作酒卮。文明终有托，休把运行推。’又：‘白沙溪绕白云堆，但有何人把酒杯。专慕圣贤知志气，可怜谈笑出尘埃。碧山终日思无尽，清世难群好自猜。风满老松门昼掩，可怜高尚仰天才’之类，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无复佳语耳。不知公尝见与否也？”

卷第三十六

卷第三十六

半山老人四

《三山老人语录》云：“荆公诗云：‘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六一居士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二公皆状闲适，荆公之句为工。”

《石林诗话》云：“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如‘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读之初不觉有对偶。至‘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但见舒闲容与之态耳。而字字细考之，皆经隳括权衡者，其用意亦深刻矣。尝与叶致远诸人和头字韵诗，往返数四，其末篇云：‘名誉子真居谷口，事功新息困壶头。’以‘谷口’对‘壶头’，其精切如此。后数月取本追改云：‘岂爱京师传谷口，但知乡里胜壶头。’今集中两本并存。”

苕溪渔隐曰：“六一居士诗云：‘静爱竹时来野寺，独寻春偶过溪桥。’俗谓之折句。卢赞元《雪诗》云：‘想行客过梅桥滑，免老农忧麦垆干。’效此格也。余亦尝云：‘鸚鵡杯且酌清浊，麒麟阁懒画丹青。’”

唐子西《语录》云：“荆公诗得子美句法，其诗云：‘地蟠三楚大，天入五湖低。’”

苕溪渔隐曰：“半山老人《题双庙诗》云：‘北风吹树急，西日照窗凉。’细详味之，其托意深远，非止咏庙中景物而已。盖巡、远守睢阳，当时安庆绪遣突厥劲兵攻之，日以危困，所谓‘北风吹树急’也。是时，肃宗在灵武，号令不行于江、淮，诸将观望，莫肯救之，所谓‘西日照窗凉’也。此深得老杜句法。如老杜《题蜀相庙诗》云：‘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亦自别托意在其中矣。”

《遯斋闲览》云：“荆公《百家诗选序》云：‘予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次道出其家所藏唐百家诗，请予择其善者。废日力于此，良可悔也。虽然，欲观唐人诗，观此足矣。’今世所传《百家诗选》印本，已不载此序矣。然唐之诗人，有如宋之问、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李益、韦应物、韩翃、王维、杜牧、孟郊之流，皆无一篇入选者。或谓公但据当时所见之集选，盖有未尽见者，故不得而遍录。其实不然。公选此诗，自有微旨，但恨观者不能详究耳。公后复以杜、欧、韩、李别有《四家诗选》，则其意可见。”

《西清诗话》云：“《百家诗选》，余读之，见其取张祜《惠山寺诗》‘泉声到池尽，山色上楼多’，而不取《孤山寺诗》：‘楼台耸碧岑，一径入湖心。不雨山长润，无云水自阴。断桥荒藓涩，空院落花深。犹忆西窗月，钟声在北林。’又贾岛平生得意句：‘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复不取，而载‘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不如意果如何耳？”

《石林诗话》云：“王荆公从宋次道借本编《百家诗选》，中间有‘暝色赴春愁’，次道改‘赴’字作‘起’字，荆公复定为‘赴’字，以语次道曰：‘若是起字，谁不能之。’次道以为然。”苕溪渔隐曰：“余观《钟山语录》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即小儿语也。’所云止此，不知《石林》之说何从得之？”

《冷斋夜话》云：“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此法惟荆公、东坡、山谷三老知之。荆公曰：‘含风鸭绿鳞鳞起，弄日鹅黄袅袅垂。’此言水柳之名也。东坡《答子由诗》曰：‘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此用事而不言其名。山谷曰：‘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又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又曰：‘眼看人情如格五，心知外物等朝三。’格五，今之蹙融是也，《后汉注》云：‘常置人于险恶处耳。’



” 苕溪渔隐曰：“荆公诗云：‘绿成白雪桑重绿，割尽黄云稻正青。’白雪则丝，黄云则麦，亦不言其名也。余尝效之云：‘为官两部喧朝梦，在野千机促妇功。’蛙与促织二虫也。”

蔡宽夫《诗话》云：“雁有小而善鸣者，谓之雁奴；雁每群宿，雁奴辄往来巡视不瞑，微闻人声，则长鸣以警。盖亦物之能爱其类者。以故，江湖间捕雁，必先以计杀雁奴，然后群雁可得。宋景文公尝著其说。王荆公亦有诗曰：‘人将伺其怠，奴辄告之亟，举群寤而飞，机巧无所得。’此与乐天所赋雉媒者异也。”

《石林诗话》云：“荆公诗有‘老景春可惜，无花可留得，莫嫌柳浑青，终恨李太白’之句，以古人姓名藏句中，盖以文为戏。或者谓前无此体，自公始见之。余读权德舆集，其一篇云：‘藩宣秉戎寄，衡石崇势位。言纪信不留，驰张良自愧。樵苏则为愜，瓜李斯可畏。不顾荣官尊，每陈农亩利。家林类岩巘，负郭躬敛积。忌满宠生嫌，养蒙恬胜利。疏钟皓月晓，晚景丹霞异。涧谷永不变，山梁冀无累。论自王符肇，学得展禽志。从此直不疑，支离疏世事。’则权德舆已尝为此体。乃知古今文章之变，殆无遗蕴。德舆在唐，不以诗名，然词亦雅畅，此篇虽主意在别立体，然不失为佳制也。”

《禁脔》云：“沙草则众人所谓水边林下之物，所与之游处者牛羊鸥鸟耳，而荆公造而为语曰：‘眠分黄犊草，坐占白鸥沙。’其笔力高妙，殆若天成。凡贫贱则语言不为人所敬信，岁寒则无如松竹，鲁直造而为语曰：‘语言少味无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其语便韵。”

《类苑》云：“荆公《题王昂霄水亭》云：‘萧萧抟黍声中日，漠漠舂锄影外天。’事实人多不知。抟黍，盖黄鹂也，黍方熟时，鸣于桑间，或谓之黄鹂，见《诗疏》。舂锄，鹭也，《尔雅》曰：‘鹭，舂锄。’亦取其鹭之行步云。皮日休诗云：‘数点舂锄烟雨微。’盖言此耳。”

苕溪渔隐曰：“荆公诗：‘客舍黄粱今始熟，鸟残红柿昔曾分。’事见《传灯录》，洩山与仰山游，行次，鸟衔一红柿落前，祐将与仰山，仰山接得，以水洗了，却与祐，祐曰：‘什么处得来？’寂曰：‘此是和尚道德所感。’祐曰：‘不得空然。’即分半与寂。”

《后山诗话》云：“荆公诗：‘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而公平生文体数变，莫年诗益工，用意益苦，故言不可不谨也。”

《西清诗话》云：“王师吊伐江左，城将破，或梦卮角女子行空中，以巨筛筛物，散落如豆，着地皆成人，问其故，曰：‘此当死于难者。’后见一贵人，盛冠服，继堕于地，云：‘此徐舍人也。’既寤，闻徐锴死围城中。王文公兄弟在金陵，《和王微之哲登高斋诗》押筛字韵，平甫云：‘当时徐氏擅笔



墨，夜围梦堕空中筛。’此事奇谲，而盘屈就强韵，可谓工矣。”

《倦游杂录》云：“平甫熙宁中判官告院，忽于秋日作宫词《点绛唇》一解以示魏泰，泰曰：‘断章有流离之思，何也？’明年，果得罪废归金陵。其词曰：‘秋气微凉，梦回明月穿帘幕，井梧萧索，正绕南枝鹊。宝瑟尘生，金雁空零落，情无托，鬓云慵掠，不似君恩薄。’”

《隐居诗话》云：“苏丞相颂尝云：‘馆中见平甫题壁，有宫殿影摇河汉外，江湖梦断鼓钟边，使人吟想不已。’平甫尤工用事，而复对偶亲切，在京师有病中答予秋日诗曰：‘忽吟佳句诗消暑，远胜前人檄愈风’，又曰：‘北海知天谕牛马，东方敖俗任龙蛇。’王绎学士葬以九月，平甫为《挽词》云：‘九月清霜送陶令，千年白日见滕公。’（“滕”原作“藤”，今改。）时《挽词》甚多，无出此句。”

王直方《诗话》云：“平甫直宿馆中，梦一人与之同至海中，有楼台榜曰灵芝宫，其间笙箫声妓甚众。其人欲与俱往，俄闻有告之者曰：‘未当来，今非其时也。’平甫惊觉，禁中鸣钟矣。乃自作诗云：‘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挥毫不似人间世，长乐钟声梦觉时。’数年果卒。曾子固为传其事甚详。”

王直方《诗话》云：“郭功甫方与荆公坐，有一人展刺云，诗人龙太初。功甫勃然曰：‘相公前敢称诗人，其不识去就如此。’荆公曰：‘但且请来相见。’既坐，功甫曰：‘贤道能作诗，为我赋乎。’太初曰：‘甚好。’功甫曰：‘只从相公请个诗题。’是时方有一老兵以沙擦铜器，荆公即曰：‘可作沙诗。’太初不顷刻间诵曰：‘茫茫黄出塞，渺渺白铺汀，鸟过风平篆，潮回日射星。’功甫遂阁笔。太初缘此名闻东南。”

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七

王逢原

王直方《诗话》云：“王逢原见知于王荆公，一时附丽之徒，日满其门，进誉献谀，初不及文字间也。逢原厌之，乃大署其门曰：‘纷纷闾巷士，看我复何为，来即令我烦，去即我不思。’意当有知耻者，而请谒不衰。”

《桐江诗话》云：“逢原集中佳句颇多，如《读老杜诗》：‘镌剗物象三千首，照耀乾坤四百春。’《瓜洲渡》云：‘风力引云行玉马，水光连日动金蛇。’《谢满子权寄诗》云：‘九原黄土英灵活，万古青天霹雳飞。’”

蔡天启

王直方《诗话》云：“夏畸道言，蔡天启初见荆公，荆公坐间偶言及卢仝《月蚀诗》，人难有诵得者。天启诵之终篇，遂为荆公所知。”

茗溪渔隐曰：“《东坡集》中有《申王画马图诗》，即天启作，气格有类东坡，世因误收入。其后姑苏居世英家刊《东坡前后集》，遂删去，今录之，云：‘天宝诸王爱名马，千金争致华轩下。当时不独玉花骢，飞电流云绝萧洒。两坊岐薛宁与申，凭凌内厩多清新。肉鬃汗血尽龙种，紫袍玉带真天人。骊山射猎包原隰，御前急诏穿围入。扬鞭一蹙破霜蹄，万骑如风不能入。雁飞兔走惊弦开，翠华鞍辔从天回。五家锦绣遍山谷，百里舄珥遗尘埃。青骡蜀栈西超忽，高准浓娥散荆棘。苜蓿连天鸟自飞，五陵佳气春萧瑟。’”

《雪浪斋日记》云：“天启诗：‘城响涛头入，江昏雨脚斜’，‘柳间黄鸟路，波底白鸥天’，皆佳句。《松江诗》最奇，云：‘断蓬帆影天平入，夹镜波光水倒流。’”

《石林诗话》云：“王荆公在钟山，有马甚恶，蹄啮不可近。一日，两校牵至庭下，告公请鬻之。天启时在坐，曰：‘世安有不可调之马，第久不骑，骄耳。’即起捉其鬃，一跃而上，不用衔勒，驰数十里而还。荆公大壮之，即作集句诗赠之：‘蔡子勇成癖，能骑生马驹’者，后有‘身着青衫骑恶马，日行三百尚嫌迟，心源落落堪为将，却是君王未备知。’士大夫自是盛传荆公以将帅之材许之。绍圣初，章申公当国，首欲进天启侍从，会执政有不悦者，乃出为永兴军路提举常平，因欲稍迁为帅，会丁内艰不果，犹是用荆公遗意也。”

俞清老 秀老

潘子真《诗话》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诗，人未知之。荆公爱焉，手写其一联‘有时俗事不称意，无限好山都上心’于所持扇，众始异焉。弟清老，亦修洁可喜，俱从山谷游。山谷所书‘钓鱼船上谢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鸡林每入贡，辄市模本数百以归；亦秀老词也。”

《冷斋夜话》云：“荆公食宫使禄，居蒋山，时时往来白下门、西庵、草堂、法云，止以一黧挟蹇驴。门人乘间讽笋舆宜老者，公曰：‘古之王公至不道，未尝以人代畜。’一日，与俞秀老至报宁，公方假寐，秀老私跨公驴入法云，谒宝觉禅师，有顷，秀老至，公睡起，遣秀老下阶，曰：‘为士子乃敢盗骑吾驴。’秀老叩头，愿有以自赎，公徐曰：‘罚《松声诗》一首。’秀老立就，其词极佳，山中之人忘之。余为补曰：‘万壑摇苍烟，百滩渡流水，下有跨驴人，萧萧吹冻耳。’”

《诗选》云：“秀老高士，非可下阶诘责者。荆公尝云：‘暮年要得君携手，处处相烦作好歌。’仍况其诗如红蕖碧水，元、刘、陶、谢之流。且与书云：‘当营理报宁庵舍，以伫游谒，荣从何时如约一至乎？’则钦重之意，概可见矣。大抵惠洪多谈，《冷斋夜话》中数事皆妄。”

山谷云：“清老，金华俞子中也，三十年前，与余同学于淮南。元丰甲子，相见于广陵，白云：‘荆公欲使脱缝掖，着僧伽黎，奉香火于半山寺，所谓报宁禅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无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废入俗，诙谐优游以卒岁，似不为难；然生龟脱筒，亦难堪忍。后数年见之，儒冠自若也。因戏和清老诗云：‘索索叶自雨，月寒遥夜阑。马嘶车铎鸣，群动不遑安，有人梦超俗，去发脱儒冠。平明视清镜，政尔良独难。’子瞻屡哦此诗，以为妙也。”

《石林诗话》云：“俞紫芝，扬州人，少有高行，不娶，得浮屠氏心法，所至翛然，而工于诗。王荆公居钟山，（“钟”原作“中”，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秀老数相往来，尤爱重之，每见于诗，所谓‘公诗何以解人愁，初日芙蓉映碧流，未怕元刘争独步，不妨陶谢与同游’是也。秀老尝有‘夜深童子唤不起，猛虎一声山月高’之句，尤为荆公所赏，和云：‘新诗比旧仍增峭，若许追攀莫太高。’秀老卒于元祐初，惜时无发明者，不得与林和靖一流概见于隐逸。其弟澹，字清老，亦不娶，滑稽善谐谑，洞晓音律，能歌；荆公亦喜之，晚年作《渔家傲》等乐府数阙，每山行，即使澹歌之，然澹使酒好骂，不若秀老之恬静。一日，见公，云：‘吾欲为浮屠，但贫无钱买祠部耳。’公欣然为置祠部，澹约日祝发，既过期，寂无耗，公问其然，澹徐曰：‘吾思僧亦不易为，公所赠祠部，已送酒家偿旧债矣。’公为之大笑，黄鲁直赠澹诗，其一有云：‘有客梦超俗，去发脱儒冠，平明视清镜，正尔良独难。’盖述荆公事也。”苕溪渔隐曰：“鲁直与清老同学，所谓后数年见之，儒冠自若也。则清老寔曾为僧可知，而此以为祠部送酒家偿旧债，《石林》之言非也。”

### 袁世弼

《隐居诗话》云：“王旂游金陵升元寺僧房，见壁有绘一金紫大夫，上题诗一绝云：‘阵前金埤生无愧，鼓下蛮奴死合羞，三尺吴缣暗尘土，凜然苍鹘欲横秋。’旂不能辨，卷画归，示其父。王安国平甫曰：‘此刘仁瞻象，袁世弼诗也。’袁汝州人，庆历初，登进士第，官止太常博士，寿不满四十，少有文学，古诗尤佳，惜乎蚤死，文章多流落。此诗在袁未为佳句，然亦俊拔可喜。埤实音蟪，袁误呼也。”

王直方《诗话》云：“世弼能为诗，慕韦应物，而迺丽奇壮过之。王介甫尝手书世弼《赠郭功父诗》云：‘方山忆共泛金船，屈指于今五六年，风送梨花吹醉面，月和溪水上归鞚。浮生聚散应难料，末路穷通尽偶然。欲问故人牢落事，鹿裘深入白云眠。’世弼自号遯翁，临死一篇尤佳：‘青霭千峰暝，悲风万古呼。其谁挂宝剑，应有奠生刍。皎月东方陨，长松半壑枯。山泉吾所爱



，声到夜台无。’”

潘子真《诗话》云：“‘渺渺洞庭野，萧萧黄鹤楼。水通云梦浦，人渡沔阳舟。广泽侵吴壤，孤城接郢丘。山分三楚断，溪入九江流，寂寞休兵月，纷纭战国秋。吴生来赤壁，魏武失荆州。六代凭形势，群雄死寇雠。凄凉帝子宅，浩荡祢衡洲。万里浮云暮，千年故国愁。武昌宫不见，麋鹿自群游。’蜀人张俞所赋也。客有自荆湘传此诗，时世弼尚未冠，见之，笑曰：‘此笔力不难到。’因过金陵，遂作《谒吴大帝庙》诗，云：‘人苦曹瞒虐，天悲汉祚终。山河分鼎峙，气象发江东。一旦墟京洛，弥年豢幼冲。炎精竟灰烬，紫盖出臙幢。长策资公瑾，雄才得吕蒙。招延师友议，继述父兄忠。旧府峨双阙，（“峨”原作“蛾”，今据宋本校改。）惊涛涌半空。风云龙虎势，日月帝王宫。地力因时险，神谋与意通。屈伸思所济，逆顺审于衷。骏足嗤交货，灵牙耀即戎。同盟界函谷，独断保蚕丛。定霸葵丘劣，推心建武同。长沙兆生识，典午赖余风。战守遗踪在，登临四望中。陵迁成万古，世异想群雄。歌舞居民祀，干戈逐虏功。征帆来浦外，久客怆途穷。精锐销孤剑，飘零若断蓬。裴回堂庑下，暮叶乱江枫。’其词不减于张，而叙事曲折过之。荆公居金陵，为功甫手写所赋诗一轴，有‘从来多病王僧祐，自小能文谢惠连，各厌尘劳思物外，莫辞携手访林泉。’又曰：‘雪后姑溪水更深，冥冥寒雨作连阴，旅怀未可顿消遣，思与洛生溪上吟。’此两篇，世弼赠功甫诗也。世弼年十七，《题百丈山诗》云：‘琼田收罢稔，玉溜注琅玕。’读书最苦，因尔癯瘠，没时才三十四岁。自作墓铭，叙其平生。有诗文十卷，号《遯翁集》。”

### 郭功甫

王直方《诗话》云：“郭祥正，字功父，自梅圣俞赠诗，有‘采石月下闻谪仙’，以为李白后身，缘此有名。功父有《金山行》：‘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大为荆公所赏。东坡守钱塘，功父过之，出诗一轴示东坡，先自吟诵，声振左右，既罢，谓坡曰：‘祥正此诗几分来？’坡曰：‘十分来也。’祥正惊喜，问之，坡曰：‘七分来是读，三分来是诗，岂不十分也。’”

苕溪渔隐曰：“功甫《金山行》，造语豪壮，世多不见全篇，今录于左方：‘金山杳在沧溟中，雪崖冰柱浮仙宫。乾坤扶持自今古，日月仿佛悬西东。（“悬”原作“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我泛灵槎出尘世，搜索异境窥神工，一朝登临重叹息，四时想像何其雄。卷帘夜阁挂北斗，大鲸驾浪吹长空。舟摧岸断岂足数，往往霹雳捶蛟龙。寒蟾八月荡瑶海，秋光上下磨青铜。鸟飞不尽暮天碧，渔歌忽断芦花风。蓬莱久闻未成往，壮观绝致遥应同。潮生潮落夜还晓，物与数会谁能穷？百年形影浪自苦，便欲此地安微躬。白云南来



入长望，（“长”原作“我”，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又起归兴随征鸿。  
, ”

《遯斋闲览》云：“功甫曾《题人山居》一联云：‘谢家庄上无多景，只有黄鹂三两声。’荆公命工绘为图，自题其上云：‘此是功甫《题山居诗》处。’即遣人以金酒钟并图遗之。”

潘子真《诗话》云：“袁世弼，南昌人，宦游当涂，时功甫尚未冠也，世弼爱其才，荐于梅圣俞，自尔有声。功甫尝谓吾大父清逸云：‘教戴汲引，（“戴”原作“载”，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袁二丈力也，蒿埋三尺，不敢忘其赐。’功甫既壮，颇恃其才力，下笔曾不经意。论者或惜其造话无刻励之功，清逸云：‘如功甫岂易得，但置作者中，便觉有优劣耳。正如晋、楚之轻剽，不当威、文之节制也。’清逸尝有诗戏之云：‘休恨古人不见我，尤喜江东独有君。尽怪我戎从幼异，人疑太白是前生。云间鸾凤人间现，天上麒麟地上行。诗律暮年谁可敌，笔头谈笑扫千兵。’”

苕溪渔隐曰：“圣俞《采石月赠功甫》云：‘采石月下访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鲸上青天。（“鲸”原作“鱼”，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青山有豕人谩传，却来人间知几年。在昔孰识汾阳王，纳官贯死义难忘。今观郭裔奇俊郎，眉目真似攻文章。死生往复犹康庄，树穴探环知姓羊。’李白从永王璘之辟，璘败当诛，郭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圣俞用此事，尤为亲切；若非姓郭，亦难用矣。”

张子野

《遯斋闲览》云：“张子野郎中，以乐章擅名一时。宋子京尚书奇其才，先往见之，遣将命者，谓曰：‘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乎？’子野屏后呼曰：‘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邪？’遂出，置酒尽欢。盖二人所举，皆其警策也。”

《古今诗话》云：“子野尝作《天仙子》词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士大夫多称之。张初谒见欧公，迎谓曰：‘好云破月来花弄影，恨相见之晚也。’”二说未知孰是。

《高斋诗话》云：“子野尝有诗云：‘浮萍断处见山影。’又长短句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又云：‘隔墙送过秋千影。’并脍炙人口，世谓张三影。”

《后山诗话》云：“尚书郎张先善著词，有云：‘云破月来花弄影’，‘帘压卷花影’，‘堕轻絮无影’。世称诵之，号张三影。介甫谓‘云破月来花弄影’，不如李冠‘朦胧淡月云来去’也。冠，齐人，为《六州歌头》

，道刘、项事，慷慨雄伟。刘潜，大侠也，喜诵之。”

《古今诗话》云：“有客谓子野曰：‘人皆谓公张三中，即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也。’公曰：‘何不目之为张三影。’客不晓，公曰：‘云破月来花弄影；娇柔懒起，帘压卷花影；柳径无人，堕风絮无影：此余平生所得意也。’”苕溪渔隐曰：“细味三说，当以《后山》、《古今》二诗话所载三影为胜。”

东坡云：“子野诗笔老健，歌词乃其余波耳。《湖州西溪诗》云：‘浮萍断处见山影，野艇归时闻草声。’与予和诗云：‘愁似鲈鱼知夜永，懒同蝴蝶为春忙。’若此之类，亦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昔周昉画人物皆入神品，而世但知有周昉士女，盖所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石林诗话》云：“子野能为诗及乐府，至老不衰。居钱塘，苏子瞻作倅，时年已八十余，视听不衰，家犹蓄声妓。子瞻尝赠以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莺莺”原作“鸚鸚”，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公子归来燕燕忙。’盖全用张氏故事戏之。”

贺方回

王直方《诗话》云：“贺铸字方回，尝作一绝，题于定林寺云：‘破冰泉脉漱篱根，坏衲遥疑挂树猿，蜡屐旧痕寻不见，东风先为我开门。’荆公见之，大相称赏，缘此知名。方回尝作《望夫石诗》云：‘亭亭思妇石，下阅几人代。荡子长不归，山椒久相待。微云荫发彩，初月辉蛾黛。（“蛾”原作“娥”，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秋雨叠苔衣，春风舞罗带，宛然姑射人，矫首尘冥外。陈迹遂无穷，佳期从莫再。脱如鲁秋氏，妄结桑下爰。玉质委渊沙，悠悠复安在。’交游间无不爱之。”

《后山诗话》云：“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之诗人，共用一律。惟刘梦得云：‘望来已是几千岁，只似当年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黄叔达，鲁直之弟也，以顾况为第一，云：‘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语意皆工。江南有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况得句处也。”

《吕氏童蒙训》云：“徐师川言，作诗自立意，不可蹈袭前人。因诵其所作《慈母溪诗》，且言慈母溪与望夫山相对，望夫山诗甚多，而慈母溪古今无人题诗。末两句云：‘离鸾只说闺中事，舐犊那知母子情。’”

王直方《诗话》云：“方回言学诗于前辈，得八句云：‘平澹不流于浅俗，奇古不邻于怪僻，题咏不窘于物象，（“咏”原作“诗”，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叙事不病于声律，比兴深者通物理，用事工者如己出，格见于成篇，浑然不可凿，气出于言外，浩然不可屈。’尽心于诗，守此勿失。”

《漫叟诗话》云：“尝见陈本明论诗云：‘前辈谓作诗，当言用勿言体

，则意深矣。若言冷则云可咽不可漱，言静则云不闻人声闻履声之类。’本明何从得此？”

潘子真《诗话》云：“世推方回所作‘梅子黄时雨’为绝唱，盖用寇莱公语也，（“莱”原作“承”，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寇诗云：‘杜鹃啼处血成花，梅子黄时雨如雾。’”

卷第三十八

卷第三十八

东坡一

《石林诗话》云：“苏明允，至和间来京师，既为欧阳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韩忠献诸公，皆待以上客。尝遇重阳，忠献置酒私第，惟文忠与一二执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参其间，都人以为异礼。席间赋诗，明允有‘佳节屡从愁里过，壮心还傍醉中来’之句，其意气尤不少衰。明允诗不多见，然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如《读易诗》云：‘谁为善相应嫌瘦，后有知音可废弹。’婉而不迫，哀而不伤，所作自不必多也。”

《后山诗话》云：“世语云：苏明允不能诗，欧阳永叔不能赋；曾子固短于韵语，黄鲁直短于散语；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苕溪渔隐曰：“《后山》谈何容易，便谓老苏不能诗，何诬之甚！观前二联，岂愧作者。”

东坡云：“余昔为凤翔幕，过长安，见刘原父，留吾剧饮数日，酒酣，谓吾曰：‘昔陈季弼告陈元龙曰：闻远近之论，谓明府骄而自矜。元龙曰：夫闺门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陈元方兄弟；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清修疾恶，有识有义，吾敬赵元达；博闻强记，奇逸卓犖，吾敬孔文举；雄姿杰出，有王霸之略，吾敬刘玄德：所敬如此，何骄之有？余子琐琐耳，安足录哉！’因仰天太息。此亦原父之雅趣也。吾后在黄州，作诗云：‘平生我亦轻余子，岁晚谁人念此翁。’盖记原父语也。原父既歿久矣，尚有贡父在，每与语；今复死矣，何时复见此俊杰人乎？悲夫！”

《冷斋夜话》云：“东坡《海棠诗》曰：‘只恐夜深花睡去，高烧银烛照新妆。’事见《杨妃外传》，云：‘明皇登沉香亭，诏妃子，妃子时卯酒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欹残妆，钗横鬓乱，不能再拜。明皇笑曰：是岂妃子醉邪？海棠睡未足耳。’《尼童诗》曰：‘应将白练作仙衣，不许红膏污天质。’事见则天长寿二年诏书：‘应天下尼当用白练为衣。’《橄榄诗》云：‘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事见《鬼谷子》：‘照夜，清莹也；百花，醴蜜也；崖蜜，樱桃也。’《赠郑秀才诗》云：‘年来万事足，所欠惟一死。’事见《梁僧史》，云：‘世祖宴东府，诏跋阼罗，世祖戏

之曰：不负远来，惟有一死在。跋陀应声曰：贫道客食陛下三十载，恩德厚矣，所欠者一死尔。’”苕溪渔隐曰：“崖蜜，《本草》云：‘石蜜也。’老杜逸诗有‘崖蜜松花白’之句。《冷斋》谓《鬼谷子》云：‘崖蜜，樱桃也。’其说非是。所欠惟一死，事出《北史》：‘刘聪时，陈休、卜崇为人清直，素恶王沈等，侍中卜干谓休、崇曰：王沈等势力足以回天地，卿辈亲贤孰与窦武、陈蕃。休、崇曰：吾辈年逾五十，职位已崇，惟欠一死耳。死于忠义，乃为得所；安能俛首低眉以事阉竖乎？’此事在前，乃《梁僧史》用其语耳。”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喜韦苏州诗‘宁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之句，故在郑别子由云：‘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又初秋子由与坡相从彭城，赋诗云：‘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飘泊在彭城。’子由使虏，在神水馆赋诗云：‘夜雨从来对榻眠，兹行万里隔胡天。’坡在御史狱，有云：‘他年夜雨独伤神。’在东府有云：‘对床定悠悠，夜雨今萧瑟。’其同转对有云：‘对床贪听连宵雨。’又曰：‘对床欲作连夜雨。’又云：‘对床老兄弟，夜雨鸣竹屋。’此其兄弟所赋也，相约退休，可谓无日忘之，然竟不能成其约。其意见于《逍遥堂诗叙》云。”

《漫叟诗话》云：“东坡最善用事，既显而易读，又切当。若《招持服人游湖不赴》云：‘却忆呼卢袁彦道，难邀骂坐灌将军。’《柳氏求字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厌家鸡更问人。’天然奇作。《贺人洗儿词》云：‘犀钱玉果，利市平分沾四座。深愧无功，此事如何到得依。’南唐时，宫中尝赐洗儿果，有近臣谢表云：‘猥蒙宠数，深愧无功。’李主曰：‘此事卿安得有功？’尤为亲切。”苕溪渔隐曰：“《世说》：‘元帝生子，普赐群臣，殷羨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赆。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二事相类，聊录于此。但深愧无功之语，东坡乃用南唐事也。”

《冷斋夜话》云：“王文公居钟山，有客自黄州来，公曰：‘东坡近日有何妙？’对曰：‘东坡宿于临皋亭，醉梦中而起，作《宝相藏记》千余言，才点定一两字而已。有墨本，适留舟中。’公遣健步往取而至，时月出东方，林影在地，公展读于风檐，喜见鬓眉，曰：‘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客请愿闻之，公曰：‘日胜日负，不若日胜日贫耳。’东坡闻之，抚掌大笑，以公为知言。”

潘子真《诗话》云：“东坡作《表忠观碑》，荆公真坐隅，叶致远、杨德逢二人在坐，有客问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绝似西汉。’坐客叹誉不已。公笑曰：‘西汉谁人可拟？’德逢对曰：‘王褒。’盖易之



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复曰：‘司马相如、扬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赋《子虚》、《大人》洎《喻蜀文》、《封禅书》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准《易》、《论语》，未见其叙事典瞻若此也。直须与子长驰骋上下。’坐客又从而赞之。公曰：‘毕竟似子长何语？’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也。’”

蔡宽夫《诗话》云：“白乐天，杨虞卿之姑夫，故世言与李文饶不相能。文饶藏其文集不肯看，以为看则必好之。文饶镇京口，时乐天正在苏州，元微之在越州，刘禹锡在和州，元、刘与文饶唱和往来甚多，谓之《吴越唱和集》，乐天惟首载《和文饶薛童鬻栗歌》一篇，后遂不复有，亦可见情也。”苕溪渔隐曰：“熙宁间，介甫当国，力行新法，子瞻讥诮其非，形于文章者多矣，介甫岂能不芥蒂于胸次，想亦未必深喜其文章。今《冷斋》与子真所笔，恐非其实。然子瞻文章，岂待介甫誉之然后传于世哉？观李文饶之与白乐天，其事亦可见。古今人情不远，余是以辨之。”

东坡云：“宋玉对楚王：‘此独大王之雄风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讥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权小子与文宗联句，有美而无箴，故为足成其篇云：‘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阴分四方。’”

陈辅之《诗话》云：“《旧唐史》柳公权《应制联句》：‘熏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然当暑居广殿高阁，南风之来，不止微凉而已。《新史》易曰：‘殿桷生余凉。’盖屈桷丛椽，受风劲快，此两字有功于修词也。”

东坡云：“吾有诗云：‘日日出东门，步寻东城游，城门抱关卒，怪我此何求。我亦无所求，驾言写我忧。’章子厚谓参寥曰：‘前步而后驾，何其上下纷纷也。’仆闻之曰：‘吾以尻为轮，以神为马，何曾上下乎？’参寥曰：‘子瞻文过有理似孙子荆，子荆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

王直方《诗话》云：“谢朓尝语沈约曰：‘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故东坡《答王巩》云：‘新诗如弹丸。’父《送欧阳季弼》云：‘中有清圆句，铜丸飞柘弹。’盖诗贵于圆熟也。余以谓圆熟多失之平易，老硬多失之枯干，能不失于二者之间，则可与古之作者并驱耳。”

《石林诗话》云：“古人论诗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蓉，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蓉，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丽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外。然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违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然作诗审到此地，岂复有余事。韩退之《赠张籍》云：‘君诗多态度，霭霭春空云。’（“春空”原作“空春”，今据徐钞本、明钞本乙正。）司空图记戴叔伦语云

：‘诗人之辞，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学者不能味其言耳。”

东坡云：“黄州东南三十里为沙湖，余将置田其间，因往相田，得疾，闻麻桥庞安常善医而聋，遂往求疗。安常虽聋，而颖悟绝人，以指画字，不尽数字，辄深了人意。余戏之曰：‘余以手为口，君以眼为耳，皆一时异人也。’疾愈，与之同游清泉寺，寺在蕲水郭门外二里许，有王逸少洗笔泉，水极甘，下临兰溪，溪水西流，余作歌云：‘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无人无再少时？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是日极饮而归。”

《西清诗话》云：“东坡谪黄冈，与陈慥季常游，季常自以为饱禅学；而妻柳颇悍忌，季常畏之，故东坡因诗戏之曰：‘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潘子真《诗话》云：“吴璩德仁，襟情高远，遵路之子，淑之孙也。未五十，以虞部员外郎致仕，归隐蕲春。元祐间，朝廷闻其高，聘之，不起。‘稽山不是无贺老，我自兴尽回酒船。恨我不识元鲁山，恨君不识颜平原。铜驼陌上会相见，拍手一笑三千年。’东坡为德仁作也。”

苕溪渔隐曰：“《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诗》，全篇云：‘东坡先生无一钱，十年家火烧凡铅，黄金可成河可塞，只有霜鬓无由玄。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谁似濮阳公子贤，饮酒食肉自得仙，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门前罢亚十顷田，清溪绕屋花连天，溪堂醉卧呼不醒，落花如雪春风颠。我游兰溪访清泉，已办布袜青行缠，稽山不是无贺老，我自兴尽回酒船。恨君不识颜平原，恨我不识元鲁山，铜驼陌上会相见，握手一笑三千年。’诗中所云龙丘居士，即陈季常也，濮阳公子，即吴德仁也。又云：‘我游兰溪访清泉，已办布袜青行缠，稽山不是无贺老，我自兴尽回酒船。’盖欲往访德仁未成也。李白诗云：‘稽山无贺老，却棹酒船回。’用此事也。又云：‘恨君不识颜平原’，东坡自谓也。‘恨我不识元鲁山’，谓德仁也。‘铜驼陌上会相见，握手一笑三千年。’盖言终当相见，如荀子训之徒。此一篇诗意，本末次序，有伦有理，可谓精致矣。潘子真但只言‘稽山不是无贺老’以下六句为德仁作，不知濮阳公子复是何人，无乃与诗题相戾乎？”

《侯鯖录》云：“鲁直戏东坡云：‘昔右军字为换鹅字。韩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于殿帅姚麟换羊肉数斤，可名二丈书为换羊书矣。’公在翰苑，一日，以生辰制撰纷冗，宗儒继作简以图报书，来人督索甚急，公笑曰：‘传语本官，今日断屠。’”

东坡云：“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谓之俭素。然吾侪为之，则不类俗人，真可谓淡而有味者。又诗云：‘不戢不难，受福不那。’口体之欲，何穷之有。每加节俭，亦是惜福延寿之道。此似鄙俗，且出于不得已。然自谓长策，不敢独用，故献之左右，住京尤宜此策也。”苕溪渔隐曰：“此东坡《与李公择书》，爱其语有理，故录入《丛话》。余连岁忧患，生理益微，此策诚不可不用；若更以雪堂画叉竹筒之法兼行之，当益佳耳。”

东坡云：“余在黄州，与陈慥季常往来，每往过之，辄作汁字韵诗一篇，季常不禁杀，故以此讽之。季常既不复杀，而里中皆化之，至有不食肉者，皆云：‘未死神已泣。’此语使人凄然也。”苕溪渔隐曰：“余忧患之余，久亦戒杀，细味东坡此诗，欣然会意，故录全章，益以自警。诗曰：‘我哀篮中蛤，闭口护残汁；又哀网中鱼，开口吐微湿。刳肠彼交病，过分我何得。相逢未寒温，相劝此最急。不见卢怀慎，烝壶似烝鸭。坐客皆忍笑，髡然发其冪。不见王武子，每食刀机赤。琉璃载蒸豚，中有人乳白。卢公信寒陋，衰发得满帻；武子虽豪华，未死神已泣。先生万金璧，护此一蚁缺。一年如一梦，百岁真过客。君无废此篇，严诗编杜集。’”

《缙素杂记》云：“世俗相传，古诗不必拘于用韵。余谓不然，如杜少陵《早发射洪县南途中作及字韵诗》，皆用缉字一韵，未尝用外韵也。及观东坡《与陈季常》汁字韵，一篇诗而用六韵，殊与老杜异。其它侧韵诗多如此，以其名重当世，无敢訾议。至荆公则无是弊矣，其《得子固书因寄以及字韵诗》，其一篇中押数韵，亦止用缉字一韵，他皆类此，正与老杜合。”苕溪渔隐曰：“黄朝英之言非也。老杜侧韵诗，何尝不用外韵，如《戏呈元二十一曹长》末字韵，一篇诗而用五韵，《南池》谷字韵，一篇诗而用四韵，《客堂》蜀字韵，一篇诗而用三韵，此特举其二三耳，其它如此者甚众。今若以一篇诗偶不用外韵，遂为定格，则老杜何以谓之能兼众体也。黄既不细考老杜诸诗，又且轻议东坡，尤为可笑。六一居士云：‘韩退之工于用韵，其得韵宽，则波澜横溢，泛入傍韵，乍还乍离，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类是也。得韵窄，则不复旁出，而因难以见巧，愈险愈奇，如《病中赠张十八》之类是也。譬夫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且退之于用韵犹能如此，孰谓老杜反不能之，是又非黄所能知也。”

王直方《诗话》云：“《与王庆源诗》云：‘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夫。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饭豆吾岂无。’山谷云：‘庭坚最爱此数韵。’”

## 卷第三十九

## 卷第三十九

### 东坡二

东坡云：“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而请者，足相蹶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材。’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余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因答其诗云：‘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则辩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将买田而归老焉。’与可尝令余作《洋州三十咏》，《筧笕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

《石林诗话》云：“文同，字与可，蜀人，与苏子瞻厚，为人靖深，不撻世故；善画墨竹，作诗亦过人。熙宁初，时论既不一，士大夫好恶纷然，同在馆阁，未尝有所向背。时子瞻数上书论天下事，退而与宾客亦多以时事为讥诮。同极以为不然，每苦口力戒之，子瞻不能听也。出为杭州通判，同《送行诗》有‘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之句。及黄州之谪，正坐杭州诗语，人以为知言。”

东坡云：“予在广陵，与晁无咎、昙秀道人同舟，送客山光寺，时客去，予醉卧舟中，昙秀作诗云：‘扁舟乘兴到山光，古寺临流胜概藏，惭愧南风知我意，吹将草木作天香。’予和之云：‘闹处清游借隙光，醉时真境发天藏，梦回拾得吹来句，十里南风草木香。’予昔对欧公诵文与可诗云：‘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公曰：‘此非与可诗，世间元有此句，与可拾得。’”

《冷斋夜话》云：“世徒知与可扫墨竹，不知其高才，兼诸家之妙，诗尤精绝，《戏作鹭鸶诗》曰：‘颈细银钩浅曲，脚高绿玉深翘，岸上水禽无数，有谁似汝风标。’”

东坡云：“世传王子敬帖有‘黄柑三百颗’之语，此帖乃在刘季孙家，景文死，不知今在谁家矣。韦苏州有诗：‘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盖苏州亦见此帖也。余亦尝有诗与景文云：‘君家子敬十六字，气压邳侯三万签。’刘季孙景文，平之子也，慷慨奇士，博学能诗，仆荐之，得隰州以歿，哀哉！尝有诗寄仆云：‘四海共知霜鬓满，重阳能插菊花无。’死之日，家无一钱，但有书三万轴，画数百幅耳。”

《石林诗话》云：“刘季孙能诗，善用事，《送孔宗翰知扬州诗》云



：‘诗书鲁国真男子，歌吹扬州作贵人。’人多称其精当。季孙初以右班殿直监饶州酒。王荆公为江东提举刑狱，巡历至饶，案酒务，始至厅事，见屏间有题小诗曰：‘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傍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支山。’（“支山”徐钞本、明钞本作“芝山”。）大称赏之，问专知官谁所作，以季孙言，即召与之语，嘉叹升车而去，不复问务事。既至传舍，适郡学生持状立庭下，请差官摄学事，公判监酒殿直，一郡大惊，遂知名云。”

山谷云：“韦苏州诗云：‘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犹酸色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余往时以为右军帖中‘赠妇黄甘三百’者，比见右军一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不可多得。’苏州盖取诸此。”

王直方《诗话》云：“顾子敦有顾屠之号，以其肥伟也。故东坡《送子敦奉使河朔诗》云：‘我友顾子敦，躯胆多雄伟，便便十围腹，不但贮书史。’又云：‘磨刀向猪羊，酹酒会邻里。’至于云：‘平生批敕手。’亦皆用屠家语也。子敦读之颇不乐。东坡遂和前篇，末句云：‘善保千金躯，前言戏之耳。’钱穆父眉宇秀整，东坡云：‘穆四莫乱呼它名字。’是时穆父已有九子，东坡遂以九子母丈夫呼之，有诗云：‘九子羨君门户壮，八州怜我往来频。’”苕溪渔隐曰：“东坡《送子敦诗》，有‘会当勒燕然，廊庙登剑履’之句。山谷和云：‘西连魏三河，东尽齐四履。’或云：‘东坡见山谷此句，颇忌之，以其用事精当，能押险韵故也。’然东坡复自和云：‘我以病杜门，《商颂》空振履。’盖诸公饯子敦，以病不往，押韵用事，岂复不佳。山谷亦再和，有‘发政恐伤民，天步薄冰履’之句，押韵又似牵强也。”

东坡云：“绍圣间人得二诗于沿流馆中，不知何人作也。今录之，以益篋笥之藏：‘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人何在，壮士悲歌泪万行。’”苕溪渔隐曰：“或云，此二诗乃东坡窜海外时作，盖自况也。不知其果然否？”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跋米元章所收书画》云：‘画地为饼未必似，要令痴儿出馋水。’又云：‘锦囊玉轴来无趾。’山谷和之云：‘百家传本略相似，如月行天见诸水。’又云：‘拙者窃钩辄斩趾。’皆谓元章患净病，及好取人书画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次韵米黻二王书跋尾诗》云：‘怪君何处得此本，上有桓玄寒具油。’刘公《嘉话》云：‘《晋书》有饭食名寒具者，后于《齐民要术》并《食经》中检得，是今所谓饊饼。桓玄尝盛陈书画，召客观之，客有食寒具，不濯手而执书，因有污处；玄不怪，自是命宾不设寒具。’半山老人诗云：‘呼僮羈我果下骝，欲寻南冈一散愁。’欧阳永叔绝句云：‘绿

阴深处闻啼鸟，犹得追闲果下骝。’陈无己绝句云：‘借子翩翩果下驹，春原随处小踟蹰。’《汉书霍光传》：‘皇太后御小马车。’张晏曰：‘汉厩有果下马，高三尺，以驾辇。’颜师古曰：‘小马于果树下乘之，故号果下马。’”

王直方《诗话》云：“前辈戏语，有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尘之语。故东坡《和钱穆父蒋颖叔从驾景灵宫诗》有云：‘半白不嗟垂领发，软红犹恋属车尘’之句。”

东坡云：“乖崖公在蜀，有录曹参军，老病废事，公责之曰：‘胡不归。’明日，参军求去，且以诗留别，其略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公惊谢之，曰：‘吾过矣，同僚有诗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荐之。予幼时闻父老言，恨不闻其姓名。今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予诵此语留之，不可，乃采前人意作诗送之，有‘积雪困桃李，春心谁为容？淮光酿山色，先作归兴浓。子意亮已成，我言宁复从。恨无乖崖老，一洗芥蒂胸’之句。”

《遯斋闲览》云：“诗人类以弃官归隐为高，而谓轩冕荣贵为外物，然鲜有能践其言者。故灵彻答韦丹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盖讥之也。赵嘏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边归去一闲人。’若身事了，则仕进之心益炽，愈无归期矣。王易简云：‘青山得去且归去，官职有来还自来。’是岂能须臾忘情于轩冕邪？张乖崖在蜀，有一幕职官，不为乖崖所礼，遂献诗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归兴浓。’公谢而留之。彼盖有激而云，岂诚心哉？《笔谈》言有武人忽作诗云：‘人生本无累，何必买山钱。’遂弃官归。此最勇决。予尝于驿壁见人题两句云：‘谋生待足何时足，未老得闲方是闲。’予深味其言，服其精当，而愧未能行也。此与夫所谓‘一日看除目，三年损道心’者异矣。”

《石林诗话》云：“苏子瞻尝两用孔稚圭鸣蛙事，如‘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隶橘千头。’虽以‘笙歌’易‘鼓吹’，不碍其意同。至‘已遣乱蛙成两部，更邀明月作三人。’则‘成两部’不知谓何物，亦是歇后。盖用事宁与出处语小异而意同，不可尽牵出处语而意不显也。”

《冷斋夜话》云：“东坡自海南还，至赣上，以水涸，舟不可行，逗留月余。时过一僧舍浴，其长老魁梧，如世所画慈恩，然丛林不以道学称之，东坡作偈戏之曰：‘居士无尘堪洗涤，道人有句借宣扬。举头但见蝇钻纸，抚背时闻佛放光。偏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但逢场。却须更说《圆通偈》，千眼熏笼是法王。’又尝与刘器之同参玉板和尚，器之每倦山行，闻见玉板，欣然从之。至帘泉，烧笋而食。器之觉笋味胜，问此何名，曰名玉板。此老僧善说法，要令人得禅悦之味。于是器之方悟其戏。东坡作偈曰：‘丛林真百丈，法嗣

有横枝。不怕石头路，来参玉板师。聊凭柏树子，与问箠龙儿。瓦砾犹能说，此君那不知。’”

东坡云：“江南人好作盘游饭，脯鮓鲙炙，无不有，然皆埋之饭中，故里谚云：‘阙其厥切。得窖子。’罗浮颖老取凡饮食杂烹之，名谷董羹，坐客皆称善。诗人陆道士遂出一联云：‘投醪谷董羹锅内，阙窖盘游饭碗中。’东坡大喜，录之以付江秀才收，为异时一笑。”

王直方《诗话》云：“苏黄门以己卯生，故东坡有卯君之语。其以檀香观音像遗黄门云：‘持是寿卯君。’其《出局偶书》云：‘倾杯不能饮，待得卯君来。’其《送王巩诗》云：‘泪湿粉笺书不得，凭君送与卯君看’”

山谷云：“东坡道人在黄州，作《卜算子》云：‘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数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苕溪渔隐曰：“‘拣尽寒枝不肯栖’之句，或云：‘鸿雁未尝栖宿树枝，惟在田野苇丛间，此亦语病也。’此词本咏夜景，至换头但只说鸿，正如《贺新郎》词‘乳燕飞华屋’，本咏夏景，至换头但只说榴花。盖其文章之妙，语意到处即为之，不可限以绳墨也。”

《西清诗话》云：“东坡在北扉，自以独步当世，与一时侍从更唱迭和，莫不称首。曾子开赋《扈跸诗》，押辛字韵，韵窘束而往返络绎不已，坡厌之，复和云：‘读罢君诗何所似，捣残姜桂有余辛。’顾问客曰：‘解此否？谓唱首有辣气故耳。’”

东坡云：“仆初入庐山，山谷奇秀，平生所未见，殆应接不暇，遂发意不欲作诗，已而山中僧俗皆言苏子瞻来矣，不觉作一绝云：‘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既自哂前言之谬，复作两绝云：‘青山若无素，偃蹇不相亲，要识庐山面，他年是故人。’又云：‘自昔怀清赏，神游杳霭间，而今不是梦，真个在庐山。’是日，有以陈令举《庐山记》见寄者，且行且读，见其中有云：‘徐凝、李白之诗。’不觉失笑。旋入开元寺，主持求诗，因为作一绝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往来山南北十余日，以为胜绝不可胜谈，择其尤者，莫如漱玉亭、三峡桥，故作二诗。最后与总老同游西林，又作一绝云：‘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仆庐山之诗，尽于此矣。”

《冷斋夜话》云：“东坡游庐山东林，作二偈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净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山谷云：‘此老人于般



若横说竖说，了无刺语，（“刺”徐钞本、明钞本作“剩”。）非其笔端有舌，（“舌”原作“口”，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亦安能吐此不传之妙。

《仇池笔记》云：“余一日醉卧，有鱼头鬼身者，自海中来云：‘广利王请端明。’予被褐履草黄冠而去，亦不知身步入水中，但闻风雷声，有顷，豁然明白，真所谓水精宫殿也。其下骊日夜光，文犀尺璧，南金火齐，不可仰视；珊瑚琥珀，不知几多也。广利佩剑冠服而出，从二青衣。余曰：‘海上逐客，重烦邀命。’有顷，东华真人、南溟夫人造焉，出蛟绡丈余，命余题诗，余赋曰：‘天地虽虚廓，惟海为最大。圣王皆祀事，位尊河伯拜。祝融为异号，恍惚聚百怪。二气变流光，万里风云快。灵旗摇虹纛，赤虬喷滂湃。家近玉皇楼，彤光照世界。若得明月珠，可偿逐客债。’写竟进广利，诸仙迎看，咸称妙。独广利旁一冠簪者，谓之鳌相公，进言：‘苏轼不避忌讳，祝融字犯王讳。’王大怒。余退而叹曰：‘到处被相公厮坏。’”苕溪渔隐曰：“此事恍惚怪诞，殆类传奇异闻所载。又其诗亦浅近，不似东坡平日语，疑好事者为之，以附托其名耳。”

卷第四十

卷第四十

东坡三

《绀素杂记》云：“刘公《嘉话》云：‘晋谢灵运须美，临刑，因施为南海祇洹寺维摩像须，寺人宝惜，初不亏损。中宗朝，安乐公主五日斗百草，欲广其物色，令驰驿取之，又恐为他所得，因剪弃其余，今遂无。’其集所载，止此而已。及观东坡《次韵景文听琵琶诗》云：‘犹胜江左狂灵运，共斗东昏百草须。’乃以安乐公主为东昏侯。按东昏侯是齐明帝第三子，虽昏虐暴乱，实未尝取灵运须以斗百草，岂非误与。又陈后主时，张贵妃名丽华，尤见宠幸。隋遣韩擒虎平陈，后主与丽华俱见收。而东坡撰《虢国夫人夜游图》诗云：‘当时亦笑潘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又误也。盖齐东昏侯有潘淑妃，未尝名丽华，亦与韩擒虎事无干淑妃。又《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贾大夫娶妻美，御以如皋，射雉获之。’杜预注云：‘为妻御之。皋，泽；如训之。’则非地名明矣。而东坡《和人会猎诗》云：‘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真误也。”

苕溪渔隐曰：“《和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诗》云：‘始忆庚寅降屈原，旋看蜡凤戏僧虔。’《晋书》：‘王弘与兄弟会集，任子孙戏：僧达跳下地作虎子；僧绰正坐采蜡烛珠为凤凰，僧达夺取打坏，亦复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棋，既不坠落，亦不重作。’则蜡凤凰戏乃僧绰也。又《立春日与李端叔诗》



云：‘丞掾颇哀亮。’定武有此碑本，坡自大字写之，作‘亮’字。后汉马援为陇西太守，务开恩信，宽以待下，任吏以职，但总大体而已。诸曹时白外事，援辄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烦，颇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从令，此乃太守事耳。’则‘亮’字当作‘援’也。又《次韵钱舍人病起》云：‘何如一笑千痼散，绝胜仓公饮上池。’《史记》：‘扁鹊遇长桑君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乃出其怀中药予扁鹊：饮是以上池之水，三十日当知物矣。’则非太仓公也。”

《西清诗话》云：“唐人以诗为专门之学，虽名世善用故事者，或未免小误。如王摩诘诗：‘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不败由天幸，乃霍去病，非卫青也。《去病传》云：‘其军尝先大将军，军亦有天幸，未尝困绝。’意有‘大将军’字，误指去病作卫青耳。李太白：‘山阴道士如相访，为写《黄庭》换白鹅。’乃《道德经》非《黄庭》也。逸少尝写《黄庭经》与王修，故二事相紊。杜牧之尤不胜数。前辈每云：‘用事虽了在心目间，亦当就时讨阅，则记牢而不误。’端名言也。”

《石林诗话》云：“古今人用事，趁笔快而误者，虽名辈有不免。苏子瞻：‘石建方欣洗踰厠，姜庞不解叹蠨蟧。’据《汉书》‘踰厠’本作‘厠踰’，盖中衣二字义，不应可颠倒用。黄鲁直：‘啜羹不如放麋，乐羊终愧巴西。’‘巴西’本是‘西巴’，见《韩非子》，盖贪于得韵，亦不暇省耳。”

《后山诗话》云：“眉山长公守徐，常与客登项氏戏马台，赋诗云：‘路失玉钩芳草合，林亡白鹤野泉清。’广陵亦有戏马台，其下有路号玉钩斜。唐高宗东封，有鹤下焉，乃诏诸州为老氏筑宫，名以白鹤。公盖误用，而后所取信，故不得不辨也。”

《隐居诗话》云：“刘禹锡诗：‘贾生王佐才，卫绾工车戏，同遇汉文时，何人居重位。’贾生当文帝时，流落不偶而死，是也；卫绾以车戏事文帝为郎，及景帝立，稍见亲用；久之为御史大夫，封建陵侯，景帝末年，始拜丞相。在文帝时实未尝居重位也。”

《西斋话纪》云：“古人作诗，引用故实，或不原其美恶，但以一时中的而已。如李端于郭暖席上赋诗，其警句云：‘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乃比邓通耳，既非令人，又非美事，何足算哉！引用故事，多以事浅语熟，更不思究，率尔用之，往往有误。如李商隐《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诗》云：‘定知欲报淮南诏，急召王褒入九重。’汉武帝以淮南王安善文辞，尊重之，每为报书，常召司马相如视草乃遣，王褒自是宣帝时人。王禹偁《笋诗》云：‘稚川龙过频回首，诏得青青数代孙。’稚川即葛洪之字，投杖葛陂化龙，乃费长房也。孙僮《傅岩诗》云：‘刑人一旦起幽深，功业煌煌照古今。’

‘盖当时有胥靡修筑岩道，而傅说在困约中，代之以假其资，是为胥靡佣赁也，岂可谓说为刑人哉？’苕溪渔隐曰：“《路逢王二十入翰林诗》，乃刘梦得诗，非李商隐诗也。”

《绀素杂记》云：“韩熙载本高密人。后主即位，颇疑北人，鸩死者多，而熙载且惧，愈肆情坦率，不遵礼法，破其财货，售集妓乐，逾数百人，日与荒乐，蔑家人之法，所受月俸，至即散为妓女所有，而熙载不能制之以为喜；而日不能给，遂弊衣屨，作瞽者，持独弦琴，俾舒雅执板挽之，随房歌鼓求丐，以足日膳；旦暮亦不禁其出入，或窃与诸生糅杂而淫，熙载见之，趋过而笑曰‘不敢阻兴’而已。及夜奔客寝者，其客诗云：‘苦是五更留不住，向人头伴着衣裳。’时人议谓北齐徐之才豁达，无以过之。故东坡诗云：‘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盖用熙载求丐事也。”苕溪渔隐曰：“余读《北梦琐言》：‘裴休常披毳衲于歌姬院持钵乞食，自言不为俗情所染，可以说法为人。’盖东坡以玉带施元老，元以衲裙相报，即用此事为是。若《绀素杂记》谓用前事，非也。”

东坡云：“仆游吴兴，有《游飞英寺诗》云：‘微雨止还作，小窗幽更妍，盆山不见日，草木自苍然。’非至吴、越，不见此景也。”

《冷斋夜话》云：“对句法，诗人穷尽其变，不过以事以意以出处具备谓之妙。如荆公曰：‘平日离愁宽带眼，迄今归思满琴心。’又曰：‘欲寄荒寒无善画，赖传悲壮有能琴。’乃不若东坡微意特奇，如曰：‘见说骑鲸游汗漫，也曾扞虱话酸辛。’又曰：‘龙骧万斛不敢过，渔舟一叶从掀舞。’以‘鲸’为‘虱’对，以‘龙骧’为‘渔舟’对，大小气焰之不等，其意若玩世，谓之秀杰之气终不没者，此类是也。”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令门人辈作《人不易物赋》，或人戏作一联曰：‘伏其几而升其堂，曾非孔子；袭其书而戴其帽，（“戴”原作“载”，徐钞本、明钞本作“戴”，今据改。）未是苏公。’盖元祐之初，士大夫效东坡顶短檐高桶帽，谓之子瞻样，故云。”

《后山诗话》云：“熙宁初，有人自常调上书，迎合宰相意，遂丞御史。苏长公戏之曰：‘有甚意头求富贵，没些巴鼻便奸邪。’‘有甚意头’，‘没些巴鼻’，皆俗语也。某公用事，排斥端士，矫饰伪行，（“伪”原作“为”，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范蜀公《咏僧房假山》曰：（“僧”原作“伯”，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倏忽平为险，分明假夺真。’盖刺之也。”

《石林诗话》云：“李廌，阳翟人，少以文字见苏子瞻，子瞻喜之。元祐初知举，廌适就试，意在必得，以冠多士。及考章援程文，大喜，以为廌无疑，遂以为魁。既拆号，怅然出院，以诗送廌归，其曰：‘平时漫说古战场，过

眼终迷日五色。’盖道其本意。廌自是学亦不进，家贫，不甚自爱，尝以书责子瞻不荐己，子瞻后薄之；终不第而卒。”

《冷斋夜话》云：“余游儋耳，见黎氏，为余言：东坡无日不相从，常从乞园蔬，出其临别归海北诗云：‘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知君不再见，欲去且少留。’其末云：‘新酿甚佳求一具，谩写此诗以折菜钱。’又谒姜唐佐，唐佐不在，见其母，母迎笑，食余槟榔，余问母识苏公乎，母曰：‘识之，然无奈好吟诗。公尝杖而至，问秀才何往，我言入村落未还。有包灯心纸，公以手拭开，书满纸，嘱曰：秀才归示之。今尚在。’余索读之，醉墨欹倾，曰：‘张睢阳生犹骂贼，嚼齿穿龋；颜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东坡云：“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作诗云：‘杏花飞帘散余春，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蘋。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明年，予谪黄州，对月独饮，尝有诗云：‘去年花落在徐州，对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黄州见花发，小院闭门风露下。’盖忆与二王饮时也。张师厚久已死，今年子立复为古人，哀哉！”

《冷斋夜话》云：“世人之诗，例多禁忌，富贵中不得言贫贱事，少壮中不得言衰老事，康强中不得言疾病死亡事，脱或犯之，谓之诗讖，谓之无气。是大不然。诗者，妙观逸想之所寓也，岂可限以绳墨哉？如王维画雪中芭蕉，诗眼见之，知其神情暂寓于物，俗论则诚以为不知寒暑。荆公方大拜，贺客盈门，忽点笔题其壁云：‘霜筠雪竹钟山寺，投老归与寄此生。’东坡在儋耳作诗曰：‘平生万事足，所欠惟一死。’岂可与世俗论哉。余尝与客论至此，而客不然吾论，余作诗自志其略，曰：‘东坡醉墨浩淋漓，千首空余万丈光，雪里芭蕉失寒暑，眼中骐驎略玄黄。’”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在定武，作《松醪赋》，有云：‘遂从此而入海，渺翻天之云涛。’盖自定再谪惠州，自惠而迁昌化，人以为语讖。秦少游绍圣间谪外，（“谪”原作“请”，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以校勘为杭倅，方至楚、泗间，有诗云：‘平生逋欠僧坊睡，（“坊”明钞本作“房”。）准拟如今处处还。’诗成之明日，以言者落职，监处州酒，好事者以为诗讖。陈无己《赋高轩过诗》云：‘老知书画真有益，却悔岁月来无多’之句，不数月遂卒，或以为诗讖。”苕溪渔隐曰：“人之得失生死，自有定数，岂容前逃，乌得以讖言之，何不达理如此，乃庸俗之论也。如东坡自黄移汝，别雪堂邻里，有词云：‘百年强半少，来日苦无多。’盖用退之诗‘年皆过半百，来日



苦无多’之语。然东坡自此脱谪籍，登禁从，累帅方面，晚虽南迁，亦几二十年乃薨，则‘来日苦无多’之语，何为不成讖邪？”

《后山诗话》云：“东坡居惠，广守月馈酒六壶，吏尝跌而亡之。坡以诗谢曰：‘不谓青州六从事，翻成乌有一先生。’”

《夷坚志》云：“燕邸莱州洋川公家，装褫古今画为十册，东坡过之，因为书签，仍题其后云：‘高堂素壁，无舒卷之劳；明窗净几，有坐卧之安。’又《题王霭画如来出山相》云：‘头髻髻，耳卓朔，适从何处来，碧色眼有角。明星未出万象闲，外道天魔犹奏乐。错不错，安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山谷诗云：‘萧寺吟双竹，秋醪荐二螯，破尘归骑速，横日雁行高。’又：‘拥膝度残腊，攀条惊浅春。’皆洋川公养浩堂故事，而集中不载。家君在北方，宗室子伯璘言如此。予家有大年画小景二幅，山谷亲书两绝句其上，曰：‘水色烟光上下寒，忘机鸥鸟恣飞还，年来频作江湖梦，对此身疑在故山。’‘轻鸥白鹭定吾友，翠柏幽篁是可人，海角逢春知几度，卧游到处总伤神。’今豫章所刻集及它本皆无。”

《石林诗话》云：“诗之用事，不可牵强，必至于不得不用而后用之，则事辞为一，莫见其安排斗凑之迹。苏子瞻尝作人挽诗云：‘岂意日斜庚子后，忽惊岁在己辰年。’此乃天生作对，不假人力。温庭筠诗亦有甲子相对者，云：‘风卷蓬根屯戊巳，月移松影守庚申。’两句本不相类，其题云：《与道士守庚申时闻西方有警事解后适然》，固不可知，然以其用意附会观之，疑若得此句而就之为题者，此蔽于用事之弊也。”苕溪渔隐曰：“予尝有一联云：‘雨天逢甲子，夜坐守庚申。’”

《冷斋夜话》云：“‘客来茶罢浑无有，卢橘杨梅尚带酸。’张嘉甫问曰：‘卢橘何种果类？’答曰：‘枇杷是也。’又问：‘何以验之？’答曰：‘事见相如赋。’嘉甫曰：‘卢橘夏熟，黄甘橙棣，枇杷燃柿，亭柰厚朴。则卢橘果类，赋不应四句重用。应劭注曰：《伊尹书》曰：箕山之东，青鸟之所，（“鸟”原作“马”，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有卢橘常夏熟。不据依何也？’东坡曰：‘意不欲耳。’”

卷第四十一

卷第四十一

东坡四

东坡云：“吾昔在钱塘，一日，昼寝宝山僧舍，题其壁云：‘七尺顽躯走世尘，十围便腹贮天真，此中空洞浑无物，何止容君数百人。’其后有小子亦题名壁上，见者乃谓余诮之也。周伯仁所谓君者，乃王茂弘之流，岂此等辈哉？”



《冷斋夜话》云：“东坡在儋耳，有姜唐佐者从乞诗；唐佐，朱崖人，亦书生。东坡借其手中扇书其上云：‘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又《题司命宫杨道士息轩》曰：‘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黄金几时成，白发日夜出。开眼三十秋，速于驹过隙。是故东坡老，贵汝一念息。时来登此轩，目送过海席。家山归未成，（“成”原作“行”，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题诗寄屋壁。’又尝醉插茉莉花，嚼槟榔，戏书姜秀才几上云：‘紫麝着人簪茉莉，红潮登颊醉槟榔。’其超放如此。”

茗溪渔隐曰：“‘菊以黄为正，余皆可鄙。’此朱逊之之语，东坡《印可作诗赠之》有‘识真似渊明’之句。余顷岁居泗上，假馆官舍，小圃中有一亭，榜曰秋香，环植以黄菊，别无他物，必好事者原东坡之意而作也。先君题诗云：‘骚人足奇思，香草比君子。况此霜下杰，清芬绝兰茝。气禀金行秀，德备黄中美。古来鹤发翁，餐英饮其水。但恐蓬蒿伤，课仆加料理。’”

东坡云：“余尝浴泗州雍熙塔下，戏作《如梦》两阙，云：‘水垢何首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又云：‘自净方能洗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世间一切。’曲名本唐庄宗制，一名《忆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梦》。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取以为之名。”

《冷斋夜话》云：“海南城东有两井，相去咫尺而异味，（“咫”原作“只”，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号双井。井源出岩石罅中，东坡酌水异之，曰：‘吾寻白龙不见，今知家此水中乎。’同游者怪问其故，曰：‘白龙当为东坡出，请徐待之。’俄见其脊尾如生银蛇状，忽水浑有云气浮水面，举首如插玉箸，乃泳而去。余至二井，太守张子修为造庵井上，号思远，亭名洞酌。岸有怪树，树枝之腋，有诗曰：‘岩泉未入井，蒙然冒沙石。泉嫩回为靛，石老生罅隙。异哉寸波中，露此横海脊。先生酌泉笑，泉香神龙蛰。举首玉箸插，忽去银丁掷。大身何时布，天矫翔霹雳。谁言鹏背大，更觉宇宙窄。’字画如颜书，无名衔年月。此诗气格似东坡，而言泉嫩石老，似非东坡；又语散漫，疑学者为之也。龙如蛇形，小如玉箸。”

东坡云：“眉州青神县，道侧有小佛屋，俗谓之猪母佛，云百年前有牝猪伏于此，化为泉，有二鲤鱼在泉中，盖猪龙也。蜀人谓牝猪为母，而立佛堂其上，故以名之。泉出石上，深不及二尺，大旱不渴，而鲤莫有见者。余一日偶见之，以告妻兄王愿，愿深疑余之诞也，余亦不平其见疑，因与愿祷于泉上，曰：‘余若不诞者，鱼当复出。’已而二鲤复出，愿大惊，再拜谢罪而去。”二事相类，故并录之。

茗溪渔隐曰：“东坡诗云：‘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山谷诗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儿女灯前语夜深。’盖皆出于老杜‘厨人语夜阑’之意。王直方《诗话》以谓三诗当以先后分胜负。非也。”

东坡云：“轼倅武林日，梦神宗召入禁中，宫女围侍，一红衣女童捧红靴一只，命轼铭之，觉而记其一联云：‘寒女之丝，铢积寸累，天步所临，云蒸雾起。’既毕，进御，上极叹其敏，使宫女送出，睇视裙带间，有六言诗一首，云：‘百叠猗猗风约，六铢纵纵云轻，植立含风广殿，微闻环珮摇声。’”又云：“轼自蜀应举京师，道过华清宫，梦明皇令赋《太真妃裙带词》，乃前六言诗也，觉而记之。今书赠柯山潘大临邠老。”二说不同，故并录之。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与孙巨源同会于王晋卿花园中，晋卿言：‘都教喂饲了官员辈马着。’巨源云：‘都尉指挥都喂马，好一对。’适长主送茶来，东坡即云：‘大家齐吃大家茶。’盖长公主呼大家也。山谷尝以‘卖菜卖生菜’对‘磨刀磨剪刀’，东坡以洞庭春色为扫愁帚，山谷以水晶脍为醒酒冰，余为正好作一对。”

《后山诗话》云：“苏公居颖，春夜对月，王夫人曰：‘春月可喜，秋月使人愁耳。’公谓前未及也，遂作词曰：‘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而老杜云：‘秋月解伤神。’语简而益工也。”

《侯鯖录》云：“东坡在汝阴，初春庭梅盛开，月色鲜霁，夫人曰：‘春月胜如秋月，秋月令人惨凄，春月令人和悦。’坡笑曰：‘子诚知言。’即召客饮，作《减字木兰花》云：‘春庭月午，影落春醪光欲舞；步转迴廊，半落梅花婉婉香；轻风薄雾，都是少年行乐处；不似秋光，只与离人照断肠。’”

潘子真《诗话》云：“‘古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住车问三叟：何以得此寿？上叟前致词：量腹节所受；中叟前致词：室内姬粗丑；下叟前致词：暮眠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长久。’又：‘少壮面目泽，长大色丑粗。丑粗人所恶，拔白自洗苏。平生发完全，变化似浮屠。醉酒巾帻落，秃顶赤如壶。’此应璩《三叟词》也。吴兢《古乐府》及《艺文类聚》所载，语皆不完。予得此本于临淄晏公家，以示周元翁，元翁笑曰：‘当徒子之妻，蓬头挛耳，又疥且痔，便有五子；东家之女，登墙见窥，今三年矣，玉未之许也。乌在其为粗丑也哉？’”

东坡云：“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君规，邀余出游安国寺，坐中论风气养生之事。余曰：‘皆不足道，难在去欲。’张曰：‘苏子卿啮雪啖毡，缩背出血，无一语少屈，可谓了死生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而况洞房绮疏之下乎？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故为记之。”

苕溪渔隐曰：“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每被行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此《栾城集》中诗也。《澠水燕谈录》云：张芸叟奉使大辽，宿幽州馆中。有题苏子瞻《老人行》于壁间者，闻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之《大苏集》。子瞻名重当代，外至夷虜，亦爱服如此。芸叟题其后曰：‘谁传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此二句与子由之诗全相类，疑好事者改之也。”

《冷斋夜话》云：“苏子由谪高安时，云庵居洞山，时时相过。有聪禅师者，亦蜀人，居圣寿寺。一夕，云庵梦同子由出迓五祖戒禅师，既觉，私怪之，以语聪，聪曰：‘吾亦梦同迎戒禅师。’子由抚掌大笑曰：‘世间梦乃有同者，异哉！’俄东坡书至，曰：‘吾已至奉新，旦夕可相见。’子由携两衲候于城南建山寺。东坡至，坐定，理梦事以语坡，坡曰：‘轼八九岁时，时时梦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娠，梦一僧来托宿，瘠而眇。’云庵惊曰：‘戒，陕右人也，失一目，暮年弃五祖来游高安，终于大愚。’逆数盖五十年，而东坡时年四十九矣。后与云庵书其略曰：‘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亦可笑矣。既是法器，愿痛加磨厉，使还旧观。’自是常著衲衣。哲宗问右珰陈衍曰：‘苏轼衬朝章何衣？’对曰：‘是道衣。’哲宗笑之。及谪英州，佛印、云庵遣书至，坡不复答，但引纸大书曰：‘戒和尚又凿脱也。’后七年，归自海南，有玉局之除，作偈答南华长老云：‘恶业相缠五十年，常行八棒十三禅，今著衲衣归玉局，可怜化作五通仙。’”

王直方《诗话》云：“杭有西湖，而颍亦有西湖，皆为游赏之胜，而东坡连守二州，其初得颍也，有颍人在坐云：‘内翰但只消游湖中，便可以了郡事。’盖言其讼简也，秦少章因作一绝献之，云：‘十里荷花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后东坡到颍，有《谢执政启》，亦云：‘入参两禁，每玷北扉之荣；出典二邦，辄为西湖之长。’”

王直方《诗话》云：“《为程筠作归真亭诗》云：‘会看千字诀，木杪见龟趺。’龟趺是碑坐，不应见于木杪也。”

《石林诗话》云：“学者多议苏子瞻‘木杪见龟趺’，以为语病，谓龟趺不当出木杪也。殊不思此《题程筠先墓归真亭》也，东南多葬山上，碑亭往往在半山间，未必皆平地，则自下视之，龟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诗眼》云：“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此句法出《黄庭经》，自‘上有黄庭下关元’已下多此体。张子平《四愁诗》句句如此，雄健稳惬。至五言诗亦有三字二字作两节者，老杜云：‘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



’肯别邪，定留人邪？山谷尤爱其深远闲雅，盖与上七言同。”

《冷斋夜话》云：“东坡在惠州，作《梅词》云：‘玉骨那愁瘴雾，冰肌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素面常嫌粉污，洗妆不退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时侍儿朝云新亡，其寓意为朝云作也。”苕溪渔隐曰：“王直方《诗话》载晁以道云：‘说之初见东坡《梅词》，便知道此老须过海，只为古今人不曾道到此，须罚教去。’此言鄙俚，近于忌人之长，幸人之祸，直方无识，载之《诗话》，宁不畏人之讥诮乎？”《高斋诗话》云：“‘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后见王昌龄《梅诗》云：‘落落寞寞路不分，梦中唤作梨花云。’方知东坡引用此诗也。”

王直方《诗话》云：“《橄榄诗》：‘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范景文言：‘橄榄木高大难采，以盐擦木身，则其实自落，此所以有落红盐之语也。’”苕溪渔隐曰：“余居岭外七年，备见土人采橄榄，初未尝以盐擦树身，亦只以梯采之，或以杖击之；而东坡‘落红盐’之语，当自别出小说也。”

《隐居诗话》云：“王禹偁《橄榄诗》云：‘南方多果实，橄榄稍珍奇。北人将就酒，食之先颦眉，皮核苦且涩，历口复弃遗，良久有回味，始觉甘如饴。’盖六句说回味。欧阳修云：‘甘苦不相入，初争久方知。’极快健也。”

苏子由云：“东坡居士谪居儋耳，真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檐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是亦皆罢去。犹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苕溪渔隐曰：“凡人能处忧患，盖在其平日胸中所养。韩退之，唐之文士也，正色立朝，抗疏《谏佛骨》，疑若杀身成仁者；一经窜谪，则忧愁无聊，概见于诗词。由此论之，则东坡所养，过退之远矣。”

《石林诗话》云：“诗篇当有操纵，不可拘用一律。苏子瞻诗：‘林行婆家初闭户，翟夫子舍尚留关。’始读殆不可测其意，盖下有‘连娟缺月黄昏后，缥缈新居紫翠间，系闷岂无罗带水，割愁还有创铍山’四句，则入头不怕放行，宁伤初拙也。然‘系闷罗带，割愁剑铍’之语，大是险诨，亦何可屡打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自来九日多用落帽事，独东坡云：‘破帽多情却恋头’，尤为奇特。”

《绀素杂记》云：“《旧唐书》载唐明皇时宰相李林甫，自以无学术，仅能秉笔，有才名于时者尤忌之。林甫典选时，选人严迥判语‘杖杜’二字，林甫不识，谓韦侍郎曰：‘此谓杖杜何也？’韦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



诞子，林甫手书庆之曰：‘闻有弄獐之庆。’客视之掩口。故东坡《贺人生子诗》云：‘甚欲去为汤饼客，却愁错写弄獐书。’盖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载其事。”

东坡云：“儿子迈尝作《林檎诗》云：‘熟颗无风时自落，半腮迎日斗鲜红。’于等辈中亦号有思致者，今已老，无它技，但亦时出新句也。尝作酸枣尉，有诗云：‘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此句亦可喜也。”

苕溪渔隐曰：“苏叔党过《赋鼠须笔》云：‘太仓失陈红，狡穴得余腐，既兴丞相叹，又发廷尉怒。磔肉喂饿猫，纷髯杂霜兔。插架刀槩健，落纸龙蛇鹜。物理未易诘，时来即所遇。穿墉何卑微，托此得佳誉。’其步骤气格，殊有父风也。”

卷第四十二

卷第四十二

东坡五

唐子西《语录》云：“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字也。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东坡诗叙事言简而意尽，惠州有潭，潭有潜蛟，人未之信也；虎饮水其上，蛟尾而食之，俄而浮骨水上，人方知之。东坡以十字道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言渴则知虎以饮水而召灾，言饥则蛟食其肉矣。”

《后山诗话》云：“诗欲其好，则不能好矣。王介甫以工，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而子美之诗奇常工易新陈，莫不好也。”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云：‘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陈无己云：‘荆公晚年诗伤工，鲁直晚年诗伤奇。’余戏之曰：‘子欲居工奇之间邪？’”

《遯斋闲览》云：“苏子瞻尝自言平生有三不如人，谓着棋、饮酒、唱曲也。然三者亦何用如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正以不能唱曲耳。”

《吕氏童蒙训》云：“老杜歌行，最见次第出入本末；而东坡长句，波澜浩大，变化不测，如作杂剧，打猛诨入却打猛诨出也。《三马赞》：‘振鬣长鸣，万马皆瘖。’此记不传之妙。学文者能涵泳此等语，自然有入处。”

王直方《诗话》云：“邢惇夫言：‘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浮烟，客来梦觉如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此东坡诗也，尝题于余扇，山谷初读，以为是刘梦得所作。’”

《后山诗话》云：“苏诗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谨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

《缙素杂记》云：“东坡于金门寺中，见李留台与二钱唱和，戏用其韵跋之，有云：‘欲问君王乞符竹，但忧无蟹有监州。’注云：‘皆世所传钱氏故事。’事见《归田录》，云：‘国朝自下湖南，始置通判，既非副贰，又非属官，故常与知州争权，每云我是监郡，朝廷使我来监汝，举动为其所制。太祖闻而患之，下诏书戒励，自此稍绌。然至今州郡往往与通判不和。往时有钱昆少卿者，家世余杭人也。（“余”原作“饶”，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杭人嗜蟹。昆尝求补外，人问其欲何州，昆曰：‘但得有螃蟹无通判处可矣。’至今士人以为口实。”

蔡宽夫《诗话》云：“学士院旧与宣徽院相邻，今门下后省，乃其故地。玉堂两壁，有巨然画山，董羽水。宋宣献公为学士时，燕穆之复为六幅山水屏寄之，遂置于中间。宣献诗所谓‘忆昔唐家扃禁地，粉壁曲龙闻曩记，承明意象今顿还，永与銮坡为故事’是也。唐翰林壁画海曲龙山，故诗引用之。元丰末，既修两后省，遂移院于今枢密院之后，两壁既毁，屏亦莫知所在。今玉堂中屏，乃待诏郭熙所作《春江晓景》。禁中官局，多熙笔迹，而此屏独深妙，意若欲追配前人者。苏儋州尝赋诗云：‘玉堂昼掩春日闲，中有郭熙画春山。’今遂为玉堂一佳物也。”

苕溪渔隐曰：“《才调集》有无名氏绝句云：‘春光冉冉归何处，更向樽前把一杯，尽日问花花不语，为谁零落为谁开？’东坡《吉祥寺花诗》云：‘太守问花花有语，为君零落为君开。’遂与前诗略同，岂偶然邪。《古今诗话》载，太上隐者，人莫知其本末，好事者从之问姓名，不答，留诗一绝云：‘偶来松树下，高枕石头眠，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东坡《赠梁道人诗》云：‘寒尽山中无历日。’用此事也。又《行琼儋间肩舆坐睡梦中得句》云：‘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觉而遇清风急雨，戏作数句云：‘幽怀忽破散，永啸来天风，千山动鳞甲，万谷酣笙钟。’盖风来则千山草木皆动，如动鳞甲，万谷号呼有声，如酣笙钟耳。”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送杨孟容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江山不违人，遍满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归治小国，洪钟噓微撞；我留侍玉堂，弱步欹丰扛。后生多高才，名与黄童双。不肯入州府，故人余老庞。殷勤与问讯，爱惜霜眉庞，何以待我归，寒醅发春缸。’盖效山谷体作也。山谷云：‘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曰：我诗如曹邴，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但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

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欧阳文忠亦尝效圣俞体作一篇，有云：‘嘉子治新园，乃在太行谷。’题刘羲叟家园也。”

《后山诗话》云：“昔之黠者，滑稽以玩世，曰：‘彭祖八百岁而死，其妇哭之恸，其邻里共解之，曰：人生八十不可得，而翁八百矣，尚何尤。妇谢曰：汝辈自不喻耳，八百死矣，九百犹在也。’世以痴为九百，谓其精神不足也。又曰：‘令新视事，而不习吏道，召胥魁问之。魁具道笞十至五十。及折杖数，令遽止之，曰：我解矣，笞六十为杖十四邪。魁笑曰：五十尚可，六十犹痴邪。’苏长公取为偶对，曰：‘九百不死，六十犹痴。’”

苕溪渔隐曰：“东坡《送人守嘉州》古诗，其中云：‘蛾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上两句全是李谪仙诗，故继之以‘谪仙此语谁解道，请君见月时登楼’之句。此格本出于李谪仙，其诗云：‘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还忆谢玄晖。’盖‘澄江净如练’，即玄晖全句也。后人袭用此格，愈变愈工。”

东坡云：“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宋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杞人杨朴能为诗，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顽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谓妻子曰：‘子独不能如杨处士妻作一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桐江诗话》云：“杨朴，字契先，一日，秋晴，戏钓于道傍溪涧中，值漕台陈文惠出巡按，从者诃之，契先竟不顾。文惠怒，命从者摄至前路邮亭中诘之，契先风神村野，宛然一耕夫也。文惠益怒，欲加以刑。契先丐毫楮供状，（“状”原作“析”，今据明钞本校改。）乃作绝句云：‘昨夜西风烂漫秋，（“漫”原作“熳”，今改。）今朝东岸独垂钩，紫袍不识蓑衣客，曾对君王十二旒。’文惠谢遣之。”

王定国《甲申杂记》云：“天下之公论，虽仇怨不能夺也。李承之奉世知南京，尝谓余曰：‘昨在从班，李定资深鞠子瞻狱，虽同列不敢辄启问。一日，资深于崇政殿门忽谓诸人曰：苏轼奇才也。众莫敢对。已而曰：虽三十年所作文字诗句，引证经传，随问即答，无一字差舛，诚天下之奇才也。’叹息不已。”苕溪渔隐曰：“余之先君，靖康间尝为台端，台中子瞻诗案具在，因录得其本，与近时所刊行《乌台诗案》为尤详。（“案”原作“话”，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今节入《丛话》，以备观览。”

《腊月游孤山诗》云：“兽在藪，鱼在湖，一入池槛归期无。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捶环呻呼。追胥连保罪及孥，百日愁叹一日娱。白云旧有终老约



，朱绶岂合山人纡。人生何者非蘧庐，故山鹤怨秋猿孤。何时自驾鹿车去，扫除白发烦菖蒲。麻鞋短后随猎夫，射弋狐兔供朝晡。陶潜自作《五柳传》，潘阆画入三峰图。吾年凛凛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岁荒无术归亡逋，鹄则易画虎难摹。”此诗云：“误随弓旌落尘土，坐使鞭捶环呻呼。”以讥新法行后，公事鞭捶多也。又云：“追胥连保罪及孥。”以讥盐法收坐同保妻子移乡，法太急也。又云：“岁荒无术归亡逋，鹄则易画虎难摹。”意取马援言“画鹄不成犹类鹜，画虎不成反类狗”，言岁既饥荒，我欲出奇，擘画赈济，又恐不从，恐似画虎不成反类狗也。

《戏子由》诗云：“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傍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齏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捶。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此诗云：“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意取《东方朔传》“侏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及《滑稽传》“优旃谓陞楯郎：‘汝虽长何益，乃雨立，我虽短，幸休居。’”言弟辙居贫官卑，而身材长大，故以比东方朔、陞楯郎，而以当今进用之人比侏儒、优旃也。又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时新兴律学，某意非之，以谓法律不足以致君尧舜，今时人专学法律，而忘诗书，故言我读书万卷，惟不读法律，盖知法律之中，无致君尧舜之术也。又云：“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俳齏盐甘似蜜。”以讥所差提举官，所至苛碎生事，发摘官吏，惟学官无吏责也。又云：“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捶。”是时多徒配犯盐之人，例皆饥贫，言鞭挞此等贫民，平生所惭，今不复耻，以讥盐法太急也。又云：“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是时张靓、俞希旦作盐司，意不喜其人，不敢与争议，故毁诋之为阳虎也。

《山村诗》云：“烟雨蒙蒙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但教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意言是时贩私盐者，多带刀杖，故取前汉龚遂令人卖剑买牛，卖刀买犊，曰：“何为带牛佩犊。”意言但得盐法宽平，令民不带刀剑，而买牛犊，则民自力耕，不劳劝督，以讥盐法太峻不便也。又云：“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意言山中之人饥贫无食，虽老犹自采笋蕨充饥，时盐法峻急，僻远之人，无盐食用，动经数月。若古之圣贤，则能闻韶忘味，山中小民岂能食淡而乐乎？以讥盐法太



急也。又云：“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意言百姓请得青苗钱，立便于城中浮费使却，又言乡村之人，一年两度夏秋税，及数度请纳和预买钱，今来更添青苗助役钱。因此庄家幼小子弟，多在城市，不着次第，但学得城中人语音而已。以讥新法青苗助役不便也。

### 卷第四十三

### 卷第四十三

### 东坡六

《开运盐河诗》云：“居官不任事，萧散羨长卿，胡不归去来，滞留愧渊明。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薨薨晓鼓动，万指罗沟坑。天雨助官政，泫然淋衣纓，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下马荒堤上，四顾但湖泓，线路不容足，又与牛羊争，归田虽贱辱，岂失泥中行。寄语故山友，慎勿厌藜羹。”是时，卢秉提举盐事，擘画开运盐河，差夫千余人。某于大雨中部役其河，只为般盐，既非农事，而役农民，秋田未了，有妨农事。又其河中间有涌沙数里，意言开得不便，自叹泥雨劳苦，羨司马长卿居官而不任事，又愧陶渊明不早弃官归去也。农事未休，而役千余人，故云：“盐事星火急，谁能恤农耕？”又言百姓已劳苦不易，天雨又助官政之劳民，转致百姓疲弊，役人在泥水中辛苦，无异鸭与猪。又言某亦在泥中，与牛羊争路而行，若归田岂至此哉！故云寄语故山友，慎不可厌藜羹而思仕宦。以讥开运盐河不当，又妨农事也。

王诜送韩幹画马十二疋求跋尾，作诗云：“南山之下，汧渭之间，想见开元天宝年，八坊分屯隘秦川，四十万疋如云烟，骝駉駉駉骠騊驎，白鱼赤兔骅皇鹑，龙颅凤颈狞且妍，奇姿逸德隐骛顽。碧眼胡儿手足鲜，岁时剪刷供帝闲；柘袍临池侍三千，红妆照日光流渊；楼下玉螭吐清寒，往来蹙踏生飞湍。众工舐笔和朱铅，先生曹霸弟子韩，厩马多肉尻脰圆，肉中画骨夸尤难。金羁玉勒绣罗鞍，鞭捶刻烙伤天全，不如此图近自然，平沙细草荒芊绵，惊鸿脱兔争后先。王良挟策飞上天，何必俯首服短辕！”意以骥驥自比，讥执政大臣无能尽我才，如王良之御者，何必折节于求进用也。

李清臣因沂山龙祠祈雨有应，作诗云：“南山高峻嶒，北山亦嵒崿，坐看两山云出没。行如驱，归若呼，始觉山中有灵物。郁郁其焚兰，覃覃其击鼓，祝屡云云巫屡舞。我民无罪神所怜，一夜雷风三尺雨。岭木兮苍苍，溪泉兮央央，云散诸峰互明灭，东阡西陌农事忙，庙闲山空音响绝。”某和云：“高田生黄埃，下田生苍耳，苍耳亦已无，更问麦有几。蛟龙睡足亦解惭，二麦枯时雨如洗。不知雨从何处来，但闻吕梁百步声如雷。试上城南望城北，际天菽麦青成堆。饥火烧肠作牛吼，不知待得秋成否？半年不雨坐龙慵，但怨天公不

怨龙。今朝一雨聊自赎，龙神社鬼各言功。无功日盗太仓粟，嗟我与龙同此责。劝农使者不汝容，因君作诗先自劾。”此诗言本因龙神懒惰不行雨，却使人怨天公，以讥执政大臣不任职，不能调理阴阳，却使人怨天子；以天公比天子，以龙神社鬼比执政大臣及百执事。某自言无功窃禄，与大臣无异。当时送与李清臣，后得一两日，李清臣来相看，笑言：“承见示诗，只是劝农使者，不管恁地事。”弟辙时在徐州，李清臣与诗，于诗后批云：“可求子瞻共和。

”其诗云：“匙饭盘蔬强少留，（“匙”原作“已”，今据明钞本校改。）相逢何物可消忧？缘君未得酒中趣，与我谩为方外游。草乱不容移马足，山雄全欲逼城楼，济时异日须公等，莫狎翩翩海上鸥。”某和云：“五斗尘劳尚足留，闭门聊欲治幽忧。羞为毛遂囊中颖，未许朱云地下游，无事会须成好饮，思归时亦赋《登楼》。羨君幕府如僧舍，日向城西看浴鸥。”朱云，汉成帝时乞斩张禹，汉成帝欲诛之，朱云曰：“臣得下从龙逢、比干游，足矣。”龙逢，夏桀臣；比干，商纣臣：昔因谏而死。某为屡言新法，不蒙施行，不合以朱云自比，意言圣明之世，必无诛戮之事，故未许与朱云地下游。及王粲是魏武帝时人，因天下乱离，故粲在荆州依托刘表，作《登楼赋》，赋中有怀乡思归之思，意亦欲作此赋也。又用辙韵赠李清臣云：“城南短李好交游，箕踞狂歌总自由，尊主庇民君有道，乐天知命我无忧，醉呼妙舞留连夜，”注云：“邦直家有舞者甚妙。”又云：“闲作清诗断送秋，潇洒使君殊不俗，樽前容我揽须不？”后李清臣再次元韵云：“东来常叹鲜朋游，得遇高人苏子由。已誓不言天下事，相看俱遣世间忧。新诗定及三千首，曩别几成二十秋。南省都台风雪夜，问君还记剧谈不？”后李清臣差修国史，赋诗送之云：“珥笔西归近紫宸，太平典册不缘麟。付君此事宁论晋，载我当时旧《过秦》。门外想无千斛米，墓中知有百年人。看君两眼明如镜，休把《春秋》坐素臣。”某于仁宗朝曾进论二十五首，皆论往古得失。贾谊，汉文帝时人，追论秦之过失，作《过秦论》，《史记》载之。某妄以贾谊自比，意欲李清臣于国史中载所进论。

章传作诗见寄，某次韵云：“并生天地宇，同阅古今宙。视下则有高，无前孰为后？达人千钧弩，一弛难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系犹跳骤。欲将驹过隙，坐待石穿溜。君看汉唐主，宫殿悲麦秀。而况彼区区，何异一醉富。爰居非所养，俯仰眩金奏。髑髅有余乐，不博南面后。嗟我昔少年，守道贫非疚，自从出求仕，役物恐见囿。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仄闻长者言：悻直非养寿，唾面慎勿拭，出胯当俛就，居然成懒废，敢复齿豪右。子如照海珠，网目疏见漏。宏才乏近用，巧舞困短袖。坐令倾国容，临老见邂逅。吾衰信久矣，书绝十年旧，门前可罗雀，感子烦屡扣。愿言歌《缁衣》，子粲予还授。”此诗云：“马融既依梁，班固亦事窦，（“事”原作“是

”，今据宋本、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效颦岂不欲，顽质谢镌镂。”所引梁冀、窦宪，并后汉时人，因时君不明，骄暴窃威福用事，马融、班固皆儒者，并依托之。此诗诋毁当时执政大臣，引梁冀、窦宪骄暴窃威福用事，以比执政大臣，言我不能效马融、班固依托此人也。

赴杭州通判，弟辙送至颍州，作初别诗云：“征帆挂西风，别泪滴清颍，留连知无益，惜此须臾景。我生三度别，此别尤酸冷。念子似先君，木讷刚且静；寡词真吉人，介石乃机警。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嗟我久病狂，意行无坎井。有如醉且坠，幸未伤辄醒。从今得闲暇，默坐消日永。作诗解子忧，持用日三省。”此诗云：“至今天下士，去莫如子猛。”为弟辙曾差在制置三司条例司充检详文字，争议新法，不合而罢。既美弟辙去之果决，则意亦是讥新法不便也。某初到杭州，寄子由诗云：“眼看时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迟钝终须投劾去，使君何日换聋丞。”此诗云：“眼看时事力难任”，时事，谓新法青苗助役等事也。言己才力不能胜任，意亦是讥新法事烦难了办也。

游径山留题诗云：“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涂勒破千里足，金鞭玉镫相回旋。人言山住水亦住，下有万古蛟龙渊。道人天眼识王气，结茅宴坐荒山巅，精诚贯山石为裂，天女下试颜如莲，寒窗暖足来朴握，夜钵咒水降蜿蜒。雪眉老人朝扣门，愿为弟子长参禅。尔来废兴三百载，奔走吴会输金钱。飞楼涌殿压山破，朝钟暮鼓惊龙眠。晴空偶见浮海蜃，落日下数投村鸢。有生共处覆载内，扰扰膏火同烹煎。近来愈觉世议隘，每到宽处差安便。嗟余老矣百事废，却寻旧学心茫然。问龙乞水归洗眼，欲看细字销残年。”龙井水洗病眼有效。此诗云：“近来愈觉世议隘”，以讥近日进用之人，多是刻薄，议论偏隘，不容人过失，故见山中宽闲之处为乐也。

八月十五日观潮，作诗云：“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时新有旨禁弄潮，故云“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忘生不自怜”，盖言弄潮之人，为贪官中利物，致其间有溺死者，故朝旨禁断；某为主上好兴水利，因作此诗，言“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意言东海若知此意，当令斥卤地尽变桑田；此事之必不可成者，以讥兴水利之难成也。

黄庭坚寄书并古风诗与某，其书云：“伏惟阁下：学问文章，度越前辈，大雅岂弟博约，后来立朝，以直言见排，补郡辄上课最，可谓声实相中，内外称职。”其古风诗云：“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桃李终不言，朝露借恩光。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岁月坐成晚，烟雨青已黄。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终然不可口，掷弃官道傍。但使本根在



，弃捐果何伤。”又云：“长松出涧壑，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丝，下有千岁苓。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医和不并世，深根且固蒂。人言可医国，何用太早计。小大才则殊，气味固相似。”某答书云：“观其文以求其为人，必轻外物而自重者，今之君子，莫能用也。”今之君子，谓近日朝廷进用之人，意言黄庭坚轻外物而自重，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不能援引庭坚而用之也。及依韵和答古风诗云：“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俛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载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此诗云：“佳谷卧风雨，稂莠登我场。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以讥世之小人轻君子，如稂莠之夺佳谷也。又云：“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俛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载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意言君子小人进退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比黄庭坚于蟠桃，进用必迟，自比苦李，以无用自全。又取《诗》云：“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又云：“空山学仙子，妄意笙箫声。千金得奇药，开视皆豨苓。不知市人中，自有安期生。君今已度世，坐阅霜中蒂。摩挲古铜人，岁月不可计。阆风安在哉？要君相指似。”此诗即无讥讽。

刘攽通判泰州，作诗送之云：“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读书不用多，作诗不须工，海边无事日日醉，梦魂不到蓬莱宫。秋风昨夜入庭树，莼丝未老君先去；君先去，几时回，刘郎应白发，桃花开不开。”此诗云：“君不见阮嗣宗，臧否不挂口。莫夸舌在牙齿牢，是中惟可饮醇酒。”言当学阮籍口不臧否人物，惟可饮酒，勿谈时事，意以讥新法不便，不容人直言也。熙宁四年赴杭州通判，到扬州，有刘攽、孙洙、刘摯，皆在本州，偶然相聚数日，别后作诗三首，各用逐人字为韵，内寄刘攽诗云：“去年送刘郎，醉语已惊众；如今各漂泊，笔砚谁能弄。我命不在天，羿彀未必中。作诗聊遣意，老大慵讥讽。夫子少年时，雄辨轻子贡，尔来再伤弓，戢翼念前痛。广陵三日饮，相对恍如梦，况逢贤主人，白酒拨春瓮。竹西已挥手，湾口犹屡送。羨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此诗云：“羨子去安闲，吾邦正喧哄。”言杭州监司所聚，是时初行新法，青苗助役事多，故云“吾邦正喧哄”，以讥新法事多不便也。熙宁九年，刘攽寄秦字韵诗与某，寻和云：“白发相望两故人，眼看时事几番新。曲无和者应思郢，论少卑之且借秦。岁恶诗人无好语，夜长鳏守向谁亲？少思多睡无如我，鼻息如雷撼四邻。”此诗云“眼看时事几番新”，以讥近日更立新法事多也。刘攽闻人唱某小词，作



诗相戏，某和云：“十载漂然未可欺，那堪重作看花诗。门前恶语谁传出？醉后狂歌自不知。刺舌君今犹未戒，炙眉我亦更何词。相从痛饮无余事，正是春容最好时。”此诗引贺拔碁以锥刺其子舌，戒以言语事，以戏放，又不合引王舒狂言为王敦炙其眉事以自比，以讥时人不能容狂直之言也。

#### 卷第四十四

#### 卷第四十四

#### 东坡七

任杭州通判日，转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岸利害，因与知湖州孙觉相见，作诗与孙觉云：“嗟余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某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言时事是非，意言时事多不便，不得说也。又云：“天目山前绿浸裾，碧澜堂下看衔舡。作堤捍水非吾事，闲送苕溪入太湖。”某为先曾言水利不便，却被转运司差相度堤岸。又云“作堤捍水非吾事”，意言本非兴水利之人，以讥讽水利之不便也。

钱藻知婺州，临行，馆阁同舍旧例饯送，席上众人先索钱藻相别诗，欲各分韵作送行诗。钱藻作五言绝句一首，分得英字韵，作古诗送之，云：“老手便剧郡，高怀厌承明。聊纾东阳绶，一濯沧浪缨。东阳佳山水，未到意已清。过家父老喜，出郭壶浆迎。子行得所愿，怆恨居者情。吾君方急贤，日旰坐迓英。黄金招乐毅，白璧赐虞卿。子不少自贬，高义空峥嵘。古称为郡乐，渐恐烦敲楞。临分敢不尽，醉语醒还惊。”此诗言朝廷方急才，多士并进，子独远出为郡，不少自勉，强求进，但守高义，意讥时人之急进也。又言青苗助役既行，百姓输纳不前，则为郡者不免用鞭棰催督，醉中道此，醒后却惊恐得罪，以讥新法不便也。

张方平陈乞得南京留台，有诗送之，云：“我公古仙伯，超然羨门姿，偶怀济物志，遂为世所縻。黄龙游帝郊，箫韶凤来仪，终然反冥极，岂复安笼池。出入四十年，忧患未尝辞，一言有归意，阖府谏莫移。吾君信英睿，搜士及茅茨，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归来扫一室，虚白以自怡，游于物之初，世俗安得知。我亦世味薄，因循鬓生丝，出处良细事，从公当有时。”此诗云：“无人长者侧，何以安子思。”意以子思比方平之贤，言朝廷当坚留本人要任，不可令闲也。元丰元年，王巩来徐州，方平令王巩将书一封诗一卷，封题曰《乐全堂杂咏》，开看，是方平旧诗一卷，某作诗题卷末云：“人物一衰谢，微言难重寻。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荒林蝮蜚乱，废沼蛙蚓淫。遂欲掩两耳，临文但噫瘖。萧然王郎子，来自缙山阴”，注云：“其婿王巩携来。”又云：“云见浮丘伯

，吹箫明月岑，遗声落淮泗，蛟鼉为悲吟。愿公正王度，《祈招》继愔愔。

”此诗云：“人物一衰谢，微言难重寻。殷勤永嘉末，复闻正始音。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晋元帝时，卫玠初过江左，王导见之，云：“昔王辅嗣吐金声于中朝，今此子复玉振于江左，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某意言晋元帝之时，人物衰谢，不意复见卫玠之清谈风流，亦如今时人物衰谢，不意复见方平之文章才气，以讥今时风俗浮薄，人物衰谢也。意以卫玠比方平，故云：“清谈未足多，感时意殊深。”言我非独多卫玠之清谈，但感时之人物衰谢，微言难继，此意殊深远也。又云：“少年有奇志，欲和南风琴，荒林蝮蜚乱，废沼蛙蝥淫，遂欲掩两耳，临文但噫瘖。”意言少年本有志，欲和天子熏风之诗，因见学者皆空言无实，或杂引佛老异端之书，文字杂乱，故以荒林废沼，比朝廷新法，屡有变改，事多荒废，致风俗虚浮，学者诞妄，如蝮蜚蛙蝥之纷乱，故遂掩耳不复论也。又云：“萧然王郎子，来自缙山阴，云见浮丘伯，吹箫明月岑，遗声落淮泗，蛟鼉为悲吟。”意以王子晋比王巩，浮丘伯比方平也。又云：“愿公正王度，《祈招》继愔愔。”据《左传》，楚灵王欲求九鼎于周，求地于诸侯，其臣右尹子革谏王，言昔周穆王欲巡行天下，皆将有车辙马迹，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谏王，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楚灵王不能用，以及于难。意欲方平勿为虚言之诗，当作诗讽谏朝政阙失，如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也。

李常寄来字韵诗，某依韵和云：“何人劝我此间来，弦管生衣甑有埃，绿蚁濡唇无百斛，蝗虫扑面已三回。磨刀入谷追穷寇，洒涕循城拾弃孩。为郡鲜欢君莫叹，犹胜尘土走章台。”此诗讥新法减刻，公使钱太甚，及造酒不得过百石，致弦管生衣，釜甑有尘，及言蝗虫盗贼灾伤饥馑之甚，以讥朝廷政事阙失，及新法不便之所致也。

赴杭州通判，到扬州，有刘摯为作台官言事，责降湖南。孙洙、刘攽皆在扬州，偶然相聚数日，别后作诗三首，各用逐人字为韵，其作刘摯诗云：“江陵昔相遇，幕府称上宾；再见明光宫，峨冠揖搢绅；而今三见子，坎轲为逐臣。朝游云霄间，欲分丞相茵，莫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了不见喜愠，子岂真可人。邂逅成一欢，醉语出天真。土方在田里，自比涓与莘。出试乃大谬，刍狗难重陈。岁晚多霜露，归耕当及辰。”此诗云：“暮落江湖上，遂与屈子邻。”意取屈原放逐湘潭之间，而非其罪，今刘摯亦谪官湖南，故言与屈子相邻近也。缘是时闻说刘摯为言新法不便责降，既以屈原非罪比摯，即是谓摯所言为当，意以讥新法不便也。又云：“土方在田里，自比涓与莘，出试乃大谬，刍狗难重陈。”庄子诋毁孔子，言孔子所陈先王之陈迹，譬如已陈之刍狗难

再陈也。意亦以讥当时执政大臣，在田里之时，自比太公、伊尹，出而试用，乃人谬戾，当便罢退，不可再施用也。

知徐州日，僧道潜来相看，同在河亭上坐，见人打鱼，其僧买鱼放生，作诗。某依韵和云：“法师说法临泗水，无数天花堕麈尾。（“堕”原作“随”，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劝将净业种西方，莫待梦中呼起起。哀哉若鱼竞坐口，远愧知几穆生醴。（“生”原作“王”，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疲民尚作鱼尾赤，数罟未除吾颡泚。法师自有衣中珠，不用辛苦沙泥底。”《左传》云：“如鱼颡尾，横流而方扬裔。”注云：“鱼劳则尾赤。”是时，徐州大水之后，夫役数起，言民之疲病，如鱼劳而尾赤也；数罟谓鱼网之细密者，又言民既疲病，朝廷又行青苗助役法，不为除放，如密网之取鱼也；皆以讥讽朝政阙失，及青苗助役新法不便，致大水为灾也。

杭州一僧寺内，秋日开牡丹花数朵，陈襄作绝句，某和云：“一朵妖红翠欲流，春光回照雪霜羞，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此诗讥当时执政，以化工比执政，以闲花比小民，言执政但欲出新意擘画，令小民不得翫闲也。

司马君实在西京，葺一园，名独乐园，作诗寄之，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屨，竹色侵盥盥，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声名逐吾辈，此病天所赭。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哑。”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缘光曾言新法不便，某亦曾言新法不便，既言终当进用光，意亦是讥朝廷新法不便，终用光改变此法也。又言光却瘖默不言，意望光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

曾巩通判越州，临行，馆阁同舍旧例饯送，众人分韵，探得燕字韵，作诗送之，云：“醉翁门下士，杂沓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昔从南方来，与翁两联翩，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贾谊穷适楚，乐生老思燕，那因江脍美，遽厌天庖膾，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蝮蝉。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鱣。”此诗云：“但苦世论隘，聒耳如蝮蝉。”以讥近日朝廷进用多刻薄之人，议论褊隘，喧乱如蝉。又云“安得万顷池，养此横海鱣”者，以比曾巩贤才也。后汉黄宪汪汪如万顷陂，言安得有度量如黄宪者，以容养此宏才也。熙宁五年，某写书简寄曾巩，言赋役毛起，盐法峻急，民不堪命，以讥新法青苗助役，繁碎如毛，及盐法峻急不堪也。



游杭州风水洞，节推李佖知轼到来，在彼等待，轼到彼，于壁上留题诗云：“春山磔磔鸣春禽，此间不可无我吟。路长漫漫傍江浦，此间不可无君语。金鲫池边不见君，追君直过定山村。路人皆言君未远，骑马少年清且婉。风岩水穴旧闻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桥晓溜浮梅萼，知君系马岩花落。出城三日尚逶迤，妻孥怪骂归何时。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此诗云“世上小儿夸疾走”，意以讥讽世之小人多务急进也。当年再游风水洞，又留题诗云：“山前乳水隔尘凡，山上仙风舞桧杉。细细龙鳞生乱石，团团羊角转空岩。冯夷窟宅非梁栋，御寇车舆谢辔衔。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此诗云：“世事渐艰吾欲去，永随二子脱讥谗。”意谓朝廷行新法，后来世事渐以艰难，小人多务谗谤，故欲去官隐居也。

《和刘道原寄张师民诗》云：“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腐鼠何劳吓，高鸿本自冥，颠狂不用唤，酒尽渐须醒。”此诗讥近日朝廷进用之人，以仁义为捷径，诗书为逆旅，但为印绶爵禄所诱，则假捷径以进，如《庄子》所谓“儒以诗礼发冢”，故云麦青青。又言小人之顾禄位，如鸱鸢以腐鼠吓鸿鹄，其溺于利，如人之醉于酒，酒尽则自醒也。又《和刘道原见寄诗》云：“敢向清时怨不容，真嗟吾道与君东。坐谈足使淮南惧，归去方知冀北空。独鹤不须惊夜旦，群鸟未可辨雌雄。庐山自古不到处，得与幽人子细穷。”意谓刘恕有学问，性正直，故作此诗美之，因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也。“敢向清时怨不容”，是时恕自馆中出监税，言非敢怨时之不容子也。马融谓郑康成：“吾道东矣。”故以比之。汲黯在朝，淮南寝谋，又以比恕之直也。又使韩愈云：“冀北马群遂空。”言馆中无人也。嵇绍昂昂如独鹤在鸡群。又《淮南子》：“鸡知将旦，鹤知夜半。”又以刘恕比鹤，谓众人为鸡也。《诗》云：“具曰余圣，谁知乌之雌雄。”意言当今朝廷进用之人，君子小人杂处，如乌不可辨雌雄也。

蔡冠卿知饶州，作诗送之，云：“吾观蔡子与人游，掀髯笑语无不可。平生傥荡不惊俗，临事迂阔乃过我。横前坑阱众所畏，布路金珠谁不裹。尔来变化惊何速，昔号刚强今亦颇。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舵。莫嗟天骥逐羸牛，欲试良玉须猛火。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轆轳。知君决狱有阴功，他日老人酬魏颗。”此诗云“横前坑阱众所畏”，以讥当时用事之人，有逆其意者，则设坑阱以陷之也。又云“布路金珠谁不裹”，以讥当时用事之人，有顺其意者，则以利诱之，如金珠布道路也。又云“尔来变化惊何速，昔号刚强今亦颇”，以讥士大夫为利害所诱胁，变化以从之，虽旧号刚强者，今亦然也。又云“怜君独守廷尉法，晚岁却理鄱阳舵”，言冠卿独能守旧法，屡与朝议争议刑名，以致不进用，却出守小郡也。又云“莫嗟天骥逐羸牛”，轼以



冠卿比天骥，以进用而不才者比羸牛，意以讥讽朝廷进退人不当也。又云“欲试良玉须猛火”，良玉经火不变，然后为良，言冠卿经历艰难，险阻折挫，节操不改，如良玉也。又云“世事徐观真梦寐，人生不信长轘轲”，为冠卿屡与朝廷争议刑名，致不进用，言人事得丧去来，譬如梦幻，当时执政必不常进，冠卿亦不常退，故云“人生不信长轘轲”。

#### 卷第四十五

#### 卷第四十五

#### 东坡八

杭州知录杜子方、司户陈珪、司理戚秉道，各为曾承勘本州姓裴人家女使夏沉香投井，及姓裴人家小女孩在井内身死不明事，当时夏沉香只决脊杖放；后来本路提刑陈睦举驳上件公案，差秀州通判张若济重勘，决杀夏沉香，上件三员官，因此冲替。轼意谓提刑陈睦及勘官张若济驳勘不当，致此三人非罪失官，轼作诗送之，云：“秋风槭槭鸣枯蓼，船阁荒村夜悄悄，正当逐客断肠时，君独歌呼醉连晓。老夫平生齐得丧，尚恋微官失轻矫，君今憔悴归无食，五斗未可秋毫小。君言失意能几时，月啖虾蟆行复皎。杀人无验中不快，此恨终身恐难了。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已遭忧患绕，期君正似种宿麦，忍饥待食明年麩。”此诗云：“君言失意能几时，月啖虾蟆行复皎。”意取卢仝《月食诗》云：“传闻古老说，月食虾蟆精。”卢仝意以比朝廷为小人所蒙蔽也。某亦言杜子方等本无罪，为陈睦、张若济蒙蔽朝廷，冲替逐去，后当感悟牵复。又云：“徇时所得无几何，随手已遭忧患绕。”意谓张若济不久自为公事故也。

钱顛在秀州监税，旧曾作台官，始于秀州与之相见。后钱顛作诗送茶来，某作诗谢之，云：“我官于南今几时，尝尽溪茶与山茗。胸中似记故人面，口不能言心自省。为君细说我未暇，试评其略差可听。建溪所产虽不同，一天与君子性。森然可爱不可慢，骨清肉腻和且正。雪花雨脚何足道，啜过始知真味永。纵复苦硬终可录，汲黯少戆宽饶猛。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体轻虽复强浮泛，性滞偏工呕酸冷。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葵花玉铤不易致，道路幽险隔云岭。谁知使者来自西，开缄磊落收百饼。嗅香嚼味本非别，透纸自觉光炯炯。粃糠团凤友小龙，奴隶日注臣双井。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时人怒生瘿。”此诗云：“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犷。”以讥世之小人，若不谄媚妖邪，须顽犷狼劣也。又云：“体轻虽复强浮泛，性滞偏工呕酸冷。”亦以讥世之小人，体轻浮而性滞泥也。又云：“其间绝品岂不佳，张禹纵贤非骨鲠。”亦以讥世之小人，如张禹虽有学问，细行谨饬，终非骨鲠之人也。又云：“收藏爱惜

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此诗有味君勿传，空使路人怒生瘿。”以讥世之小人，有以好茶钻求富贵权要者，见此诗当大怒也。

范镇往西京游山，作诗送之，云：“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道大吾何病，言深听者寒。忧时虽早白，住世有还丹。得酒相逢乐，无心所遇安。去年行万里，蜀路走千盘。投老身弥健，登山意未阑。西游为樱笋，东道尽鹇鸾。杖屨携儿去，园亭借客看。折花修竹寺，弄水石楼滩。鬻马衰怜白，惊雷怯笑韩。苏书标洞府，松盖偃天坛。试与刘夫子，重寻靖长官。”此诗云：“小人真暗事，闲退岂公难。”意以讥今时之小人，暗于事理，以进为荣，以退为辱，范镇贤者难进而易退，小人不知也。又云：“言深听者寒。”谓范镇旧日多论时事，其言深切，听者为恐，意言范镇所言为当时事多不便也。

知密州日，因祭常山回，与同官习射放鹰，作诗云：“青盖前头点皂旗，黄茅冈下出长围。弄风骄马跑空立，趁兔苍鹰掠地飞。回望白云生翠巘，归来红叶满征衣。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意取西凉州主簿谢艾本是书生，却善用兵，意以自比，言圣朝若用轼为将，不减谢艾也。

知徐州日，作《观百步洪诗》云：“平明坐衙不暖席，归来闭阁闲终日。卧闻客至倒屣迎，两眼蒙笼余睡色。城东泗水步可到，路转河洪翻雪白。安得青丝络骏马，蹙踏飞波柳阴下，奋身三丈两蹄间，振鬣长鸣身自干。少年狂兴久已谢，但忆嘉陵绕剑关；剑关大道车方轨，君自不去归何难。山中故人应大笑，筑室种柳何时还？”教授舒焕和云：“先生何人堪并席，李郭相逢上舟日。残霞明灭日脚沈，水面浮空天一色。磷磷石若铁林兵，翻激奔冲精甲白。岸头旌旗簇五马，一槽飞艎信东下。入夜寒生波浪间，汗衣如逐秋风干。相忘河鱼互出没，得性沙鸟鸣关关。委蛇二龙乃神物，游乐诸溪诚为难。筑亭种柳恐不暇，天下龙雨须公还。”此诗意并无讥讽。

寄刘述诗云：“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鼉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平生学问止流俗，众里笙竽谁比数，忽令独奏《凤将雏》，仓卒欲吹那得谱。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注云：“近日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吴兴丈人真得道，平日立朝非小补，自从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去年相从殊未足，问道已许谈其粗，逝将弃官往卒业，俗缘未尽那得睹。公家只在雪溪上，上有白云如白羽，应怜进退苦

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此诗云：“君王有意诛骄虏，椎破铜山铸铜虎，联翩三十七将军，走马西来各开府。”某为是时朝廷遣使诸路点检军器，及置三十七将官，谓今上有意征讨胡虏，以讥朝廷遣使，及置将官张皇不便也。又云：“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鼉漫战鼓，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保甲连村团未遍，方田讼牒纷如雨，尔来手实降新书，抉剔根株穷脉缕，诏书恻怛信深厚，吏能浅薄空劳苦。”以讥讽朝廷法令屡变，事目烦多，吏不能办也。又云：“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甌，公厨十日不生烟，更望红裙踏筵舞。”注云：“近日斋厨索然，可笑可笑。”又云：“近来屡得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犹将雀鼠偷太仓，未肯衣冠挂神武。”意言近日饥馑蝗虫之甚，以讥讽朝廷政事阙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又言酒食无备，斋厨索然，以讥讽朝廷新法，减削公使太甚也。公事既多，旱蝗又甚，公使窘迫，所以言山中故人，寄语令归，某贪禄未能便挂衣冠而去也。又云：“自从四方冠盖闹，（“四”原作“西”，今据宋本、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归作二浙湖山主。”以讥讽近日提举官所至，苛碎生事，故刘述乞宫观归湖州也。

在杭州日，因往诸县季点，至临安县，有知县大理寺丞苏舜举来相接，某与本人同年，自来相识，本人相见，便言我数日前入州，却被训狐押出我来。某问其故。舜举言我擘画人户供通家业役钱规例一本，甚简便，前日将去呈本州诸官，皆不以为然，呈转运使王廷老等，不喜，差急脚子押出城来。轼取其规例看详，委是简便，因问训狐事。舜举言自来闻人说一小话云：燕以日出为旦，日入为夕，蝙蝠以日入为旦，日出为夕，争之不决，诉于凤凰。凤凰是百鸟之主。至路次，相逢一禽鸟，谓燕云：“不须往诉，凤凰在假，或凤凰渴睡。”今不记其详，却是训狐权摄，舜举意以此话戏诮王廷老等不分明别是非。隔得一日，有周邠、李行中二人亦来，与同游径山。苏舜举亦来山中相见。周邠作诗，某次韵和答，兼赠苏舜举云：“年来战纷华，渐觉夫子胜。欲求五亩宅，洒扫乐清静。学道恨日浅，问禅惭听莹。聊为山水行，遂此麋鹿性。独游吾未果，觅伴谁复听。吾宗古遗直，穷达付前定。舖糟醉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不如从我游，高论发犀柄。溪南渡横木，山寺称小径。幽寻自兹始，归路微月映。南望功臣山，云外盘飞磴。二更渡锦水，再宿留石镜。缅怀周与李，能作洛生咏。明朝三子至，诗律严号令。篮舆置纸笔，得句轻千乘。玲珑苦奇秀，名实巧相称。九仙更幽绝，笑语千山应。空岩侧破瓮，飞溜洒浮磬。山前见虚迹，候吏饶鼓竞。我生本艰奇，尘土满釜甑。山禽与野兽，知我久蹭蹬，笑谓候吏还，御虎吾有命。径山虽云远，行李稍可并。颇讶王子猷，忽起山阴兴。但报菊花开，吾尝理归榜。”此诗云：“舖糟醉



方熟，洒面呼不醒，奈何效燕蝠，屡欲争晨暝。”轼意以讥讽王廷老等昏暗如醉，不从苏舜举擘画简便规例，如训狐不分明别是非也。

知湖州日，周邠作长韵律诗见寄，依韵和答云：“俯仰东西阅数州，老于歧路岂伶优，初闻父老推谢令，已见儿童迎细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讴。河吞巨野那容塞，盗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求由。渐谋田舍犹怀禄，未脱风涛且傍洲。罔罔可怜真丧狗，时时相触是虚舟。竭来震泽都如梦，只有苕溪可倚楼。斋酿酸甜如蜜水，乐工零落似风瓠。远思颜柳并诸谢，近忆张陈与老刘。风定轩窗飞豹脚，雨余栏槛上蜗牛。旧游到处皆苍藓，同甲惟君尚黑头。忆昔湖山共寻胜，相逢杯酒两忘忧。醉看梅雪清香过，夜掉风船骇汗流。百首共成山上集，三人俱作月中游。海南未起垂天翼，涧底仍依径寸麻。已许秋风归过我，预忧诗笔老难酬。此生岁月行飘忽，晚节功名亦缪悠。犀首正缘无事饮，冯驩应为有鱼留。从今便踏青州曲，薄酒知君笑督邮。”此诗云：“俯仰东西阅数州，老来歧路岂伶优。初闻父老推谢令，已见儿童迎细侯。政拙年年祈水旱，民劳处处避嘲讴。河吞巨野那容塞，盗入蒙山不易搜。仕道固应惭孔孟，扶颠未可责求由。”意自言迁徙数州，未蒙朝廷擢用，老于道路，并所至遇水旱，盗贼夫役，数起民劳，以讥朝廷政事阙失，并新法不便之所致也。言已仕而道不行，则非仕道也，故有惭于孔孟。孔子责仲由、冉求云：“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颠谓倾仆也，意以讥当今朝政阙失，而执政大臣不能扶正倾仆也。

《后杞菊赋》云：“天随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叶老硬，气味苦涩，犹食不已，因作赋以自广。始余尝疑之。（“尝”原作“常”，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以为士不遇，穷约可也，至于饥饿嚼啮草木则过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时。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扞腹而笑，然后知天随之言可信不缪，作《后杞菊赋》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太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掾属之趋走，朝衙达午，夕坐过酉，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颡蹙，与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先生忻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或糠核而瓠肥，或梁肉而黑瘦。何侯方丈，庾郎三九，较丰约于梦寐，卒同归于一朽；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实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此赋云：“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始至之日，斋厨索然，不堪其忧。”以讥新法减刻公使钱大甚，斋馔厨膳，皆索然无备也。

卷第四十六



## 卷第四十六

### 东坡九

王定国《闻见近录》云：“王和父尝言，苏子瞻在黄州，上数欲用之，王禹玉辄曰：‘轼尝有此心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而不敬，乃反求知蛰龙乎？’章子厚曰：‘龙者非独人君，人臣皆可以言龙也。’上曰：‘自古称龙者多矣，如荀氏八龙，孔明卧龙，岂人君也？’及退，子厚诘之曰：‘相公乃覆人家族邪？’禹玉曰：‘此舒亶言尔。’子厚曰：‘亶之唾，亦可食乎？’”

《石林诗话》云：“元丰间，苏子瞻系御史狱，神宗本无意深罪子瞻，时相进呈，忽言苏轼于陛下有不臣意。神宗改容曰：‘轼固有罪，然于朕不应至是，卿何以知之？’时相因举轼《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之句，‘陛下龙飞在天，轼以为不知己，而求知地下之蛰龙，非不臣而何？’神宗云：‘诗人之词，安可如此论，彼自咏桧，何预朕事。’时相语塞。子厚亦从旁解之，遂薄其罪。子厚尝以语余，且以丑言诋时相曰：‘人之害物，无所忌惮，有如是也。’”二说未知孰是。

东坡云：“余家有歙研，底有款识云：‘吴顺义元年处士汪少微铭之：松操凝烟，楮英铺雪，毫颖如飞，人间五绝。’所颂者三物耳，盖研与少微为五邪。”

苕溪渔隐曰：“东坡《凤味古研铭》云：‘帝规武夷作茶圃，山为孤凤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琼玖，玉乳金沙散虚窦，残璋断璧泽而黝，治为书研美无有，至珍惊世初莫售，黑眉黄眼争妍陋。苏子一见名凤味，坐令龙尾羞牛后。’余至富沙，按其地里，武夷在富沙之西，隶崇安县，去城二百余里，北苑在富沙之北，隶建安县，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龙焙，每岁造贡茶之处，即与武夷相去远甚，其言‘帝规武夷作茶圃’者，非也。想当时传闻不审，又以武夷山为凤凰山，故有‘山为孤凤翔且嗅’之句。其实北苑茶山，乃名凤凰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顽燥，非研材，余屡至北苑，询之土人，初未尝以此石为研，方悟东坡为人所诳耳。若剑浦黯淡有一种石，黑眉黄眼，自旧人以为研，余意凤味研必此滩之石，然亦与武夷相去远矣。又《荔枝叹》云：‘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亦误指其地，武夷未尝有茶，茶之精绝者乃在北苑，自有一溪，南流至富沙城下，方与西来武夷溪水合流，东去剑浦，固亦不可雷同言之。”

东坡云：“昨夜梦参寥师携轴诗见过，觉而记其饮茶两句云：‘寒食清明都过了，石泉槐火一时新。’梦中问：‘火固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当续成诗，以记其事。”

《三山老人语录》云：“五代时，郑遨《茶诗》云：‘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夜白和烟捣，寒炉对雪烹。罗忧碧纷散，尝见绿花生。最是堪珍重，能令睡思清。’范文正公诗云：‘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瓿中翠涛起。’茶色以白为贵，二公皆以碧绿言之，何邪？”

《学林新编》云：“茶之佳品，造在社前；其次则火前，谓寒食前也；其下则雨前，谓谷雨前也。佳品其色白，若碧绿者，乃常品也。茶之佳品，芽蘖细微，不可多得；若取数多者，皆常品也。茶之佳品，皆点啜之；其煎啜之者，皆常品也。齐己《茶诗》曰：‘甘传天下口，贵占火前名。’又曰：‘高人爱惜藏崑里，白瓿封题寄火前。’丁谓《茶诗》曰：‘开缄试新火，须汲远山泉。’凡此皆言火前，盖未知社前之品为佳也。郑谷《茶诗》曰：‘入坐半瓿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香。’郑云叟《茶诗》曰：‘罗忧碧纷散，尝见绿花生。’沈存中论茶，谓‘黄金碾畔绿尘飞，碧玉瓿中翠涛起’，宜改‘绿’为‘玉’，‘翠’为‘素’，此论可也，而举‘一夜风吹一寸长’之句，以为茶之精美，不必以雀舌鸟嘴为贵。今案茶至于一寸长，则其芽叶大矣，非佳品也，存中此论曲矣。卢仝《茶诗》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薛能《谢刘相公寄茶诗》曰：‘两串春团敌夜光，名题天柱印维扬。’茶之佳品，珍逾金玉，未易多得，而以三百片惠卢仝，以两串寄薛能者，皆下品可知也。齐己诗：‘角开香满室，炉动绿凝铛。’丁谓诗曰：‘末细烹还好，铛新味更全。’此皆煎啜之也。煎啜之者，非佳品矣。唐人于茶，虽有陆羽为之说，而持论未精。至本朝蔡君谟《茶录》既行，则持论精矣。以《茶录》而核前贤之诗，皆未知佳味者也。”

蔡宽夫《诗话》云：“唐以前茶，惟贵蜀中所产，孙楚歌云：‘茶出巴蜀。’张孟阳《登成都楼诗》云：‘芳茶冠六情，溢味播九区。’他处未见称者。唐茶品虽多，亦以蜀茶为重。然惟湖州紫笋入贡，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紫笋生顾渚，在湖、常二境之间。当采茶时，两郡守毕至，最为盛会。杜牧诗所谓：‘溪尽停蛮棹，旗张卓翠苔，柳村穿窈窕，松涧渡喧豨。’刘禹锡：‘何处人间似仙境，春山携妓采茶时。’皆以此。建茶绝亡贵者，仅得挂一名尔。至江南李氏时渐见贵，始有团圈之制，而造作之精，经丁晋公始大备。自建茶出，天下所产皆不复可数。今出处壑源、沙溪，土地相去丈尺之间，品味已不同，谓之外焙，况他处乎？则知虽草木之微，其显晦亦自有时。然唐自常袞以前，闽中有未读书者，自袞教之，而欧阳詹之徒始出，而终唐世亦不甚盛。今闽中举子常数倍天下，而朝廷将相公卿，每居十四五，人物尚尔，况草木微物也。顾渚涌金泉，每造茶时，太守先祭拜，然后水渐出，造贡茶毕，水稍减，至贡堂茶毕，（“贡堂”元本、徐钞本、明钞本作

“供堂”。)已減半，太守茶毕，遂涸。盖常时无水也。或闻今龙焙泉亦然。”茗溪渔隐曰：“北苑，官焙也，漕司岁以入贡茶为上，壑源，私焙也，土人亦入贡茶为次。二焙相去三四里间。若沙涎，外焙也，与二焙相去绝远，自隔一溪，茶为下。山谷诗云：‘莫遣沙溪来乱真。’正谓此也。官焙造茶，常在惊蛰后一二日兴工采摘，是时茶芽已皆一枪，盖闽中地暖如此。旧读欧公诗有喊山之说，亦传闻之讹耳。龙焙泉，即御泉也，水之增减亦随水旱，初无渐出遂涸之异；但泉味极甘，正宜造茶耳。”

《东斋记事》云：“蜀中数处产茶，雅州蒙顶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其地即书所谓‘蔡蒙旅平’者也。方茶之生，云雾覆其上，若有神物护持之。”

《遯斋闲览》云：“茶古不著所出，《本草》云：‘出益州。’唐以蒙山、顾渚、蕲门者为上品，尚杂以苏椒之类，故李泌诗云：‘旋沫翻成碧玉池，添苏散出琉璃眼。’遂以碧色为贵。止曰煎茶，不知点试之妙，大率皆草茶也。陆羽《茶经》，统言福、建、泉、韶等十州所出者，其味极佳而已。今建安为天下第一。”

《高斋诗话》云：“郑可简以贡茶进用，累官职至右文殿修撰福建路转运使，其侄千里于山谷间得朱草，可简令其子待问进之，因此得官。好事者作诗云：‘父贵因茶白，儿荣为草朱。’而千里以从父夺朱草以予子，讪讪不已。待问得官而归，盛集为庆，亲姻毕集，众皆赞喜可简云：‘一门侥幸。’其侄遽云：‘千里埋冤。’众皆以为的对。是时贡茶，一方骚动故也。”茗溪渔隐曰：“余观东坡《荔支叹》注云：‘大小龙茶始于丁晋公，而成于蔡君谟，欧阳永叔闻君谟进小龙团，惊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故其诗云：‘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则知始作俑者，大可罪也。”

茗溪渔隐曰：“《诗》云：‘谁谓荼苦？’《尔雅》云：‘檟，苦茶。’注：‘树似梔子。今呼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一名蔎，蜀人名之苦茶。’故东坡《乞茶栽诗》云：‘周《诗》记苦茶，茗饮出近世，初缘厌梁肉，假此雪昏滞。’盖谓是也。六一居士《尝新茶诗》云：‘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择客亦佳。’东坡守维扬，于石塔寺试茶，诗云：‘禅窗丽午景，蜀井出冰雪，坐客皆可人，鼎器手自洁。’正谓谚云‘三不点’也。”

《西清诗话》云：“叶涛诗极不工，而喜赋咏，尝有《试茶诗》云：‘碾成天上龙兼凤，煮出人间蟹与虾。’好事者戏云：‘此非试茶，乃碾玉匠人尝南食也。’”

唐子西《斗茶记》云：“唐相李卫公好饮惠山泉，置驿传送，不远数千里

。而近世欧阳少师作《龙茶录序》，称嘉祐七年，亲享明堂，致斋之夕，始以小团分赐二府，人给一饼，不敢碾试，至今藏之，时熙宁元年也。吾闻茶不问团铐，要之贵新；水不问江井，要之贵活。千里致水，真伪固不可知，就令识真，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宁元年戊申，首尾七年，更阅三朝，而赐茶犹在，此岂复有茶味哉？”茗溪渔隐曰：“壬午之春，余赴官闽中漕幕，遂得至北苑观造贡茶，其最精即水芽，细如针，用御泉水研造，社前已尝，贡余每片计工直四万钱，分试其色如乳，平生未尝曾啜此好茶，亦未尝尝茶如此之蚤也。”

茗溪渔隐曰：“鲁直诸茶词，余谓《品令》一词最佳，能道人所不能言，尤在结尾三四句，词云：‘凤舞团团饼，恨分破教孤令，金渠体净，只轮慢碾，玉尘光莹。汤响松风，早减二分酒病，味浓香永，醉乡路，成佳境。恰如灯下故人，万里归来对影，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

东坡云：“余幼时，里人程建用、杨咨、家弟子由会草舍中，大雨，联句六言，程云：‘庭松偃盖如醉。’杨云：‘夏雨凄凉似秋。’仆云：‘有客高吟拥鼻。’子由云：‘无人共吃馒头。’坐皆绝倒。今四十余年矣。”

《三山老人语录》云：“苏子由尝作《省事诗》云：‘早岁读书无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盖省事即省念入道之门也。”

《夷坚志》云：“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次年海寇黎盛犯潮州，悉毁城堞，且纵火，至吴子野近居，盛登开元寺塔见之，问左右曰：‘是非苏内翰藏图书处否？’麾兵救之，复料吴氏岁寒堂，民屋附近者赖以不焚甚众。是皆剧贼而知尊敬苏公如此，彼欲火其书者，可不愧乎！”

卷第四十七

卷第四十七

山谷上

洪驹父《诗话》云：“山谷父亚夫，诗自有句法，山谷书其《大孤山》、《宿赵屯》两诗刻石于落星寺，两诗警拔，世多见之矣。余记其《怪石》一绝句云：‘山鬼水怪着薜荔，天禄辟邪眠莓苔，钩帘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唐池馆来。’老杜祖审言，与沈、宋同时，诗极工，不在沈、宋下，故老杜诗云‘吾祖诗冠古，同年蒙主恩’是也。山谷句法高妙，盖其源流有所自云。”

《漫叟诗话》云：“山谷诗云：‘遣闷闷不离眼前，避愁愁亦知人处。’乃出庾子山《愁赋》云：‘深藏欲避愁，愁已知人处。’”

山谷云：“竹夫人乃凉寝竹器，憩臂休膝，非夫人之职，而冬夏青青，竹之所长，故为名曰青奴，尝作诗曰：‘秣李四弦风拂席，昭华三弄月侵床，我



无红袖堪娱夜，正要青奴一味凉。’秣李、昭华，贵人家二女奴也。”苕溪渔隐曰：“吕居仁《咏秋后竹夫人诗》云：‘与君宿昔尚同床，正坐西风一夜凉，便学短檠墙角弃，不如团扇篋中藏。人情易变乃如此，世事多虞只自伤，却笑班姬与陈后，一生辛苦望专房。’晁无咎诗：‘不见班姬与陈后，宁闻衰落尚专房。’居仁用此语也。”

《禁齋》云：“鲁直换字对句法，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月明’，‘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处蝇’，‘秋千门巷火新改，桑柘田园春向分’，‘忽乘舟去值花雨，寄得书来应麦秋’。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作此体，独鲁直变之。”

苕溪渔隐曰：“此体本出于老杜，如‘宠光蕙业与多碧，点注桃花舒小红’，‘一双白鱼不受钓，三寸黄柑犹自青’，‘外江三峡且相接，斗酒新诗终日疏’，‘负盐出井此溪女，打鼓发船何郡郎’，‘沙上草阁柳新暗，城边野池莲欲红’。似此体甚多，聊举此数联，非独鲁直变之也。余尝效此体作一联云：‘天连风色共高运，秋与物华俱老成。’今俗谓之拗句者是也。”

张文潜云：“以声律作诗，其末流也，而唐至今诗人谨守之。独鲁直一扫古今，出胸臆，破弃声律，作五七言，如金石未作，钟磬声和，浑然有律吕外意。近来作诗者，颇有此体，然自吾鲁直始也。”苕溪渔隐曰：“古诗不拘声律，自唐至今诗人皆然，初不待破弃声律。诗破弃声律，老杜自有此体，如《绝句漫与》、《黄河》、《江畔独步寻花》、《夔州歌》、《春水生》，皆不拘声律，浑然成章，新奇可爱，故鲁直效之作《病起荆州江亭即事》、《谒李材叟兄弟》、《谢答闻善绝句》之类是也。老杜七言如《题省中院壁》、《望岳》、《江雨有怀郑典设》、《昼梦》、《愁强戏为吴体》、《十二月一日三首》。鲁直七言如《寄上叔父夷仲》、《次韵李任道晚饮锁江亭》、《兼简履中南玉》、《廖致平送绿荔支》（“廖”原作“寥”，今据本集改。）《赠郑郊》之类是也。此聊举其二三，览者当自知之。文潜不细考老杜诗，便谓此体自吾鲁直始，非也。鲁直诗本得法于杜少陵，其用老杜此体何疑。老杜自我作古，其诗体不一，在人所喜取而用之，如东坡《在岭外游博罗香积寺》、《同正辅游白水山》、《闻正辅将至以诗迎之》，皆古诗，而终篇对属精切，语意贯穿，此亦是老杜体，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入衡州奉赠李八丈判官》、《晚登灊上堂》之类，概可见矣。”

《石林诗话》云：“蜀人石翼，黄鲁直在黔中时，游从最久。尝言见鲁直自矜诗一联云：‘人得交游是风月，天开图画即江山。’以为晚年最得意，每举以教人，而终不能成篇，盖不欲以常语杂之。然鲁直自有‘山围燕坐图画出

，水作夜窗风雨来’，余以谓气格当胜前联也。”

山谷云：“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后来学诗者，虽时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随所触体得一处，非不即似，要且不是；若开眼全体见之，合古人处，不待取证也。”又云：“诗文不可凿空强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后山诗话》云：“《乞猫诗》：‘秋来鼠辈欺猫死，窥瓮翻盘搅夜眠，闻道狸奴将数子，买鱼穿柳聘衔蝉。’虽滑稽而可喜，千岁而下，读者如新。”

《西清诗话》云：“鲁直少警悟，八岁能作诗，《送人赴举》云：‘送君归去明主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此已非髫稚语矣。”

《桐江诗话》云：“世传山谷七岁作《牧童诗》云：‘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风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最爱老舅诗中何语？’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黄流不解浣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深类工部。山谷云：‘得之矣。’肠字韵《茶诗》，山谷自和云：‘曲几团蒲听煮汤，煎成车声绕羊肠。’东坡见之云：‘黄九怎得不穷。’张文潜尝谓余曰：‘黄九似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真是奇语。’”苕溪渔隐曰：“汪彦章有‘千里江山渔笛晚，十年灯火客毡寒’之句，效山谷体也。余亦尝效此体作一联云：‘钓艇江湖千里梦，客毡风雪十年寒。’”

《吕氏童蒙训》云：“或称鲁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以为极至。鲁直自以此犹砌合，须‘石吾甚爱之，勿使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乃可言至耳。然如鲁直《百里大夫冢诗》、与《快阁诗》，已自见成就处也。”

《侯鯖录》云：“熙宁中，黄鲁直为宫教，王开府者酒余脱浅色香罗袄衣之，（“王”原作“五”，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鲁直醉中作诗曰：‘叠送香罗浅色衣，着来春气入书帷，到家慈母惊相问，为说王孙脱赠时。’”

苕溪渔隐曰：“山谷诗：‘焉知冶容子，掩袂泣前鱼。’事见《文选中山王孺子妾歌》注：‘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得十余鱼而弃之，泣下，曰：臣始得鱼甚喜，后得益多，而大欲弃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内，美人甚多，闻臣得幸，毕褰裳而趋，臣亦同所得鱼将弃矣，得无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

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谓之郑花。王荆公尝欲作诗而陋其名，予请名曰山矾，野人采郑花以染黄，不借矾而成

色，故名山矾。海岸孤绝处，补陀山译者以谓小白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观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诗曰：‘北岭山矾取次开，清风正用此时来，平生习气难料理，爱着幽香未拟回。’又咏水仙花，有‘山矾是弟梅是兄’之句。”

《高斋诗话》云：“唐人题唐昌观玉蕊花诗云：‘一树珑松玉刻成，飘廊点地色轻轻，女冠夜觅香来处，唯见阶前碎月明。’今场花即玉蕊花，王介甫以比场，谓当用此场字。盖场玉名，取其白耳。鲁直又更其名为山矾，谓可以染也，庐陵段谦叔，多闻士也，家藏异书古刻至多，有杨汝士《与白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蕊，以少故见贵耳。自来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则知场花之为玉蕊，断无疑矣。傅子容见此帖，乃作绝句云：‘比场更矾总未佳，要须博物似张华，因观异代前贤帖，知是唐昌玉蕊花。’”苕溪渔隐曰：“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屡从樵夫野叟问所谓郑花者，指其木谓余曰：‘此郑木也。’其叶如冬青，（“冬”原作“冻”，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下同。）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余，暮春开花，如冬青花，虽香而甚烈，全不旖旎。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种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与余所见全不类。今江、浙山野间别有一种，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开小白花，极香而有远韵，土人谓之白丁香花，但其叶不能染黄耳，未知孰是。”

蔡宽夫《诗话》云：“李卫公《玉蕊花诗》云：‘玉蕊天中树，金銮昔共窥。’注以为禁林有此木，吴人不识，自文饶赏玩始得名，此为润州招隐山作也。碑今裂为四段，在通判厅中，而招隐无复此花矣。询之土人，皆莫知为何物，或云即今扬州后土祠琼花，乃是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献尝以李善《文选注》质之，云：‘琼乃赤玉，与花不类也。’”

苕溪渔隐曰：“余顷岁往来湘中，屡游浯溪，徘徊磨崖碑下，读诸贤留题，惟鲁直、文潜二诗，杰句伟论，殆为绝唱，后来难复措词矣。鲁直诗云：‘春风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明皇不作包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奔窜鸟择栖。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踟蹰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后世但赏琼琚词。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文潜诗云：‘玉环妖血无人扫，渔阳马厌长安草。潼关战骨高于山，万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铁马从西来，郭公凛凛英雄才，举旗为风偃为雨，洒扫九庙无尘埃。元功高名谁与纪，风雅不继骚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师笔下蛟龙字。天遣二子



传将来，高山十丈磨苍崖。谁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见昏眸开。百年废兴增叹慨，当时数子今安在？君不见荒凉浯水弃不收，时有游人打碑卖。’”

洪驹父《诗话》云：“《记梦诗》云：‘众真绝妙拥灵君，晓然梦之非纷纭。窗中远山是眉黛，席上榴花皆舞裙。借问琵琶得闻否？灵君色庄妓摇手。两客争棋烂斧柯，一儿坏局君不呵。杏梁归燕空语多，奈此云窗雾阁何！’余尝问山谷云：‘此记一段事也。尝从一贵宗室携妓游僧寺，酒阑剧，诸妓皆散入僧房中，主人不怪也，故有晓然梦之非纷纭之句。’”

《冷斋夜话》云：“鲁直，元祐初书卧菩提寺，时新秋雨过凉甚，梦与一道士牵衣升云而去，望见云涛际天，梦中问道士：‘无舟可济，且公安之？’道士曰：‘与公游蓬莱。’即袜而履之，鲁直意不欲行，道士强邀之，俄觉天风吹鬢，毛骨为战栗，道士令但敛目，惟闻足底声如松风猎猎，忽有犬吠，开目不见道士，惟见宫殿千门万户。鲁直徐入，有两玉人导升殿，主者衣绛褶仙冠，执麈尾，仙女拥侍之。中有一女方整琵琶，鲁直爱其风韵，顾之，忘揖主者，主者色庄。故其句云：‘试问琵琶可闻否？灵君色庄妓摇手。’顷与余同宿九江舟中，亲为余言之。”二说不同，未知孰是。

《漫叟诗话》云：“山谷晚年，草字高出古人，余尝收得草书陶渊明‘结庐在人境’一篇，纸尾复作行书小字跋之，云：‘往时作草，殊不称意，人甚爱之，惟钱穆父、苏子瞻以为笔俗，予心知其然，而不能改。数年，百忧所集，不复玩思于笔墨，试以作草，乃能蝉蜕于尘埃之外，然自此人当不爱耳。’又《荣衰无定在》一篇跋云：‘陶渊明此诗，乃知阮嗣宗当敛衽，何况鲍、谢诸子邪？诗中不见斧斤，而磊落清壮，惟陶能之。’又《题大云仓达观台》一首：‘瘦藤拄到风烟上，（“拄”原作“柱”，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乞与游人眼豁开，不知眼界阔多少，白鸟飞尽青天回。’又《甲子春过扬州芍药未开》一首：‘春风十里珠帘卷，仿佛三生杜牧之，红药梢头初茧栗，扬州风物鬢成丝。’”

王直方《诗话》云：“醪醑，本酒名也，世以其开花颜色似之，故以取名，山谷所以有‘名字因壶酒，风流付枕帟’之句。又云：‘风流彻骨成春酒，梦寐宜人入枕囊。’韩持国《绝句》云：‘平生为爱此香浓，仰面尝迎落絮风，长恐春归有遗恨，典刑犹在酒杯中。’”

《冷斋夜话》云：“前辈作花诗，多用美女比其状，如曰：‘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尘俗哉！山谷作《醪醑诗》曰：‘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乃用美丈夫比之，特出类也。而吾叔渊才作《海棠诗》又不然：‘雨过温泉浴妃子，露浓汤饼试何郎。’意尤佳也。”

《吕氏童蒙训》云：“义山《雨诗》：‘槭槭度瓜园，依依傍水轩。’此



不待说雨，自然知是雨也。后来鲁直、无己诸人，多用此体，作咏物诗，不待分明说尽，只仿佛形容，便见妙处。如鲁直《酴醾》诗云：‘露湿何郎试汤饼，日烘荀令炷炉香。’”

茗溪渔隐曰：“诗人咏物形容之妙，近世为最。如梅圣俞：‘猬毛苍苍磔不死，铜盘蠹蠹钉头生，吴鸡斗败绛帻碎，海蚌扶出真珠明。’诵此，则知其咏芡也。东坡：‘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诵此，则知其咏荔支也。张文潜：‘平池碧玉秋波莹，绿云拥扇青摇柄，水宫仙女斗新妆，轻步凌波踏明镜。’诵此，则知其咏莲花也。如唐彦谦《咏牡丹诗》云：‘为云为雨徒虚语，倾国倾城不在人。’罗隐《咏牡丹诗》云：‘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也动人。’非不形容，但不能臻其妙处耳。苏、黄又有咏花诗，皆托物以寓意，此格尤新奇，前人未之有也。东坡《谢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见惠诗》云：‘凄凉吴宫阙，红粉埋故苑。至今微月夜，笙箫来绝巘。余妍入此花，千载尚清婉。’山谷《咏水仙花诗》云：‘凌波仙子生尘袜，水面盈盈步微月，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咏桃花绝句》云：‘九疑山中萼绿华，黄云承袜到羊家，真筌虫蚀诗句断，犹托余情开此花。’余尝因庭下黄白菊花相间开，遂效此格作诗咏之，曰：‘何处金钱与玉钱，化为蝴蝶夜翩翩，青丝网住芳丛上，开作秋花取意妍。’金玉钱事见《杜阳杂编》：‘唐穆宗时，禁中花开，夜有蛺蝶数万，飞集花间，宫人以罗巾扑之，无有获者，上令张网空中，得数百，迟明视之，皆库中金玉钱也。’古人有《咏玉簪花诗》云：‘燕罢瑶池阿母家，飞琼扶上紫云车，玉簪坠地无人拾，化作东南第一花。’称此格也。”

卷第四十八

卷第四十八

山谷中

《后山诗话》云：“黄词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盖韩诗有云：‘断送一生惟有酒’，‘破除万事无过酒’，才去一字，遂为切对，而语益峻。又云：‘杯行到手莫留残，不道月明人散。’谓思相离之忧，则不得不尽，而俗士改为‘留连’，遂使两句相失，正如论诗云‘一方明月可中庭’，‘可’不如‘满’也。”

王直方《诗话》云：“宗室大年名令穰，喜微行，而善画小景，山谷赠之以诗云：‘挥毫不作小池塘，芦荻江边落雁行，虽有珠帘笼翡翠，不忘烟雨罩鸳鸯。’盖有所讥也。”

《冷斋夜话》云：“秦少游《责雷州诗》曰：‘南土四时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如石，一时忘了家乡。’黄鲁直《责宜州诗》曰：‘老色日上

面，欢惊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 ‘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少游情钟，故诗酸楚，鲁直学道，故诗闲暇。至东坡则云：‘平生万事足，所欠唯一死。’英特迈往之气，可畏而仰哉。”苕溪渔隐曰：“‘老色日上面，欢惊日去心，今既不如昔，后当不如今’，乃白乐天《东城寻春诗》也。‘轻纱一幅巾，小簟六尺床，无客尽日静，有风终夜凉。’亦白乐天《竹窗诗》也。二诗既非鲁直所作，《冷斋》何为妄有‘学道闲暇’之语邪？”

苕溪渔隐曰：“荆公诗：‘只向贫家促机杼，几家能有一钩丝。’山谷诗云：‘莫作秋虫促机杼，贫家能有几钩丝。’荆公又有‘小立伫幽香’之句，山谷亦有‘小立近幽香’之句，语意全然相类，二公岂窃诗者？王直方云：‘当是暗合。’亶其然乎！”

《后山诗话》云：“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庶、谢景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婿，其于二父，犹子美之于审言也，然过于出奇，不如杜之遇物而奇也。（“如”原作“知”，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三江五湖，平漫千里，因风石而奇耳。”

《隐居诗话》云：“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吾尝作诗题其编后，略曰：‘端求古人遗，琢削手不停，方其得玃羽，往往失鹏鲸。’盖谓是也。”

苕溪渔隐曰：“吕居仁近时以诗得名，自言传衣江西，尝作《宗派图》，自豫章以降，列陈师道、潘大临、谢逸、洪刍、饶节、僧祖可、徐俯、洪朋、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錞、韩驹、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杨符、谢薖、夏槐、林敏功、潘大观、何颙、王直方、僧善权、高荷，合二十五人以为法嗣，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图序》数百言，大略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后之言诗者，皆莫能及。至韩、柳、孟郊、张籍诸人，激昂奋厉，终不能与前作者并。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而后学者同作并和，虽体制或异，要皆所传者一，予故录其名字，以遗来者。’余窃谓豫章自出机杼，别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长，若言‘抑扬反覆，尽兼众体’，则非也。元和至今，骚翁墨客，代不乏人，观其英词杰句，真能发明古人不到处，卓然成立者甚众，若言‘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间知名之士，有诗句传于世，为时所称道者，止数人而已，其余无闻焉，亦滥登其列。居仁此图之作，选择弗精，议论不公，余是以辨之。”

《吕氏童蒙训》云：“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

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是也；东坡诗有汗漫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东坡诗如‘成都画手开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皆穷极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到；然学者专力于此，则亦失古人作诗之意。”苕溪渔隐曰：“《童蒙训》乃居仁所撰，讥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无乃与《江西宗派图》所云‘抑扬反覆，尽兼众体’之语背驰乎？”

《冷斋夜话》云：“山谷南迁，与余会于长沙，留碧湘门一月，李子光以官舟借之，为憎疾者腹诽，因携十六口买小舟，余以舟迫窄为言，山谷笑曰：‘烟波万顷，水宿小舟，与大厦千楹，醉眠一榻何所异，道人缪矣。’即解纜去。闻留衡阳作诗写字，因作长短句寄之，曰：‘大厦吞风吐月，小舟坐水眠空，雾窗春晓翠如葱，睡起云涛正涌。往事回头笑处，此生弹指声中，玉笺佳句敏惊鸿，闻道衡阳价重。’时余方还江南，山谷和其词，曰：‘月仄金盆堕水，雁回醉墨书空，君诗秀绝雨园葱，想见衲衣寒拥。蚁穴梦魂人世，杨花踪迹风中，莫将社燕笑秋鸿，处处春山翠重。’”

山谷云：“诗者，人之情性也，非强谏争于廷，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坐之为也。其人忠信笃敬，抱道而居，与时乖逢，遇物悲喜，同床而不察，并世而不闻，情之所不能堪，因发于呻吟调笑之声，胸次释然，而闻者亦有所劝勉，比律吕而可歌，列干羽而可舞，是诗之美也。其发为讪谤侵陵，引颈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忿者，人皆以为诗之过，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

山谷云：“尝作得两句云：‘清鉴风流归贺八，飞扬跋扈付朱三’，未知可赠谁，遂不能成章。又尝嘲一浴浊者人云：‘浊气扑不破，清风倒射回。’东坡言无以复加。”

《类苑》云：“鲁直善用事，若正尔填塞故实，旧谓之点鬼簿，今谓之堆垛死尸，如《咏猩猩毛笔诗》云：‘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又云：‘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精妙隐密，不可加矣，当以此语反三隅也。”

《吕氏童蒙训》云：“东坡诗云：‘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此或一道也。鲁直作咏物诗，曲当其理，如《猩猩笔诗》：‘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其必此诗哉。”

苕溪渔隐曰：“《正法眼藏》云：‘石头一日问药山，曰：子近日作么生？山曰：皮肤脱落尽，惟有真实在。’鲁直《别杨明叔诗》云：‘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全用药山禅语也。”

王直方《诗话》云：“《谢王炳之惠玉版纸诗》云：‘王侯鬢若缘坡竹。’”

’此出《髯双传》，炳之大以为憾。《送零陵主簿夏君玉诗》，末云：‘因行访幽禅，头陀烟雨外。’盖君玉头甚大，故以此戏之。”

《冷斋夜话》云：“王荣老尝官于观州，罢官，渡观江，七日风作不得济。父老曰：‘公舟中必有奇异，此江神极灵，当献之得济。’荣老顾无有，止有黄麈尾，以献之，风如故；又以端石研献之，风愈作；又以宣包虎帐献之，皆不验。夜卧念曰：‘有鲁直草书扇头子题韦应物诗曰：为怜幽草涧边行，上有黄鹂绕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公取视，恍惚之势，曰：‘我犹不识，鬼宁识之乎？’持以献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如两镜对展，南风徐来，帆一饷而济。予谓观江神必元祐迁客之鬼，不然，何嗜之深耶？”

东坡云：“鲁直作《渔父词》云：‘新妇矶头眉黛愁，女儿浦口眼波秋。惊鱼错认月沉钩，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其词清新婉丽，闻其得意，自言：‘以水光山色，替却玉肌花貌，此乃真得渔父家风也。’然才出新妇矶，又入女儿浦，此渔父无乃太澜浪也。”

王直方《诗话》云：“‘读书头欲白，相对眼终青’，‘身更万事已头白，相对百年终眼青’，‘看镜白头知我老，平生青眼为君明’，‘故人相见尚青眼，新贵即今多白头’，‘江山万里将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白头逢国士，青眼酒樽开’，此坡、谷所作也，其用青眼对白头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耳。老杜亦云：‘别来头并白，相对眼终青。’”

苕溪渔隐曰：“鲁直《观伯时画马诗》云：‘仪鸾供帐饗虱行，翰林湿薪爆竹声，风帘官烛泪纵横。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遨令人瘦，贫马百敲逢一豆。眼明见此玉花骢，径思著鞭随诗翁，城西野桃寻小红。’此格，《禁脔》谓之促句换韵，其法三句一换韵，三叠而止。此格甚新，人少用之。余尝以此格为鄙句云：‘青玻璃色莹长空，烂银盘挂屋山东，晚凉徐度一襟风。天分风月相管领，对之技痒谁能忍，吟哦自恨诗才窘。扫宽露坐发兴新，浮蛆琰琰抛青春，不妨举盞成三人。’”

山谷云：“人生岁衣十匹，日饭两盂，而终岁茶然疲役，此何理邪？男女婚嫁缘，渠依堕地自有衣食分齐，（“堕”原作“随”，今据元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所谓‘诞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应冻饿沟壑者，天不能杀也。今蹙眉终日，正为百草忧春雨耳。青山白云，江湖之湛然，可复有不足之叹邪？”

卷第四十九

卷第四十九

山谷下



《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高而好耳。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学杜无成，不失为功；无韩之才与陶之妙，而学其诗，终乐天耳。”

唐子西《语录》云：“《六经》之后，便有司马迁，《三百五篇》之后，便有杜子美。《六经》不可学，亦不须学，故作文当学司马迁，作诗当学杜子美；二书亦须常读，所谓‘不可一日无此君’也。”

苕溪渔隐曰：“近时学诗者，率宗江西，然殊不知江西本亦学少陵者也。故陈无己曰：‘豫章之学博矣，而得法于少陵，故其诗近之。’今少陵之诗，后生少年不复过目，抑亦失江西之意乎？江西平日语学者为诗旨趣，亦独宗少陵一人而已。余为是说，盖欲学诗者师少陵而友江西，则两得之矣。”

吕居仁《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云：“宠谕作诗次第，此道不讲久矣，如本中何足以知之。或励精潜思，不便下笔，或遇事因感，时时举扬，工夫一也。古之作者，正如是耳。惟不可凿空强作，出于牵强，如小儿就学，俯就课程耳。《楚词》、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摹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须令有所悟入，则自然越度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间耳。如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顿悟笔法。如张者，专意此事，未尝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它人观舞剑，有何干涉。非独作文学书而然也。和章固佳，然本中犹窃以为少新意也。近世次韵之妙，无出苏、黄，虽失古人唱酬之本意，然用韵之工，使事之精，有不可及者。”《第二帖》云：“诗卷熟读，深慰寂寞。蒙问加勤，尤见乐善之切，不独为诗贺也。其间大概皆好，然以本中观之，治择工夫已胜，而波澜尚未阔，欲波澜之阔去，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摹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试取东坡黄州已后诗，如《种松》、《医眼》之类，及杜子美歌行及长韵近体诗看，便可见。若未如此，而事治择，恐易就而难远也。退之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皆宜。’如此，则知所以为文矣。曹子建《七哀诗》之类，宏大深远，非复作诗者所能及，此盖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也。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宋子京《笔记》云：“文章必自名一家，然后可以传不朽；若体规画圆，准方作矩，终为人之臣仆。古人讥屋下架屋，信然。陆机曰：‘谢朝花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韩愈曰：‘惟陈言之务去。’此乃为文之要。”苕溪渔隐曰：“学诗亦然，若循习陈言，规摹旧作，不能变化，自出新意，亦何以名

家。鲁直诗云：‘随人作计终后人。’又云：‘文章最忌随人后。’诚至论也。”

苕溪渔隐曰：“元祐文章，世称苏、黄。然二公当时争名，互相讥诮，东坡尝云：‘黄鲁直诗文，如螭蟠江珧柱，格韵高绝，盘飧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发风动气。’山谷亦云：‘盖有文章妙一世，而诗句不逮古人者。’此指东坡而言也。二公文章，自今视之，世自有公论，岂至各如前言，盖一时争名之词耳。俗人便以为诚然，遂为讥议，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邪。”

东坡云：“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不敢复论鄙事，虽若不适用，然不为无补于世。”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旧所作诗文，名以《焦尾》、《弊帚》，少游云：‘每览此编，辄怅然终日，殆忘食事，邈然有二汉之风。今交游中以文墨称者，未见其此，所谓珠玉在傍，觉我形秽也。’有学者问文潜模范，曰：‘看《退听稿》。’盖山谷在馆中时，自号所居曰退听堂。”

《后山诗话》云：“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老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韩，不由黄、韩而为老杜，则失之拙易矣。”

《吕氏童蒙训》云：“读《庄子》，令人意宽思大，敢作；读《左传》，便使人入法度，不敢容易：二书不可偏废也。近世读东坡、鲁直诗亦类此。”

《洩叟诗话》云：“‘王侯文采似于菟，洪甥人间汗血驹，相将问道城南隅，无屋止借船官居。’或云当作‘官船居’，非也。庾子山赋云：‘风吹云梦，冻合船官。’注：‘船官，官船也。’凡读人诗，不可以臆见擅改字。”

王直方《诗话》云：“蜡梅，山谷初见之，作二绝，一云：‘金蓓锁春寒，恼人香未展，虽无桃李颜，风味极不浅。’一云：‘体熏山麝脐，色染蔷薇露，披拂不满襟，时有暗香度。’缘此蜡梅盛于京师。然交游间亦有不喜之者，余尝为作解嘲云：‘纷纷红紫虽无韵，映带园林正要渠，谁遗一枝香最胜，故应有客问何如。’”苕溪渔隐曰：“东坡亦有《蜡梅诗》云：‘天工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花亦其物。’不独山谷有诗也。余尝和人咏蜡梅绝句，因纪其事云：‘新诗湔拂自苏黄，想见当年喜色香，草木无情遇真赏，岂知千载有余芳。’”

《石林诗话》云：“外祖晁君诚善诗，苏子瞻所谓‘温厚静深如其为人’者也。黄鲁直尝诵其‘小雨愔愔人不寐，卧听羸马齧残刍’，爱赏不已。他日得句云：‘马齧枯萁喧午枕，梦惊风雨浪翻江。’自以为工，以语舅氏无咎曰：‘吾诗实发于乃翁前联，余始闻舅氏言，不解风雨翻江之意，一日，憩于

逆旅，闻旁舍有澎湃鞞鞞之声，如风浪之历船者，起视之，乃马食于槽，水与草齟齬于槽间而为此声，方悟鲁直之好奇；然此亦非可以意索，殆适相遇而得之也。’”

山谷云：“贾天锡作意和香，自然有富贵气，觉诸人家和香极寒气也。天锡屡惠此香，惟要作诗，因以‘兵卫森画戟，昼寝凝清香’为韵，作十小诗赠之，犹恨诗语未工，未称此香耳。然余甚宝此香，未尝妄以与人。城西张仲谋为我作寒计，惠送骐骥院马通薪二百，因以香二十饼报之。或笑曰：‘不为公诗为地邪？’应之曰：‘诗或能为人作祟，岂若马通薪，使水雪之辰，铃下马走，皆有挟纩之温邪！学诗三十年，今乃大觉，然见事亦太晚也。’”苕溪渔隐曰：“十诗中如‘险心游万仞，躁欲生五兵’，‘隐儿香一炷，灵台湛空明’，诚佳句也。”

《漫叟诗话》云：“谚云：‘至家千里，（“至”《诗人玉屑》作“去”。）勿食萝摩枸杞。’山谷尝赋《道院枸杞诗》云：‘去家尚勿食，出家安用许。’时同赋者，服其用事精确。”

《高斋诗话》云：“山谷诗云：‘山椒欲雨好云气，湖面逆风生水纹。’汪彦章诗云：‘野田无雨出龟兆，湖水得风生谷纹。’”

山谷云：“古人有言：‘并敌一向，千里杀将。’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弃书册而游息，书味犹在胸中，久之乃见。古人用心处如此，则尽心于一两书，其余如破竹，皆迎刃而解耳。古人尝喻植杨：杨，天下易生之木也，倒植之而生，横植之而生；然一人植之，一人拔之，虽千日之功皆弃。此最善喻也。”

苕溪渔隐曰：“《食笋诗》云：‘甘菹和菌耳，辛膳脰姜芥。’菹，酢菜也，亦作菹，侧鱼切；脰音而，煮熟也。”

潘子真《诗话》云：“‘霜威能折绵’之句，予问折绵所从来，山谷曰：‘劲气方凝海，清威正折绵，庾肩吾诗也。’”

《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

王直方《诗话》云：“洪龟父常有诗云：‘琅玕严佛界，薜荔上僧垣。’山谷改云：‘琅玕鸣佛屋。’龟父前后作诗，惟有‘一朝厌蜗角，万里骑鹏背’一联，最为妙绝。山谷亦尝叹赏此句。”

《雪浪斋日记》云：“‘槐夏枣花纂纂，麦秋榘子离离，不羨十千美酒，难忘三百枯棋。’‘两部池蛙当妓，千山飞鸟催沽，引睡直须黄妳，曲肱正要青奴。’此洪驹父少作也。又诗云：‘背秋转觉山形瘦，新雨还添水面肥。’‘山形瘦’之语，古今少有道者。”

《吕氏童蒙训》云：“山谷尝谓诸洪言：‘作诗不必多，如《三百篇》足矣。某平生诗甚多，意欲止留三百篇，余者不能认得。’诸洪皆以为然。徐师川独笑曰：‘诗岂论多少，只要道尽眼前景致耳。’山谷回顾曰：‘某所说止谓诸洪作诗太多，不能精致耳。’”

卷第五十

卷第五十

秦少游

王直方《诗话》云：“少游尝以真字题‘月团新碾瀹花瓷，饮罢呼儿课《楚词》，风定小轩无落叶，青虫相对吐秋丝’一绝于邢敦夫扇上，山谷见之，乃于扇背复作小草题‘黄叶委庭观九州，小虫催女献功裘，金钱满地无人费，百斛明珠薏苡秋’一绝，皆自所作诗也。少游后见之，复云：‘逼我太甚。’”

王直方《诗话》云：“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园，题诗于壁云：‘荷气竹风宜永日，冰壶凉簟不能回，题诗未有惊人句，会唤谪仙苏二来。’少游言于东坡曰：‘以先生为苏二，大似相薄。’少游极怨山谷《和寄寂斋诗》云：‘志大略细谨。’言蔡州事少人知者，因此句使人吹毛耳。”

《高斋诗话》云：“少游在蔡州，与营妓娄婉字东玉者甚密，赠之词云‘小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东别后’者是也。又《赠陶心儿词》云：‘天外一钩横月，带三星。’谓心字也。叶致远屡对荆公称秦少游诗，公尝有别纸云：‘秦君之诗，清新婉丽，鲍、谢似之。’又云：‘公爱秦君数口之，今得其诗，手之而不释；然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吾二人嗜好异乎？’盖少游尝为道士书符咒水，故公有是语。”苕溪渔隐曰：“东坡尝有书荐少游于荆公云：‘向屡言高邮进士秦观太虚，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若此类未易一一数也。’荆公答书云：‘示及秦君诗，适叶致远一见，亦以谓清新婉丽，鲍、谢似之。公奇秦君，口之而不置，我得其诗，手之而不释。又闻秦君尝学至言妙道，无乃笑我与公嗜好异乎？’二书所云如此，《高斋》以谓叶致远屡对荆公称秦少游诗，尝有别纸，真误也。东坡谓少游通晓佛书，故荆公有‘秦君尝学至言妙道’之语，《高斋》以谓‘少游尝为道士书符咒水’，又诬也。”

《冷斋夜话》云：“少游到郴州，作长短句云：‘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东坡绝爱其尾两句，自书于扇曰：‘少游已矣，虽万人何赎。’”



《诗眼》云：“或问余，东坡有言：‘诗至于杜子美，天下之能事毕矣。’老杜之前，人固未有如老杜，后世安知无过老杜者？余曰：‘如一片花飞减却春，若咏落花，则语意皆尽，所以古人既未到，决知后人更无好语。如《画马诗》云：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则曹将军能事与造化之功，皆不可以有加矣。至其它吟咏人情，模写景物，皆如是也。老杜《谢严武诗》云：雨映行宫辱赠诗。’山谷云：‘只此雨映两字，写出一时景物，此句便雅健。’余然后晓句中当无虚字。后诵淮海小词云：‘杜鹃声里斜阳暮。’公曰：‘此词高绝。但既云斜阳，又云暮，则重出也。欲改斜阳作帘栊。’余曰：‘既言孤馆闭春寒，似无帘栊。’公曰：‘亭传虽未必有帘栊，有亦无害。’余曰：‘此词本模写牢落之状，若曰帘栊，恐损初意。’先生曰：‘极难得好字，当徐思之。’然余因此晓句法，不当重叠。”

王直方《诗话》云：“少游为黄本，钱穆父为户书，皆居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尝有诗遗穆父云：‘三年京国鬓如丝，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家贫贪粥已多时。’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冷斋夜话》云：“东坡初未识少游，少游知其将复过维扬，作坡笔语，题壁于一山寺中。东坡果不能辨，大惊。及见孙莘老，出少游诗词数十篇，读之，乃叹曰：‘向书壁者，定此郎也。’后与少游维扬饮别，作《虞美人》曰：‘波声拍枕长淮晓，隙月窥人小，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竹阴花圃曾同醉，酒未多于泪，谁敌风鉴在尘埃，酿造一场烦恼送人来。’世传此词，是贺方回所作，虽山谷亦云：‘大观中于金陵见其亲笔，醉墨超放，气压王子敬，盖东坡词也。’”

王直方《诗话》云：“少游尝因晚出右掖门，有诗云：‘金爵觚棱转夕辉，飘飘宫叶堕秋衣，出门尘涨如黄雾，姑觉身从天上归。’识者以为少游作一黄本校勘，而炫耀如此，必不远到。”

《冷斋夜话》云：“少游在黄州，饮于海桥，桥南北多海棠，有老书生家于海棠丛间，少游醉宿于此，明日题其柱云：‘唤起一声人悄，龕暖梦寒窗晓。瘴雨过，海棠晴，春色又添多少！社瓮酿成微笑，牛破瘦瓢共舀。觉健倒，急投床，醉乡广大人间小。’东坡爱其句，恨不得其腔，当有知者。”

《桐江诗话》云：“少游汝南作教官日，郡将向宗回团练，有登城诗，少游次韵两篇，云：‘泯泯汝水抱城根，野色偷春入烧痕。千点湘妃枝上泪，一声杜宇水边魂。遥怜鸿隙陂穿路，尚想元和贼负恩。粉堞朱垣都过了，恍如陶侃梦天门。’‘庖烟起处认孤村，天色清寒不见痕。车辘湖边梅溅泪，壶公祠畔月销魂。封疆尽是春秋国，庙食多怀将相恩。试问李斯长叹后，谁牵黄犬出东门？’又尝于程文通会间，赋牵牛花诗云：‘银汉初移漏欲残，步虚人倚玉

栏干，仙衣染得天边碧，乞与人间向晓看。’又一岁，太守王左丞二月十一日生日，（“守”原作“呼”，今据徐钞本校改。）程文通诸人前期袖寿诗草谒少游，问曰：‘左丞生日，必有佳作。’少游以诗草示之，乃压小青字韵俱尽，（徐钞本、明钞本无“小”字及“俱尽”二字。）首云：‘元气钟英伟，东皇赋炳灵，莫敷十一莢，椿茂八千龄，汗血来西极，抟风出北溟。’诸人愕然相视，读毕，俱不敢出袖中之草，唯唯而退。”（徐钞本、明钞本有注云：“尧时有草生于阶，每月朔生于筴，月平则生十五筴，自十六日一筴落，至三十落尽，月小则一叶仄而不落；尧视此以为历。”）

王直方《诗话》云：“参寥言旧有一诗寄少游，少游和云：‘楼阙过朝雨，参差动霁光。衣冠分禁路，云气绕宫墙。乱絮迷春阔，（“迷”原作“述”，元本、徐钞本、明钞本俱作“迷”，今据改。）嫣花困日长。平康在何处？十里带垂杨。’莘老尝读此诗，至末句云：‘这小子又贱发也。’少游后编《淮海集》，遂改云：‘经旬牵酒伴，犹未献《长杨》。’”

《石林诗话》云：“元祐初，驾幸太学，吕丞相微仲有诗，中间押行字韵，馆阁诸人皆和，秦学士观一联云：‘法天璧水遥迎仗，映月深衣不乱行。’诸生闻之亦哄然。观为人喜傲谑，然此句实于趁韵，未必有意也。”

《桐江诗话》云：“畅姓惟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为黄冠者十之八九。时有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作诗云：‘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尘俗。雾阁云窗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礼罢晓坛春日静，落红满地乳鸦啼。’”

《吕氏童蒙训》云：“‘雨砌堕危芳，风轩纳飞絮’之类，李公择以为谢家兄弟得意不能过也。少游过岭后，诗严重高古，自成一家，与旧作不同。”

《冷斋夜话》云：“少游南迁，宿共卅亭湖庙下，登舟纵望，久之，归卧。舟中闻风声，侧枕视微波，月影纵横，追忆昔尝宿乘云老借竹轩，见西湖月色如此。俄梦美人以维摩像来求赞，少游极爱其画，念曰：‘非道子不能也。’此美人以诗戏少游曰：‘不知水宿分风浦，何似秋眠借竹轩。闻道诗词妙天下，庐山对岸可无言。’少游梦中题其像曰：‘竺仪华梦，瘴面囚首，口不能言，十分似九，应笑舌覆大千作师子吼，不如搏取妙喜如陶家手。’余过雷州天宁，与戒香道人夜话，问少游字画，戒香出此传示，少游笔迹也。”

《雪浪斋日记》云：“少游诗甚丽，如‘翡翠侧身窥绿醕，蜻蜓偷眼避红妆’，又‘海棠花发麝香眠’，又‘青虫相对吐秋丝’之句是也。”

《冷斋夜话》云：“少游小词奇丽，咏歌之，想见其神清在绛阙、道山之间。词曰：‘柳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合，空相对。忆昔西池会，鸳鸯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

？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落红万点愁如海。’余兄思禹，使余赋崔徽头子词，因次韵曰：‘半身屏外，睡觉唇红退。春思乱，芳心碎。空余簪髻玉，不见流苏带。试与问，今人秀韵谁宜对？湘浦曾同会，手弭青罗盖，疑是梦中犹在。十分春易尽，一点情难改。多少事，都随恨远连云海。’”

《后山诗话》云：“王旂，平甫之子，尝云：今语例袭陈言，但能转移耳。世称秦词‘愁如海’为新奇，不知李国主已云：（徐钞本、明钞本此句作“不知李后主《虞美人》词已云。）‘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以‘江’为‘海’耳。”

《雪浪斋日记》云：“《吊辩才诗》云：‘沧海尽头人灭度，乱峰深处塔孤圆，忆登夜阁天连雁，同看秋崖月上烟。’刘侗云：‘天连雁，前人有古戍天连雁之句。’”

《冷斋夜话》云：“少游元丰初梦中作长短句曰：‘指点虚无征路，醉乘班虬，远访西极。正天风吹露，满空寒白。织女明星迎笑，何苦自淹尘域。正火轮飞上，雾卷烟开，洞观金碧。重重观阁，横枕鳌峰，水面倒衔苍石。随处有奇香幽吹，窅然难测。好是蟠桃熟后，阿鬟偷报消息。在天碧海，一枝难过，占取春色。’既觉，使侍儿歌之，盖《雨中花》也。”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作《藏春坞诗》，有‘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屨中’，而少游作《俞允哀词》，乃云：‘风生使者旌旄上，春在将军俎豆中’，余以为依仿太甚。”

《漫叟诗话》云：“高唐事乃楚怀王，非襄王也。若古人云：‘莫道无心便无事，也应愁杀楚襄王。’少游词云：‘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皆误用也。濠州西有高唐馆，俗以为楚之高唐也。御史阎钦爱题诗云：‘借问襄王安在哉？山川此地胜阳台。’有李和风者，亦题诗云：‘若向此中求荐枕，参差笑杀楚襄王。’前人既误指其人，后人又误指其地，可笑。”苕溪渔隐曰：“《文选高唐赋》云：‘昔者，楚襄王与宋玉游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其上独有云气，王问玉曰：此何气也？玉对曰：所谓朝云者也。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李善注云：‘楚怀王游于高唐，梦与神遇。’则《漫叟诗话》之言是也。然《神女赋》复云：‘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后王寝，梦与神女遇，其状其丽。’以此考之，则楚襄王亦梦与神女遇。但楚怀王是游高唐，楚襄王是游云梦，以此不可雷同用事耳。”

《后山诗话》云：“宋玉为《高唐赋》，载巫山神女遇楚两王，盖有所讽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为传记以实之，而天地百神举无免者。余谓欲界诸天，当有配偶，其无偶者，则无欲者也。唐人记后土事以讥武后耳。”



《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曰：‘山路雨添花，花动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处，有黄鹂千百。飞云当面化龙蛇，夭矫挂空碧。醉卧古藤阴下，杳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盃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

王直方《诗话》云：“秦少章初登第，成亲后，和余夜坐，绝句云：‘幔幔高深夜漏长，颇从诗酒傲冰霜。烛花渐暗人初睡，金兽无烟却有香。’读者无不笑其贫富之顿异。”

王直方《诗话》云：“秦觌，字少仪，好为诗，初亦不甚工，既而以所业献山谷，山谷作诗赠之云：‘乃能持一镞，与我箭锋直。’又云：‘我自得此诗，三日卧向壁，才难不其然，有亦未易识。’当时交游间，皆以此言为过；然少仪缘此，诗思大发。”

卷第五十一

卷第五十一

后山居士

《后山诗话》云：“余登多景楼，南望丹徒，有大白鸟飞近青林，得句云：‘白鸟青林分外明。’（“青”原作“过”，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谢朓亦云：‘黄鸟度青枝。’语巧而弱。杜诗云：‘白鸟去边明。’语少而意广。余每还乡里，每觉老，复得句云：‘坐下渐人多。’杜诗云：‘坐深乡党敬。’而语极工。乃知杜诗无不有也。”

《冷斋夜话》云：“余问山谷：‘今之诗人谁为冠？’曰：‘无出陈无己。’‘其佳句可得闻乎？’曰：‘吾见其作《温公挽辞》一联，便知其才不可敌，曰：政虽随日化，身已要人扶。’”

王直方《诗话》云：“乐天有诗云：‘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东坡有诗云：‘儿童误喜朱颜在，一笑那知是酒红。’郑谷有诗云：‘衰鬓霜供白，愁颜酒借红。’老杜有诗云：‘发少何劳白，颜衰肯更红。’无己诗云：‘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皆相类也。然无己初出此一联，大为当时诸公所称赏。”

王直方《诗话》云：“邢惇夫以诗寄无己，无己和云：‘汉廷用少公何在，不使群飞接羽翰；今代贵人须白发，挂冠高处未宜弹。’盖元祐之初，多用老成故也。又《除官》一篇云：‘扶老趋严诏，徐行及圣时。端能几字正，敢恨十年迟。肯复金根缪，宁辞乳媪讥。向来忧畏断，不尽鹿门期。’或云：‘才得一正字，亦未须云趋严诏。’后作《谢启》，复云：‘名虽文字之选，实为将相之储。’又云：‘顽童齿豁，敢辞乳媪之讥；闻浅见轻，益畏金根之缪。’”



苕溪渔隐曰：“无己诗云：‘学诗如学仙，时至骨自换。’山谷亦有‘学诗如学道’之句。若语意俱胜，当以无己为优。王直方议论不公，遂云陈三所得，岂其苗裔邪？意谓其出于山谷，不足信也。”

王直方《诗话》云：“无己尝作《小放歌行》两篇，其一云：‘春风永巷闭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着眼未分明。’其一云：‘当年不嫁惜娉婷，傅白施朱作后生，说与傍人须早计，随宜梳洗莫倾城。’山谷云：‘无己他日作诗，语极高古，至于此篇，则顾影裴回，炫耀太甚。’”

王直方《诗话》云：“陈留市中有刀镊工，随其所得，为一日费，醉吟于市，负其子以行歌。江端礼以为达者，为作传，而要无己作诗，有‘闭门十日雨，吟作饥鸢声’之句，大为山谷所爱。山谷亦拟作，有云：‘养性霜刀在，阅人清镜空。’”

《后山诗话》云：“晁无咎言：‘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盖不更此境也。’余谓不然。宋玉初不识巫山神女，而能赋之，岂待更而知也。余他文未能及人，独于词，自谓不减秦七、黄九。”苕溪渔隐曰：“无己自矜其词如此，今《后山集》不载其小词，世亦无传之者，何也？”

《石林诗话》云：“余居吴下，一日，出阊门，至小寺中，壁间有题诗一绝云：‘黄叶西陂水漫流，簷蔭风急送扁舟，夕阳暝色来千里，人语鸡声共一丘。’意极喜之，初不书名氏，问寺僧，云：‘吴县寇主簿所作，今官满去矣。’归而问吴下士大夫，云：‘寇名国宝。’盖与余同年，然亦莫知其能诗。余与国宝榜下未尝往来，亦漫不省其人；已而数为好事举此诗，始有言国宝徐州人，久从陈无己学。乃知文章渊源，有所自来，亦不难辨，恨不得多见之也。”

### 晁无咎

王直方《诗话》云：“曹辅，字子方，尝为省郎，交游间名以为有智数者。故晁无咎赠诗，有‘兵甲胸中无敌国’之语。”苕溪渔隐曰：“余纂集《丛话》，历览群贤诗说，并无评议无咎诗者，止有此一句，不知当时群贤偶遗之邪？”

苕溪渔隐曰：“《摸鱼儿》一词，晁无咎所作也；《满江红》一词，吕居仁所作也。余性乐闲退，一丘一壑，盖将老焉；二词能具道阿堵中事，每一歌之，未尝不击节也。‘买陂塘，旋栽杨柳，依稀淮岸江浦。东皋新雨轻痕涨，沙嘴鹭来鸥聚，堪爱处，最好是一川夜月光流注。无人独舞，任翠幕张天，柔茵藉地，酒尽未归去。青绫被，空忆金闺故步。儒冠曾把身误，弓刀千骑成何事，荒了召平瓜圃。君试觑，满青镜，星星鬓影今如许。功名浪语，便似

得班超封侯万里，归计恐迟暮。’此《摸鱼儿》也。‘东里先生家何在，山阴溪曲，对一川平野，数间茅屋。昨夜冈头新雨过，门前流水清如玉。抱小楼，回合柳参天，摇新绿。疏篱下，丛丛菊，虚檐外，萧萧竹。叹古今得失，是非荣辱。须信人生归去好，世间万事何时足。问此春春酝酒何如，今朝熟。’此《满江红》词也。”

苕溪渔隐曰：“余观《鸡肋集》，惟古乐府是其所长，辞格俊逸可喜，如《行路难》云：‘赠君珊瑚夜光之角枕，玳瑁明月之雕床，一茧秋蝉之丽縠，百和更生之宝香。秣华纷纷白日暮，红颜寂寂无留芳。人生失意十八九，君心美恶谁能量？愿君虚怀广末照，听我一曲关山长。不见班姬与陈后，宁闻衰落尚专房。’”

张文潜

王直方《诗话》云：“文潜先与周翰、公择辈来饮余家，作长句，后数十日，再同东坡来，读其诗，叹息云：‘此不是吃烟火食人道底言语。’盖其间有‘漱井消午醉，扫花坐晚凉，众绿结夏帷，老红驻春妆’之句也。故山谷次韵亦云：‘张侯笔端世，三秀丽斋房，扫花坐晚吹，妙语益难忘。’”苕溪渔隐曰：“文潜此诗首句云：‘朝衫冲晓尘，归帽障夕阳，日月马上过，诗书篋中藏。’造语极工。后又有一诗云：‘归帽见新月，扑衫暮尘红。’似不及前两句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云：‘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山谷云：‘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文潜云：‘鸟语演实相，饭香悟真空。’此三联语意相类，然山谷一联景为优。”

王直方《诗话》云：“文潜人物魁伟，故无己有诗云：‘张侯便然腹如鼓，雷为饥声酒为雨。’山谷有诗云：‘六月火云蒸肉山。’皆戏语也。”

潘子真《诗话》云：“文潜《次张远韵》，有‘襄王坐上徽词客，（“徽”徐钞本作“微”，明钞本作“微”。）子建车前步水妃，瞥过低鬟留盼处，争先凝笑独来时。东边日下终无雨，阙上题诗合有碑。肠断吴王烟水国，扁舟何日逐鸱夷？’或问‘无雨有碑，何等语也？’予答以‘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刘梦得《竹枝歌》也。‘别后常相思，顿书千丈阙，题碑无罢时。’宋《华山畿》词也，事见智匠《古今乐录》。（“智匠”原作“匠智”，今乙正。）”

王直方《诗话》云：“文潜《赋虎图诗》，末云：‘烦君卫吾寝，振此蓬荜陋，坐令盗肉鼠，不敢窥白昼。’或云，此却是猫儿诗也。又《大旱诗》云：‘天边赵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醉眠。’时人以为几于汤燭右军也。”

王直方《诗话》云：“元祐中，诸公以上巳日会西池，王仲至有二诗，文

潜和之最工，云：‘翠浪有声黄帽动，春风无力彩旗垂。’至秦少游即云：‘帘幕千家锦绣垂。’仲至读之，笑曰：‘此语又待入《小石调》也。’然少游有‘已烦逸少书陈迹，更属相如赋《上林》’之句，诸人亦以为难及。”

王直方《诗话》云：“舟人占云，若炮车起，辄急避之，乃大风候也。东坡有云：‘今日江头天色恶，炮车云起风欲作。’文潜有云：‘喜逢山色开眉黛，愁对江云起炮车。’”

《石林诗话》云：“顷见晁无咎举文潜‘斜日两竿眠犊晚，春波一眼去鳧寒’，自以为莫能及。”苕溪渔隐曰：“文潜《夜直馆中诗》云：‘苍龙挂斗寒垂地，翡翠浮花暖作春。’亦佳句也。”

王直方《诗话》云：“‘白头青鬓隔存没，落日断霞无古今。’此文潜《过宋都诗》，气格似不减老杜也。‘千山送客东西路，一树照人南北枝。’此王康功诗，语意新奇。”

《吕氏童蒙训》云：“文潜诗自然奇逸，非他人可及。如‘秋明树外天’，‘客灯青映壁’，‘城角冷吟霜，浅山寒带水’，‘早日白吹风’，‘川坞半夜雨，卧冷五更秋’之类，迥出时流，虽是天姿，亦学可及。学者若能常玩味此等语，自然有变化处也。”

王直方《诗话》云：“文潜尝因过仓前，作《输麦行》，有云：‘场头雨干场地白，老稚相呼打新麦，半归仓廩半输王，免教县吏相煎迫。’输王，北农语也。”

卷第五十二

卷第五十二

徐仲车

东坡云：“徐积，字仲车，古之独行也，于陵仲子不能过；然其诗文，则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聩甚，画地为字，乃始通语，终日面壁坐，不与人接；而四方事无不周知其详，虽新且密，无不先知，此二反也。”苕溪渔隐曰：“余尝记仲车二诗，有云：‘淮之水，淮之水：春风吹，春风洗；青于蓝，绿染指；鱼不来，鸥不起，潏潏滟滟天尽头，只见孤帆不见舟。残阳欲落未落处，尽是人间今古愁。今古愁，可奈何！莫使骚人闻棹歌（“棹”原作“掉”，今据徐落本、明钞本校改。）我曹尽是浩歌客，笑声酒面春风和。’又《咏蒲扇诗》云：‘妾有一尺绢，以为身上衣。自织青溪蒲，团团手中持。朝携麦陇去，暮汲井泉归。无人不看妾，不使见娥眉。’皆佳作也。”

谢无逸

《漫叟诗话》云：“谢无逸学古高洁，文词锻炼，篇篇有古意，尤工于诗，予尝爱其《送董元达诗》云：‘读书不作儒生酸，跃马西入金城关，塞垣苦

寒风气恶，归来面皱须眉班。先皇召见延和殿，议论慷慨天开颜。谤书盈篋不复辨，脱身来看江南山，长江滚滚蛟龙怒，（“滚滚”原作“袞袞”，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扁舟此去何当还？大梁城里定相见，玉川破屋应数间。’又《寄隐居士诗》云：‘处士骨相不封侯，卜居但得林塘幽。家藏玉唾几千卷，手校韦编三十秋。相知四海孰青眼，高卧一庵今白头。襄阳耆旧节独苦，只有庞公不入州。’淮南潘邠老与之甚熟；二公皆老死布衣，士议惜之。”

《冷斋夜话》云：“谢逸，字无逸，临川县人，胜士也。工诗能文。黄鲁直读其诗曰：‘晁、张流也，恨未识之耳。’无逸诗曰：‘老凤垂头噤不语，枯木槎牙噪春鸟。’又曰：‘贪夫蚁旋磨，冷官鱼上竹。’又曰：‘山寒石发瘦，水落溪毛凋。’皆为鲁直所称赏。”

### 潘邠老

王直方《诗话》云：“潘大临，字邠老，有《登汉阳江楼诗》曰：‘两屐上层楼，一目略千里。’说者以为着屐岂可登楼？又尝赋《潘庭芝清逸楼诗》（“芝”原作“之”，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有云：‘归来陶隐居，拄颊西山云。’或谓既已休官，安得手板而拄之也？洪氏倦壳轩，邠老作诗云：‘封胡羯末谢，龟驹玉鸿洪，千载望四谢，四洪天壤同。’谓龟父、驹父、玉父、鸿父也，时人以为急口令。又《寄人诗》，有‘思君带移孔’之句。惟和张文潜痛字韵诗，颇有佳话，其云：‘文章迩来气焰低，圣经颇遭余子弄，公归除□□□□，荆舒之说惩应痛。’盖王介甫始封于舒，后封于荆，故邠老云耳。邠老作诗，多犯老杜，或若邠老为之不已，老杜亦难为存活。使老杜复生，则须共潘十厮炒。”

潘子真《诗话》云：“‘白鸟没飞烟，（“飞烟”原作“烟飞”，今据明钞本乙正。）微风逆上船。江从樊口转，山自武昌连。日月悬终古，乾坤别逝川。罗浮南斗外，黔府古河边。’‘波浪三江口，风云八字山。断崖东北际，虚艇有无间。卧柳堆生岸，跳鱼水捣弯。悠然小轩冕，幽兴满乡关。’‘西山连虎穴，赤壁隐龙宫。形胜三分国，波流万世功。沙明拳宿鹭，天阔退飞鸿。最羨鱼竿客，归船雨打篷。’‘落日春江上，无人倚杖时。私蛙鸣鼓吹，官柳舞腰支。猎远频翻臂，渔深数治丝。我犹无彼是，风岂有雄雌？’此皆邠老江间所赋也。（“皆”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邠老，唐太仆卿季荀之后，衢之曾孙，鯁之子，寓居齐安，得句法于东坡，顷与洪驹父、徐师川泊予友善。山谷尝称：‘邠老，天下奇才也，其为诗文，他皆称是。’年未五十以歿，良可惜也。”

《冷斋夜话》云：“黄州潘大临工诗，有佳句，然贫甚。东坡、山谷尤喜之。临川谢无逸以书问近新作诗否，潘答书曰：‘秋来景物，（“景”原作“暑”



”，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件件是诗思，(“诗思”原作“佳句”，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恨为俗气所蔽翳。昨日清卧，(“日”徐钞本、明钞本作“旦”。)闻搅林风雨声，遂起题壁曰：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税人至，遂败意，(“遂”徐钞本、明钞本作“令人”。)止此一句，奉寄。’闻者莫不笑其迂阔。”

吕居仁云：“潘邠老尝得诗：‘满城风雨近重阳。’文章之妙，至此极矣。后有诗托谢无逸缀成云：‘病思王子同倾酒，愁忆潘郎共赋诗。’为此语也。”(此条及下条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补。)

谢无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今去重阳四日，而风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广为三绝，其一云：‘满城风雨近重阳，无奈黄花恼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忆潘郎。’其二云：‘满城风雨近重阳，不见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门外柳，垂垂老叶半青黄。’其三云：‘满城风雨近重阳，安得斯人共一觞；欲问小冯公健否，云中孤雁不成行。’”

### 邢敦夫

王直方《诗话》云：“双井黄叔达，字知命，初自江南来，与彭城陈履常俱谒法云禅师于城南。夜归，过龙眠李伯时，知命衣白衫，骑驴，缘道摇头而歌；履常负杖挟囊于后。一市大惊，以为异人。伯时因画为图，而邢敦夫作长歌云：‘长安城头乌欲栖，长安道上行人稀，浮云卷尽暮天碧，但有明月流清辉。君独骑驴向何处，头上倒着白接篱，(“篱”原作“篱”，案当作“篱”，今改。)长吟搔首望明月，不学山翁醉似泥。到得城中灯火闹，小儿拍手拦街笑，道傍观者那得知，相逢疑是南山皓。龙眠居士画无比，摇毫弄笔长风起，酒酣闭目望穷途，纸上轩昂无乃似。君不学长安游侠夸年少，臂鹰挟弹章台道；君不能提携长剑取灵武，指挥猛士驱貔虎；胡为脚踏梁宋尘，终日飘飘无定所。武陵桃源春欲暮，白水青山起烟雾，竹杖芒鞋归去来，头巾好挂三花树。’惇夫时年未二十也。”

王直方《诗话》云：“邢居实，字惇夫，年少豪迈，所与游皆一时名士。方年十四五时，尝作《明妃引》，末云：‘安得壮士霍嫫姚，缚取呼韩作编户。’诸公多称之。既卒，余收拾其残草，编成一集，号曰《呻吟》。惇夫自少便多憔悴感慨之意，其作《秋怀诗》云：‘高歌感人心，心悲将奈何。’其作《枣阳道中诗》云：‘有意问山神，此生复来否？’已而果卒于汉东。惇夫之卒也，山谷以诗哭之云：‘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眼看白璧埋黄壤，何况人间父子情。’盖谓惇夫与其父歆向也。蔡天启亦有诗云：‘人物于今叹眇然，孤坟宿草已生烟，日暮行人道傍舍，应逢年少共谈玄。’其余作者

甚众，皆载于《呻吟集》后。”

《雪浪斋日记》云：“崔子方喜作五言诗，如‘白日行空阔，青灯耿夜阑’，真佳句也。惇夫自少即为壮语，如‘移床听秋雨’是也。李汉老《题败荷》云：‘紫荷虫篆霜叶枯，鸟啼垂房裂青肤。’（“鸟”原作“袅”，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造语甚新。”

高子勉

《雪浪斋日记》云：“高荷，字子勉，《上谷诗》云：‘点检金闺彦，飘零玉笋班，尚令清庙器，犹隔鬼门关。’大为山谷所喜。”

《石林诗话》云：“高荷，荆南人，学杜子美诗，颇得句法。黄鲁直自戎州归，荷以五十韵见，鲁直极爱赏之，尝和其六言，有云：‘张侯海内长句，晁子庙中雅歌，高郎少加笔力，我知三杰同科。’张谓文潜，晁谓无咎也。无咎闻之颇不平。荷晚为童贯客，得兰州通判以死。既不为时论所与，其诗亦不复传云。”

《雪浪斋日记》云：“‘佳树冬不凋，横塘春更绿。’此徐师川诗，颇平淡，无雕镌气。‘辞源江海浩奔忙，句法风骚森出入。’此赵鼎臣诗，极为雄伟。‘沙软绿头相并鸭，水深红尾自跳鱼。’此高子勉诗，怪丽之甚。”

苕溪渔隐曰：“予尝有一联云：‘霞抹晚空鱼尾赤，水生春渚鸭头青。’”

胡少汲

山谷云：“胡少汲与刘邦直诗：‘梦魂南北味平生，解后相逢意已倾。楚国山川千叠远，隋堤烟雨一帆轻。（“堤”原作“提”，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我无健笔翻三峡，君有长才肃五兵。（“肃”徐钞本、明钞本作“束”。）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风树作离声。’少汲，后生中豪士也，读书作文，殊不尘埃，使之不倦，虽竞爽者，未易追也。‘同是行人更分首’，佳句也。‘解后相逢意已倾’，已道了刘三十一矣。”

《桐江诗话》云：“少汲，宣和间在河朔作漕日，同官陈亨伯辈唱和山字韵诗，少汲最后和成，人皆叹服。诗云：‘章句飘飘续小山，古风萧瑟笔追还。海鹏共击三千里，铁马同归十二闲。功业会看钟鼎上，声华已在搢绅间。他年记忆怜衰老，为报西川引一班。’”苕溪渔隐曰：“元丰间，王平甫有‘海鹏未击三千里，天马须归十二闲’之句，甚为一时诸公所称道，今少汲乃云：‘海鹏共击三千里，铁马同归十二闲。’岂非剽平甫之句，但易此三字，以为己作邪？”

张芸叟

东坡云：“张舜民芸叟，邠人也，通练西事，稍能诗。从高遵裕西征回中

，作诗二绝，一云：‘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一云：‘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莫上望乡台。’为转运判官李察闻奏，得罪贬郴州监税。”

### 杨公济

王直方《诗话》云：“杨蟠，字公济，尝为《莼菜诗》云：‘休说江东春日寒，到来且觅鉴湖船。鹤生嫩顶浮新紫，龙脱香髯带旧涎。玉割鲈鱼迎刃滑，香炊稻饭落匙圆。归期不待秋风起，漉酒调羹任我年。’时人以为读其诗，不必食莼羹然后知其味也。”

《后山诗话》云：“杨蟠《金山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王平甫云：‘庄宅牙人语也，解量四至。’吴僧《钱塘白塔院诗》曰：‘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多”原作“高”，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余谓分界垠子语也。”

### 王仲至

《西清诗话》云：“王仲至召试馆中，试罢作一绝题于壁云：（“于壁”二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罢《长杨赋》，闲拂尘埃看画墙。’荆公见之甚叹爱，为改作‘奏赋《长杨》罢’，且云：‘诗家语如此乃健。’”

王直方《诗话》云：“有以长韵诗上王仲至者，（“仲至”原作“正仲”，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其间一联云：‘狗监传新赋，（“传新”原作“新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乙正。）鸡林购近诗。’属对颇工。又有人以《百韵诗》献晏公，公读毕曰：‘真所谓佳作，但恨却一百一韵耳。’其人归家数其稿，果然。”

### 崔德符

《漫叟诗话》云：“颍昌崔鷗德符，博学能诗，尝惠予三诗，其一《潜心斋诗》：‘双扉掩余香，一榻下凉幔。前人嗟不死，万古映黄卷。时时撷英华，一一诣微远。鼎食姑置之，此味良不浅。’《止遽轩诗》：‘我如万斛船，岁久腰已懒。谁能逐相师，终日问手板。去谋一寸安，辄被三尺挽。怜公谢蛮触，鼓卧旗亦偃。’《丈室诗》：‘此家英妙姿，玉雪照冠冕。新诗一何似？鸾鹤见萧散。蹶屣往从之，宁复念重趼。’”

《雪浪斋日记》云：“德符诗，所谓食鲸老气横九州。《庐山诗》云：‘遥知金刹近，林表颺蟠尾。’《滕王阁诗》云：‘小艇元从天空来，白云自向杯中落。’颍昌富文物，崔鷗、陈恬，犹为下士。”

### 赵循道

《高斋诗话》云：“赵企循道，以长短句得名，所为诗亦工，恨不多见。”

尝记其警句云：‘愁从竹叶杯中去，老向菱花镜里来。’‘几夜已生蝴蝶梦，三年辜负鹧鸪班。’‘青镜不览一两日，白发又添三四茎。’”苕溪渔隐曰：“‘愁从竹叶杯中去，老向菱花镜里来。’乃用雍熙间杨黎州诗：‘刚肠欺竹叶，衰鬓怯菱花’之语也。余亦尝有一联云：‘愁随竹叶消春盏，喜入灯花缀夜缸。’大观间，循道尝宰绩溪，绩溪乃余桑梓之邦，因此传录，得赵循道诗多，大率体格全学白乐天，故句语皆平易。如‘青灯影冷棋三战，红火炉温酒一杯。’‘四山来不断，一水去无穷。’余不及此者亦多。”

任子固

潘子真《诗话》云：“任大中子固，三衢人，老于儒学，作诗寒苦。赵清献喜之。其集中有‘莫管流年一掷梭，花前对酒且高歌。命中若有终须有，到底无时不奈何。’尝从清逸老人游西山，夜宿翠岩，联句：‘苍龙夭矫西北来，凿破明珠成碧岫。’任。‘何人架空起楼阁，地灵不敢藏余秀。’潘。‘锁窗云重衣巾润，梳木风清肌骨透。’任。‘客来一夜与僧谈，气觉浩然充宇宙。’潘。”

卷第五十三

卷第五十三

无尽居士

《雪浪斋日记》云：“无尽《会稽楼诗》云：‘天连远水三吴阔，人倚危楼万象低。’又‘湖上青山一抹高，烟中草木细如毫。’语甚奇壮。”

《雪浪斋日记》云：“予先人仪真府君，尝于无尽席上赋诗云：‘隔浦鱼龙惊烛影，近人鸥鹭惯歌声。’时置席近水，无尽得之，大惊，激赏不已。”

唐子西

唐子西《语录》云：“子美诗云：‘天欲今朝雨，山归万古春。’盖绝唱也。予《惠州诗》亦云：‘雨在时时黑，春归处处青。’又云：‘片云明外暗，斜日雨边晴。’‘山转秋光曲，川长暝色横。’皆闲中所得句也。”

苕溪渔隐曰：“子西诗多佳句，如‘儿馁嗔郎罢，妻寒怨橐砧。’‘十年驹局促，万事燕差池。’‘脱使真能去穷鬼，自量无以致钱神。’此用事对属精切者。又有造语极工者，如‘水裁偏岸直，云截乱山平。’‘破窗灯焰走，冻砚笔锋迟。’‘手香橙熟后，发脱草枯时。’皆清奇可爱。子西尤工对属，佳句不可尽举，姑言其大概如此。”

韩子苍

苕溪渔隐曰：“李伯时画太一真人，卧一大莲叶中，手执书卷仰读，萧然有物外思。韩子苍有诗题其上云：‘太一真人莲叶舟，脱巾露发寒飕飕。轻风为帆浪为楫，卧看玉宇浮中流。中流荡漾翠绡舞，稳如龙骧万斛举。不是峰头



千丈花，（徐钞本、明钞本“千”作“十”。）世间那得叶如许。龙眠画手老入神，尺素幻出真天人。恍然坐我水仙府，苍烟万顷波粼粼。玉堂学士今刘向，禁直岩峣九天上。不须对此融心神，会植青藜夜相访。’子苍此诗，语意妙绝，真能咏尽此画也。”

陈去非 吕居仁

苕溪渔隐曰：“陈去非诗，平淡有工。如‘疏疏一帘雨，淡淡满枝花。’‘官里簿书何日了，楼头风雨见秋来。’‘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吕居仁诗清馥可爱。如‘树移午影重帘静，门闭春风十日闲。’‘往事高低半枕梦，故人南北数行书。’‘残雨入帘收薄暑，破窗留月缕微明。’去非《墨梅绝句》云：‘含章帘下春风面，（“帘”徐钞本、明钞本作“檐”，）造化功成秋兔毫，意足不求颜色似，前身相马九方皋。’后徽庙召对，称赏此句，自此知名，仕宦亦浸显。陈无己作《王平甫文集后序》云：‘则诗能达人矣，未见其穷也。’故葛鲁卿于《去非简斋集叙》遂用此语，盖为是也。居仁有《绝句》云：‘胡虏安知鼎重轻，指踪元自汉公卿，襄阳耆旧惟庞老，受禅碑中无姓名。’此诗有谓而作，可以意逆也。”

汪彦章

《桐江诗话》云：“程进道，绍兴初帅闽中，殄灭诸寇，以武库为止戈堂，一时诸公题咏甚多，汪彦章二诗，最为绝唱。诗云：‘此老胸中百万军，暂劳试手犬羊群。山头不复望廷尉，柱后何须用惠文。解带为城聊戏剧，卖刀买犊便耕耘。三山胜处开华屋，千载人传旧使君。’（“使”原作“史”，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千里闽山驺骑飞，天书趣解海边围。异军方逐苍头起，元帅徐将白羽挥。翻就铙歌春举酒，收还烽火夜开扉。向来不事关兵气，都作风光坐上归。’”

苕溪渔隐曰：“石敏若《橘林文》、汪彦章《龙溪集》，今并行于世。二集之诗，相犯甚众，不可概举。如‘鸟声应为故人好，梨雪欲将春事空。’‘山色总兼溪色好，松声长作雨声寒。’‘负郭生涯千亩竹，（“竹”原作“作”，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长年心事《四愁诗》。’‘千里江山渔笛晚，十年灯火客毡寒。’‘日边人去雁行断，江上秋高枫叶寒。’（“枫”原作“风”，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天阔双鸟下，山寒人独归。’及《阻风余干渡》、《咏水晶数珠》、《次苏养直韵》、《寄黄元功阻风雨辟邪渡》、《寄王仲诚》、《客至》、《夏夜示友人》等诗，皆全篇见于两集，未知果谁作邪？设或此诸诗皆彦章作，则《橘林文》中好诗本来无多子；傥去此，遂空冀北之群矣。”

《夷坚志》云：“钱塘关景仁子开，为税官，为其下告讐，郡守械之狱。

子开弟子东，径往会稽，告急于兵部侍郎汪彦章，汪为驰书属杭守，事遂释。子开具启谢汪，未达而死。子东为致之。汪书其后曰：‘解晏子之骏，昔曾伸于贤者；（“伸”明钞本作“称”。）挂徐君之剑，今有感于斯文。’”

### 苏养直

东坡云：“‘属玉双飞水满塘，菰蒲深处浴鸳鸯，白蘋满棹归来晚，秋着芦花一岸霜。扁舟系岸依林樾，萧萧两鬓吹华发，万事不理醉复醒，长占烟波弄明月。’此篇若置李太白集中，谁疑其非者，乃吾家养直所作《清江曲》也。”苕溪渔隐曰：“养直《后湖集》又有《后清江曲》云：‘层波渺渺山苍苍，轻霜陨木莲叶黄，呼儿极浦下笳管，社瓮欲熟浮蛆香。轻蓑淅沥鸣秋雨，（“淅”原作“浙”，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日暮乘流自相语，一笛清风万事休，白鸟翩翩落烟渚。’殊不及前篇也。”

### 谢邁

《雪浪斋日记》云：“谢邁《初夏诗》云：‘掇挲蕉叶展新绿，从舆榴花舒小红。’（“舆”原作“便”，今据明钞本校改。）句虽雕刻，而事甚新。”苕溪渔隐曰：“《江西宗派图》中有谢邁，恐须别有佳句，若只此一联，固无甚高论也。”

《雪浪斋日记》云：“谢夷季，（“夷季”徐钞本、明钞本作“夷孝”，下同。）江左知名士也。其诗云：‘平生忠义寸心赤，万里风波双鬓斑’。其弟幼槃诗云：‘觅句每从山色外，发机元自鸟声中。’（“自”原作“是”，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二人以布衣死。贾长江云：‘贤人无官死，不亲者亦悲。’信哉！”苕溪渔隐曰：“夷季、幼槃，容或谢邁之字乎？当俟知者问之。”

### 杨 察

《隐居诗话》云：“前辈诗多用故事，其引用比拟，对偶亲切，亦甚有可观者。杨察谪守信州，及其去也，送行至于境上者，十有二人，察于钱筵作诗以谢，皆用十二故事，其诗曰：‘十二天人数，（“人”徐钞本、明钞本作“辰”。）今宵府客盈。位如星占野，人若月分卿。极醉巫峰倒，聊吟嶰管清。他年为舜牧，协力济苍生。’”

### 徐 忻

《西清诗话》云：“徐忻作诗，有唐人风气。《游剑池诗》曰：‘剑去池空一水寒，游人到此凭栏干，年来是事消磨尽，只有青山好静看。’又《和雪诗》云：‘着衣轻有晕，入水淡无痕。’”

### 詹存中

《漫叟诗话》云：“詹默存中，会稽人，博极群书，文词高古，陆农师列为上客。（“列”徐钞本、明钞本作“致”。）元符中，在临川作法掾，游从甚

久。尝爱其诗曰：‘茅屋不闻雪，纸窗宜读书。’又曰：‘山人误采枪旗信，（“枪”原作“抢”，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却怪枝头雪未消。’又《祷雨诗》曰：‘下僚窃有随车喜，遥见枝头少女风。’又《送高彦应诗》曰：‘莫似公家三十五，时来不寄一行书。’皆奇作。”

### 周明老

王直方《诗话》云：“周知微，字明老，为晋州县尉。到官不数月，不告于州，而径来京师。人问其故，云：‘我欲求教授。’至京求之不得，大醉，一夕而卒。然为诗有可喜者，如《观临淮双头白莲图》云：（“淮”字原无，今据明钞本校补。）‘君不学叔隗季隗南归晋，又不学大乔小乔东入吴。一种桃根与桃叶，若为化作双芙蓉。临淮政成有余暇，坐令华室生萧洒。鹅溪一幅万里宽，移得浙川入图画。天空水阔江茫茫，想见女英与娥皇。九疑云深苍梧远，冰姿泣露不成妆。（“泣露”徐钞本、明钞本作“玉泣”。）苦心抱恨何时了，香骨应甘没秋草。不如回首谢秋风，分作尹邢来汉宫。’又《上巳日寒食有句》云：‘疾风暴雨悲游子，峻岭崇山非故乡。’亦为可赏，而其狂未见其比也。”

### 的对

《归田录》云：“寇莱公在中书，与同列戏云：‘水底日为天上日’，未有对，而大年适来白事，因请其对，大年应声曰：‘眼中人是面前人。’一坐称为的对。”

《迂叟诗话》云：“李长吉歌：‘天若有情天亦老’，人以为奇绝，无对，石曼卿对‘月如无恨月长圆’，人以为勍敌。”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云：‘为我周旋宁作我，真一好句，只是难对。’时直方在坐，（“方”原作“言”，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应声云：‘只消道：因郎憔悴却羞郎。’”

《漫叟诗话》云：“晁次膺尝即席赠歌舞妓云：‘寻常自是司空惯，咫尺宁忧丞相嗔。’（“咫”原作“只”，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雅不减张、杜‘骰子’‘裹手’之句。”

《后山诗话》云：“唐语曰：‘二十四考中书令’，语汾阳王也，而无其对。或以问平甫，平甫应声曰：‘万八千户冠军侯。’不惟偶对精切，其贵亦相当也。”

苕溪渔隐曰：“政和间，先君赴调京师，馆于景德寺，夜步月庭中，指月为对云：‘圆少缺多天上月。’同赴调者，应声戏云：‘员多缺少部中官。’字虽假借，不甚亲切，亦一时之实事。彼时尚尔，而况今乎？”

### 水晶宫

苕溪渔隐曰：“吴兴谓之水晶宫，不载之于《图经》，但《吴兴集》刺史杨汉公《九月十五夜绝句》云：‘江南地暖少严风，九月炎凉正得中，溪上玉楼楼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宫。’因此诗也。”

卷第五十四

卷第五十四

宋朝杂记上

东坡云：“余官凤翔，见村邸壁上书此数句，爱而诵之，曰：‘人间无漏仙，兀兀三杯醉；世上无眼禅，昏昏一枕睡；虽然没交涉，其奈略相似，相似尚如此，何况真个是。’”

唐子西《语录》云：“蜀道馆舍壁间题一联云：‘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不知何人诗也。”

东坡云：“‘欲挂衣冠神武门，先寻水竹渭南村，却将旧斩楼兰剑，买得黄牛教子孙。’余旧见此诗于关右寺壁上，爱之，不知其何人作也。”蔡宽夫《诗话》云：“是王嗣宗诗。”

苕溪渔隐曰：“余尝于驿舍壁间，见有人题云：‘悠悠前途，莫问荣枯，得之本有，失之本无。’此达者之言也。又《南史》：‘顾恺之云：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所移，唯应恭己守道，信天任运；而暗者不达，妄意侥幸，徒亏雅道，无关得丧。’余尝爱其言极有理，故附益于此，可为躁进者之戒。”

《漫叟诗话》云：“吴民载尝和予诗，有一联云：‘条风著野方蚕月，高树移阴又麦秋。’尝记前辈诗云：‘麦秋晨气润，槐夏午阴清。’此二联未易优劣。”

《雪浪斋日记》云：“予家翰林公诗云：‘万壑松声山雨过，一川花气水风生。’极为作者叹伏。予祖湘潭公《皖城诗》云：‘江涵秋潦鲈鱼美，岸入春风荻笋斑。’荆公和此诗，今集中云：‘送某如皖城’者是也。”

《诗眼》云：“友人称一士人诗云：‘西出潼关客路迷，一葫芦酒一篇诗，葫芦酒尽兴未尽，坐看春山春尽时。’余曰：‘唐人尤用意小诗，其命意与所叙述，初不减长篇，而促为四句，意正理尽，高简顿挫，所以难耳。故必有可书之事，如王摩诘云：西出阳关无故人，故行者为可悲，而劝酒不得不饮，阳关之词，不可不作；若客路迷，则潼关之东亦可矣，且潼关之西乃通衢，非有山林曲折，所谓迷者，果何谓邪？沈存中言蕙肴烝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必相错成文，则语势矫健。太史公《淳于髡传》云：操一豚蹄酒一盂，夫叙事犹尔，所谓一葫芦酒一篇诗，自有七言无此句法也。’或曰：‘李白不云乎？一杯一杯复一杯。’余曰：‘古者豪杰之士，高情远意，一寓之酒，有所感发，虽意于饮，而饮不能自己，则又饮至于三杯五斗，醉倒而后已，是不云



尔，则不能形容酒客妙处。夫李白意先立，故七字六相犯，而语势益健，读之不觉其长；此句才叠用一字，已觉其萎弱重复，若不胜其长矣。惟第三句若有意，而语亦不工。陶渊明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矣。于是模写景物，则曰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吟咏情性，则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于是成篇古诗；犹下看春山春尽，有何意味，而遽成诗乎？’闻者皆服。”

《隐居诗话》云：“至和中，阮逸为王宫记室，王能诗，多与逸唱和，逸有句曰：‘易立泰山石，难枯上林柳。’有言其事者，朝廷方治之，会逸坐他事，因废斥之。”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尝曰：‘吾乡有一谚云：富因校些子，贫为不争多。此极有理。’”

《高斋诗话》云：“国初有名人作《座右铭》云：‘避色如避仇，避风如避箭。莫吃空心茶，少餐中夜饭。’有驿舍壁间题诗云：‘逢桥须下马，遇夜莫行船。’此语可为道途之戒。”

苕溪渔隐曰：“世间俚语，往往极有理者。如‘闻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莫管，无事早归。’若能践此言，岂有不省事乎？又‘少吃不济事，多吃济甚事，有事坏了事，无事生出事。’若能守此戒，岂复为酒困乎？”

《漫叟诗话》云：“谢举廉，字民师，余建中靖国中，与同寓兴国寺，诗律尤古，尝记其有《西捷口号》云：‘圣明陛下如先帝，辟国谋臣似召公。不遣毛嫱嫫母北，只将魏尚守云中。百年领土逡巡复，万里窠巢指顾空。今日版图非昔日，玉关西有岭名葱。’章端明《西捷乞致仕》云：‘虎头壮士雪髭须，欲灭西羌更胁胡。先遣槛车传妹勒，却分裨将定天都。莫年投笔真男子，得意归田亦丈夫。饱食自惭还自责，一毫曾有报君无。’”

苕溪渔隐曰：“剽窃他人诗句，以为己出，终当败露，不可不戒。如近时吴可《晚春诗》云：‘小醉初醒过别村，数家残雪拥篱根，枝头有恨梅千点，溪上无人月一痕。’亦洒落可喜。余偶于一达官处见谭知柔所献诗文一编，试取阅之，即吴可之诗在焉，但易其题曰《晚醉口占》，仍改诗中三四字而已。‘晚醉扶筇过竹村，数家残雪拥篱根，风前有恨梅千点，沙上无人月一痕。’然知柔诗文编中，小诗极有可喜者，今举其尤者二绝：‘麦陇风来翠浪浮，霏微小雨似深秋，野亭终日卷帘坐，清樾对啼黄栗留。’‘漫郎无处觅归田，江北江南水拍天，斗擞十年尘土梦，秋风吹上钓鱼船。’又诗文编中有《印累累》古风一篇，与余旧所传吕居仁诗，亦有《印累累》古风一篇，略不异一字，未知竟谁作也。”

《后山诗话》云：“曹南院为秦帅，唵氏方兴，举国入寇，公自出御之，战于三都谷，大败之，唵氏遂衰。其幕府献诗云：‘贤守新成盖代公，临危

方始见英雄。三都谷路全师入，十万胡尘一战空。杀气尚疑横塞外，捷音相继遍寰中。君王看降如纶命，旌节前驱马首红。’ ”

《石林诗话》云：“高丽自太祖后，久不入贡，至元丰初，始遣使来朝，神宗以张诚一馆伴，令问其复朝之意，云：‘其国与契丹为邻，每困契丹诛求陵藉不能堪。国主王徽常诵《华严经》，祈生中国，一夕，梦至京师，备见城邑宫阙之盛，觉而慕之，为诗以记曰：恶业因缘近契丹，一年朝贡几多般，移身忽到中华里，可惜中宵漏滴残。’余大观间伴高丽人，（“高”字原无，今据明钞本校补。）尝见《诚一语录》，备载此事。”

《迂叟诗话》云：“大名进士耿仙芝以诗著，其一联云：‘浅水短芜调马地，淡云微雨养花天。’为人所称。”

《侯鯖录》云：“张公庠自少能诗，一绝云：‘一年春事又成空，拥鼻微吟半醉中，夹道桃花新雨过，马蹄无处避残红。’”苕溪渔隐曰：“《云斋广录》只载此诗后两句，云是李元膺《游春诗》，未知孰是。郑毅夫《代探花郎》一绝，与前诗格调殊相类，今录于此，诗云：‘嫩绿轻红相向开，一番走马探春回，青衫不管露痕湿，直入乱花深处来。’”

《桐江诗话》云：“颍昌曹纬彦文，弟组彦章，俱有俊才。彦文释褐即物故，彦章多依栖中贵人门下。一日，徽庙苑中射弓，左右荐至，对御作射弓词《点绛唇》一阙，云：‘风劲秋高，顿知斗力生弓面。把分筠籥，月到天心满。白羽流星，飞上黄金碗。胡沙雁，云边惊散，压尽天山箭。’今人但知彦章善谑，不知其才，良可惜也。彦章后字元宠，兄弟幼孤，母王氏，教养成就。王氏亦能诗，尝有《雪中观妓》诗云：‘梁王宴罢下瑶台，窄窄红靴步雪来，恰似阳春三月暮，杨花飞处牡丹开。’”

苕溪渔隐曰：“余顷岁过湘中，邮亭壁间，有左鄣绝句云：‘叠叠山腰系冷云，疏疏雨脚弄黄昏，松声更带溪声急，不是行人也断魂。’又于苕溪道观中壁间有郑子覃绝句云：‘纷纷红雨入苍苔，密荫新成莺友来，拟逐幽人梦蓬岛，一声裂竹故惊回。’皆佳作也。壬午岁过三衢，于驿舍壁间见题一联云：‘不知何处雨，便觉此间凉。’自在无峭急之态，不知何人诗也。”

《侯鯖录》云：“长安北禅寺笋石，郑天休题十字云：‘春至不择地，路傍花自开。’”苕溪渔隐曰：“余有句云：‘飞花红千点，芳草绿万里。’”

《雪浪斋日记》云：“李成季诗清丽，然时有不工处。‘日边雁带腊寒去，雪底梅将春信来。’非不佳，而末句云：‘心绪都成一寸灰。’殆未工也。”

王直方《诗话》云：“丹阳陈辅，每岁清明，过金陵上冢，事毕则过蒋山，谒湖阴先生，岁率为常。元丰辛酉、癸亥两岁，访之不遇，因题一绝于门云

：‘北山松粉未飘花，白下风轻麦脚斜，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阴归，见其诗，吟赏久之，称于荆公。荆公笑曰：‘此正戏君为寻常百姓耳。’湖阴亦大笑。盖古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雪浪斋日记》云：“晁以道诗云：‘清霜下牛斗，凜然北固秋。’全似《选诗》。又有‘谢公樽俎烟霞外，庾信文章涕泪前。’极为佳句。”

《西清诗话》云：“华州狂子张元，天圣间坐累终身，每托兴吟咏，如《雪诗》：‘战退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空飞。’《咏白鹰》云：‘有心待搦月中兔，更向白云头上飞。’怪譎类是。后窜夏国，教元昊为边患。朝廷方厌兵，时韩魏公抚陕西，书生姚嗣宗献《崆峒山诗》，有云：‘踏碎贺兰石，扫清西海尘，布衣能办此，可惜作穷鳞。’顾谓僚属曰：‘此人若不收拾，又一张元矣。’因表荐官之。”

《西清诗话》云：“家公在玉堂，春日贴子云：‘三十六宫人第一，玉楼春困梦熊罴。’‘龙烛影中犹是腊，凤箫声里已吹春。’世传蒋颖叔作，非也。”

苕溪渔隐曰：“余宣和间居泗上，于王周士处见张仲宗诗一卷，因借录之。后三十年，于钱唐与仲宗同馆谷，初方识之。余因戏谓仲宗曰：‘三十年前，已识公于诗卷中。’仲宗请余举其诗，渠皆不能记，殆如隔世，反从余求之。向伯恭，仲宗之舅也，仲宗有《香林九咏》，其间《雍熙堂诗》云：‘鼎彝勋业推元老，文采风流及后昆，家世从来耐官职，百年犹见典刑存。’《麦秋亭诗》云：‘东坡喜雨事如此，吾舅名亭思不群，不问两歧何许秀，且看十顷卷黄云。’皆可喜也。”

《侯鯖录》云：“崇宁初，特奏名状元徐适诗曰：‘白发青衫晚得官，琼林顿觉酒肠宽，平康夜过无人问，留得宫花醒后看。’”

卷第五十五

卷第五十五

宋朝杂记下

《高斋诗话》云：“章子厚尝与刘子先定有场屋之旧，又颇相厚善，子厚居京口，子先守姑苏，以新酝洞庭春寄之，子厚答诗云：‘洞霄宫里一闲人，东府西枢老旧臣，多谢姑苏贤太守，殷勤分送洞庭春。’其后隔阔十年，子厚拜相，亦不通问，寄书谓其相忘远引之意，子先以诗谢曰：‘故人天上有书来，责我疏愚唤不回。两处共瞻千里月，十年不寄一枝梅。尘泥自与云霄隔，弩马难追骥驥才。（“骥”原作“德”，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莫谓无心向门下，也曾终夕望三台。’公得诗大喜，即召为宰属，遂迁户部侍郎。”

苕溪渔隐曰：“余卜居苕溪，日以渔钓自适，因自称苕溪渔隐，临流有屋



数椽，亦以此命名。僧了宗善墨戏，落笔潇洒，为余作《苕溪渔隐图》，览景攄怀，时有鄙句，皆题之左方；既久，益多不能尽录，聊举其一二云：‘溪边短短长长柳，波上来来去去船，鸥鸟近人浑不畏，一双飞下镜中天。’‘秋云漠漠烟苍苍，芦花初白莲叶黄，钓船尽日来往处，南村北村秔稻香。’‘卷起纶竿撒棹归，短篷斜掩宿渔矶，日高春睡无人唤，撩乱杨花绕梦飞。’又《满江红》一阕云：‘泛宅浮家何处好，苕溪清境。占云山万叠，烟波千顷。茶灶笔床浑不用，雪蓑月笛偏相称。争不教二纪赋归来，甘幽屏。红尘事，谁能省？青霞志，方高引。任家风舴艋，生涯苓箬。三尺鲈鱼真好脍，一瓢春酒宜闲饮。问此时，怀抱向谁论？惟箕颖。’”

王直方《诗话》云：“王崇极之，与先君同在熙河，作诗送先君入京云：‘渭城杨柳已青青，强驻行人听《渭城》。不问使车归路远，且从樽酒满杯倾。相逢洮塞休兵后，此去秦川照眼明。若立螭头借前箸，且教充国事春耕。’先君诵于吴冲卿丞相，缘此知名。”

《隐居诗话》云：“《杨文公谈苑》载本朝武人多能诗，若曹翰句有‘曾经国难穿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刘吉甫云：‘一箭不中鹄，五湖归钓鱼。’大年称其佳。近世有张师正本进士及第，换武为遥郡防御使，亦能诗，有《升平词》云：‘旧将封侯尽，降王赐姓归。’又‘蜗角功名时不与，涧松才干老甘休。’‘分鹿是非皆委梦，落花贵贱不由人。’他句皆类此。”

苕溪渔隐曰：“余旧览《倦游杂录》，言桂州左右，山皆平地拔起，竹木蓊郁，石如黛染；阳朔县尤奇，四面峰峦骈立。故沈水部彬尝题诗曰：‘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两处争如阳朔好，碧莲峰里住人家。’余初未之信也。比岁，两次侍亲赴官桂林，目睹峰峦奇怪，方知《倦游杂录》所言不诬。因诵韩、柳诗云：‘水作青罗带，山为碧玉簪。’又云：‘海上群峰似剑芒，春来处处割愁肠’之句，真能纪其实也。山谷老人谪宜州，道过桂林，亦尝有诗云：‘桂岭环城如雁荡，平地苍玉忽嵒峨，李成不生郭熙死，奈此百嶂千峰何。’”

《东轩笔录》云：“陶谷久在翰林，意希大用，乃俾其党，因事荐引，言谷在词禁，宣力实多，微伺上旨。太祖笑曰：‘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谷闻之，作诗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文章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

《西清诗话》云：“国初，宋琪、沈义伦俱在黄阁，时久旱；既雨，复不止，广陌泥淖，琪厌之，谓义伦曰：‘可谓变成三日雨。’义伦遽对云：‘调得一城泥。’艺祖知而鄙大臣不学，杨徽之闻而抵掌曰：‘不意中书再生沈、’



宋也。’ ”

《东轩笔录》云：“彭乘为翰林学士，文章诰命，尤为可笑。有边帅乞朝覲，仁宗许其候秋凉即途，乘为批答之诏曰：‘当俟萧萧之候，爰兴靡靡之行。’王琪性滑稽，多所侮谑，及乘死也，琪为挽词云：‘最是萧萧句，无人继后风。’盖为是也。”

《西清诗话》云：“高英秀者，吴越国人，与赞宁为诗友，口给，好骂滑稽，（明钞本“骂”作“为”。）每见眉目有异者，必噂短于其后，人号恶喙薄徒。尝讥名人诗病云：‘李山甫《览汉史》云：王莽弄来曾半破，曹公将去便平沉。定是破船诗。李群玉《咏鸛鸕》云：方穿诘曲崎岖路，又听钩辘格磔声。定是梵语诗。罗隐云：云中鸡犬刘安过，月里笙歌炀帝归。定是见鬼诗。杜荀鹤云：今日偶题题似着，不知题后更谁题。此卫子诗也，不然安有四蹄。’赞宁笑谢而已。”

《东轩笔录》云：“程师孟知洪州，于府中作静堂，自爱之，无日不到，作诗题于石曰：‘每日更忙须一到，夜深长是点灯来。’李元规见而笑曰：‘此乃是登溷之诗。’ ”

蔡宽夫《诗话》云：“唐末五代，俗流以诗自名者，多好妄立格法，取前人诗句为例，议论锋出，甚有师子跳掷，毒龙顾尾等势，览之，每使人拊掌不已。大抵皆宗贾岛辈，谓之贾岛格。而于李、杜特不少假借，李白：‘女娲弄黄土，抟作愚下人，散在六合间，蒙蒙若埃尘。’目曰调笑格，以为谈笑之资。杜子美：‘冉冉谷中寺，娟娟林外峰，栏干更上处，结缔坐来重。’目为病格，以为言语突兀，声势蹇涩。此岂韩退之所谓‘蚍蜉撼大木，可笑不自量’者邪！”

苕溪渔隐曰：“刘义《落叶诗》云：‘返蚁难寻穴，归禽易见窠，满廊僧不厌，一片俗嫌多。’郑谷《柳诗》云：‘半烟半雨溪桥畔，间杏间桃山路中，会得离人无限意，千丝万絮惹春风。’或戏谓此二诗乃落叶及柳谜子，观者试一思之，方知其善谑也。”

王直方《诗话》云：“东坡有言，世间事忍笑为易，惟读王祈大夫诗，不笑为难。祈尝谓东坡云：‘有《竹诗》两句，最为得意，因诵曰：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坡曰：‘好则极好，则是十条竹竿，一个叶儿也。’ ”

东坡云：“蜀人任介、郭震、李旼，皆博学能诗，晓音律，相与为莫逆之交，游荡不羁，礼法之士鄙之，然皆才识过人。李顺之将乱，震游成都东郊，忽赋诗云：‘今日出东郊，东郊无好色，青青原上草，莫放征马食。’遂走京师上书，言蜀将乱。不报，期年其言乃效，震竟不仕。介为陕西一幕官而死。旼稍达，仕至尚书郎。震将死，其友往问之，侧卧欹枕而言，其友曰：‘子

且正身。’震笑曰：‘此行岂可复替名哉？’虽其平生诙谐之余习，然亦足以见其临死生不乱也。”

《后山诗话》云：“杨大年《傀儡诗》云：‘鲍老当筵笑郭郎，笑他舞袖太琅琅，若教鲍老当筵舞，转更琅琅舞袖长。’语俚而意切，相传以为笑。”

《遯斋闲览》云：“李廷彦献《百韵诗》于一达官，其间有句云：‘合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达官惻然伤之曰：‘不意君家凶祸，重并如此。’廷彦遽起自解曰：‘实无此事，但图对属亲切。’又许义方之妻，以端洁自许，义方尝出，经年始归，妻曰：‘自君之出，惟闭门自守。’义方咨叹，问何以自娱，答曰：‘时作小诗以适情耳。’义方欣然取诗观之，首篇云《月夜招邻僧闲话》。”

《东轩笔录》云：“刘放性滑稽，喜谑玩，王汾口吃，放嘲曰：‘恐是昌家，又疑非类，不见雄名，惟闻艾气。’以周昌、韩非、扬雄、邓艾皆吃也。又同趋朝，闻叫班声，汾谓放曰：‘紫宸殿下频呼汝。’放应声曰：‘寒食原头屡见君。’各以其名为戏也。吕嘉问提举市易务三司使，曾布劾其违法，王荆公惑党人之说，反以罪三司，曾既隔下朝请，而嘉问治事如故，放闻而叹曰：‘岂意曾子避席，望之俨然。’望之，嘉问字也。王平甫盛夏入馆中，下马，流汗浹衣，放见而笑曰：‘君真所谓汗淋学士也。’马默为台官，弹放轻薄，不当置在文馆。放曰：‘既云马默，岂合驴鸣？’”

《石林诗话》云：“刘贡甫天资滑稽，不能自禁，遇可谐谑，虽公卿不避。与王荆公素厚，荆公当国，亦屡谑之，虽每为绝倒，然意终不能平也。元丰末，为京东转运使，贬衡州监酒，虽坐他累，议者或谓尝以时相姓名为戏恶之也。元祐初，起知襄州，淳于髡墓在其境内，尝以诗题云：‘微言动相国，大笑绝冠缨。流转有余智，（“转”原作墨丁，今据宋钞本、明钞本校补。）滑稽全姓名。师儒坐稷下，衡盖尽南荆。（“盖”原作“益”，“尽”字原是空白，今据徐钞本订补。）赘婿不为辱，旅坟知客卿。’又有《续谢师厚善谑驿》诗云：‘善谑知君意，何伤睿武公。’盖记前事以自解云。”

王直方《诗话》云：“‘璧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此刘贡甫诗也，自馆中出知曹州时作，旧云‘云里’，荆公改作‘云气’，又云：‘五见宫花落古槐，此诗法也。’”

《桐江诗话》云：“元祐间，东平王景亮，与诸仕族无成子，结为一社，纯事嘲谑，士大夫无间贤愚，一经诸人之目，即被不雅之名，当时人号曰猪嘴关。吕惠卿察访京东，吕天资清瘦，语话之际，喜以双手指画，社人目之曰说法马留。又凑为七字曰：‘说法马留为察访。’社中弥岁不能对。一日，邵箴因上殿氛泄，出知东平，邵高鼻髭髯，社人目之曰凑氛狮子，仍对曰：‘说

法马留为察访，凑氛狮子作知州。’惠卿衔之，讽部使者发以它事，举社遂为齑粉。”

《冷斋夜话》云：“吾叔渊材曰：‘平生死无所恨，所恨者五事耳。’人问其故，渊材敛目不言，久之曰：‘吾论不入时听，恐汝曹轻易之。’问者力请说，乃答曰：‘第一恨鲋鱼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莼菜性冷，四恨海棠无香，五恨曾子固不能作诗。’闻者大笑，而渊材瞠目答曰：‘诸子果轻易吾论也。’”

《隐居诗话》云：“‘昨夜阴山吼贼风，帐中惊起紫髯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把金鞭打铁骢。’不知何人之诗，颇为边人传诵。有张师雄者，居洛中，好以甘言悦人，晚年尤甚，洛人目为蜜翁翁。（“蜜”原作“密”，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下同。）会官于塞上，一夕，传胡骑犯边，师雄苍黄震恐，衣皮裘两重，伏于土穴中，神如痴矣；秦人呼土窟为土空，遽为无名子改前诗以嘲之曰：‘昨夜阴山贼吼风，帐中惊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师出，连着皮裘入土空。’”

王直方《诗话》云：“王禹锡行第十六，与东坡有姻连，尝作《贺知县喜雨诗》云：‘打叶雨拳随手重，吹凉风口逐人来。’自以为得意，东坡见之曰：‘十六郎作诗，怎得如此不入规矩？’禹锡云：‘盖是醉中所作。’异日又持一大轴呈坡，坡读之云：‘尔复醉邪？’”

《东轩笔录》云：“陈绎晚为敦朴之状，时谓之热熟颜回。孔文仲举制科，庭试对策，言时事有可痛哭太息者，执政恶而黜之。绎时为翰林学士，语于众曰：‘文仲狂躁，真杜园贾谊也。’王平甫笑曰：‘杜园贾谊，可对热熟颜回。’合坐大噱，绎有惭色。杜园、热熟，皆当时鄙语。”

《遯斋闲览》云：“西头供奉官钱昭度，尝作《咏方池诗》云：‘东道主人心匠巧，凿开方石贮涟漪，夜深却被寒星照，恰似仙翁一局棋。’有轻薄子见而笑曰：‘此所谓一局黑全输也。’盖唐寥凝有《咏白鸥诗》云：‘满汀鸥不散，一局黑全输’之句。”

《漫叟诗话》云：“钱昭度诗：‘二八飞泉绕齿鸣。’盖用鲍照《井谜》也。《井谜》：‘二形二体，四支八头，四八一八，飞泉仰流。’五八是四十数，昭遂使作二八，识者笑其不能用事。”

《后山诗话》云：“熙宁初，外学置官师，职简地亲，多在幕席。徐有学官，喜谑语，同府苦之，咏蝇以刺之曰：‘衣服有时遭点染，杯盘无日不追随。’”

苕溪渔隐曰：“郭忠恕尝玩聂崇义，戏嘲之云：‘近贵全为聩，攀龙即是聋，虽然三个耳，其奈不成聪。’崇义应声反以忠恕二字解嘲云：‘勿笑有三

耳，全胜畜二心。’陈亚、蔡襄互相嘲云：‘陈亚有心终是恶，蔡襄无口便成衰。’近时吕扩、谢晖，亦以名相嘲云：‘吕扩无才终入广，谢晖不日便充军。’是知戏谑不可不谨，至于为虐，可以为戒。”

## 卷第五十六

## 卷第五十六

### 文殊

《传灯录》云：“文殊问无著：‘近离甚处？’著云：‘南方。’殊云：‘南方佛法如何多少？’著云：‘或三百，或五百。’著问：‘此间如何住持？’殊云：‘凡圣同居，龙蛇浑杂。’著云：‘多少众？’殊云：‘前三三，后三三。’雪窦颂曰：‘千峰盘屈色如蓝，谁谓文殊是对谈？堪笑清凉多少众，前三三与后三三。’”

### 远法师

山谷云：“远法师居庐山下，持律精苦过中，不受蜜汤，而作诗换酒饮陶彭泽；送客无贵贱，不过虎溪，而与陆道士行过虎溪数百步，大笑而别。故禅月作诗云：‘爱陶长官醉兀兀，送陆道士行迟迟，买酒过溪皆破戒，斯何人斯师如斯。’故效之：‘留陶渊明把酒碗，送陆修静过虎溪，胸次九流清似镜，（“清”原作“精”，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人间万事醉如泥。’”

### 古灵

《传灯录》云：“古灵行脚回受业，师问曰：‘汝离吾在外，得何事业？’曰：‘并无事业。’遂遣执役，一日，因澡身，命灵去垢，灵乃拊背曰：‘好所佛殿，而佛不圣。’其师回首视之，灵曰：‘佛虽不圣，且能放光。’其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灵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佗故纸驴牛去。’其师置经问曰：‘汝行脚遇何人？吾前后见汝发言异常。’灵曰：‘某甲蒙百丈和尚指个歇处，今欲报慈德耳。’其师于是请为说法，灵乃举唱百丈门风曰：‘灵光独耀，迥脱根尘，体露真常，不拘文字，心性无染，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其师于言下感悟。”

### 圆泽

《甘泽谣》云：“唐李愷之子源，以父死王难，不仕，居洛阳惠林寺，与僧圆泽游。一日，相约游峨嵋山，源欲泝峡，泽欲取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绝世事，岂可复道京师哉？’舟次南浦，见妇人锦裆负罍而汲者，泽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为是也。’源惊问之，泽曰：‘妇人姓王氏，吾当为子，孕三岁矣，吾不来，故不得乳，今既见，无可逃者。三日浴儿时，愿公临我，以一笑为信。后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当与公相见。’至暮泽亡，妇乳三日，源住视之，儿见源果笑。源后适吴，赴其约，闻葛洪川畔有牧童，扣



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惭愧情人远相访，此身虽异性常存。’问：‘泽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又歌曰：‘身前身后事茫茫，欲话因缘恐断肠，吴越山川寻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东坡诗云：“欲向钱塘访圆泽，葛洪陂畔带秋深。”即此事也。

### 灵 彻

《雪浪斋日记》云：“灵彻诗，僧中第一，如‘海月生残夜，江春入暮年’，‘窗风枯砚水，山雨慢琴弦’，‘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前辈评此诗云：‘转石下千仞江。’”

《集古录》云：“‘相逢尽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见一人。’世俗相传以为俚谚。庆历中，许元为发运使，因修江岸，得斯石于池阳江水中，始知为灵彻诗也。”

### 船子和尚

《冷斋夜话》云：“华亭船子和尚有偈曰：‘千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食，满船空载月明归。’丛林盛传，想见其为人。山谷倚曲首，歌成长短句曰：‘一波才动万波随，蓑笠一钩丝，金鳞正在深处，千尺也须垂。吞又吐，信还疑，上钩迟。水寒江静，满目青山载月明归。’”

### 参 寥

《冷斋夜话》云：“吴僧道潜有标置，常自姑苏归西湖，经临平道中，作诗云：‘风蒲猎猎弄轻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临平山下路，藕花无数满汀州。’东坡赴官钱塘，过而见之，大称赏。已而相寻于西湖，一见如旧相识。及坡移守东徐，潜往访之，馆于逍遥堂，士大夫争识之。东坡饌客罢，与之俱来，红妆拥随之，东坡遣一妓前乞诗，潜援笔而成曰：‘寄语巫山窈窕娘，好将魂梦恼襄王，禅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风上下狂。’一坐大惊，自是名闻海内。然性褊，憎凡子如仇，尝作诗曰：‘去岁春风上国行，烂窥红紫厌平生，而今眼底无姚魏，浪蕊浮花懒问名。’士论以此少之。道潜作诗，追法渊明，其语有逼真处，曰：‘数声柔橹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曰：‘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时从东坡在黄州，士大夫以书抵坡曰：‘闻日与诗僧相从，岂非隔林仿佛闻机杼者乎？真东山胜游也！’坡以书示潜，诵前句笑曰：‘此吾师七字师号。’”

《高斋诗话》云：“东坡长短句云：‘村南村北响缱车。’参寥诗云：‘隔林仿佛闻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秦少游云：‘菰蒲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三诗大同小异，皆奇句也。”

《冷斋夜话》云：“参寥子言：‘林下人好言诗，才见诵齐己、贯休诗，便不必问。’”苕溪渔隐曰：“余观《后山居士集》，有《送参寥序》，略

云：‘余与之别余二十年，复见于此，爱其诗，读不舍手，属其谈，挽不听去，交相语及唐诗僧，（“交”徐钞本、明钞本作“夜”。）参寥子曰：贯休、齐己，世薄其语，然以旷荡逸群之气，高世之志，天下之誉，王侯将相之奉，而为石霜老师之役，终其身不去，此岂用意于诗者？工拙不足病也。’则参寥前后之论，何相反如此？疑《冷斋》妄为云云耳。”

《西清诗话》云：“作诗者，陶冶物情，体会光景，必贵乎自得；盖格有高下，才有分限，不可强力至也。譬之秦武阳气盖全燕，见秦王则战掉失色；淮南王安，虽为神仙，谒帝犹轻其举止：此岂由素习哉！余以谓少陵、太白，当险阻艰难，流离困蹙，意欲卑而语未尝不高；至于罗隐、贯休，得意于偏霸，夸雄逞奇，语欲高而意未尝不卑。乃知天禀自然，有不能易者。”

洪觉范

《冷斋夜话》云：“余至琼州，刘蒙叟方饮于张守之席，三鼓矣，遣急足来觅长短句，问欲叙何事，蒙叟视烛有蛾扑之不去，曰：‘为赋此。’急足反走持纸，曰：‘急为之，不然获谴也。’余口授吏书之曰：‘蜜烛花光清夜阑，粉衣香翅绕团团。人犹认假为真实，蛾岂将灯作火看。方叹息，为遮栏，也知爱处实难拼。忽然性命随烟焰，始觉从前被眼瞒。’蒙叟醉笑首肯之。既北渡，夜发海津，又赠行，为之词曰：‘一段文章种性，更谪仙风韵。画戟丛中，清香凝宴寝。落日清寒勒花信，愁似海，洗光词锦。后夜归舟，云涛喧醉枕。’”

《雪浪斋日记》云：“洪觉范诗云：‘已收一霎挂龙雨，忽起千岩撼鹞风。’（“忽”原作“勿”，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挂龙对撼鹞，皆方言，古今人未尝道。又云：‘丽句妙于天下白，高才俊似海东青。’又云：‘文如水行川，气如春在花。’皆奇句也。”

韩子苍云：“往年，余宰分宁，觉范从高安来，馆之云岩寺，寺僧三百，各持一幅纸求诗于觉范，觉范斯须立就，余见之不怪，曰：‘诗当少加思，岂若是容易乎？’觉范笑曰：‘取快吾意而已。’相别十年，览其遗编，追记平生，不觉殒泪。余欲删去冗长，定取精深数十百首，仍为作序以示世人，老懒未暇也。僧中初无具诗眼者，已刻版于书肆，每以为恨。”

《冷斋夜话》云：“予谪海外，上元，椰子林中，渔火三四而已。中夜闻猿声凄动，作词曰：‘凝祥宴罢闻歌吹，画毂走，香尘起，冠压花枝驰万骑。马行灯闹，凤楼帘卷，陆海鳌山对。当年曾看天颜醉，御杯举，欢声沸。时节虽同悲乐异，海风吹梦，岭猿啼月，一枕思归泪。’又有《怀京师诗》云：‘十分春瘦缘何事，一掬归心未到家。’”苕溪渔隐曰：“忘情绝爱，此瞿昙氏之所训，惠洪身为衲子，词句有‘一枕思归泪’及‘十分春瘦’之语，岂

所当然。又自载之诗话，矜炫其言，何无识之甚邪！”

《冷斋夜话》云：“陈莹中谪合浦，时余在长沙，以书抵余，为负《华严经》入岭，有偈曰：‘大士游方兴尽回，家山风月绝纤埃，杖头多少闲田地，挑取《华严》入岭来。’余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开，俯看人世过飞埃，湘南岭外休分别，圆寂光中共往来。’又闻岭外大雪，作二偈寄之，曰：‘传闻岭外雪，压倒千年树。老儿拊手笑，有眼未曾睹。故应润物材，一洗障江雾。（“障”徐钞本、明钞本作“瘴”。）寄语牧牛人，莫教头角露。’又曰：‘遍界不曾藏，处处光皎皎。开眼失踪由，都缘太分晓。园林忽生春，万瓦粲一笑。遥知忍冻人，未悟安心了。’”

《冷斋夜话》云：“余还自朱崖，馆于高安大愚山，陈莹中自台州载其家来漳浦，过九江，爱庐山，因家焉。以书督余兼程来，余以三日至湓城，莹中曰：‘自此宜可禁作诗，无益于事。’余曰：‘敬奉教。然余儿时好食肉，母使持斋，余叩头乞先饫餐肉一日，（“饫”原作“饭”，今据明钞本校改。）母许之。今日当准食肉例，先吟两诗，喜吾二人死而更生，如何？’莹中许焉，曰：‘雁荡天台看不足，尽搬儿女寄蓬窗。往来漳水谋二顷，偶爱庐山家九江。名节逼真如醉白，（“逼”原作“适”，今据明钞本校改。）生涯领略似湘庞。向来万事都休理，且听楼钟咽夜撞。’（明钞本“咽”作“一”。）‘与公灵鹫曾听法，游戏人间知几生。夏口瓮中藏画像，孤山月下认歌声。翳消已觉花无蒂，矿尽方知珠自明。数抹夕阳残雨外，一番飞絮满江城。’莹中喜而谓余曰：‘此岐山猪肉，虽美无多食。’后三年，余客漳水，见莹中侄胜柔自九江来，出诗示余曰：‘仁者难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恃何妨。争先世路机关恶，近后语言滋味长。可口物多终作疾，快心事过必为伤。与其病后求良药，不若病前能自防。’余谓胜柔曰：‘公痴叔诗，如食鲫鱼，惟恐遭骨刺，与岐山猪肉，不可同日而语也。’”

《冷斋夜话》云：“余自并州还故里，馆延福寺，寺前有小溪，风物类斜川，余儿童时戏剧之地也。尝春深独行溪上，作小诗曰：‘小溪倚春涨，攘我夜月湾，新晴为不平，约束晚见还。银梭时拨刺，破碎波中山，整钓背落日，一叶嫩红间。’又尝莫寒归，见白鸟，作诗曰：‘剩水残山惨淡间，白鸥无事小舟闲，个中着我添图画，便是华亭落照湾。’鲁直曰：‘观君诗说烟波漂渺处，如陆忠州论国政，字字坦夷，前身非篙师沙户种类邪？’有诗，其略云：‘吾年六十子方半，槁项顶螺忘岁年，脱却衲衣着蓑笠，来伴涪翁刺钓船。’余尝对渊材诵之，渊材曰：‘此退之《澄观》我欲收敛加冠巾换骨句也。’”

《冷斋夜话》云：“衡州花光仁老以墨为梅花，鲁直观之，叹曰：‘如嫩



寒春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余因为赋长短句曰：‘碧瓦笼晴香雾绕，水殿西偏小，驻闻啼鸟，风度女墙吹语笑，南枝破腊应开了。道骨不凡江瘴晓，春色通灵，医得花重少。抱瓮酿寒春，杳杳谯门，画角催残照。’又曰：‘入骨风流国色，透尘种性真香。为谁风鬓浣新妆，半树水村春暗。（“水”原作“人”，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雪压枝低篱落，月高影动池塘。高情数笔寄微茫，小寝初开雾帐。’前《蝶恋花》后《西江月》也。”

《冷斋夜话》云：“鲁直使予对句曰：‘呵镜云遮月。’对曰：‘啼妆露着花。’鲁直罪予，于诗深刻见骨，不务含蓄，予竟不晓此论。”

《冷斋夜话》云：“余住临川景德寺，与谢无逸辈升阁，得禅月所画十八应供像甚奇，而失第五轴，予口占嘲之曰：‘十八声闻解埤根，少丛林汉乱山门，不知何处罗斋去，不见云堂第五尊。’明日，有女子来拜叙曰：‘儿南营兵妻也，寡而食素，夜梦一僧来言曰：我北景德僧，（“北”徐钞本作“乃”。）因行失队，烦相引归寺，可乎？既觉而邻家邀饭，入其门，见壁间有画异僧，形状了然梦中所见也。’时朱世英守临川，异之，使迎还阁藏之。”

《石林诗话》云：“元丰间，尝久旱不雨，裕陵禁中斋祷甚力，一夕，梦有僧乘马驰空中，口吐云雾，既觉而雨大作。翌日，中贵人道梦中所见物色，于相国寺三门五百罗汉中，至第十三尊，略仿佛，即迎入内观之，正所梦也。王丞相禹玉作《喜雨诗》云：‘良弼为霖辜宿望，神僧吐雾应精求。’元参厚之云：‘仙骥蹶云穿仗下，佛花吹雨匝天飞。’（“飞”明钞本作“流”。）盖记此事。相国寺罗汉，本江南李氏时物，在庐山东林寺，曹翰下江州，尽取其城中金帛宝货，连百馀舟，（“馀”原作“余”，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私盗以归，无以为名，乃取罗汉每舟载十许尊献之；诏因赐相国寺，当时谓之押纲罗汉。”

王梵志

山谷云：“王梵志诗云：‘梵志翻著袜，人皆道是错，乍可刺你眼，不可隐我脚。’一切众生颠倒，类皆如此，乃知梵志是太修行人也。昔茅容季伟，田家子尔，（“田”原作“曰”，案当作“田”，今改。）杀鸡饭其母，而以草具饭郭林宗，林宗起拜之，因劝使就学，遂为四海名士。此翻着袜法也。今人以珍饌奉客，以草具奉其亲，涉世合义则与己，不合义则称亲，万世同流，皆季伟之罪人也。”

山谷云：“王梵志诗云：‘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一人吃一个，莫嫌没滋味。’己且为土馒头，尚谁食之？今改‘预先着酒浇，使教有滋味。’”

卷第五十七

卷第五十七



## 雪 窦

苕溪渔隐曰：“雪窦显禅师尝作偈云：‘三分光阴二早过，灵台一点不揩磨，贪生逐日区区去，唤不回头争奈何！’世人贪着爱境，以妄为真，迷而弗返，读此偈者，宜如何哉！”

## 赞 元

《僧宝传》云：“王荆公丁家艰，阅内典于蒋山，与赞元禅师游从如昆弟，公尝问祖师意旨，元不答，公益扣之，元曰：‘公般若有障三，有近道之质一，更两生来恐纯熟。’公曰：‘愿闻其说。’元曰：‘公世缘深，怀经济之志，用舍不能，必心未平，又多怒，而学问尚理，于道为所知愚，此其三也。特视利名如脱发，甘澹薄如头陀，此为近道，且当以教乘滋茂之可也。’公再拜受教。元为人闲靖寡言，客来无贵贱，寒温外无别语。公后罢相，居定林，稍觉烦动，即造元，相向默坐，终日而去。有诗题觉海方丈赠之云：‘往来城府住山林，诸法翛然但一音。不与物违真道广，每随缘起自禅深。舌根已净谁能坏，足迹如空我得寻。岁晚北窗聊寄傲，蒲萄零落半床阴。’人以为实录。”

## 了 元

《僧宝传》云：“东坡元丰末年，得请归耕阳羨，舟次瓜步，以书抵金山了元禅师曰：‘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元得书径来，东坡迎笑问之，元以偈为献曰：‘赵州当日少谦光，不出三门见赵王，争似金山无量相，大千都是一禅林。’东坡拊掌称善。”

## 秀 老

《冷斋夜话》云：“法云秀老，关西人，面目严冷，能以礼折人。李伯时画马，东坡第其笔，当不减韩幹。都城黄金易致，而伯时画不可得。师让之，曰：‘伯时士大夫，而以画马之名行，已可耻，矧又画马人夸以为得妙入马腹中，亦足可惧。’伯时大惊，不自知身去坐榻曰：‘今当何以洗其过？’师劝画观音像以赎其罪。黄鲁直作艳语，人争传之，秀呵曰：‘翰墨之妙，甘施于此乎？’鲁直笑曰：‘又当置我于马腹中邪？’秀曰：‘公艳语荡天下淫心，不止于马腹中，正恐生泥犁耳。’鲁直颌应之。故一时公卿伏师之善巧也。”苕溪渔隐曰：“余读鲁直所作晏叔原《小山集序》云：‘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邪？’观鲁直此语，似有憾于法秀，不若伯时之能伏善也。”

蔡宽夫《诗话》云：“今世所藏韩幹画马，多分其鬃为三，莫晓何意。惟白乐天《春深学士家诗》云：‘凤书裁五色，马鬣剪三花。’唐学士例借飞龙厩马，则应是时国马皆如此也。李伯时喜学韩幹画，每不知三鬃之意，常难于

下笔；有得乐天诗者，先为诵之而不言所出，伯时力请之，乃使为尽工作数马，始以集示之云。”

### 惠 诜

《冷斋夜话》云：“东吴僧惠诜，佯狂垢污，而诗语清婉，尝书湖上一山寺壁曰：‘落日寒蝉鸣，独归林下寺。柴扉夜未掩，片月随行屐。惟闻犬吠声，更入青萝去。’东坡一见，为和其后曰：‘但闻烟外钟，不见烟中寺。幽人行未已，草露湿芒屨。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诜竟以此诗知名。”

### 清 顺

《冷斋夜话》云：“西湖僧清顺，颀然清苦，多佳句，尝赋《十竹诗》曰：（“十”原作“千”，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城中寸土如寸金，幽轩种竹只十个，春风惧勿长儿孙，穿我阶前绿苔破。’又有‘久服林下游，颇识林下趣。从渠绿阴繁，不碍清风度。闲行石上眠，落叶不知数。一鸟忽飞来，啼破幽绝处。’荆公游湖上，爱之，乃称扬其名。坡晚年亦与之游，甚多酬唱。”

### 僧诗无蔬笋气

《西清诗话》云：“东坡言僧诗要无蔬笋气，固诗人龟鉴。今时误解，便作世网中语；殊不知本分家风，水边林下气象，盖不可无。若尽洗去清拔之韵，使与俗同科，又何足尚。齐己云‘春深游寺客，花落闭门僧’，惠崇云‘晓风飘磬远，暮雪入廊深’之句，华实相副，顾非佳句邪？天圣间，闽僧可士，有《送僧诗》云：‘一钵即生涯，随缘度岁华。是山皆有寺，何处不为家。笠重吴天雪，鞋香楚地花，他年访禅室，宁惮路歧赊。’亦非食肉者能到也。”

《冷斋夜话》云：“大觉怀琏，禅学外工诗，荆公与之游，尝以其诗示欧公。曰：‘此道人作肝脏馒头也。’荆公不悟其戏，问其意，欧公曰：‘是中无一点菜气。’琏蒙仁庙赏识，留住东京净因禅院甚久，尝作诗进呈，乞还山林，曰：‘千簇云山万壑流，闲身归老此峰头，殷勤愿祝如天寿，一炷清香满石楼。’又曰：‘尧仁况是如天阔，乞与孤云自在飞。’”

《石林诗话》云：“唐诗僧，中叶以后其名字班班为时所称者甚多，然诗皆不传，如‘经来白马寺，僧到赤乌年’数联，仅见文士所录而已。陵迟至贯休、齐己之徒，其诗虽存，然无足言矣。中间虽皎然最为杰出，故其诗十卷独全，亦无甚过人处。近世僧学诗者极多，皆无超然自得之气，往往反拾掇模效士大夫所残弃，又自作一种体格律，尤凡俗，世谓之酸馅气。子瞻《赠惠通诗》云：‘语带烟霞从古少，气含蔬笋到公无。’尝语人曰：‘颇解蔬笋语否？为无酸馅气也。’闻者无不皆笑。”

## 戏 词

《冷斋夜话》云：“东坡镇钱塘，无日不在西湖。尝携妓谒大通禅师，愠形于色，东坡作长短句，令妓歌之，曰：‘师唱谁家曲，宗风嗣阿谁。借君拍板与门槌，我也逢场作戏莫相疑。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时有僧仲殊在苏州，闻而和之，曰：‘解舞《清平乐》，如今说向谁？红炉片雪上钳锤，打就金毛狮子也堪疑。木女明开眼，泥人暗皱眉，蟠桃已是着花迟，不向春风一笑待何时？’”

## 蒸豚诗

东坡云：“王中令既平蜀，捕逐余寇，与部队相远；饥甚，入一村寺中，主僧醉甚，箕踞，公怒欲斩之，僧应对不惧，公奇而赦之，问求蔬食，僧曰：‘有肉无蔬。’公益奇之，馈以蒸猪头，食之甚美，公喜问：‘僧止能饮酒食肉邪？为有他技也？’僧自言能为诗，公令赋《蒸豚诗》，操笔立成，云：‘嘴长毛短浅含膘，久向山中食药苗。蒸处已将蕉叶裹，熟时兼用杏浆浇。红鲜雅称金盘荐，（“荐”原作“钉”，今据明钞本校改。）软熟真堪玉箸挑。若把毡根来比并，毡根自合吃藤条。’公大喜，与紫衣师号。”

## 汤泉诗

《冷斋夜话》云：“福州僧可遵，好作诗，暴所长以盖人，丛林貌礼而心不然之。尝题诗汤泉壁间，东坡游庐山偶见，为和之。遵曰：‘禅庭谁作石龙头，龙口汤泉沸不休，直待众生尘垢尽，我方清冷浑常流。’东坡曰：‘石龙有口口无根，龙口汤泉自吐吞，若信众生本无垢，此泉何处有寒温？’遵自是愈自矜伐。客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师还，过焉，遵作诗赠之曰：‘上国归来路几千，浑身犹带御炉烟。凤凰山下敲蓬户，惊起山翁白昼眠。’元戏答曰：‘打睡禅和万万千，梦中趋利走如烟。劝君抖擞修禅定，老觉如蚕已再眠。’元诗虽少酝藉，亦一时快之。”

## 夏云诗

《冷斋夜话》云：“章子厚谪海康，过贵州南山寺，寺有老僧，名奉忠，蜀人也，自眉山来，欲渡海见东坡，不及，因病于此寺。子厚宿山中，邀与饮，忠欣然从之，又以蒸蛇劝食之，忠举箸啖之无所疑。子厚曰：‘子奉佛戒，乃食蒸蛇，何哉？’忠曰：‘相公爱人以德，何必见诮。’已而倚槛看层云，子厚曰：‘夏云多奇峰，真善比类。’忠曰：‘曾记《夏云诗》甚奇。’子厚使诵之，忠曰：‘如峰如火复如绵，飞过微阴落槛前，天地生灵干欲死，不成霖雨漫遮天。’”

## 缙黄杂记

蔡宽夫《诗话》云：“唐搢绅自浮屠易业者颇多，刘禹锡《答廖参谋》

：‘初服已惊白发长，高情犹向碧云深。’李义山呈令狐相公诗曰：‘白足禅僧思败道，青袍御史欲休官。’以指其座中人，皆显言之，盖当时自不以为讳；近世言还俗，虽里民且耻之也。”

《冷斋夜话》云：“太祖将问罪江南，李后主用谋臣，欲拒王师，法眼禅师观牡丹于大山，作偈讽之云：‘拥毳对芳丛，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冶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后主不悟，王师旋渡江。”

《侯鯖录》云：“钱氏时，有还乡和尚每唱曰：‘还乡寂寂杳无踪，不挂征帆水陆通，踏得故乡田地稳，更无南北与西东。’或问其说，曰：‘明年大家都去。’果有纳土之应。”

洪驹父《诗话》云：“王荆公书一绝句于壁间云：‘竹里编茅倚石根，竹茎疏处见前村，闲眠尽日无人到，自有清风为扫门。’盖诗僧显忠诗也。”

《雪浪斋日记》云：“高子勉喜吴僧闻复诗：‘枇杷花发天欲雪，黄雀不飞枝上寒。’以谓冬间难得花。余举示子和，子和曰：‘黄雀不飞枝上寒，佳句也。’”

《西清诗话》云：“近时诗僧祖可被恶疾，人号癞可。善权老亦能诗，人物清癯，人目为瘦权。可得之雄爽，权得之清淡。可诗如‘清霜群木落，尽是西山秋。’又‘谷口未斜日，数峰生夕阴。’皆佳句也。”

《古今诗话》云：“南方浮图能诗者多，士大夫鲜有汲引，多汨没不显。福州僧有诗百余篇，其中佳句，如‘虹收千障雨，潮展半江天。’不减古人也。”苕溪渔隐曰：“此一联乃体李义山诗‘虹收青障雨，鸟没夕阳天’，所谓屋下架屋者，非不经人道语，不足贵也。”

东坡云：“余谪黄州，休马于逆旅祁宗祥家，（“祁”原作“祈”，今据明钞本校改。）见壁上有幅纸题诗云：‘满院秋光浓欲滴，老僧倚杖青松侧，只怪高声问不应，瞋余踏破苍苔色。’（“余”原作“今”，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其后题云：‘湓水僧宝麈。’宗祥谓余：‘此光黄间狂僧也，年百三十，死于熙宁十年。既死，人有见之者。’”

《冷斋夜话》云：“邓峰永庵主南禅师法子也。初未尝问法，南公所至处辄随之。鲁直闻其风而悦之，恨不及识。有嗣庆者，事永甚久，即以庆主黄龙，鲁直为作疏语，特奇峻。丛林于庆改观，及见之，与语，多解体，又嗣法南公。鲁直过永旧庵，题其壁曰：‘夺得胡儿马便休，休嗟李广不封侯，当年射得南山虎，今日看来是石头。’”

《隐居诗话》云：“欧阳文忠公《诗话》载宋朝诗僧九人，时号九僧诗，其间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图》，刊石于长安，甚有可喜者。嘉祐、熙宁



间，吴僧文莹尤能诗，其辞句飘逸，尤长古风，其可喜者，不可概举；有《渚宫集》两卷，郑獬为之序，行于世，可见也。”

《雪浪斋日记》云：“唐僧栖蟾《题豫章邑中》云：‘楚树七回凋茂叶，江人三至宿秋风，蟾蜍竹老摇疏白，菡萏池干滴碎红。’山谷诸人，（“山谷”二字，原作墨丁，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皆和此诗。又一僧《题豫章》云：‘古木疑撑月，危峰欲堕江。’亦佳句也。”

《侯鯖录》云：“圆通禅师法秀，立身峻洁，不肯出世，作颂曰：‘谁能一日三梳头，撮得髻根牢便休，大抵是他肌骨好，不搽红粉也风流。’”

《冷斋夜话》云：“雪峰悦禅师，明眼尊宿，丛林敬畏。与兴化铎和尚友善，铎城居三十年，老矣，犹迎送不已。悦常诫之曰：‘公何不袖手林下去，尚如此忍垢乎？’（“如”字原无，今据明钞本补。）郡僚爱铎者多，不果脱。一日，送大官出郊，堕马损臂，呻吟月余，以书哀诉于悦，悦恨其不听言，作偈戏之曰：‘大悲菩萨一千手，大丈夫儿谁不有，兴化和尚折一臂，尚余九百九十九。’”

《正法眼藏》云：“张拙秀才参石霜，霜问先辈何姓，曰：‘拙姓张。’霜曰：‘觅巧了不可得，拙自何来？’张于言下有省，乃述颂云：‘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断除烦恼重增病，趣向真如总是邪。随顺众缘无挂碍，涅槃生死是空花。’”

东坡云：“芝上人为余言：‘有节度判官朱炎，学禅久之，忽于《楞严经》若有得者，问讲僧义注云：此身死后，此心何在？注（“云此身”以下十字原阙，今据明钞本校补。）云：此身未死，此心何在？炎良久以偈答曰：四大不须先后觉，六根还向用时空，难将语默呈师也，只在寻常语默中。师可之。炎后竟坐化，真庙时人也。’”（“庙”原作“唐”，今据明钞本校改。又明钞本以此五字为小注。）

《漫叟诗话》云：“饶节，字德操，弃儒出家。后有诗寄吕居仁云：‘向来相约济时功，大似频伽餉远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犹求旧管城公。文章不奈百年老，世事能排双颊红。拟借夜窗三四刻，共君趺坐说幡风。’《楞严经》云：‘譬如人以频伽瓶贮远空，以餉他国。’”

东坡云：“眉山道士李伯祥好为诗，格亦不高，往往有奇语，如‘夜过修竹寺，醉打老僧门’之句，亦可爱也。”

卷第五十八

卷第五十八

回 仙

东坡云：“回先生过湖州东林沈氏，饮醉，以石榴皮书其家东老庵之壁云

：‘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东老，沈氏之老自谓也。余次其韵云：‘世俗何知贫是病，神仙可学道之余，但知白酒留佳客，不问黄公觅《素书》。’‘符离道上晨兴际，华岳先生尸解余，忽见《黄庭》丹篆句，犹传青纸小朱书。’‘凄凉雨露三年后，仿佛尘埃数字余，至用榴皮缘底事，中书君岂不中书。’”

山谷云：“‘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黄尘车马道，独清闲自然。炉鼎虎绕与龙盘，九转丹砂就，琴心三叠，蕊珠看舞胎仙。便万钉宝带貂蝉，富贵欲熏天，黄粮炊未熟，梦惊残。是非海里，直道作人难。袖手江南去，白蘋红蓼，再游湓浦，庐山住三十年。’有人书此曲于州东茶园酒肆之柱间，（“园”原作“圈”，今据明钞本校改。）或爱其文旨趣，而不能歌也。中间乐工，或按而歌之，辄以俚语窜入，（“俚”原作“径”，今据明钞本校改。）睥然有市井气，不类神仙中人语也。十年前，有醉道士歌此曲广陵市上，童儿和之，乃合其故时语。此道士去后，乃以物色迹逐之，知其为吕洞宾也。”苕溪渔隐曰：“近时吴江长桥垂虹亭屋山壁上草书一词，人亦为吕仙作，其果然邪？词曰：‘蜚梁欹水，虹影清光晓，橘里渔乡半烟草。看来今往古，物是人非，天地里惟有江山不老。雨衣风帽，四海谁知道。一剑横空几番到。按玉龙嘶未断，月冷波寒归去也，琳宇洞天无锁。指云屏烟嶂是吾庐，但满地苍苔，年年不扫。’”

《西清诗话》云：“钟弱翁帅平凉，（“凉”原作“源”，今据《类说》卷五十七引《西清诗话》校改。）一方士通谒，从牧童牵黄犊立于庭下，弱翁异之，指牧童曰：‘道人颇能赋此乎？’笑曰：‘不烦我语，是儿能之。’牧童乃操笔大书云：‘草铺横野六七里，笛弄晚风三两声，归来饱饭黄昏后，不脱蓑衣卧月明。’既去，郡人见方士担两大瓮，长歌出郭，迹之不见。两瓮乃二口，岂洞宾邪？”

《东轩笔录》云：“潭州士人夏钧，罢官，过永州，谒何仙姑而问曰：‘世人多言吕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兴化寺设斋。’钧专记之，到潭日，首于兴化寺取斋簿视之，果其日有华州回客设供。顷年滕宗亮谪守巴陵郡，有华州回道士上谒，风骨耸秀，神宇清迈，滕知其异，口占一诗赠之，曰：‘华州回道士，来到岳阳城，别我游何处，秋空一剑横。’回闻之，恍然大笑而别，莫知所之。”

### 神仙杂记

《今是堂手录》云：“太学体远斋饶州一同人遇游道士，（“遇”原作墨丁，今据明钞本校补。）道士本里人，化去已多年，一日，来客位相访，约同人请假，归斋，假簿中有诗一绝，乃道士所书也，诗云：‘相别来来一百秋，幻泡

重作故人游，紫泥白雪寻常事，何苦人间说不休。’”（“说”原作“诗”，今据明钞本校改。）

东坡云：“虔州布衣赖仙芝言：连州有黄损仆射者，（“连”原作“运”，今据明钞本校改。）五代时人，仆射盖事南汉，未老退归，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孙画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复归，坐阼阶上呼家人，其子适不在，孙出见之，索笔书壁上云：‘一别人间岁月多，归来人事已消磨，惟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投笔竟去，不可留。子归，问其状貌，孙云：‘甚似影室老人也。’连州相传如此。（“连州”原作“运人”，今据明钞本校改。）后颇有仕进者。”

王直方《诗话》云：“张嘉甫言：余少见人诵一诗云：‘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不知何人作。后过毘陵汪迪家，出所藏晋水部贺公手书，乃知此诗贺作。”

《西清诗话》云：“张亶，熙宁中梦行入空中，（明钞本“入”作“大”。）闻天风海涛，声振林木，徐见海中楼阙金碧，琼裾琅珮者数百人，揖亶，出纸请赋诗，细视笔砚，皆碧玉色，且戒之曰：‘此间文章，要似隐起鸾凤，当与织女机杼分巧，过是乃人间语耳。’亶成一绝句云：‘天风吹散赤城霞，染出连云万树花，误入醉乡迷去路，傍人应笑忘还家。’有仙人曰：‘子诗佳绝，未免近凡。’酌酒一杯，极甘寒，忽觉身堕万仞山而寤。”

《西清诗话》云：“近有人游罗浮，留宿岩谷间，中夜，见一人身无衣而绀毛覆体，意必仙也，乃再拜问道。其人了不顾，但长啸数声，响振林木，歌诗云：‘云来万岭动，云去天一色，长啸两三声，空山秋月白。’”

东坡云：“卖墨者潘谷，余不识其人，然闻其所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价不二，士或不持钱求墨，不计多少与之，此岂徒然者哉？余尝与诗云：‘一朝入海寻李白，空看人间画墨仙。’一日忽取欠墨钱券焚之，饮酒三日，发狂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视之，盖跌坐井中，手尚持数珠也。见张元明说如此。”

《西清诗话》云：“范致虚居方城，有高士馆于家，自言昔乃白发社翁，遇师授以神药，今年逾下寿，颜渥如丹，有孺子色。既久告归，留一绝，末句云：‘莫讶杖藜归去早，旧山闲却一溪云。’”

《冷斋夜话》云：“刘跛子者，青州人也，拄一拐，每岁必一至洛中看花，馆范家园，春尽即还京师。为人谈噱有味，范家子弟多狎戏之，有大范者见之，即与二十四金曰：‘跛子吃半角。’小范者即与一金吃碗羹。于是以诗谢伯仲曰：‘大范见时二十四，小范见时吃碗羹，人生四海皆兄弟，酒肉林中过一生。’张丞相召自荆湖，时跛子与客饮市桥，客闻车骑过甚盛，起观之，跛

子挽其衣使且饮，作诗曰：‘迁客湖湘召赴京，轮蹄迎送一何荣，争如与子市桥饮，且免人间宠辱惊。’陈莹中甚爱之，作长短句赠之曰：‘槁木形骸，浮云身世，一年两到京华。又还乘兴，闲看洛阳花。闻道鞦韆最好，春归后终委泥沙。忘言处，花开花谢，不似我生涯。年华留不住，饥餐困寝，触处为家。这一轮明月，本自无瑕。随分冬裘夏葛，都不会赤水黄芽。谁知我，春风一拐，谈笑有丹砂。’余政和春，见于兴国寺，以诗戏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间，妙语时时见一班，我欲从公蓬岛去，烂银坑里看青山。’予姻家许中复之内，乃赵概参政之孙，云：‘我十许时见刘跛子来觅酒饮，笑语而去，计其寿百四五十许。’尝馆于京师新门张婆店三十年，日坐相国寺东书邸中，人无识之者。”

《隐居诗话》云：“葛稚川《神仙传》载：王方平，麻姑降蔡经家，方平谓曰：‘不见姑已百年矣。’擘麟脯行酒，而蔡经窃视麻姑手如鸟爪，心念曰：‘背痒时正可爬背。’方在念，而方平已知，责经曰：‘麻姑神人，汝何忽谓其手可爬背？’于是鞭经背。皇祐中，江西有一事正类此，或题《麻姑坛记》以嘲之曰：‘五百年来别恨多，东征重得见青蛾，擘麟方拟穷欢喜，不奈闲人背痒何。’”

东坡云：“‘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空林有雪相待，野路无人自还。’李王好书神仙隐遁之词，岂非遭罹多故，欲脱世网而不得者邪！”

《夷坚志》云：“陈东，靖康间尝饮于京师酒楼，有娼打坐而歌者，东不顾，乃去倚阑独立，歌《望江南》词，音调清越，东不觉倾听，视其衣服皆故弊，时以手揭衣爬搔，肌肤绰约如雪，乃复呼使前再歌之，其词曰：‘阑干曲，红飏绣帘旌。花嫩不禁纤手捻，被风吹去意还惊，眉黛蹙山青。铿铁板，闲引步虚声，尘世无人知此曲，却骑黄鹤上瑶京，风冷月华清。’东问何人制，曰：‘上清蔡真人词也。’歌罢，得数钱，即下楼；亟遣仆追之，已失矣。”

### 鬼 诗

东坡云：“寇元弼言：去年春，徐州通判李陶，有子年十七八，素不善作诗，忽咏《落花诗》：‘流水难穷目，斜阳易断肠，谁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父惊问之，若有物凭者，白云：‘是谢中舍。’问研光帽事，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终，花皆落去。’”

《侯鯖录》云：“李真言，字希古，尝梦至一宫殿，有数百妓抛球，人唱一诗。觉而记三首云：‘侍宴黄昏未肯休，玉阶夜色月如流，朝来自觉承恩最，笑倩傍人认绣球。’‘隋家宫殿锁清秋，曾见蝉娟飏绣球，金钥玉箫俱寂寂



，一天明月照高楼。’ ‘堪恨隋家几帝王，舞腰授尽绣鸳鸯，如今重到抛球处，不是金炉旧日香。’ ” 《古今诗话》中载此诗，只有二首，不及此详备，故尽录之。

洪驹父《诗话》云：“《酉阳杂俎》载鬼诗两篇，山谷喜道之。其一曰：‘长安女儿踏春阳，无处春阳不断肠，舞袖弓弯浑忘却，娥眉空带九秋霜。’其二曰：‘流水涓涓芹弩芽，织乌双飞客还家，（明钞本“乌”作“鸟”，“客”作“忘”。）荒村无人作寒食，殡宫空对棠梨花。’ ”

东坡云：“‘春草萋萋春水绿，野棠开尽飘香玉，绣岭宫前白发人，犹唱开元《太平曲》。’ ‘忽然湖上片云飞，不觉舟中雨湿衣，折得荷花浑忘却，空将荷叶盖头归。’ ‘浦口潮来初渺漫，莲舟溶漾采花难，芳心不惬空归去，会待潮回再摘看。’ ‘爷娘送我青枫根，不记青枫几回落，当时手刺衣上花，今日为灰不堪著。’ ‘惆怅金泥扑蝶裙，春来犹见伴行云，不教布施刚留得，恰似知逢李少君’ ‘卜得上峡日，秋江风浪多，巴陵一夜雨，肠断木兰歌。’ 余与鲁直、寿朋、天启，会于伯时斋舍，此一卷皆仙鬼作，或梦中所作也。又记《太平广记》中有人为鬼物所引，入墟墓，皆华屋洞户，忽为劫墓者所惊出，遂失所见，但云：‘荒花半落，松风晚清。’ 吾每爱此两句。”

《漫叟诗话》云：“东坡作《虔州八境诗》云：‘山中木客解吟诗。’ 《十道四蕃志》记虔州上洛山有木客鬼，与人交甚信，未尝言能作诗也。后得《续法帖》，记《木客诗》云：‘酒尽君莫沽，壶倾我当发，城市多嚣尘，还山弄明月。’ 方知得句之因。徐铉谓鄱阳山中有木客，自言秦时造阿房宫采木者。岂铉未尝见《十道四蕃志》邪？”

王直方《诗话》云：“‘明月清风，良宵会同，星河易翻，欢娱不终。绿樽翠杓，为君斟酌，今夕不饮，何时欢乐。’ 此《广记》所载鬼诗也。山谷云：‘当是鬼中曹子建所作。’ 翰林苏公以为然。又一篇云：‘玉户分釭，愿陪君王，邯鄲宫中，金石丝簧，郑女卫姬，左右成行，綵绮缤纷，（“綵”明钞本作“紈”。）翠眉红妆。王欢转盼，为王歌舞，愿得君欢，长无灾苦。’ 苏公以为‘邯鄲宫中，金石丝簧’，此两句不惟人少作，而知之者亦极难得耳。醉中为余书此。张文潜见坡、谷论说鬼诗，忽曰：‘旧时鬼作人语，如今人作鬼语。’ 二公大笑。”

《树萱录》云：“番禺郑仆射尝游湘中，宿于驿楼，夜遇女子诵诗云：‘红树醉秋色，碧溪弹夜弦，佳期不可再，风雨杳如年。’ 顷刻不见。”

秦少游云：“宝应民有嫁娶会客者，酒半，客一人径起出门，主人追之，客若醉甚将赴水者，主人急持之，客曰：‘妇人以诗招我，其词曰：长桥直下有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何所用，争如年少去来休。仓黄就之

，不知其为水也。’然客竟亦无他事。”

《树萱录》云：“张确尝游雪上白蘋洲，（“张”字原作墨丁，今据明钞本校补。）见碧衣女子（“衣”原作“水”，今据明钞本校改。）携手吟咏，一篇云：‘碧水色堪染，白莲香正浓，分飞俱有限，此别几时逢。藕隐玲珑玉，花藏缥缈容，何当假双翼，声影暂相从。’确逐之，化为翡翠飞去。”

《侯鯖录》云：“长安南山下，一书生作小圃蒔花木，一日，有金犊车，从数女奴，皆艳丽，下饮于庭，邀生同坐，甚款洽，将别，出小碧笺题诗曰：‘相思无路莫相思，风里杨花只片时，惆怅深闺独归处，晓莺啼断绿杨枝。’”

《冷斋夜话》云：“鲁直自黔安出峡，登荆州江亭，柱间有词曰：‘帘卷曲阑独倚，江展暮天无际，泪眼不曾晴，家在吴头楚尾。数点雪花乱委，扑攏沙鸥惊起，诗句恰成时，没入苍烟丛里。’鲁直读之，凄然曰：‘似为余发也。不知何人所作，所题笔势妍软欹斜类女子，而有泪痕不曾晴之句，不然，则是鬼诗也。’是夕，有女子绝艳，梦于鲁直曰：‘我家豫章吴城山，附客舟至此，堕水死，不得归，登江亭有感而作，不意公能识之。’鲁直惊寤，谓所亲曰：‘此必吴城小龙女也。’”

《夷坚志》云：“陈甲为成都守李西美璆馆客，舍于治事堂东偏之双竹斋。绍兴三十一年四月，西美浣花回得疾，旬日间，甲已寢，闻堂上妇人语笑声，即起，映门窥观，有女子十余人，皆韶艾有容色，而衣服结束，颇与世异俗，或坐或立，或步庭中，甲犹疑其为帅家人，以主人翁病辄出，但怪其多也。顷之，一人曰：‘中夜无以为乐，盍赋诗乎？’即口占曰：‘晚雨帘纤梅子黄，晚云卷雨月侵廊，树阴把酒不成饮，识着无情更断肠。’一人应声答之曰：‘旧时衣服尽云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楼台浑不识，只因古木记宣华。’余人方缀思，甲味其诗语不类人，方悟为鬼物，忽寂无所见。后以语蜀郡父老，皆云：‘孟氏有国时，尝造宣华殿于摩诃池上，今郡堂乃其故址，所见之鬼，盖宫妾云。’西美病遂不起。”

卷第五十九

卷第五十九

长短句

《后山诗话》云：“吴越后王来朝，太祖为置宴，出内妓弹琵琶，王献词曰：‘金凤欲飞遭掣搦，情脉脉，看即玉楼云雨隔。’太祖起，拊其背曰：‘誓不杀钱王。’”

《漫叟诗话》云：“前人评《杜诗》，云：‘红豆啄残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若云‘鹦鹉啄残红豆粒，凤凰栖老碧梧枝。’便不是好句。余谓词

曲亦然，李景有曲‘手卷真珠上玉钩’，或改为‘珠帘’，舒信道有曲云：‘十年马上春如梦。’或改云‘如春梦’，非所谓遇知音。”

《西清诗话》云：“南唐后主，围城中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曲栏金箔，惆怅卷金泥。门巷寂寥人去后，望残烟草低迷。’余尝见残稿点染晦昧，心方危窘，不在书耳。艺祖云：‘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苕溪渔隐曰：“余观《太祖实录》及《三朝正史》云：‘开宝七年十月，诏曹彬、潘美等率师伐江南，八年十一月，拔升州。’今后主词乃咏春景，决非十一月城破时作。《西清诗话》云后主作长短句，未就而城破，其言非也。然王师围金陵凡一年，后主于围城中春间作此诗，则不可知，是时其心岂不危窘，于此言之乃可也。”

东坡云：“李后主词云：‘三十余年家国，数千里地山河，已曾惯见干戈。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苍惶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挥泪对宫娥。’后主既为樊若水所卖，举国与人，故当恸哭于九庙之外，谢其民而后行，顾乃挥泪宫娥，听教坊离曲哉！”

《西清诗话》云：“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尝作长短句云：‘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暖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关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何处也，天上人间。’含思凄惋，（“惋”原作“忱”，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未几下世。”

《雪浪斋日记》云：“荆公问山谷云：‘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云：‘曾看。’荆公云：‘何处最好？’山谷以‘一江春水向东流’为对。荆公云：‘未若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又细雨湿流光最好。’”

《后山诗话》云：“柳三变游东都南北二巷，作新乐府，骯骯从俗，天下咏之，遂传禁中。宋仁宗颇好其词，每对酒，必使侍妓歌之再三。三变闻之，作宫词，号《醉蓬莱》，因内官达后宫，且求其助。后仁宗闻而觉之，自是不复歌此词矣。会改京官，乃以无行黜之。后改名永，仕至屯田员外郎。”苕溪渔隐曰：“先君尝云：柳词‘鳌山彩构蓬莱岛’（“构”字，原作墨丁占六格，明钞本作“字犯太上皇御名”，按当是“构”字，今订补。）当云‘彩缔’，坡词‘低绮户’，当云‘窥绮户’，二字既改，其词益佳。”

《后山诗话》云：“武才人出庆寿宫，色最后庭，裕陵得之，会教坊献新声，为作词，号《瑶台第一层》。”

《夷坚志》云：“孙洙，字巨源，元丰间为翰苑，名重一时。李端愿太尉，世戚里，折节交搢绅间，而孙往来尤数。会一日，锁院，宣召者至其家，则已出，数十辈踪迹之，得于李氏。时李新纳妾，能琵琶，孙饮不肯去，而迫于



宣命，李不敢留，遂入院，已二鼓矣。草三制罢，复作长短句寄恨恨之意，迟明，遣示李，其词曰：‘楼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回头凝望处，那更帘纤雨。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

《雪浪斋日记》云：“晏叔原工小词，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不愧六朝宫掖体。荆公小词云：‘揉蓝一水紫花草，寂寞小桥千嶂抱，人不到，柴门自有清风扫。’略无尘土思。山谷小词云：‘春未透，花枝瘦，正是愁时候。’极为学者所称赏味。秦湛处度尝有小词云：‘春透水波明，寒峭花枝瘦。’盖法山谷也。”

苕溪渔隐曰：“贾耘老旧有水阁，在苕溪之上，景物清旷；东坡作守，时屡过之，题诗画竹于壁间。沈会宗又为赋小词云：‘景物因人成胜概，满目更无尘可碍。等闲帘幕小栏干，衣未解，心先快。明月清风如有待，谁信门前车马隘，别是人间闲世界。坐中无物不清凉，山一带，水一派，流水白云长自在。’其后水阁屡易主，今已摧毁久矣，遗址正与余水阁相近，同在一岸，景物悉如会宗之词，故余尝有鄙句云：‘三间小阁贾耘老，一首佳词沈会宗，无限当时好风月，如今总属绩溪翁。’（“绩”原作“续”，今据明钞本校改。胡仔为绩溪人。）盖谓此也。”

苕溪渔隐曰：“元丰间，都人李婴调蕲水县令，作《满江红》一曲，往黄州，上东坡，东坡甚喜之。其词云：‘荆楚风烟，寂寞近中秋时候。露下冷，兰英将谢，苇花初秀。归燕殷勤辞巷陌，（“陌”原作“陋”，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鸣蛩凄楚来窗牖。又谁念，江边有神仙，飘零久。横琴膝，携筇手，旷望眼，闲吟口。任纷纷万事，到头何有。君不见凌烟冠剑客，何人气貌长依旧。《归去来》，一曲为君吟，为君寿。’”

《漫叟诗话》云：“《古乐府诗》云：‘今世襌襌子，触热向人家。’襌襌，《集韵》解之云：‘不晓事。’余素畏热，乃知人触热来人家，其谓不晓事宜矣。尝爱王逐客作《夏词送将归》，不用浮瓜沉李等事，而天然有尘外凉思，其词云：‘百尺清泉声陆续，映萧洒碧梧翠竹，面千步回廊，重重帘幕，小枕欹寒玉。试展鲛绡看画轴，见一片潇湘凝绿。待玉漏穿花，银河垂地，月上栏干曲。’此语非触热者之所知也。”苕溪渔隐曰：“余尝爱李太白《夏日山中诗》：‘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其清凉可想也。”

苕溪渔隐曰：“曾端伯慥，编《乐府雅词》，以《秋月词念奴娇》为徐师川作，《梅词点绛唇》为洪觉范作，皆误也。《秋月词》乃李汉老，《梅词》乃孙和仲，和仲即正言谔之子也。又世传《江城子》、《青玉案》二词，皆东坡所作，然《西清诗话》谓《江城子》乃叶少蕴作，《桐江诗话》谓《青玉案》乃姚进道作。四词皆佳，今并录之。《念奴娇词》云：‘素光练净映秋山



， 隐隐修眉横绿。鵙鹊楼高天似水，碧瓦寒生银粟。千丈斜晖，奔云涌雾，飞过广仝屋。更无尘气，满庭风碎梧竹。谁念鹤发仙翁，当年曾共赏紫岩飞瀑。对影三人聊痛饮，一洗离愁千斛。斗转参横，翩然归去，万里骑黄鹤，满天霜晓，叫云吹断横玉。’《点绛唇词》云：‘流水泠泠，断桥斜路梅枝亚。雪花初下，全似江南画。白璧青钱，难买春无价。归来也，风吹平野，一点香随马。’《江城子》云：‘银涛无际卷蓬瀛，落霞明，暮云平，曾见青鸾紫凤下层城。二十五弦弹不尽，空感慨，有余情。苍梧烟水断归程，卷霓旌，为谁迎。空有千行流泪寄幽贞。舞罢鱼龙云海晚，千古恨，入江声。’《青玉案词》云：‘三年枕上吴中路，遣黄耳随君去。君到松江呼小渡，莫惊鸥鹭。四桥尽是老子经行处，辋川图上看春暮，长记高人右丞句。作个归期天已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汉老《念奴娇》词中有‘满天霜晓，叫云吹断横玉’之句，乃用崔鲁《华清宫诗》‘银河漾漾月辉辉，楼碍天边织女机，横玉叫云清似水，满空霜逐一声飞。’或云叫云乃笛名，非也。又端伯所编《乐府雅词》中，有《汉宫春梅词》，云是李汉老作，非也；乃晁冲之叔用作，政和间作此词献蔡攸，是时，朝廷方兴大晟府，蔡攸携此词呈其父云：‘今日于乐府中得一人。’京览其词喜之，即除大晟府丞。今载其词曰：‘潇洒江梅，向竹梢稀处横两三枝，东君也不爱惜，雪压风欺。无情燕子怕春寒，轻失佳期。惟是有南来归雁，年年长见开时。清浅小溪如练，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伤心故人去后，冷落新诗。微云淡月对孤芳，分付他谁。空自倚，清香未减，风流不在人知。’此词中用玉堂事，乃唐人诗云：‘白玉堂前一树梅，今朝忽见数枝开，几家门户重重闭，春色因何得入来？’或云，玉堂乃翰苑之玉堂，非也。”

《夷坚志》云：“侯元功蒙，密州人，自少游场屋，年三十有一，始得乡贡。人以其年长貌寝，不之敬，有轻薄子画其形于纸鸢上，引线放之，蒙见而大笑，作《临江仙词》题其上曰：‘未遇行藏谁肯信，如今方表名踪，无端良匠画形容。当风轻借力，一举入高空。才得吹嘘身渐稳，只疑远赴蟾宫，雨余时候夕阳红。几人平地上，看我碧霄中。’蒙一举即登第，年五十余，遂为执政。”

苕溪渔隐曰：“词句欲全篇皆好，极为难得。如贺方回‘淡黄杨柳带栖鸦’，柔处度‘藕叶清香胜花气’，二句写景咏物，可谓造微入妙，若其全篇，皆不逮此矣。徐幹臣‘雁足不来，马蹄难驻，门掩一庭芳景。’‘驻’字当作‘去’字，语意乃佳。周美成‘水亭小，浮萍破处，檐花帘影颠倒。’按杜少陵诗‘灯前细雨檐花落’，美成用此‘檐花’二字，全与出处意不相合，乃知用字之难矣。赵德麟‘重门不锁相思梦，随意绕天涯。’徐师川‘柳外重重

叠叠山，遮不断愁来路。’二词造语虽不同，其意绝相类。古词：‘水竹旧院落，樱笋新蔬果’，一本是‘水竹田院落，莺引新雏过’，不然，‘樱笋新蔬果’，则与上句有何干涉？董武子：‘畴昔寻芳秘殿西，日压金铺，宫柳垂垂。’然秘殿岂是寻芳之处，非所当言也。”

苕溪渔隐曰：“汪彦章舟行汴中，见岸傍画舫有映帘而观者，止见其额，有词云：‘小舟帘陈，佳人半露梅妆额，绿云低映花如刻，恰似秋宵一半银蟾白。结儿梢朵香红拗，钿蝉隐隐摇金碧，春山秋水浑无迹，不露墙头些子真消息。’寄《醉落魄》。”

苕溪渔隐曰：“孙叔，字济师，尝作《落梅词》，甚佳：‘一声羌管吹呜咽，玉溪半夜梅翻雪。江月正茫茫，断桥流水香。含章春欲暮，落日千山雨。一点着枝酸，吴姬先齿寒。’”

苕溪渔隐曰：“东坡《大江东去赤壁词》，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近时有人和此词，题于邮亭壁间，不著其名，语虽粗豪，亦气概可喜，今漫笔之。词曰：‘炎精中否，叹人材委靡，都无英物。（“无”原作“元”，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戎马长驱三犯阙，谁作连城坚壁？楚汉吞并，曹刘割据，白骨今如雪。书生钻破简编，说甚英杰。天意眷我中兴，吾君神武，小曾孙周发。海岳封疆俱效职，狂虏何劳追灭。翠羽南巡，叩阁无路，徒有冲冠发。孤忠耿耿，剑锋冷浸秋月。’”

## 卷第六十

## 卷第六十

### 忆妓诗

《古今诗话》云：“太和初，有为御史分务洛京者，（“洛”原作“路”，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有妓善歌；时太常李逢吉留守，求一见，既不敢辞，盛妆以往；李命与众姬相见，李姬四十余辈，皆出其下，既入不复出。顷之，李亦辞以疾，遂罢坐。信宿耗绝，但怨叹不能已。已为诗两篇投献，明日李但含笑曰：‘大好诗。’遂绝。诗曰：‘三山不见海沉沉，岂有仙踪尚可寻？青鸟去时云路断，嫦娥归处月宫深。纱窗暗想春相忆，书幌谁怜夜独吟？料得此时天上月，只应偏照两人心。’一篇亡。”苕溪渔隐曰：“余观刘宾客《外集》，有《忆妓》四首，内一首，即前诗也，其余三首，亦是前诗之意。《古今诗话》中既不志御史姓名，则此诗岂非梦得为之假手乎？”

### 洞仙歌

《漫叟诗话》云：“杨元素作《本事曲》，记《洞仙歌》：‘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满。绣帘开，一点明月窥人，人未寝，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携素手，庭户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试问夜如何？夜已三更

，金波淡，玉绳低转。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钱塘有一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后人为足其意，以填此词。余尝见一士人诵全篇云：‘冰肌玉骨清无汗，水殿风来暗香暖，帘开明月独窥人，欹枕钗横云鬓乱，起来琼户启无声，时见疏星渡河汉，屈指西风几时来，只恐流年暗中换。’”

东坡《洞仙歌序》云：“仆七岁时，见眉州老尼，姓朱，忘其名，年九十余，自言尝随其师入蜀主孟昶宫中，一日，大热，蜀主与花蕊夫人夜起，避暑摩诃池上，作一词，朱具能记之。今四十年，朱已死矣，人无知此词者，独记其首两句云：‘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暇日寻味，岂《洞仙歌》令乎，乃为足之云。”苕溪渔隐曰：“《漫叟诗话》所载《本事曲》，云钱唐一老尼能诵后主诗首章两句，与东坡《洞仙歌序》全然不同，当以《序》为正也。”

### 花蕊夫人

《后山诗话》云：“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事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才数万尔。”

### 虞美人草行

《冷斋夜话》云：“曾子宣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云：‘鸿门玉斗纷如雪，十万降兵夜流血，咸阳宫殿三月红，霸业已随烟烬灭。刚强必死仁义王，（“义”原作“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阴陵失路非天亡，英雄本学万人敌，何用屑屑悲红妆。三军散尽旌旗倒，玉帐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剑光飞，青血化为原上草。芳心寂寞寄寒枝，旧曲闻来似敛眉，哀怨徘徊愁不语，恰如初听楚歌时。滔滔逝水流今古，汉楚兴亡两丘土，当年遗事久成空，慷慨樽前为谁舞。’”苕溪渔隐曰：“此诗乃许彦国表民作；表民，合肥人。余昔随侍先君守合肥，尝借得渠家集，（“尝”原作“寄”，今据明钞本校改。）集中有此诗。又合肥老儒郭全美，乃表民席下旧诸生，云亲见渠作此诗。今曾端伯编《诗选》，亦列此诗于表民诗中，遂与余所见所闻暗合，览者可以无疑，亦知《冷斋》之妄也。”

### 回文诗

《漫叟诗话》云：“回纹两续必遍，独此五诗不然。其一曰：‘红窗小泣低声怨，永日春寒斗帐空，中酒落花飞絮乱，晓莺啼破梦匆匆。’其二曰：‘同谁更倚闲窗绣，落日红扉小院深，东复西流分水岭，恨兼愁续断弦琴。’其三曰：‘寒信风飘霜叶黄，冷灯残月照空床，看君寄忆回纹锦，字字萦愁写断肠。’其四曰：‘前堂画烛残凝泪，半夜清香旧惹衾，烟锁竹枝寒宿鸟

，水沉天色霁横参。’其五曰：‘娥翠敛时闻燕语，泪珠弹处见鸿归，多情妾似风花乱，薄幸郎如露草晞。’”

### 琵琶

《侯鯖录》云：“蔡持正谪新州，侍儿名琵琶，尝养一鹦鹉，持正每呼琵琶，即扣一响板，鹦鹉传言呼之。琵琶卒后，误触响，犹传言呼之，持正感伤成疾不起。尝为诗云：‘鹦鹉言犹在，琵琶事已非，伤心瘴江水，同渡不同归。’”苕溪渔隐曰：“持正守安州，夏日登车盖亭作《十绝句》，为吴处厚笺注。得罪谪新州。（“谪”原作“调”，今据明钞本校改。）其间一绝云：‘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殊有闲适自在之意。”

### 啜春莺

《西清诗话》云：“王晋卿都尉既丧蜀国，贬均州，姬侍尽逐。有一歌者号啜春莺，色艺两绝，平居属念，不知流落何许。后二年，内徙汝阴，道过许昌，市傍小楼，闻泣声甚怨，晋卿异之，问乃啜春莺也，恨不可复得，因赋一联：‘佳人已属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晋卿每话此事。客有足成章者，晋卿览之，尤怆然。其词曰：‘几年流落向天涯，万里归来两鬓华。翠袖香残空浥泪，青楼云渺定谁家？佳人已属沙叱利，义士今无古押衙。回首音尘两沉绝，春莺休啜沁园花。’”

### 媚儿

《遯斋闲览》云：“东坡尝饮一豪士家，出侍姬十余人，皆有姿伎，其间有一善舞者名媚儿，容质虽丽，而躯干甚伟，豪士特所宠爱，命乞诗于公，公戏为四句云：‘舞袖蹁跹，影摇千尺龙蛇动；歌喉宛转，声撼半天风雨寒。’妓頽然不悦而去。”

### 鲁生

《侯鯖录》云：“韩康公上元召从官数人，出家妓侍饮，其专宠者曰鲁生，偶中蜂螫，少顷，持扇就东坡乞诗，诗中有‘鱼吹细浪歌摇日，舞罢花枝蜂入怀’之句，上句记姓，下句记事。”

### 丽人杂记

《隐居诗话》云：“近世妇人多能诗，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能诗者最众，张奎妻长安县君，荆公之妹也，佳句为最：‘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吴安特妻蓬莱县君，（“特”徐钞本作“持”，明钞本作“时”。）荆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意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山千万恨，依前和泪看黄花。’刘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缘燕子穿帘幕，春去春来可得知。’荆公妻吴国夫人亦能文，尝有小词约诸亲游西池，有‘待得明年



重把酒，携手那知无雨又无风。’皆脱洒可喜之句也。”

《西清诗话》云：“朝奉郎中丘舜诸女，皆能文词，每兄弟内集，必联咏为乐，其仲尝作寄夫诗云：‘帘里孤灯觉晓迟，独眠留得宿妆眉，珊瑚枕上惊残梦，认得萧郎马过时。’”

苕溪渔隐曰：“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小词云：‘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绿肥红瘦’，此语甚新。又《九日词》云：‘帘卷西风，人似黄花瘦。’此语亦妇人所难到也。易安再适张汝舟，未几反目，有《启事》与綦处厚云：‘猥以桑榆之晚景，配兹駉侏之下材。’传者无不笑之。”

《寄斋录》云：“朱达可未第时，其内以一诗寄之云：‘剔烛亲封锦字书，拟凭归雁寄天隅，经年未报干秦策，不识如今舌在无。’”

王直方《诗话》云：“‘白藕作花风已秋，不堪残睡更回头，晚云带雨归飞急，去作西窗一夜愁。’此赵德麟细君王氏所作也。德麟既鳏居，因见此篇，遂与之亲。余以为乃二十八字媒也。德麟，名令畴，东坡作《秋阳赋》云：‘越王之孙，有贤公子，宅于不土之里，而咏无言之诗。’盖‘畴’字也。坡云：‘且教人别处使不得。’”苕溪渔隐曰：“德麟小词，有‘脸薄难藏泪，眉长易觉愁’之句，人多称之，乃全用《香奁集》‘桃花脸薄难藏泪，柳叶眉长易觉愁’一联诗，但去其上四字耳。”

《遯斋闲览》云：“东坡在丰城，有老人生子，为具召东坡，且求一诗。东坡问：‘翁年寿几何？’曰：‘七十。’‘翁之妻几何？’曰：‘三十。’东坡即席戏作八句，其警联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稀年。’”

《青琐集》云：“治平中，钱忠道过吴江，爱其风物清佳，留恋不能去，终日讽咏游赏，遇一女子，小舟独棹于烟波浩渺间，忠悦之，作诗赠女子，其警句云：‘满目生涯千顷浪，全家衣食一纶竿。’（“纶”原作“轮”，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女子得诗，携归呈其父，其父盖隐沦客也，喜忠此诗，遂以女子奉忠箕帚。泛舟同入烟波，不知所往。”

《今是堂手录》云：“杜太中自行伍为将，与物无情，西人呼为杜大虫，虽妻有过，亦公杖杖之。有爱妾才色俱美，大中笈表，皆此妾所为。一日，大中方寝，妾至，见几间有纸笔颇佳，因书一阕寄《临江仙》，有‘彩凤随鸦’之语，大中觉而视之，云：‘鸦且打凤。’于是掌其面，至项折而毙。”

《冷斋夜话》云：“李元膺丧妻，作长短句云：‘去年相逢深院宇，海棠下曾歌《金缕》，歌罢花如雨，翠罗衫上点点红无数。今岁重寻携手处，空物是人非春暮，回首青门路，乱红飞絮，相逐东风去。’元膺寻亦卒。”

《后山诗话》云：“韩魏公为陕西安抚，开府长安，李待制师中过之，李

有诗名，席间使为官妓贾爱卿赋诗，云：‘愿得貔貅十万兵，大戎巢穴一时平，归来不用封侯印，只问君王乞爱卿。’”

《澠水燕谈录》云：“苏子瞻通判钱唐，尝权领郡事，新太守将至，营妓陈状，以年老乞出籍从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状不难；九尾野狐，从良任便。’有周生者，色艺为一郡之最，闻之亦陈状乞嫁，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诚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宜不允。’其敏捷善谑如此。”

《后山诗话》云：“杭妓胡楚、靓靓，皆有诗名。胡云：‘不见当时丁令威，年来处处是相思，若将此恨同芳草，却恐青青有尽时。’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靓靓，献诗云：‘天与碧芳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于是为作词也。”

《后山诗话》云：“住时青幕之子妇，妓也，善为诗词，同府以词挑之，妓答之曰：‘清词丽句，永叔子瞻曾独步，似恁文章，写得出来当甚强。’”

《夷坚志》云：“陈筑，字梦和，莆田人，崇宁初登第，为福州古田尉，既至官，惑一倡周氏，周能诗，尝有诗赠筑曰：‘梦和残月过楼西，月过楼西梦已迷，唤起一声肠断处，落花枝上鹧鸪啼。’首句盖寓筑字也。又有《春晴诗》曰：‘瞥然飞过谁家燕，蓦地香来甚处花，深院日长无个事，一瓶春水自煎茶。’”

后卷

序

余丁年罹于忧患，投闲二十载，杜门却扫于苕溪之上，心无所事，因网罗元祐以来群贤诗话，纂为六十卷，自谓已略尽矣。比官闽中，及归苕溪，又获数书，其间多评诗句，不忍弃之，遂再采摭，因而摺收群书，（“因”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旧有遗者，及就余闻见有继得者，各附益之，离为四十卷。噫，前后集共一百卷，亦可谓富矣！余尝谓开元之李、杜，元祐之苏、黄，皆集诗之大成者，故群贤于此四公，尤多品藻；盖欲发扬其旨趣，俾后来观诗者，虽未染指，固已能知其味之美矣。（“能”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然诗道迩来几熄，时所罕尚；余独拳拳于此者，惜其将坠，欲以扶持其万一也。嗟余老矣，命益蹇，身益闲，故得以编次，终日明窗净几，目披手抄，诚心好之，遂忘其劳；盖穷人事业，止于如斯，虽有覆瓿之讥，亦何恤焉。丁亥中秋日，苕溪渔隐胡仔元任叙。

卷第一

卷第一

## 楚汉魏六朝上

山谷云：“兰似君子，蕙似士夫，大概山林中十蕙而一兰也。（“夫大概”原作“大夫盖”，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楚辞》曰：‘予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以是知不独今，楚人贱蕙而贵兰久矣。兰蕙丛生，初不殊也，（“也”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至其发华，一干一华而香有余者兰，一干五七华而香不足者蕙，蕙虽不若兰，其视椒楸则远矣。”

《复斋漫录》云：“豫章有南浦亭，前辈赋咏，多以江淹《别赋》‘送君南浦，伤如之何’为始，余观《楚词》云：‘子交手兮东行，（“子”原作“予”，“行”原作“川”，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送美人兮南浦。’乃知江淹取此也。”

《文昌杂录》云：“余昔知安州，见荆、湘人家，多以草竹为卜，《楚辞》云：‘索琼一作“夔”。茅以筵篔兮，命灵氛为余占之。’其注曰：‘琼茅，灵草；筵，小破竹也，楚人名结草折竹以卜曰篔；（“名”原作“多”，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灵氛，古明占吉凶者。’亦遗俗之旧也。今岁时，人家作饧蜜油煎花果之类，盖亦旧矣。《楚词》云：‘糗糒蜜餌，有餠餠些。’餠餠，饧也，言以蜜和米面煎作糗糒。中书赵舍人云：‘《方言》：餌糕，今糍糕是也。’”

《艺苑雌黄》云：“宋玉《九辩》云：‘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惻惻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潘安仁《秋兴赋》引此语，而曰：‘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羈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安仁以登山、临水、远行、送归为四感。予顷年较进士于上饶，有同官张扶云：‘曾见人言：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是七件事。谓远也，行也，登山也，临水也，送也，将也，归也。前辈诗中，惟王介甫有一联云：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闥送青来。将送二字与《楚辞》合。’予尝考《诗》之《燕燕》篇曰：‘之子于归，远于将之，之子于归，远送于野。’一篇诗中，亦用此送将归三字；然则《楚辞》之言，亦有所本也。安仁谓之四感，盖略而言之。”

《复斋漫录》云：“晋皇甫谧《高士传》载，四皓见秦政虐，乃逃入蓝田山而作歌曰：（“逃”原作“退”，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畏人”宋本、徐钞本、明钞本作“留人”，下同。）不如贫贱之肆志。’乃共入商洛山。故杜子美诗云：‘吾慕汉初老，时清犹茹芝。’然‘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而肆志’，本鲁仲连语耳。齐欲爵仲连，仲连逃

隐海上，曰：‘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苕溪渔隐曰：“渊明《赠羊长史诗》云：‘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踟蹰；多谢绮与角，精爽今如何？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余谓渊明高风峻节，固已无愧于四皓，然犹仰慕之，尤见其好贤尚友之心也。”

《元城先生语录》曰：“西汉乐章，可齐三代。旧见《汉礼乐志房中乐》十七章，观其格韵高严，规模简古，駸駸乎商周之颂。噫，异哉！此高帝一时佐命功臣，下至叔孙通辈，皆不能为此歌，寻推其源，乃唐山夫人所作。服虔曰：‘高帝姬也。’韦昭云：‘唐山，姓也。’而汉初乃有此人，（“乃”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纵使《竹竿载驰》，方之陋矣。然后妃传中，乃独不载，何也？先生因曰：（“因”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兴王之初，人材色色过人。且如唐太宗朝，相将固不可及，（“固”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至技艺之士，医有孙真人，阴阳有李淳风、吕才，相法有袁天纲，亦后世所不能及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性命死生之说，老庄论之备矣。自秦灭学之后，贾谊首窥其奥，为长沙傅，有鵬鸟入舍，为赋以自广，曰：‘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贱彼贵我；达人大观，物无不可。众人惑惑，好恶积亿；真人恬漠，独与道息。释智遗形，超然自丧；寥廓忽荒，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得坻则止；纵躯委命，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养空而浮。’此语自汉以来，言达性命、齐生死者，皆不能出其右；晋、宋间清谈，推本其言而已。汉兴，至文帝时，在朝儒臣，惟谊年甚少，而学甚博，非有师友渐磨之益，风俗迁染之效，而独颖然秀出，论时政则尽人事，论性命则尽天理，后世无以复加，岂非豪杰乎！”

《复斋漫录》云：“扬雄《反骚》云：‘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注：‘鼻，始也。’余以为未尽其义，扬雄《方言》云：‘兽之初生谓之鼻，人之初生谓之首，梁、益谓鼻为初，或谓之祖。’故鼻祖其义如此。”

《艺苑雌黄》云：“张平子《四愁诗》云：‘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钱昭度诗云：‘荷挥万朵玉如意，蝉弄一声金错刀。’即王莽所铸钱名。莽居摄，变汉制，以周钱有子母相权，于是更造大钱，径寸二分，重十二铢，文曰大钱五十；又造契刀，其环如大钱，身形如刀，长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错刀以黄金错，其文曰一刀直五千；与五铢钱：凡四品并行。杜子美《对雪诗》：‘金错囊徒罄，银壶酒易赊。’韩退之《潭州泊船诗》：‘闻道松醪贱，何须吝错刀。’皆谓是也。（“皆”原作“此”，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或注《四愁诗》，引《续汉书》：‘佩刀，诸侯王以黄金错环。’



’恐与王莽所铸错刀又别。”

《艺苑雌黄》云：“张景阳《七命》云：‘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说者以荆南为荆州耳，然乌程县今在湖州，与荆州相去甚远，县南五十步有箬溪，（“县”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夹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居人取下箬水酿酒，醇美，俗称箬下酒。刘梦得诗云：‘骆驼桥畔蘋风起，鸚鵡杯中箬下春。’即此也。荆溪在县南六十里，以其水出荆山，因名之。张玄之《山墟名》云：‘昔汉荆王贾登此山，因以为名，故所谓荆南乌程，即荆溪之南耳，若以为荆州，则乌程去荆州三千余里，封壤大不相接矣。’”苕溪渔隐曰：“余以《湖州图经》考之，乌程县以古有乌氏、程氏居此，能酿酒，因此名焉。其荆溪则在长兴县西南六十里，此溪出荆山。张协《七命》云：‘酒则荆南乌程。’荆南则此荆溪之南也。《艺苑雌黄》引长兴县南五十步箬溪水，酿酒醇美，称箬下酒，以为乌程酒，反以梦得诗为证，皆误矣。”

苕溪渔隐曰：“酿酒之法，无出《月令》数语，能尽其要。余尝试之，酒无不佳矣。其语云：‘秫稻必齐，曲蘖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用此六物耳。六一居士《醉翁亭记》云：‘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本此语也。”

《复斋漫录》云：“曹植诗：‘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陈沈炯《边马有归心诗》：‘弥忆长楸道，金鞍背落晖。’杜子美《玉腕骝诗》：‘顿骖飘赤汗，踟蹰顾长楸。’《画马图诗》：‘霜蹄蹴踏长楸间。’”苕溪渔隐曰：“《文选注》云：‘古人种楸于道，故曰长楸。’王介甫诗：‘扶衰南陌望长楸。’东坡《题韦偃牧马图诗》：‘当年为谁扫骅骝，至今霜蹄踏长楸。’山谷《和子瞻观画马诗》：‘长楸落日试天步。’”

《吕氏童蒙训》：“大概学诗须以《三百篇》、《楚辞》及汉、魏间人诗为主，（“学”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方见古人妙处，自无齐、梁间绮靡气味也。”

《复斋漫录》云：“晋左思《白发赋》：‘发乃辞尽，誓以固穷。昔临玉颜，今从飞蓬。发肤至昵，尚不克终。聊用拟辞，比之《国风》。’”苕溪渔隐曰：“王介甫《嘲白发诗》曰：‘久应飘转作蓬飞，眷惜冠巾未忍违，种种春风吹不长，星星明月照还稀。’真佳句也。”

东坡云：“嵇中散作《幽愤诗》，知不免矣，而卒章乃曰：‘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者，悼此志之不遂也。司马景王既杀中散而悔，使悔于未杀之前，中散得免于死者，吾知其扫迹灭形于人间，如脱兔之投林也。采薇散发，岂其所难哉！”

许彦周《诗话》云：“阮步兵醉六十日而停婚，虽似智矣，然礼法之士，憎之如仇，几至于死，幸得景王保护之耳。而老杜诗云：‘至今阮籍辈，熟醉为身谋。’此工部善看史书，当有解此意者耳。”

《文昌杂录》云：“《东京记》：‘天清寺繁台，梁孝王按歌吹之台。’阮公诗云：‘驾言发魏都，南向望吹台，箫管有余音，梁王安在哉！’后有繁氏居其侧，里人呼为繁台。唐李肇《国史补》云：‘宰相相谓为堂老。’及见元载与常袞唱和诗，有堂老之称，信李肇言之不妄也。”

《复斋漫录》云：“襦褌，《集韵》以为不晓事之名，殊不知出晋程晓《伏日诗》：‘平生三伏时，道路无行车。闭门避暑卧，出入不相过。今世襦褌子，触热到人家。主人闻客来，颦蹙奈此何。摇扇髀中疾，一作痛。（宋本、徐钞本、明钞本“髀”作“臂”。）流汗正滂沱。传戒诸高明，热行宜见诃。’其后，山谷《和钱穆父赠松扇诗》：‘可怜远度愤沟渌，适堪今时襦褌子。’盖取此也。”

《艺苑雌黄》云：“张文潜《明道杂志》云：‘古人作诗赋事，不必皆实，如谢宣城诗：澄江静如练。宣城去江仅百里，州治左右无江，但有两溪耳。或当时谓溪为江，亦未可知也，此犹班固谓八川分流。’予按谢玄晖《晚登三山还望京邑作诗》，（“晚”原作“晓”，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有‘澄江静如练’之语，三山在江宁县北十二里，滨江地名，则此诗非在宣城州治所作也，安得以八川分流为此。按‘八川分流’，出司马相如《上林赋》，亦非固之言。”

《复斋漫录》云：“谢惠连《七夕诗》：‘落日隐檐楹，斜月照帘栊，团团洒叶露，淅淅振条风。’萧氏取以入《选》。然余观宋孝武诗曰：‘白日倾晚照，弦月升初光，炫炫叶露满，肃肃庭风扬。’（“肃肃”原作“萧萧”，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意虽类之，而雄浑顿挫，过惠连远矣。至惠连‘昔离秋已两，今聚夕无双’，亦不可掩也。”

《艺苑雌黄》云：“《左氏传》云：‘吴公子札聘于上国，宿于戚，闻孙林父击钟，曰：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上。’夫幕非燕巢之所，言其至危也。故潘岳《西征赋》云：‘危素卵之累壳，甚玄燕之巢幕。’丘希范《与陈伯之书》云：‘将军鱼游沸釜之中，燕巢飞幕之上，不亦惑乎！’盖用此意。后人因此言燕事，多使巢幕，似乎无谓。谢宣远《九日从宋公集戏马台诗》：‘巢幕无留燕，遵渚有来鸿。’杜子美《对雨书怀诗》：‘震雷翻幕燕，（“翻”原作“翔”，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骤雨落河鱼。’”

苕溪渔隐曰：“《遯斋闲览》载涪翁云：‘颜谢之诗，可谓不遗炉锤之功矣；然渊明之墙数仞，而不得窥也。’余尝疑其语意不完，今于《历代确论》

，得其全语，云：‘谢康乐庾义城之于诗，炉锤之功，不遗力也；然陶彭泽之墙数仞，谢庾未能窥者，何哉？盖二子有意于俗人赞其工拙，至如渊明之于诗，直寄焉耳。’”

《复斋漫录》云：“《左氏传》宣公十二年：‘守陴者皆哭。’杜预注曰：‘陴，城上睥睨；皆哭，所以告楚穷也。’《释名》曰：‘城上垣谓之睥睨，言于孔中睥睨之处也。’梁王筠《和新喻巡城诗》：（“巡”原作“边”，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罍罍分晓色，睥睨连秋雾。’杜子美诗：‘连连睥睨侵。’又《南极》云：‘睥睨登哀柝，矛弧照夕曛。’唐雍陶《河阴新城》亦云：‘河流暗与沟池合，山色遥将睥睨连。’”

许彦周《诗话》云：“‘风定花犹舞，鸟鸣山更幽。’世传荆公改‘舞’作‘落’字，其语顿工。然‘风定花犹落’，乃梁谢元贞八岁时所作《春日闲居诗》也，从舅王筠奇之，曰：‘追步惠连矣。’”

《复斋漫录》云：“沈存中《笔谈》谓：‘唐诗多有言吴钩者，刀名也，刃弯，今南蛮谓之葛党刀。’余按《吴越春秋》：‘吴王作钩，淬以人血。’试之以人也，吴钩始于此，岂存中忘之邪？鲍照《结客少年场》云：‘骢马金络头，锦带佩吴钩，失意杯酒间，白刃起相仇。’杜子美《后出塞》云：‘少年别有赠，含笑看吴钩。’又《送刘十弟判官》云：‘经过辨丰剑，意气逐吴钩。’唐李涉《寄杨潜》亦云：‘腰佩吴钩佐飞将。’曹唐《买剑》亦云：‘将军溢价买吴钩。’韩翃《送王相公诗》云：‘结束佩吴钩。’”

《复斋漫录》云：“江总《自京南还寻故宅诗》，全篇云：‘红颜辞巩洛，白首入轘辕。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荪。径毁悲仇仲，（“仇”原作“求”，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林残忆巨源。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喧。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独如此，伤心岂复论。’杜子美《晚行口号》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据总诗：‘白首入轘辕’，则非黑头矣，不知子美将别有所本邪？”（此句原作“不知子美将有别本邪”，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

许彦周《诗话》云：“世间花卉无逾莲花者，盖诸花皆藉熏风暖日，独莲花得意于水月，其香清凉，虽荷叶无花时，亦自香也。梁江从简为《采荷调》云：‘欲采荷作柱，荷弱不胜梁，欲持荷作镜，荷暗本无光。’此语嘲何敬容，从而波及莲花矣。春时秾丽，无过桃柳，‘桃之夭夭’，‘杨柳依依’，诗人言之也。老杜云：‘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不知缘何而波及桃花与杨柳也。”

《文昌杂录》云：“梁沈约有《修竹弹甘蔗文》，其略曰：‘长兼淇园贞干臣修竹稽首，切寻苏台前甘蔗一丛，宿渐云露，（“露”原作“路”，今据宋

本、徐钞本校改，明钞本作“雾”。)荏苒岁月，今月某日，有台西阶泽兰萱草，到园同诉，自称今月某日，巫岫敛云，秦楼开照，乾光弘普，罔幽不瞩，而甘蔗攒茎布影，独见障蔽，虽处台隅，遂同幽谷。臣谓偏辞难信，敢察以情，登摄甘蔗左近杜若江蓠，依源辨覆；两草各处，异列同款，既有证据，差非风闻，妨贤败政，孰过于此！而不除戳，宪章安用？请以见事，徙根剪叶，斥出台外；庶惩彼将来，谢此众屈。’历观自昔文集，未尝有类此制者，虽曰新奇，盖亦有所寓托也。”

《复斋漫录》云：“陈沈炯《独酌谣》曰：‘独酌谣，独酌谣，独酌独长谣。（“独酌”二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智者不我顾，愚夫余不邀；（“不邀”原作“未要”，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不愚复不智，谁当予见招？所以成独酌，一酌倾一瓢。’白乐天《以吴秘监有美酒多独酌但蒙书报不以饮招》故云：‘君称名士夸能饮，我是愚夫肯见招。’盖用王孝伯读《离骚》饮美酒，并此事也。”

卷第二

卷第二

楚汉魏六朝下

《雪浪斋日记》云：“昔人有言：‘《文选》烂，秀才半。’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苕溪渔隐曰：“少陵《宗武生日诗》：‘熟精《文选》理。’盖为是也。”

《复斋漫录》云：“《峡州记》：‘行者歌曰：巴东三峡猿鸣悲，猿啼三声泪沾衣。’故《古乐府》有《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衣’。陈萧诂《夜猿啼诗》：‘别有三声泪，沾裳竟不穷。’杜子美诗：‘听猿实下三声泪。’”苕溪渔隐曰：“《古乐府》梁简文《巴东三峡歌》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鲁直《竹枝词》注引此两句为证，《复斋》所记峡州行者歌，乃异韵而同词，必误也。”

《东观余论》云：“《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何逊集》皆八卷，晋天福本但有诗两卷，今世传本是也。独春明宋氏有旧本八卷，特完，因借传之。然少陵尝引‘昏鸦接翅归，金粟裹搔头’等语，而此集无有，犹当有佚者。集中若‘团团月隐洲’，‘轻燕逐飞花’，‘绕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岸花临水发，江燕绕樯飞’，‘游鱼上急濑’，‘薄云岩际宿’等语，子美皆采为己句，但小异耳。故曰‘能诗何水曹’，信非虚赏。古人论诗，但爱逊‘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为佳



，殊不知逊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疏树翻高叶，寒流聚细纹，日斜迢递宇，风起嵯峨云。’《答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疏竹。’《还渡五洲》云：‘萧散烟霞晚，（“霞”原作“雾”，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凄清江汉秋。’《答庾郎丹》云：‘蛺蝶萦空戏。’《日暮望江桥》云：‘水影漾长桥。’《赠崔录事》云：‘河流绕岸清，（“河”原作“沙”，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川平看鸟远。’《送行》云：‘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庾子山辈有所不逮。其警句尚多，如《早梅》云：‘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铜雀妓》云：‘曲中相顾起，日暮松柏声。’句殊雄古，而颜黄门谓其‘每病辛苦，饶贫寒气。’无乃太贬乎？”

苕溪渔隐曰：“何逊八岁能诗，沈约尝谓逊曰：‘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其为名流所称如此。梁天监中，兼水部郎，王僧孺集其文为八卷。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时谓何、刘。见《南史》。”

《复斋漫录》云：“梁朱超《舟中望月诗》：‘入风先绕晕，排雾急移轮。’梁庾肩吾诗：‘圆随汉东蚌，晕逐淮南灰。’庾信《望月诗》：‘灰飞重晕缺，萸落独轮斜。’王褒《关山月诗》：‘灰寒光转白，风多晕欲生。’盖用《淮南子》所谓‘月随灰而晕缺’，故子美《晚月诗》：‘欲得淮南术，风吹晕已生。’”

苕溪渔隐曰：“古今诗人，以诗名世者，或只一句，或只一联，或只一篇，虽其余别有好诗，不专在此，然播传于后世，脍炙于人口者，终不出此矣，岂在多哉？如‘池塘生春草’，则谢康乐也；‘澄江静如练’，则谢宣城也；‘垅首秋云飞’，则柳吴兴也；‘风定花犹落’，则谢元贞也；‘鸟鸣山更幽’，则王文海也；‘空梁落燕泥’，则薛道衡也；‘枫落吴江冷’，则崔信明也；‘庭草无人随意绿’，则王胄也：凡此皆以一句名世者。温庭筠有‘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严维有‘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常建有‘竹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杜荀鹤有‘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韦苏州有‘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孟浩然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贾岛有‘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张祐有‘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周朴有‘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刘筠有‘雨势宫城阔，秋声禁树多。’杨黎州有‘刚肠欺竹叶，衰鬓怯菱花。’寇莱公有‘远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徐铉有‘井泉分地脉，砧杵共秋声。’赵师民有‘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阴清。’魏野有‘数声离岸橹，几点别州山。’悟清有‘鸟归花影动，鱼没浪痕圆。’惠崇有‘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烧”原作“晓”，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青”原作“清”，今据徐钞本校改。）夏英公有‘山势蜂腰断，溪流燕尾分。’蔡天启有‘柳间黄鸟路，波底白鸥天。’秦少游有‘雨砌堕危芳

，风轩纳飞絮。’陈无己有‘发短愁催白，颜衰酒借红。’徐忻有‘着衣轻有晕，入水淡无痕。’省题诗如杨巨源有‘炉烟添柳重，宫漏出花迟。’滕元发有‘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以至‘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转黄鹂’，乃王维也；‘残星数点雁横塞，长笛一声人倚楼’，乃赵嘏也；‘禅伏诗魔归静域，酒冲愁阵作奇兵’，乃韩偓也；‘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乃崔涂也；‘烟横博望乘槎水，月上文王避雨陵’，乃唐彦谦也；‘水暖鳧鹭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乃郑文宝也；‘雪意未成云着地，秋声不断雁连天’，乃钱惟演也；‘一声啼鸟禁门静，满地落花春日长’，乃王随也；‘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乃晏元献也；‘珠帘绣户迟迟日，柳絮梨花寂寂春’，乃周式也；‘峭帆横渡官桥柳，叠鼓惊飞海岸鸥’，乃杨大年也；‘长杨猎罢寒熊吼，太液波闲瑞鹄飞’，乃宋莒公也；‘龙带晓烟离洞府，雁拖秋色入衡阳’，乃王文穆也；‘草解忘忧忧底事，花名含笑笑何人’，乃丁晋公也；‘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乃韩魏公也；‘黄蜂衙退海潮上，白蚁战酣山雨来’，乃钱昭度也；‘园林换叶梅初熟，池馆无人燕学飞’，乃谢景山也；‘海鹏未击三千里，天马须归十二闲’，乃王平甫也；‘收取桑榆归物外，种成桃李满人间’，乃李绚也；‘千重浪里平安过，百尺竿头稳下来’，乃陈从易也；‘千里暮山横紫翠，一钩新月破黄昏’，乃孙莘老也；‘倒着衣裳迎户外，尽呼儿女拜灯前’，乃谢师厚也；‘亚夫金鼓从天落，韩信旌旗背水陈’，乃梅圣俞也；‘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乃苏子美也；‘斜日半竿眠犊晚，春波一望去鳧寒’，（“望”宋本、徐钞本、明钞本作“眼”。）乃张文潜也；‘千山送客东西路，一树照人南北枝’，乃王康功也。郑谷《咏海棠》云：‘秾艳最宜新着雨，妖娆全在欲开时。’林逋《咏梅花》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王禹玉《上元》云：‘双凤云中扶辇下，六鳌海上驾山来。’宋子京《落花》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王君玉《闻角》云：‘陇雁半惊天在水，征人相顾月如霜。’盛次仲《雪》云：‘看来天地不知夜，飞入园林总是春。’凡此皆以一联名世者。‘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食”原作“日”，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此韩翃也。‘银河漾漾月辉辉，楼碍星边织女机，横玉叫云清似水，满空霜逐一声飞。’此崔鲁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此李商隐也。‘蜡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此薛能也。‘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村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张继也。‘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此刘梦

得也。‘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路一时生，年年点检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此罗邛也。‘鸣鹤直上一千尺，天静无风声更干，碧眼胡儿三百骑，尽提金勒向云看。’此柳如京也。‘平沙渺渺烟苍苍，菰蒲才熟杨柳黄，扁舟系岸不忍去，秋风斜日鲙鱼香。’（“香”宋本、徐钞本作“乡”。）此陈文惠也。‘落魄刘郎作帝归，樽前感慨《大风诗》，淮阴反接英彭族，更欲多求猛士为。’此张文定也。‘筑坛拜日恩虽重，蹶足封时虑已深，龙准若知同鸟喙，将军应起五湖心。’此钱昆也。‘汉包六合网英豪，一个冥鸿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台争似钓台高。’此范文正也。‘古木森森白玉堂，长年来此试文章，日斜奏赋《长杨》罢，闲拂尘埃看画墙。’此王仲至也。‘璧门金阙倚天开，五见宫花落古槐，明日扁舟沧海去，却将云气望蓬莱。’此刘贡父也。‘百尺丝纶直下垂，一波才动万波随，夜静水寒鱼不饵，满船空载月明归。’此华亭船子也。‘西塞山边白鸟飞，桃花流水鳊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此玄真子也。‘迥临飞鸟上，高谢世人间，天势围平野，河流入断山。’此畅诸也。‘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此王之涣也。（“涣”原作“美”，案当作“涣”，今改。）‘琉璃钟，琥珀浓，小槽酒滴珍珠红，烹龙炮凤玉脂泣，罗帏绣幕围香风。吹龙笛，击鼙鼓，皓齿歌，细腰舞，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如红雨。劝君终日酩酊醉，酒不到刘伶坟上土。’（“酒”字原脱，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此李贺《将进酒》也。并白乐天《琵琶行》、卢仝《月蚀诗》、杜牧之《华清宫诗》、石曼卿《筹笔驿诗》、郭功甫《金山行》，皆篇长不录。凡此皆以一篇名世者，余今姑叙其梗概如此。若唐之李、杜、韩、柳，本朝之欧、王、苏、黄，清辞丽句，不可悉数，名与日月争光，不待摘句言之也。其余诗人，佳句尚多，犹恐一时记忆有遗忘者，继当附益之。”

《东观余论》云：“邵公亢尝就焦山下《瘞鹤铭》缺石，考次其文，其不可知者阙之，其文首尾，似粗可读，虽文全，亦止此百余字尔。而《集古录》谓‘好事者往往只得数字，惟余所得六百余字，独为多耳。’盖印书者传讹，误以十为百，当时所得，盖六十余字，故云比数字本为多。此铭相传为王右军书，故苏子美诗云：‘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空传《瘞鹤铭》。’文忠以为不类王法，而类颜鲁公，又疑是顾况道号，又疑王瓚。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弘景，弘景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者，岂其别号与？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它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云壬辰者，梁天监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隐居，天监七年东游海岳，权驻会稽，永嘉十一年始还茅山，十一年乙未岁，其弟子周子良仙去，为之作传。即十一年十三年正在华阳矣。此铭后又有题‘丹阳尉山阴宰’数



字，及唐王瓚诗，字画亦颇似《瘞鹤》，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或以铭即瓚书，误矣。”

苕溪渔隐曰：“《东观余论》，黄伯思所作也，其《跋陶华阳书》云：‘隐居者，故自入流，其在华阳，得华阳许三真真迹最多，而学之，故萧远淡雅，若其为人。今金陵有许长史旧《馆坛碑》最先一行，乃隐居书。又世有画版帖四十三字，与碑字笔势同。今观其为杨琼瑶作奏章稿，与前二书，虽真行不同，要非异手作也。袁昂《论书》以隐居若吴兴小儿，形状未成长，而骨体甚峭快。今审其疏，比之钟、王为未成就，然神韵闲旷，那可以峭快目之。独窦息谓其高爽自然，（“息”原作“泉”，今改。）逸勃奋举，颇近实云。’黄伯思此跋，称赞弘景书如此，故以《瘞鹤铭》为类之；第余初不曾见弘景书，未敢遽以为然，姑俟识者辨之。”

《金石录》云：“《瘞鹤铭》题华阳真逸撰，莫详其为何代人。《集古录》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余遍检《唐史》及况文集，皆无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厅记》，自称华阳山人尔，不知欧阳公何所据也。”苕溪渔隐曰：“《集古录》云：‘华阳真逸是顾况道号。’今不敢遂以为况者，碑无年月，不知何时，疑前后有人同斯号者也。《西清诗话》云：‘余读《道藏陶隐居外传》，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此盖同斯号矣。’《集古录》云：‘按《润州图经》，以《瘞鹤铭》为王羲之书，字亦奇怪，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第苏子美、黄鲁直皆以此铭为右军书，得非本《润州图经》而言之。故子美诗曰：‘山阴不见换鹅经，京口新传《瘞鹤铭》。’鲁直云：‘顷见京口断崖中《瘞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不可名貌，以此观之，《遗教经》良非右军笔画也。若《瘞鹤铭》断为右军书，使人不疑。如欧阳评颜、柳数公书，最为端的，然才得《瘞鹤铭》仿佛尔。惟鲁公《宋开府碑》，瘦健清拔，在四王间。’又尝有诗云：‘小字莫作痴冻蝇，《乐毅论》胜《遗教经》，大字无过《瘞鹤铭》。’《东观余论》云：‘王逸少以晋惠帝大安二年癸亥岁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岁卒，则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岁，年三十八，始去会稽而闲居，则不应三十二岁已自称真逸也，又未尝于朝及闲居时不在华阳，以是考之，此铭决非右军也，审矣。’又《与刘无言论书》云：‘焦山《瘞鹤铭》，俗传王逸少书，非也。一小书中载云，陶隐居书，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书刻，字画颇全类此铭，不知即瓚书，抑瓚学铭中字而书此诗也。’刘曰：‘尝亲至彼观，疑即瓚书也。下有云：黄山樵人逸少书，非王逸少也，盖唐有此人，亦号逸少耳。’《东观余论》又有此二说，漫附于后，姑俟识者，并折衷之。”

苕溪渔隐曰：“于竞《大唐传》：（《大唐传》原作《唐传》，今据宋本、



徐钞本、明钞本校补，下同。)‘湖州德清县南前溪村，则南朝习乐之处，今尚有数百家习音乐，江南声妓，多自此出，所谓舞出前溪者也。’《复斋漫录》言：‘陈刘删诗：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唐崔颢诗：舞爱前溪妙，歌怜《子夜》长。按智匠《古今乐录》：晋车骑将军沈玩作《前溪歌》，而非舞也。’盖《复斋》不曾见于竞《大唐传》，故不知舞出前溪邪？”

《复斋漫录》云：“吴甘宁住止，尝以缯锦维舟，去辄割弃，以示奢侈。陈张正见赋《朔雪映夜舟诗》：‘橈风吹影落，缆锦杂花浮。’世言锦缆始于炀帝，非也，吴、陈之间已见矣。故杜子美《秋兴诗》：‘锦缆牙橈起白鸥’，又‘锦缆回沙碛，兰橈避荻洲’，又《送郑二还江陵诗》：‘文旗还锦缆，（“文”宋本、徐钞本作“火”。）白马出江城。’”

### 卷第三

### 卷第三

#### 陶靖节

苕溪渔隐曰：“钟嵘评渊明诗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余谓陋哉斯言，岂足以尽之！不若萧统云：‘渊明文章不群，词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此言尽之矣。”

《龟山语录》云：“渊明诗所不可及者，冲淡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学，然后知渊明诗非著力之所能成也。”

《复斋漫录》云：“东坡以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无识者以‘见’为‘望’，不啻砒砒之与美玉。然予观乐天《效渊明诗》有云：‘时倾一樽酒，坐望东南山。’然则流俗之失久矣。惟韦苏州《答长安丞裴税诗》有云：‘采菊露未晞，举头见秋山。’乃知真得渊明诗意，而东坡之说为可信。”

苕溪渔隐曰：“《示周掾祖谢诗》云：（“掾”原误作“椽”，据汲古阁本《陶集》改。）‘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陶潜传》云：‘江州刺史檀韶苦请庐山周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在城北讲《礼》，加以雘校。所住公廡，近于马队，故云耳。’”

《艺苑雌黄》云：“士人言县令事，多用彭泽、五柳，虽白乐天《六帖》亦然。以余考之：陶渊明，浔阳柴桑人也，宅边有五柳树，因号五柳先生。后为彭泽令，去官百里，则彭泽未尝有五柳也。予初论此，人或不然其说。比观《南部新书》云：‘《晋书》陶潜本传云：潜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尝作《

五柳先生传》以自况。先生不知何许人，不详姓字，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则非彭泽令时所栽。人多于县令事使五柳，误也。’岂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欤？”苕溪渔隐曰：“沈彬诗：‘陶潜彭泽五株柳，潘岳河阳一县花。’苏子由诗：‘指点县城如掌大，门前五柳正摇春。’皆误用也。”

《复斋漫录》云：“渊明诗：‘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是不重身后名也。及作《拟古》，乃云：‘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是欲名彰也。二意相反，不如张季鹰云：‘与我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

《艺苑雌黄》云：“秦缪公以三良殉葬，诗人刺之；则缪公信有罪矣。虽然，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也，以陈尊己、魏颖之事观之，则三良亦不容无讥焉。昔之咏三良者，有王仲宣、曹子建、陶渊明、柳子厚，或曰‘心亦有所施’，或曰‘杀身诚独难’，或曰‘君命安可违’，或曰‘死没宁分张’：曾无一语辨其非是者。惟东坡和陶云：‘杀身故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顾命有治乱，臣子得从违。魏颖真孝爱，三良安足希？’审如是言，则三良不能无罪。东坡一篇，独冠绝于古今。”苕溪渔隐曰：“余观东坡《秦缪公墓》诗意，全与《三良诗》意相反，盖是少年时议论如此。至其晚年，所见益高，超人意表。此扬雄所以悔少作也。诗云：‘昔公生不诛孟明；岂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齐之二子从田横。’”

《龟山语录》云：“因读东坡《和渊明形影神诗》，其《影答形》云：‘君如烟上火，火尽君乃别。我如镜中像，镜坏我不灭。’影因形而有，无是生灭相，故佛尝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正言非实有也，何谓不灭？他日读《九成台铭》云：‘此说得之庄周。’然以江山吐吞，草木俯仰，众窍呼吸，鸟兽鸣号为天籁，此乃周所谓地籁也。但其文精妙，读之者咸不之察耳。”

苕溪渔隐曰：“《止酒诗》云：‘坐止高荫下，步止萑门里。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余尝反复味之，然后知渊明之用意，非独止酒，而于此四者，皆欲止之。故坐止于树荫之下；则广厦华居，吾何羨焉？步止于萑门之里；则朝市声利，我何趋焉？好味止于啖园葵；则五鼎方丈，我何欲焉？大欢止于戏稚子；则燕歌赵舞，我何乐焉？在彼者难求，而在此者易为也。渊明固穷守道，安于丘园，畴肯以此易彼乎？”

《复斋漫录》云：“《韩诗外传》：‘楚庄王使使者赍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谓妻曰：楚欲以我为相。今日为相，即结驷列骑，食方丈于前。如何？’闺人曰：今日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前方丈，所甘不过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国之忧，其可乎？’又，刘向《列女传》：‘楚于陵

妻语，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故晋张诠亦曰：‘古人以容膝为安。盖指此也。’一以为北郭妻，一以为于陵妻，未知孰是。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世以为语出于陶，盖不深考者也。”

许彦周《诗话》云：“彭泽《归去来辞》云：‘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此老悟道处。若人能用此两句，出处有余裕也。”

《复斋漫录》云：“《文选》五臣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中诗》云：‘渊明，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思悦考渊明诗有以甲子题者，始庚子，距丙辰凡十七年间，只九首耳，皆晋安帝时所作也。后一十六年庚申，晋禅宋，恭帝元熙二年也。宁有晋未禅宋，（“未”原作“末”，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辄耻事二姓，所作诗但题甲子，而自取异哉？矧诗中又无有标晋年号者。余观《南史渊明传》，亦云‘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明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惟云甲子而已。’乃知《南史》之失，有自来矣。”

《艺苑雌黄》云：“秦少游言：‘宋初受命，陶潜自以祖先晋世宰辅，耻复屈身，投劾而归，躬耕于浔阳之野，其所著书，自义熙以前，（“自”原作“是”，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题晋年号，永初以后，但称甲子而已。’鲁直诗，亦有‘甲子不数义熙前’之句。此说，盖出五臣《文选注》。《渊明集》第三卷首已尝辨此说为非是。如少游、鲁直尚惑于五臣之说，其它可知。”

苕溪渔隐曰：“渊明自作挽辞，秦太虚亦效之。余谓渊明之辞了达，太虚之辞哀怨。渊明三首，今录其一，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太虚云：‘婴衅徒穷荒，茹哀与世辞。官来录我橐，吏来验我尸。藤束木皮棺，藁葬路傍陂。家乡在万里，妻子天一涯。孤魂不敢归，惴惴犹在兹。昔忝柱下史，通籍黄金闺。奇祸一朝作，飘零至于斯。弱孤未堪事，还骨知何时？修途縲山海，岂免从阍维。荼毒复荼毒，彼苍那得知？岁晚瘴江急，鸟兽鸣声悲。空蒙寒雨零，惨淡阴云吹。殡宫生苍藓，纸钱挂空枝。无人设薄奠，谁与饭黄缁。亦无挽歌者，空有挽歌辞。’东坡谓太虚‘齐死生，了物我，戏出此语。’其言过矣。此言惟渊明可以当之；若太虚者，（以上二十七字原阙，今据明钞本校补。）情钟世味，意恋生理，一经迁谪，不能自释；遂挟忿而作此辞。岂真若是乎？”

苕溪渔隐曰：“余家藏《靖节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阳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画乃学东坡书，亦臻其妙，殊为可爱。不知此板兵火

之余今尚存否？厚之有后序云：‘《陶集》世行数本，互有舛谬。今详加审订：其本无二意，不必俱存，如亂一作乱，禮一作礼，游一作遊，余一作予者；复有字画近似，传写相袭，失于考究，如以庠钧为庾钧，丙曼容为丙曼客，八及为八友者，凡所改正，二百六十有六。’”

许彦周《诗话》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此顾长康诗，误编入彭泽集中。”

#### 卷第四

#### 卷第四

#### 李太白

《六朝事迹》云：“谢安墩在半山报宁寺之后，基址尚存。谢安与王羲之常登此，有超然高世之志。太白将营园其上，乃作诗曰：‘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蹙”原作“感”，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组练照楚国，旌旗连海门。西秦百万众，戈甲如云屯。投鞭可填江，一扫不足论。皇运有反正，丑虏无遗魂。谈笑遏横流，苍生望斯存。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凭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象东山姿，缅怀右军言。梧桐识佳树，蕙草留芳根。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

曾子固云：“《李白诗集》二十卷，旧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诰宋敏求字次道之所广也。次道既以类广白诗，自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后。余得其书，考其先后而次第之。盖白，蜀郡人，初隐岷山，出居襄、汉之间，南游江、淮，至楚观云梦。许氏者，高宗时宰相圉师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云梦者三年。去之齐、鲁，居徂徕山竹溪。入吴。至长安。明皇闻其名，召见，以为翰林供奉。顷之，不合，去。北抵赵、魏、燕、晋，西至岐、邠，历商于至洛阳。游梁最久。复之齐、鲁。南浮淮、泗，再入吴，转涉金陵上秋浦抵浔阳。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节度东南。白时卧庐山。璘迫致之。璘军败丹阳。白奔至宿松，坐系浔阳狱。宣抚大使崔涣与御史中丞宋若思验治白，以为罪薄，宜贯。而若思军赴河南，遂释白囚，使谋其军事，上书肃宗，荐白才可用。不报。是时，白年五十有七矣，终以璘事，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峡江，至巫山，以赦得释。憩岳阳、江夏。久之，复如浔阳。过金陵，徘徊于历阳、宣城二郡。其族人阳冰为当涂令，白过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时，宝应元年也。其始终所更涉如此，此白之诗书所自序可考者也。”

苕溪渔隐曰：“太白《望庐山瀑布》绝句云：‘日暮香炉生紫烟，遥看瀑



布挂长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东坡美之，有诗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然余谓太白前篇古诗云：‘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磊落清壮，语简而意尽，优于绝句多矣。”

《法藏碎金》云：“李白《庐山东林寺夜怀诗》：‘我寻青莲宇，独往谢城阙。霜清东林钟，水白虎溪月。天香生虚空，天乐鸣不歇。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湛然冥真心，旷劫断出没。’又，贯休《山居诗》：‘自古浮华能几几，逝波终日去滔滔。汉王废苑生秋草，吴主荒宫入夜涛。满屋黄金机不息，一头白发气犹高。岂如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满毳袍。’予因思静胜境中，当有自然清气，名曰天香；自然清音，（“音”原作“意”，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名曰天乐；予故以所闻灵响，目为天簧，亦取天籁之义。此盖唯变所适，不可致诘也。”

《复斋漫录》云：“太白《襄阳歌》云：‘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按《世说》：‘山公、嵇叔夜岩岩若孤松之独秀；至其醉也，若玉山之将崩。’戴逵《酒赞》云：‘醇醪之兴，与理不乖。古人既陶，至乐乃开。有客乘之，隗若山颓。’”

苕溪渔隐曰：“《乐府杂录》云：‘笛者，羌乐也。古曲有《折杨柳》、《落梅花》。’故谪仙《春夜洛城闻笛》云：‘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杜少陵《吹笛诗》：‘故园杨柳今摇落，何得愁中曲尽生？’王之涣云：‘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皆言《折柳曲》也。”

《复斋漫录》云：“古曲有《落梅花》，非谓吹笛则梅落，诗人用事，不悟其失。”余意不然之。盖诗人因笛中有《落梅花曲》，故言吹笛则梅落，其理甚通，用事殊未为失。且如角声，有大小《梅花曲》，初不言落，诗人尚犹如此用之，故秦太虚《和黄法曹梅花》云“月落参横画角哀，暗香消尽令人老”者是也。古今诗词，用吹笛则梅落者甚众，若以为失，则《落梅花》之曲，何为笛中独有之，决不虚设也。故李谪仙《吹笛诗》：“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又，《观胡人吹笛》云：“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十月吴山晓，梅花落敬亭。”戎昱《闻笛》云：“平明独惆怅，飞尽一庭梅。”崔鲁《梅诗》云：“初开已入雕梁画，未落先愁玉笛吹。”黄鲁直《从王都尉觅千叶梅诗》云：“梅花已落尽，（“梅花已”三字原脱，今据明钞本校补。）戏作嘲吹笛。”《侍儿》云：“若为可耐昭华得，（“若为可耐”四字原脱，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脱帽看发已微霜。催尽落梅春已半，更吹三弄乞风光。”张子野词云：“云轻柳弱，内家髻子新梳掠。天香真色人难学，横管孤吹月，淡天垂幕，（“幕”原作“暮”，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朱唇

浅破桃花萼。倚楼人在栏干角，夜寒指冷罗衣薄，声入霜林，簌簌惊梅落。

”《摭遗》载《梅诗》云：“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风有两般。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栏看。”晁次膺填入《水龙吟词》云：“最是关情处，高楼上，一声羌管，仗何人说与，争如留取倚栏看。”孙济《落梅词》云：“一声羌管吹云笛，玉溪半夜梅翻雪。”泛观古今诗词，用事一律，可见《复斋》妄辨也。

苕溪渔隐曰：“太白云：‘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还忆谢玄晖。’至鲁直则云：‘凭谁说与谢玄晖，休道澄江静如练。’王文海云：‘鸟鸣山更幽。’至介甫则云：‘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皆反其意而用之，盖不欲沿袭之耳。”

《复斋漫录》云：“太白《侠客行》云：‘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元微之《侠客行》云：‘侠客不怕死，怕死事不成，事成不肯藏姓名。’（“事成”二字原脱，今据本集校补。）二公寓意不同。”

许彦周《诗话》云：“太白诗：‘问予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东坡《岭外诗》云：‘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贺知章呼太白为谪仙人。世传东坡是戒禅师后身，仆窃信之。”

苕溪渔隐曰：“新安永西寺，寺依山背，下瞰长溪。太白题诗断句云：‘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今集中无之。”

《法藏碎金》云：“予记太白有诗云：‘野禽啼杜宇，山蝶舞庄周。’后又见潘佑有《感怀诗》：‘幽禽唤杜宇，宿蝶梦庄周。席地一樽酒，思与元化浮。但莫孤明月，何必秉烛游。’余谓才思暗合，古今无殊，不可怪也。”

《东观余论》云：“‘水从银汉落，山绕画屏新。’太白诗也，藏真书之，可谓二宝。谢康乐不得专美于前矣。”

《复斋漫录》云：“会稽鉴湖，今避庙讳，改为镜湖耳。《舆地志》云：‘山阴南湖萦带郊郭，白水翠岩，互相映发，若镜若图。故王逸少云：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名镜，始是耳。’李太白《登半月台》诗，亦云：‘水色绿且静，令人思镜湖。终当过江去，爱此暂踟蹰。’则湖以如镜得名，无可疑者。而或以为小说所记，以为轩辕铸镜于此得名，非也。太白又有《送友人寻越中山水诗》：‘湖清霜镜晓，涛白雪山来。’”

李阳冰云：“太白不读非圣之书，耻为《郑》《卫》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辞。凡所著述，言多讽兴，自三代以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趋风，列侯结轨，群贤翕习，如鸟归凤。卢黄门云：‘陈拾遗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

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大变，扫地并尽。今古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

《复斋漫录》云：“前汉赵飞燕既立为皇后，宠少衰，女弟绝幸，为昭仪，居昭阳，盖飞燕本传云尔。太白《宫词》云：‘宫中谁第一，飞燕在昭阳。’夫昭阳，昭仪所居也，非谓飞燕耳。后见唐王叡《松窗录》云：‘禁中呼木芍药为牡丹，命太白为新词，有：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乃知昭阳之语，世所传者误也。”

苕溪渔隐曰：“太白《宫词》云：‘梨花白雪香。’子美《咏竹》云：‘风吹细细香。’二物初无香，二公皆以香言之，何也？太白有句云：‘金龟换酒处。’子美有句云：‘金鱼换酒来。’世言换酒，必曰‘金貂’；殊不知二公有金龟、金鱼之异名。”

《艺苑雌黄》云：“《洪驹父诗话》言：‘子美集中，赠太白诗最多；而李集初无一篇与杜者。’按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李集有《尧祠赠杜补阙》者，（“祠”原作“词”，今据《李太白集》校改。）即老杜也。其诗云：我觉秋兴逸，谁言秋气悲。山将落日去，水与晴相宜。云归碧海少，雁度青天迟。相失各万里，茫然空尔思。不独饭颍山之句也。’予尝考之《太白集》中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云：‘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伤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向南征。’又有《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云：‘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言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蓬”原作“篷”，今据《李太白集》校改。）且尽手中杯！’洪驹父略不见此，何也？”

东坡云：“李太白，狂士也。又尝失节于永王璘：此岂济世之人哉？而毕文简公以王佐期之，不亦过乎？”曰：“士固有大言而无实，虚名不适于用者。然不可以此料天下士。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以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幸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洪大，凌轹卿相，嘲晒豪杰，笼罩靡前，蹈藉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吾于太白亦云。白之从永王璘，当由迫胁；不然，璘之狂肆寝陋，虽庸人知其必败也。太白识郭子仪之为人杰，而不能知璘之无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

《宋景文笔记》云：“蜀人见物惊异，辄曰噫嘻。李太白作《蜀道难》，因用之。汾、晋之间，尊者呼左右曰咄，左右必曰喏。而司空图作《休休记》，又用之。修书学士刘羲叟为余言：《晋书》咄嗟而办，非是。宜言咄喏而办。然咄嗟前世人文章中多用之，或自有义。”苕溪渔隐曰：“苏子瞻，蜀人



也。作《后赤壁赋》云：‘呜呼噫嘻，我知之矣。’《洞庭春色赋》云：‘呜呼噫嘻，我言夸矣。’皆用此语。”

《东观余论》云：“‘我居青空表，君处红埃中。仙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尽，君才无时休。’此《上清宝典》李太白诗也。”

山谷云：“《题白兆山诗》云：‘云卧三十年，好闲复爱仙。蓬壶虽冥绝，鸾鹤心悠然。归来桃花岩，得憩云窗眠。对岭人共语，饮潭猿相连。时升翠微上，邈若罗浮颠。两岑抱东壑，一嶂横西天。树杂人易隐，崖倾月难圆。芳草换野色，飞萝摇春烟。独此林下意，杳无区中缘。永辞霜台客，千载方来还。’余闻士大夫尝劝白兆山僧重素即岩下作桃花庵。素曰：‘桃花庵不难作；但恨无李白耳！’今彦顾乃欲砉崖石，刻李白诗，并欲结草其旁，以待冠盖之游者。众不可，盖安知遂无李白邪？为我多谢素师，今无白兆，尚不废椎鼓升堂，岂可臆计世无李白邪？素若有语，可并刻之。彦顾，安陆李慥也。”

许彦周《诗话》云：“太白《草创大还诗》云：‘仿佛明窗尘，死灰同至寂。’初不晓此语。后得李氏炼丹之法：至寂、窗尘，丹砂妙药也。”

## 卷第五

### 卷第五

#### 杜子美一

东坡云：“太史公论《诗》：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以予观之，是特识变《风》、变《雅》耳，乌知诗之正乎？昔先王之泽衰，然后变《风》发乎情，虽衰而未竭，是以犹止于礼义，以为贤于无所止者而已。若夫发于性，止于忠孝者，其诗岂可同日而语哉？古今诗人众矣，而杜子美为首；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

《东皋杂录》云：“有问荆公：‘老杜诗，何故妙绝古今？’公曰：‘老杜固尝言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苕溪渔隐曰：“《职林》云：‘补阙、拾遗，武后垂拱中置二人，以掌供奉讽谏。自开元后，尤为清选。左右补阙各二人，供奉各一人，左右拾遗亦然。左属门下，右属中书。’故岑参《寄左省杜拾遗》云：‘联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老杜《答岑补阙》云：‘窈窕清禁闼，罢朝归不同。君随丞相后，我往日华东。’正谓此也。”

《文昌杂录》云：“杜甫为左拾遗，作《紫宸殿退朝诗》：‘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东省，门下也，鸾台在焉。凤池在中书省，杜诗不应有误。恐唐朝别有故事。又恐是时政事堂适在左省也。”苕溪渔隐曰：“按《裴炎传》云：‘故事，宰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故长孙无忌为司空，房玄龄为仆射，魏征为太子太师，皆知门下省事。至中宗时，裴炎以中书令



执政事笔，故徙政事堂于中书省。’子美于肃宗至德二载拜左拾遗，作《退朝诗》，其言凤池，诚有所据，知其不误也。”

《文昌杂录》云：“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诗：‘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座引朝仪。’天祐二年十二月，诏曰：‘宫嫔女职，本备内任。今后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门祇候引从，宫人不得出内。’自此始罢也。又云：‘香飘合殿春风转，花覆千官淑景移。’又，《晚出左掖》：‘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乃知唐朝殿多种花柳。今殿庭惟植槐楸，郁郁然有严毅之气也。”

《复斋漫录》云：“《唐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子美以至德二载拜左拾遗，故《寄贾司马》云：‘法驾还双阙，王师下八川。此时霑奉引，佳气拂周旋。’《奉酬严公题野亭》云：‘拾遗曾奏数行书，懒性从来水竹居。奉引滥骑沙苑马，幽栖真钓锦江鱼。’此两诗，所以言供奉也。《春宿左省》云：‘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出左掖》云：‘避人焚谏草。’此两诗，所以言小则上封，大则廷诤也。”

《复斋漫录》云：“山谷言：‘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又云：船如天上坐，鱼似镜中悬。沈云卿诗也。老杜云：春水船如天上坐。祖述佺期之语也。继之以老年花似雾中看，盖触类而长之。’予以云卿之诗原于王逸少《镜湖诗》，所谓‘山阴路上行，如在镜中游’之句。然李太白《入青溪山》亦云：‘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虽有所袭，然语益工也。”

《复斋漫录》云：“张华《博物志》曰：‘江陵有台甚大，而惟有一柱，众梁皆共此柱。后土人呼为木履观，或曰一柱观。’梁刘孝绰《江津寄刘之遴》云：‘经过一柱观，出入三休台。’故子美《泊松滋江亭》云：‘一柱全应近，高唐莫再经。’《下峡》云：‘船经一柱过，留眼共登临。’《送李功曹之荆州》云：‘孤城一柱观，落日九江流。’又，《所思》云：‘九江日落醒何处，一柱观头眠几回。’（“眠”原作“眼”，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夔府咏怀》云：‘音徽一柱数。’”

《艺苑雌黄》云：“张文潜《明道杂志》云：‘读书有义未通，而辄改字，最学者大病也。杜诗：黄精无苗，后人所改也。旧乃黄独，读者不知其义，因改为精。其实黄独自一物也，（“自”原作“是”，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本处谓之土芋，根惟一颗而色黄，故名黄独。饥岁，土人掘以充粮食，故老杜云耳。’僧惠洪则曰：‘黄独，芋魁之小者，俗人易曰黄精。子美流离，亦未至作道人剑客，食黄精也。’此语殊谬。惠洪徒见黄独一名土芋，遂谓芋魁之小者。殊不知与芋魁悬别。观子美诗，有‘三春湿黄精，一食生

毛羽。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他时冰雪容’之句，安得云未至作道人剑客食黄精乎？东坡云：‘诗人空腹待黄精，生事只看长柄械。’则坡读杜诗，亦以黄独为黄精矣。”

《复斋漫录》云：“《送李八秘书》云：‘对扬抗士卒，干没费仓储。’不晓‘对扬抗士卒’为何等语。读《上林赋》，方悟：抗，挫也，五官切，抗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盖李方入对，宜论蜀中兵老财匮也。《题郑十八云》：‘祢衡实恐遭江夏，方朔虚传是岁星。’今世注杜诗，乃谓方朔为太白星精。余以注所引非是。按班固《武帝故事》云：‘上至海上，考竟诸道士尤妖妄者百余人，西王母遣使曰：欲见神人，而先杀僇，吾与帝绝矣。使至之日，东方朔死。上疑，问使者，云：朔是木帝精，为岁星，下游人间，以观天下，非陛下臣也。’《西京杂记》亦云：‘夏侯孝若《画赞》云：神变造化，灵为星辰。’葛洪《神仙传》亦云：‘王遥遇雨，使弟子以九节杖担篋，不沾湿。’刘向《列仙传》云：‘华山绝顶，有石臼，号玉女洗头盆。中有碧水，未尝增减。’故《望岳诗》：‘安得仙人九节杖，拄到玉女洗头盆。’”

《乐府解题》云：“武王伐纣，作歌，使士习之，号曰《巴渝之曲》。因其地以巴渝取名，故《题灋西草堂》云：‘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注引《前汉礼乐志》：‘巴渝鼓员三十六人。’殊不知《巴渝之歌》自武王伐纣始。《诸将诗》：‘韩公本意筑三城，拟绝天骄拔汉旌。’（“拔”原作“插”，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按唐中宗时，张仁愿取汉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虜南寇。仁愿后封韩国公，故杜云尔。”

《艺苑雌黄》云：“凡王室中否而复兴，谓之中兴。周宣之诗曰：‘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中字，陆德明《释文》：张仲切。徐安道《音辨》只作平声读。然古人用此，或作平声，或作去声，如杜陵云：‘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李义山云：‘言皆在中兴。’此类皆作去声用。如杜陵云：‘神灵汉代中兴主，功业汾阳异姓王。’‘侧听中兴主，长吟不世贤。’李义山云：‘身闲不睹中兴盛。’此类皆作平声用。”

《东皋杂录》云：“《诗烝民》：‘任贤使能，周室中兴焉。’陆德明《释文》：张仲切。故老杜诗云：‘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古人留意音训如此。又尝见人读‘冒顿’音墨突，遍阅《汉书》无此音，后出《晋书音义》。又‘曲逆’音句遇，亦出《文选注功臣赞》中。”苕溪渔隐曰：“东坡诗云：‘威声又数中兴年，二虜行当一矢联。’吕居仁诗云：‘谢安肯为苍生起，早为吾君了中兴。’皆张仲切，用中兴字也。”

许彦周《诗话》云：“《北征诗》：‘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独以活国许陈元礼，何也？盖祸乱既作，惟赏罚当则再振，否则不支持矣。元礼首议诛太真、国忠辈，近乎一言兴邦，宜得此语。倘无此举，虽有李、郭，不能展用。”

《复斋漫录》云：“王叡《炙毂子》云：‘夏商以草为屨。左氏曰：菲屨也。至周，以麻为之，谓之麻鞋，贵贱通着。晋永嘉中，以丝为之，宫中妃嫔皆着。’故《述怀》云：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尔雅注》云：‘鹭鸶似鳧而小，膏中莹刀。续英华诗有马衔苜蓿叶，剑莹鹭鸶膏。’故子美《赠张卿》云：健笔凌《鸚鵡》，铉锋莹鹭鸶。又，《大食刀歌》：镌错碧罌鹭鸶膏，铉铉已莹虚秋涛。（“莹”字原无，“涛”字误倒植在“江”下，今并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正。）江总《大庄严寺碑》：‘俯看惊电，影彻琉璃之宫；遥拖宛虹，光遍水晶之域。’故《宿赞公房》云：身在水晶城。任昉《述异记》云：‘吴王阖闾造水晶宫。’又，《魏略》曰：‘大秦国以水晶为屋柱。’故《曲江对酒》云：水晶宫殿转霏微。《古乐府》：‘君家诚易知，易知复难忘。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故诗云：上君白玉堂，倚君金华省。‘高昌有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纆，（“纆”原作“绩”，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名为白叠子，国人织以为布，甚软白。’见《南史》。故《赞公房诗》：光明白叠巾。”

《艺苑雌黄》云：“世人言度曲者，多作徒故切，谓歌曲也。张平子《两京赋》云：‘度曲未终，云起雪飞。’子美《陪李梓州泛江诗》：‘翠眉紫度曲，云鬓俨分行。’皆作徒故切读。考之《前汉元帝纪赞》云：‘帝多材艺，善史书、鼓琴、吹洞箫，自度曲被歌声。’应劭注：‘自隐度作新曲，因持新曲以为歌诗声也。’颜注：‘度，音大各切。’则与张平子、杜诗所言度曲异矣。而臣瓚注，则曰：‘度曲，谓歌终更授其次。’则又误以度曲为歌曲。夫度曲虽有两音，若读《元帝纪》，止可作大各切。《唐书》：‘段安节善乐律，能自度曲。’其意正与《元帝纪》相合。”

《艺苑雌黄》云：“东坡尝言：‘曾子固文章妙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杜子美长于歌诗，而无韵者几不可读。’比观《西清诗话》，乃不然此说，云：‘杜少陵文自古奥，如九天之云下垂，四海之水皆立，忽翳日而翻万象，却浮空而留六龙，万舞凌乱，又似乎春风壮而江海波，其语磊落惊人。或言无韵者不可读，是大不然。’予谓此数语，乃出杜陵三赋，谓之无韵，可乎？窃意东坡所谓无韵者，盖若《课伐木》、《诗序》之类是也。”苕溪渔隐曰：“少游尝有此语，《艺苑》以为东坡，误矣。”

《东观余论》云：（“观”原作“坡”，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董君

《新序》称甫为《淑妃皇父碑》在开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按是年甫年才二十四岁，宜为少作。然按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婿郑潜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郑庄之宾客，游窦主之园林，以白头之嵇、阮，岂独步于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见托。’若其壮年所作，岂得序称‘白头嵇、阮’与‘野老何知’哉？又其铭云：‘日居月诸，丘垅荆杞，列树拱矣，丰碑缺然。’则其立碑，盖在葬后六年，非甫年二十四，当开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时所作也。盖董君不考立碑年，但考其葬年，故误尔。董君《新序》称：永泰元年，严武移山南。崔旰乱，甫避秦川。定后，还成都，即浮江，东欲适吴楚。按武卒于成都，故有《哭严仆射诗》，即武未尝移镇山南也。又有《将适吴楚留别章使君》，当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乱之后。此二事皆舛误。”

《金石录》云：“《唐六公咏》，李邕撰，胡履灵书。余初读杜子美《八哀诗》云：‘朗咏《六公篇》，忧来豁蒙蔽。’恨不见其诗。晚偶得石本，入录，（“入”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其文词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各为一章，狄丞相为一章也。”

许彦周《诗话》云：“诗有力量，犹如弓之斗力。（“斗”原作“年”，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其未挽时，不知其难也。及其挽之，力不及处，分寸不可强。若《出塞曲》：‘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悲笳数声动，壮士惨不骄。’又《八哀诗》：‘汝阳让帝子，眉宇真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此等力量，不容他人到。”

《麈史》云：“杜审言，子美之祖也。则天时，以诗擅名，与宋之问唱和。其诗有‘绶雾青条弱，牵风紫蔓长。’又有‘寄语洛城风月道，明年春色倍还人’之句。若子美‘林花带雨胭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又云：‘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虽不袭其意，而语句体格脉络，盖可谓入宗而取法矣。”

卷第六

卷第六

杜子美二

《艺苑雌黄》云：“《题玄武禅师屋壁》云：‘何年顾虎头，满壁画沧洲。’注：虎头，僧相也。又，《送许八拾遗归江宁省覲诗序》云：‘甫昔客游此县，于许生处乞瓦棺寺维摩图像，志诸篇末：虎头金粟影，神妙独难忘。’注云：‘虎头，维摩相也。’考之《南史夷貊传》：‘师子国，晋义熙初，始遣使献玉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洁润，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此像历晋、宋，在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躯，及顾长康维摩像画图，世人



号之三绝。所谓虎头，即长康耳。注家不晓其义，或云僧相，或云维摩相，良可嗤笑。”

《杜位宅守岁诗》破题云：“守岁阿戎家。”又有“盍簪喧枥马，列炬散林鸦”之句。潘惇《诗话补阙》云：“旧本作‘守岁阿咸家’。”按杜位，子美侄也，当以阿咸为是。故东坡有《除夜诗》：“欲唤阿咸来守岁，林鸦枥马斗喧哗。”正用杜诗。则知今本作阿戎者误。余又考之：子美有《送蜀州桓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因示从弟行军司马位》云：（“桓”原作“栢”，今据明钞本校改。）“与报惠连诗不惜，知吾斑鬓已如银。”则位，恐所谓阿咸也。

《复斋漫录》云：“子美诗：‘何年顾虎头，满壁画瀛洲。’‘瀛’字乃‘沧’字，故王介甫云：‘画史虽非顾虎头，还能满壁画沧洲。’盖子美有《山水障歌》云：‘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吴郡朱景玄《画断》云：‘杨契丹，隋、唐间人，官至上仪同，六法备该，甚有骨气，在阎立本之下。’余乃悟《山水障歌》云：‘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史记》：‘邹衍著书：中国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赤县神州，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晋书载记赞》曰：‘自两京殄覆，九土分崩，赤县成蛇豕之区，紫宸游龟鼉之穴。’唐亦有赤尉，谓畿县尉也。故《山水障歌》云：‘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投简成华两县诸子》云：‘赤县官曹拥材杰。’《桥陵诗》：‘居然赤县立，台榭争岩亭。’”（“岩”原作“岩”，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

许彦周《诗话》云：“画山水诗，少陵数首，无人可继者。惟荆公《观燕公山水诗》前六句，东坡《烟江叠嶂图》一诗，差近之。”苕溪渔隐曰：“少陵题画山水数诗，其间古风二篇，尤为超绝。荆公、东坡二诗，悉录于左，时时哦之，以快滞懣。少陵《奉先刘少府新画山水障歌》云：‘堂上不合生枫树，怪底江山起烟雾。闻君扫却赤县图，乘兴遣画沧洲趣。画师亦无数，好手不可遇。对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岂但祁岳与郑虔，笔迹远过杨契丹。得非玄圃裂？无乃潇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边已似闻清猿。反思前夜风雨急，乃是满城鬼神入。元气淋漓障犹湿，真宰上诉天应泣。野亭春还杂花远，渔翁暝踏孤舟立。沧浪水深青溟阔，欹岸侧岛秋毫末。不见湘妃鼓瑟时，至今斑竹临江活。刘侯天机精，爱画入骨髓。自有两儿郎，挥洒亦莫比。大儿聪明到，能添老树巅崖里。小儿心孔开，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云门寺，吾独何为在泥滓，青鞋布袜从此始。’《戏题王宰山水图歌》云：‘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图，挂君高堂之素壁

。巴陵洞庭日本东，赤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荆公《题燕侍郎山水图》云：‘往时濯足潇湘浦，独上九嶷寻二女。苍梧之野烟漠漠，断陇连冈散平楚。暮年伤心波浪阻，不意画中能更睹。燕公侍书燕王府，王求一笔终不与。奏论谏死误当赦，全活至今何可数。仁人义士埋黄土，只有粉墨归囊楮。’东坡《题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云：‘江上愁心千叠山，浮空积翠如云烟。山邪云邪远莫知，烟空云散山依然。但见两崖苍苍暗，绝谷中有百道飞来泉。萦林络石隐复见，下赴谷口为奔川。川平山开林麓断，小桥野店依山前。行人称度乔木外，渔舟一叶江吞天。使君何从得此本，点缀毫末分清妍。不知人间何处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君不见，武昌樊口幽绝处，东坡先生留五年。春风摇江天漠漠，暮云卷雨山娟娟。丹枫翻鸦伴水宿，长松落雪惊醉眠。桃花流水在人世，武陵岂必皆神仙？江山清空我尘土，虽有去路寻无缘。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

《东观余论》云：“余得子美诗集，颇与今行槧本小异，如：‘忍对江山丽’，印本‘对’乃作‘待’。‘雅量涵高远’，印本‘涵’乃作‘极’。当以此为正。若是者尚多。”

东坡云：“杞人马正卿作太学正，清苦有气节，学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斋中，书杜子美《秋雨叹》一篇壁上，初无意也，而正卿即日辞归，不复出。至今白首穷饿，守节如故。正卿字梦得。”苕溪渔隐曰：“子美《秋雨叹》有三篇，第一篇尤感慨，必东坡所书者。云：‘雨中百草皆烂死，阶下决明颜色鲜。着叶满枝翠羽盖，开花无数黄金钱。凉风萧萧吹汝急，恐汝后时难独立。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

《艺苑雌黄》云：“杜陵诗，多言‘花门’。《喜闻官军临贼诗》：‘花门腾绝漠，拓羯度临洮。’又云：‘花门小箭好，此物弃沙场。’又《即事诗》：‘闻道花门破，和亲事却非。’又，《遣愤诗》：‘闻道花门将，论功未尽归。’又有《留花门》一篇云：‘花门既须留，原垫转萧瑟。’指回鹘为花门，注家不言其义。予以唐《地理志》考之：甘州山丹县北，渡张掖河，西北行，出合黎山峡口，傍河东壩屈曲东北行千里，有宁寇军，军东北有居延海，又西北三百里，有花门山堡，又东北千里，至回鹘牙帐。故谓回鹘为花门也。”

《文昌杂录》云：“唐岁时节物：元日则有屠苏酒、五辛盘、胶牙饧。人日则有煎饼。上元则有丝笼。二月二日则有迎富贵果子。三月三日则有镂人。寒食则有假花鸡球、镂鸡子、子推蒸饼、饧粥。（“有”字原脱，今据原集校补；“子推”原作“千堆”，今据原集校改。）四月八日则有糕糜。五月五日则有

百索粽子。夏至则有结杏子。七月七日则有穿针织女台、乞巧果子。八月一日则有点炙杖子。九月九日则有茱萸、菊花酒。腊日则有口脂、面药、澡豆。立春则有彩胜、鸡燕、生菜。今岁时遗间略同，但糕糜、结杏子、点炙杖子今不行尔。杜甫《春日诗》：‘春日春盘细生菜。’又曰：‘胜里金花巧耐寒。’《重阳诗》：‘茱萸赐朝士。’《腊日》诗：‘口脂面药随恩泽。’如此之类甚多，略举记当时所重者也。”

苕溪渔隐曰：“子美《九日蓝田崔氏庄》云：‘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王摩诘《九日忆东山兄弟》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九日与杨凝崔淑期登江上山有故不往》云：‘那得更将头上发，学他年少插茱萸。’此三人，类各有所感而作，用事则一，命意不同。后人用此为九日诗，自当随事分别用之，方得为善用故实也。子美九日又有诗云：‘茱萸赐朝士，难得一枝来。’此在蜀中作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九日诗》云：‘相逢不用忙归去，明日黄花蝶也愁。’又词云：‘万事到头终是梦，休休，明日黄花蝶也愁。’吕居仁诗云：‘尚惜故人轻作别，乱山深处过重阳。’又词云：‘短篱残菊一枝黄，已是乱山深处过重阳。’皆两用之。诗意脉络贯穿，并优于词。但居仁以残菊于重阳言之，此一字为病。”

苕溪渔隐曰：“吕居仁云：‘潘邠老尝得诗云：满城风雨近重阳。文章之妙，至此极矣。后托谢无逸缀成篇云：病思王子同倾酒，愁忆潘郎共赋诗。为此语也。’余观谢无逸《溪堂集》云：‘亡友潘邠老有满城风雨近重阳之句。今去重阳四日，而风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广为四绝。’然则居仁所云：后托无逸缀成前一联诗，盖非是也。无逸四绝，今录三绝，一云：‘满城风雨近重阳，无奈黄花恼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忆潘郎。’‘满城风雨近重阳，不见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门外柳，垂垂老叶半青黄。’‘满城风雨近重阳，安得斯人共一觞。欲问小冯今健否，云中孤雁不成行。’”

苕溪渔隐曰：“寒食诗，古人多用‘饧’字，九日诗未有用‘糕’字者，惟崔德符《和吕居仁九日诗》云：‘老头未易着清香，折取萧萧满把黄。归去乞钱烦里社，买糕沽酒作重阳。’”

东坡云：“岭南气候不常。吾尝云：菊花开时乃重阳，佳月凉天即中秋：不须以日月为断也。十月初吉菊始开，乃与客作重九，因次韵渊明九月九日诗云：‘今日我重九，谁谓秋冬交。黄花与我期，草中实后凋。余香白露干，色映青松高。’”

苕溪渔隐曰：“江浙间，每岁重阳，往往菊亦未开，不独岭南为然。盖菊性耿介，须待草木摇落，方于霜中独秀。故渊明诗云：‘黄菊开林耀，青松冠



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此善论其理也。”

《复斋漫录》云：“《国史补》云：‘唐人燕集，必赋诗，推一人擅场。郭暖尚升平公主，盛集，李端擅场。送刘相巡江淮，钱起擅场。’乃知子美诗：‘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唐人素有此语。”

《复斋漫录》云：“张景阳诗：‘昔在西京时，朝野多欢娱。’故子美诗：‘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后汉吴汉亡命在渔阳，会王郎起，汉说太守彭宠曰：‘渔阳突骑，天下所闻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锐，附刘公击邯郸，此一时之功也。’故子美诗：‘渔阳突骑犹精锐。’又，‘渔阳突骑邯郸儿。’刘劭《赵都赋》云：‘其用器则六弓四弩、绿沉黄间，堂溪鱼肠，丁令角端。’故《重过何氏诗》：‘雨抛金锁甲，苔卧绿沉枪。’唐杨巨源《上刘侍郎诗》：‘吟诗白羽扇，校猎绿沉枪。’《古诗》云：‘采葵莫伤根，伤根葵不生。结友莫羞贫，羞贫友不成。’杜诗‘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者，盖取此也。”

苕溪渔隐曰：“《李潮八分小篆歌》云：‘苍颉鸟迹既茫昧，字体变化如浮云。陈仓石鼓又已讹，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汉蔡邕，中间作者寂不闻。峯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苦县光和》尚骨立，书贵瘦硬方通神。’此诗叙书之颠末，可谓详尽。后人笔力，岂能到此？而《峯山碑》枣木传刻之语，尤为人所取信，往往引以为证。故《集古录》云：‘秦二世诏李斯篆，今俗谓之《峯山碑》，《史记》不载，其字特大，（“字”原作“事”，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不类泰山存者。其本出于徐铉，又有别本，出于夏竦家。自唐封演已言《峯山碑》非真，而杜甫直谓枣木传刻尔。’《金石录》云：‘秦峯山刻石者，郑文宝得其摹本于徐铉家，刻石寘之长安，此本是也。’唐封演《闻见记》载此碑云：‘后魏太武帝登山，使人排倒之。然历代摹之，以为楷则，邑人疲于奔命，聚薪其下，以野火焚之。由是残缺，不堪摹搨。然犹求者不已。（“犹”原作“由”，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有县宰取旧文勒于石碑之上，置之县廨，今人间有《峯山碑》者，是皆新刻之本。而杜甫诗直以为枣木传刻者，岂又有别本与？’秦之罾山刻石，（“秦之罾”三字原作“泰山之梁”，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集古录》以为非真。又云：‘麻湿故学士于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岂杜甫所谓枣木传刻失真者邪？’此论非是。盖杜甫指《峯山碑》，非此文明矣。东坡《赋墨妙亭诗》云：‘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盖东坡学徐浩书，浩书多肉，用笔圆熟，故不取此语。殊不知唐初欧、虞、褚、薛，字皆瘦劲，故子美有书贵瘦硬之语。此非独言篆字，盖真字亦皆然也。”

苕溪渔隐曰：“观薛稷少保书《画壁诗》云：‘我昔游梓州，遗迹涪江边



。昼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蹇。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唐史：‘贞观、永徽间，虞世南、褚遂良以书颀家，后莫能继。薛稷外祖魏征家，多藏虞、褚书，故锐精临仿，结体遒丽，遂以书名天下。’余观《法帖》载褚遂良帖云：‘舅遂良报薛八侍中。’则稷之外家乃褚氏，而唐史云魏氏者，何邪？”

《金石录》云：“唐慧义寺《弥勒像碑》，李潮八分书。潮书初不见重于当时，独杜甫诗盛称之，以比蔡有邻、韩择木。今石刻在者绝少，惟此碑与《彭元曜墓志》尔。余皆得之，其笔法亦绝不工，非韩、蔡比也。”

《东观余论》云：“《送顾八分文学诗》：‘中郎石经后，八分盖憔悴。顾侯运炉锤，（“侯”原作“候”，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笔力破余地。昔在开元中，韩蔡同焘质，玄宗妙其书，是以数子至。’此诗盖谓顾诚奢也。观其遗迹，乃知子美弗虚称之。碑首倒罅，亦自奇古，不独八分可赏云。”

许彦周《诗话》云：“齐、梁间乐府诗：‘护惜加穷袴，（“加”原作“如”，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防闲托守宫。今日牛羊上丘垄，当时近前面发红。’老杜作《丽人行》：‘赐名大国虢与秦。’其卒曰：‘辄勿近前丞相嗔。’虢国、秦国，何预国忠事，而近前即嗔邪？东坡言：老杜似司马迁。盖深知之。”

## 卷第七

## 卷第七

### 杜子美三

《艺苑雌黄》云：“庾信谓魏使尉瑾曰：‘昔在邺食蒲萄，殊美。’陈昭曰：‘作何状？’徐君房曰：‘有类软枣。’信曰：‘君殊不善体物，何不言似生荔枝？’荔枝之味，果中之至珍，盖有不可名言者。故蔡君谟云：‘剥之凝如冰精，食之消如绛雪。其味之至，不可得而状也。’魏文帝方之蒲萄，世讥其谬。庾信亦复有此语。彼《广志》谓子如石榴，（“志”原作“誌”，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其谬愈甚。唐人形于赋咏者颇多，然亦未始遇夫真荔枝。故张曲江作《荔枝赋》，是南海郡荔枝耳。白乐天作《荔枝图序》，是巴峡间荔枝耳。杜子美诗所谓‘红颗酸甜只自知’者，是泸戎荔枝耳。”

《遯斋闲览》云：“《荔枝谱》称：‘汉初，南越王尉佗以备方物。和帝时，交趾七郡贡生荔枝。（“郡”原作“年”，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天宝中，涪州岁驿致之。’未尝言及闽中者。今广南夔梓所出，仅比闽中之下品。是真荔枝，自唐其名未著。今莆阳为天下第一。然闽中佳者，六月方熟。其四月熟者，谓之火山荔枝。东坡有《四月十三日食荔枝诗》：‘海中仙人

绛罗襦，红绡中单白玉肤。’予诵之，未尝不爱其体物之工。然其后云：‘似开江珧砍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予意东坡未尝到闽中，亦不识真荔枝。其曰‘四月十三日’，是特广南火山者耳，故其比类，仅与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荔枝谱》又云：‘火山，本出广南，四月熟，味甘酸，而肉薄，闽中近亦有之，山在梧州。’按《寰宇记》云：‘《岭表录》：梧州府对岸西火山，山形高下大小，如桂林独秀山。山水澄，潭深无底。其火，每三更夜见于山顶，一更初见火起，匝其顶，如野烧，甚者广十丈余，食顷而息。或言其下水中有宝珠，光照于上，上有荔枝，四月先熟，以其地热，故为火山也。沈佺期诗：身经火山热，颜入瘴乡低。即此山也。’予按《宋之问集》，有《早发韶州》一联云：‘身经火山热，颜入瘴江消。’恐非佺期诗，盖《寰宇记》之误。”

苕溪渔隐曰：“东坡《四月十三日初食荔枝诗》注云：‘予尝谓荔枝味厚高格两绝，果中无比，惟江珧柱、河豚鱼近之耳。’又曰：‘仆尝问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龙眼，客皆笑其陋，实无所似也。仆曰：荔枝似江珧柱。应者皆恍然。仆亦不辨。’此可谓善于比类者。若魏文帝、庾信方之蒲萄，（“方”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乃至谬耳。《艺苑雌黄》殊无鉴裁，遂言东坡比类，仅与魏文帝、庾信等同科。若言闽、广荔枝高下不同则可，若言东坡不善比类，则不可也。”

《复斋漫录》云：“《唐书礼乐志》：‘帝幸骊山，杨贵妃生日，命小部张乐长生殿，因奏新曲，未有名，会南方进荔枝，因名曰《荔枝香》，乐史所作。’《杨贵妃外传》亦云：‘新曲未有名，会南海进荔枝，因名焉。’故子美《病橘诗》云：‘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悲。’又，《解闷诗》云：‘先帝贵妃今寂寞，荔枝还复入长安。炎方每续朱樱献，玉座应悲白露团。’按《唐志》以荔枝贡自南方，《杨妃外传》为南海，杜诗亦以为南海及炎方：则明皇时，进荔枝自岭表明矣。东坡诗乃以‘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张君房《脞说》以为忠州，何邪？当有辨其是非者。”

苕溪渔隐曰：“余观蔡君谟《荔枝谱》云：‘东京：交趾七郡贡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堠，昼夜奔腾。有毒虫猛兽之害。临武长唐羌上书言状，和帝诏大官省之。唐天宝中，妃子尤爱嗜，涪州岁命驿致之。时诗人多所称咏此，张九龄赋之以托意。’又东坡《荔枝叹》云：‘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鹳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酬伯游。’皆以荔枝天宝时贡自涪州。二公著谱作诗，意欲传于后世，其考之必审，不应有误。盖唐都长安，视涪州为正南

，荔枝由子午谷路进入。《唐志》云南方，杜诗云炎方，悉指其方而言之也。若《病橘诗》、《妃子外传》以为南海，则道里辽远，所记必误。复斋信以为然，过矣！《荔枝谱》又云：‘洛阳取于岭南，长安来自巴蜀。’盖涪、忠二州，俱为巴蜀之地，境土相接。白居易尝刺忠州，以其地多产荔枝，形于篇什，又图而序之。余意君房《脞说》，因此遂言忠州也。居易序云：‘荔枝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变去矣。’余顷在闽广，验此语信然。矧传置之远，腐败之余，乌能适口也哉？”

茗溪渔隐曰：“东坡《荔枝词》云：‘闽溪珍献，过海云帆来似箭。玉坐金盘，不贡奇葩四百年。轻红酡白，雅称佳人纤手擘。骨细肌香，恰似当年十八娘。’《荔枝谱》云：‘十八娘荔枝，色深红而细长，时人以少女比之。俚传：闽王王氏有女第十八，好啖此品，因而得名。其冢今在城东报国院。（“冢”原作“家”，今据宋本校改，下同。）冢傍犹有此树。’谱中又有将军荔枝云：‘是五代间人，有为此官者，种之，后人以其官号其树，而失其姓名之传。’东坡云：‘惠州太守东堂祠，故相陈文惠公堂下，有公手树荔枝一株，郡人谓将军树。今岁大熟，赏啖之余，下逮吏卒。其高不可致者，纵猿取之。诗云：丞相祠堂下，将军大树傍。炎云骈火实，瑞露酌天浆。烂紫垂先熟，高红挂远扬。分甘遍铃下，也到黑衣郎。’岂将军之号，偶尔同之邪？”

《艺苑雌黄》云：“《汉旧仪》：‘颛顼有三子，死而为疫鬼，一居江水为疰鬼，一居若水为罔两蜮鬼，一居人宫室区隅为小鬼，善惊小儿。’故韩退之有《谴疰鬼诗》：（“谴”原作“遣”，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屑屑水帝魂，谢谢无余辉。如何不肖子，尚奋疰鬼威？’又云：‘咨汝之胄出，门户何巍巍。祖轩而父顼，未昧于前徽。’（“昧”原作“沫”，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而其后有‘湛湛江水清，归居安汝妃’之语，盖本于《汉旧仪》也。此传杜诗能除疰，此未必然，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脱然，不觉沉疴之去体也。而好事者乃曰：‘郑广文妻病疰，子美令取予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一联，诵之不己。又令取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青一联，诵之不己。又令取子璋髑髅血模糊，手提掷还崔大夫一联诵之，则无不愈矣。’此殊可笑。借使疰鬼诚知杜诗之佳，亦贤鬼也，岂复屑屑求食于呕吐之间为哉？观子美有言：（“言”原作墨丁，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三年犹疰疾，一鬼不销亡。隔日搜脂髓，增寒抱雪霜。徒然潜隙地，有腠屡鲜妆。’则是疾也，杜陵正自不免。”

《复斋漫录》云：“子美《初月诗》：‘庭前有白露，暗满菊花团。’又：‘白露团甘子。’又，《江月诗》：‘玉露团清影。’又，绝句云：‘玉坐应悲白露团。’按谢惠连诗：‘团团满叶露。’谢玄晖：‘犹沾余露团。’庾



信《挹得胥台露》诗：‘唯有团阶露，承睫共沾衣。’杜诗所本也。”

《复斋漫录》云：“‘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邓忠臣乃引茂陵玉碗为据。少陵岂以玉碗为金碗哉？盖指卢充幽婚事也。”

《艺苑雌黄》云：“《诸将》内一联云：‘昨日玉鱼蒙地葬，早时金碗出人间。’注说金碗取孔氏《志怪》卢充事。樗叟诗《杜拾遗》，亦用此说。以予考之，非也。《南史沈炯传》云：‘炯尝独行，经汉武通天台，为表奏之，陈己思乡之意，云：甲帐珠帘，一朝零落；茂陵玉碗，遂出人间。’杜盖用此语也。陈无己诗：‘初闻桥山送弓剑，宁知玉碗人间见。’”苕溪渔隐曰：“二说当以卢充幽婚事为是，盖有金碗之赠。若沈炯事，乃是玉碗，又引无己诗为证，尤无谓也。”

《艺苑雌黄》云：“《荆楚岁时记》曰：‘七月七日，世谓织女牵牛聚会之日。’晋傅玄《拟天问》云：‘七月七日，织女牵牛会天河。’此则其事。杜公瞻注云：‘此出于流俗小说，寻之经史，未有典据。’《诗》云：‘睨彼牵牛，（“睨”原作“皖”，今据明钞本校改。）不以服箱。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说者以为二星，有名无实；即古诗所云：‘织女无机杼，牵牛不负轭。’岂复能为夫妇，岁一聚会乎？《史记天官书》云：‘牵牛为牺牲，其北河鼓。河鼓大星上将左右。’左右将，则是河鼓牵牛，大同小异。《尔雅》云：‘河鼓谓之牵牛。’李巡注云：‘河鼓牵牛，皆二十八宿名。’郭璞注云：‘今荆楚人呼牛星为担鼓。’此则河鼓之据。《夏小正》言：‘七月初昏，织女正东向；十月，织女正北向。’此皆据星也，亦无会合之文。近代有此说耳。曹植《九咏》曰：‘乘回风兮浮汉渚，目牵牛兮眺织女。交有际兮会有期，嗟吾子兮来不时。’注云：‘牵牛为夫，织女为妇，各处河之傍，七月七日，得一会同。’《古歌辞》云：‘黄姑织女时相见。’黄姑，即河鼓也，语讹所致。汉武帝于昆明池中作二石人，为牵牛织女象，盖欲神异其水，比方河汉。班固赋云：‘左牵牛兮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虽不云七月七日聚会，其意以为夫妇之象，天道深远，所不敢言也。又，《岁时记》言纬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二万钱下礼，久不还，被驱在营室。言虽不经，有足为怪。’《齐谐记》亦云：‘桂阳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间，忽谓其弟曰：七月七日，织女当渡河，诸仙悉还宫，吾已被召，与尔别矣。弟问曰：织女何事渡河？曰：暂诣牵牛。世人至今云织女嫁牵牛焉。’此类皆不足信。故杜诗云：‘牵牛处河西，织女出其东。万古永相望，七夕诘相同。神光竟难候，此事终朦胧。飒然精灵合，何必秋遂逢。（“逢”宋本、徐钞本、明钞本作“通”。）盖亦不信有此事也。世传又有乌鹊填河成桥，与夫乞巧穿针之事，皆无可据。河鼓与牵牛，《史记》以为二星，《尔雅》以为一星，河字又或作何。”苕溪



渔隐曰：“《文选注》云：‘织女一名天女孙。’柳子厚《乞巧文》云：‘今兹孟秋七夕，天女之孙，将嫔于河鼓。’余尝和人《七夕诗》云：‘乞巧筵开玉露秋，（“开”原作“前”，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改。）一钩凉月挂西楼。人间百巧方无奈，寄语天孙好罢休。’”

《复斋漫录》云：“《文选古诗》：‘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默默”宋本、徐钞本作“脉脉”。）梁刘孝仪《咏织女诗》：‘欲待黄昏至，含娇渡浅河。’隋江总《七夕诗》：‘婉娈期今夜，飘飘渡浅流。’王谨《七夕诗》：‘天河横欲晓，风驾俨应飞。’故杜子美《天河诗》：‘牛女年年渡，何曾风波生。’”

《艺苑雌黄》云：“昔人文章中，多以兄弟为友于，以日月为居诸，以黎民为周余，以子姓为诒厥，以新婚为燕尔：类皆不成文理。虽杜子美、韩退之亦有此病：岂非徇俗之过邪？子美云：‘山鸟山花吾友于。’又云：‘友于皆挺拔。’退之云：‘岂谓诒厥无基址。’又云：‘为尔惜居诸。’《后汉史弼传》云：‘陛下隆于友于，不忍恩绝。’曹植《求通亲亲表》云：‘今之否隔，友于同忧。’《晋史》赞论中，此类尤多。洪驹父云：‘此歇后语也。顷有人年七十余，置一侍婢，年三十，东坡戏之曰：侍者方当而立岁，先生已是古稀年。得无类是乎？’”苕溪渔隐曰：“友于之语，自陶彭泽已自承袭用之。诗云：‘一欣侍温颜，再见喜友于。’然则少陵盖承之也。且歇后语，苏、黄亦有之。苏云：‘伯时有道真吏隐，饮啄不羨山梁雌。’黄云：‘断送一生惟有，破除万事无过。’然黄集此句，对偶甚工，后山以为妍而反嗜之，不以为病也。又，《遯斋闲览》云：‘东坡在丰城，有老人生子求诗。东坡问：翁年几何？曰：七十。翁之妻，年几何？曰：三十。戏作八句，警联云：圣善方当而立岁，乃翁已及古稀年。今《艺苑》以为有人年七十余，置侍婢，仍窜易其诗。’记事之误，有如此，当以《遯斋》为正。”

《复斋漫录》云：“唐宰相郑綮为诗，好歇后句。行第五，时人呼为‘歇后郑五’。今人无有蓄其诗者。惟旧史载其一联云：‘只有两行公廨泪，临行洒向渡头风。’真俳词也。后之文士，不复作歇后体，以其非雅正。独石曼卿因登第覆落，例受三班借职，赋诗一首，所谓‘无才且作三班借，请俸争如录事参’是也。韩子苍云：‘唐人诗：落花满地寂寥红，独有离人万恨中。回首池塘总无语，手弹珠泪与东风。綮之意，此之意也，而词语顿异。’”

许彦周《诗话》云：“老杜诗，不可议论，亦不必称赞，苟有所得，亦不可不记也。如太宗，相者见之云：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而杜诗云：‘真气惊户牖’，可谓简而尽。又，《经昭陵》云：‘文物多师古，朝廷半老儒。直辞宁僂辱，贤路不崎岖。’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

## 卷第八

### 卷第八

#### 杜子美四

《艺苑雌黄》云：“《月令》：‘仲夏之月，反舌无声。’蔡君谟以反舌为虾蟆，段柯古已讥其非矣。殊不知反舌，百舌鸟也。能反易其声，以效百鸟之鸣，故谓之反舌。张籍集中有《徐州试反舌无声》诗，破题云：‘夏木多好鸟，偏知反舌名。’则其为百舌明甚。许慎注《淮南子》云：‘五月阳气盛于上，微阴起于下，百舌无阴，故无声也。’《朝野僉载》云：‘百舌春啖夏止，唯食蚯蚓。正月后，冻开蚓出而来。十月后，蚓藏而往。盖物之相感也。古今词章中，多取此以况人之巧言者，故老杜诗云：过时如发口，君侧有谗人。’”苕溪渔隐曰：“刘梦得《百舌吟》云：‘天生羽族尔何微，舌端万变随春晖。南方朱鸟一朝见，索寞无言蒿下飞。’此语，盖与许慎及《僉载》二说相符矣。”

《诗说隽永》云：“王性之尝见唐人写本杜诗云：‘孤城此日堪肠断，愁对寒云雪满山。’乃‘白满山’也。”

许彦周《诗话》云：“老杜《衡州诗》：‘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刚肠。’此诗甚悲。昔蒯通读《乐毅传》而涕泣，后之人，亦当有味此而泣者也。”

《复斋漫录》云：“李济翁《资暇录》谓：‘园庭中药栏，栏即药，药即栏，犹言围援也，非花药之栏。有不悟者，以藤架、疏圃为切对，不知其由矣。汉宣帝诏曰：池药未御者，假与贫民。《汉书》阑入宫禁字，多作草下阑，则药栏尤分明也。’方悟子美诗：‘常恐沙崩损药栏’，及‘乘兴还来看药栏’之意。”苕溪渔隐曰：“复斋乃承《资暇集》之误，引此以证子美诗。今以汉史《宣帝纪》考之：地节三年诏曰：‘池籩未御幸者，（“籩”原作“御”，今据宋本校改，下同。）假与贫民。’苏林注云：‘折竹，以绳编绵连禁籩，使人不得往来。律名为禁籩。’李济翁殊不审细，乃以籩为药，遂穿凿为说。复斋从而信之，皆过矣。且子美诗云药栏者，直花药之栏槛耳。”

《艺苑雌黄》云：“《世说》载：‘陆机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陆曰：卿吴中何以敌此？陆曰：千里莼羹，但未下盐豉耳。’莼羹得盐豉尤美。故子美诗云：‘豉化莼丝熟。’梅圣俞诗云：‘剩持盐豉煮紫莼。’又，‘紫莼豉煮香味全。’山谷诗云：‘盐豉欲催莼菜熟。’盖谓是也。作晋史者，取《世说》之语，而删去两字，但云‘千里莼羹，未下盐豉。’故人多疑之。或言千里未下，皆地名；或言千里，言地之广；或言自洛至吴，有千里之遥；或言莼羹必盐豉，乃得其真味。是皆不然。盖‘千里’，湖名也。千里湖之莼菜，以之为羹，其美可敌羊酪。然未可猝至，故云但未下盐豉耳。子美又

有《别贺兰铤诗》，云：“我恋岷下芋，君思千里莼。”以岷下对千里，则千里为湖名可知。《酉阳杂俎》酒食品亦有千里莼。”

《复斋漫录》云：“子美《送重表侄王砮评事使南海诗》，谓王珪微时，房、杜过其家，而母能识之也。（“之”字原脱，今据宋本、徐钞本、明钞本校补。）《西清诗话》以子美诗独得其详，而史为疏略。然以余考之：房、杜旧不与太宗相识，及太宗起兵，然后杖策谒军门，乃荐如晦耳。至珪，则诛太子建成，而后见知。以他传参考，未可专以史为误也。”

《诗说隽永》云：“晁氏尝于中壶緘线纆夹中得吴越人写本杜诗，讳‘流’字之类，乃盛文肃故书也。如‘日出篱东水’等绝句六首乃九首，其一云：‘漫道春来好，狂风大放颠。飞花随水去，翻却钓鱼船。’”苕溪渔隐曰：“此诗浅近，决非少陵语。庸俗所乱，不足凭也。”

苕溪渔隐曰：“世有碑本子美画像，上有诗云：‘迎旦东风骑蹇驴，旋呵冻手暖髯须。洛阳无限丹青手，还有工夫画我无？’子美决不肯自作，兼集中亦无之，必好事者为之也。李太白《戏子美诗》：‘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李翰林集》亦无此诗，疑后人所作也。”

《东皋杂录》云：“杜诗：‘阑风伏雨秋纷纷。’‘伏’乃‘仗’字之误。阑珊之风，冗仗之雨也。”苕溪渔隐曰：“《世说》：‘王忱求簟于王恭。恭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则冗仗用此‘长’字为是。《集韵》：去声，与‘仗’字同音。杜诗旧本作‘长雨’，《东皋杂录》谓‘伏’乃‘仗’之误，非也。”

《艺苑雌黄》云：“遮莫，俚语，犹言尽教也。自唐以来有之。故当时有‘遮莫你古时五帝，何如我今日三郎’之说。然词人亦稍有用之者。杜诗云：‘久弃野鹤同双鬓，遮莫邻鸡唱五更。’李太白诗：‘遮莫枝根长百丈，（“丈”原作“尺”，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不如当代多还往。遮莫亲姻连帝城，不如当身自簪纓。’元微之诗：‘从兹罢驰鹜，遮莫寸阴斜。’东坡诗：‘芒鞋竹杖布行缠，遮莫千山更万山。’洪驹父诗：‘围棋争道未得去，遮莫城头日西沉。’皆用此语。”

东坡云：“明皇虽诛萧至忠，然尝怀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赫赫萧京兆，今为时所怜。’”苕溪渔隐曰：“余以《唐书》考之，萧至忠未尝历京兆尹。王原叔杜诗注，以谓萧望之尝为左冯翊，后被谗自杀。《复斋漫录》亦谓如此。疑坡误也。”

《艺苑雌黄》云：“《夔府咏怀诗》，有‘卜羨君平杖’之语。考之汉史：‘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以为卜筮虽贱业，而可以惠众人，有邪恶非正之问

，则依蓍龟为言利害，各因其势，道之以善，从吾言已过半矣。裁日阅数人，得百钱，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所言止此而已，即未尝言杖。注家引阮宣子百钱挂之杖头为解，与君平全无干涉，岂杜陵之误欤？”

《复斋漫录》云：“《从人觅胡孙许寄》诗：‘人说南州路，山猿树树悬。举家闻若骇，为寄小如拳。’题意是胡孙，而首句以山猿为词，何邪？”

《艺苑雌黄》云：“以子美之忠厚，疑若无愧于论交。其《投赠哥舒翰》云：‘开府当朝杰，论兵迈古风。先声百胜在，略地两隅空。’其美之可谓至矣。及《潼关吏诗》，则曰：‘哀哉桃林战，（“林战”原作“李戟”，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百万化为鱼。请嘱防关将，慎勿学哥舒。’何其先后之相戾若是哉？概之以纯全之道，亦未能无疵也。”

《艺苑雌黄》云：“东坡《次王介甫韵诗》：‘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又《送戴蒙赴玉局观诗》：‘芋魁径尺谁能尽，桤木三年已足烧。’又，《木山诗》：‘二顷良田不难买，三年桤木可行樵。’‘桤’字人少有识者，遍寻字书，亦皆无之。蜀中多此木，询之蜀人，则相传以为丘宜切。按介甫绝句所谓‘木有桤者’，与‘移’字同押，则知丘宜切为是也。按杜陵有《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诗》：（“十一少府”原作“十步府”，今据《杜工部集》校改。）‘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注：‘蜀人以桤为薪，三年可烧。’又，《堂成诗》：‘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笼”原作“宠”，“梢”原作“稍”，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注云：‘桤木下材，止可充薪而已，惟蜀地最宜种。’”

《复斋漫录》云：“崔豹《古今注》云：‘秦筑长城，土皆紫色，谓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谓之丹徼。塞，则雍塞夷狄也；徼，绕也，免侵中国也。’《千字文》：‘雁门紫塞。’鲍昭《芜城赋》：‘北走紫塞雁门。’故子美诗：‘旅雁上云归紫塞。’又，‘紫塞宁论尚有霜。’又，‘翻然紫塞翻，下拂明月轮。’观李固《诣司马第山水图诗》，末章云：‘浮槎相并坐，仙老暂相将。’前辈引张骞为证，非也。余按王子年《拾遗记》：‘尧时有巨楂浮于西海，楂上有光若星月，楂浮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名贯月楂，又名挂星楂。羽仙栖息其上。’解道康《齐地记》云：‘齐有不夜城，盖古有日，夜中照于东境，故莱子立此，以不夜为名。’方悟子美诗：‘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苕溪渔隐曰：“东坡《雪后诗》云：‘风花误入长安苑，明月长临不夜城。’盖取诸此。”

许彦周《诗话》云：“‘饭抄云子白。’云子，雨也，言如雨点尔，出《荀子云篇》。又葛洪《丹经》用云子，碎云母也。今蜀中有碎砾，状如米粒，圆白，云云子石也。又云：‘万里名王子，何年别月支？异花开绝域，滋蔓



匝清池。汉使惭空到，神农竟不知。露翻兼雨打，开拆暂离披。’（“暂”宋本、徐钞本作“渐”。）不晓此诗指何物。张騫惭空到，又《本草》不收，定非葡萄也。”

李伯纪《杜工部集序》云：“杜子美诗，古今绝唱也。旧集古律异卷，编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余尝有意参订之，特以多事，未能也。武阳黄长睿尤笃喜公之诗，乃用东坡之法，随年编纂，以古律相参，先后本末，皆有次第。然后子美之出处，及少壮老成之作，粲然可观。盖自开元、天宝太平全盛之时，迄至德、大历干戈离乱之际，凡千四百四十余篇。其忠义气节，羁旅艰难，悲愤无聊，一寓于诗。句法理致，（“句”原作“局”，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老而益精。平时读之，未见其工；迨亲罹兵火丧乱之后，诵其诗，如出乎其时，犁然有当于人心，然后知其语之妙也。退之诗云：仙官敕六丁，雷电下取将。流落人间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于世者，既未为多，遭乱亡逸，又不为少。加以传写谬误，浸失旧文，乌三转而为鸟者，（“鸟”原作“写”，今据宋钞本、徐钞本校改。）不可胜数矣。”苕溪渔隐曰：“子美诗集，余所有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则润州刺史樊晃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则内翰王原叔洙所注也。《改正王内翰注杜工部集》，则王宁祖也。《补注杜工部集》，则学士薛梦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则黄长睿伯思也。《重编少陵先生集并正异》，则东莱蔡兴宗也。《注杜诗补遗正缪集》，则城南杜田也。《少陵诗谱论》，则缙云鲍彪也。不知余所未见者，更有何集，继当访之。若近世所刊《老杜事实》，及李歆所注《诗史》，皆行于世。其语凿空，无可考据，吾所不取焉。”

元稹云：“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古人之才，有所总萃焉。始唐、虞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商、周千余年，仲尼缉拾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余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人”原作“之”，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官”原作“言”，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天下俗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而词意阔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之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文壮节，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极”原作“拯”，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以简慢矫饰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极，又宋、齐之所不取。唐兴，学官大振，（“学官

”原作“官学”，今据宋本、徐钞本乙正。)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而又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秣莫备。至于子美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古旁苏、李，气奋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昔人之所独专。如使仲尼考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苕溪渔隐曰：“宋子京作《唐史杜甫赞》，秦少游作《进论》，皆本元稹之说，意同而词异耳，子京赞云：‘唐兴，诗人承隋、陈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佺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竞”原作“兢”，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违。（“违”字原作空白，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汪，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余，残膏剩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如”字原脱，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少许可，至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长”原作“高”，今据宋本校改。）诚可信云。’少游《进论》云：‘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幹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冲澹。谢灵运、鲍照之诗，长于峻洁。徐陵、庾信之诗，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邪？’”

苕溪渔隐曰：“《豫章先生传》，载在《豫章外集》后，不知何人所作，初无姓名。其传赞叙诗之源流，颇有条理。赞云：‘自李、杜歿而诗律衰，唐末以及五季，虽有兴比自名者，然格下气弱，无以议为也。宋兴，杨文公始以文章莅盟。然至于诗，专以李义山为宗，以渔猎掇拾为博，以俪花斗叶为工，号称西昆体。嫣然华靡，而气骨不存。嘉祐以来，欧阳公称太白为绝唱，王文公称少陵为高作，而诗格大变。高风之所扇，作者间出，班班可述矣。’”

卷第九

卷第九

王右丞

《复斋漫录》云：“《送元二安西》绝句云：‘渭城朝雨挹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李伯时取以为画，谓之《阳关图》。予尝以为失。按《汉书》：‘阳关去长安二千五百里。’唐人送客，西出都门三十里，特是渭城耳。今有渭城馆在焉。据其所画，当谓之《渭城图》可也。东坡《题阳关图诗》：‘龙眠独识殷勤处，画出阳关意外声。’昔承其失耳。山谷题此图云：‘渭城柳色关何事，自是离人作许悲。’然则详味山谷诗意，谓之《渭城图》宜矣。”苕溪渔隐曰：“右丞此绝句，近世人又歌入《小秦王》，更名《阳关》，用诗中语也。旧本《兰畹集》载寇莱公《阳关引》，其语豪壮，送别之曲，当为第一。亦以此绝句填入。词云：‘塞草烟光阔，渭水波声咽。春朝雨霁，轻尘歇，征鞍发。指青青杨柳，又是轻攀折。动黯然，知有后会，甚时节？更尽一杯酒，歌一阙。叹人生最难欢聚易离别。且莫辞沉醉，听取《阳关》彻。（“彻”原作“辙”，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念故人千里，自此共明月。’东坡取《兰畹集》，亦载此词，非也。”（此句原作“不载此词何也”，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

苕溪渔隐曰：“摩诘《山中送别诗》云：‘山中相送罢，日暮掩柴扉。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盖用《楚词》：‘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此善用事也。余旧见一小诗，不知谁人作，云：‘杨柳青青着地垂，杨花漫漫搅天飞。柳条折尽花吹尽，（“柳”原作“杨”，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借问行人归不归？’古乐府有《折杨柳》云：‘曲成攀折处，惟言久别离。’又云：‘攀折思为赠，心期别路长。’又云：‘曲中无别意，并是为相思。’皆言折柳以寄相思之意，不言其归。则前诗用事，为未尽善也。李贺《致酒行》云：‘主父西游困不归，家人折断门前柳。’亦与古乐府同意。”

苕溪渔隐曰：“‘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朝烟。花落家童未扫，鸟啼山客犹眠。’每哦此句，令人坐想辋川春日之胜，此老傲睨闲适于其间也。”

秦太虚云：“余为汝南学官时，得疾卧，直舍高符仲携《辋川图》视予，曰：‘阅此，可以愈疾。’予本江海人，得图甚喜，即使二儿从旁引之，阅于枕上，恍然若与摩诘入辋川，度华子冈，经孟城坳，憩辋口庄，泊文杏馆，上斤竹岭，并木兰柴，绝茱萸泚，蹑槐陌，窥鹿柴，返于南北垞，航欹湖，戏柳浪，濯栾家濑，酌金屑泉，过白石滩，停竹里馆，转辛夷坞，抵漆园；幅巾杖屦，棋奕茗饮，或赋诗自娱，忘其身之匏系于汝南也。数日疾良愈。”

苕溪渔隐曰：“唐自四月一日，寝庙荐樱桃后，颁赐百官，各有差。摩诘诗：‘归鞍竞带青丝笼，中使频倾赤玉盘。’退之诗：‘香随翠笼擎初重，色



映银盘泻未停。’二诗语意相似。摩诘诗浑成，胜退之诗。樱桃初无香，退之言香，亦是语病。”

苕溪渔隐曰：“予旧见邮亭壁间题云：‘山月晓仍在，林风凉不绝。殷勤如有情，惆怅令人别。’亦有佳思，不知何人诗。后读《王维集》，乃王缙《别辋川别业诗》，附在集中。”

山谷老人曰：“余顷年登山临水，未尝不读摩诘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故知此老胸次，有泉石膏肓之疾。”（宋刊本无此条。）

韦苏州

《复斋漫录》云：“‘俗吏闲居少，同人会面难。偶随香署客，来访竹林欢。暮馆花微落，春城雨渐寒。瓮间聊共酌，莫使宦情阑。’《陪王郎中寻孔征君诗》也。‘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照绿蘋。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诗》也。二篇皆佳作，而韦集逸去。家有顾陶所编《唐诗》有之，故附于此。”

白乐天云：“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又高雅闲澹，自成一家人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然后贵之。”

《金石录》云：“《石鼓文》，世传周宣王刻石，史籀书。欧阳文忠公以谓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而在，距今未及千载，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有八九。自宣王时，至今实千有九百余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以此为可疑。余观秦以前碑刻，如此鼓及《诅楚文》泰山秦篆，皆粗石，如今世以为碓臼者。石性既坚顽难坏，又不堪他用，故能存至今。汉以后碑碣，石虽精好，然易剥缺，又往往为人取作柱础之类。盖古人用意深远，事事有理，类如此。况此文字画奇古，决非周以后人所能到。文忠公亦谓非史籀不能作。此论是也。”苕溪渔隐曰：“韦苏州《石鼓歌》云：‘周宣大猎兮岐之阳，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数止十，风雨缺讹苔藓涩。今人濡纸脱其文，既击既扫白黑分。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喘透迤，相交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退之《石鼓歌》云：‘周纲陵迟四海沸，宣王愤起挥天戈。镌功勒成告万世，凿石作鼓隳嵯峨。从臣才艺咸第一，拣选撰一作“譔”。刻留山阿。’退之初不指言史籀所作，永叔《集古录》云：‘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此盖原苏州之歌而云尔。苏长公《凤翔八观古鼓诗》云：‘忆昔周宣歌鸿雁，当时史籀变蝌蚪。’亦原于苏州也。黄太史云：‘石鼓文笔法如珪璋特达，非后人所能赝作。熟观此书，可得正书行草法，非老夫臆说，盖王右军亦云尔。’”

《东皋杂录》云：“唐开元四年，偃师人耕地，得古铜盘篆文，云：‘右



林左泉，后冈前道。万世之宁，兹焉是宝。’考《图经》，比干墓也。”苕溪渔隐曰：“《兰亭续帖》、《赐书堂帖》，皆有此篆文。余深爱其奇古，谛玩无斁。”

苕溪渔隐曰：“余观《诅楚文》，茫然初不知其颠末。及读《集古录》、《金石录跋尾》、苏长公诗，然后知之。《集古录》云：‘秦祀巫咸神文，今流俗谓之《诅楚文》。其言首述秦穆公与楚成王事，遂及楚王熊相之罪。’按司马迁《史记世家》，自成王以后，王名有熊良夫、熊适、熊槐、熊元，而无熊相。据文言穆公与成王盟好，而后云倍十八世之诅盟。今以《世家》考之，自成王十八世为顷襄王。而顷襄王名横，不名熊相。又以《秦本纪》与《世家》参较：自楚平王娶妇于秦昭王时，吴伐楚，而秦救之。其后历楚惠、简、声、悼、肃五王，皆寂不与秦相接。而宣王熊良夫时，秦始侵楚，至怀王槐、顷王横，当秦惠文王及昭襄王时，秦、楚屡相攻伐。则此文所载，非怀王则顷襄王也。而名皆不同。又以十八世数之，则当是顷襄王。然熊相之名，理不宜谬。《史记》或失之尔，疑‘相’传写为‘横’也。苏长公云：‘《诅楚文碑》，获于凤翔开元寺土下，今在太守便厅。秦穆公葬于雍橐泉祈年观下，今墓在开元寺之东南数十步，则寺岂非祈年观之故基邪？’诗云：‘峥嵘开元寺，仿佛祈年观。旧筑扫成空，石碑埋不烂。诅书虽可读，字法嗟久换。词云秦嗣王，敢使祝用瓚：先君穆公世，与楚约相捍。质之于巫咸，万叶期不叛。今其后嗣王，乃敢谋多难。刳胎杀无罪，亲族遭圉绊。计其所称诉，何啻桀纣乱。吾闻古秦俗：面诈背不汗。岂惟公子卬，社鬼亦遭谩。辽哉千岁后，发此一笑粲。’《金石录》云：‘秦《诅楚文》，余所藏，凡有三本：其一祀巫咸，旧在凤翔府廨，今归御府，此本是也。其一祀大沈，久湫藏于南京蔡氏。其一祀亚驼，藏于洛阳列氏。（“列”宋本作“刘”。）秦以前遗迹，见于今者绝少。此文皆出于近世，而刻画完好，文词字札，奇古可喜。元祐间，张芸叟侍郎、黄鲁直学士，皆以今文训释之，然小有异同。’”

司空图曰：“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江岭之南，凡是资于适口者，若醋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盐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华之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岭之人，习之而不辨也，宜哉。诗贯六义，则讽谕抑扬，淳蓄渊雅，皆在其间矣。然直叛所得，以格自奇，前辈诸集，亦不专工于此，矧其下者邪？王右丞、韦苏州，澄澹精致，格在其中，岂妨于道学哉？贾阉仙诚有警句，视其全篇，意思殊馁，大抵寒涩，无可置才，而亦为体之不备也。”苕溪渔隐曰：“东坡云：‘司空图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此语与前语不同，盖东坡润色之，其语遂简而当

也。”

苕溪渔隐曰：“韩子苍云：‘韦苏州少时，以三卫郎事玄宗，豪纵不羁。’余因记《唐宋遗史》云：‘韦应物赴大司马杜鸿渐宴，醉宿驿亭，醒见二佳人在侧，惊问之。对曰：郎中席上与司空诗，因令二乐妓侍寝。问记得诗否。一妓强记，乃诵曰：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恼乱苏州刺史肠。’观此，则应物豪纵不羁之性，暮年犹在也。子苍又云：‘余观苏州为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扫地焚香而坐。’此是《韦集》后王钦臣所作序，载《国史补》之语，但恐溢美耳。”

许彦周《诗话》云：“韦苏州诗：‘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东坡用其韵曰：‘寄语庵中人，飞空本无迹。’此非才不逮，盖绝唱不当和也。如东坡《罗汉赞》：‘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此八字，还许人再道否？”

孟浩然

苕溪渔隐曰：“诗句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石成金也。浩然云：‘微云澹河汉，疏雨滴梧桐。’上句之工，在一‘淡’字，下句之工，在一‘滴’字。若非此二字，亦乌得而为佳句哉？如《六一居士诗话》云：‘陈舍人从易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论，各以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或云度：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余谓陈公所补数字不工，而老杜一过字为工也。’又如《钟山语录》云：‘暝色赴春愁。下得赴字最好，若下起字，便是小儿语也。无人觉来往。下得觉字大好。足见吟诗，要一两字工夫。’观此，则知余之所论，非凿空而言也。”

《复斋漫录》云：“颜之推《家训》云：‘《罗浮山记》：望平地树如荠。’故戴嵩诗：‘长安树如荠。’有人《咏树诗》：‘遥望长安荠。’此耳学之过也。余因读浩然《秋登万山诗》：‘天边树若荠，江畔洲如月。’乃知孟真得嵩意。”

苕溪渔隐曰：“浩然《夜归鹿门寺歌》云：‘山寺鸣钟昼已昏，渔梁渡头争渡喧。人随沙岸向江村，余亦乘舟归鹿门。’不若岑参《巴南舟中即事诗》云：‘渡口欲黄昏，归人争渡喧。’岑诗语简而意尽，优于孟也。”

许彦周《诗话》云：“岑参诗，亦自成一家。盖尝从封常清军，其记西域异事甚多，如《优钵罗花歌》、《热海行》，古今传记所不载者也。”

皮日休云：“明皇世，章句之风，大得建安体，论者推李翰林、杜工部为尤。介其间能不愧者，惟吾乡之孟先生也。先生之道，遇景入韵，不拘奇抉异，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平大之风，若公输氏当巧而不用者也。北齐美萧愨（“愨”原误“懿”，今据《北齐书文苑传》改。）‘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

疏。’先生有‘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乐府美王融‘残日霁沙屿，清风动高泉。’先生则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谢朓之诗句精者：‘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则有‘荷风送香气，竹露滴清音。’此与古人争胜于毫厘也。称是者众，不可悉数。呜呼，先生之道，复何言邪！谓乎贫，则天爵于身；谓乎死，则不朽于文。为士之道，亦已至矣。先生，襄阳人也。日休，襄阳人，既慕其名，睹其貌，盖思文王则嗜昌歜，思仲尼则师有若：吾于先生见之矣。”苕溪渔隐曰：“‘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此以为谢朓诗。《东观余论》以为何逊诗。东观见《何逊集》而云之；则日休以为谢朓诗，恐误也。”

许彦周《诗话》云：“六朝人之诗，不可不熟读。如‘芙蓉露下落，杨柳月中疏。’锻炼至此，自唐以来，无人能及者。退之云：‘齐梁及隋陈，众作等蝉噪。’此语，吾不敢讥，亦不敢从。”

苕溪渔隐曰：“山谷《题浩然画像诗》，平生出处事迹，悉能道尽，乃诗中传也。其诗云：‘先生少也隐鹿门，爽气洗尽尘埃昏。赋诗真可凌鲍谢，短褐岂愧公卿尊。故人私邀伴禁直，诵诗不顾龙鳞逆。风云感会虽有时，顾此定知毋枉尺。襄江渺渺泛清流，梅残腊月年年愁。先生一往今几秋，往来谁复钓槎头。’”

## 卷第十

## 卷第十

### 韩退之

苕溪渔隐曰：“《蔡宽夫诗话》云：‘退之阳山之贬，史书不载所由。以其诗考之，亦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所谓佞文未掬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也。’余阅洪庆善《韩子年谱》，然后知宽夫《诗话》之谬也。《年谱》云：‘贞元十九年，自博士拜监察御史。是时，有诏以旱饥蠲租之半，有司征愈急，公与张署、李方叔上疏言关中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天子恻然，卒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幸臣，李实也。’《进学解》云：‘暂为御史，遂窜南夷。’《祭张署文》云：‘贞元十九，君为御史，余以无能，同诏并峙。余戇而狂，午未三纪。’又云：‘我落阳山，以尹黷猥；岁毙寒凶，雪虐风饕。’《县斋有怀》云：‘捐躯辰在丁，锻翻时方蜡。’蜡祭，十二月也；辰在丁，其奏疏之日乎？史云公上章数千言，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疏今不传。《寄王翰林诗》云：‘拜疏移阁门，为忠宁自谋。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設，乃返迁炎州。’公之被絀，坐论此两事也。司空，即杜佑，是年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云：‘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雠。’宗元、禹锡，与公同为御史



，刘、柳方进用，则公被绌宜矣。”

茗溪渔隐曰：“《昌黎集》中，酬赠张十一功曹署诗颇多，而署诗绝不见，惟《韩子年谱》载其一篇，云：‘九疑峰畔二江前，恋阙思乡日抵年。白简趋朝曾并命，苍梧左宦亦联翩。蛟人远泛渔舟火，鹏鸟闲飞雾里天。浹汗几时流率土，扁舟西下共归田。’署与退之同为御史，又同迁谪，故诗中皆言之。退之答署诗云：‘山净江空水见沙，哀猿啼处两三家。笱篴竞长纤纤笋，踯躅初开艳艳花。未报恩波知死所，莫令炎瘴送生涯。吟君诗罢看双鬓，斗觉霜毛一半加。’又有祭署文云：‘我落阳山，君飘临武。君止于县，我又南逾。’临武属郴州，在阳山之北。二诗皆此时作也。”

《艺苑雌黄》云：“退之有《示侄孙湘诗》：‘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本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余按《酉阳杂俎》言：‘韩愈侍郎有疏从子侄，自江淮来，年少狂率，韩贵之。拜谢曰：某有一艺，恨叔不知。因指阶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黄紫赤，惟命也。韩大奇之，遂给所须试之，乃竖箔掘窠，赍紫粉朱红，且暮治其根，凡七日，填坑，白叔曰：恨校迟一月。时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发，色白红历绿，每朵有一联诗，字色分明，乃韩出关时诗，一韵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韩大惊异。后辞归江淮，竟不愿仕。’段成式所载如此。及观刘斧《青琐》，亦记此事，云：‘湘落魄不羈，公勉之令学，尝作诗献公，有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之句。公戏之曰：汝能夺造化之工以开花乎？湘遂聚土覆盆，良久，曰：花已发矣。举盆，乃碧花数朵。细视之，花叶间有金字，乃诗一联。公未晓诗意。湘曰：事久方验。公后以言佛骨贬潮阳，一日涂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来，乃湘也。曰：公忆向花上之句乎？询地名，即蓝关也。公嗟叹久之，命笔续成全篇。’二说不同，如《杂俎》之言，则花上一联，乃韩公旧句；如《青琐》之言，则花上一联，本非韩公语，韩特续成之耳。《杂俎》言指阶前牡丹，治其根；《青琐》言聚土覆盆种花，二说不知何者为是。窃意段成武当时盖有所受之，刘斧特互窜其说而已。东坡尝有《冬日牡丹诗》：‘使君要见蓝关咏，须倩韩郎为染根。’正用《酉阳杂俎》故事。又按：《续仙传》：‘殷七七，字文祥，尝醉歌云：琴弹碧玉轸，炉炼白丹砂。解造逡巡酒，能开顷刻花。’则此诗亦非韩湘作。”

《韩子年谱》云：“《泷吏诗》：‘南行逾六旬，始下昌乐泷。’又云：‘下此三千里，有州始名潮。’公以正月十四日去国，行逾六旬，三月几望矣，遂以二十五日至潮，则是十许日行三千里，盖泷水湍急故也。欧阳文忠公云：‘《韶州图经》：乐昌县西一百八十里武溪，惊湍激石，流数百里。按武



水源出郴州临武县，其俗谓水湍峻为泷。刘仲章者，前为乐昌令，余初以《韩集》云昌乐泷，疑其谬，乃改从乐昌。仲章云：不然。县名乐昌，而泷名昌乐，其旧俗所传如此，《韩集》不误也。’”

许彦周《诗话》云：“退之《听颖师弹琴诗》云：‘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此泛声也，谓轻非丝，重非木也。‘喧啾百鸟群，忽见孤凤凰。’泛声中寄指声也。‘跻攀分寸不可上’，吟绎声也。‘失势一落千丈强’，顺下声也。仆不晓音，闻之善琴者云：（“闻”原作“问”，今据宋本校改。）‘此数声最难工。’自文忠公与东坡论此诗，作《听琵琶诗》后，往往随例云云。柳下惠则可，吾则不可，故特论之，少为退之雪冤。”

《古今诗话》云：“‘呢呢儿女语，灯火夜微明。恩冤尔汝，来去弹指泪和声。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回首暮云远，飞絮搅青冥。众禽里，真彩凤，独不鸣。跻攀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烦子指间风雨，置我肠中冰炭，坐起不能平。携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曲名《水调歌头》，东坡居士听琵琶而作也。旧都野人曰：‘此词自外取意，（“自”原作“句”，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无一字染着，后学卒未到其阃域。反复味之，见居士之文采窃处。呢呢儿女语，取白乐天小弦切切如私语意。忽变轩昂勇士，一鼓填然作气，千里不留行。便是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携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则又翻江州司马青衫湿公案也。’子瞻凡为文，非徒虚语。寸步千险，一落百寻轻之句，皆自喻耳。后人吟咏，患思而不得；既得之，为题意缠缚，不解点化者多矣。”（“缠缚”宋本、徐钞本作“胶缚”。）苕溪渔隐曰：“东坡尝因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歌词，取退之《听颖师琴诗》，稍加櫜括，使就声律，与《水调歌头》以遗之。其自序云：‘欧公谓退之此诗最奇丽，然非听琴，乃听琵琶耳。余深然之。’旧都野人乃谓此词自外取意，无一字染着。彼盖不曾读退之诗，妄为此言也。又谓居士之文采窃处，取白乐天琵琶行意，此尤可绝倒也。”

苕溪渔隐曰：“《后山诗话》谓：‘六一居士闻杜彬弹琵琶，作诗云：坐中醉客谁最贤？杜彬琵琶皮作弦。自从彬死世莫传。皮弦世未有也。’丙戌岁，居苕溪，暇日因阅《酉阳杂俎》，云：‘开元中，段师能弹琵琶用皮弦，贺怀智破拨弹之，不能成声。’因思永叔、无己皆不见此说，何也？”

《复斋漫录》云：“元微之诗：‘尔生不我待，我愿裁为琴。宫弦春似君，君若春日临。商弦廉似臣，臣作旱天霖。’盖取《史记》：‘驺忌子闻齐威王鼓琴而为说曰：大弦浊以春温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西清诗话》乃云：‘吴僧义海琴妙天下，而东坡听惟贤琴，有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折亮以清之句。’至谓东坡未知琴趣，不独琴为然；殊不知亦取驺琴之事

耳，可谓不学。”

《艺苑雌黄》云：“《寰宇记》言：‘溧水县中山又名独山，在县东南十里，不与群山连接。古老相传，中山有白兔，世称为笔最精。’韩退之《毛颖传》云：‘唯居中山者，能继父祖业。’李太白《怀素草书歌》云：‘笔锋杀尽中山兔。’得非此乎？比观张文潜《明道杂志》，首载白乐天《紫毫笔诗》云：‘宣城石上有老兔，食竹饮泉生紫毫。’余守宣，问笔工：‘毫用何处兔？’答云：‘皆陈、毫、宿州客所贩。宣自有兔，毫不堪用。盖兔居原田则毫全，以出入无伤也。宣兔居山中，出入为荆棘树石所伤，毫例短秃。’则白诗所云非也。白公宣州发解进士，宜知，偶不问耳。予按《北户录》说兔毛处云：‘宣城岁贡青毫六两，紫毫三两。’其后又云：‘王羲之叹江东下湿，兔毫不及中山。’由是而言，则宣城亦有兔毫，要之不及北方者劲健可用也。然则《毛颖传》、李太白诗所言中山，非溧水之中山，明矣。”

《复斋漫录》云：“荆公不以退之为是，故其诗云：‘力去陈言夸末俗，可怜无补费精神。’《送吴使君潮州诗》：‘不必移鳄鱼，诡怪以疑民。有若大颠者，高才能动人。亦勿与为礼，听之汨彝伦。’《韩子年谱》云：‘《与孟简书》言：潮州时有一老僧，号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言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数十日。及祭神海上，遂造其庐。及来袁州，留衣服为别，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东坡云：‘退之喜大颠，如喜文畅、澄观之意。而世妄撰退之与颠书，其词凡鄙。有一士人，又于其末题云：欧阳永叔谓此文非退之莫能及，此又诬永叔也。’近世所传《退之别传》，载公与大颠往复之语，深诋退之。其言多近世经义之说，又于其末作永叔《跋》云：‘使退之复生，不能自解免。’吾友吴源明云：‘徐君平见介甫不喜退之，故作此文耳。’”

茗溪渔隐曰：“《雪浪斋日记》云：‘退之联句，古无此法，自退之斩新开辟则非也。’”

《韩子年谱》云：“《石鼎联句诗》，或云皆退之所作，如《毛颖传》，以文滑稽耳。轩辕寓公姓，弥明寓公名。侯喜、师服皆其弟子也。余曰：不然。公与诸子嘲戏，见于诗者多矣。皇甫湜不能诗，则曰‘倚摭粪壤间’，孟郊苦思，则曰‘肠肚镇煎炒’，樊宗师语涩，则曰‘辞慳义卓阔’，止于是矣；不应讥诮轻薄之如是甚也。且序云：‘衡山道士轩辕弥明貌极丑，白须黑面，长颈而高结，喉中又作楚语，年九十余。’此岂亦退之自谓邪？予同年李道立云：‘尝见唐人所作《贾岛碣》云：《石鼎联句》所称轩辕弥明，即君也。岛范阳人，弥明衡山人。岛本浮屠，而弥明道士。附会之妄，无可信者。’独《仙传拾遗》有《弥明传》，虽祖述退之之语，亦必有是人矣。”

许彦周《诗话》云：“联句之盛，退之、东野、李正封也。《城南联句》云：‘红皱晒檐瓦，黄团系门衡。’是说甘枣与瓜蒌，读之想见西北村落间气象。《征蜀联句》云：‘刑神咤牦旄，阴焰飏犀札。’尽雕刻之工，而语仍壮。李正封善押韵，如《从军联句》押‘大水沙囊涸’，皆不可及。”苕溪渔隐曰：“东坡《游蜀冈次苏伯固韵诗》，造语全效退之《城南联句》。其诗云：‘新苗未没鹤，老叶初翳蝉。绿渠浸麻水，白板烧松烟。笑窥有红颊，醉卧皆华巅。（“华”原作“峰”，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家家机杼鸣，树树梨枣悬。’虽退之笔力，殆无以过之。”

《复斋漫录》云：“《冷斋夜话》谓：山谷言退之诗：‘唤起窗全曙，催归日未西。无心花里鸟，更与尽情啼。’为儿时不能解其意，后年五十八，出峡时春晓，方悟‘唤起’‘催归’，二禽名也。唤起声如络纬，圆转清亮，偏于春晓鸣，江南谓之春唤。凡此，皆《夜话》所载山谷语也。予尝读唐《顾渚茶山记》曰：‘顾渚山中，有鸟如鸚鹄而色苍，每至正月二月，作声曰春起也。至三月四月，曰春去也。采茶人呼为唤春鸟。’（“茶”原作“花”，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然则‘唤起’之名，唐人已说矣；豫章不举以为证，何邪？”

苕溪渔隐曰：“《感春诗》：‘辛夷花高开最先。’洪庆善注云：‘辛夷高数丈，江南地暖，正月开；北地寒，二月开。初发如笔，北人呼为木笔。其花最早，南人呼为迎春。’余观木笔、迎春，自是两种。木笔色紫，迎春色白。木笔丛生，二月方开；迎春树高，立春已开。然则辛夷，乃此花耳。”

《艺苑雌黄》云：“《笔谈》言：‘士人文章中，多言前荣。屋翼谓之荣，东西注屋则有之，未知前荣安在？’予尝观韩退之《示儿诗》：‘前荣饌宾亲，冠婚之所于。’果如存中之言，则退之亦误矣。又考王元长《曲水诗序》云：‘负朝阳而抗殿，跨灵沼以浮荣。’五臣注则以荣为屋檐，一名檐，一名宇，即屋之四垂也；又谓之楣，又谓之栒，《集韵》云：‘屋栒之两头起者为荣。’其谓之翼，则言栒宇之翼张，如翬斯飞耳。故《礼记》言：洗当东荣。又言：升自东荣，降自西北荣。《上林赋》云：‘偃佺之徒，暴于南荣。’则所谓荣者，东西南北皆有之矣。故李华《含元殿赋》又有‘风交四荣’之说。由是而言，则沈氏《笔谈》未为确论。”

东坡云：“退之诗：‘我生之辰，月宿南斗。’乃知退之磨蝎为身宫，而仆乃取磨蝎为命，平生多得谤誉，殆是同病也。”

苕溪渔隐曰：“‘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此退之《早春诗》也。‘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此子瞻《初冬诗》也。二诗意思



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

《韩子年谱》云：“旧史言：《淮西碑》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诏令磨愈文，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故李义山诗云：‘帝曰汝度功第一，汝从事愈宜为辞。句奇语重喻者少，谗之天子言其私。长绳百尺拽碑倒，粗沙大石相磨治。’东坡尝于邸舍壁间见一诗云：‘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或曰：此诗东坡作。盖东坡尝作《上清宫记》，蔡元长磨之别自书撰，故云耳。”许彦周《诗话》云：“李义山诗，字字锻炼，用事宛约，仍多近体。惟《韩碑诗》一首是古体，有曰‘涂抹《尧典》《舜典》事，点窜《清庙》《生民》诗’，岂立段碑时躁辞邪？”

《历代确论》载沈颜《登华旨》曰：“尝读李肇《国史补》云：‘韩文公登华岳之巅，颇视其险绝，恐栗度不可下，乃发狂恸哭而欲缢，遗书为诀，且讥好奇之过也如是。’沈子曰：吁！是不论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墨翟之泣丝，泣不在丝也。且阮籍纵车于途，途穷辄恸，岂始虑不至邪？盖假事讽时，致意如此耳。前贤后贤，道岂相远？文公愤趣荣贪位者，若陟悬崖，险不能止，俾至身危蹈蹶，然后叹不知税驾之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几晦乎？”《艺苑雌黄》云：“谢无逸作《读李肇国史补》一篇，谓肇之言，为不合于理。其论韩退之登华山穷绝处，下视不可返，则发狂恸哭，此尤不足信。虽妇人童子，且知爱其身，不忍快一时之欲，以伤其生。呜呼，而谓退之贤者为之邪？观其贻书谏张仆射云：‘驰马击球，犹恐颠顿，而至于殒命。’使退之妄人也，则为此言而可；若诚贤者也，（“也”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则必能践其言，其不肯穷筋力，登高临深，以取危坠之忧，亦明矣。岂肇传之误也？何其信退之之不笃也？予谓无逸此语，谓之爱退之可也，谓之熟退之之文，则未也。登华之事，退之尝载于其诗云：‘洛邑得休告，华山穷绝陉。倚岩睨海浪，引袖拂天星。磴藓澹拳局，梯飙颭伶俜。悔狂已咋指，垂诚仍镌铭。’观此，则发狂恸哭，不可谓之无也。肇书此于《国史补》，盖实录耳。岂无逸未尝见退之之诗乎？沈颜作《磬书》，其说亦与无逸相类。而《东轩笔录》尝辨之矣，岂无逸亦未之见乎？（“之见”原作“见之”，今据宋本、徐钞本乙正。）予恐学者信无逸之言，遂以李肇为妄，故复著此说。”

许彦周《诗话》云：“退之诗：‘酩酊马上知为谁。’此七字，用意悲哀，过于恸哭。又诗云：‘银烛未消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春。’殊不类其为人。乃知能赋梅花，不独宋广平耳。”

《文昌杂录》云：“《永正行》：‘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



’《南史》：中天竺国说火齐状如云母，色如紫金，有光耀，别之则如蝉翼，（“别”原作“列”，今据宋本校改。）积之则如纱縠之重沓。又王子年《拾遗记》：‘董偃尝卧延清之室，上设火齐屏风。’所谓磊落，亦珠琲之谓也。”

茗溪渔隐曰：“学者欲博读异书。余谓退之《进学解》云：‘上窥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丘》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若只读此足矣，何必多嗜异书？”（宋本此条在许彦周《诗话》条前。）

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柳子厚

茗溪渔隐曰：“子厚《闻莺诗》云：‘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草绿。’其感物怀土，不尽之意，备见于两句中，不在多也。”

《艺苑雌黄》云：“闽广有木名榕，《子厚集》有《柳州二月榕叶落尽诗》云：‘山城雨过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东坡诗云：‘疏雨萧萧作晚凉，卧闻榕叶响长廊。’又云：‘笑说南荒底处所，一作“好”。只今榕叶下庭皋。’即此木也。其木大而多阴，可蔽百牛，故字书有宽庇广容之说。《集韵》：‘榕初生如葛藟缘木，后乃成树，枝下著地，又复生根，异于他木。’比观余襄公靖诗：‘有语嫌双燕，无虞羨大樗。’注云：‘横荫数亩，（“荫”原作“阴”，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斤斧不加。’正说此木，又用樗字。按字书：‘樗樗，木中箭筈。’似非此榕，岂襄公之误欤？按韵，榕又祥容切，即古文松字，与此榕木又不同。”

《复斋漫录》云：“子厚《寄刘梦得诗》：‘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盖其家有右军书，每纸背庾翼题云：‘王会稽六纸。’其诗谓此也，故梦得有酬家鸡之赠，乃答前诗，非子厚作也。其中有‘柳家新样元和脚’，人竟不晓，高子勉举以问山谷，山谷云：‘取其字制之新。昔元丰中，晁无咎作诗文极有声，陈无己戏之曰：闻道新词能入样，湘州红缬鄂州花。盖湘州缬鄂州花也。则柳家新样元和脚者，其亦此类欤。’余顷见徐仙者效山谷书，而无己以诗寄之曰：‘蓬莱仙子补天手，笔妙诗清万世功，（“清”宋本、徐钞本作“情”。）肯学黄家元祐脚，信知人厄匪天穷。’则知山谷之言无可疑。最后见东坡《柳氏求笔迹诗》：‘君家自有元和手，莫厌家鸡更问人。’其理虽同，但手字为异。”

许彦周《诗话》云：“杨华既奔梁，元魏胡武灵后作《杨白华歌》，令宫人连臂踏之，声甚凄断。子厚《乐府》云：‘杨白华，风吹渡江水，坐令宫树

无颜色，摇荡春光千万里。茫茫晓日下长秋，哀歌未断城鸦起。’言婉而情深，古今绝唱也。”

《复斋漫录》云：“东坡论子厚诗‘盛时一失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常’，不知桃笙为何物。偶阅《方言》：‘簟，宋魏之间谓之笙。’乃悟桃笙以桃竹为簟也。余按唐万年尉段公路《北户录》云：（“户”原作“方”，今改。）‘琼州出红藤簟，《方言》谓之笙，或曰蘧籛，亦曰行唐。’沈约《奏弹歙令仲文秀恣横》云：‘令吏输六尺笙四十领。’何东坡忘之邪？”苕溪渔隐曰：“刘梦得诗：‘蕙风香麈尾，月露濡桃笙。’”

司空图云：“金之精清，故其声皆可辨也，岂清于磬而浑于钟哉？然则作者为文为诗，才格亦可见，岂当善于彼而不善于此邪？愚观文人为诗，诗人为文，始皆系其所尚，所尚既专，则搜研愈至，故能炫其工于不朽，亦犹力巨而斗者，所持之器各异，而皆能济膝以为勍敌也。予尝览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决电，撑抉于天地之垠，物状其变，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其次皇甫湜祠部云：文集外所作，以为遁逸，非无意于深密，盖未或遑耳。今于华下，方得柳诗，味其探搜之致，亦深远矣，俾其穷而克寿，抗精极思，则固非琐琐者可轻拟议其优劣。又尝睹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李太白《佛寺碑赞》，宏拔清厉，乃其歌诗也。张曲江五言沉郁，亦其文章也，岂相伤哉！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未能自辨，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论评者，罔惑偏说，以盖其全功。”苕溪渔隐曰：“《诗眼》云：‘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予观司空图此语，则知《诗眼》之言为妄发矣。”

许彦周《诗话》云：“古人文章，不可轻易，须反复熟读，加意思索，庶几其见之。东坡《送安惇诗》：‘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仆尝以此语铭座右而书诸绅也。东坡在海外，（“坡”原作“波”，今改。）方盛称柳州诗；后尝有人得罪过海，见黎子云秀才，说海外绝无书，适其家有柳文，东坡日夕玩味。嗟乎，虽东坡观书，亦须着意研究，方见用心处邪！”

东野 浪仙

《雪浪斋日记》云：“东野《秋怀》诗奇妙，‘棘枝风哭酸，桐叶霜颜槁，虫老干铁鸣，兽惊孤玉咆’，全似联句中造语。”

《复斋漫录》云：“前辈使白水事，例作一意，不可不辨。《鲁僖公二十四年传》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此以色言。汉广郡有白水县，此以地言。止是一意也。故潘寄仁诗曰：‘白水过庭激，绿槐夹门植。’杜子美诗：‘黄云高未动，白水已扬波。’又云：‘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至许浑、孟郊则不然，许《赠王居士》云：‘雨中耕白水，云外斫青山。’

’ 郊云：‘种稻耕白水，负郭斫青山。’青山则止谓山之青，而白水在魏田田曰白田，收至千余斛，水田收数十斛；于此当作两事，既是两意，则非其对。”

许彦周《诗话》云：“退之诗：‘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奘。’盖能杀缚事实与意义合最难，能知其难，则可与论诗矣。此所以称东野也。”

《六一居士诗话》云：“贾岛《哭柏岩禅师诗》：‘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身。’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可笑也。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塔骨’，又‘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是岛诗，何精粗顿异也。”苕溪渔隐曰：“余于此两联，但各取一句而已。‘坐学白塔骨’，可见禅定之不动，‘独行潭底影’，可见形影之清孤，岛尝为衲子，故有此枯寂气味形之于诗句也。”

许彦周《诗话》云：“东坡《祭柳子玉文》：‘郊寒岛瘦，元轻白俗。’此语具眼。客见诘曰：‘子盛称白乐天、孟东野诗，又爱元微之诗，而取此语，何也？’仆曰：‘论道当严，取人当恕。此八字，东坡论道之语也。’”

玉川子

《艺苑雌黄》云：“玉川子有《谢孟谏议惠茶歌》，范希文亦有《斗茶歌》，此二篇皆佳作也，殆未可以优劣论。然玉川歌云：‘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而希文云：‘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若论先后之序，则玉川之言差胜；虽然，如希文岂不知上下之分者哉？亦各赋一时之事耳。”

苕溪渔隐曰：“《艺苑》以卢范二篇茶歌皆佳作，未可优劣论，今录全篇。余谓玉川之诗，优于希文之歌，玉川自出胸臆，造语稳贴，得诗人句法；希文排比故实，巧欲形容，宛成有韵之文，是果无优劣邪？玉川《走笔谢孟谏议惠新茶》云：‘日高丈五睡正浓，将军打门惊周公，口云谏议送书信，白绢斜封三道印。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闻道新年入山里，蛰虫惊动春风起。天子须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仁风暗结珠琲璫，先春抽出黄金芽。摘鲜焙芳旋封裹，至精至好且不奢。至尊之余合王公，何事便到山人家？柴门反关无俗客，纱帽笼头自煎吃。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光凝碗面。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蓬莱山，在何处？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山上群仙司下土，地位清高隔风雨。安得知百万亿苍生命，堕在颠崖受辛苦！便为谏议问苍生，到头合得苏息否。’希文《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云：‘年年春自东南来，建溪先暖冰微开，溪边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从古栽。新雷昨夜发何处，家家嬉笑穿云去，露



芽错落一番荣，缀玉含珠散嘉树。终朝采掇未盈襜，唯求精粹不敢贪，研膏培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圆中蟾。北苑将期献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铜，瓶携江上中泠水，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瓿心翠涛起，斗茶味兮轻醍醐，斗茶香兮薄兰芷，其间品第胡能欺，十目视而十手指，胜若登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吁嗟天产石上英，论功不愧阶前蓂，来人之浊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试与招魂魄，刘伶却得闻雷霆，卢仝敢不歌，陆羽须作经，森然万象中，焉知无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阳先生休采薇，长安酒价减千万，成都药市无光辉，不知仙山一啜好，冷然便欲乘风飞。君莫羨花间女郎只斗草，赢得珠玑满斗归。’ ”

茗溪渔隐曰：“唐茶惟湖州紫笋入贡，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紫笋生顾渚，在湖常二境之间，当采茶时，两郡守毕至，最为盛集。此蔡宽夫《诗话》之言也。蔡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按陆羽《茶经》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长兴县顾渚山中；常州生义兴县君山悬脚岭北峰下。’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云：‘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献浸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之邦侔矣。’故玉川子诗云：‘天子须尝阳羨茶，百草不敢先开花。’正谓是也。当时顾渚、义兴皆贡茶，又邻壤相接，白乐天守姑苏，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羨欢宴，因寄诗云：‘遥闻境会茶山夜，珠翠歌钟俱绕身。盘下中分两州界，灯前合作一家春。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自数花时北窗下，蒲黄对酒病眠人。’唐袁高为湖州刺史，因修贡顾渚茶山，作诗云：‘《禹贡》通远俗，始图在安人。后王失其本，职吏不敢陈。亦有奸佞者，因兹欲求伸。动至千金费，日使万姓贫。我来顾渚源，得与茶事亲。黎氓辍耕农，采掇实苦辛。一夫且当役，尽室皆同臻。扞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阴岭芽未吐，使曹牒已频。心争造化先，走挺麋鹿均。选纳无日夜，捣声昏系晨。众功何枯枵，俯视弥伤神。皇帝尚巡狩，东郊路多堙。周回绕天涯，所献唯报勤。（“报”宋本、徐钞本作“艰”。）况减兵革用，兼兹困疲民。未知供御余，谁合分此珍。顾省忝邦守，有惭复因循。茫茫沧海间，丹愤何由申？’此诗古雅，得诗人讽谏之体，诚可尚也。”

《谈苑》云：“建州，陆羽《茶经》尚未知之，但言福建等十二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江左近日方有蜡面之号，李氏别令取其乳作片，或号曰京挺、的乳及骨子等，每岁不过五六万斤，迄今岁出三十余万斤，凡十品，曰：龙茶，凤茶，京挺，的乳，石乳，头金，白乳，蜡面，头骨，次骨。龙



茶以供乘輿，及賜執政亲王长主，余皇族学士将帅皆凤茶，舍人近臣赐京挺、的乳，馆阁赐白乳。龙、凤、石乳茶，皆太宗令造，江左有妍膏茶供御，即龙茶之品也。丁谓为《北苑茶录》三卷，备载造茶之始末，行于世。”

茗溪渔隐曰：“建安北苑茶，始于太宗朝，太平兴国二年，遣使造之，取像于龙凤，以别庶饮，由此入贡。至道间，仍添造石乳。其后大小龙茶，又起于丁谓而成于蔡君谟。谓之将漕闽中，实董其事，赋《北苑焙新茶诗》，其序云：‘天下产茶者，将七十郡半，每岁入贡，皆以社前火前为名，悉无其实；惟建州出茶有焙，焙有三十六，三十六中，惟北苑发早而味尤佳，社前十五日即采其芽，日数千工，聚而造之，逼社即入贡，工甚大，造甚精，皆载于所撰《建阳茶录》，仍作诗以大其事。’云：‘北苑龙茶者，甘鲜的是珍，四方惟数此，万物更无新。才吐微茫绿，初沾少许春，散寻紫树遍，急采上山频。宿叶寒犹在，芳芽冷未伸，茅茨溪口焙，篮笼雨中民，长疾勾萌并，开斋分两均，带烟蒸雀舌，和露叠龙麟。作贡胜诸道，先尝只一人，缄封瞻阙下，邮传渡江滨，特旨留丹禁，殊恩赐近臣，啜为灵药助，用与上樽亲。头进英华尽，初烹气味醇，细香胜却麝，浅色过于筠。顾渚惭投木，宜都愧积薪，年年号供御，天产壮瓯闽。’此诗叙贡茶颇为详尽，亦可见当时之事也。又君谟《茶录序》云：‘臣前因奏事，伏蒙陛下谕臣，先任福建转运使日，所进上品龙茶，最为精好。臣退念草木之微，首辱陛下知鉴，若处之得地，则能尽其材。昔陆羽《茶经》，不第建安之品，丁谓《茶图》，独论采造之本，至于烹试，曾未有闻，辄条数事，简而易明，勒成二篇，名曰《茶录》。’至宣政间，郑可简以贡茶进用，久领漕计，创添续入，其数浸广，今犹因之。细色茶五纲，凡四十三品，形制各异，共七千余饼，其间贡新试新龙团、胜雪、白茶、御苑、玉芽，此五品乃水拣，为第一；余乃生拣，次之；又有粗色茶七纲，凡五品，大小龙凤，并拣芽，悉入龙脑，和膏为团饼茶，共四万余饼。东坡《题文公诗卷》云：‘上人问我留连意，待赐头纲八饼茶。’即今粗色红绫袋饼八者是也。盖水拣茶即社前者，生拣茶即火前者，粗色茶即雨前者。闽中地暖，雨前茶已老而味加重矣。山谷《和阳王休点密云龙诗》云：‘小璧云龙不入香，元丰龙焙承诏作。’今细色茶中，却无此一品也。又有石门、乳吉、香口三外焙，亦隶于北苑，皆采摘茶芽，送官焙添造。每岁糜金共二万余缗，日役千夫，凡两月方能迄事。第所造之茶不许过数，入贡之后市无货者，人所罕得。惟壑源诸处私焙茶，其绝品亦可敌官焙，自昔至今，亦皆入贡，其流贩四方，悉私焙茶耳。苏黄皆有诗称道壑源茶，盖壑源与北苑为邻，山阜相接，才二里余。其茶甘香，特在诸私焙之上。东坡《和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诗》云：‘仙山灵雨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

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戏作小诗君一笑，从来佳茗似佳人。’山谷《谢送碾赐壑源拣芽诗》云：（“赐”原作“识”，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喬云从龙小苍璧，元丰至今人未识，壑源包贡第一春，緗衾碾香供玉食。睿思殿东金井栏，甘露荐碗天开颜。桥山事严庀百局，补袞诸公省中宿，中人传赐夜未央，雨露恩光照宫烛。右丞似是李元礼，好事风流有泾渭，肯怜天禄校书郎，亲敕家庭遣分似。春风饱识大官羊，不惯腐儒汤饼肠，搜搅十年灯火读，令我胸中书传香。已戒应门老马走，客来问字莫载酒。’”

《文昌杂录》云：“库部林郎中说，建州上春采茶时，茶园人无数，击鼓声闻数里。然一园中才间垄，茶品已相远，又况山园之异邪？”茗溪渔隐曰：“欧阳永叔《尝茶诗》云：‘年穷腊尽春欲动，蛰雷未起驱龙蛇。夜闻击鼓满山谷，千人助叫声喊呀。万木寒凝睡不醒，惟有此树先萌芽。’余官富沙凡三春，备见北苑造茶，但其地暖，才惊蛰，茶芽已长寸许，初无击鼓喊山之事，永叔诗与《文昌》所纪，皆非也。北苑茶山凡十四五里，茶味惟均，岂有间垄茶品已相远之说邪？”

《文昌杂录》云：“仓部韩郎中言，叔父魏国公喜饮酒，至数十大觞犹未醉，（“犹”原作“尤”，今据徐钞本校改。）不甚喜茶，无精粗，共置一笼，每尽即取碾，亦不问新旧。尝暑日曝茶于庭，见一小角上题襄字，蔡端明所寄也，因取以归，真王家物。（“真”原作“直”，今据宋本校改。）日后见蔡，说当时只有九銖，又以叶园一饼充十数以献魏公，（“十数”原作“数十”，今据宋本、徐钞本乙转。）其难得者如此。”

茗溪渔隐曰：“东坡《汲江水煎茶诗》云：‘活水还须活火烹，自临钓石取深清，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夜瓶。’此诗奇甚，道尽烹茶之要；且茶非活水则不能发其鲜馥，东坡深知此理矣。余顷在富沙，常汲溪水烹茶，色香味俱成三绝，又况其地产茶，为天下第一，宜其水异于他处，用以烹茶，水功倍之。至于浣衣，尤更洁白，则水之轻清，益可知矣。近城山间有陆羽井，水亦清甘，实好事者为名之。羽著《茶经》，言建州茶未详，则知羽不曾至富沙也。”

六一居士云：“陆羽《茶经》其论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涌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颈疾。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其说止于此，而未尝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张又新《煎茶水记》，始云：‘刘伯藟谓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载羽为李秀卿论水次第有二十种，余考二说与羽《茶经》皆不合，谓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藟以扬子江南零水为第一，惠山石泉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阳寺井第四，扬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与羽说皆相

反。秀卿所说二十水：庐山康王谷水第一，无锡惠山石泉水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峡虾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扬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水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庐山龙池山顶水第十，丹阳寺井第十一，扬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汉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虚洞香溪水第十四，武关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圆泉第十八，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虾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余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与羽经相反，疑羽不当二说以自异，使诚羽说，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水特怪诞，妄甚也。”

茗溪渔隐曰：“张又新《煎茶水记》云：‘代宗朝，李秀卿刺湖州，至维扬，逢陆处士鸿渐，李素熟陆名，有倾盖之欢，因之赴郡，抵扬子驿，将食，李曰：陆君善于茶，盖天下闻名矣；况扬子南零水又殊绝，今者二妙，千载一遇，可旷之乎！命军士谨信者，挈瓶操舟，深诣南零，陆执器以俟之。俄水至，陆以杓扬其水曰：江则江矣，非南零者，似临岸之水。使曰：某棹舟深入，见者累百，敢虚给乎？陆不言，既而倾诸盆，至半，陆遽止之，乃以杓扬之曰：自此南零者矣。使蹶然大骇，驰下曰：某自南零赍至岸，舟荡覆半，愧其少，挹岸水增之，处士之鉴，神鉴也，其敢隐焉。李与宾从数十人，皆大骇愕。’又苏长公《惠通井记》云：‘《禹贡》济水入于河，溢为滎。河南曰滎阳，河北曰滎泽。（“泽”原作“驿”，今据宋本校改。）沱潜本梁州二水，亦见于荆州，水行地中，出没数千里外，虽河海不能绝也。’唐相李文饶好饮惠山泉，置驿以取水。有僧言长安昊天观井水，与惠山泉通，杂以他水十余缶试之，僧独指其二缶曰：‘此惠山泉水也。’文饶为罢水驿。二事颇相类，故并录之。”

茗溪渔隐曰：“欧公《和刘惇父扬州时会堂绝句》云：‘积雪犹封蒙顶树，惊雷未发建溪春，中州地暖萌芽早，入贡宜先百物新。’注云：‘时会堂，造茶所也。’余以陆羽《茶经》考之，不言扬州出茶，惟毛文锡《茶谱》云：‘扬州禅智寺，隋之故宫，寺枕蜀冈，其茶甘香，味如蒙顶焉。’第不知入贡之因，起于何时，故不得而志之也。”

《归田录》云：“腊茶出于建剑，草茶盛于两浙，两浙之品，日注为第一。自景祐以后，洪州双井白芽渐盛，近岁制作犹精，囊以红纱，不过一二两，以常茶十数斤养之，用避暑湿之气，其品远出日注上，遂为草茶第一。”

茗溪渔隐曰：“醉翁又有《双井茶诗》云：‘两江水清江石老，（宋本“两”作“西”。）石上生茶如凤爪，穷腊不寒春气早，双井芽生先百草。白毛囊以红碧纱，十斤茶养一斤芽，长安富贵五侯家，一啜尤须三日夸。’蔡君谟好茗



饮，又精于藻鉴，《答程公辟简》云：‘向得双井四两，其时人还未试，叙谢不悉，寻烹治之，色香味皆精好，是为茗芽之冠，非日注宝云可并也。’涪翁尤誉双井，盖乡物也。李公择有诗嘲之，戏作解嘲云：‘山芽落硖风回雪，曾与尚书破睡来，勿以姬姜弃憔悴，逢时瓦釜亦鸣雷。’又《答黄冕仲索煎双井并简王扬休诗》云：‘江夏无双乃吾宗，同舍颇似王安丰，能浇茗碗湔袂我，风神欲挹浮丘公。吾宗落笔赏幽事，秋月下照澄江空，家山鹰爪是小草，敢与好赐云龙同。不嫌水厄幸来辱，寒泉温鼎听松风。’”

茗溪渔隐曰：“东坡诗：‘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又云：‘新火发茶乳。’此论皆得茶之正色矣。至《赠谦师点茶》则云：‘忽惊午盞兔毫斑，打作春瓮鹅儿酒。’盖用老杜诗‘鹅儿黄似酒’，‘对酒爱鹅儿’，若是，则其色黄，乌得为佳茗矣。今《东坡前集》不载此诗，想自知其非，故删去之。”

《艺苑雌黄》云：“《月蚀诗》，唐史谓其讥刺元和逆党。按月蚀在元和五年，岁次庚寅，是时未有弑逆事，不知其所讥者何也。其间有言‘岁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默婁生，覆尸无衣巾。’东坡以为董秦似非无功而食禄者，不知玉川子何以云然。予谓东坡之言非也，秦始以勇力奋，在至德间，虽屡有功名，李园之屯，力屈降贼，既而冒围以归，乃召至京师，赐姓李，名忠臣，盖因以勸之，后吐蕃犯顺，天子遣兵，秦方在鞠场，使者至，即整师就道，诸将白须良日，秦怒曰：‘君父在难，乃择日救患乎？’时召兵无先秦至者，代宗嘉之。当是时，不可谓不忠也。惜乎，守节不终，抑又戇不知书，恣性婪沓，为李希烈所逐，逃奔京师，朱泚寇奉天，受其伪署，为贼居守，卒之颈血污刃，身首异处，秦自取耳，尚何功之足云。玉川子《月蚀诗》，讥刺当时，故言及此，东坡乃谓非无功而食禄，谬矣。”

茗溪渔隐曰：“卢仝《山中绝句》云：‘阳坡草软厚如织，因与鹿麕相伴眠。’王介甫止用五字，道尽此两句，诗云：‘眠分黄犊草。’岂不简而妙乎。”

许彦周《诗话》云：“玉川子《送伯龄诗》：‘努力事干谒，我心终不平。’玉川子在王涯书院中会食，不能自别，枉陷于祸，哀哉。”

卷第十二

卷第十二

李长吉

《复斋漫录》云：“长吉有‘桃花乱落如红雨’之句，以此名世。余观刘禹锡云：‘花枝满空迷处所，摇动繁英坠红雨。’刘李出一时，决非相为剽窃。”



《雪浪斋日记》云：“《春归昌谷》云：‘早云二三月，岑岫相颠倒。谁揭潏玉盘，东方发红照。春热张鹤盖，兔目官槐小。’甚奇丽，如少陵未必喜，而昌黎必嗜之也。”

苕溪渔隐曰：“《美人梳头歌》云：‘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堕髻半枕檀。辘轳咿哑转鸣玉，惊起芙蓉睡新足。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镜立象床。一编香丝云撒地，玉梳落处无声腻。纤手却盘老鸦色，翠滑宝钗簪不得。香风烂熳恼娇慵，十八鬟多无气力。妆成髻欹不斜，云裾数步踏雁沙。背人不语向何处，下阶自折樱桃花。’余尝以此歌填入《水龙吟词》云：‘梦寒绡帐春风晓，（“绡”原作“销”，今据宋本校改。）檀枕半堆香髻。辘轳初转，栏杆鸣玉，咿哑惊起。眠鸭凝烟，舞鸾翻镜，影开秋水。解低鬟试整，牙床对立，香丝乱，云撒地。纤手犀梳落处，腻无声，重盘鸦翠。兰膏匀渍，冷光欲溜，鸾钗易坠。年少偏娇，髻多无力，恼人风味。理云裾下阶，含情不语，笑折花枝戏。’”

苕溪渔隐曰：“长吉诗：‘杨花扑帐春云热，龟甲屏风醉眼缬。’东坡《雪诗》：‘未嫌长夜作衣棱，却怕初阳生眼缬。’观此则不独醉眼可言也。”

许彦周《诗话》云：“长吉诗：‘杨花扑帐春云热。’才力绝人远甚。如‘柳塘春水漫，花坞夕阳迟’，虽为欧阳公所称，然不迨长吉之语。”

杜牧之云：“元和中，韩吏部颇道其诗。云：‘云烟绵联，（“绵”原作“锦”，今据《樊川文集》校改。）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情”原作“清”，今据宋本校改。）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风樯阵马，不足为其勇也；瓦棺篆鼎，不足为其古也；时花美女，不足为其色也；荒国侈殿，梗莽丘陇，不足为其恨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骚》有感怨刺怼，言及君臣理乱，时有以激发人意；及贺所为，无得有是。贺能探寻前事，所以深叹，恨今古未尝经道者，如《金铜仙人辞汉歌》，补梁庾肩吾宫体谣，求取情状，离绝远去，笔墨畦径间，亦殊不能知之。贺生二十七年死矣，世皆曰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

《东观余论》云：“李贺逸诗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尝缀贺歌诗为之叙，未成。闻知贺有外兄，与贺有笔研旧，召见，托以搜采放失。其人诺且请曰：‘某尽记贺篇咏，然窜改处多，愿得公所辑视之。当为是正。’公喜并付之，弥年绝迹，复召诘之，乃云：‘某与贺中表自幼同处，恨其倨忽，尝思报之，（“尝”原作“长”，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今幸得公所藏，并旧有者，悉投匭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贺章什流传者少，今世行杜牧所叙贺歌诗，才四卷耳；此逸诗岂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

《艺苑雌黄》云：“李义山作《贺小传》云：‘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版，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歛下榻叩头，言阿母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顷，长吉气绝。常所居窗中勃勃有烟气，闻行车嚙管之声。太夫人急止人哭，侍之如炊五斗黍许时，长吉竟死。’考之《新唐史李贺传》，首末所载，与义山《小传》略同，惟删去白玉楼事，岂以其言颇涉于怪故与？义山之传，得于长吉姊嫁王氏者，其言必不妄；然牧之序谓贺二十七死，而义山则云：‘长吉生二十四年，位不过奉礼太常’，又不同，何邪？”

#### 李赞皇

《诗说隽永》云：“赞皇好石，有《谢临海守寄石诗》云：‘闻君采奇石，剪断赤城霞。’牛奇章亦好石，洛中辟地多得之，刻文可辨。近世东坡亦好之，有仇池石，程德孺所遗，其诗云：‘殷勤峽南使，馈饷淮东牧。’即今英石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于平山后圃得黑石白脉，如蜀孙知微所画，石间奔流，尽水之变，名之曰雪浪石，有诗云：‘画师争摹雪浪势，天工不见雷斧痕。’又以湖口李正臣所蓄石，九峰玲珑，宛转若窗棂然，名之曰壶中九华，后归自岭南，欲买此石与仇池为偶，已为好事者取去，赋诗有‘尤物已随清梦断’之句，盖用刘梦得《九华山歌》云：‘九华山，自是造化一尤物，焉能藉甚乎人间？’”

苕溪渔隐曰：“《桂花曲》云：‘仙女侍，董双成，桂殿夜凉吹玉笙，曲终却从仙宫去，万户千门空月明。河汉女，玉练颜，云軿往往到人间，九霄有路去无际，袅袅大风吹珮环。’此曲许彦周《诗话》谓是李卫公作，《桐江诗话》谓是均州武当山石壁上刻之，（“桐”原作“湘”，今据宋本校改。）云神仙所作，未详孰是。”

#### 刘梦得

《复斋漫录》云：“余读唐杨巨源诗‘江边杨柳曲尘丝’之句，皆不知所本。其后读梦得《杨柳枝词》云：‘凤阙轻遮翡翠帟，龙池遥望曲尘丝，御沟春水相辉映，狂杀长安年少儿。’乃知巨源取此；今《巨源集》作‘绿烟丝’，非也。”苕溪渔隐曰：“唐毛文锡词云：‘鸳鸯对浴银塘暖，水面蒲梢短，垂杨低拂曲尘波。’汪彦章诗云：‘垂垂梅子雨，细细曲尘波。’然则曲尘亦可于水言之也。或云，《周礼》鞠衣注云：‘黄桑服也，色如鞠尘，象桑叶始生。’鞠者，草名，花色黄，世遂以鞠尘为曲尘。其说非是。”

苕溪渔隐曰：“梦得《观棋歌》云：‘初疑磊落曙天星，次见搏击三秋兵

，雁行布阵众未晓，虎穴得子人皆惊。’予尝爱此数语，能摸写奕棋之趣，梦得必高于手谈也。至东坡《观棋》则云：‘胜固欣然，败亦可喜，优哉游哉，聊复尔耳。’盖东坡不解棋，不究此味也。”

苕溪渔隐曰：“《竹枝歌》云：‘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也有晴。’（“晴”原都作“情”，今据宋本校改。）予尝舟行苕溪，夜闻舟人唱吴歌，歌中有此后两句，余皆杂以俚语，岂非梦得之歌，自巴渝流传至此乎？”

《艺苑雌黄》云：“南方竞渡，治其舟使轻利，谓之飞鳧，又曰水车，又曰水马。相传以为始于越王勾践，盖断发文身之俗，习水而好战，古有其风。而《荆楚岁时记》则曰：‘五月五日，为屈原投汨罗江，人伤其死，并将舟楫拯之，至今为俗。’然考之《怀沙赋》，则曰：‘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伤怀永哀兮，汨徂南土。’似非五月五日。岂原以孟夏徂南，至五日方赴渊乎？未可知也。梦得《竞渡曲》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梦得盖以此为屈原事。《初学记》说筒粽事，引《续齐谐记》曰：‘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欧回，（“欧”宋本作“区”。）白日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见祭甚善，常苦蛟龙所窃，可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系缚之，二物为蛟龙所畏。’东坡尝作《皇太后阁端午帖子》云：‘翠筒初窰练，（“练”原作“楝”，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芰黍复缠菰，水殿开冰鉴，琼浆冻玉壶。’注云：‘新筒裹练，明皇《端午诗序》也，盖取吴筠《续齐谐记》，今行于世，与明皇所用盖同，徐坚集《初学记》，引筠此记，乃作楝叶，岂传写之误邪？’东坡之意，盖谓楝当作练也。”

《文昌杂录》云：“唐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在左右省，而刘禹锡《送令狐博士诗》云：‘谏院过时荣棣萼’，已有谏院之名，何哉？按《会要》，贞元中，薛元舆为谏议大夫，奏云：‘谏官所上封章，事皆机密，每进一封，两省印署，（“印”下原有“置”字，今据宋本、徐钞本校删。）凡有封奏，人且先知，请别铸谏院印，庶无漏泄。’乃知谏院之名旧矣。”

《艺苑雌黄》云：“《三齐略记》云：‘不其城东有蚶山，郑玄删注《诗书》，栖迟于此山，（“迟”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上有古井，不竭，傍生细草如薤，叶长尺余，坚韧异常，土人谓之康成书带。’故梦得诗：‘墨池半在颓垣下，书带犹生蔓草中。’东坡诗：‘庭下已生书带草，使君疑是郑康成。’汪彦章诗：‘门外满生书带草，林间知是德星堂。’何文缜《送王正臣序》云：（“缜”原作“缛”，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烟波晕，墨头鱼，风庭绿，书带草。’皆用此事。墨头鱼予尝问人，有泉州南安县佛



迹长老道龚者，蜀人也，尝谓予言：‘嘉州乌牛山，在水中心，昔郭景纯注《尔雅》于此，有台在焉。景纯每以研之余水，沥于台下，遂生墨头鱼，至今有之。后人作佛刹于其上。’”

《艺苑雌黄》云：“梦得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乌衣巷，皆金陵故事。《舆地志》云：‘晋时，王导自立乌衣宅，宋时诸谢曰乌衣之聚，皆此巷也。’王氏、谢氏，乃江左衣冠之盛者，故杜诗云：‘王谢风流远’，又云：‘从来王谢郎’。比观刘斧《摭遗》载《乌衣传》，乃以王谢为一人姓名，其言既怪诞，遂托名钱希白，终篇又取梦得诗实其事；希白不应如此谬，是直刘斧之妄言耳。大抵小说所载事，多不足信，而《青琐》《摭遗》，诞妄尤多。”

《六朝事迹》云：“王榭，金陵人，世以航海为业。一日，海中失船，泛一木登岸，见一翁一妪，皆衣皂，引榭至所居，乃乌衣国也，以女妻之。既久，榭思归，复乘云轩，泛海至家。有二燕栖于梁上，榭以手招之，（“榭”原作“谢”，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即飞来臂上，取片纸书小诗系于燕尾曰：‘误到华胥国里来，玉人终日苦怜才，云轩飘去无消息，洒泪临风几百回。’来春，燕又飞来榭身上，有诗云：‘昔日相逢皆冥数，如今睽远是生离，来春纵有相思字，三月天南无燕飞。’至来岁，燕竟不至，因目榭所居为乌衣巷。刘禹锡有诗曰：‘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见《摭遗》。《图经》云：‘乌衣巷在县东南四里，《晋书》云：王导、纪瞻宅，皆在此巷。’”苕溪渔隐曰：“《六朝事迹》引《摭遗》此事，以证乌衣巷，是信其说为然也。《艺苑雌黄》乃力诋其妄，姑两存之，以俟考。”

《文昌杂录》云：“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仲春复来，《诗》谓玄鸟，𪚩也，春分玄鸟降。昔年因京东开河岸崩，见蛰燕无数。晋郗鉴为兖州刺史，镇邹山，百姓饥馑，或掘野鼠蛰燕而食之。乃知燕去亦蛰耳，惊蛰后中气乃出，非渡海也。”

苕溪渔隐曰：“余曩岁冬间，于吴兴山中营先垆，辟一山路，路旁有数巨石，其穴颇深，试令仆辈斫之，曰：‘见莺燕蛰于其间者甚众。’急掩之。因验《文昌》之言为是，而《摭遗》之说为非也。半山老人有《归燕诗》云：‘马上逢归燕，知从何处来，贪寻旧巢去，不带锦书回。’亦用寄书事，盖不知此耳。”

卷第十三

卷第十三

醉吟先生



《法藏碎金》云：“余尝爱乐天有诗云：‘未得无生心，白头亦为夭。’及看《韵对》第四有说：（“及”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宋萧惠开曾为益州刺史，有所取求而不得，遂诬告其人讪毁朝政，先戳而后奏，孝武称快。及明帝即位，惠开因四方反叛，后虽归顺，负衅不得志，每谓人曰：人生不得行胸臆，虽百岁犹为夭。未几病发，呕血吐物如肺肝而死。’因详白萧二人之言，各叹人生心无所得，虽寿为夭，而善恶智愚，相背绝远，何啻霄壤之殊也。”

《复斋漫录》云：“乐天以诗谒顾况，况喜其《咸阳原上草》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予以为不若刘长卿‘春入烧痕青’之句，语简而意尽。”

苏子由云：“元符二年，予自海岭再谪龙川，既至，庐于城西圣寿僧舍，闭门索然，无以终日；欲借书于居人，而民家无蓄书者，独西邻黄氏世为儒，粗有简册，乃得乐天文集阅之。乐天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既涉世，履忧患，胸中了然，照诸幻之空，故其还朝为从官，小不合即舍去，分司东洛，优游终老。盖唐世士大夫达者，如白乐天寡矣。予方流转风浪，未知所止息，观其遗文，中甚愧之。然乐天处世，不幸在牛李党中，观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所附丽者也，盖势有所至而不能已耳。会昌之初，李文饶用事，乐天适已七十，遂致仕，不三年而没。嗟夫，文饶尚不能置一乐天于分司中邪？然乐天每闲吟衰病，发于咏叹，辄以公卿投荒僇死，不获其终者自解；余亦不鄙之。至其《闻文饶谪朱崖三绝句》，刻核尤甚，乐天虽陋，盖不至此也。且乐天死于会昌之初，而文饶之窜，在会昌末年，此决非乐天之诗，岂乐天之徒，浅陋不学者附益之邪？乐天之贤，当为辨之。”苕溪渔隐曰：“余以《元和录》考之，居易年长于德裕，视德裕为晚进。方德裕任浙西观察使，居易为苏州刺史，德裕以使职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卑礼见，及其贬也，故为诗云：‘昨夜新生黄雀儿，飞来直上紫藤枝，摆头撼脑花园里，将为春光总属伊。’‘开园不解栽桃李，（“开”宋本、徐钞本作“闲”。）满地惟闻种蒺藜，万里崖州君自去，临行惆怅欲怨谁。’‘乐天曾任苏州日，要勒烦文用礼仪，（“烦文”宋本作“须交”。）从此结成千万恨，今朝果中白家诗。’然《醉吟先生传》及《实录》皆谓居易会昌六年卒，而德裕贬于大中二年，或谓此诗为伪。余又以《新唐书》二人本传考之，会昌初，白居易以刑部尚书致政，六年卒。李德裕大中二年贬崖州司户参军，会昌尽六年，距大中二年，正隔三年，则此三诗非乐天所作明甚。但苏子由以谓乐天死于会昌之初，而文饶窜于会昌之末，偶一时所记之误耳。”

《艺苑雌黄》云：“《琵琶行》云：‘家在虾蟆陵下住。’予按《国史补》

》云：‘旧说董仲舒墓，门下人至皆下马，故谓之下马陵，语讹为虾蟆陵。’故东坡诗云：‘只鸡敢忘乔公语，下马聊寻董相坟。’又《谢徐朝奉启》云：‘过而下马，空瞻董相之陵。’盖用此事。郭氏《佩觿》亦尝论此云：‘长安董仲舒墓，名曰下马陵，今转语为虾蟆陵，事山《两京纪》，（“两”原作“黄”，今据宋本校改。）白氏《琵琶行》，盖徇俗之过也。’予谓世俗讹谬极多，《古乐府》有《相府莲》者，其后讹而为《想夫怜》，药名有补骨脂者，其后讹而为破故纸，亦岂下马陵之类欤？”

《法藏碎金》云：“余尝爱乐天词旨旷达，沃人胸中，有句云：‘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空。’夫如是则造化均偏，不足为休戚，而况时情物态，安能刺鲠其心乎？”

苕溪渔隐曰：“‘梨花一枝春带雨’，‘桃花乱落如红雨’，‘小院深沉杏花雨’，‘黄梅时节家家雨’，（宋本、徐钞本此句作“梅子黄时雨”。）皆古今诗词之警句也。予尝欲作一亭子，四面皆植花一色，榜曰四雨，岂不佳哉！秦少游《题扇头小诗》云：‘绝岛烟生树，秋江浪拍空，凭君添小艇，画我作渔翁。’余尝用此写真，则玄真子家风也。”

《脞说》云：“商玲珑，余杭歌者，乐天作郡日，赋歌与之云：‘罢胡琴，掩秦瑟，玲珑再拜歌初毕，谁道使君不解歌，听唱《黄鸡》与《白日》。《黄鸡》催晓丑时鸣，《白日》催年酉前没，（“前”原作“时”，今据宋本校改。）腰间紫绶系未隐，镜里朱颜看已失。玲珑玲珑奈老何，使君歌罢汝还歌。’时元微之在越州，厚币邀至月余，使尽歌所唱之曲，作诗送行，兼寄乐天云：‘休遣玲珑唱我辞，我辞多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苕溪渔隐曰：“东坡用此歌，《夜饮次韵毕推官》云：‘红烛照庭嘶骝裹，（“骝”原作“腰”，今据宋本校改。）《黄鸡》催晓唱玲珑。’又《次韵苏伯固主簿重九日》云：‘只有《黄鸡》与《白日》，玲珑应识使君歌。’又乐天《与刘十九同宿诗》：‘红旗破贼非吾事，黄纸除书无我名，惟共嵩阳刘处士，围棋赌酒到天明。’故东坡《题杜介熙熙堂》云：‘白砂碧玉味方永，黄纸红旗心已灰。’白砂碧玉事，见《续神仙传》。”

《高斋诗话》云：“乐天诗：‘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而偶对各有所长。吕吉甫云：‘南北战争蜗两角，古今兴废貉同丘。’山谷云：‘千里追奔两蜗角，百年得意大槐宫。’又云：‘功名富贵两蜗角，险阻艰难酒一杯。’洪龟父云：‘一朝厌蜗角，万里骑鲸背。’”

蔡宽夫《诗话》云：“唐制：谏议大夫班给事中上，中书舍人班又次之。然自外入为谏议者，岁满始迁给事中，给事中岁满始迁舍人，盖以下为进，故有上坡下坡之说。乐天《赠于给事诗》所谓‘云彩误居青琐地，风流合在紫薇

天，东曹渐去西垣近，鹤驾无妨更着鞭。’虽以为戏，亦当时实事也。”

苕溪渔隐曰：“乐天有句云：‘放眼看青山，任头生白发。’其超放如此。先君亦尝有句云：‘人有悲欢头易白，山无今古色长青。’”

《塵史》云：“杜子美善于用故事及常语，多离析，或倒用其句，盖如此则语峻而体健，意亦深稳矣。如‘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之类是也。乐天工于用对，《寄微之诗》云：‘白头吟处变，青眼望中穿。’可为佳句，然不若‘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尤为工也。”

东坡云：“元祐元年，予为中书舍人，时执政患本省事多泄漏，欲于舍人厅后作露篱，禁同省往来。予白诸公，应须简要清通，何必栽篱插棘。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读《乐天集》，有云：‘西省北苑，新作小亭，种竹开窗，东通骑省，与李常侍隔窗小饮作诗。’乃知唐时西掖后作窗以通东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来，可叹也。”苕溪渔隐曰：“《长庆集》诗云：‘结托白头伴，相依青竹丛。题诗新壁上，酌酒小窗中。深院晚无日，虚檐昼有风。金貂醉看好，回首紫垣东。’”

蔡宽夫《诗话》云：“吴中作鲈，多用龙溪池中莲叶包为之，后数日取食，此瓶中气味特妙。乐天诗：‘就荷叶上包鱼鲈，当石渠中浸酒尊。’盖昔人已有此法也。”

《法藏碎金》云：“乐天有云：‘此身不欲多强健，强健多生人我心。’于良史有云：‘僻居人事少，多病道心生。’是知体中微苦，未可心情不足。”

《复斋漫录》云：“乐天诗云：‘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惟有诗魔除未得，每逢风月一闲吟。’又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章句，万缘皆已销，此病犹未去。’此意凡两用也。太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又云：‘独酌劝孤影。’此意亦两用也。太白本取渊明‘挥杯劝孤影’之句。”

《复斋漫录》云：“《思竹窗诗》云：‘不忆西窗松，不忆南园菊，惟忆新昌居，萧萧北窗竹。’又《题沈子明壁间》云：‘不爱君池东十丛菊，不爱君池南万竿竹，爱君帘下唱歌人，色似芙蓉声似玉。’二诗相反如此。”

《法藏碎金》云：“醉吟先生有句云：‘归去卧云人，谋身计非误。’又有句云：‘回首语秋光，东来应不错。’人谓先生率尔成章，予谓先生的然有理。”

《东皋杂录》云：“《诗》：‘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郑笺云：‘嚶嚶，两鸟声。’正文与注，皆未尝及黄鸟，自白乐天作《六帖》始类入莺门中，又作诗每用之，如‘谷幽莺暂迁’，‘不失迁莺侣’

’，‘莺迁各异年’，‘树集莺朋友’之类，其后人多祖述用之也。”

《湘素杂记》云：“刘梦得《嘉话》云：‘今谓进士登第为迁莺者久矣，盖自《毛诗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并无莺字。顷岁省试《早莺求友诗》，《又莺出谷》诗，别书固无证据，斯大误也。’余谓今人吟咏多用迁莺出谷之事，又曲名《喜迁莺》者，皆循袭唐人之误也。故宋景文公诗云‘晓报谷莺朋友动’，又云‘杏园初日待莺迁’，舒王云‘莺犹寻旧友’。惟汉梁鸿《东游作思友人诗》曰：‘鸟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仆怀思。’《南史》刘孝标《广绝交论》云：‘嚶嚶相召，星流电激。’是真得毛诗之意。”苕溪渔隐曰：“涪翁《和答元明诗》云：‘千林风月莺求友，万里云山雁断行。’亦承唐人之误。然自唐至今，误用者甚众，为时硕儒尚犹如此，余何足怪邪。”

洪驹父《诗话》云：“古今诗人，误用忘忧为萱草，出谷迁乔为黄莺，按《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谖，忘也，《诗》言焉得芳草可以忘忧，植之于北堂，本非庭萱也。《诗》曰：‘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注云：‘嚶嚶，两鸟声也。’非莺也。崔豹《古今注》云‘萱草忘忧’，与《禽经》称‘莺鸣嚶嚶’，（“鸣”原作“鸛”，今据宋本校改。）然要是后人傅会，非《诗》本意。”苕溪渔隐曰：“余观《诗》注云：‘谖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笺云：‘忧以生疾，恐将危身，欲忘之。’又嵇康《养生论》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李善引毛萇《诗传》与《诗注》同，然则驹父之言真误矣。”

《法藏碎金》云：“白氏集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达道之人，率多爱之。余友李公维，录出其诗，名曰《养恬集》，余亦如之，名曰《助道》，其词语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予爱其诗云：‘羲和走驭趁年光，不许人间日月长，遂使四时都是电，争教两鬓不成霜。荣销枯至无非命，壮尽衰来亦是常，已共身心要约定，穷通生死不惊忙。’予今拟其语句，聊加变易，入于别韵，前述时景之迅迁，后述世态之不一，而终篇亦断之以不惊也。诗云：‘羲和走驭趁年华，不许人间岁月赊。春正艳阳春即老，日方亭午日还斜。时情莫测深如海，世事难齐乱似麻。已共身心要约定，古今如此勿惊嗟。’”

许彦周《诗话》云：“乐天诗云：‘春色辞门柳，秋声到井梧。’此语未易及也。”

卷第十四

卷第十四

唐彦谦



《艺苑雌黄》云：“《前汉张释之传》云：‘假如愚民取长陵一抔土，而陛下何以加其法乎？’颜注云：‘抔，音步侯切，谓以手掬之也，其字从手，不忍言毁撤，故止云取土耳。今学者读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应盛土之物也。’郭氏《佩觿》论杯抔二字云：‘杯，奔来切，杯勺也；抔，步侯切，手掬也，亦古文裒字。’骆宾王《为徐敬业檄武后》云：‘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正用《汉史》语。比见僧惠洪集中有诗云：‘人生如逆旅，岁月苦逼催，安知贤与愚，同作土一抔。’其说盖误矣。李义山诗：‘耳闻明主提三尺，眼见愚民盗一抔，千古腐儒骑瘦马，灞陵斜日重回头。’如此押韵，乃知前辈造语之工，而用字之不谬也。惠洪尝作《冷斋夜话》云：‘诗至李义山为文章一厄’，但未识其出处耳。或谓《广韵》、《集韵》上平声并出一抔字，‘铺枚切，（“枚”原作“放”，今据宋本校改，下同。）手掬也。’意与‘步侯切’者颇同，惠洪虽诞妄，必不读抔为杯勺之杯，但其诗泛使土一抔，不正用《汉书》长陵事，故作铺枚切读耳。未知其果然否？”苕溪渔隐曰：“此绝句乃唐彦谦《过长陵诗》，严有翼误以为李义山，仍引《冷斋夜话》云：‘李义山为文章一厄’语为证，此不细考之过也。”

#### 玉溪生

苕溪渔隐曰：“《九日》云：‘曾共山公把酒卮，霜天白菊满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人得再窥。’《古今诗话》云：‘李商隐依令狐楚以笺奏受知，后其子绹有韦平之拜，寢疏商隐；（“寢”原作“浸”，今据宋本校改。）其后重阳日，商隐造其厅事，题此诗，绹观之，惭恨，扃锁此厅，终身不处。’又《唐史》本传云：‘令狐楚奇其文，使与诸子游，楚徙天平宣武，皆表署巡官，后从王茂元之辟，其子绹以为忘家之恩，放利偷合，谢不通。绹当国，商隐归穷，绹憾不置。’则商隐此诗，必此时作也。若《古今诗话》以谓‘绹有韦平之拜，寢疏商隐’，（“寢”原作“浸”，今据宋本校改。）其言殊无所据，余故以本传证之。但绹父名楚，商隐又受知于楚，诗中有楚客之语，题于厅事，更不避其家讳，何邪？东坡《九日》云：‘闻道郎君闭东阁，且容老子上南楼。’又云：‘南屏老宿闲相过，东阁郎君懒重寻。’皆用商隐语也。”

《艺苑雌黄》云：“义山诗：‘莫羨仙家有上真，仙家暂谪亦千春，月中桂树高多少，试问西河斫树人。’按《酉阳杂俎》云：‘旧传月中有桂树，有蟾蜍，故异书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树创随合。人姓吴，名刚，西河人，学仙，有过，谪令伐树。’故宋子京《嘲月诗》亦云：‘吴生斫钝西河斧，无奈婆娑又满轮。’《缙素杂记》尝论吴生斫桂事，引李贺《箜篌引

》云：‘吴质不眠倚桂树’，李贺谓之吴质，段成式谓之吴刚，未详其义。窃意《箜篌引》所谓吴质非吴刚也，恐别是一事，魏有吴季重亦名质。”

《谈苑》云：“予知制诰日，与余恕同考试，恕曰：‘夙昔师范徐骑省为文，骑省有《徐孺子亭记》，其警句云：平湖千亩，凝碧乎其下；西山万叠，倒影乎其中。他皆常语。近得舍人所作《涵虚阁记》，终篇皆奇语，自渡江来，未尝见此，信一代之雄文也。’其相推如此，因出义山诗共读，酷爱一绝云：‘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肢，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击节称叹曰：‘古人措辞寓意，如此之深妙，令人感慨不已。’”苕溪渔隐曰：“东坡《快哉亭词》云：‘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用徐骑省语意也。”

《谈苑》云：“徐锴嗜学该博，仕江左，领集贤学士校秘书，时吴淑为校理，《古乐府》中有掺字者，淑多改为操，盖章草之变。锴曰：‘非可一例，若《渔阳掺》者，音七鉴反，三挝鼓也。祢衡作《渔阳掺挝》，《古歌词》云：边城晏闻《渔阳掺》，黄尘萧萧白日暗。’淑叹服。锴尝欲注李商隐《樊南集》，悉知其用事所出。有《代王茂元檄刘稹书》云：‘丧贝跻陵，（“贝”原作“具”，今据宋本校改。）飞走之期既绝；投戈散地，灰钉之望斯穷。’独恨不知灰钉事，及观后汉杜笃《论都赋》云：（“论”原作“入”，今据宋本校改。）‘焚康居，（“焚”原作“荧”，今据宋本校改。）灰珍奇，椎鸣镝，钉鹿蠹。’商隐之雕篆如此。又《艺苑雌黄》云：‘予考之《南史陈本纪》云：祢衡震慑，遽请灰钉。’此语又在商隐之前矣。”

《绀素杂记》云：“《后汉祢衡传》云：‘衡方为《渔阳掺挝》，蹀躞而前。’注云：‘《文士传》曰：衡击鼓作《渔阳参挝》，踏地来前，蹀鼓足跣，容态不常，鼓声甚悲，易衣毕，复击鼓掺挝而去。至今有《渔阳掺挝》，自祢衡始也。臣贤按，挝及挝并击鼓杖也，参挝是击鼓之法。而王僧孺诗云：散度《广陵》音，参写《渔阳》曲，而于其诗自音云：参，七甘反。后诸文人多同用之。据此诗意，以参为曲奏之名，则挝字入于下句，全不成文，下云复参挝而去，是知参挝二字当相连而读，参字音为去声，不知何所凭也。’按《谈苑》载：‘徐锴仕江左，领集贤学士校秘书，时吴淑为校理，《古乐府》中有掺字者，淑多改为操，盖章草之变。锴曰：非可以一例，若《渔阳掺》者，音七鉴反，三挝鼓也。祢衡作《渔阳掺挝》，《古歌词》云：边城晏闻《渔阳掺》，黄尘萧萧白日暗。淑叹服之。’余谓挝、挝一也，故或用挝字，然掺字当如徐说音七鉴反，三挝鼓也，以其三挝，故因谓之掺。故唐李义山《听鼓诗》云：‘欲问《渔阳掺》，时无祢正平。’又《口占诗》云：‘必投潘岳果，谁掺祢衡挝。’亦以去声读之也。观《笔谈论广陵散》云：‘散是曲名，如操弄

掺谈序引之类’，乃引潘岳《笙赋》云：‘流《广陵》之名散。’又应璩书云：（“书”原作“诗”，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听《广陵》之清散。’则知散为曲名明矣。所谓《渔阳掺》者，正如《广陵散》是也，此僧孺诗所以有云。又宋景文《喜雨诗》云：（“文”原作“父”，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波生客浦扬舲远，润逼《渔阳》挝掺迟。’又《送李冀州诗》云：‘征鞞曲曲《渔阳掺》，后乘人人邺下才。’皆以去声呼之，但掺字从人为异耳。”

许彦周《诗话》云：“洪觉范在潭州水西小南台寺作《冷斋夜话》，有曰：‘诗至李义山，谓之文章一厄。’仆读至此，蹙额无言。渠再三穷诘，仆不得已，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觉范曰：‘我解子意矣。’即时删去，今印本犹存之，（“犹”原作“尤”，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盖已前传出者。”

苕溪渔隐曰：“义山诗，杨大年诸公皆深喜之，然浅近者亦多，如《华清宫诗》云：‘华清恩幸古无伦，犹恐蛾眉不胜人，未免被他褒女笑，（“褒”原作“衰”，今据宋本校改。）只教天子暂蒙尘。’用事失体，在当时非所宜言也；岂若崔鲁《华清宫诗》云：‘障掩金鸡蓄祸机，翠环西拂蜀云飞，珠帘一闭朝元阁，不见人归见燕归。’语意既精深，用事亦隐而显也。义山又有《马嵬》诗云：‘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浑河中诗》云：‘咸阳原上英雄骨，半是君家养马来。’如此等诗，庸非浅近乎！”

### 王 建

《复斋漫录》云：“‘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每遍舞头分两向，太平万岁字当中。’王建《宫词》也。按《乐府杂录》云：‘舞有健舞、软舞、字舞、花舞、雁舞。’（宋本、徐钞本“雁”作“马”。）字舞者，以舞人亚身于地，布成字也。故建有‘太平万岁字当中’之句。后周制令，宫人庭拜为男子拜，故建云：‘射生宫女宿红妆，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跪拜谢君王。’”

苕溪渔隐曰：“王建云：‘闭门留野鹿，分食与山鸡。’魏野云：‘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二人之诗，巧欲摹写山居意趣，第理有当否，如建所言二物，何驯狎如许，理必无之；如野所言，虽未必皆然，理或有之。至若少陵云：‘得食阶除鸟雀驯’，东坡云：‘为鼠长留饭，怜蛾不点灯。’皆当于理，人无得以议之矣。”

《复斋漫录》云：“陈无己《诗话》云：‘望夫石在处有之，古今诗人，惟用一律；然刘梦得云：望来况是几千岁，只是当年初望时。语虽拙而意工。黄叔达，鲁直之弟也，以顾况为第一，云：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语意皆工。江南望夫石，每过其下，不风即雨，疑况得句处也。’予家有



《王建集》，载《望夫石》诗，乃知非况作，其全章云：‘望夫处，江悠悠，化为石，不回头。山头日日风和雨，行人归来石应语。’岂无己、叔达偶忘之邪？”苕溪渔隐曰：“荆公选《唐百家诗》，亦以此诗列建诗中，则无己、叔达之误，可无疑矣。”

《艺苑雌黄》云：“李华《含元殿赋》云：‘揭金鸡于太清，炫晨阳于正色。’李庾《西都赋》云：‘建金鸡于仗内，耸修竿而揭起。’王建《宫辞》云：‘楼前立仗看宣赦，万岁声长再拜齐，日照彩盘高百尺，（“彩”原作“紫”，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飞仙争上取金鸡。’李太白诗云：‘金鸡忽放赦，大辟得宽赊。’又云：‘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肆赦树金鸡，不知起于何代，《唐百官志》云：‘赦日，立金鸡于仗南，有鸡，黄金饰首，衔绛幡，承以彩盘，维以绛绳，五坊小儿得鸡者，官以钱赎，或取绛幡而已。’《事物纪原》载此，谓金鸡起于有唐。按杨文公《谈苑》云：‘杜镐言，《关东风俗传》云：宋孝王问司天膺之，后魏北齐树金鸡事，膺之曰：《海中星占》云：天鸡星动为有赦。盖王者以天鸡为度。《隋书刑法志》云：北齐赦日，武库设金鸡及鼓于阙门右，挝鼓千声，宣赦，建金鸡。或云起于西凉吕光，究其旨，盖西方主兑，兑为泽，鸡者，巽之神，巽为号令，合是二物，制其形，揭为长竿，使众人睹之也。’据《谈苑》所云，皆十六国时事，而《纪原》以为起于唐，亦误矣。又按《秦京杂记》云：‘大赦设金鸡，口衔胜，宣政衙鼓楼上，鸡唱六人，至日，同以索上鸡竿，争口中胜，争得者月给俸三石，谓之鸡粟。’其言与《百官志》亦自不同。”

苕溪渔隐曰：“王建《宫词》云：‘御厨不食索时新，每见花开即若春，白日卧多娇似病，隔帘教唤女医人。’花蕊夫人《宫词》云：‘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宴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鲙，隔花催唤打渔人。’二词记事则异，造语颇同，第花蕊之词工，王建为不及也。”

苕溪渔隐曰：“予阅王建《宫词》，选其佳者，亦自少得，只世所脍炙者数词而已，其间杂以他人之词，如‘闲吹玉殿昭华管，醉折梨园缥蒂花，十年一梦归人世，绛缕犹封系臂纱。’又如‘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街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此并杜牧之作也。‘泪满罗巾梦不成，夜深前殿按歌声，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此白乐天诗也。

‘宝仗平明金殿开，暂将纨扇共徘徊，（“将”原作“时”，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此王昌龄诗也。建词凡百有四篇，及逸词九篇，或云，元微之亦有词杂于其间。予以《元氏长庆集》检寻，却无之，或者之言误也。”

卷第十五



## 卷第十五

杜牧之

《复斋漫录》云：“牧之《齐安城楼》诗：‘呜咽江楼角一声，微阳潋潋落寒汀，不用凭栏苦回首，故乡七十五长亭。’盖用李太白《淮阴书怀诗》：‘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长亭。’”苕溪渔隐曰：“鲁直《竹枝词》：‘鬼门关外莫言远，五十三驿是皇州。’皆相沿袭也。”

许彦周《诗话》云：“牧之《题桃花夫人庙》诗：‘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仆尝谓此诗乃二十八字史论。”

苕溪渔隐曰：“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如《赤壁》云：‘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题商山四皓庙》云：‘南军不袒左边袖，四皓安刘是灭刘。’皆反说其事。至《题乌江亭》，则好异而叛于理，诗云：‘胜负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

许彦周《诗话》云：“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谓赤壁不能纵火，即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

《法藏碎金》云：“《国语》云：‘高位疾颠，厚味腊毒。’杜牧《和州绝句》云：‘江湖醉度十年春，牛渚山边六问津，历阳前事知虚实，高位纷纷见陷人。’噫，予今聊记其一，苏秦位高金多，如何！如何！”

苕溪渔隐曰：“牧之云：‘无媒径路草萧萧，自古云林远市朝，公道世间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罗邺云：‘芳草和烟暖更青，闲门要路一时生，年年点检人间事，惟有春风不世情。’予尝取此二诗作一联云：‘白发惟公道，春风不世情。’盖穷人不偶，遣兴之作也。”

苕溪渔隐曰：“《遣怀》诗：‘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余尝疑此诗必有谓焉，因阅《芝田录》云：‘牛奇章帅维扬，牧之在幕中，多微服逸游，公闻之，以街子数辈潜随牧之，以防不虞。后牧之以拾遗召，临别，公以纵逸为戒，牧之始犹讳之，公命取一篋，皆是街子辈报帖，云杜书记平善。乃大感服。’方知牧之此诗，言当日逸游之事耳。”

许彦周《诗话》云：“小杜《华清宫诗》：‘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醉乡。’如此，天下焉得不乱。”

苕溪渔隐曰：“《宫词》云：‘监宫引出暂开门，随例虽朝不是恩，银钥却收金锁合，月明花落又黄昏。’此绝句极佳，意在言外，而幽怨之情自见，不待明言之也。诗贵夫如此，若使人一览而意尽，亦何足道哉。”

《丽情集》云：“太和末，杜牧自侍御史出佐沈传师宣城幕，雅闻湖州为浙西名郡，风物妍好，且多丽色，往游之。时刺史崔君，亦牧之素所厚者，颇谕其意，凡籍之名妓，悉为致之；牧殊不惬所望，史君复候其意，牧曰：‘愿得张水戏，使州人毕观之，俟其云合，牧当间行寓目，冀此际或有阅焉。’史君大喜，如其言。至日，两岸观者如堵，迨暮，竟无所得，将罢，忽有里姥引鬢髻女年十余岁，牧熟视之，曰：‘此真国色也。’因使语其姥，将致舟中，姥女皆惧，牧曰：‘且不即纳，当为后期。吾十年必为此郡；若不来，乃从所适。’因以重币结之。寻拜黄、池二州，皆非意也。洎周墀入相，牧以其素善，乃并上笺于墀，乞守湖州，大中三年，移授湖州刺史，比至郡，则十四年所约之姝已从人三载而生二子矣。牧即政之夕，亟使人召之，夫母惧其见夺也，因携幼以谐之。牧诘其母曰：‘曩许我矣，何为适人？’母拜曰：‘向约十年不来而后嫁，嫁已三年矣。’牧俛首曰：‘辞也直，强之不祥。’乃礼而遣之，因为怅别诗曰：‘自恨寻芳到已迟，往年曾见未开时，如今风摆花狼藉，绿叶成阴子满枝。’”

苕溪渔隐曰：“颜鲁公《题谢公塘碑阴》云：‘太保谢公，东晋咸和中，以吴兴山水清远，求典此郡。’故东坡《将之湖州戏赠莘老诗》云：‘亦知谢公到郡久，应怪杜牧寻春迟，鬢丝只好对禅榻，湖亭不用张水嬉。’”

《古今诗话》云：“牧之为御史，分司洛阳，时李司徒罢镇闲居，声妓为当时第一，一日开筵，朝士臻赴，以杜尝持宪，不敢邀饮；杜讽坐客达意，愿预斯会；李驰书，杜闻命，遂赴会。中有妓百余，皆绝色殊艺，杜独坐妓南，（“南”原作“行”，今据宋本校改。）瞪目注视，满饮三卮，问李曰：‘闻有紫云者，孰是？’李指示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虚得，宜以见惠。’李俯首而笑，诸妓亦皆回首破颜。杜又自饮三爵，朗吟而起曰：‘华堂今日绮筵开，谁唤分司御史来？忽发狂言惊四座，两行红粉一齐回。’意气闲逸，傍若无人。”

苕溪渔隐曰：“东坡闻李公择饮傅国博家，大醉，有诗云：‘不肯醒醒骑马回，玉山知为玉人颓，紫云有语君知否，莫唤分司御史来。’即此事也。又《侍儿小名录》云：‘兵部李尚书乐妓崔紫云，词华清峭，眉目端丽，李公为尹东洛，宴客将酣，杜公轻骑而来，连饮三觥，谓主人曰：尝闻有能篇咏紫云者，今日方知名不虚得，倘垂一惠，无以加焉。诸妓回头掩笑，杜作前诗，诗罢，上马而去。李公寻以紫云赠之。紫云临行献诗曰：从来学制斐然诗，不料

霜台御史知，忽见便教随命去，恋恩肠断出门时。’《侍儿小名录》不载此事出于何书，疑好事者附会为之也。”

### 杜荀鹤

《艺苑雌黄》云：“荀鹤，杜牧之之微子也。牧之会昌末，自齐安移守秋浦，时妾有娠，出嫁长林卿士杜筠，生荀鹤，有能诗名，自号九华山山人，大顺初，擢第，寻授翰林学士，主客员外郎，知制诰。顾云序其集为《唐风集》焉。荀鹤与张曙同年进士，常以言相嘲谑，曙之他文不多见，《康余录》载其《击瓿赋》一篇，其警句云：‘董双成青琐鸾惊，啄开珠网；穆天子细纆马骇，踏碎琼田。’似此之类，恐非荀鹤所可拟。《唐风集》中，诗极低下，如‘要知前路事，不及在家时’，‘不觉裹头成大汉，初看竹马作儿童’之句，前辈方之《太公家教》。惟《春宫怨》一联云：‘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为一篇警策。而欧阳永叔《归田录》乃云周朴之句，不知何以云然。”

### 韩致尧

《迂叟诗话》云：“北都使宅，旧有过马厅。按唐韩偓诗云：‘外使进鹰初得按，中官过马不教嘶。’注云：‘上乘马，必中官驭以进，谓之过马。既乘之，然后蹀躞嘶鸣。’盖唐时方镇亦效之，因而名厅也。”

《东皋杂录》云：“北门旧有过马厅，韩魏公为留守，更新之，榜曰雅集，赋诗云：‘过马传闻事莫详，我严宾席在更张。不资金石升堂乐，务接芝兰入室香，农获大田歌滞穗，讼消群枉阆甘棠，时闻雅集延诸彦，病守心间兴亦长。’”

潘子真《诗话》云：“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韩偓贬逐，末后依王审知，其集中所载：‘手风慵展八行书，眼暗休寻九局图。窗里日光飞野马，（“马”原作“鸟”，今据宋本校改。）案头筠管长蒲芦。谋身拙为安蛇足，报国危曾捋虎须。满世可能无默识，未知谁拟试齐竽。’其词凄楚，切而不迫，不忘其君也。”

《复斋漫录》云：“致尧，昭宗时以翰林承旨谪岭表，道湖南，《谢人惠含桃诗》云：‘金銮岁岁长宣赐，忍泪看天忆帝都。’自注云：‘每岁初进之后，先宣赐学士。’韩子苍《谢人惠茶》云：‘白发前朝旧史官，风炉煮茗暮江寒，苍龙不复从天下，拭泪看君小凤团。’自注云：‘史官月赐龙团。’意虽本致尧，而语益工。”

苕溪渔隐曰：“致尧《醉著绝句》云：‘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着无人唤，过午醒来雪满船。’葛亚卿《集句》云：‘万里清江万里天，一村桑柘一村烟，渔翁醉睡醒又睡，高唱夕阳孤岛边。’前辈集句诗

，每一句取一家诗，今亚卿全用致尧前两句，极为无工，又后两句不是好诗，不称前两句，岂若致尧之浑成也。杜荀鹤亦有《溪兴绝句》云：‘山雨溪风卷钓丝，瓦瓿蓬底独斟时，醉来睡着无人唤，流下前溪也不知。’语句俱弱，亦不若致尧之雅健也。”

许彦周《诗话》云：“高秀实言，元微之诗，艳丽而有骨，韩偓《香奁集》，丽而无骨。时李端叔意喜韩偓诗，诵其序云：‘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秀实云：‘劝不得也，劝不得也。’”

### 半夜钟

《复斋漫录》云：“《遯斋闲览》记欧阳文忠公《诗话》，讥唐人‘夜半钟声到客船’之句，云：‘半夜非鸣钟时，疑诗人偶闻此耳。’且云：‘渠尝过苏州，宿一寺，夜半闻钟声，因问寺僧，皆云：分夜钟，曷足怪乎？寻闻他寺皆然。始知夜半钟，惟姑苏有之。’此皆《闲览》所载也。余考唐诗，知欧公所记，乃张继《枫桥夜泊》诗，全篇云：‘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此欧公所讥也。然唐诗人皇甫冉有《秋夜宿严维宅诗》云：‘昔闻玄度宅，门向会稽峰，君住东湖下，清风继旧踪。秋深临水月，夜半隔山钟，世故多离别，良宵讵可逢。’且维所居在会稽，钟声亦鸣于半夜，遂知张继诗不为误，欧公不察，而半夜钟亦不止于姑苏，有如陈正敏说也。又陈羽《梓州与温商夜别诗》：‘隔水悠扬午夜钟。’乃知唐人多如此。”

### 卷第十六

### 卷第十六

### 唐人杂纪上

蔡宽夫《诗话》云：“《国史补》载贺遂亮《赠韩思彦诗》云：‘意气百年内，平生相知心，欲交天下士，未面已虚襟。君子重名义，直道冠衣簪，风云行可托，怀抱自然深。落霞静霜景，坠叶下疏林，若上南山岸，希访北山岑。’世多传诵之。予读《大唐新话》，乃并得思彦答诗云：‘古人一言重，常谓百年轻，今日投欢会，顾盼尽平生。簪裾非所托，琴酒冀相并，累日同游处，良宵款素诚。霜飘知柳脆，雪冒觉松贞，愿言何所道，幸保岁寒名。’其词亦自闲雅可喜。大抵唐之文物，盛于开元以前，故二人虽不以诗称，而终不凡也。”

苕溪渔隐曰：“丙戌之冬，余初病起，深居简出，终日曝背晴檐，万事不到；自以荆公所选《唐百家诗》，反覆熟味之，见其格力辞句，例皆相似，虽无豪放之气，而有修整之功，高为不及，卑复有余，适中而已。荆公谓：‘欲观唐人诗，观此足矣。’讵不然乎！集中佳句，世所称道者，不复录出；惟余



别所喜者，命儿辈笔之，以备遗忘。五言六联，陈羽《春日野望》云：‘渐变池塘色，欲生杨柳烟。’李郢《春晚》云：‘燕静衔泥起，蜂喧抱蕊回。’殷遥《山行》云：‘野花成子落，江燕引雏飞。’曹松《晨起》云：‘林残数枝月，发冷一梳风。’孟浩然《雪》云：‘落雁迷沙渚，饥鸟噪野田。’《登岷山》云：‘水落渔梁浅，天寒梦泽深。’七言六联，韩偓《残春》云：‘树头蜂抱花须落，池面鱼吹柳絮行。’又云：‘细水浮花归别涧，断云含雨入孤村，’又《访王同年村居》云：‘门庭野水襦褌鹭，邻里断墙哑喔鸡。’吴融《闲望》云：‘三点五点映山雨，一枝两枝临水花。’许浑《题山居》云：‘龙归晓洞云犹湿，麝过春山草自香。’崔鲁《春日》云：‘杏酪渐香邻舍粥，榆烟欲变旧炉灰。’四绝句，窦巩《寄南游兄弟》云：‘书来未报几时还，知在三湘五岭间，独立衡门秋水阔，寒鸦飞去日衔山。’又《南游感兴》云：‘伤心欲问前朝事，惟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春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戎昱《移家别湖上亭》云：‘好是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孟浩然《宿建德江》云：‘移舟泊沧渚，日暮客愁新，野阔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苕溪渔隐曰：“元次山《浯溪铭》云：‘浯溪在湘水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溪世无名称者也，为自爱之，故曰浯溪。’铭略曰：‘吾欲求退，将老兹地，溪古地荒，芜没盖久，命曰浯溪，旌吾独有。’以至唐亭浯台，意皆然矣。六一居士云：‘次山喜名之士也，其所有为，惟恐不异于人，所以自传于后世者，亦惟恐不奇，而无以动人耳目也。视其辞翰，可以知矣。古之君子，诚耻于无闻，然不如是人之汲汲也。’余曩岁屡游浯溪，在中宫寺之前，才一小涧耳，石崖不甚高，何至与天相齐。《中兴颂》云：‘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齐。’盖自侈大其事耳。”

《金石录》云：“唐《河间元王孝恭碑》，唐初功臣，皆云图形凌烟阁，而此碑乃作戢武阁，戢武之名，不见于他书，惟当时石刻有之，岂凌烟先名戢武而后改之也？又《段志玄碑》亦云：‘图形戢武阁。’二碑皆当时所立，不应差误。”

苕溪渔隐曰：“天随子有《自遣》云：‘数尺游丝堕碧空，年年长自惹春风，争知天上无人住，也有清愁鹤发翁。’又《古意》云：‘君心莫淡薄，妾意正栖托，愿得双车轮，一夜生四角。’皆思新语奇，不袭前人也。”

《东皋杂录》云：“孔常甫言：‘唐人诗有城头催鼓传花枝，席上转拳握松子。乃知酒席藏阉为戏，其来已久。’”

《艺苑雌黄》云：“《丽情集》载严宇牧豫章，陈陶隐西山，操行清洁，宇欲挠之，遣小妓莲花往侍焉，陶殊不为意，乃献诗求去，云：‘莲花为号’

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虚劳神女下阳台。’而刘斧《青琐》乃移其事于陈图南，其诗但易数字而已。唐人集中，既载此诗，岂陈图南复蹈袭而为之乎？必无是理，乃刘斧之妄也。又《名贤诗话》载，顾况在洛，乘闲游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桐叶，有诗曰：‘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况明日于上游亦题诗于叶，泛之波中，曰：‘花落深宫莺亦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禁东流水，叶上题诗寄阿谁。’后十余日，有客寻春苑中，又于叶上得诗，以示况，诗曰：‘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及波间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又卢渥舍人，应举京师，偶临御沟，见一红叶，上有一绝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卢得之，藏于巾篋。及宣宗有旨出宫人，许其从人，卢独获其退宫者，睹红叶吁怨，问之，曰：‘当时偶题，不谓君得之也。’《青琐》乃互窜二事，合为一传，曰《流红记》，仍托他人姓名。呜呼！孰谓小说而可尽信乎！”

《流红记》：“唐僖宗时，有于祐，晚步禁沟，拾一红叶，上有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祐题云：‘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与谁。’置沟上流，宫女韩夫人拾之。祐后为韩泳门馆，因帝放宫女三千人赐各官，泳得韩同姓，因作伐嫁祐，及成礼，于篋中取红叶相示，乃曰：‘事岂偶然！’一日，泳开宴，曰：‘子二人可谢媒。’韩氏曰：‘一联佳句随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此条宋本不载，徐钞本乃前条末双行夹注。）

《复斋漫录》云：“薛能《吴姬诗》：‘楼台重叠满天云，殷殷鸣鼙世上闻，此日杨花初似雪，女儿丝管弄参军。’本朝张景，景德三年，以交通曹人赵谏斥为房州参军，景为《屋壁记》，略曰：‘近置州县参军，无员数，无职守，悉以旷官败事违戾政教者为之，凡朔望飧宴使与焉，若处人一见之，（“若”字原无，今据宋本校补。）必指曰参军也，尝为某罪矣。至于倡优为戏，亦假而为之，以资玩戏，况真为者乎？宜为人之轻视，又将狎而侮之。’大略如此。余按《乐府杂录》云：‘戏弄参军，自汉馆陶令石耽，有赃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乐，令衣白衫，命优伶戏弄辱之，经年，乃放为参军。’然则戏弄参军，自汉已然矣，不始于唐世也。又五代王建时，王宗侃责受维州司户参军，曰：‘要我头时断去，谁能作此措大官，使俳优弄为参军邪！’”

《艺苑雌黄》云：“薛能诗：‘山屐经过满径踪，隔溪遥见夕阳春。’人多不知夕阳春为何等语，予考之《淮南子》曰：‘日经于泉隅，是谓高春，顿于连石，是谓下春。’注：‘尚未冥，上蒙先春曰高春；将欲冥，下蒙悉春曰下春。’《南史陈本纪》云：‘求衣昧旦，仄食高春。’（“仄”原作“反”

”，今据宋本校改。)柳子厚诗云：‘空斋不语坐高春。’”

苕溪渔隐曰：“《唐史》载，王播父恕为扬州仓曹参军，遂家焉。播少孤贫，嗜权利；穆宗立，权幸竞进，播赖其力至宰相，不厌人望，出为淮南节度使，仍领盐铁。是时，南方旱歉，人相食，播掬敛不少衰，民怨之。按《古今诗话》云：王播少孤贫，尝客扬州惠昭寺木兰院，随僧斋飧，僧颇厌之；及播至，已饭矣。后二纪，播自重位镇是邦，因访旧游向所题，以碧纱笼之。播题二绝云：‘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初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花无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阁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而今始得碧纱笼。’以《唐史》考之，则《古今诗话》所言‘播少孤贫，尝客扬州，后自重位镇是邦’，皆与《唐史》合。又按东坡云：‘世传王播饭后钟诗，盖扬州石塔寺事也，相传如此，戏作诗云：饥眼眩东西，诗肠忘早晏。虽知灯是火，不悟钟非饭。山僧异漂母，但可供一莞。胡为二十年，记忆作此讪。斋厨养若人，无益只遗患。乃知饭后钟，阁黎盖具眼。’其贬之至矣。”

《复斋漫录》云：“唐李敬方《劝醉诗》云：‘不向花前醉，花应解笑人，只因连夜雨，又过一年春。日日无穷事，区区有限身，若非杯酒里，何以寄天真。’杜子美《绝句》云：‘二月已破三月来，渐老逢春能几回？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生前有限杯。’二诗虽相缘，而杜则尤其工者也。世所传‘相逢不饮空归去，洞口桃花也笑人’之句，盖出于敬方。”

《集古录》云：“李阳冰《阮客旧居诗》云：‘阮客身何在，仙云洞口横，人间不到处，今日此中行。’阮客者，不见其名氏，盖缙云之隐者也。彼以遁俗为高，而终以无名于后世，可谓获其志矣；然圣人有所不取也。阳冰欲称其人，而不显其名字，何哉？岂阮客见称于当时，而阳冰不虑于后世邪？天下固有显闻于一时而泯没于后世者矣，顾其道如何也。阳冰篆字，世传多矣，此磨灭而仅存，尤可惜也。”

苕溪渔隐曰：“赵明诚《金石录》云：‘《题阮客旧居诗》，小篆书，《集古录》以为阳冰作，今验其姓名，乃缙云令李蔚，非阳冰也，其字画亦不工。盖阳冰肃宗上元中，尝令缙云，其篆字石刻，尚多有存者，故欧阳公亦误以此诗为阳冰作尔。’余观此碑，今益漫灭，字画难辨，明诚以为欧公之误，其果然邪？”

苕溪渔隐曰：“秦系《寄韦使君诗》云：‘久卧云间已息机，青衫忽著狎鸥飞，诗兴到来无一事，郡中今有谢玄晖。’韦应物《答秦十四校书诗》云：‘知掩山扉三十秋，鱼须翠碧弃床头，莫道谢公方在郡，五言今日为君休。’系能诗，与刘长卿善，以诗相赠答。权德舆曰：‘长卿自以为五言长城，系用偏师攻之，虽老益壮。’故应物有‘五言今日为君休’之句，盖谓此也。系



有诗集，散逸不多，如‘流水闲过院，春风与闭门’，‘上帘宜晚景，卧簟觉新秋’，‘碍冠门柳长，惊梦院莺啼’，‘游鱼牵荇没，戏鸟踏花摧’，皆闲远有味。系天宝末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余章，俗传东晋时所植，系结庐其上，以大石为研，注《老子》，积岁不出。姜公辅为宰相，以直言黜泉州别驾，见系，辄穷日不能去，筑室与相近，遂忘流落之意。公辅卒，妻子在远，系为葬山下。其好贤尚义，为何如哉！”

《文昌杂录》云：“元微之诗：‘松下待制应全远，药树监搜可得知。’盖唐宣政殿为正衙，（“正”原作“政”，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殿庭有四松，松下待制官立班之地，旧图至今犹存。按开成元年正月诏，以入阁日，次对官班，退立于东阶松树下，须宰臣奏事毕，齐至香案前，各言本司事，虽紫宸殿亦有松树，为待对官立位云。殿门外有药树，监察御史监搜之位在此焉。唐制，百官入宫殿门必搜，监察所掌也，太和元年诏曰：‘自魏晋以降，参用霸制，（“霸”原作“伯”，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虚议搜索，因习尚存。朕方推表大信，置人心腹，况吾台宰，又何问焉？自今以后，坐朝众寮既退，宰臣复进奏事，其监搜宜停。’元昆驾部，比自长安携药树数枝至京师，其叶葱翠可爱，于今关右颇多，人罕识焉。”

许彦周《诗话》云：“段成式《与温庭筠云蓝纸诗序》曰：‘予在九江，出意造云蓝纸，辄分送五十枚。’其诗曰：‘三十六鳞充使时，数番犹得表相思。’盖龙八十一鳞，鲤三十六鳞也。至宋景文诗云：‘君轩结恋萧萧马，尺素愁凭六六鱼。’又使六六三十六也。”

卷第十七

卷第十七

唐人杂纪下

苕溪渔隐曰：“六一居士谓沈传师游道林岳麓寺诗，题云《酬唐侍御姚员外》，而二人之诗不见，不知何人也，独此诗以字画传于世，而诗亦自佳。蔡宽夫谓唐扶者，即沈传师所谓唐侍御也。诗语秀拔，余已于《丛话》前集载之矣。今但录传师诗于左方：‘承明年老辄自论，乞得湘守东南奔，（“湘”原作“相”，今据宋本校改。）为闻楚国富山水，青嶂迢迢僧家园。舍香珥笔皆眷旧，谦抑自忘台省尊，不令执简候亭馆，（“候”原作“侯”，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直许携手游山樊。忽惊列岫晓来逼，朔雪洗尽烟岚昏，碧波回屿三山转，舟楫缭郭千艘屯，华镳躞蹀绚砂步，大旆错综辉松门，樛枝竞骛龙蛇势，（“竞”原作“兢”，今据宋本校改。）折干不灭风霆痕。相重古殿倚岩腹，别引新径萦云根，目同伤楚虞帝魂，多情思远聊开樽，危弦细管逐歌飏，画鼓绣靴随节翻，锵金七言凌老杜，入木八法蟠高轩。嗟余绝倒久不知，忍复感



激论元元。’又《东皋杂录》云：‘潭州道林寺沈传师亲书诗版，遒劲妙绝，与今石本远矣。又有欧阳询书道林之寺四大字额，笔势欲飞动。’”

苕溪渔隐曰：“阅《古今诗话》，得四诗，皆材格相肖，语亦清新，今并录之，以备披阅。刘长卿《题余干旅舍》云：‘摇落暮天迥，丹枫霜叶稀。孤城向水闭，独鸟背人飞。渡口月初上，邻家渔未归。乡心正欲绝，何处捣征衣。’张籍《宿江上》云：‘楚驿南渡口，夜深来客稀。月明见潮上，江静觉鸥飞。旅宿今已远，此行殊未归。离家久无信，又听捣寒衣。’潘阆《暮归钱塘》云：‘久客见华发，孤棹桐庐归，新月无朗照，落日有余辉。鱼浦水风急，龙山烟树微。（“树”宋本、徐钞本作“火”。）时闻沙上雁，一一背南飞。’李建中《题望湖楼》云：‘野艇闲撑处，湖天景亦微。春波无限绿，白鸟自由飞。柳色浓垂岸，山光冷照衣。时携一樽酒，恋到晚凉归。’《青箱杂纪》以李建中诗是苏为知吴兴日所作，未知孰是。”

《复斋漫录》云：“上官仪《咏雪诗》：‘幸因千里映，还绕万年枝。’谢玄晖《中书省诗》：‘风动万年枝。’晏元献诗：‘万年枝上凝烟动，百子池边瑞日长。’卢多逊诗：‘太液池边月上时，好风吹动万年枝。’王维《史馆山池》云：‘春池百子外，芳树万年余。’晏用此也。万年枝，江左人谓之冬青，惟禁中则否。韩子苍《冬青诗》：‘离宫见尔近天墀，雨露常私养种时，惆怅一枝岚雾里，无人识是万年枝。’百子池见《西京杂记》：‘戚夫人侍高祖，（“侍”原作“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七月七日临百子池。’”

《夷白堂小集》云：“钱起考功诗，世所藏本，皆不同，宋次道旧有五卷，王仲至续为八卷，号为最完；然如‘牛羊山上小，烟火隔云深’，‘鸟道挂疏雨，人家残夕阳’，‘穷通恋明主，耕桑亦近郊’，‘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此等句皆当时相传为警绝，而八卷无之，知其所遗多矣。”

《东皋杂录》云：“江南自初春至初夏，有二十四风信，梅花风最先，楝花风最后。唐人诗有‘楝花开后风光好，梅子黄时雨意浓’，晏元献有‘二十四番花信风’之句。”苕溪渔隐曰：“徐师川一联云：‘一百五日寒食雨，二十四番花信风。’”

《江夏辨疑》云：“州之有楼，著称于江湖之间，如江之庾公，岳之岳阳，鄂之黄鹤是也。然则黄鹤多以为费祎升仙之地，故永泰初，阎伯理为之记曰：‘州城西南隅有黄鹤楼者，《图经》云，费祎登仙，驾黄鹤，返憩于此，遂以名楼。事列《神仙》之传，迹存《述异》之志。’予按《蜀志》，费祎为魏降人郭循所害，则祎固不得其终，安有驾鹤而憩此者也。梁任昉《述异记》曰：‘荀瑰字叔伟，潜栖却粒，尝东游，憩江夏黄鹤楼上，望西南有物，飘然降

自霄汉，俄顷已至，乃驾鹤之仙也。鹤止户侧，仙者就席，羽衣红裳，宾主欢对，已而辞去，跨鹤腾空，眇然而灭。’虽然，昉有是说，而亦未尝言祔也，不知伯理何以为据？州城之东十里许，其最高耸而秀者，是为黄鹤山。祥符中所修《图经》，称《方輿记》云：‘昔有仙人驾黄鹤于此山，因以为名。’今自楼以西可六七步，有矶焉，即庾子山赋所谓‘落帆黄鹤之浦’也。故魏彦渊注引《荆州记》曰：‘江夏郡西大江有黄鹤矶，后人建楼，既俯矶上，故不更别名耳。’”苕溪渔隐曰：“崔颢《题黄鹤楼诗》，亦以为费祎升仙之地，承袭谬误，不复考正，故其诗云：‘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东坡因李公择求黄鹤楼诗，以旧记所闻于冯当世者，与《江夏辨疑》全异，故录于后，云：‘黄鹤楼前月满川，抱关老卒饥不眠，夜闻三人笑语言，羽衣着屐响空山，（“响”原作“向”，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非鬼非人意其仙，石扉三扣声清圆，洞中铿鋳落门关，缥缈入石如飞烟，鸡鸣月落风驭还，迎拜稽首愿执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黄金乞得重莫肩，持归包裹弊席毡，夜穿茅星光射天。闾里来观已变迁，似石非石铅非铅，或取而有众忿喧，讼归有司今几年，无功暴得喜欲颠，神人戏汝真可怜。愿君为考然不然，此语可信冯公传。’”

《江夏辨疑》云：“大江过江夏郡之西，稍北，既受汉水而汇为大湾，郡人传以为烟波江，其傍之村曰烟波村，今属汉阳县。按酈元注《水经》，最为详洽，而求所谓烟波江者，竟无其说，岂江之名得于善长注《图经》之后邪？余谓《图经》多载俚俗所传之事，而求之亦无是说也。独唐人崔颢《黄鹤楼诗》云：‘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直晚景所寓者如此而已，岂复别有江邪？”

苕溪渔隐曰：“《摭言》载：杨汝士侍郎，在杨嗣复宴集坐上，与元白同赋诗，汝士诗后成，有‘文章旧价留鸾掖，桃李新阴在鲤庭’之句，元白览之失色。汝士归，谓子弟曰：‘我今日压倒元白。’《古今诗话》载：裴令公夜宴，半酣，索联句，元白有得色，时公为破题，次至杨侍郎，曰：‘昔日兰亭无艳质，此时金谷有高人。’元白自知不能加，遽裂纸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古今诗话》不载杨侍郎之名，得非《摭言》所载杨汝士侍郎乎？杨在当时，不以诗名，此二联即席所作，并为佳句，其传于后世者，恨不多见之。”

《复斋漫录》云：“唐顾陶编《唐诗类选》，载杨郾伯作《妓人出家诗》云：‘尽出花钿与四邻，云鬟剪落向残春。暂惊风烛难留世，便是池莲不染身。贝叶乍翻迷锦字，梵声初学误梁尘。从今艳色归空后，湘浦应无解佩人。’《湘山野录》乃谓本朝口国长公主为尼，掖庭嫔御随出者三十余人，太宗诏

两禁各以诗送之，陈彭年作诗八句。今考其诗，与杨郇伯所作一同，第首句云‘尽出花钿散宝津’一句为异，岂后人改郇伯诗，而托以彭年之名，文莹不复考之邪？”

山谷云：“礼部员外裴说《寄边衣诗》云：‘深闺乍冷开香篋，玉箸微微湿红颊，一阵霜风杀柳条，浓烟半夜成黄叶，重重白练明如雪，（“重重”原作“垂垂”，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独下闲阶转凄切，只知抱杵捣秋砧，不觉高楼已无月。时闻寒雁声相唤，纱窗只有灯相伴，几展齐纨又懒裁，离肠恐逐金刀断。细想仪形执牙尺，回刀剪破澄江色，愁捻银针信手缝，惆怅无人试宽窄。时时举袖匀残泪，红笺漫有千行字，书中不尽心事，一半殷勤托边使。’裴说诗句甚丽，《零陵总记》载《说诗》一篇，尤谈诡也。”

苕溪渔隐曰：“裴说诗：‘读书贫里乐，搜句静中忙。’此二句乃余日用者，甘贫守静，自少至老，饱谙此味矣。”

《复斋漫录》云：“《北梦琐言》谓，李远诗云：‘人事千杯酒，流年一局棋。’唐宣宗以非牧人之材，不与郡守。及观《幽闲鼓吹》，乃云，宣宗坐朝，令狐相进李远知杭州，上曰：‘远诗长日惟消一局棋，岂可临郡哉？’二书所著虽同，而诗则异。”

苕溪渔隐曰：“温庭筠《湖阴曲》警句云：‘吴波不动楚山远，花压阑干春昼长。’庭筠工于造语，极为绮靡，《花间集》可见矣。《更漏子》一词尤佳，其词云：‘玉炉香，红蜡泪，偏照画堂秋思。眉翠薄，鬓云残，夜长衾枕寒。梧桐树，三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

许彦周《诗话》云：“司空图，唐末竟能全节自守，其诗有‘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诚可贵重。又云：‘四座宾朋兵乱后，一川风月笛声中。’句法虽可及，而意甚委曲。”

卷第十八

卷第十八

罗 隐

《艺苑雌黄》云：“《江东集》中有《泪诗》云：‘自从鲁国潜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未详其所出。及观《孔丛子》言，子高游赵，平原君客有邹文、李节者，与子高相友善，临别，文、节流涕交颐，子高徒抗手而已，其徒疑之。子高曰：‘始吾谓二子丈夫，乃今知其妇人也。’曰：‘二子之泣非邪？’曰：‘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心，其于敢断，必不足矣。’曰：‘凡泣者一无取乎？’子高曰：‘有二焉：大奸之人以泣自信，妇人懦夫以泣著爱。’观此，始解其说。”

《艺苑雌黄》云：“唐人作《后土夫人传》，予始读之，恶其渎慢而且诬



也；比观陈无己《诗话》云：‘宋玉为《高唐赋》，载巫山神女遇楚襄王，盖有所讽也；而文士多效之，又为传记以实之，而天地百神，举无免者。’予谓欲界诸天，当有配偶，有无偶者，则无欲者也。唐人记后土事，以讥武后耳。予谓武后，何足讥也，而托之后土，亦大褻矣。后之妄人，又复填入乐章，而无知者，遂以为诚是也。故小说载高骈事云，骈末年惑于神仙之说，吕用之、张守一、诸葛殷等皆言能役使鬼神，变化黄白，骈酷信之，委以政事。用之等援引朋党，恣为不法，尝云：后土夫人灵佑遣使就某借兵马，并李筌所撰《太白阴经》。骈遽下两县，率百姓以苇席千领，画作甲马之状，遣用之于庙庭烧之；又以五彩笺写《太白阴经》十道，置于神座之侧；又于夫人帐中，塑一绿衣年少，谓之韦郎。故罗隐诗有‘韦郎年少今何在？端坐思量《太白经》’之语。今敕令中亦常禁止淫媾之祠，然蕃厘观中所谓韦生者犹在，故伊川先生力欲去之，岂非恶其渎神邪？”

苕溪渔隐曰：“余旧见颜持约所画淡墨杏花，题小诗于后，仍题持约二字，意谓此诗必持约所作也；比因阅《唐宋类诗》，方知是罗隐作，乃持约窃之耳。诗云：‘暖气潜催次第春，梅花已谢杏花新，半开半落闲园里，何异荣枯世上人。’古之诗人，如王维犹窃李嘉祐‘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僧惠崇为其徒所嘲云：‘河分冈势司空曙，春入烧痕刘长卿，不是师兄多犯古，古人诗句犯师兄。’皆可轩渠一笑也。”

许彦周《诗话》云：“罗隐诗云：‘只知事逐眼前过，不觉老从头上来。’此殊有味。”

#### 五季杂纪

苕溪渔隐曰：“裴虔余云：‘满额鹅黄金缕衣，翠翘浮动玉钗垂，从教水溅罗襦湿，疑是巫山行雨归。’《广韵》、《集韵》、《韵略》垂与归皆不同韵，此诗为落韵矣。韩熙载云：‘风柳摇摇无定枝，阳台云雨梦中归，它年蓬岛音尘绝，留取尊前旧舞衣。’此诗既言阳台，又言蓬岛，何用事重叠如此。二诗并载小说，称为佳句，余谓疵病如此，殆非佳句也。又《学林新编》谓：‘字有通作他声押韵者’，泛引《诗》及《文选古诗》为证，殊不知蔡宽夫《诗话》尝云：‘秦汉以前，字书未备，既多假借，而音无反切，平仄皆通用，自齐梁后，既拘以四声，又限以音韵，故士率以偶丽声调为工。’然则字通作他声押韵，于古诗则可，若于律诗，诚不当如此。余谓裴虔余之诗落韵，又本此耳。”

《文昌杂录》云：“梁均帝，晋天福中始葬，故妃张氏独存，考功员外商鹏为志文曰：‘七月有期，不见望陵之妾；九疑无色，空余泣竹之妃。’后唐武皇还师渭北，不获入覲，幕客李袭吉作《违离表》云：‘穴禽有翼，听舜乐



以犹来；天路无梯，望尧云而不到。’五代之季，工翰墨者，无以过此也。”

《南唐书》云：“韩熙载自江南奉使中原，为《感怀诗》，题于馆壁云：‘仆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游，举目无相识。秋风吹我寒，秋月为谁白，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苕溪渔隐曰：“余家有韩熙载《家燕图》，图中题此诗后四句，尝以问相识间，云是《古乐府》，今览此书，方知其误也。”

《南唐书》云：“李家明诙谐敏给，善为讽辞；元宗赏花后苑，率近臣临池垂钓，臣下皆登鱼，惟元宗独无所获，家明因进诗曰：‘玉甃垂钩兴正浓，碧池春暖水溶溶，凡鱼不敢吞香饵，知是君王合钓龙。’元宗大喜，赐宴极欢。尝见牛晚卧美荫，元宗曰：‘牛且热矣。’家明乘诙谐曰：‘曾遭宁戚鞭敲角，又被田单火燎身，闲向斜阳嚼枯草，近来问喘更无人。’相辅皆惭。宋齐丘无子，晚年一子辄死，逾月犹哭，齐王景达勉之不止，家明曰：‘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纸鸢署其上云：‘欲兴唐祚革强吴，尽是先生起庙谟，一个孩儿拼不得，让王百口合如何。’尹延范族吴氏，齐丘为谋，因以诮焉。乘风放之，故坠齐丘中庭，齐丘见之，哭亦止。从元宗迁南都，时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赵屯，因辍乐停觴，北望皖公山，谓家明曰：‘好青峭数峰，不知何名也？’家明应声对曰：‘龙舟轻颭锦帆风，正值宸游望远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寿杯中。’元宗惭之，俛首而过。”苕溪渔隐曰：“《缙素杂记》云：‘杨文公《谈苑》以《苑中咏牛诗》，及《皖公山诗》为王感化作，《江南野录》以前二诗为李家明作；《谈苑》以感化为建州人，《野录》以家明为庐州人；《谈苑》谓中主，《野录》谓嗣主：未详孰是。’余以《南唐书》考之，则《谈苑》所纪皆误也，惟《野录》与《南唐书》合。家明，庐州南昌人，前二首皆其所作。俱不载感化为何处人。江南李氏建国，传三世而灭，中主即嗣主也，谥号元宗，《缙素杂记》不曾见《南唐书》，故未详孰是，今正是之。”

《南唐书》云：“感化善于讴歌，声韵悠扬，清振林木，系乐部为歌板色。元宗嗣位宴乐，击鞠不辍，尝乘醉命感化奏《水调词》，感化惟歌‘南朝天子爱风流’一句，如是者数四，元宗辄悟，覆杯叹曰：‘使孙陈二主得此一句，不当有衔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宠。元宗尝作《浣纱溪》二阙，手写赐感化，曰：‘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碧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清漏永，小楼吹彻玉笙寒，漱漱泪珠多少恨，倚阑干。’‘手卷珠帘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春色暮，接天流。’后主即位，感化以其词札上之，后主感动，赏赉感化甚优。”（宋本无此条。）

《南唐书》云：“金山寺号为胜景，先张祐吟诗，有‘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之句，自后诗人阁笔；孙鲂复咏云：‘山载江心寺，鱼龙是四邻。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尘。过櫓妨僧定，（“妨”原作“访”，今据宋本校改。）惊涛溅佛身。谁言张处士，诗后更无人。’时号绝唱。”苕溪渔隐曰：“张祐诗云：‘一宿金山顶，微茫水国分。僧归夜船月，龙出晓堂云。树影中流见，钟声两岸闻。因悲在朝市，终日醉醺醺。’祐诗全篇皆好，鲂诗不及之，有疵病，如‘惊涛溅佛身’之句，则金山寺何其低而且小哉？‘谁言张处士，诗后更无人’，仍自矜炫如此，尤可嗤也。”

《艺苑雌黄》云：“《缙素杂记》载《江南野录》云：‘江为者，宋世淹之后，先祖仕于建阳，因家焉。’余观《南史江淹传》：‘淹，济阳考城人，宋少帝时黜为建安吴兴令，终于梁天监中左卫将军。’又《吴均传》云：‘济阳江洪工属文，为建阳令，坐事死。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洪时为太学生，以善辞藻游焉。’淹与洪俱系家考城，又俱仕齐梁间，淹为建安吴兴令，而后他迁，洪为建阳令，而死于建阳，疑为之系出于洪，非出于淹。为工于诗，如‘天形围泽国，秋色露人家’之句，极脍炙人口。少游江南，有诗云：‘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后主见之，曰：‘此人大是富贵家。’而刘夜坐、夏江城并就传句法，后以谗死。今建阳县之西七里有靖安寺，即为之故居，留题者甚众，惟陈师道洙一篇最佳，云：‘处士亡来几百年，旧居牢落变祇园。诗名长伴江山秀，冤气上迷星斗昏。台榭几人留雅句，渔樵何处问曾孙。当时泉石生涯地，日暮云寒古寺门。’”苕溪渔隐曰：“《南唐书》云：‘江为，其先宋人，避乱建阳，遂为建阳人。为有题《白鹿寺诗》云：吟登萧寺旃檀阁，醉倚王家玳瑁筵。元宗南迁，驻于寺，见其诗，称善久之。为由是傲肆，自谓俯拾青紫；乃诣金陵求举，屡黜于有司，为怏怏不能自己，欲东书亡越，会同谋者上变，按得其状伏罪。’余以二书考之，《艺苑》谓后主见为诗有‘富贵家’之语，（“家”字原无，今据宋本校补。）及为后以谗死，其言悉非是，当以《南唐书》为正也。”

《南唐书》云：“夏宝松与诗人刘洞俱显名，陈德诚以诗美之曰：‘建水旧传刘夜坐，螺川新有夏江城。’盖刘洞尝有《夜坐诗》最为警策，而宝松有《宿江城诗》云：‘雁飞南浦砧初断，月满西楼酒半醒。’故德诚纪之。”苕溪渔隐曰：“余观《刘洞传》不载《夜坐诗》，乃孙鲂耳，鲂与沈彬、李建勋为诗社，彬好评诗，建勋匿鲂于斋中，伺彬至，以鲂诗访之，彬曰：‘此非有风雅，但得田舍翁火炉头之作尔。’鲂遽出，让彬曰：‘非有风雅，固闻命矣；拟田舍翁，无乃太过乎？’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划多灰渐冷，坐久席成痕。此非田舍翁火炉上所作而何？’阖坐大笑。”

## 卷第十九

### 卷第十九

#### 本朝

蔡宽夫《诗话》云：“南京高辛庙制度甚雄，世传太祖龙潜时，尝以木杯琰占己名位，自小官以渐数之至极品，皆不应，忽曰：‘过是则为天子乎？’一掷而契。至今父老犹能言之。晏元献为留守日，尝以诗题庙中曰：‘炎宋肇英主，初九方潜鳞，尝因蓍蔡占，来决天地屯，庚庚大横兆，警咳如有闻。’盖纪此也。”

蔡宽夫《诗话》云：“故事，进士朝集，尝择榜中最年少者为探花郎，熙宁中始罢之。太平兴国三年，胡秘监旦榜，冯文懿拯为探花，是岁登第七十四人，太宗以诗赐之曰：‘二三千客里成事，七十四人中少年。’始唐于礼部放榜，故座主门生之礼特盛，主司因得窃市私恩；本朝稍欲革其弊，既更廷试，（“既”原作“即”，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前一岁，吕文穆蒙正为状头，始赐以诗，盖示以优宠之意，至是复赐文懿。然状头诗迄今时有，探花郎后无继者，惟文懿一人而已。此科举之盛事也。”

《复斋漫录》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洒昭陵。’此诗题于寝宫，不著姓名，宜表而出之。”

《元城先生语录》云：“先生尝曰：‘贤主言笑颦呻，足以移风俗。庆历中，广州有死番商没官珍珠，有司贱估其值，十分才及一分，群官分买之，为本路监司按劾，计赃以珍珠赴京师具案。既上，仁宗阅之，且命取所估珠，上与后宫同阅，爱其珠。是时，张贵妃在侧，有欲得之色，上依所估值，出禁中钱买之以赐。时因同列有求于上，有司被旨和市，缘此珠价腾涌，上颇知之。一日，于内殿赏牡丹，贵妃最后至，以所赐珍珠为首饰，欲夸同辈，上望见，以袖掩面曰：满头白纷纷，更没些忌讳。贵妃惭赧，遽起易之。上乃大悦，令人各簪牡丹一朵。自是禁中不带珍珠，珠价大减。’”

《艺苑雌黄》云：“前辈论诗，有夺胎换骨之说，信有之也。杜陵《谒玄元庙》，其一联云：‘五圣联龙袞，千官列雁行。’盖纪吴道子庙中所画者，徽宗尝製《哲庙挽诗》，（“製”原作“制”，今据宋本校改。）用此意作一联云：‘北极联龙袞，西风拆雁行。’亦以雁行对龙袞，然语意中的，其亲切过于本诗，不谓之夺胎可乎？不然，徒用前人之语，殊不足贵。且如沈佺期云：‘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非不佳也，然正用柳恽‘太液微波起，长杨高树秋’之句耳。苏子美云：‘峡束沧渊深贮月，（“渊”原作“洲”，今据宋本校改。）岩排红树巧装秋。’非不佳也，然正用杜陵‘峡束沧江起，岩排石树圆’之句耳，语虽工而无别意。”



《诗话隽永》云：“光尧初幸钱塘，有诗云：‘六龙转淮海，万骑临吴津，王者本无外，驾言苏远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疮痍新，登堂望稽山，怀哉大禹勤。’大哉王言，布于天下，汉祖《大风》之歌，唐宗劲草之句，不足道也。”

### 王黄州

蔡宽夫《诗话》云：“国初州郡设官尚少，小郡不过四五员，复多武弁，故非雄藩都会，仕者率少官况。王元之自掖垣谪滁州，尝以诗寄旧僚云：‘要见滁州谪宦情，信缘随俗且营营。不夸两制词臣贵，多伴三班奉职行，楼堞倚空乘月上，樽罍有酒对山倾。升沉得丧何须问，况是浮生已半生。’闻者颇怜之。然元之在滁阳，（“滁”原作“淩”，今据宋本校改。）四方文士持文就谒者甚众，有郑褒者最知名，留数月而去，元之为买马办装，后有劾其亏贯直者，太宗览之曰：‘是能却李继迁事例者。’元之尝草继迁制，继迁送润笔，数倍于常，而以面签书送，元之却之不受故也。”

《艺苑雌黄》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元之《谪守黄冈谢表》云：‘宣室鬼神之间，岂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惟期死后。’此一联每为人所称道，然皆直用贾谊、相如之事耳。李义山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说贾谊，然反其意而用之矣。林和靖诗：‘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虽说相如，亦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识学素高，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苕溪渔隐曰：“《艺苑》以元之直用贾谊、相如事，不若李义山、林和靖反用之；然元之是谢表，须直用其事，以明臣子之心，非若作诗可以反意用，此语殊非通论也。”

苕溪渔隐曰：“《锡宴清明日绝句》云：‘宴罢回来日欲斜，平康坊里那人家，几多红袖迎门笑，争乞钗头利市花。’《清明绝句》云：‘无花无酒过清明，兴味萧然似野僧，昨日邻家乞新火，晓窗分与读书灯。’二诗何况味不同如此，亦可见其老少情怀之异也。”

山谷云：“或传王荆公称《竹楼记》胜欧阳公《醉翁亭记》，或曰，此非荆公之言也。庭坚以为荆公出此言，未失也。荆公评文章，先体制而后论文之工拙，盖尝观苏子瞻《醉白堂记》，戏曰：‘文词虽极工，然不是《醉白堂记》，乃是韩白优劣论耳。’以此考之，优《竹楼记》而劣《醉翁亭记》，是荆公之言不疑也。”

苕溪渔隐曰：“元之《文集》，家藏有之，今录《竹楼记》于此，云：‘黄冈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节，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价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子”原作“予”，今据宋本、徐钞本校



改。)雉堞圯毁，榛莽荒秽，因作小竹楼三间，与月波楼通，远吞山光，平挹江濼，幽闲辽夔，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幽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鹤氅，戴华阳巾，手执《周易》一卷，焚香默坐，消遣世虑，江山之外，第见风帆沙鸟，烟云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阳，迎素月，亦谪居之胜概也。彼齐云落星，高则高矣，并干丽谯，华则华矣，止于贮妓女，藏歌舞，非骚人之事，吾所不取。吾闻竹工云，竹之为屋，仅支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岁自翰林出滁上，至丙申移广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岁除日有齐安之命，己亥闰三月到郡，四年之间，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处，岂惧竹楼之易朽乎！幸后之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楼之不朽也。’”

许彦周《诗话》云：“元之诗可重，大抵语迫切而意雍容，如云‘身后声名文集草，眼前衣食簿书堆’，（“衣食”原作“花月”，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又云‘泽畔骚人正憔悴，道傍山鬼莫揶揄’，大类乐天也。”

张复之

蔡宽夫《诗话》云：“乖崖少喜任侠，学击剑，尤乐闻神仙事；为举子时，常从陈希夷，欲分华山一半。希夷以纸笔蜀笺赠之，公笑曰：‘吾知先生之旨矣，殆欲驱我入闹处乎！’然性极清介，居无媵妾，不事服玩，朝衣之外，燕处惟纱帽皂绦一黄土布裘而已。至今人传其画像，皆作此饰。始及第时，尝以诗寄傅霖逸人云：‘前年失脚下渔矶，苦恋明时不忍归，为报巢由莫相笑，此心非是爱轻肥。’李顺之乱，乖崖帅蜀，有诗寄陈希夷云：‘性愚不肯住山林，刚要清流拟致君，今日星驰剑南去，回头惭愧华山云。’皆见其素志也。”

《本朝名臣传》云：“钱若水额有异骨，山庭月角，姿仪英秀，少过华山见陈抟，大加赏叹，以为目如点漆，有仙风道骨，且语若水明日再来。若水往，则抟与一僧对，僧倚地炉蒲团坐睡，微开目盼若水，摇首而已。若水别抟，抟曰：‘昨僧柏阁道者，宗裔也，本以先辈异禀，可作神仙，欲留共学，僧云，无此形骨，但能急流中勇退尔。’”

《复斋漫录》云：“傅霖，乃乖崖之友也，交甚密，开宝中尝会于干城，终夕谈话，邻有病店者，为之不作。公每有书与傅，傅必先梦之，故傅有诗云：‘剧谈驱疟鬼，幽梦得乡书。’叙实事也。”

无尽居士云：“乖崖公《题庭竹诗》：‘小桃遮不得，深雪放教青。’在睢阳《书怀诗》曰：（“睢阳”宋本作“淮阳”，徐钞本作“维扬”。）‘每思旧隐归何计，或问前程笑指空。’句清词古，与郊、岛相先后。”

## 卷第二十

## 卷第二十

### 寇忠愍

苕溪渔隐曰：“忠愍诗思凄惋，盖富于情者，如《江南春》云：‘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蘋满汀洲人未归。’又云：‘杳杳烟波隔千里，白蘋香散东风起，日落汀洲一望时，愁情不断如春水。’观此语意，疑若优柔无断者；至其端委庙堂，决澶渊之策，其气锐然，奋仁者之勇，全与此诗意不相类，盖人之难知也如此。”

苕溪渔隐曰：“澶渊之役，王介甫以为丞相莱公功第一，张文潜则谓‘可能功业尽莱公’，大抵人之议论，各有所见，故尔不同，今具载二诗，识者当能辨之。介甫《澶州诗》云：‘去郡二百四十里，河流中间两城峙，南城草木不受兵，北城楼橹如边城。城中老人为予语，契丹此地经抄虏，黄屋亲乘矢石间，胡马欲踏河冰渡。大发一矢胡无酋，河冰亦破沙水流，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文潜《听客话澶渊事诗》云：‘忆昔胡来动河朔，渡河饮马吹胡角。澶渊城下冰载车，边风萧萧千里余。城上黄旗坐真主，夜遣六丁张猛弩，雷惊电发一矢飞，横射胡酋贯车柱。犬羊无踪大漠空，归来封禅告成功，自是乾坤扶圣主，可能功业尽莱公。’”

《元城先生语录》云：“安世之北归，与东坡同途，两舟相衔，未尝三日不相见。尝记东坡言少年时，与其父并弟同读富郑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主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获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虏主明知利害所在，遂罢兵。三人叹其言，以为明白而切中事机。时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东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如此明白。’老苏笑以为然。先生又曰：‘前辈读书，例皆如此；故谓之学问，必见于用乃可贵，不然即腐儒。且武帝时严安上疏谏用兵，其略云：今徇南夷，朝夜郎，深入匈奴，燔其龙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长策也。郑公之言，其源盖出于此。’”

苕溪渔隐曰：“余读《莱公神道碑》云：‘公及雷阳，吏以《图经》献阅，视之，首载郡东南门抵海凡十里，公恍然悟曰：我少时有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之句，乃今日意尔，人生得丧，岂偶然邪！’《青箱杂记》以为莱公少时作此句，遂兆晚年之识，《复斋漫录》以为非是，乃莱公效于武陵诗：‘过楚水千里，到泰山万重。’三书所云，徒为纷纷，当以碑言为正也。”

蔡宽夫《诗话》云：“莱公自永兴被召，魏野以诗送之，曰：‘好去上天辞富贵，却来平地作神仙。’王文正从东封回，野亦寄以绝句云：‘西祀东封今已了，好来相伴赤松游。’文正袖此诗求退，遂得谢。莱公晚岁南迁，世多

言文正见几知止，莱公不能用野言。盖志士仁人，亦各有志，观莱公末年所为，岂愧文正之退哉？山人处士，其言不得不如此，或用或不用，各系其人，要之不溺于富贵与贪得则一也。野有子亦有父风，宋景文尝赠以诗云：‘姓名《高士传》，父子少微星。’人多称颂之。”

苕溪渔隐曰：“余读《仁宗政要》云：‘章圣既倦政，而丁谓迎合太后之意，有临朝之谋，寇准便殿请对，言太子睿德天纵，足以任天下之事，陛下何不协天人之系望，讲社稷之丕谟，引登大明，敷照重霄？若丁谓恃才而挟奸，曹利用持权而使气，皆不可辅幼主，恐乱陛下家事。因俯伏呜咽流涕。真宗命中人掖起慰谕之。谓之党以急变闻，飞不轨之语以中准，坐是罢相。乾兴元年二月，贬雷州司户参军。’”

《迂叟诗话》云：“王太尉旦从车驾过陕，魏野贻诗曰：‘昔时宰相年年替，君在中书十二秋，西祀东封俱已了，如今好伴赤松游。’王袖其诗以呈上，累表请退，上不许。”苕溪渔隐曰：“余按《三朝正史》云：‘旦登柄用十八年，为相仅一纪，素羸病，又以名位太重，忧畏不自安，连岁拜章求解。上素重其德望，闻其引退，甚不乐，优诏褒答，继以面谕。旦一日独对滋福殿，令左右扶掖而升，复求逊位，上睹其瘦瘁，悯然许之。’则《迂叟诗话》以为上不许盖误矣。其蔡宽夫《诗话》云：‘遂得表谢。’此言良是。”

### 晏元献

《复斋漫录》云：“元微之诗：‘蕊珠深处少人知，网索西临太液池，浴殿晓闻天语后，步廊骑马笑相随。’注：‘网索在太液池上，学士候对歇于此。’故元献《和宋子京召还学士院》有云：‘网索轩窗邃，銮坡羽卫重。鹳舟还下濼，星使出飞龙。赋待三英集，词须五吏供。会看边燧息，横霈紫泥封’者，为此也。”（宋本此下有：“又一篇云：‘暮召三山峻，晨趋一节回。乍维青雀舫，还直右银台，陟降丹涂密，论思武帐开，欲谈当世务，元藉轶群才。’”）

《复斋漫录》云：“豫章事实，王勃序之详矣；题咏此邦者，往往采之，元献云：‘望斗气沉龙已化，置刍人去榻犹悬。’（“犹”原作“尤”，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陶邕州云：‘剑待张华时已晚，榻延徐孺礼应疏。’此二联全是‘龙光射斗牛之墟，徐孺下陈蕃之榻’也。宋公绶云：‘江涵帝子翬飞阁，山际真君鹤驭天。’不袭陈迹，甚可嘉也。”

蔡宽夫《诗话》云：“人梦中作为诗文，觉多不省，设有能省者，其事往往皆验，理固不可诘，岂祸福将至，精神自有感通者乎？王元之《商州诗》有‘节及登高忽嗟叹，经年憔悴别京华，（“别”原作“到”，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贰车何事搔蓬鬓，九日樽前见菊花’之句，第四句乃梦中得也。初，元



之在掖垣，忽梦赋诗御座前，既觉，独记此句，未几，至贬，以十月到郡，而菊花盛开，恍然如诗语也。元献公守亳，始至，亦尝梦赋诗云：‘一年为客未归去，笑杀城东桃李花。’初莫省谓何，已而因春出游，则州之园馆皆在城东，公留亳逾年，而后移睢阳，无不合者。元之自从班谪散秩，先为之兆，固宜矣；若元献但日月淹速之间，亦有预告之者。则世间万事，何尝不有定数邪？”

《复斋漫录》云：“元献早入政府，迨出镇，皆近畿名藩，未尝远去王室，自南都移陈留，离席官奴有歌‘千里伤行客’之辞，公怒曰：‘予平生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是何千里伤行客也？’”苕溪渔隐曰：“《昭陵诸臣传》云：‘天圣三年，殊为枢密副使，坐以笏击折从者齿，出知宣州。后数日改应天府，召拜御史中丞，除参知政事。罢知江宁府。未行，改亳州。徙陈州。庆历四年罢集贤殿大学士同平章事。山知颍州，徙陈州。复徙应天府。未赴任，改许州，以观文殿大学士知永兴军，徙河南府。’蔡宽夫云：‘公留亳逾年，而后移睢阳。’《复斋》云：‘自南都移陈。’皆与本传不合。《复斋》又载公曰：‘予平生守官，未尝去王畿五百里。’然永兴军乃长安也，去王畿千有余里，则二书所言并误矣。”

《复斋漫录》云：“唐人诗：‘有意效承平，无功答盛明。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道直身还泰，思屯命转轻。梅盐非拟议，（“拟”原作“据”，今据宋本校改。）葵藿是平生。（“葵”原作“蔡”，今据宋本校改。）白日长垂照，青蝇漫发声。嵩阳旧田地，终拟自归耕。’中书后堂北轩西壁，有题‘灰心霜鬓’之句者，验其笔迹，旧相李公迪之书也；李入相时，边兵未动，意在忍事之语。元献《中书即事诗》叙其事，云：‘惨惨高槐落，凄凄余菊寒，粉墙多记墨，聊为拂尘看。’正为此也。”苕溪渔隐曰：“蔡宽夫《诗话》以‘灰心缘忍事，霜鬓为论兵’之句，是裴晋公作，李文定尝亲书于中书壁间。”

宋子京

《复斋漫录》云：“景文《咏叔孙通》云：‘马上成功不喜文，叔孙绵蕞擅经纶，诸生可笑贪君赐，便许当时作圣人。’王逢原《咏叔孙通》作，亦用此意云：‘弟子由来学未纯，异时得失亦频频，一官所一作“货”。买知多少，便拟先生作圣人。’其用意正同，今《荆公集》所载宋诗，非也。”

苕溪渔隐曰：“夏文庄守安州，莒公兄弟尚在布衣，文庄异待之，命作《落花诗》，莒公一联云：‘汉皋佩冷临江失，金谷楼危到地香。’子京一联云：‘将飞更作回风舞，已落犹成半面妆。’余观《南史》：‘宋元帝妃徐氏无容质，不见礼于帝，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之。’此半面妆



所从出也。若回风舞无出处，则对偶偏枯，不为佳句；殊不知乃出李贺诗‘花台欲暮春辞去，落花起作回风舞。’前辈用事，必有来处，又精确如此，诚可法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余襄公有《落花诗》云：‘金谷已空新步障，马嵬徒见旧皮囊。’可亚于二宋。”

《东观余论》云：“小宋《太乙宫诗》：‘瑞木千寻竦，仙图几吊开。’注云：‘《真诰》以一卷为一吊。’殊不知《真诰》所谓吊即卷字，盖从省文，《真诰》音亦尔，非吊字也。碧虚子陈景元（“碧”原作“岩”，今据宋本校改。）据《真诰》，以此字即篇字，亦误也。”

王君玉

《复斋漫录》云：“晏元献赴杭州，道过维扬，憇大明寺，瞑目徐行，使侍史读壁间诗板，戒其勿言爵里姓氏，终篇者无几，又俾诵一诗，云：‘《水调》隋宫曲，当年亦九成，哀音已亡国，废沼尚留名。仪凤终陈迹，鸣蛙只沸声，凄凉不可问，落日下芜城。’徐问之，江都尉王琪诗也。召至同饭，饭已，又同步池上，时春晚，已有落花，晏云：‘每得句书墙壁间，或弥年未尝强对，且如无可奈何花落去，至今未能对也。’王应声曰：‘似曾相识燕归来。’自此辟置馆职，遂跻侍从矣。山谷南迁，还至南华竹轩，亦令侍史诵诗板，有一绝云：‘不用山僧供帐迎，世间无此竹风清，独举一手支颐卧，偷眼看云生未生。’称叹不已，徐视姓名，曰：‘果吾学子葛敏修也。’”苕溪渔隐曰：“《昭陵诸臣传》，元献不曾知杭州，《复斋》乃云元献赴杭州，道过维扬；《豫章先生传》山谷崇宁四年卒于宜州，《复斋》乃云：‘山谷南迁，还至南华。’南华自在广州，亦非宜州路，（“《复斋》乃云”至“亦非宜州”二十二字原无，今据宋本校补。）所纪皆误也。”

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一

杜正献

蔡宽夫《诗话》云：“正献公以清德直道闻天下，而风姿尤奇古，年近七十，发鬓皓然，无一茎黑者。居相位未几，以岁旦请老上章，得谢，退居睢阳。欧阳文忠公未显时，正献推荐特厚，及文忠为留守，日与公酬唱，文忠有答公见赠，卒章云：‘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期无辱知己，肯逐利名迁。’熙宁中，（“中”宋本、明钞本作“初”。）文忠致政归汝阴，时正献捐馆已十有五年矣，文忠复用前诗题其祠堂云：‘门生今白首，墓木已苍烟。报国如乖愿，归耕宁买田。此言今始践，知不愧黄泉。’”

苕溪渔隐曰：“《昭陵诸臣传》云：庆历四年，正献拜中书门下平章事

，每内降，与恩泽者积数十，而面纳上前。上尝谓谏官欧阳修曰：‘外人知衍封还内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泽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还也。’由是侥幸者不悦，出知兖州，明年正旦，上表曰：‘臣年七十，愿上印绶。’乃以太子少师致仕。议者谓故相一上章得请以三少致仕，皆非故事，盖宰相贾昌朝嫉之也。蔡宽夫云：‘正献居相位未几，以岁旦请老’，不言出镇东鲁，盖阙文也。”

东坡云：“杜正献公为相，蔡君谟、孙之翰为谏官，屡乞出外，仁宗云：‘卿等审欲得郡，当具所欲乞奏来。’于是蔡除福州、孙除安州。正献云：‘谏官无故出，终非美事，乞且仍旧。’上可之。退书圣语。时陈恭公为执政，不肯书，曰：‘吾初不闻。’正献惧，遂焚之，由此罢相。议者谓正献当候明日审奏，不当遽焚其书也。正献言：‘始在西府时，上每访以中书事，及为相，中书事不以访。’公因言：‘君臣之间，能始终者盖难也。’”苕溪渔隐曰：“东坡所记正献罢相事，与《昭陵诸臣传》不同。盖正献在相位，既沮抑恩泽，疑侥幸不悦者，因此谮之，遂罢相，则不可知。《诸臣传》遗之而不载，故笔之。”

东坡云：“王公《送行诗》，凡六十有六人。庆历、皇祐间，朝廷号称多士，光禄卿王公因挂冠归江陵，作诗纪行者，多一时之杰。呜呼，唐虞之际，于斯为盛，非独以见王公取友之端，亦足以知朝廷得士之美也。”苕溪渔隐曰：“《送行诗》，正献有之，句法殊高古，今录入《丛话》，云：‘早修天爵邀人爵，才近耆年便引年。出处对扬多称职，始终操履众推贤。鉴湖贺老非陈迹，荆渚朱公合比肩。此去优游益吟咏，《枝江集》外别成编。’”

《东观余论》云：“高适年五十始为诗，而与李、杜抗行；正献公暮年乃学草书，笔势翩翩，遂逼魏、晋：孰谓秉烛不迨昼游哉！”苕溪渔隐曰：“正献有《和孙珪秘丞说草书》云：‘老来楷法不如初，试向闲斋习草书。落笔何曾见飞动，雕章早已过吹嘘。伯英比圣功难到，怀素称狂力有余。若谓伊余堪继踵，只应缘木可求鱼。’黄鲁直、蔡宽夫皆言正献草书之工，第今无蓄之者，恨不一见之。”

《复斋漫录》云：“贾黯廷试第一，往谢祁公，公独以生事有无为问。贾退谓祁公门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谢于公，公不问，而独在于生事，岂以黯为不足冠乎？’公闻而言曰：‘凡人无生事，虽为显官，不能无俯仰依违，进退不轻。今贾君名在第一，则其学不问可知，其为显官，则又不问可知。衍独惧其生事不足，以致进退不轻，而道不行耳，何怪焉！’贾为之叹服。”

西湖处士

《艺苑雌黄》云：“和靖诗：‘惟应数刻凄凉梦，时曲颜肱兴未厌。’按

《论语》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孔子自谓也。至如颜子，‘箪食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不改其乐，即无曲肱之说。又按《南史》：‘刘之遴尝堕车折臂，周舍戏之曰：虽复并坐可横，正恐陋巷无枕。’则此谬亦已久矣。张子野《过和靖隐居诗》，一联云：‘湖山隐后家空在，烟雨词亡草自青。’注云：‘先生尝著《春草曲》，有满地和烟雨之句，今亡其全篇。’予按杨元素《本事曲》有《点绛唇》一阙，乃和靖《草词》，云：‘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阙，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此词甚工，子野乃不见其全篇，何也？”

苕溪渔隐曰：“秦太虚《和黄法曹忆梅花诗》，但只平稳，亦无惊人语。子瞻继之，以唱首第二韵是倒字，故有‘西湖处士骨应槁，只有此诗君压倒’，亦是趁韵而已，（“趁”原作“称”，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非谓太虚此诗，真能压倒林逋也。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之句，古今诗人，尚不曾道得到，第恐未易压倒耳。后人不细味太虚诗，遂谓诚然，过矣。”

《复斋漫录》云：“《汉皋诗话》谓，杜诗‘东阁官梅动诗兴，还如何逊在扬州。’今本传不见扬州事。逊《早梅诗》云：‘荒园标物序，惊时最是梅。衔霜当路发，映雪拟寒开。枝横却月观，花绕凌风台。朝洒长门泣，夕驻临邛杯。应知早飘落，故逐上春来。’此诗见《初学记》，杜诗所用，非为此也。《三辅决录》云：（书名有误。）‘逊在扬州，见官梅乱发，赋四言诗，人争传写。’故东坡诗云：‘何逊扬州又几年，官梅诗思故依然。’”

《复斋漫录》云：“范蔚宗与陆抗相善，自江南折梅一枝，诣长安与蔚宗，并诗曰：‘折梅逢驿使，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余见《说苑》记越使诸发执一枝梅遗梁王，梁王之臣韩子谓左右曰：‘恶有以一枝梅以遗列国之君者乎？’则知遣使折梅，已具刘向《说苑》矣。范诗出《荆州记》。”

《复斋漫录》云：“东坡《和杨公济梅花诗》：‘月地云阶漫一樽，玉奴终不负东昏。’又《四时诗》：‘玉奴纤手嗅梅花。’《南史》：‘齐东昏侯妃潘玉儿有国色。’牛僧孺《周秦行记》：‘遇薄太后、戚夫人、王嫱、杨贵妃、潘淑妃、绿珠，太后曰：牛秀才远来，谁与为伴？潘妃辞曰：东昏侯以玉儿身死国除，不拟负他。’注云：‘玉儿，妃小字。’东坡盖用此，而两以儿为奴者，误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梅词》云：‘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着枝。’《张右史集》有《梅花十绝》，《后山集》有《梅花七绝》，其无己

《七绝》，乃文潜《十绝》中诗，但三绝不是，未知竟谁作者。其间有云：‘谁知檀萼香须里，已有调羹一点酸。’用东坡语也。”苕溪渔隐曰：“予先君尝秉烛赏梅，有绝句云：‘蜡烟青绕雪培堆，神女疑乘香雾来，绰约仙姿明醉眼，横斜疏影入樽罍。’”

苕溪渔隐曰：“陈敏政《遯斋闲览》云：（“陈敏政”宋本、明钞本作“陈正敏”，《说郛》本《遯斋闲览》作“范正敏”，疑不能明也。）‘荆公在金陵，有《和徐仲文顰字韵咏梅诗》二首，东坡在岭南，有《噉字韵咏梅诗》三首，皆韵险而语工，非大手笔不能到也。’余以《临川集》、《东坡后集》细细味之，顰字韵二首，亦未是荆公平日得意诗，其一云：‘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其一云：‘肌冰绰约如姑射，肤雪参差是玉真。’其余亦别无奇特句。至若东坡噉字韵三首，皆摆落陈言，古今人未尝经道者，三首并妙绝，第二首尤奇。诗云：‘罗浮山下梅花村，玉雪为骨冰作魂。纷纷初疑月挂树，耿耿独与参黄昏。先生索居江海上，悄如病鹤栖荒园。天香国艳肯相顾，知我酒热诗清温。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暎。抱丛窥我方醉卧，故遣啄木先敲门。麻姑过君急洒扫，鸟能歌舞花能言。酒醒人散山寂寂，惟有落蕊黏空樽。’注云：‘岭南珍禽有倒挂子，绿毛红喙，如鹦鹉而小，自海东来，非尘埃间物也。’又有《西江月梅词》云：‘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么凤。’亦谓此耳。”

《东皋杂录》云：“介甫《梅花诗》有‘额黄映日明飞燕，肌粉含风冷太真’，后改曰‘肌冰绰约如姑射，肤雪参差是玉真。’《庄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长恨歌》：‘中有一人字玉真，雪肤花貌参差是。’全用古字，只易一‘若’为‘如’耳。”

苕溪渔隐曰：“《古乐府》云：‘行胡从何方，到国持何来，（“到”宋本、明钞本作“列”。）毳毼毼五木香，迷迭艾纳与都梁。’《广志》云：‘艾纳香出西国，似细艾。’东坡《和杨公济梅花》云：‘天教桃李作舆台，故遣寒梅第一开，凭仗幽人收艾纳，国香和雨入莓苔。’艾纳，香名，名芷，（“名芷”二字，宋本、明钞本只作一“正”字。）松上莓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谱》。又《红梅诗》云：‘玉人頰颊固多姿。’頰，怒色，普庚切，见《神女赋》。妇人怒则面赤。”

苕溪渔隐曰：“《古乐府梅花落》，苏子卿云：‘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王介甫《咏梅》云：‘遥知不是雪，惟有暗香来。’（“惟”宋本、明钞本作“为”。）韩子苍《咏梅》云：‘那知是花处，但觉暗香来。’介甫、子苍虽袭子卿之诗意，然思益精而语益工也。东坡诗云：‘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子苍诗：‘只度关山魂已断，何须疏雨湿梅花。’此盖反东坡



之意，但为关山断魂，却无佳思也。”

《东皋杂录》云：“陈天锡有诗云：‘舍南舍北雪犹存，山外斜阳不到门，一夜冷香清入梦，野梅千树月明村。’”

王禹玉

《复斋漫录》云：“嘉祐七年冬，宴群臣于群玉殿，英宗以皇子预坐，在舍人待制之后。岐公诗云：‘翠辇生香容扈跸，黄金涂纸看挥毫。’介甫云：‘何不言翠玉装舆？’岐公改之以进。”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神庙时，经月每夕有赤气见西北隅如火，至人定乃灭，人以为皇子生之祥。故禹玉作《大燕乐词》云：‘未晓清风生殿阁，经旬赤气照乾坤。’未几皇子生，大燕群臣于集英殿。”

许彦周《诗话》云：“外祖父邵安简公，布衣时，上《平元昊策》，又尝劝仁宗早立太子。晚年，自枢府出知越州，又移知郢州。其薨也，岐公作挽词云：‘披褐曾陈破羌策，汗青犹著立储书，春风泽国吟笺落，夜雨溪堂宴豆疏。’前辈诗不独句语精炼，且是着题。”

蔡宽夫《诗话》云：“苏参政易简取开封府解，时宋尚书白为试官，是岁状头登第；后十年，白为翰林学士，易简亦继召入，故易简赠白诗云：‘天子昔取士，先俾分媿妍。（“媿”原作“嗤”，今据明钞本校改。）济济俊兼秀，师师麟与鸾。（“麟”原作“鳞”，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小子最承知，同辈寻改观。甲第叨荐名，高飞便凌烟。遂使拜宸坐，果得超神仙。迄今才七岁，相接乘华轩。’庆历二年，欧阳文忠公为别头试官，王文恭公预荐；至嘉祐初，文忠在北门，文恭亦同院，仍同知贡举，故文恭公诗有‘十五年前门下客，最荣今日预东堂’之句。座主门生同列，固儒者盛事，而玉堂允天下文学之极选，国朝以来，惟此二人，前此所未有也。”

《归田录》云：“嘉祐二年，余与端明韩子华、翰长王禹玉、侍读范景仁、龙图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者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禹玉，余为校理时武成王庙所解进士也，至此新入翰林，与余同院，又同知贡举，故禹玉赠余云：‘十五年前出门下，最荣今日预东堂。’余答云：‘昔时叨入武成宫，曾看挥毫气吐虹。梦寐闲思十年事，笑谈今日一樽同。喜君新赐黄金带，顾我宜为白发翁。’天圣中，余举进士，国学南省，皆忝第一人荐名，（“名”原作“召”，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其后景仁相继亦然，故景仁赠余云：‘淡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圣俞自天圣中与为诗友，余尝赠云：‘独喜共量天下士，亦胜东野亦胜韩。’而子华笔力豪瞻，公仪文思温雅而敏捷，皆勍敌也。前此有南省试官者，多窘束条制，不少放怀；余六人者欢然相得，群居终日，长

篇险韵，众制交作，笔吏疲于写录，僮吏奔走往来，（“僮吏”宋本作“僮史”。）间以滑稽嘲谑，加于风刺，更相酬酢，往往哄堂绝倒，自谓一时盛事，前此未之有也。”

《复斋漫录》云：“《杜阳杂编》言：‘舒元舆举进士，既试，脂炬人皆自将。’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广记》云：‘唐制：举人试日，既暮，许烧烛三条。’韦永贻试日，先毕，作诗云：‘三条烛尽钟初动，九转丹成鼎未开，明月渐低人扰扰，不知谁是谪仙才？’而旧说亦言举人试日，已晚，试官权德舆于帘下戏云：‘三条烛尽，烧残举子之心。’而举子遂答曰：‘八韵赋成，惊破侍郎之胆。’乃知唐制许举子见烛三条，而本朝著令，不许见烛，则又甚矣。”

蔡宽夫《诗话》云：“礼部淡墨书榜首，不知始何时。或曰，（宋本作“唐人云”。）李程应举时，尝遇阴府吏于贡院前，问其登第人姓名，则有李和而无程，乃祈之，苍黄中用淡墨笔加王字于和下，果得第。后为相，因命凡榜书人名，皆用淡墨，遂为故事。此固不可考，然相传至今，据此，则所当书者，乃登第人姓名也。范蜀公诗：‘淡墨题名第一人，孤生何幸继前尘。’盖得之。今贡院发榜，但以黄纸淡墨前书‘礼部贡院’四字，余皆浓墨；岂流传既久，遂失其本邪？”

《学林新编》云：“《西京记》曰：‘隋无漏寺在长安。唐武德初，废无漏寺。正观二十年，高宗在春宫，为文德皇后立寺于无漏寺故基，以慈恩为寺名。西院浮图高三百尺，永徽五年沙门元楚所立，国人谓之雁塔。’唐故事：进士及第，列名于慈恩寺塔，因此谓之雁塔题名。塔以石为壁，唐人游观，留题甚多，不特进士题名而已。而塔屡遭火，断石遗字，犹有存者。近时好事者，裒其遗字作十卷，镌之石，进士题名，仅存数处，余皆唐贤游观留题也。《贾公谈录》曰：‘唐李仲侍郎知贡举，（“仲”宋本作“佇”。）夜放榜，书榜未毕，而书吏得疾暴卒，遂更呼一善书吏，而吏方醉，磨墨卤莽，或淡或浓，一榜之字，浓淡相半，反致其妍，遂成淡墨故事。’本朝礼部贡院放榜，亦以淡墨书榜首，盖循唐故事也。因此贺人及第，用雁塔题名、淡墨题名，以为事实。”苕溪渔隐曰：“淡墨题名，二事不同，未详孰是，今两存之。”

《摭言》曰：“进士及第，赐宴曲江，状元置司处，谓之团司，年最少者谓之探花郎，皆唐故事也。”

《唐书欧阳詹传》曰：“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玉、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故先达诗曰：‘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凤凰池。’世以为荣。”

《文昌杂录》云：“唐慈恩题名，按刘公《嘉话》，起自进士张莒于长安慈恩寺闲游，题其姓名于塔下，后书之于板，遂为故事。本朝进士题名，皆刻石于相国、兴国两寺，亦慈恩之比也。”

蔡宽夫《诗话》云：“唐举子既放榜，止云及第，皆守选而后释褐，选未满而再试判，为拔萃于吏部，或就制举而中，方谓之登科。韩退之所谓‘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盖退之未尝登科也。自闻喜宴后，始试制两节于吏部，其名始隶曹，谓之关试，犹今之参选关试，后始称前进士。故当时诗曰：‘短行书了属三铨，休把新衔献必先，从此便称前进士，好将春色待明年。’故事：放榜后，贡院小吏多录新及第人姓名，以献士大夫子弟之求举者；至是始止，而诸科所试皆在明年故也。古今沿革不同，事之琐末者，皆史氏所不记，惟时时于名辈诗话见之。”

《复斋漫录》云：“文之所以贵对偶者，谓出于自然，非假于牵强也。潘子真《诗话》记禹玉元丰间以钱二万、酒十壶饷吕梦得，梦得作启谢之，有‘白水真人，青州从事。’禹玉叹赏，为其切题。后毛达可有《谢人惠酒启》云：‘食穷三载，曾无白水之真人；出钱百壶，安得青州之从事。’此用梦得语，尤为无功，非惟出于剽窃，亦是白水真人为虚设也。至若东坡得章质夫书，遗酒六瓶，书至而酒亡，因作诗寄之云：‘岂意青州六从事，化为乌有一先生。’二句浑然，绝无斧凿痕，更觉真切。”

许彦周《诗话》云：“王丰父，岐公之子也，其诗精密，人鲜知者。如‘白发衰天癸，丹砂养地丁。’意脉贯串，尚胜三甲六丁之语，此所谓参禅中参活句也。又作《拄杖诗》云：‘老境得为丘壑伴，醉乡还胜子孙扶。’（“乡”原作“卿”，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其风味雍容如此。”

卷第二十二

卷第二十二

迂 叟

张文潜云：“‘冷于陂水淡于秋，远陌初穷到渡头，赖是丹青不能画，画成应遣一生愁。’右《行色诗》，故待制司马公所作也。公讳池，以某年中尝监安丰酒税，实作此诗；距今若干年，其孙宏知县事，刻此篇于石，属予记之。惟公以文学风节，为时名臣，是生丞相温公，以盛德名世，以直道立朝，名闻华夷，功施社稷，其完节美行，既载在天下，而著书立言，皆足以师范来世，盖尝评古今诗句，著《诗话》一卷，亦载此诗，以其甚工，不敢以父子之嫌废也。梅圣俞以诗名一时，尝言诗之工者，写难状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此诗有焉。”

苕溪渔隐曰：“洛中尚齿会，起于唐白乐天，至本朝君实亦居洛中，遂继

为之，谓之真率会。好事者写成图，传于世，所谓《九老图》者也。《长庆集》云：‘会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履道弊居同宴，胡果年八十九，吉昉年八十六，郑据年八十四，刘贞年八十一，卢真年八十二，张浑年七十四，白居易年七十四，已上七人，合五百七十岁，成尚齿之会，七老相顾，既醉甚欢，静而思之，此会甚稀。秘书狄兼谟、河南尹卢真，（《全唐诗》“真”作“贞”。）以年未七十，虽与会而不及列。’赋诗云：‘七人五百七十岁，拖紫纡朱垂白须；手里无金莫嗟叹，樽中有酒且欢娱。诗吟两句神还旺，酒饮三杯气尚粗。嵬峨狂歌教婢拍，婆娑醉舞遣孙扶。天年高过《二疏传》，人数多于《四皓图》。除却三山五天竺，人间此会更应无。’温公集云：‘三月二十六日作真率会，伯康与君从七十八岁，安之七十七岁，正叔七十四岁，不疑七十三岁，叔达七十岁，光六十五岁，合五百一十五岁，用安之韵，招诸子西园为会，（“招诸子”句，宋本作“招诸公南园为真率会”。）云：榆钱零乱柳花飞，枝上红英渐渐稀，莫厌衔杯不虚日，须知共力惜春晖。真率春来频宴集，不过东里只西家，小园容易邀佳客，饌具虽无已有花。’《会约》云：‘一，序齿不序官；一，为具务简素；一，朝夕食不过五味；一，菜果脯醢之类，各不过三十器；一，酒巡无算，深浅自酌，主人不劝，客亦不辞，逐巡无下酒时，作菜羹不禁；一，召客共作一简，客注可否于字下，不别作简，或因事分简者听；一，会中早赴不待促；一，违约者每事罚一巨觥。’而七人合五百一十五岁，再成诗，用前韵云：‘七人五百有余岁，同醉花前今古稀，走马斗鸡非我事，纡衣丝发且相晖。’‘经春无事连翩醉，彼此往来能几家，切莫辞斟十分酒，尽教人笑满头花。’真率会中止有七人，而《九老图像》有九人，不知彼二人者果何人，集中不载也。”

《笔谈》云：“唐白乐天居洛，与高年者八人游，谓之九老。洛中士大夫，至今居者，多继而为九老之会者再矣。元丰五年，文潞公守洛，又为耆年会，人为一诗，命画工郑奂图于妙觉寺，凡十三人：守司徒致仕韩国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判河南府潞国公文彦博年七十七，司封郎中致仕席汝言年七十七，朝议大夫致仕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致仕赵丙年七十五，秘书监刘几年七十五，卫州防御使冯行己年七十三，大中大夫充天章阁待制楚建中年七十三，朝议大夫致仕王慎言年七十二，宣徽南院使检校太尉判大名府王拱辰年七十一，大中大夫张问年七十，龙图阁直学士通议大夫张焘年七十，端明殿兼翰林侍读学士大中大夫司马光年六十四。”苕溪渔隐曰：“温公集有《洛阳耆英会序》，正纪此事，《笔谈》以为耆年会，非是。”

苕溪渔隐曰：“余读《迂书》，见温公自于书中或称迂夫，或称迂叟，盖通称之也。其释迂云：‘或谓迂夫曰：子之言太迂，于世无益也？迂夫曰：子



知迂之无益，而不知其为益且大也；子知迂之有益，而不知其为损亦大也。子不见夫树木者乎？树之一年而伐之，则足以给薪苏而已；二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桷；五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楹；十年而伐之，则足以为栋。夫以为收功愈远而为利愈大乎？古之人，惟其道宏大而不狭也，其志邃奥而不迤也，其言崇高而不卑也，是以所适齟齬，而或穷为布衣，贫贱困苦以终其身，然其遗风余烈，数百千年而人犹以为法；向使其人狭道以求容，迤志以取合，卑言以趋功，虽当时贵为卿相，利止于其躬，荣尽于其生，恶得余泽以及后世哉！如余者，患不能迂而已矣，迂何病哉！’故东坡《谢二鲜于君诗》云：‘迂叟向我言，青齐岁方艰。’因取以为称也。”

《东皋杂记》云：“温公居洛阳，有诗云：‘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随风起，惟有葵花向日倾。’爱君忠义之志，概见于此。”

《复斋漫录》云：“江公著初任洛阳尉，久旱微雨，作诗云：‘云叶纷纷雨脚匀，乱花柔草长精神，雷车却碾前山过，不洒原头陌上尘。’温公于士人家见之，借纸笔修刺谒江，且为称荐，由此知名。”

苕溪渔隐曰：“《进资治通鉴表》云：‘臣之精力，已尽于此书。’余观温公《与宋次道书》，然后知其言之不诬也。其书云：‘某自到洛以来，端以修《资治通鉴》为事，于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议，唐文字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日编次为草卷，每四丈截为一卷，自课三日为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有余卷，才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更须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其费工如此。盖温公闲居于洛凡五年，（“五年”宋本作“十五年”。）故能成此书，倘不尔，亦未必能成也。”

《复斋漫录》云：“司马文正尝铭范蜀公所惠布衾云：‘藜藿之甘，缁布之温，名教之乐，德义之尊，求之孔易，享之常安；绮绣之奢，膏粱之珍，权宠之盛，利欲之繁，苦难其得，危辱旋臻。取易舍难，去危就安，至愚且智，宁不其然。颜乐一簞，万世师模；纣居琼室，死为独夫；君子以俭为德，小人以侈丧躯。然则斯衾之陋，其可忽诸？’侍读范公淳父为之跋曰：‘温国文正公所服之布衾，隶书百有十字，曰景仁惠者，端明殿学士范蜀公所赠也；曰尧夫铭者，右仆射高平公所作也。元丰中，公在洛，蜀公自许往访之，赠以是衾。先是，高平公作布衾铭以戒学者，公爱其文义，取而书于衾之首，及寝疾东府，治命欲以深衣，而覆以是衾。公于物澹无所好，惟于德义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己，其道直之如矢，而端之不止，故其居处必有法，动作必有礼，其被服如陋巷之士，一室萧然，群书盈几，终日正坐，泊如也。（“泊”原作“淡”，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又以圆木为警枕，少睡则枕转而觉，乃起读

书。盖恭俭勤礼，出于天性，自以为适，不勉而能。与二范为心交，以善道相与，以忠告相益，凡皆如此，其诚心终始如一，将歿而犹不忘。祖禹观公大节与其细行，虽不可遽数，然本于至诚无欲，天下信之，故能奋然有为，超绝古今；于洛十五年，若将终身焉，一起而泽被天下，内之儿童，外之蛮夷戎狄，莫不钦其德，服其名，惟至诚无欲故也。公兄子宏，得公手泽纸本于家，属祖禹叙其本末，俾后世师公之俭云。’ ”

《复斋漫录》云：“范淳父乃伯禄之子，伯禄夫人将生子，梦邓太傅谓曰：‘我邓禹也，来为尔子。’故淳父生名曰祖禹，字梦得。元丰末，司马文正易之以淳父。淳父极为文正奖识，尝为《进论》求教于公，公每见有不喜之色，淳父自以每见喜于公，而于此不喜，疑而质于公，公久而言曰：‘子之《进论》，非不美也；顾念世人获甲科者绝少，而子既已在前列，而复习《进论》，求应贤良，以光观之，但有贪心耳。光所不喜者，非不喜子之《进论》也，不喜子之有贪心也。’淳父于是焚去《进论》，不复应贤良。”

《吕氏童蒙训》云：“李君行自虔州入京师，至泗上，其子弟请先行，君行问其故，曰：‘科场近，先欲至京师，贯开封户籍取应。’君行不许，曰：‘汝虔州人而贯开封，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宁迟数年，不可行也。’ ”

《文昌杂录》云：“司门范郎中云：‘叔父蜀郡公镇居许昌，作高庵以待司马公，累招未至。庵极高，在一台基上；司马公居洛，作地室，隧而入，（“隧”原作“坠”，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以避暑，故蜀公作高庵以为戏也。’北京留守王宣徽洛中园宅尤胜，中堂七间起高楼，更为华侈；司马公在陋巷，所居才能庇风雨，又作地室，尝读书于其中。洛人戏云：‘王家钻天，司马入地。’然而道德之尊，彼亦不知颜氏子之乐也。”

茗溪渔隐曰：“《麈史》云：王公拱辰于洛营第甚侈，中堂起屋三层，最上曰朝元阁；时司马君实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余作壤室。邵雍尧夫见富郑公，公问洛中新事，尧夫云：‘近有一巢居一穴处者。’富为之大笑。”

《元城先生语录》云：“先生呼温公则曰老先生，呼荆公则曰金陵。老先生居洛，先生从之盖十年。先生于国子监之侧，得故营地，创独乐园，自伤不得与众同也。以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公乃以种竹浇花等事自比晋、唐间人，以救其弊也。独乐园子吕直者，性愚鲠，故公以直名之。有草屋两间，在园门侧。然独乐园在洛中诸园，最为简素，人以公之故，春时必游。洛中例，看园子所得茶汤钱，闭园日与主人平分之；一日，园子吕直得钱十千，肩来纳公，问其故，以众例对，曰：‘此自汝钱，可持去。’再三欲留，公怒，遂持去，回顾曰：‘只端明不爱钱者！’后十许日，公见园中新创一井亭

，问之，乃前日不受十千所创也。公颇多之。”

苕溪渔隐曰：“东坡有诗云：‘士方在田里，自比渭与莘，出试乃大谬，刍狗难重陈。’与元城所云：‘当时君子自比伊、周、孔、孟。’意皆谓金陵也。”

《司马文正日录》云：“翰林书待诏请春词，以立春日剪贴于禁中门帐，皇帝阁六篇，其一曰：‘漠然大造与时新，根着浮流一气均，万物不须雕刻巧，正如恭己布深仁。’皇后阁五篇，其一曰：‘春衣不用蕙兰熏，领缘何烦刺绣纹，曾在蚕宫亲织就，方知缕缕尽辛勤。’夫人阁四篇，其一曰：‘圣主终朝亲万机，燕居专事养希夷，千门永昼春岑寂，不用车前插竹枝。’”

《东皋杂录》云：“世传温公有《西江月》一词，今复得《锦堂春》，云：‘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迤西斜。彩笔工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漫绕幽砌寻花。奈猛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始知青鬓无价，叹飘零宦路，（“宦”原作“官”，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

《复斋漫录》云：“绍圣初，黜逐元祐之臣，时舍人林公希作敕榜云：‘人材淆混，莫难于品流；党与纵横，无分于胜负。’章申公惇视之不悦。”

许彦周《诗话》云：“宣和癸卯，仆游嵩山，峻极，中院法堂后檐壁间有诗四句，云：‘一团茅草乱蓬蓬，蓦地烧天蓦地红，争似满炉煨榾柮，慢腾腾地热烘烘。’字画极草草，其旁隶书四字云：‘勿毁此诗。’寺僧指示仆曰：‘此四字，司马相公亲书也。’嗟乎，此言岂有感于公邪！又于柱间大书隶字云：‘旦、光、颐来。’其上一字公兄也，第三字程正叔也。又壁间题云：‘登山有道，徐行则不困，措足于实地则不危。’皆公隶书。”

### 邵康节

《复斋漫录》云：“邵尧夫居洛四十年，安贫乐道，白云未尝皱眉，故诗云：‘平生不作皱眉事，世上应无切齿人。’所居寢息处为安乐窝，自号为安乐先生，其西为瓮牖，读书燕居，旦则焚香独坐，晡时饮酒三四瓯，（“晡”原作“哺”，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微醺便止，不使至醉也。尝有诗云：‘斟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喜吟诗，作大字书，然遇兴则为之，不牵强也。大寒暑则不出，每出则乘小车，为诗以自咏曰：‘花似锦时高阁望，草如茵处小车行。’温公赠以诗曰：‘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尧夫每出，随意所之，遇主人喜客则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或经月忘返。虽性高洁，而对宾客接人，无贤不肖贵



贱，（“肖”原作“省”，今据明钞本校改。）皆欢然相亲，自言：‘若至重疾，自不能支，其有小疾，有客对话，不自觉疾之去体也。’学者从之问经义，精深浩博，应对不穷，思致幽远，妙极道数。间有相知之深者，开口论天下事，虽久存心世务者，不能及也。朝廷常用大臣荐，以官起之，不屈；及其死，以著作佐郎告赐其家，邦人请易其名于朝，太常考行，谥之曰康节。”

《吕氏童蒙训》云：“康节先居卫州共城，后居洛阳。有商州太守赵郎中者，康节与之有旧，常往从之。章惇子厚作令商州，赵厚遇之，一日，赵请康节与章同会，章以豪俊自许，论议纵横，不知尊康节也。语次，因及洛中牡丹之盛，赵守因谓章曰：‘先生洛阳人也，知花为甚详。’康节因言：‘洛人以见根拨而知花高下者，知花之上也；见枝叶而知高下者，知花之次也；见蓓蕾而知高下者，知花之下也。如公所说，乃知花之下也。’章默然惭服。赵守因谓章曰：‘先生学问渊源，世之师表，公不惜从之学，则日有进益矣。’章因从先生游，求传数学。先生谓章：‘十年不仕宦，乃可学。’盖不许之也。”

苕溪渔隐曰：“《童蒙训》，吕居仁作也。《复斋漫录》不载姓名，不知何人作也。二书所记，有二十余事全篇相同，莫辨谁作；然《童蒙训》已锓板行世，姑取以为证耳。”

《复斋漫录》云：“康节自言四不出，所谓大寒大热大风大雨是也。然余观国初孔拯侍郎朝回遇雨，避于坊叟之厩下，延入厅事，叟乌帽纱衣，逢迎甚恭，因备酒馔为待。孔公借油衣，叟曰：‘某寒不出，热不出，风不出，雨不出，未尝置油衣也。’孔公不觉顿忘宦情。然则自孔拯侍郎时已有四不出矣，不始于康节也。”

《邵氏闻见录》云：“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遂居洛滨，买园于尊贤坊，以独乐名之，始与先君康节游。尝曰：‘光，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公一日着深衣，自崇德寺书局，散步洛水之上，因过康节天津之居，谒曰：‘程秀才。’既见，乃温公也，问其故，公即曰：‘司马出程伯休父，故曰程。’因留二绝云：‘拜罢归来抵寺居，解鞍纵马免传呼，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草软波清沙路微，手携筇杖着深衣，白鸥不信忘机久，见我犹穿岸柳飞。’康节和云：‘冠盖纷华塞九衢，声名相轧在前呼，独君都不将为事，始信人间大丈夫。’‘风背河声近亦微，斜阳淡泊隔云衣，一双白鹭在烟外，将下沙头却背飞。’”（宋本无此条。）

韩持国

《吕氏童蒙训》云：“持国闲居颍昌，程伯淳自洛往访之，时范中丞纯礼亦居颍昌，持国作诗示二公，云：‘闭门读《易》程夫子，清坐焚香范使君



，顾我未能忘世味，绿樽红妓对西曛。’”

《师友谈记》云：“东坡言，王寔、王宁见访，寔，韩持国之婿也，因问持国安否，寔、宁皆曰：‘自致政，尤好饮，尝自谓人曰：吾已癯老，且将声乐酒色以娱年，不尔，无以度日。’东坡曰：‘惟其残年，正不当尔。君兄弟至亲且旧，愿为某传一语于持国可乎？’寔、宁曰：‘诺。’东坡曰：‘顷有一老人，未尝参禅，而雅合禅理，生死之际，极为了然。一日，置酒，大会亲友，酒阑，语众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摄衣正坐，将奄奄焉。诸子乃惶遽呼号曰：大人今日乃与世决乎？愿留一言为教！老人曰：本欲无言，今为汝慰，只且第一五更起。诸子未喻，曰：何也？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干当自家事，日出之后，欲自干当，则不可矣。诸子曰：家中幸丰，何用早起？举家诸事，皆是自家事也，岂有分别？老人曰：不然，所谓自家事者，是死时将得去者。吾生平治生，今日就化，可将何者去。诸子颇悟。今持国果自以为残年，请二君言于持国，但言某请持国干当自家事，与其劳心声酒，不若为可以死时将得去者计也。’坡又曰：‘范景仁平生不好佛，晚年清谨，减节嗜欲，一物不芥蒂于心，真却是学佛作家；然至死常不肯取佛法。某谓景仁虽不学佛而达佛理，即毁佛骂祖，亦不害也。’”

《复斋漫录》云：“子华兄弟，皆为宰相，其家呼为三相公，呼持国为五相公，又京师人呼为桐木韩家，盖公家门有梧桐木，取为称以别魏公。子华歿，陆农师为挽章以纪之，所谓‘棠棣行中排宰相，梧桐名上识韩家’是也。子华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时死，农师又诗云：‘非关庚子曾占鵬，自是辰年并值龙。’曾子宣以亥年亥月亥日亥时生，故章子厚以四亥公子呼之。”

《东皋杂录》云：“子华、玉汝，相继命相，未几，持国拜门下侍郎，甚有爱立之望，其家建堂榜曰三相，俄持国罢，遂请老。东坡闻之，曰：‘既不成三相堂，可且名为二相公庙。’”苕溪渔隐曰：“《复斋漫录》称子华兄弟皆为宰相，观此，则知其言误矣。”

苕溪渔隐曰：“《石林诗话》云：‘许昌崔象之旧第柱间，（“崔”原作“雀”，今据宋本校改。）有持国《海棠诗》：濯锦江头千万枝，当年未解惜芳菲。韩忠献尝帅蜀，持国兄弟皆侍行尚少，故前句云尔。’又《复斋漫录》云：‘持国家门有梧桐木，京师人呼为桐木韩家，以别魏公。’又《韩忠献别录》云：‘得请乡郡，欧公《昼锦堂记》云：“公，相人也。”（此注文原无，今据宋本、明钞本校补。）起堂于北池上，以效乐天，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赋诗三章，其一卒章云：霓裳旧舞非吾事，且事醺酣石上眠。自尔寝疾，六月遂薨，此诗为绝笔。’此相州韩家也。兼《别录》止载忠献历帅中山、维扬、大名，及守相台，不言帅蜀，《石林》乃谓‘韩忠献尝帅蜀，持国兄弟皆侍行

’，俱误矣。”

《复斋漫录》云：“郑谷《蜀中海棠诗》二首，前一云：‘秾艳最宜新着雨，妖娆全在欲开时。’一云：‘浣花溪上堪惆怅，子美无情为发扬。’故钱希白《海棠诗》云：‘子美无情甚，郎官着意频。’欧公以郑诗为格卑。近世陈去非常用郑意《赋海棠》云：‘海棠默默要诗催，日暮紫绵无数开，欲识此花奇绝处，明朝有雨试重来。’虽本郑意，便觉才力相去不侔矣。山谷亦有‘紫绵揉色海棠开’之句。”

《复斋漫录》云：“仁宗朝，张冕学士赋《蜀中海棠诗》，姚立取以载之《海棠记》中，一云：‘山木瓜开千颗颗，水林檎发一攒攒。’注云：‘大约木瓜林檎花初发，皆与海棠相类。’若冕言，则江西人正谓棠梨花耳，惟紫绵色者，始谓之海棠。按姚立记云：‘其花五出，初极红，如胭脂点点然，及开，则渐成缣晕，至落，则若宿妆淡粉。’审此，则似木瓜林檎二花者，非真海棠明矣。晏元献云：‘已定复摇春水色，似红如白海棠花。’然则元献亦与张冕同意邪？”

苕溪渔隐曰：“闽中漕宇修贡堂下，海棠极盛，三面共二十四丛，长条修干，顷所未见。每春着花，真锦绣段，其间有如紫绵揉色者，亦有不如此者，盖其种类不同，不可一概论也。至其花落，则皆若宿妆淡粉矣。余三春对此，观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种之，并是帚子海棠，正与蜀中者相似，斯可贵耳。今江浙间，别有一种，柔枝长蒂，颜色浅红，垂英向下，如日蔫者，（“蔫”原作“荐”，今据宋本校改。）谓之垂丝海棠，全与此不相类，盖强名之耳。”

《复斋漫录》云：“元祐中，丞相韩玉汝帅长安，修石桥，督责甚急；民急于应期限，率皆磨石碑以代之，前人之碑，用是尽矣。（“矣”原作“失”，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议者谓是石刻之一厄会也。”

苕溪渔隐曰：“予旧尝记一小说云：‘王溥尝荐向拱讨凤翔，有功，拱后镇京兆，思有以报溥，询其所欲，溥曰：长安故都，碑篆高文，愿悉见之。拱至，分遣吏督匠摹打，深林邃谷，无不诣之，凡得石本三千余以献；溥命善书者分隶为《琬琰集》一百卷。当拱之访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为害，镌凿其文字，或为柱础帛砧略尽，亦金石刻之屯会也。’然则长安石刻，既经此二事，谅所存者亦少矣。好古博雅之君子，莫不叹息于斯焉。又《金石录》云：‘唐《何进滔德政碑》，进滔事迹，固无足取，而柳公权书法，为世楷模，此碑尤为雄伟。政和中，（“政”原作“致”，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大名尹建言，磨去旧文，别刊新制，好古者为之叹惜。今鄱阳有此板本，乃再刊者，失真为多，但尚有典刑耳。’”

## 卷第二十三

## 卷第二十三

### 六一居士

东坡云：“‘大川虽有神，淫祀亦其俗，石马系祠门，山鸦噪丛木。潭潭村鼓隔溪闻，楚巫歌舞送迎神。画船百丈山前路，上滩下峡长来去，江水东流不暂停，黄牛千古长如故。峡上侵天起青嶂，崖崩路绝无由上，黄牛不下江头饮，行人惟向舟中望。朝朝暮暮见黄牛，徒使行人过此愁，山高更远望犹见，不见黄牛滞客舟。’右文忠公为峡州夷陵令日所作《黄牛庙诗》也。轼尝闻之于公云：‘昔以西京留守推官为馆阁校勘，时同年丁宝臣元珍适来京师，梦与予同舟，泝江干入一庙中，拜谒堂下，予班元珍下，元珍固辞，予不可，方拜时，神像为起鞠躬堂上，且使人邀予上，耳语久之。元珍私念，神亦如世俗待馆阁，乃尔异礼邪？既出门，见一马只耳，觉而语予，固莫识也。不数日，元珍除峡州判官，已而余亦贬夷陵令，日与元珍处，不复记前梦矣。一日，与元珍泝峡谒黄牛庙，入门惘然，皆梦中所见。予为县令，固班元珍下，而门外镌石为马，缺一耳，相视大惊。乃留诗庙中，有石马系祠门之句，盖私识其事也。’元丰五年，轼谪居黄州，宜都令朱君嗣先见过，因语峡中山水，偶及之，朱君请书其事与诗，当刻石于庙，使人知进退出处，皆非人力，如石马一耳，何与公事，而亦前定，况其大者。公既为神所礼，而犹谓之淫祀，以见其直气不可回如此。感其言有味，故为录之。”

《六一居士传》云：“居士初谪滁州，自号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将退休于颍水之上，则又更号六一居士。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客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屡易其号，此庄生所谓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将见子疾走大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为此名，聊以志吾之乐耳。’”

苕溪渔隐曰：“《石林诗话》云：‘欧公一日被酒，语其子棐云：吾诗《庐山高》，今人莫能为，惟李太白能之；《明妃曲》后篇，太白不能为，惟杜子美能之；至于前篇，则子美亦不能，惟吾能之也。’近观《本朝名臣传》，乃云：‘欧阳修为诗，谓人曰：《庐山高》惟韩愈可及；《琵琶前引》，韩愈不可及，杜甫可及；《后引》，李白可及，杜甫不可及。其自负如此。’则与《石林》所纪全不同。《琵琶引》即《明妃曲》也。此三诗并录于此。《庐山高赠同年刘凝之归南康》，其诗云：‘庐山高哉几千仞兮，根盘几百里，巖然屹立乎长江。长江西来走其下，是为扬澜左蠡兮，洪涛巨浪，日夕相舂撞。



云消风止水镜净，泊舟登岸而远望兮，上摩云霄之晦霭，下压后土之鸿庞。试往造乎其间兮，攀缘石磴窥空砉，千岩万壑响松桧，悬崖巨石飞流淙，水声聒聒乱人耳，六月飞雪洒石砉。仙翁释子亦往往而逢兮，吾常恶其学幻而言咙。但见丹霞翠壁，远近映楼阁，晨钟暮鼓，杳霭罗幡幢。幽花野草不知其名兮，风吹露湿香涧谷，时有白鹤飞来双。幽寻远去不可极，便欲绝世遗纷龙。羨君买田筑室老其下，插秧盈畴兮，酿酒盈缸。欲令浮岚暖翠千万状，坐卧常对乎轩窗。君怀磊砢有至宝，世俗不辨珉与珏。策名为吏二十载，青衫白首困一邦，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兮，自非青云白石有深趣，其气兀硜何由降。丈夫壮节似君少，嗟我欲说，安得巨笔如长杠。’《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其一云：‘胡人以鞍马为家，射猎为俗，泉甘草美无常处，鸟惊兽骇争驰逐。谁将汉女嫁胡儿，风沙无情貌如玉，身行不遇中国人，马上自作思归曲。推手为琵却手琶，胡人共听亦咨嗟。玉颜流落死天涯，琵琶却传来汉家。汉宫争按新声谱，遗恨已深声更苦。纤纤女手生洞房，学得琵琶不下堂，不识黄云出塞路，岂知此声能断肠。’其二云：‘汉宫有佳人，天子初未识，一朝随汉使，远嫁单于国。绝色天下无，一失难再得，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汉计诚已拙，女色难自夸，明妃去时泪，洒向枝上花。狂风日暮起，飘泊落谁家。红颜胜人多薄命，莫怨春风当自嗟。’余观介甫《明妃曲》二首，辞格超逸，诚不下永叔，不可遗也，因附益之。其一云：‘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其二云：‘君妃出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黄金捍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复斋漫录》云：“文忠诗‘小雨斑斑作燕泥’，东坡诗‘小雨斑斑亦作泥’，山谷六言诗‘润花小雨斑斑’。”

《艺苑雌黄》云：“《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或以谓永叔短视，故云‘山色有无中。’东坡笑之，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取醉翁语，山色有无中。’盖山色有无中，非烟雨不能然也。”

苕溪渔隐曰：“欧公云：‘身行南雁不到处，山与北人相对愁。’汪彦章云：‘路行归雁不到处，家在长江欲尽头。’彦章虽体欧公诗，然终不及欧之自在也。”



蔡宽夫《诗话》云：“文忠与赵康靖公概同在政府，相得欢甚。康靖先告老，归睢阳，文忠相继谢事，归汝阴，康靖一日单车特往过之，时年几八十矣，留剧饮逾月，日于汝阴纵游而往返。前辈挂冠后，能从容自适，未有若此者。文忠尝赋诗云：‘古来交道愧难终，（“古”原作“故”，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此会今时岂易逢。出处三朝俱白首，凋零万木见青松。公能不远来千里，我病犹堪嚼一钟。已胜山阴空兴尽，且留归驾为从容。’因榜其游从之地为会老堂。明年，文忠欲往睢阳报之，未果行而薨。两公名节，固师表天下，而风流襟义又如此，诚可以激薄俗也。”

苕溪渔隐曰：“欧公作诗，盖欲自出胸臆，不肯蹈袭前人，亦其才高，故不见牵强之迹耳。如《六月十四夜飞盖桥玩月》云：‘天形积轻清，水德本虚静，云收风浪止，始见天水性，澄光与粹容，上下相涵映。乃于其两间，皎皎挂寒镜，余辉所照耀，万物皆鲜莹。矧夫人之灵，岂不醒视听。而我于此时，倏然发孤咏，纷昏忻洗涤，俯仰恣涵泳。人心旷而闲，月色高愈迥，惟恐清夜阑，时时瞻斗柄。’”

《麈史》云：“文忠《早朝诗》云：‘月在苍龙阙角西’，甚为美句。然予按汉之四阙，南曰朱雀，北曰玄武，东曰青龙，西曰白虎。今欧之诗意，盖以当前门阙状苍龙，故云月在西也，不用汉阙也。”

《夷白堂小集》云：“《中秋夜待月诗》，和者数人，赵承之一联云：‘古来此景叹经岁，今夜谁家不倚楼。’孙平父一联云：‘坐待银盘生海底，俄惊金饼上云头。’尤为佳也。”苕溪渔隐曰：“余评前一联自在，语意俱到；后一联用银盘金饼，止是咏月，何独中秋，吾无取焉。”

苕溪渔隐曰：“古人赋中秋诗，例皆咏月而已，少有著题者，惟王元之云：‘莫辞终夕看，动是隔年期。’苏子瞻云：‘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盖庶几焉。如杜子美、刘梦得皆有《八月十五夜诗》，只是咏月，然亦佳句也。子美云：‘满目飞明镜，归心折大刀。转蓬行路远，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栖见羽毛。此时瞻白兔，直欲数秋毫。’梦得云：‘天将今夜月，一遍洗寰瀛。暑退九霄净，秋澄万里清。（“里”宋本作“景”。）星辰让光彩，风露发晶英。能变人间世，倏然是玉京。’”

苕溪渔隐曰：“永叔《喜雪》云：‘常闻老农语，一腊见三白，是为丰年候，占验胜蓍策。’三白事古人不用，自永叔始，遂为故实。如鲍钦止《雪霁》云：‘三白岁可期，一饱分已定。’吕居仁《雪诗》云：‘看取一年三白，喜欢共入新年。’皆本此也。”

刘贡甫《诗话》云：“永叔与江邻几论韩《雪诗》，以‘随车翻缟带，逐

马散银杯’为不工，而谓‘坳中初盖底，凸处遂成堆’为胜，未知真得韩意否也。永叔云：‘知圣俞诗者莫如修，尝问圣俞平生所得最好句，圣俞所自负者，皆修所不好，圣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称赏。’盖知心赏音之难如是，其评古人诗，得无似此乎？”

《复斋漫录》云：“退之《喜雪献裴尚书诗》：‘喜深将策试，惊密仰檐窥。’又云：‘气严当酒暖，洒密听窗知。’荆公全用以为一联云：‘借问火城将策试，何如云屋听窗知。’”

《法藏碎金》云：“《韩诗外传》云：‘凡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独六出。’予之所居，有迎春花桃花，因闲观之，二花多五出，亦有六七出者，百中之一耳；譬如千万人中，或有一人生六指，物理如此不足怪，《庄子》云枝指，是也。万一有反常之事，固当无执定之理。”

《艺苑雌黄》云：“《南史》：‘张融作《海赋》成，示顾凯之，凯之曰：此赋实超玄虚，但恨不道盐耳。融因命笔益之云：‘灑沙成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东坡《雪诗》押盐字一联：‘渔蓑句好真堪画，柳絮才高不道盐。’学者徒知柳絮撒盐用谢安故事，殊不知‘不道盐’三字亦有来处也。”

苕溪渔隐曰：“鲁直《雪诗》：‘试寻高处望双阙，佳气葱葱寒妥贴。’洪觉范《雪诗》：‘一川秀色浩凌乱，万树无声寒妥贴。’二诗当以觉范为优，句意俱工。”

六一居士云：“牡丹花之绝，而无甘实，荔枝果之绝，而非名花；昔乐天有感于二物矣，是孰尸其赋予邪？然斯二者，惟一不兼万物之美，故各得极其精，此于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游洛阳，花之盛处也，因为牡丹作记；君谟，闽人也，故能识荔枝而谱之。因念昔人尝有感于二物，而二人者适各得其一之详，故聊书其所以然，而附君谟谱之末焉。”

《艺苑雌黄》云：“罗隐《牡丹诗》云：‘自从韩令功成后，辜负秣华过一春。’余考之，唐元和中，韩弘罢宣武节制，始至长安，私第有花，命斫去曰：‘吾岂效儿女辈耶？’当时为牡丹包羞之不暇，故隐有‘辜负秣华’之语。”

《复斋漫录》云：“东坡《雨中明庆赏牡丹》云：‘霏霏雨雾作清妍，烁烁明灯照欲燃，明日春阴花未老，故应未忍著酥煎。’又云：‘千花与百草，共尽无妍鄙，未忍污泥沙，牛酥煎落蕊。’孟蜀时，兵部尚书李昊每将牡丹花数枝分遗朋友，以牛酥同赠，且曰：‘俟花凋谢，即以酥煎食之，无弃秣艳。’其风流贵重如此。”

东坡云：“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繁卿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

株，既残诸园，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之。余始至，问民疾苦，以此为首，遂罢之。花本洛阳故事，亦必为民害也，会当有罢之者。钱惟演为留守，始置驿贡洛阳花，识者鄙之，此宫妾爱君之意也。故《次韵林子中春日见寄诗》云：‘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以此也。”

《东皋杂录》云：“韩魏公守维扬，王荆公、王歧公为幕客，公爱重之，方春作芍药会，有四枝正紫，重跗累萼，中有金蕊绕之，号腰金紫，每岁不过一二；公召二幕赏之，尚少一客，俄报陈太博入境，秀公也，即召之，后皆为宰相。故荆公作《魏公挽诗》云：‘幕府少年今白发，伤心无路送灵輶。’”

《复斋漫录》云：“东坡言古今七言伟丽之句，永叔一联云：‘苍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双飞意自闲。’上句取李太白‘长波泻万古’之句。东坡一联云：‘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上句取杜子美‘中天悬明月，令严夜寂寥’之句也。”

苕溪渔隐曰：“永叔有句云：‘黄栗留鸣桑椹美，紫樱桃熟麦风凉。’先君有句云：‘含桃红紫莺声老，宿麦青黄燕子飞。’皆《初夏诗》也。”

《本朝名臣传》云：“初，仁宗以《唐书》浅陋，命官刊修，在职五年而修至，（“五”宋本作“十”。）分撰纪表志，七年书成，宰相韩琦素不悦宋祁，以所上列传，文采雕饰太过，又一书出两手，诏修看详，改归一体。修受命叹曰：‘宋公于我前辈，人所见不同，讵能尽如己意？’遂不易一字。又故事：修书进御，惟书官崇者。是时，祁守郑州，修位在上，修曰：‘宋公于此，日久功深，吾可掩其长哉！’遂各列其姓名。宋庠闻而喜曰：‘自昔文人相凌掩，斯事古未有也。’”

《三山老人语录》云：“《旧唐史》：‘蒋伸从容言于上曰：近日官颇易得，人思徼幸。上惊曰：如此，则乱矣。对曰：乱则未乱，但徼幸者多，乱亦非难。上称叹再三。’《新史》易其语云：‘比爵赏稍易，人心且偷。帝愕然曰：偷则乱矣。伸曰：否，非遽乱，但人有觊心，乱由是生。’不若《旧史》词畅而理顺也。”

《桐江诗话》云：“永叔作韩忠献《昼锦堂记》，开石了，以碑本寄张安道，安道嗟叹久之，云：‘惜乎不先寄老夫，使此记遂有小颡。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两句中可去一字。不然，以武康之节来治相，又不然，以武康节，来治于相。’”

《本朝名臣传》云：“欧阳公知开封府，承包拯政猛之后，（“承”原作“丞”，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一切循理，不事风采。或以拯之政励修者，答曰：‘凡人材性不一，各有长短，用其所长，事无不举，强其所短，政必

不逮；吾亦任吾所长尔。’闻者服其言。”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欧阳公坐擅止青苗钱，特放罪，上表谢曰：‘敢不戒小人之遂非，思君子之改过。’”

许彦周《诗话》云：“《会老堂口号》曰：‘金马玉堂三学士，清风明月两闲人。’初谓清风明月，古今通用语，后读《南史谢灵运传》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风，对吾饮者，惟当明月。’文忠公文章固优，辞亦精致如此。”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四

梅都官

《艺苑雌黄》云：“河豚，《新附本草》云：‘味甘温，无毒。’《日华子》云：‘有毒。’予按《倦游杂录》云：‘河豚鱼，有大毒，肝与卵，人食之必死。暮春柳花飞，此鱼大肥，江淮人以为时珍，更相赠遗，脍其肉，杂蒹蒿、荻芽，淪而为羹，或不甚熟，亦能害人，岁有被毒而死者。’然南人嗜之不已，故圣俞诗：‘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此时，贵不数鱼虾。’

而其后又云：‘炮煎苟失所，转喉为莫邪。’则其毒可知，本草以为无毒，盖误矣。及观张文潜《明道杂志》，则又云：‘河豚，水族之奇味，世传以为有毒，能杀人，余守丹阳及宣城，见土人户食之，其烹煮亦无法，但用蒹蒿、荻芽、菘菜三物，而未尝见死者。’若以为土人习之，故不伤；苏子瞻，蜀人，守扬州，晁无咎，济南人，作倅，每日食之，了无所觉。南人云：‘鱼无颊、无鳞，与目能开阖及作声者，有大毒。’河豚备此四者，故人畏之。而此鱼自有二种，色淡黑有文点，谓之斑子，云能毒人，土人亦不甚捕也。子瞻在资善堂，尝与人谈河豚之美者，云：‘也直那一死。’其美可知。或云，子不可食，其大才一粟，浸之经宿如弹丸。人有中其毒者，以水调炒槐花末，及龙脑，皆可解。予尝见渔者，说所以取之之由，曰：‘河豚盛气易怒，每伏水底，必设网于上，故以物就而触之，彼将奋怒而上，遂为所获。’吴人珍之，目其腹腴为西施乳。予尝戏作绝句云：‘蒹蒿短短荻芽肥，正是河豚欲上时，甘美远胜西子乳，吴王当日未曾知。’虽然，甚美必甚恶。河豚，味之美也，吴人嗜之以丧其躯；西施色之美也，吴王嗜之以亡其国。兹可以为来者之戒。”

《诗说隽永》云：“福州岭口有蛤属，号西施舌，极甘脆，其出时，天气正热，不可致远。吕居仁有诗云：‘海上凡鱼不识名，百千生命一杯羹，无端更号西施舌，重与儿曹起妄情。’”

《六一居士诗话》云：“郑谷诗名，盛于唐末，号《云台编》，（“云”原作“雪”，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而世俗但称郑都官诗；其诗多佳句，但格不甚高，予为儿时诵之，今其集不行于世矣。梅圣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会



饮，刘原父戏之曰：‘圣俞官必止于此。’坐客皆惊，原父曰：‘昔有郑都官，今有梅都官也。’圣俞颇不乐。未几，圣俞病卒，余为序其诗为《宛陵集》，而今人但谓之梅都官，一言之谑，后遂果然，斯可叹也。”

苕溪渔隐曰：“欧阳永叔《宛陵集序》、晁无咎《海陵集序》，二序皆论诗人之多穷，余尝爱之，故兹并录。《宛陵集序》略云：（“序”字原脱，今补。）‘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海陵集序》略云：‘文学不足以发身，春秋时，士大夫显名诸侯，人称之为至今者，皆有他事业，举大而任重，排难而解纷，其用如谷帛药茗，而文章者特以缘饰而行之耳。战国异是，一切趋合抵，无春秋时事业矣，而文学尤为不急，诗又文学之余事，至唐始盛，然为之而工，不足以取世资，故世称少达而多穷，自苏、李而下，枚数之至唐，皆孙樵所论相望于穷者也。以其不足以发身而取世资，又多穷如此，而士或千一好焉，惟恐其学之不至，营度雕琢，会其得意，不啻如钟鼎之获，顾他好嗜，无足以易此者，虽数用以得诟病犹不悔，曰：吾固有得于此也。呜呼，非诚心好之，孰能困而坚，往而忘返如此哉！’”

苕溪渔隐曰：“圣俞诗工于平淡，自成一家，如《东溪》云：‘野鳧眠岸有闲意，老树著花无丑枝。’《山行》云：‘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春阴》云：‘鸠鸣桑叶吐，村暗杏花残。’《杜鹃》云：‘月树啼方急，山房人未眠。’似此等句，须细味之，方见其用意也。”

许彦周《诗话》云：“圣俞诗，句句精炼，如‘焚香露莲泣，开磬清鸥迈’之类，（“开”宋本、明钞本作“闻”。）宜乎为欧阳文忠公所称。其它古体，如朱弦疏越，一唱三叹，读者当以意求之。”

梅圣俞宠嬖曹氏，作《一日曲》，为曹氏也。苕溪渔隐曰：“余阅《宛陵集》，见《一日曲》，味其辞意，乃为南阳一娼语离而作，然则谨厚者亦复为之邪？其曲云：‘妾家邓侯国，肯愧邯郸姝；世本富缙绮，娇爱比明珠。十五学组紉，未尝开户枢；十六失所适，姓名倾闾里；十七善歌舞，使君邀宴娱。自兹著乐府，不得同罗敷。凉温忽荏苒，屡接朝大夫，相欢不及情，何异逢路衢。昨日一见郎，目色曾不渝，结爱从此笃，暂隔犹恐疏。（“犹”原作“尤”，今据宋本校改。）如何遂从宦，去涉千里途。郎跨青骢马，妾乘白雪驹，送郎郎未远，别妾妾仍孤，不如水中鳞，双双依绿蒲；不如云间鹄，两两下平湖：鱼鸟尚有托，妾今谁与俱？去去约春华，终朝怨日晡，一心思杏子，便拟见

梅花。梅花几时吐，频掏阑干数，东风若见郎，重为歌《金缕》。’”

苕溪渔隐曰：“圣俞云：‘南岭禽过北岭叫，高田水入低田流。’鲁直云：‘野水自添田水满，晴鸠却唤雨鸠归。’诗意皆相类，然鲁直造语有工，优于圣俞。”

苏子美

苕溪渔隐曰：“《元次山集自释》云：‘带箜篌而画船。’注云：‘上郎丁、下桑荒切，竹器也。’故《唐书音训》云：‘读作郎桑，见结本集。’《音训》又音：‘上力丁切，下息拯切，取鱼笼也。’盖有平仄两音。《自释》又云：‘能带箜篌，全独保生，能学聱五交切。聱，保宗全家，声也如此，漫乎非邪。’其语虽协韵，然《广韵》《集韵》于《庚》、《清》、《青》三韵中不收此箜字，并于上声《迥》字韵中收之。苏子美《松江长桥观渔诗》：‘鸣榔莫触蛟龙睡，举网时闻鱼鳖腥，我实宦游无况者，拟来随尔带箜篌。’黄鲁直《雨晴过石塘诗》：‘长虹垂地若篆字，晴岫插天如画屏，耕夫荷锄解袂褰，渔父晒网投箜篌。’秦少游《德清道中还寄子瞻诗》：‘丛薄开罗帐，沧漪写镜屏，疏篱窥窅窕，支港泛箜篌。’皆于《青》字韵中押，真误也。”

《复斋漫录》云：“子美诗云：‘笠泽鲈肥人脍玉，洞庭橘熟客分金。’吕吉甫诗：‘鱼出清波庖脍玉，菊含寒露酒浮金。’吕胜于苏：盖‘人’‘客’两字，虽无亦可。”

苕溪渔隐曰：“《吴江长桥诗》，世称三联，子美云：‘云头滟滟开金饼，水面沉沉卧彩虹。’杨次公云：‘八十丈虹晴卧影，一千顷碧玉无瑕。’郑毅夫云：‘插天螭螭玉腰阔，跨海鲸鲵金背高。’永叔谓子美此句雄伟。余谓次公、毅夫两联粗豪，较以子美之句，二公殊少蕴藉也。”

山谷云：“二苏《送梁子熙联句》云：‘大荣大辱，能生死人。’叔才。‘一物不并，以挠厥真。’子美。‘之子病闷，肠如车轮。’叔才。‘劳忧到母，饮寒著身。’子美。‘世俗卤莽，辄置莫亲。’叔才。‘文彩光艳，伏不得伸。’子美。‘凄吟哀号，酸入四邻。’叔才。‘夜计破午，若燕作秦。’子美。‘腹愤轧轧，胸奇陈陈。’叔才。‘淮国晚岭，吴渠春津。’子美。‘去谢夙蕴，归逢故辛。’子美。‘雌火在丑，刮凿遁屯。’叔才。‘驾风鞭霆，以脱凡鳞。’子美。景祐元年仲春，子美于蜀纹纸上楷写，（“纹”宋本作“绫”。）字极端劲可爱。叔才盖才翁旧字，此篇不见于《家集》，略计雄文妙墨，流落人间者，必千数百纸。二苏文章豪健痛快如此，潘、陆不足吞也。”

《复斋漫录》云：“‘田家汨汨水流浑，一树高花明远村，云意不知残照好，却将微雨送黄昏。’郑毅夫诗也。‘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

，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苏子美诗也。第二句相类，然皆清绝可爱。”

### 石曼卿

《六一居士诗话》云：“曼卿自少以诗酒豪放自得，其气貌伟然，诗格奇峭，又工于草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为世所好。余家尝得南唐后主澄心堂纸，曼卿为余草书其《筹笔驿诗》，曼卿平生所自爱者，至今藏之，号为三绝，真余家宝。曼卿卒后，其故人有见之者，云：‘恍惚如梦中。言我今为神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游，不得，忿然骑一素骡去如飞。后又云：‘降于亳州一举子家，欲呼举子去，不得，因留诗一篇与之。’余亦记举子一联云：‘莺声不逐春光老，花影长随日脚流。’神仙鬼怪，事不可知，然其诗颇类曼卿平生语，举子不能道也。”

《括异志》云：“庆历中，有朝士将晓赴朝，见美女三十余人，靓妆丽服，两两并马而行，丁度观文按辔于其后，朝士惊曰：‘丁素俭约，何姬之众邪？’有一人最后行，朝士问曰：‘观文将宅眷何往？’曰：‘非也，诸女御迎芙蓉馆主。’俄闻丁卒。”

苕溪渔隐曰：“东坡言世传王迥子高与仙人周瑶英游芙蓉城。元丰元年三月，余始识子高，问之，信然，乃作此诗，云：‘芙蓉城中花冥冥，谁其主者石与丁，珠帘玉案翡翠屏，云舒霞卷千娉婷，中有一人长眉青，炯如微云淡疏星，往来三世空炼形，竟坐误读《黄庭经》。天门夜开飞爽灵，无复白日乘云軿，俗缘千劫磨不尽，翠被冷落凄余馨。因过缙山朝帝廷，夜闻笙箫弭节听，飘然而来谁使令，皎如明月入窗棂，忽然而去不可执，寒衾虚幌风泠泠，仙宫洞房本不扃，梦中同蹑凤凰翎，径度万里如奔霆，玉楼浮空耸亭亭，天书云篆谁所铭，绕楼飞步高矜竦，仙风锵然韵流铃，遽遽云开如酒醒，芳卿寄谢空丁宁，一朝覆水不返瓶，罗巾别泪空荧荧，春风花开秋叶零，世间罗绮纷膻腥。此生流浪随沧溟，偶然相值两浮萍，愿君收视观三庭，勿与嘉谷生蝗螟。从渠一念三千龄，下作人间尹与邢。’东坡此诗，最为流丽，故秦太虚《与东坡简》云：‘素纸一轴，敢冀醉后挥扫近文并《芙蓉城诗》，时得把玩，以慰驰情。’”

许彦周《诗话》云：“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元微之《李娃行》云：‘髻鬟峨峨高一尺，门前立地看春风。’此定是娼妇。退之《华山女诗》云：‘洗妆拭面著冠帔，白咽红颊长眉青。’此定是女道士。东坡作《芙蓉城诗》，亦用‘长眉青’三字，云：‘中有一人长眉青，炯如微云淡疏星’，便是神仙风度。”

### 卷第二十五

## 卷第二十五

### 半山老人

《复斋漫录》云：“《西清诗话》：‘荆公《赏花钓鱼》诗：披香殿上留珠辇，太液池边送玉杯。都下人以公用柳耆卿太液波翻、披香帘卷之句。’余读唐上官仪《初春诗》云：‘步辇出披香，清歌临太液。’乃知荆公取仪诗，岂谓柳词邪？庾信《暮春诗》云：‘宜春苑中春已归，披香殿里作春衣。’长安有宜春宫，此又以宜春对披香矣。”

《六朝事迹》云：“半山报宁禅寺，荆公故宅也。其地名白塘，旧以地卑积水为患，自荆公卜居，乃凿渠决水以通城河，元丰七年公病愈，乃请以宅为寺，因赐寺额；由城东门至蒋山，此半道也，故今亦名半山寺。陈轩《金陵集》载荆公《半山诗》凡十五首。”苕溪渔隐曰：“山谷称荆公为半山老人，故《跋胡笳集句》云：‘湓城王寅拟半山老人集句，《胡笳十八拍》是也。’”

蔡宽夫《诗话》云：“荆公尝云：‘诗家病使事太多，盖皆取其与题合者类之，如此乃是编事，虽工何益；若能自出己意，借事以相发明，情态毕出，则用事虽多，亦何所妨。’故公诗如‘董生只为《公羊》惑，（“惑”原作“感”，今据宋本校改。）岂肯捐书一语真’，‘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之类，皆意与本题不类，此真所谓使事也。”

《复斋漫录》云：“荆公诗：‘静憩鸪鸣午，荒寻犬吠昏。’学者谓公取唐诗‘一鸪鸣午寂，双燕语春愁’之句。余尝见东坡手写此诗，乃是‘静憩鸡鸣午’，读者疑之，盖不知取唐诗‘枫林社日鼓，茅屋午时鸡’。”

陈子高云：“庚辰三月十日，与关圣渊、陈明信集太平寺，明信诵介甫《三品石》句，以为介甫善论古今，如‘国亡今日顽无耻，自谓当年不与谋’，后之诗人，不复措词矣。圣渊云：‘介甫但是融化《石笋行》旧语，且陈亡，江总辈皆北面讎仇，岂如此石之耐久邪？’圣渊及余作诗以反介甫，明信终守己说，争论纷然，日暮罢去，诗竟不就。后十四年，当癸巳寒食，重寻昔游，群石巉然固在，圣渊、明信死已久矣。”苕溪渔隐曰：“子高《三品石诗》云：‘临春结绮今何在，屹立巉巉终不改，可怜江总负君恩，白头仍作北朝臣。’此反介甫诗意也。”

苕溪渔隐曰：“谜字自鲍照始以字体解释为之，《井土二字谜》云：（“土二”二字原无，今据宋本校补。）‘二形一体，四支八头，四八二八，飞泉仰流。’‘乾之一九，从立无偶，坤之二六，宛然双宿。’故介甫《用字谜》云：‘一月又一月，两月共半边，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长流之川，一家有六口，两口不团圆。’”

《艺苑雌黄》云：“予顷与荆南同官江朝宗论文，江云：‘前辈为文，皆



有所本，如介甫《虎图诗》，语极遒健，其间有神闲意定始一扫之句，为此只是平常语，无出处，后读《庄子》，宋元君画图，有一史后至，僮僮然不趋，受揖不立，（“不”原作“下”，今据宋本校改。）因之舍，解衣盘礴羸，君曰：是真画者也。郭象注：内足者神闲而意定。乃知介甫实用此语也。’又言：‘杜陵有《王十五阁会诗》：病身虚俊味，何幸饫儿童。俊味亦有来处，《本草》胡注中云：此物煮为羹臠，极俊美，除风破冷，足为饌中之俊。’又言：‘韩退之《叉鱼诗》：骈首类同条。骈首虽是常语，然考之《周易》：贯鱼以宫人宠。王弼注：贯鱼，谓五阴骈头相次，似贯鱼也。退之盖取此。又杜诗《赠李校书》：众中每一见，使我潜动魄。按《文选》江淹《杂体诗序》云：蛾眉讵同貌，而俱动于魄，芳草宁共气，而皆悦于魂。则动魄之说，杜亦有所本也。’”

《元城先生语录》云：“仆尝问先生曰：‘神庙必欲变法，何也？’先生曰：‘天下之法，未有无弊者，祖宗以来，以忠厚仁慈治天下，至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乎舒缓，委靡不振，当时士大夫亦自厌之，多有文字论列；至神庙即位，富于春秋，天姿绝人，见两蕃不服，及朝廷州县多舒缓，不及汉唐全盛时，每与大臣论议，有怫然不悦之色。当时执政从官有识者，不敢承当，独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当之，以激切奋怒之言，发动上心，遂以前朝为不治之朝，神庙一旦得之，以为千载会遇。改法之初，以天下公论，谓之流俗，内则太后，外则顾命大臣等，尚不能回，何况台谏侍从州县乎？只增其势耳。虽天下之人，群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动者，盖有八字，吾友宜记之。’仆因问八字，曰：‘虚名实行，强辨坚志。当时天下之论，以金陵不作执政，为屈此虚名也；平生行己，无少许点涓，言者虽欲诬之，人主不信，此实行也；论议人主之前，贯穿经史古今，不可穷诘，故曰强辨；前世大臣，欲任意行一事，或可以生死祸福恐之而回，此老实不可动，故曰坚志；因此八字，新法所以必行也。故得君之初，与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意，则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辨乃已；及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熙宁之初比也。’”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介甫初为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苏轼为开封试官，策问进士，以‘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哱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介甫见之不悦。轼弟辙辞条例司，言青苗不便，介甫尤怒，乃定制策登科者，不得与馆职，皆送审官，与合入差遣，以轼、辙兄弟故也。”

《龟山语录》云：“或谓‘荆公晚年诗，多有讥诮神庙处，若下注脚，尽做得谤讟宗庙，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个道理。不成荆

公之徒笺注人诗文，陷人以谤讪宗庙之罪，吾辈也便学他。昔王文正公在中书，寇莱公在密院，中书偶倒用了印，莱公须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书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问吏人：汝等且道密院当初行遣倒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学他，不是更不问。如今日所罪谤讪宗朝、毁谤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时，惟恐不闻其过，故许人规谏，至如舜求言，乃立谤木，是真欲人之谤己也。《书》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盖圣人之于天下，常惧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虽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诗》三百篇，经圣人删过，皆可以为后王法，今其所言，讥诮时君者几半，不知当时遭谤讪之罪者几人矣。禁止谤讪，自出于后世无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为法。’”

《复斋漫录》云：“荆公既排退之，而反喜扬雄，（“而反”原作“后而”，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故著说以明《剧秦》非雄所作，又为诗以辨之曰：‘岂常知符命，何苦自投阁。长安诸愚儒，操行自为薄。谤诮出异己，转载因疏略。孟柯劝伐燕，伊尹干说亳。扣马触兵锋，食牛要禄爵。史官蔽多闻，自古喜穿凿。’盖以投阁《剧秦》等事，比伊尹干汤、伯夷扣马、百里奚饭牛，为不足信也。人之嗜好，一有所惑如此；然其后又作绝句以咏雄云‘他年未免投天阁，虚为新都著《剧秦》’，又《古诗》云‘岁晚天禄阁，强颜为《剧秦》’者，何邪？”

《艺苑雌黄》云：“僧惠洪《冷斋夜话》载介甫诗云：‘春残叶密花枝少，睡起茶多酒盏疏。’‘多’字当作‘亲’，世俗传写之误。洪之意盖欲以‘少’对‘密’，以‘疏’对‘亲’。予作荆南教官，与江朝宗汇者同僚，偶论及此，江云：‘惠洪多妄诞，殊不晓古人诗格，此一联以密字对疏字，以多字对少字，正交股用之，所谓蹉对法也。’”

《复斋漫录》云：“荆公诗：‘日高青女尚横陈。’横陈事见相如赋及《楞严经》。云：青女者，主霜雪之神也。故《淮南子》云：‘至秋三月，青女乃出降霜雪。’高诱注云：‘青女，乃天神青腰玉女，主天霜雪。’荆公以青女为霜，于理未当。杜子美《秋野诗》云：‘飞霜任青女。’乃为尽理。梁昭明《博山香炉赋》云：‘青女司寒，红光翳景。’亦皆为霜雪神矣。”

许彦周《诗话》云：“荆公爱看水中影，此亦性所好，如‘秋水泻明河，迢迢藕花底。’又《桃花诗》云：‘晴沟春涨绿周遭，俯视红影移渔舸。’皆观其影也。其后云：‘攀条弄芳畏腕脱，已见黍雪盘中毛。’事见《家语》。”

《复斋漫录》云：“前辈以荆公诗‘功谢萧规惭汉第，恩同隗始诧燕台’，以台为失。《史记》云：‘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然太白诗云：‘何人’

为筑黄金台。’然则承袭之误，其来久矣。”

《艺苑雌黄》云：“予与乡人翁行可同舟泝汴，因谈及诗，行可云：‘介甫善下字，如荒埭暗鸡催月晓，空场老雉挟春骄。下得挟字最好，如《孟子》挟贵挟长之挟。’予谓介甫又有‘紫萸凌风怯，苍苔挟雨娇。’陈无己有‘寒气挟霜侵败絮，宾鸿将子度微明。’其用挟字，亦与前一联意同。”

苕溪渔隐曰：“王驾《晴景》云：‘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兼无叶底花，蛺蝶飞来过墙去，应疑春色在邻家。’此唐《百家诗选》中诗也。余因阅荆公《临川集》，亦有此诗，云：‘雨来未见花间蕊，雨后全无叶底花，蜂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百家诗选》是荆公所选，想爱此诗，因为改七字，使一篇语工而意足，了无镰斧之迹，真削锯手也。”

《四六谈麈》云：“荆公在金陵，有中使传宣抚问，并赐银盆茶药，令中外各作一表，既具，稿无可于公意，公乃自作，今见集中。其词云：‘信使恩言，有华原隰，宝奩珍剂，增贲丘园。’盖五事见四句中，言约而意尽，众以为不及也。”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介甫在朝，每有中使宣召及赐予，所赠之物，常倍旧例，阴结内侍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因能固上之宠。上使中使二人，潜察府界青苗，还皆言民便之。故上坚行不疑。”

《复斋漫录》云：“乌石岗距临川三十里，荆公外家吴氏居其间，故诗云：‘不知乌石岗边路，到老相寻得几回。’盐步门，在荆公旧居之前，故诗云：‘曲池丘墓心空折，盐步庭闱眼欲穿。’临川郡学在州治之东，城隅之上，其门庭之间，有池不广，而旱暵不竭，世传以为王右军墨池，每当贡士之岁，或见墨汁点滴，如泼出于水面，则次春郡人必有登科者。荆公《送和甫奉使江南诗》：‘为我聊寻逸少池。’皆纪实也。”

《复斋漫录》云：“陈无己《诗话》谓平甫以杨蟠《金山诗》为庄宅牙人语，解量四至。诗云：‘天末楼台横北固，夜深灯火见扬州。’然余观荆公《金山诗》，前四句亦类此，‘天末海门横北固，烟中沙岸似西兴，已无船舫犹闻笛，远有楼台只见灯。’”苕溪渔隐曰：“平甫《游金山诗》云：‘北固山连三楚尽，中濡水入九江深。’平甫讥杨蟠诗，反自作此等语，何也？”

《复斋漫录》云：“平甫年十三，登滕王阁，赋诗云：‘滕王平日好追游，高阁依然枕碧流。胜地几经兴废事，夕阳偏照古今愁。城中树密千家市，天际人归一叶舟。极目烟波吟不尽，西山重叠乱云浮。’时郡守张侯见而异之，为启宴张乐于其上。其后建中靖国元年，其女识之于石云。平甫元丰初，以交郑侠，遂废于家，作诗云：‘三见齐王不一言，须知自古致君难，纷纷齐虏夸迂阔，口舌从来易得官。’”

《复斋漫录》云：“刘禹锡《嘉话》，谓唐延英殿即灵芝殿也，谓之小延英。余见《云斋广录》，载平甫熙宁六年冬，直宿崇文院，梦有人邀至海上，见海中宫殿甚盛，其中乐作，题其宫曰灵芝。平甫有诗纪之，略云：‘万顷波涛木叶飞，笙箫宫殿号灵芝。’则灵芝之号，不特世间也。余又观平甫女名茂者石刻云：‘曾子固旧有《梦纪》，以述其事。’然子固之文，世竟无蓄之者。”

《东皋杂录》云：“荆公在钟山兴国寺，见一尼入寺，使蔡天启集句嘲之云：‘不住熏炉换好香，为他人作嫁衣裳，因过竹院逢僧话，始觉空门气味长。’又《集句咏百行池鱼》云：‘门前流水清粼粼，赤鲤腾出如有神，君欲钓鱼须远去，慎勿近前丞相嗔。’”

许彦周《诗话》云：“钟山有一诗云：‘当年睥睨此山阿，欲著红楼贮绮罗，（“著”原作“恋”，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今日重来无一事，（“事”原作“字”，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却骑羸马下坡陀。’此王雱诗。雱讪直，不为荆公所喜，然此诗实可传也。”

贺方回

《复斋漫录》云：“方回词有《雁后归》云：‘巧剪合欢罗胜子，钗头春意翩翩。艳歌浅笑拜嫣然。愿郎宜此酒，行乐驻华年。未至文园多病客，幽襟凄断堪怜。旧游梦挂碧云边。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山谷守当涂，方过焉，人日席上作也。腔本《临江仙》，山谷以方回用薛道衡诗，故易以《雁后归》云。唐刘餗传记云：‘隋薛道衡聘陈，作《人日诗》曰：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千。南人嗤之，及云：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乃曰，名下无虚士。’”

卷第二十六

卷第二十六

东坡一

东坡云：“余在颍州，梦至一官居，人物与俗无异，而山川清远，有足乐者。顾视堂上，榜曰仇池。觉而念之：仇池，武都氏故地，杨难当所保，余何为居之。明日，以问客，客有赵令畤德麟者，（“畤”原作“畴”，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曰：‘何为问此？此乃福地小有洞天之附庸也。杜子美诗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边？’他日，工部侍郎王钦臣仲至谓余曰：‘吾尝奉使过仇池，有九十九泉，万山环之，草木鲜丛，可以避世，如桃源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送范景仁游洛中诗》：‘藓书标洞府，松盖偃天坛。’注云：‘欧阳永叔尝游嵩山，日暮，于绝壁上见苔藓成文云：神清之洞。



明日复寻不见。’又《六一居士集》有《戏占唐山隐者诗》：‘我昔曾为洛阳客，偶向岩前坐盘石，四字丹书万仞崖，神清之洞琐楼台。’盖纪此事。余谓二公人物文章，俱为天下第一，自是神仙中人，应居紫府、阆苑，固宜所梦所见之异也。”

苕溪渔隐曰：“子由作《子瞻墓志》云：‘公谪黄州，幅巾芒屨，与田夫野老相从溪谷之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

《元城先生语录》云：“士大夫只看立朝大节如何，若大节一亏，则虽有细行，不足赎也。东坡立朝大节极可观，才意迈峻，惟己之是信，在元丰，则不容于元丰，人欲杀之；在元祐，则虽与老先生议论，亦有不合处，非随时上下人也。”

苕溪渔隐曰：“余观《子瞻墓志》云：‘元祐二年，君实方议改免役为差役，差役行于世，法久多弊，编户充役，不习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产，而狭乡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先帝知其然，故为免役。君实为人，忠信有余，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以差役代之，方差官置局，公亦与其选，独以实告，而君实始不悦矣。尝见之政事堂，条陈不可，君实忿然，公曰：昔韩魏公刺陕西义勇，公为谏官，争之甚力，魏公不乐，公亦不顾，某昔闻公道其详；岂今日作相，不容某尽言邪？君实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补外，不许，君实始怒，有逐公意，会其病卒乃已。’”

《艺苑雌黄》云：“东坡《端午帖子皇帝阁》云：‘微凉生殿阁，习习满皇都，试问吾民愠，南风为解无。’原其意，盖欲圣君推南风之德，以及于黎庶也。唐文宗与柳公权联句，东坡以为公权有美而无箴，因续四句，其作《端午帖子》，用此意也。然洪驹父谓公权已含箴规之意，虽不必续可也。故《吕氏家塾广记》云：‘说者，谓公权有讽谏之意，以文宗乐广厦之凉，而不知路有暎死也。’此语良是。观公权尝以笔谏，盖造次不忘纳君于善者，岂于此而无箴邪？又陈辅之以‘殿桷生余凉’，此两字有功于修辞。予谓辅之此语，无甚意义，今世所传，多只用公权旧语，故东坡诗‘微凉生殿阁，习习满皇都。’又云：‘卧闻疏滴梧桐雨，独咏微凉殿阁风。’不闻有‘殿桷余凉’之说。”

苕溪渔隐曰：“东坡所记汤泉，（“坡”原作“城”，今据宋本校改。）秦州之骆谷，渝州之陈氏山居，与秦君之所赋东坡，及匡庐、汝水、尉氏、骊山，后谪居惠州，游白水山佛迹岩，浴于汤泉，共有其八矣。余之所见，新安之黄山，闽中之剑浦，亦有其二矣。第汤泉多作硫黄气，浴之则袭人肌肤，惟骊山是礬石泉，李贺诗云：‘华清源中礬石汤，徘徊百凤随君王。’黄山是朱砂泉，《图经》云：‘黄山旧名黟山，黟山东峰下有朱砂汤泉，热可点茗，春时

即色微红。’昔人题诗云：‘三十六峰高倚天，瑶台金阙贮神仙，嵩阳若与黄山比，犹少灵砂一道泉。’盖为是也。余尝谓汤泉，其理不可致诘，故东坡《白水山汤泉诗》云：‘积火焚大槐，蓄油炎武库。惊燃丞相井，疑浣将军布。自怜耳目隘，未测阴阳故。郁攸火山裂，鬻沸汤泉注。岂惟渴兽骇，坐使痴儿怖。安能长鱼鳖，仅可燔狐兔。山中惟木客，户外时芒屨。虽无倾城浴，幸免亡国污。’唐子西《汤泉记》云：‘佛迹院中涌二泉，其东所谓汤泉，其西雪如也。二泉相去步武间，而东泉热甚，殆不可触指，以西泉解之，然后调适可浴。意山之出二泉，专为浴者计哉！或说炎州地性酷烈，故山谷多汤泉；或说水出硫黄，地中即温，初不问南北。今临潼汤泉，乃在正西，而炎州余水，未必皆热，则地性之说，固已失之。然以硫黄置水中，水不能温，则硫黄之论，亦未为得。吾意汤泉在天地间，自为一类，受性本然，不必有待，然后温也。凡物各求其类，而水性尤耿介，得其类，则虽千万里，而伏流相通，非其类，则横绝径过，十字旁午，而不相入。故二泉之间，不能容寻常，而炎凉特异如此，盖亦无足怪者。吹气为寒，呵气为温，而同出于一口，此其证也。’”

《六朝事迹》云：“建康圣汤延祥寺，（“祥”原作“禅”，今据宋本校改。）隶汤山下，旧有汤泉十所，今存者六。唐德宗时，韩滉为浙江观察使，滉小女有恶疾，浴于汤，应时而愈，乃以女妆奁建精舍于汤山之右。”

《艺苑雌黄》云：“吟诗喜作豪句，须不畔于理方善。如东坡《观崔白骤雨图》云：‘扶桑大茧如瓮盎，天女织绢云汉上，往来不遣凤衔梭，谁能鼓臂投三丈？’此语豪而甚工。石敏若《咏雪诗》有‘燕南雪花大于掌，冰柱悬檐一千丈’之语，豪则豪矣，然安得尔高屋邪？虽豪，觉畔理。或云，《咏雪》非敏若诗，见鲍钦止《夷白堂小集》。”苕溪渔隐曰：“《东坡集》载此诗，是《题赵令晏崔白大图幅径三丈》，故云：‘往家不遣凤衔梭，谁能鼓臂投三丈。’可谓善造语能形容者也。《画品》中止有李营丘《骤雨图》，从无崔白者，兼东坡此诗又云：‘人间刀尺不敢裁，丹青付与濠梁崔，风蒲半折寒雁起，竹间的皪横江梅’，乃是崔白《冬景图》，《艺苑》以为《骤雨图》，误矣。余又观李太白《北风行》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秋浦歌》云：‘白发三千丈。’其句可谓豪矣，奈无此理何？如秦少游《秋日绝句》：‘连卷雌蜺拱西楼，（“拱”宋本、徐钞本作“挂”。）逐雨追晴意未休，安得万妆相向舞，洒酣聊把作缠头。’此语豪而且工。”

《复斋漫录》云：“《送顾子敦诗》：‘人间一好汉，谁是张长史？’《旧史》：‘张柬之为荆州长史，则天问狄仁杰曰：安得一好汉用之？狄因荐柬之。’《新史》易‘好汉’为‘奇男子’。”

苕溪渔隐曰：“余阅《旧史》云：‘则天问仁杰曰：朕要一好汉任使，有

乎？仁杰曰：荆州长史张柬之，其人虽老，真宰相才也。’温公《通鉴》云：‘太后尝问仁杰：朕欲得一佳士用之。’《新史》云：‘武后谓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孙之翰《唐史论断》云：‘武氏问仁杰曰：我要一好人任使。’并不云奇男子，《复斋》误矣。”

《东皋杂录》云：“顾子敦肥伟，号顾屠，故东坡《送行诗》有‘磨刀向猪羊’之句以戏之。又尹京时，与从官同集慈孝寺，子敦凭几假寐，东坡大书案上曰：‘顾屠肉案。’同会皆大笑。又以三十钱掷案上，子敦惊觉，东坡曰：‘且快片批四两来。’”

《复斋漫录》云：“内翰顾子敦身体魁伟，与山谷同在馆中，夏多昼寝，山谷俟其耳热熟寐，即于子敦胸腹间写字，子敦苦之。一日，据案而寝，既觉曰：‘尔亦无如我何。’及还舍，夫人诘其背字，脱衣观之，乃山谷所题诗云：‘绿暗红稀出凤城，暮云楼阁古今情，行人莫听宫前水，流尽年光是此声。’此乃市廛多用此语以文背，故山谷因以为戏。”

《东皋杂录》云：“东坡善嘲谑，以吕微仲丰硕，每戏曰：‘公具有大臣体，《坤》六二所谓直方大也。’后拜相，东坡当制，有云：‘果艺以达，有孔门三子之风，直方而大，得《坤爻》六二之动。’又尝谒微仲，值其昼寝，久之方见，便坐昌阳盆畜一绿龟，坡指曰：‘此易得耳，唐庄宗时有进六目龟者，敬新磨献口号云：不要闹，不要闹，听取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三觉。’微仲不悦。”

苕溪渔隐曰：“《送小本禅师赴法云》云：‘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别赞上人诗》中全语，岂偶然用之邪？《题碧落洞诗》云：‘小语辄响答，空山白云惊。’此语全类李太白，今印本误作‘自雷惊’，不惟无意味，兼与上句重叠也。后自岭外归，《次韵江晦叔诗》云：‘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语意高妙，有如参禅悟道之人，（“有如”二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

东坡云：（“云”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元丰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踞高峰，俯鹤巢，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呼之使前，则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数弄，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委袖出嘉纸一幅，曰：‘吾无求于公，得一绝句足矣。’坡笑而从之，诗曰：‘山头孤鹤向南飞，载我南游到九嶷，下界何人也吹笛，可怜时复犯龟兹。’”

苕溪渔隐曰：“《西清诗话》云：‘余尝观唐人《西域记》，言龟兹国王



与臣庶知乐者，于大山间听风雨之声，（“雨”宋本、徐钞本作“水”。）均节成音，后翻入中国，如《伊州》《凉州》《甘州》，皆龟兹至也。’又《学林新编》云：‘《前汉地理志》上郡有龟兹县，应劭注曰：龟兹音丘慈。某案字书，龟居逵切，又居求切，盖居求音鸠，亦收在鸠字韵中，然则龟兹当音鸠慈，而应劭音龟作丘者，于字书居求切，误调入丘音也。其余史书并音龟兹作丘慈，实应劭唱其误耳。番夷名号，有它音不读如本字，故可汗音榼寒，阏氏音烟支，谷蠡音禄黎，弭氏音权精，浩亶音阁门，番汗音盘寒，允吾音铅牙，先零音铣怜，冒顿音墨特，凡此皆变为它音，诸名山藏及各书亦不载者。’”

茗溪渔隐曰：“《后山诗话》谓：‘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余谓《后山》之言过矣，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赤壁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中秋词》；‘落日绣帘卷，庭下水连空’，《快哉亭词》；‘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初夏词》；‘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夜登燕子楼词》；‘楚山修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咏笛词》；‘玉骨那愁障雾，冰肌自有仙风’，《咏梅词》；‘东武南城新堤固，涟漪初溢’，《宴流杯亭词》；‘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夏夜词》；‘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别参寥词》；‘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秋夜词》；‘霜降水痕收浅碧，鳞鳞露远洲’，《九日词》；（“九日词”三字原作墨丁，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凡此十余词，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子瞻自言，平生不善作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后山》乃比之教坊司雷大使舞，是何每况愈下？盖其谬耳。”

《复斋漫录》云：“《肉芝诗序》曰：‘顷在京师，有凿井得如婴儿手以献者，臂指皆具，肤理如生，余闻之隐者曰，此肉芝也。与子由烹而食之。’按《仙传拾遗》载：‘进士萧靖之，（“靖”宋本、徐钞本作“静”。）掘地得物，类人手，肥嫩色微红，烹食之。后遇异人曰：尝食仙药。因告之。曰：肉芝，食之者多寿。’何东坡忘此邪？”

《复斋漫录》云：“万松亭在关山，始麻城县令张毅，植万松于道周，（“周”原作“用”，今据宋本校改。）以庇行者，且以名其亭。去未十年，（“去”原作“云”，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而松之存者十不及三四。东坡元丰二年，谪居黄州，过而赋诗云：‘十年种木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天公不救斧斤厄，（“救”原作“赦”，今据宋本校改。）野火解怜冰雪姿，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崇宁以还，坡文方禁，故诗碑不复见，而过往题咏者，不可胜纪。鄱阳倪左司涛



伤之以诗，云：‘旧韵无仪字，苍髯有恨声。’谓此也。”

苕溪渔隐曰：“柳子厚、王介甫，以道傍大松，人多取以为明，（“明”原作“用”，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各以诗惜之；子厚意虽自谓语反成晦，不若介甫语显而意适也。子厚云：‘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不以险自防，遂为明所误。’介甫云：‘虬甲龙髯不可攀，亭亭千尺荫南山，自嗟无地逃斤斧，岂愿争明爝火间。’余顷过衡岳，夹道古松最盛，正有此患；虽岳祠相近，官不能禁也。”

苕溪渔隐曰：“吾家有二画马，乃陆远所摹伯时旧本，其一则子瞻诗：‘龙膺豹股头八尺，奋迅不受人间羁。’其一则黄鲁直诗：‘西河驄作蒲萄锦，（“驄”原作“联”，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目光夹镜耳卓锥。’止哦此二诗，虽不见画图，当如支遁语‘道人怜其神俊也’。”

《复斋漫录》云：“《明皇杂录》言：‘上所乘马，有玉花驄、照夜白。’又《异人录》言：‘玉花驄者，（“驄”原作“聪”，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以其面白，故又谓之玉面花驄。’故杜子美《丹青引》云：‘先帝天马玉花驄，画工如山貌不同。’《观曹将军画马图歌》云：‘曾貌先帝照夜白，龙池十日飞霹雳。’”苕溪渔隐曰：“李伯时亦尝画《照夜白图》，蔡天启题诗云：‘天上房星不下来，连山刍粟饱駉骀，龙姿逸驾飞腾尽，赖尔毫端力挽回。’略似坡云。”

《复斋漫录》云：“《东坡笔记》谓：‘李将军思训作《明皇摘瓜图》，嘉陵山川，帝乘赤骠，起三鬃，与诸王嫔御十数骑，出飞仙岭下，初见平陆，马皆若惊，而帝马见小桥不进，正作此状。不知三鬃谓何，今乃见岑参诗有《卫尚书赤骠马歌》云：赤髯胡雏金剪刀，平时剪出三鬃高。乃知唐御马多剪治，而三鬃其饰也。’以上皆东坡说也。余读白乐天诗云：‘舞衣裁两叶，（“两”宋本作“四”。）马鬣剪三花。’杨巨源《观打球诗》云：‘玉勒回时露赤汗，花鬃分处拂红缨。’严维作《敕命赐宁王马诗》亦有云：‘镜点黄金眼，花开白雪鬃。’何东坡独忘乐天等诗邪？余又尝见小说，言：‘开元天宝间，世尚轻肥，多爱三花饰马。’郭若虚家藏韩幹画《贵戚阅马图》，中有三花马，苏大参家有韩幹画《三花御马》，晏元献家张一画《虢国出行图》，其上亦有三花马。盖三花马剪鬃为三辮耳。”

苕溪渔隐曰：“东坡《题伯时画马》云：‘龙眠胸中有千驷。’议者谓讥其无德而称。余意其不然，如文与可善作墨竹，故《和笈笏谷》云：‘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岂亦是讥之邪？又山谷《咏伯时虎脊天马图》亦云：‘笔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盖言画马之妙，得之于心，应之于手，若轮扁之斫轮也。”

《复斋漫录》云：“山谷《次韵子瞻和子由观韩幹马因论伯时画天马》云：‘曹霸弟子沙苑丞，喜作肥马人笑之；李侯论幹独不尔，妙画骨相遗毛皮。翰林评书乃如此，贱肥贵瘦渠未知。’盖谓东坡尝作《孙莘老墨妙亭诗》云：‘峯山传刻典刑在，千载笔法留阳冰。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岂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意属此也。”

苕溪渔隐曰：“山谷《题伯时天育骠骑图》云：‘明窗盘礴万物表，写出人间真乘黄，邂逅今身犹姓李，可非前世江都王。’山谷用此事于伯时，尤为亲切，姓与艺皆同也。江都王画马，今犹有存者，陈去非尝跋以小诗云：‘天上房星空不动，人间画马亦难逢，当年笔下千金鹿，此日窗前八尺龙。’”

《麈史》云：“古之善作诗者，工用人语，浑然若出于己，予于李杜见之。颜延年《赭白马赋》云：‘旦刷幽燕，昼秣荆越。’子美《骢马行》云：‘昼洗须腾泾渭深，夕趋可刷幽并夜。’太白《天马歌》云：‘鸡鸣刷燕晡秣越。’皆出于颜赋也。退之云：‘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信哉！”

许彦周《诗话》云：“老杜作《曹将军丹青引》云：‘一洗万古凡马空。’东坡《观吴道子画壁诗》云：‘笔所未到气已吞。’吾不得见其画矣，斯评也，二公之句，各可以当之。”

《复斋漫录》云：“老杜《赠曹将军霸诗》云：‘开元之中尝引见，承恩数上黄金殿。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鄂公谓尉迟敬德，褒公谓段志元也。故东坡《赠写真何充诗》云：‘黄冠野服山家客，意欲置我山岩中，勋名将相今何在，枉写褒公与鄂公。’盖用此也。鲍钦止亦作《谢传神蔡景直》云：‘驰誉丹青有古风，笔端及我未宜蒙，云台麟阁遥相望，枉写褒公与鄂公。’用东坡语，尤为无功。”

《东观余论》云：“《阁中集》、《名画记唐志》皆作韦鷗，子美有《韦偃画马诗》，‘偃’当作‘鷗’，盖传写之误。曹将军画马，神胜形；韩丞画马，形胜神；鷗从容二人间，（“鷗”原作“鸥”，今据上文校改。）第笔格差不及耳。”

卷第二十七

卷第二十七

东坡二

《复斋漫录》云：“《古乐府》张正见《雉子斑》云：‘惟当渡弱水，不怯如皋箭。’毛处约《雉子斑》云：‘能使如皋路，相迎巧笑间。’盖用贾大夫事耳。而黄朝英《缙素杂记》乃谓东坡错用如皋事，故云：‘不向如皋闲射雉，归来何以得卿卿。’盖承《古乐府》之误耳。若潘安仁《射雉赋》云

：‘昔贾氏之如皋，试解颜之一笑。’山谷《南园记》云：‘可尽记子之言，我将瓠之南园之石，他日御以如皋，虽不获雉，尚期一笑哉。’若二公者，真可谓得《传》意。”

《复斋漫录》云：“《虢国夫人夜游图诗》：‘当时亦笑张丽华，不知门外韩擒虎。’盖全用小杜《台城曲》两句云：‘门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凡此，取陈后主，张贵妃名丽华，尤见宠幸，隋遣韩擒虎平陈，后主与丽华俱被收。今之坡诗，皆误作潘丽华，（“皆”原作“为”，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遂致黄朝英《湘素杂记》以东坡为误，盖彼不记小杜诗也。”

《艺苑雌黄》云：“《前汉龚遂传》有令民种一百本薤五十本葱之说。坡《和段逢诗》云：‘细思种薤五十本，大胜取禾三百廛。’则误以一百本为五十本矣。陈孔璋《为袁绍檄豫州文》，（“璋”原作“章”，“文”原作“又”，今俱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言曹操之罪云：‘特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游圣女山诗》云：‘纵令司马能瓠石，奈有中郎解摸金。’则误以校尉为中郎矣。《卢氏杂说》：‘郑余庆召亲朋，呼左右曰：处分厨家，烂蒸去毛，莫拗折项。诸人以谓蒸鹅鸭，良久就食，每人前粟米饭一盂，烂蒸葫芦一枚。’《赠陈季常诗》曰：‘不见卢怀慎，蒸壶似蒸鸭。’则又以郑余庆为卢怀慎。《雪诗》押檐字一联云：‘败屨尚存东郭指，飞花又舞谪仙檐。’东郭指正用雪事，出《史记滑稽传》，谪仙檐盖取李太白诗所谓‘飞花送酒舞前檐’者，即无雪事矣。《赠王子直诗》云：‘水底笙歌蛙两部，山中奴隶橘千头。’谁不爱其语之工。然《南史》：‘孔德璋门庭之内，（“璋”原作“彰”，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草莱不剪，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即无笙歌之说。《次韵滕元发寄诗》云：‘坐看青丘吞泽芥，自惭黄潦荐溪蘋。’按《子虚赋》云：‘秋田乎青丘，彷徨乎海外，吞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蒂芥，刺鲮也，非草芥之芥，《西湖诗》亦有‘青丘已吞云梦芥’之说，皆非也。”

《谷庵铭》云：“孔公之堂名虚白，苏子堂后作圆屋，堂虽白矣庵自黑，知白守黑名曰谷。”《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然则知白守黑，不可谓之名曰谷也。又诗中言宋广平为铁心，夏仲御为木肠，亦皆与本处不合。

《复斋漫录》云：“玉仙观在京城东南宣化门七八里间，仁宗时陈道士所修葺，花木亭台，四时游客不绝，东坡诗所谓‘玉仙洪福花如海’是也。《和徐积诗》：‘杀鸡未肯邀季路，裹饭应须问子来。’按《庄子》书：‘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人相与为友。’然无裹饭之事，《庄子》书又载：‘子



與、子桑友，而霖雨十日，子與曰：子桑殆病矣。裹饭而往食之。’方知裹饭者子與、子桑，非子来也。东坡此诗为误。《观退之赠崔立之诗》云：‘昔者十日雨，子来寒且饥；其友名子與，忽然忧且思，褰裳触泥水，裹饭往食之。好事漆园吏，书之存雄辞。’然其失自退之矣。”

《艺苑雌黄》云：“老杜《房公池鹅诗》：‘凤凰池上应回首，为报笼随王右军。’山谷《题刘将军画鹅诗》：‘还似山阴书罢，举群驰向王家。’而前辈诗又有‘鹅费羲之墨’，‘书罢笼鹅去’，‘数纸尚可博白鹅’，‘山阴不见换鹅经’，‘白鹅曾换右军书’，皆不斥言所书者何经。《西清诗话》载李白诗：‘山阴道士如相访，为写《黄庭》换白鹅。’考之《晋史》，逸少所写乃《道德经》，非《黄庭》也。太白盖误用此事。比观梅圣俞《谢宋元宪赠鹅诗》：‘昔居凤池上，曾食凤池萍。乞与江湖去，从教养素翎。不同王逸少，辛苦写《黄庭》。’圣俞此语，岂亦承太白之误欤？又观《白氏六帖》所载，亦言《黄庭经》，则古人误用此事，非独太白为然也。”苕溪渔隐曰：“吕居仁《寄朱希真诗》云：‘主人鹅可换，更为写《黄庭》。’亦沿袭误用也。余谓太白又有诗云：‘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则又谓《道德经》矣。”

《东观余论》云：“世传《黄庭经》为逸少书，仆尝考之，非也。按陶隐居《真诰翼真检论上清真经始末》云：‘晋哀帝兴宁二年，南岳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长史杨君，使作隶字写出，以传护军长史许君，及子上计掾，掾以付子黄民，（“掾”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民以传孔点，（“点”宋本、徐钞本作“默”。）后为王兴先窃写之，度江飘沦，惟有《黄庭》一篇得存。’盖此经也。仆按甲子岁，逸少以晋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岁在辛酉，后二年即哀帝兴宁二年，始降《黄庭》于世，安得逸少预书之？又案梁虞龢《论书表》云：‘山阴县壤村养鹅道士谓羲之曰：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两章，便合群以奉。于是羲之便停半日，为写毕，携鹅去。’而《晋书》本传亦著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初未尝言写《黄庭》也。以二书考之，即《黄庭》非逸少书无疑。然陶隐居《与梁武帝启》云：‘巡少有名之迹，不过数首，《黄庭》、《劝进》、《告誓》等，不审犹有存否？’盖此启在著《真诰》前，殆未之考证耳。至唐张怀瓘作《书帖》云：‘《乐毅》、《黄庭》，但得几篇，即为国宝。’遂误以为逸少书，李太白承之作诗，‘山阴道士如相访，为写《黄庭》换白鹅’，苟欲随之耳，初未尝考之。而韩退之第云：‘数纸尚可博白鹅’，而不云《黄庭》，岂非觉其谬欤？”

苕溪渔隐曰：“世传《黄庭经》、《乐毅论》、《道德经》、《兰亭序》



，皆为王会稽书，余观诸公评论，各有区别，今悉著于篇，盖欲其知是否耳。永叔云：‘《黄庭经》二篇，皆不著书人姓名，余初得后本，（“后”原作“石”，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已爱其不俗，遂录之，既而又得前本于殿中丞裴造，造好古君子也，自言藏此本数世矣。世传王羲之尝写《黄庭经》，此岂其遗法欤？’鲁直云：‘《黄庭经》，王氏父子书，皆不可复见；小字残缺者，云是永禅师书，既刳缺，亦难辨真伪；差大者，是吴通微书，字形差长，而瘦劲笔圆，胜徐浩书也。’二公虽不明言《黄庭经》为王会稽书，然亦疑似其语，盖牵于世俗之传故耳。永叔云：‘《乐毅论》石，在高绅学士家，绅死，好事者往往就阅，或模传其本，其家秘藏，渐为难得；后其子弟，以其石质钱于富人家，而富人家失火，遂焚其石，今无复石本矣。’《金石录》云：‘《集古录》言《乐毅论》石已焚之，非也，元祐间，故郎官赵竦常挈石随行，已断裂，用木匣贮之。’沈存中云：‘王羲之书，旧传惟《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它皆纸素所传。唐太宗哀聚二王墨迹，惟《乐毅论》是石本，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后传人间。或云，公主以伪本易之，元不曾入圻。本朝藏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犹在，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安世亡，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今之《乐毅论》，皆其摹本也。’鲁直云：‘《乐毅论》旧石刻铁其半者，字瘦劲无俗气，后有人复刻此断石文，摹传失真多矣。其完书者，是国初翰林侍书王著写，用笔圆熟，亦不易得；如富贵人家子弟，非无福气，但病在韵耳。’观此，则《乐毅论》时所珍爱如此，但旧本今难得耳。永叔云：‘《遗教经》，相传云羲之书，伪也。盖唐世写经手所书耳。唐时佛书，今在者，大抵书体皆类此，第其精粗不同耳。近有得唐人所书经题，其一云薛稷，二云僧行敦，皆与二人他所书不类，（“他”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而与此颇同，即知写经手所书也。然其字亦可爱。’子瞻云：‘欧公言《遗教经》非逸少笔，以其言观之，信不妄。然自逸少在时，小儿乱真，自不解辨，况数百年后，传刻之余，而欲必其真伪，难矣。顾笔画精稳，自可为师法。’鲁直云：‘《遗教经》，不知何世何人书，或曰右军书，黄庭坚曰：吾评此书，在楷法中，小不及《乐毅论》耳。清劲方重，盖度越萧子云数等。顷见《瘞鹤铭》大字，右军书，其胜处乃不可名貌；以此观之，良非右军笔画也。’则诸公之论如此，其《遗教经》非王会稽书审矣。永叔云：‘《兰亭修禊序》，世所传本尤多，而皆不同，盖唐数家所临也。其转相传摹，失真弥远，然时犹有可喜处，岂其笔法，或得其一二邪？想其真迹，宜如何也！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乱，昭陵为韬所发，其所藏书画，皆剔取其装轴金玉

而弃之，（“其”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于是魏晋传授以来，诸贤墨迹，遂复流落于人间。太宗时搜访所得，集为十卷，俾摹传之，数以分赐近臣，今公卿家有法帖是也。然独《兰亭》真本已失，故不得列于法帖以传。

’子瞻云：‘唐太宗访晋人书，自二王以下，仅千轴，《兰亭文》以玉匣葬昭陵，世无复见，故孙莘老《咏墨妙亭诗》云：《兰亭》茧纸入昭陵，世间遗迹犹龙腾。’鲁直云：‘王右军《禊饮序》草，号称最得意书，宋齐以来，似藏在秘府，士大夫间未闻称述，岂未经大盗兵火时，盖有墨迹在兰亭右者？及萧氏、宇文焚荡之余，千不存一。永师晚出，其妙迹惟有《兰亭》，故为虞褚辈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于必得。其后公私相盗，今竟失之。书家晚得定武石本，盖仿佛存古人笔意耳。’又云：‘《兰亭序》草，王右军平生得意书也。反复观之，略无一字一笔不可人意。摹写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会其妙处耳。余性亦嗜古刻，所得《兰亭序》亦数本，肥瘦不同，并存之，聊为佳玩。洪庆善顷知宪江左，以《黄庭经》、《乐毅论》见遗，残缺过半，云得之鄱阳。余观秘阁续帖，（“续”原作“旷”，今据宋本校改。）有此二刻，皆完好无一字残缺，则知此为旧本矣。’”

《艺苑雌黄》云：“古人诗押字，或有语颠倒，而于理无害者。如韩退之以参差为差参，以玲珑为珑玲是也。比观王逢原有《孔融诗》云：‘虚云座上客常满，许下惟闻哭习脂。’（“哭”原作“笑”，今据宋本校改。）黄鲁直有《和荆公西太乙宫六言诗》云：‘啜羹不如放麀，乐羊终愧巴西。’按《后汉史》有脂习而无习脂，有秦西巴而无巴西，岂二公之误邪？”

《汉皋诗话》云：“字有颠倒可用者，如罗绮、绮罗，图画、画图，毛羽、羽毛，白黑、黑白之类，方可纵横。惟韩愈、孟郊辈才豪，故有湖江、白红、慨慷之句，后人亦难仿之。若不学矩步而学奔逸，诚恐麟麒、凰凤、木草、川山之句纷然矣。”

《复斋漫录》云：“韩子苍言，作语不可太熟，亦须令生。近人论文，一味忌语生，往往不佳。东坡作《聚远楼诗》，本合用青江绿水对野草闲花，以此太熟，故易以云山烟水，此深知诗病者。予然后知陈无己所谓‘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之语为可信。”

许彦周《诗话》云：“季父仲山在扬州时，事东坡先生，闻其教人作诗曰：‘熟读《毛诗国风》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仆尝以谓此语太高，（“以”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后年齿益长，乃知东坡之善诱人也。”

《复斋漫录》云：“钱穆父试贤良对策日，东坡晚往迓其归，置酒相劳，各举为文，穆父得《傀儡除镇南军节度使制》，首句云：‘勤劳王家，出入

幕府。’东坡见此两句，大加叹赏。盖世以傀儡起于王家也。”

《师友谈苑》云：“东坡令门人辈作《人不易物赋》，或戏作曰：‘伏其几而袭其裳，岂惟孔子；学其书而戴其帽，未是苏公。’盖当时士大夫仿东坡桶高檐短帽，名曰子瞻样焉，因言之。公笑曰：‘近扈从燕醴泉，观优人以相与自夸文章为戏者，一优曰：吾之文章，汝辈不可及也。众优曰：何也？汝不见吾头上子瞻乎？’上为解颜。顾公久之。”

《艺苑雌黄》云：“予与潘伯龙食榧子，乃言诸处榧皆不及玉山者。予方悟东坡诗有‘彼美玉山果，粲为金盘实’之语，恐是上饶玉山县。潘云：‘玉山，地名，在婺之东阳县，所生榧子香脆过它处。’予考《集韵》榧字注云：‘木名，有实，出东阳诸郡。’而《本草》榧实注亦云：‘今出东阳诸郡。’”

东坡云：“无事静坐，便觉一日似两日，若能处置此生，常似今日，得年至七十，便是百四十岁。人世间何药，能有此效。既无反恶，又省药钱，此方人人收得，但苦无好汤使，多咽不下。”坡《题息轩诗》云：“无事此静坐，一日如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正此意也。苕溪渔隐曰：“余连蹇选调四十年，在官之日少，投闲之日多，固能知静坐之味矣；第向平婚嫁之志未毕，退之啼号之患方剧，正所谓‘无好汤使，多咽不下’也。”

苕溪渔隐曰：“吴兴，泽国也，春夏之交，地尤卑湿，仍多蚊蚋。子瞻作守日，有诗云：‘风定轩窗飞豹脚，雨余栏楯上蜗牛。’真纪实也。旧说泰州西溪，（“泰”原作“秦”，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滨海多蚊，范文正为监盐，题诗云：‘饱去樱桃重，饥来柳絮轻，但知离此去，莫要问前程。’想与吴兴同患也。”

《龟山语录》云：“因论苏明允《衡书》《权书》，观其著书之名已非，岂有山林逸民，（“林”原作“中”，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立言垂世，乃汲汲于用兵如此，所见安得不为荆公所薄？曰：大苏以当时不去二虏之患，则天下不可为。又其《审敌篇》引晁错说景帝削地之策，曰，今日夷狄之势，是亦七国之势。其意盖欲扫荡二虏，然后致太平。且曰，才以用兵为事，只见骚扰，何时是天下息肩时节。以仁宗之世视二虏，岂不胜如战国时；然而孟子在战国时，所论全不以兵为先，岂以崇虚名而受实弊乎？亦必有道矣。”

苕溪渔隐曰：“龟山谓老苏为荆公所薄，余观张安道作《老苏墓表》，老苏亦自鄙荆公；盖道不同不相为谋，宜其矛盾如此。《墓表》云：‘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以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与之善，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



夫皆吊之，先生独不往，作《辨奸论》一篇，当时见之者，多不谓然，曰：嘻，其亦太甚矣。先生既歿，三年之后，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 ”

苕溪渔隐曰：“《题吴江三贤堂内陆龟蒙诗》云：‘千首文章二顷田，囊中未有一钱看，却因养得能言鸭，惊破王孙金弹丸。’《谈苑》云：‘陆龟蒙居笠泽，有内养自长安使杭州，舟经舍下，弹绿头鸭，龟蒙遽从舍出大呼云：此绿鸭有异，善人云，适将献天子，今将此死鸭以诣官。内养少长宫禁，信然，厚以金帛遗之，因徐问龟蒙曰：此鸭何言？龟蒙曰：常自呼其名。内养愤且笑，龟蒙还其金，曰：吾戏耳。’ ”

苕溪渔隐曰：“《游道场山何山诗》云：‘白水田头问行路，小溪深处是何山，高人读书夜达旦，至今山鹤鸣夜半。’汪彦章《何山何氏书堂记》云：‘寺有何氏书堂，图记相承，以何氏为晋何楷，楷尝读书此山，后为吴兴太守，以其居为寺而名其山。’ ”

许彦周《诗话》云：“‘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此真可泣鬼神矣。张子野长短句云：‘眼力不知人，（“力”原作“方”，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远上溪桥。’东坡《送子由诗》云：‘登高回首坡垅隔，惟见乌帽出复没。’皆远绍其意。”

## 卷第二十八

## 卷第二十八

### 东坡三

东坡云：“黄州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传云曹公败处，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败归由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若使纵火，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因以小舟载酒饮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

《江夏辨疑》云：“周瑜败曹公于赤壁，三尺之童子，能道其事，然江汉之间，指赤壁者三焉：一在汉水之侧，竟陵之东；竟陵今复州。一在齐安郡之步下；齐安今黄州。一在江夏西南二百里许。今属汉阳县。予以谓郡之西南者，（“以”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正曹公所败之地也。按《三国志》，建安十三年七月，曹公南征刘表，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阳，刘备屯樊，既而琮降，备走夏口，冬，公自江陵征备，至赤壁，战不利。又《周瑜传》曰：‘备进住夏口，孙权遣瑜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夫操自江陵而下，备与瑜由夏口往而逆战，则赤壁明非竟陵之东与齐安之步下者也。故酈道元《水经注》云：‘江水又东，左径百丈山南，右径赤壁山北，昔周瑜与黄盖



诈魏武大军处也。（“军”上原有“将”字，今据宋本删。）江水又东径大军山南。’由是观之，以大军山而考，合其处所，可以无疑矣。此《嘉鱼图经》所谓‘赤壁山在县西北，步道七十里’者也。夫山川土地，异处而同名者，宁复少哉？如熊耳山为导洛所自者，乃在于虢，而败赤眉积甲与山齐者，自在洛矣。比见诗人所赋赤壁，多指在于齐安，盖齐安与武昌相对，意以孙氏居武昌，而常为曹公所攻，即战于此者邪？客亦有谓予曰：今九江之下有散花洲，乃瑜战胜犒燕军士，散花于此也。呜呼，是信习俗之过也。”

东坡云：“烂蒸同州羔，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筋；南都拔心面，作槐芽温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荐以蒸子鹅，吴兴庖人所斫松江鲈鲙；继以庐山康王谷水，烹曾坑斗品茶；（“坑”原作“抗”，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少焉，解衣仰卧，使人诵东坡《赤壁前后赋》，亦足以一笑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于饮食，作诗赋以写之，往往皆臻其妙，如《老饕赋》、《豆粥诗》是也。又《寒具诗》云：‘纤手搓来玉数寻，碧油煎出嫩黄深，夜来春睡无轻重，压褊佳人缠臂金。’寒具乃捻头也，出刘禹锡《佳话》。过子忽出新意，以山芋作玉糝羹，色香味皆奇绝，天酥陀则不可知，（“天酥陀”原作“添酥醒”，今据宋本校改。）人间决无此味也。诗云：‘香似龙涎仍酹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将北海金螯鲈，错比东坡玉糝羹。’”

《上庠录》云：“两学公厨，例于三八课试日设别饌，春秋炊饼，夏冷淘，冬馒头；而馒头尤有名，士人得之，往往转送亲识。询前辈云：‘元丰初，神庙留神学校，尝恐饮食菲薄，未足以养士。一日，有旨诣学取学生食以进，其日食馒头，神庙尝之，曰：朕以此养士，可无愧矣。自是饮食稍丰洁，而馒头遂知名。’”

唐子西《语录》云：“余作《南征赋》，或者称之，然仅与曹大家争衡耳；东坡之《赤壁》二赋，一洗万古，欲仿佛其一语，毕世不可得也。”

苕溪渔隐曰：“《赤壁后赋》云：‘适有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二道士，羽衣翩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俛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顾笑，予亦惊悟。’此赋初言‘适有孤鹤横江东来’，中言‘梦二道士，羽衣翩跹’，末言‘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前后皆言孤鹤，则道士不应言二矣。余尝见陆远书《赤壁》二赋，因以此诘之，渠为之阁笔。《高道传》言，天宝十三年重阳日，明皇猎于沙苑，云间有孤鹤徘徊，上亲射之，其鹤带箭翥于西南，众极目久之，不见。益州城西有道观，徐佐卿尝自称青城山道士，一岁凡三四至观，一日，忽自外归，携一箭，谓人曰：‘吾行山中，偶为此矢所中，已无恙矣’”

。’然此箭非人间所有，越明年，箭主至此，当付之。复题其时云：‘十三载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观，见其箭，命取阅，惊异之，乃知沙苑所射之鹤，即佐卿也。此赋指道士为鹤，正暗用此事。”

《复斋漫录》云：“东坡谪居黄州五年，赤壁有巨鹞栖于乔木之上，后赋所谓‘攀栖鹞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是也。韩子苍，靖康初守黄州，三月而罢，因游赤壁而鹞巢已亡，作诗示何次仲云：‘缓寻翠竹白沙游，更挽藤梢上上头。岂有危巢尚栖鹞，亦无陈迹但飞鸥。经营二顷将归老，眷恋群山为少留，百日使君何足道，空余诗句在江楼。’次仲和答云：‘儿时宗伯寄吾州，讽诵高文至白头。二赋人间真吐凤，五年江上不惊鸥。蟹当见水人犹怒，鹞有危巢孰敢留，珍重使君寻古迹，西风怅望古城楼。’二首皆言鹞巢，盖推赋而言也。”

《艺苑雌黄》云：“古人文章中，多言卢橘。李白诗：‘卢橘为秦树，蒲桃出汉宫。’宋之问诗：‘芙蓉秦地沼，卢橘汉家园。’又云：‘冬花扫卢橘，夏果摘杨梅。’戴叔伦诗：（“伦”原作“论”，今据宋本校改。）‘卢橘花开枫叶衰。’而蔡君谟《荔枝谱》亦云：‘道里辽绝，曾不得班于卢橘江橙之右。’皆不显言卢橘为何物。《东坡集》中言：‘真觉院有洛花，花时不暇往，四月十八日，与刘景文同往，赏枇杷，作诗’，有‘魏花非老伴，卢橘是乡人’之句，盖指卢橘为枇杷也。故僧惠洪《冷斋夜话》载此意，而《筠溪甘露集》中有《尝卢橘》一绝云：‘皮似棓柿松而剥，核如龙眼味甘鲜，满盘的皪如金弹，丛手分尝忆去年。’（“手”原作“子”，今据宋本校改。）此正谓枇杷。然山谷以谓夔湘间有一种色黑而夏熟者，疑其为卢橘；则与东坡之意相戾。予尝考之，《伊尹书》曰：‘果之美者，箕山之东，青兕之所，有卢橘焉，（“焉”原作“其”，今据宋本校改。）夏熟。’《吴录》曰：‘朱光禄为建安，庭有橘，冬覆其树，春夏色变青黑，味绝美，《上林赋》曰：卢橘夏熟，近是也。’《魏王花木志》曰：（“王”原作“书”，今据宋本校改。）‘蜀土有给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香，冬夏花实相继，通岁食之，亦名卢橘。’则卢橘似非枇杷，故《上林赋》既言‘卢橘夏熟’，又言‘枇杷燃柿’，不应如此重复，不知东坡何所据而言。《复斋漫录》云：‘唐庚子西《李氏山园记》云：枇杷卢橘一也，而《上林赋》曰：虞橘夏熟，黄柑橙榛，枇杷燃柿，亭奈厚朴。则一物为二物矣。’然予观张勃《吴兴录》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于树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变青黑，味尤绝美。《上林赋》云：卢橘夏熟。卢，黑也，盖近是乎？’张勃之说既如此，则相如之赋，殆未可以为失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书刘景文所藏王子敬帖》云：‘家鸡野鹜同登俎

，春蚓秋蛇总入奩，君家两行十二字，气压邺侯三万签。’此帖乃右军帖，云：‘奉橘三百枚，霜未降，未可多得。’东坡以为子敬帖，误矣。韦应物《答郑骑曹青橘绝句》云：‘怜君卧病思新橘，试摘尤酸亦未黄，书后欲题三百颗，洞庭须待满林霜。’应物尝为苏州刺史，所言洞庭即太湖中洞庭山，或云用洞庭湖橘洲事，非也。鲁直《谢檀君寄黄柑》云：‘色深林表风霜下，香著尊前指爪间，书后合题三百颗，频随驿使未为慳。’右军又一帖云：‘奉黄柑二百不能佳，想故得至耳。’鲁直误用为三百。《豫章集》又载鲁直语：‘余往时以为右军帖中赠予黄柑三百者，（“予”宋本作“子”。）亦误也。右军前一帖在《赐书堂法帖》中，后一帖在《刘次庄法帖》中，皆墨本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帅定武，《和曾仲锡元日见寄》云：‘燕南异事真堪纪，三寸黄柑擘永嘉。’宋武帝子义康，时四方献馈，皆以上品荐之，而以次者供御。文帝尝冬月啖柑，叹其形味并劣，义康在坐，曰：‘今年殊有佳者。’遣还东府，取柑供御，大者三寸。见《南史》。”

《复斋漫录》云：“《去杭十五年复游西湖诗》，断章云：‘谁怜寂寞高常侍，老去狂歌忆孟诸。’高适有两诗言孟诸，其一云：‘朝临孟诸上，忽见芒碭间，赤帝终已矣，（“帝”原作“带”，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白云长不还。’其后又有《封丘诗》云：‘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东坡所用，乃后一篇也。”

苕溪渔隐曰：“《雪诗》云：‘纷纷儿女争所似，碧海长鲸君未掣’，用杜诗‘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又云：‘泥干路稳放君去，莫倚马蹄如踏铁’，用杜诗‘腕促蹄高如踏铁，交河几蹴层冰裂。’《书李公择白石山房》云：‘偶寻流水上崔嵬，五老苍颜一笑开，若见谪仙烦寄语，匡山头白早归来’，用杜诗《不见李白》云：‘匡山读书处，头白早归来。’东坡尝作《李氏山房藏书记》云：‘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卷。’此诗虽言谪仙，实指公择，以事与姓皆同故也。又《济南和公择诗》云：‘敝裘羸马古河滨，野阔天低糝玉尘，自笑餐毡典属国，来看换酒谪仙人。’为苏李也。东坡作诗，用事亲切类如此，它人不及也。”

苕溪渔隐曰：“《谒告绝句》云：‘心有何求遣病安，年来古井不生澜，只愁戏瓦闲童子，却作冷冷一水看。’事见《楞严经》：‘月光童子，室中安禅，我有弟子，窥窗观室，惟有清水，遍在室中，了无所见。宣稚无知，取一瓦砾投于水内，激水作声，顾盼而去。我出定后，顿觉心痛。尔时，童子捷来我前，说如上事。我则告言：汝更见水，可即开门入此中，除去瓦砾。童子奉教，我后出定，身质如初。’《古乐府》云：‘昔有行道人，陌上见三叟’



，年各百余岁，相与锄禾莠。中叟前致辞：室内姬粗丑。’故《薄薄酒》云：‘丑妻恶妾寿乃公’，用此意也。《次韵李邦直感旧》云：‘婉婉有时来入梦，温柔何日听还乡。’用退之‘旅宿梦婉婉’之句；温柔乡事，见《飞燕外传》。”

东坡云：“世之蓄某诗文者多矣，率真伪相半，又多为俗子所改窜，读之，使人不平；然亦不足怪，识真者少，盖从古所病。李太白、韩退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息。”苕溪渔隐曰：“《东坡文集》行于世者，其名不一，惟《大全》《备成》二集，诗文最多，诚如所言，真伪相半。其后居世英家刊大字《东坡前后集》，最为善本。世传《前集》乃东坡手自编者，随其出处，古律诗相间，谬误绝少，如《御史府》诸诗，不欲传之于世，《老人行》、《题申王画马图》，非其所作，故皆无之。《后集》乃后人所编，惜乎不载《和陶》诸诗，大为阙文也。山谷亦有两三集行于世，惟大字《豫章集》并《外集》诗文最多，其间不无真伪。其后洪玉父别编《豫章集》，李彤、朱敦儒正是，诗文虽少，皆择其精深者，最为善本也。”

《复斋漫录》云：“东坡作《谏论》云：‘魏郑公以苏、张之辨，而为谏诤之术。’且云：‘郑公之初，实学纵横之术，其所以与苏、张异者，心正也。’世或以东坡之论为不然。余读郑公《出关诗》云：‘中原还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策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羁南越，凭轼下东蕃。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鸟”原作“乌”，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土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侯”原作“候”，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东坡实不见此诗，盖识见之明，有以探其然耳。乃知读书未博，未可以轻议前辈也。”

苕溪渔隐曰：“余读三苏文，有《谏论》上下二篇，其间云：‘吾观昔之臣，言必从，理必济，莫若唐魏郑公，其初实学纵横之说，此所谓得其术者也。’其言止此而已，《复斋》乃云：‘郑公以苏、张之辨，而为谏诤之术，其所以与苏、张异者，心正也。’《谏论》中初无此等语，不知《复斋》何从得之邪？余观《谏论》，殆是老苏作，格力辞旨，可以见矣，非东坡所作也。”

《复斋漫录》云：“东坡初登第，以书谢梅圣俞，以示欧文忠公，公《答圣俞书》，略云：‘不意后生，能达斯理也，吾老矣，当放此子出一头地。’故东坡《送晁美叔诗》云：‘醉翁遣我与子游，翁如退之蹈轲丘，尚欲放子出一头，酒醒梦断四十秋。’盖叙书语也。”

《文昌杂录》云：“余见光禄卿解宾王，说登州每晴霁，（“州”原作“舟”，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烟雾中有城阙楼阁、人物车马、鸡犬往来之状



，彼人谓之海市。”苕溪渔隐曰：“东坡言：予闻登州海市久矣，父老云，尝出于春夏，今岁晚不复见矣。予到官五日而去，以不见为恨，祷于海神广德王之庙，明日见焉。乃作此诗。云：‘东方云海空复空，群仙出没空明中，荡摇浮世生万象，岂有贝阙藏珠宫？心知所见皆幻影，敢以耳目烦神工。岁寒冰冷天地闭，为我起蛰鞭鱼龙；重楼翠阜出霜晓，异事惊倒百岁翁。人间所见容力取，世外无物谁为雄？卒然有请不我拒，（“卒”宋本作“率”。）信哉人厄非天穷。（“哉”原作“我”，今据徐钞本校改。）潮阳太守南迁归，喜见石廩堆祝融，自言正直动山鬼，岂知造物哀龙钟。信眉一笑岂易得，神之报汝亦已丰。斜阳万里孤鸟没，但见碧海磨青铜。新诗绮语亦安用？相与变灭随东风。’”

## 卷第二十九

## 卷第二十九

### 东坡四

东坡云：“世谓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柳枝词》，嘉其主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乐天亦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予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予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朝云姓王氏，钱塘人，尝有子曰干儿，未期而夭。诗云：‘不似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玄。阿奴络秀不同老，天女维摩总解禅。经卷药炉新活计，舞衫歌扇旧因缘。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阳云雨仙。’”苕溪渔隐曰：“诗意佳绝，善于为戏，略去洞房之气味，翻为道人之家风，非若乐天所云‘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但自咤其佳丽，尘俗哉！”

《艺苑雌黄》云：“朝云者，东坡侍妾也，尝令就秦少游乞词，少游作《南歌子》赠之云：‘霭霭迷春态，溶溶媚晓光，不应容易下巫阳，只恐翰林前世是襄王。暂为清歌住，还因暮雨忙，瞥然归去断人肠。断人肠，空使兰台公子赋《高唐》。’何其婉媚也。《复斋漫录》云：‘《洛阳伽蓝记》言：河间王有婢名曰朝云，善吹簾，诸羌叛，王令朝云假为老姬吹簾，羌人无不流涕，复降，（“复”原作“后”，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语曰：快马健儿，不如老姬吹簾。’然则名婢曰朝云，不始于东坡也。”

苕溪渔隐曰：“李太白《浔阳紫极宫感秋》云：‘何处闻秋声，悠悠北窗竹，回薄万古心，揽之不盈掬。’东坡和韵云：‘寄卧虚寂堂，月明浸疏竹，冷然洗我心，欲饮不可掬。’予谓东坡此语似优于太白矣。大率东坡每题景物，于长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写尽，语仍快健。如《庐山开元漱玉亭》首句云：‘高岩下赤日，深谷来悲风，劈开青玉峡，飞出两白龙。’《谷林堂》

首句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新”原作“斯”，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及此秋风初。’《行琼儋间》首句云：‘四州环一岛，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夜起对月》首句云：‘江月照我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径寸珠，堕此白玉盘。’（“玉”原作“云”，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此聊举四诗，其它甚众。又《栖贤三峡桥诗》，有‘清寒入山骨，草木尽坚瘦’之句，此等语精研绝韵，真他人道不到也。”

《复斋漫录》云：“《洗玉池铭》，始予读之，皆不得其说；其后得伯时石刻序跋，乃能明其意。盖元祐八年，伯时在京师，居红桥子第，得陈峡州马台石，爱而置之斋中，一日东坡过而谓曰：‘断石为沼，当以所藏玉，时出而浴之，且刻其形于四傍，予为子铭其唇，而号曰洗玉池。而所谓玉者，凡一十有六：双琥璣、三鹿卢带钩、琫、珌、璫瑒杯、水苍佩、螳螂带钩、佩刀柄、珈、瑱、珙璧、珥珮杯、璩等是也。伯时既下世，池亦湮晦。徽宗尝即其家访之，得于积壤中，其子硕以时禁苏文，因潜磨去铭文，以授使者，于是包以裯褥，栖以髹匣，舁致京师，（“舁”原作“昇”，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置之宣和殿中，其十六种玉，惟鹿卢环从葬龙眠，余者咸归内府矣。东坡铭刻与伯时序跋，昔虽有之，今皆亡去，而池亦归天上，惜其本末不著，因存之。”

苕溪渔隐曰：“《洗玉池铭》云：‘惟伯时父，吊古啜泣，道逢玉人，解骖推食，剑璣戚珌，错落其室，既获拱宝，遂空四壁，哀此命也，（今本《苏集》“也”作“世”。）久就沦蛰，时节沐浴，以幸斯石。’则此铭固已叙其事矣。《复舟》乃谓始予读之，皆不得其说者，何也？”

苕溪渔隐曰：“《和道潜放鱼诗》云：‘况逢孟简对卢仝，不怕校人欺子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郑子展、子产帅车七百乘伐陈，（“郑”原作“命”，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宵突陈城，遂入之。子美入，数俘而出。’注：‘子美，即子产也。’东坡诗用此。或云，《孟子》所言‘有馈生鱼于郑子产，校人烹之’，疑非子美。盖不曾见此耳！”

苏子由《风味石砚铭》云：“北苑茶冠天下，岁贡龙凤团，不得凤凰山味潭水则不成。潭中石苍黑坚致如玉，以为研，与笔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宁中，太原王颐始发其妙，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即厚者不及径寸，最后得此长博丰硕，盖石之杰也。子瞻方为《易传》，日效于前，与有功焉；故特援笔凝神而为之铭，曰：陶土涂，凿崖石，玄之蠹，颖之贼，涵清泉，闭重谷，声如铜，色如铁，性滑坚，善凝墨，弃不取，长叹息。招伏羲，揖西伯，发秘藏，与有力，非相待，（“待”原作“诗”，今据宋本校改。）谁为出。”苕溪渔隐曰：“予为闽中漕幕，常被檄于北苑修贡，盖熟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后，凤凰山之麓，有一泉，覆以华屋，榜曰御泉，其广三四尺，深五六尺，石甃

其底，止留泉眼，特一小井耳。泉之东西二十余步间，两山回抱，各有小浅涧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即无深水潴蓄，汇以为潭者。子由所言味潭，其地初无之，又安得‘潭中石苍黑坚致如玉，以为研’乎？又云：‘岁贡龙凤团，不得凤凰山味潭水，则不成’，此言愈误也。子瞻亦云：‘建州凤凰山，如飞凤下舞之状，山下有石，声如铜铁，作研至美，如有肤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溢墨。熙宁五年，国子博士王颐始知以为研，而求名于余，余名曰凤味。’又云：‘仆好用凤味石研，然议者异同，盖少得真者，皆为黯黹滩石所乱，尽出于逐利之所为。’余于《丛话前集》已辨凤味研，非出于北苑，乃剑浦黯黹滩石，苏氏伯仲为王颐所给，信以为然，故反以此滩之石为乱真耳。”

茗溪渔隐曰：“新安龙尾石，性皆润泽，色俱苍黑，缜密可以敌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为研，故世所珍也。石虽多种，惟罗纹者、眉子者、刷丝者最佳。东坡《为孔毅甫作龙尾研铭》云：‘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穀理，金声而玉德。’此罗纹石也。又诗云：‘君不见成都画手开十眉，横云却月争新奇，游人指点小颦处，中有渔阳胡马嘶。又不见王孙青琐横双碧，肠断浮空远山色，书生性命何足论，坐费千金买消渴。迩来丧乱愁天公，谪向君家书砚中，小窗虚幌相妩媚，令君晓梦生青红。’此眉子石也。汪彦章诗云：‘冰蚕吐茧抽银忽，仙女鸣机号月窟，云绡裂断掷残縠，沦入空山作尤物。中书君老不任事，蛛网陶泓空俗骨，故令玉质傲松腴，万缕秋毫聊出没。’此刷丝石也。《研谱》云：‘歙石出于龙尾溪，其石坚劲，大抵多发墨，故前世多用之，较其优劣，龙尾远出端溪上。’《砚录》云：‘歙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讫，以水涤之，泮然尽去，不复留渍于其间，是足过于端石矣。端溪石则色贵青紫，声欲清越，向日视之有芒，入水渍之无瑕，备此四者，乃为佳品也。’李长吉诗云：‘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佣刊挹水含满唇，暗洒茺弘冷血痕。’刘梦得《答唐秀才赠紫石砚诗》云：‘端州石砚人间重，赠我应知正草《玄》。阙里庙中空旧物，开方灶下岂天然。玉螭吐水霞光净，彩翰摇风绛锦鲜。’”

东坡铭云：“与墨为入，玉灵之食，与水为出，阴鉴之液。”盖言其发墨与滋润也。《研谱》云：“端石有鸚鹄眼为贵；眼，石病也。”余谓不然，若犀象之有文，皆物之奇也，乌得以病言之？旧见士人王尧佐所蓄端砚，其一眼正圆，大若芡实，青绿黄相重，其色鲜美，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诚为罕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传四方，以此为辨；若唐州紫石，有绝佳者，与端石乱真，特以其无眼，故得以辨之。《研谱》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发墨。”独不云唐州紫石，盖出于近岁。余尝侍亲之官合肥，合肥与唐、邓相去匪遥，商人多贩此紫石研来，因置得之，虽色泽可爱，然膩甚，不发墨，计世



间必多有此研，往往人皆以为端石矣。绿石出于洮河，《研谱》云：“性懦，不起墨，不耐久磨。”山谷与文潜皆云：“坚可磨刀剑。”余未尝见之，故莫能定其是否也。山谷《从人觅绿石研》云：“久闻岷石鸭头绿，可磨桂溪龙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试饱霜秋兔毫。”文潜《和鲁直惠洮河绿石冰壶研诗》云：“洮河之石利剑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虏地困沙砾，一日见宝来中州。黄子文章妙天下，独驾八马森幢旒，平生笔墨万金直，奇煤利翰盈篋收，谁持此研参几案，风澜近手寒生秋。抱持投我弃不惜，副以清诗帛加璧，明窗试墨吐秀润，端州歙州无此色。”铜雀台瓦研，以古物而见贵于世，瓦颇有青色，其内平莹，厚有及寸许者，上多印工人姓氏，皆八分隶书也。六一居士《答谢景山遗古瓦研歌》略云：“高台已倾渐平地，此瓦一坠埋蓬蒿。苔纹半灭荒土蚀，战血曾经野火烧。败皮敝絮各有用，谁使镌鑿凸与凹。”东坡作《山谷铜雀砚铭》云：“漳滨之埴，陶氏我厄，受成不化，以与真隔，（“真”原作“直”，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人亡台废，得反天宅，遇发丘将，复为麟获。”颍滨遗老云：“客有游河朔，登铜雀废台，得其遗瓦，以为研，甚坚而泽，归以遗余，为之铭，略云：‘土生万物，而能长存，铜雀初成，万瓦云屯，得水而埏，（“埏”原作“涎”，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得火而坚，水干火冷，而土不迁，石质金声，水火则然，台毁栋摧，谁使独全，披榛得之，如见古人，来为吾研，明窗细毡。’”《东观余论》云：“《研谱》言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状，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长安民献秦武公羽阳宫瓦十余枚，若今之筒瓦然，首有羽阳千岁万岁字，其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则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盖传闻之误耳。”《砚录》云：“红丝石出于青州黑山，其理红黄相参，二色皆不甚深，理黄者其丝红，理红者其丝黄，其纹上下通彻匀布，渍之以水，则有滋液出于其间，以手摩拭之，久而黏著如膏，若覆之以匣，至开时，数日墨色不干，经夜即其气上下蒸濡，著于匣中，有如雨露。自得兹石，而端歙之石，皆置之巾笥，不复视矣。”《研谱》云：“红丝石研者，君谟赠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彦猷，云：须饮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墨为之干。彦猷甚奇此砚，以为发墨不减端石。’”东坡云：“唐彦猷以青州红丝石为甲，或云惟堪作骰盆，盖亦不见佳者。今观云庵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许尔。”余今折衷此三说，东坡之说与彦猷合，而永叔之说太过。余尝见此石，亦润泽而不枯燥，但坚滑不甚发墨。彦猷如青社日，首发其秘，故著《砚录》，品题为第一，盖自奇其事也。至永叔乃谓“红丝石研，须饮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则非砚材矣。因记《谈苑》云：“徐铉工篆隶，好笔研，归朝，闻邳人耕地时有得铜雀台古瓦，琢为砚，甚佳；会所亲调补邳令，嘱之，经



年寻得古瓦二，绝厚大，命工为二砚，持归而以授铉，铉得大喜，即注水将试墨，瓦瘿久，燥甚，得水即渗入，旋注旋竭，有声啧啧焉。铉笑曰：‘岂铜雀之渴乎？’终不可用，与常瓦无异。”然则永叔之说，毋乃类此乎？

苕溪渔隐曰：“《遯斋闲览》云：‘苏易简作《文房四谱》，以砚为首务，谓纸笔墨皆可随时搜索，其可与终身俱者，惟砚而已。’此语极当。余以《文房四谱》遍寻，初无此语；惟《砚录》云：‘余生十五六岁，即笃喜砚墨纸笔，四者之好皆均，若墨纸笔，居常求之，必得其精者，任取用之不乏，至于可与终身俱者，独研而已。’则知《遯斋》所云误也。”

东坡云：“阮生言‘未知一生当著几两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犹求取不已，（“犹”原作“尤”，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不近愚邪？是可嗤也。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许人磨，或戏之云：‘子不磨墨，墨将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无恙。李公择见墨辄夺，相知间抄取殆遍，近有人从梁许来云：‘悬墨满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亦”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余尝有诗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语殆可凄然云。”苕溪渔隐曰：“东坡前诗，乃《和舒教授观所藏墨》，其略云：‘世间有癖念谁无，倾身障麓尤堪鄙，一生当著几两屐，定心肯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风霜侵发齿，非人磨墨墨磨人，瓶应未罄壘先耻。’又云：‘吾蓄墨多矣，其间数枚，云是庭珪所造，虽形色异众，然岁久，墨之乱真者多，皆疑而未决也。又陈履常云：晁无斲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于秦少游家见李墨，不为文理，质如金石，亦裕陵所赐。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见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学士有之，与此为二矣。嗟乎！世不乏奇珍异宝，乏识者耳。’诗云：‘秦郎百好俱第一，乌丸如漆姿如石，（“丸”原作“瓦”，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巧作松身与镜面，借美于外非良质。潘翁拜跪摩老眼，一生再见三叹息，了知至鉴无遁形，王家旧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亚，伯仲小低犹子侄。’”

《遯斋闲览》云：“唐末墨工李超与其子廷珪，自易水渡江，迁居歙州，本姓奚，江南赐姓李氏，廷珪始名庭邽，其后改之，故世有奚庭珪墨，又有李廷珪墨。或有作李廷邽字者，伪也，墨亦不精。庭珪之弟庭宽，庭宽之子承晏，承晏之子文用，文用之长子尔明、次子尔光，尔光之子丕基，皆能世其业，然皆不及庭珪。祥符中，治昭应宫，用庭珪墨为染饰，今人间所有，（“间”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皆其时余物耳。有贵族尝误遗一丸于池中，疑为水所坏，因不复取，既逾月，临池饮，又坠一金器，乃令善水者取之，并得其墨，光色不变，表里如新，其人益宝藏之。然墨喜精坚，多珍宝之，愈久而愈妙也。”

东坡云：“潘谷作墨，所以精妙轶伦，堪为世珍者，惟杂用高丽煤故也。以是诗云：‘徂徕无老松，易水无良工。珍材取乐浪，妙手惟潘翁。鱼胞熟万杵，犀角盘双龙。’”苕溪渔隐曰：“余谓李墨既为难得，则潘墨亦非易求；然今世无二人，佳墨终不乏，固不必爱奇也。”

卷第三十

卷第三十

东坡五

《龟山语录》云：“作诗不知《风》《雅》之意，不可以作诗。诗尚讽谏，唯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乃为有补；若谏而涉于毁谤，闻者怒之，何补之有。观苏东坡诗，只是讥诮朝廷，殊无温柔敦厚之气，以此，人故得而罪之。若是伯淳诗，则闻者自然感动矣。因举伯淳《和温公诸人禊饮》云：‘未须愁日暮，天际乍轻阴。’又《泛舟》云：‘只恐风花一片飞。’何其温厚也。”

《元城先生语录》云：“子弟固欲其佳，然不佳者，亦未必无用处也。元丰二年，秋冬之交，东坡下御史狱，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不敢救；时张安道致政在南京，乃愤然上疏，欲附南京递，府官不敢受，乃令其子恕持至登闻鼓院投进。恕素愚懦，徘徊不敢投。其后东坡出狱，见其副本，因吐舌色动久之。人问其故，东坡不答。后子由亦见之，云：‘宜吾兄之吐舌也，此事正得张恕力。’或问其故，子由曰：‘独不见郑崇之救盖宽饶乎？其疏有云：上无许史之属，下无金张之托。此语正是激宣帝怒尔。且宽饶正以犯许史辈有此祸，今乃再讦之，是益其怒也。且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与朝廷争胜耳；今安道之疏乃云：其文学实天下之奇才也。独不激人主之怒乎？但一时急欲救之，故为此言耳。’仆曰：‘然则是时救东坡，宜为何说？’先生曰：‘但言本朝未尝杀士大夫，今乃开端，则是杀士大夫自陛下始，而后世子孙因而杀贤士大夫，必援陛下以为例。神宗好名而畏议，疑可以止之。’”

苕溪渔隐曰：“东坡在御史狱，狱吏问云：‘《双桧诗》：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无讥讽？’答曰：‘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吏亦为之一笑。”

许彦周《诗话》云：“东坡受知神庙，虽谪而实欲用之，东坡微解此意，论贾谊谪长沙事，盖自况也。后作《神庙挽词》云：‘病马空嘶枥，枯葵已怯霜。’此非深悲至痛，不能道此语。在元祐间，获鬼章，作《告裕陵文》云：‘将帅用命，争酬未报之恩；神灵在天，难逃不漏之网。’后人辄谓其微文谤讪，天乎！宁有是哉？”

《司马文正公日录》云：“熙宁三年三月春放榜，韩秉国、吕惠卿初考

，阿时者皆在高第，讪直者皆在下等；宋次道、刘贡父覆考，皆反之。吴冲卿、陈述古多从初考。叶祖洽策言：‘祖宗多因循苟简之致，陛下即位，革而新之。’冲卿等奏从初考，李才元、苏子瞻编排上官均第一，祖洽第二，陆佃第三。上令陈相面读均祖洽策，擢祖洽第一。又问仁忠卷所在，仁忠者，佃卷号也，擢第三。子瞻退《拟进士对策》而献之，且言：‘祖洽诋祖宗以媚时君而魁多士，何以正风化？’”

茗溪渔隐曰：“唐昌观玉蕊、鹤林寺杜鹃，二花在唐时为盛，名闻天下；玉蕊花尤有词人赋咏，《唐百家诗选》载王建诗云：‘一树笼松玉刻成，飘廊点地色轻轻，女冠夜觅香来处，惟见阶前碎月明。’《剧谈录》云：‘上都安乐坊唐昌观，旧有玉蕊花，甚繁，每发若瑶林琼树。元和中，春物方盛，车马寻玩者相继。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绿绣衣，乘马，峨髻双鬟，无簪珥之饰，容色婉约，迥出于众；（“迥”字原无，今据宋本、徐钞本校补。）从以二女冠，三小仆。既下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伫立良久，令小仆取花数枝而出，将乘马回，谓女冠曰：曩有玉峰之约，自此可以行矣。时观者如堵，皆见举辔百步，有轻风拥尘，随之而去，须臾尘灭，望之已在半天，方悟神仙之游。’刘宾客有诗云：‘玉女来看玉树花，异香先引七云车，攀枝弄雪时回首，惊怪人间日易斜。’《续仙传》云：‘鹤林寺有杜鹃花，寺僧相传云：贞元中，（“贞”原作“正”，避宋讳，徐钞本作“贞”，今据改。）外国僧自天台钵中以药养其根，来植此寺。人或见女子，红裳艳色，游于花下，俗传花神也。一日，周宝谓殷七七曰：鹤林寺花，天下奇绝，尝闻汝能开顷刻花，（“尝”原作“常”，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此花可副重九乎？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鹤林寺宿，中夜，女子来谓七七曰：妾为上苍所命，下司此花，非久即归阆苑，今为道者开之。来日，寺僧讶花渐拆，至九日烂熳。后经兵火，其花遂亡，信归阆苑矣。’余求之唐人诗集，寂无咏此花者，惟东坡守钱塘，《观菩提寺南漪堂杜鹃花》云：‘南漪杜鹃天下无，披香殿上红氍毹，鹤林兵火真一梦，不归阆苑归西湖。’又《和述古冬日牡丹》云：‘当时只道鹤林仙，能遣秋花发杜鹃，（“花”原作“光”，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谁信诗能回造化，直教霜桢放寿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论时节遣花开。’皆用此故事也。余尝谓小说载事，好为附会，以耸动人观听，使读之者忘倦，每窃疑之。凡言花卉，必须附会以妇人女子，如玉蕊花则言有仙女来游，杜鹃花则言有女子司之；又《摭遗》云：‘蜀州郡阁有红梅数株，方盛开，有二妇人，高髻大袖，倚栏而观，题诗于壁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种春花有两般，凭仗高楼莫吹笛，大家留取倚栏看。诗思清丽，岂非神仙乎？’又《龙城录》云：‘隋开皇中，赵师雄迁罗浮，一日天寒，日暮，于松竹林间见美



人，淡妆素服出游，时已昏黑，残雪未消，月色微明，师雄与语，言极清丽，芳香袭人，因与之叩酒家共饮；少顷，一绿衣童来歌舞，师雄醉寝，但觉风寒袭人；久之，东方已白，起视，乃在梅花树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顾，月落参横，但惆怅而已。’凡此之类，其言怪诞，无可考据，诚是虚撰，不足信矣。”

《艺苑雌黄》云：“维扬后土祠，（“祠”原作“词”，今据宋本校改。）有琼花，洁白而香，天下惟此一株，故好事者创亭于其侧曰无双。韩魏公诗：‘维扬一株花，四海无同类。’盖谓是也。比观《晏元献集》，有《翰林盛谏议借示扬州后土祠玉蕊花诗序》云：‘此花因王禹偁更名琼花。’案李善《文选注》：‘琼，赤玉也。’盖王之误，故《晏集》有《拒霜花诗》：‘江城嘉号木芙蓉，金蕊琼房绽蓼风。’又《红梅花诗》：‘巧缀雕琼绽色丝，三千宫面宿胭脂。’又《红蓼诗》：‘绛英琼粒傲霜前，冷落池台亦自妍。’又《泛濠至祁氏园诗》：‘素花皎霜雪，红艳比璇琼。’（“璇”原作“瑤”，今据宋本校改。）皆注云：‘琼，赤玉也。’其意盖欲辨证世俗之谬。案许慎《说文》，亦以琼为赤玉，然琼花之名，至今不改，岂其相承之久欤？又王彦辅《麈史》云：‘《说文》以琼为赤玉，比见人咏白物多用琼，退之《雪诗》云：若非燂鹄鹭，定是屑琼瑰。又有今朝踏作琼瑶迹，为有诗从风沼来等句。将别有所稽邪？岂用之不审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作《惠州白鹤新居上梁文》，叙幽居之趣，盖以文为戏，自此老启之也。其后叶少蕴作《石林谷草堂上梁文》，孙仲益作《西徐上梁文》，皆效其体格，然不能无优劣矣。余亦尝效之，有云：‘春风雨足，耕陇首之晓云；秋日鲈肥，钓波心之寒月。’”

苕溪渔隐曰：“杜牧之《九日齐安登高》云：‘江涵秋影雁初飞，与客携壶上翠微。’又有诗云：‘烟深隋家寺，殷叶暗相照，独佩一壶游，秋毫泰山小。’东坡用其语作诗云：‘明日南山春色动，不知谁佩紫微壶。’以牧之曾作中书舍人，故言紫微壶。又牧之诗：‘何如钓船雨，篷底卧秋江。’又《忆齐安郡》云：‘平生睡足处，云梦泽南州，一夜风欺竹，连江雨送秋。’东坡用其语作诗云：‘客睡不妨船背雨。’又云：‘平生睡足连江雨，尽日舟横拍岸风。’”

苕溪渔隐曰：“东坡守汝阴，作择胜亭，以帷幕为之，世所未有也。铭略云：‘乃作斯亭，檐楹栌梁，凿枘交设，合散靡常，赤油仰承，青幄四张，我所欲往，十夫可将，与水升降，除地布床。’又云：‘岂独临水，无适不藏，春朝花郊，秋夕月场，无胫而趣，无翼而翔，敞又改为，其费易偿，榜曰择胜，名实允当。’观此铭，则其制度亦可备见也。子由亦云：‘子瞻为汝阴守



，以幄为亭，欲往即设，不常其处，名曰择胜，为作四言一章。辙爱其文，故继之。’略云：‘我兄和冲，塞刚立柔，亲身如传，苟完不求，山盘水嬉，习气未瘳，岂以吾好，而俾民忧，颍尾甚清，颍曲孔幽，风有翠幄，雨有赤油，匪舟匪车，亦可相攸。’近时，吴傅朋以东坡此铭改数字，更为《择胜阁铭》而书之，不知者乃以为傅朋作，极可笑也。”

苕溪渔隐曰：“吕丞相《跋杜子美年谱》云：‘考其笔力，少而锐，壮而肆，老而严，非妙于文章，不足以至此。’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夔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东坡谪居儋耳，独喜为诗，精炼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亦云：‘东坡岭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

苕溪渔隐曰：“东坡作《胶西超然台记》，其略云：‘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卢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威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此语盖效习凿齿之书，其后汪彦章作《京口月观记》，又从而效之，造语皆可喜也。凿齿《与弟秘书》云：‘吾以去岁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尽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白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策踌躇，慨然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孙坚之所陨毙，裴杜之故居，繁王之旧宅，遗事犹存，星列满目，琐琐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彦章《月观记》云：‘尝与子四顾而望之：其东曰海门，鸱夷子皮之所从遁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尝至也；若其北广陵，则谢太傅之所筑埭而居也；江中之流，则祖豫州之所击楫而誓也；计其一时，英雄慷慨，愤中原之未复，反虏之未擒，欲吞之以忠义之气，虽狭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所积，亦江山有以发之。’”

《四六谈麈》云：“东坡岭外归，与人启云：‘七 years 远谪，不意自全，万里生还，适有天幸。’所衬字皆汉人语也。又《黄门谢复官表》云：‘一毫以上，皆出于上恩；累岁偷安，有惭于公议。’‘秋毫皆帝力也’，用张敖语。”

苕溪渔隐曰：“东坡《祭徐君猷文》云：‘平生仿佛，尚陈中圣之觞；厚夜渺茫，徒挂初心之剑。’因其姓而用事，尤为中的。”

苕溪渔隐曰：“《次韵沈长官诗》云：‘莫道山中食无肉，玉池清水自生肥。’《天庆观乳泉赋》云：‘锵琼佩之落谷，滢玉池之生肥。’《澄迈驿通

潮阁诗》云：‘杳杳天低鹞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伏波将军庙碑》有云：‘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皆两用之，其语倔奇，盖得意也。”

东坡《泗州大圣传》云：“‘和尚，何国人也。’（“何”原作“河”，今据宋本、徐钞本校改，下同。）又曰：‘世莫知其所从来，不知何国人也。’近读《隋书西域传》乃有何国。余在惠州，忽被命谪儋耳，太守方子容自携告身来，且语余曰：‘此固前定，无可恨。吾妻沈，素事僧伽谨甚，一夕梦和尚告别，沈问所往，答云：当与苏子瞻同行，后七十二日当有命。今适七十二日矣，岂非前定乎？’予以谓事之前定者，不待梦而知；然予何人也，而和尚辱与同行，得非夙世有少缘契乎？”苕溪渔隐曰：“参寥有诗志此事云：‘临淮大士亦无私，应物长于险处施，亲护舟航渡南海，知公盛德未全衰。’”

苕溪渔隐曰：“子由《古史》云：‘二世屠戮诸公子殆尽，而后授首于刘项。’余按《史记》，二世为赵高所杀，子婴立，降汉王，汉王以属吏，项王至斩之。则授首于刘项者，乃子婴，非二世也。又云：‘陆逊之于孙权，高颍之于隋文，言听计从，致君于王伯矣，而忮心一起，二臣不得其死，可不哀哉！’余按《吴志》，陆逊上疏谏孙权，不宜易太子，权不听，因愤恚卒。又按《北史》，炀帝以高颍谤讪朝政，诛之。二人非孙权、隋文所杀，其抵牾如此。子由讥司马迁作《史记》，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故因迁之旧而作《古史》，乃反若是，宁不畏后人之讥乎！”

苏少公云：“吾兄子瞻，谪居儋耳，琼州进士姜唐佐往从之游，气和而言道，有中州士人之风，子瞻爱之，赠之诗曰：‘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且告之曰：‘子异日登科，当为子成此篇。’君游广州州学，有名学中，崇宁二年正月，随计过汝阳，以此句相示，时子瞻之丧再逾岁矣，览之流涕。念君要能自立，而莫与终此诗者，乃为足之，云：‘生长茅间有异芳，风流稷下古诸姜。适从琼管鱼龙窟，秀出羊城翰墨场。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锦衣今日千人看，始信东坡眼力长。’”苕溪渔隐曰：“《冷斋夜话》载此句，乃云：‘沧海何曾断地脉，朱崖从此破天荒。’遂以姜唐佐为朱崖人，附会为说，今当以子由诗为正也。”

《复斋漫录》云：“子瞻、子由门下客最知名者，黄鲁直、张文潜、晁无咎、秦少游，世谓之四学士。至若陈无己，文行虽高，以晚出东坡门，故不及四人之著。故无己作《佛指记》云：‘余以词义名次四君，而贫于一代’是也。而无咎诗云：‘黄子似渊明，城市亦复真；陈君有道泽，化行闾井淳；张侯公瑾流，英思春泉新；高才更难以，淮海一髯秦。’当时以东坡为长公，子由为少公，无己《答李端叔书》云：‘苏公之门有四客人：黄鲁直、秦少游、晁

无咎，则长公之客也；张文潜则次公之客也。’然而四客各有所长，鲁直长于诗词，秦、晁长于议论，鲁直《与秦觏书》曰：（“觏”原作“观”，今据宋本校改。）‘庭坚心醉于《诗》与《楚辞》，似若有得；至于议论文字，今日乃当付之少游及晁、张、无己，足下可从此四君子一一问之。’其后张文潜《赠李德载诗》亦云：‘长公波涛万顷海，少公峭拔千寻麓，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丽纾桃李，晁论嶙峋走珠玉。’乃知人才各有所长，虽苏门不能兼全也。”

《复斋漫录》云：“张芸叟诗：‘夕阳牛背无人卧，带得寒鸦两两归。’与东坡所记苏叔党诗：‘叶随流水归何处，牛载寒鸦过别村。’下句与张相合。”

《东皋杂录》云：“李廌方叔《祭东坡》云：‘道大不容，才高见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义之心；名山大川，还千古英灵之气。’”

卷第三十一

卷第三十一

山谷上

山谷云：“八月十七日，与诸生步自永安城，入张宽夫园待月，以金荷叶酌客，客有孙叔敏善长笛，连作数曲。诸生曰：‘今日之会乐矣，不可以无述。’因作此曲记之，文不加点，或以为可继东坡《赤壁之歌》。云：‘断虹霁雨，净秋空，山染修眉新绿。桂影扶疏，谁便道今夕清辉不足。万里青天，嫦娥何处，驾此一轮明玉。寒光零乱，为人偏照醺醺。年少随我追凉，晚城幽径，绕芳园森木。共倒金荷家万里，难得樽前相属。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最爱临风曲。孙郎微笑，生来声喷霜竹。’”苕溪渔隐曰：“山谷谓此词可继东坡《赤壁之歌》，余故列东坡之词于左方：‘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上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檣櫓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苕溪渔隐曰：“余读《豫章先生传》云：‘公尝游灞皖，（“灞”字原脱，今据宋本、明钞本校补。）乐山谷寺石牛洞之林泉，因自号山谷道人，天下皆称曰山谷，而不名字，以配东坡云。’”

《复斋漫录》云：“无己呼山谷为金华仙伯，故《题李白真诗》：‘金华仙伯哦七字，好事不复千金模。’苏养直诗亦云：‘但见金华仙伯语，笔端丘壑饱经心。’”苕溪渔隐曰：“葛洪《神仙传》云：‘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见其良谨，将至金华山石室中。其兄初起入山索之，累年不得。后



随一道士归，初起见而问曰：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东。兄往见白石，初平叱之，白石皆起为羊。后易姓为赤松子。’不知无己呼鲁直为金华仙伯，若取其同姓，皇固非黄矣。”

《复斋漫录》云：“山谷谪涪州别驾，因自号涪翁。按《益部耆旧传》：‘广陵有老翁，钓于涪水，自号涪翁。’然则涪翁之称，古有之矣。”苕溪渔隐曰：“《后汉逸民传》云：‘初，父老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人因号涪翁。’《复斋》不取于此，乃取《益部耆旧传》，以为异书邪？”

苕溪渔隐曰：“鲁直以双井茶送孔常父，常父答诗，有‘煎点径须烦绿珠’之句，因戏答云：‘知公家亦阙扫除，但有文君对相如，政当为公乞如愿，作书远寄宫亭湖。’《录异传》云：‘庐陵欧阳明，道彭蠡，以船中所有投湖中，云以为礼。积数年复过，有数吏来候明云：青洪君相邀。且曰：感公有礼，且厚遗公，愿勿取，独求如愿耳。明既见，遂求如愿。如愿者，青洪君婢也。明将归，所愿辄得，数年大富。’”

东坡云：“眼恶剔抉，齿便嗽洁，治眼如治民，治齿如治军，治民如曹参之治齐，治军如商鞅之治秦：此语本出鲁直云。”

《吕氏童蒙训》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工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

苕溪渔隐曰：“前辈讥作诗多用古人姓名，谓之点鬼簿。其语虽然如此，亦在用之何如耳，不可执以为定论也。如山谷《种竹》云：‘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贪薇瘦。’《接花》云：（“接”原作“梅”，今据宋本校改。）‘雍也本犁子，仲由元鄙人。’（宋本、明钞本此下有“此虽多用”四字。）善于比喻，何害其为好句也。”

《冷斋夜话》云：“徐师川言：‘予于东坡、山谷、莹中三君子，但知敬畏者，然其瑕疵，予能笑之。如东坡议论谏诤，真所谓杀身成仁者也，其视死生如旦暮，不尔安能为哉！而反欲学长生不死。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视事，闻当罢去，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问其故，曰：不尔，无舟吏可还。士之进退，本末欲分明，不可苟也，岂以舟吏为累哉？莹中大节昭著，其能必行其志者，视爵禄如粪土，然时时对日者谈命，此皆颠倒也。吾故得而笑之。’”

苕溪渔隐曰：“鲁直少喜学佛，遂作《发愿文》云：‘今日对佛发大誓，愿从今日尽未来世，不复淫欲饮酒食肉，设复为之，当堕地狱，为一切众生代受其苦。’可谓能坚忍者也。其后悉毁禁戒，无一能行之，于诗句中可见矣。以《酒渴爱江清》作五诗，其一云：‘廖侯劝我酒，此亦雅所爱。中年刚制之，常惧作灾怪。连台盘拗倒，故人不相贷。谁能知许事，痛饮且一快。’《嘲小德》云：‘中年举儿子，漫种老生涯。学语啭春鸟，涂窗行暮鸦。欲嗔主



母惜，稍慧女儿夸。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谢荣绪割獐见贻二首》云：‘何处惊麋触祸机，烦公遣骑割鲜肥，秋来多病新开肉，粝饭寒菹得解围。’‘二十余年枯淡过，病来箸下剧甘肥，果然口腹为灾怪，梦去呼鹰雪打围。’《传》云：‘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戒之则诚难，节之则为易，乃近于人情也。《东皋杂录》云：‘鲁直《嘲小德》有学语春莺啭，书窗秋雁斜，后改曰：学语啭春鸟，涂窗行暮鸦。以是知诗文不厌改也。’”

苕溪渔隐曰：“《题磨崖碑后诗》云：‘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跼蹐还京师，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安知忠臣痛至骨，后世但赏琼琚词。’观诗意皆是言明皇末年事。余以《唐史》考之，明皇幸蜀还，居兴庆宫，李辅国迁之西内，居甘露殿，继流高力士于巫州。诗云南内，误矣。又以《元结本传》及《元次山集》考之，但有《时议》三篇，指陈时务而已，初无一言以及明皇、肃宗父子间，不知鲁直所谓‘臣结《春秋》二三策’者，更别出何书也。鲁直以此配‘臣甫《杜鹃》再拜诗’，子美《杜鹃诗》，正为明皇迁居西内而作，则次山‘《春秋》二三策’，亦当如《杜鹃诗》有为而言；若以《时议》三篇为是，则事无交涉，乃误用也。或云，鲁直盖用《孟子》‘吾于《武成》取二三策’之语，然于元结果何预焉。如《颜鲁公湖州放生池碑》，载其《上肃宗表》云：‘一日三朝，大明天子之孝，问安视膳，不改家人之礼。’东坡谓鲁公知肃宗有愧于此乎？孰谓公区区于放生哉？此事若用之，却为亲切。”

《复斋漫录》云：“韩子苍言张文潜集中，载《中兴颂诗》，疑秦少游作，不惟浯溪有少游字刻，兼详味诗意，亦似少游语也。此诗少游号杰出，第‘玉环妖血无人扫’之句为病。盖李遐周诗云：‘若逢山下鬼，环上系罗衣。’贵妃之死，高力士以罗巾缢焉，非死兵刃也。然余以杜诗有‘血污游魂归不得’之语，亦指妃子，张盖本杜也。”苕溪渔隐曰：“余游浯溪，观磨崖，碑之侧有此诗刻石，前云：‘《读中兴颂》，张耒文潜’，后云：‘秦观少游书’。当以刻石为正，不知子苍亦何所据而言邪？”

《东皋杂录》云：“《中兴颂》刻南崖，石可鉴江之南北数里，（“可”字原脱，今据宋本校补。）草木人物，毫发毕见。僧云：‘昔有人凿取去，行数驿，梦山神追取，即载还，龕置崖上，但方二尺许尔。’余偶命从者洗其旁二丈余，皆光莹可鉴，僧惊云：‘未见也。’”（宋本、明钞本“未”上有“顷”字。）

苕溪渔隐曰：“吾乡乳溪有石崖，亦光能鉴物，与浯溪崖石政相类，人因呼为石照。苏黄门尝题诗云：‘云开石照政新磨，鸟度猿攀野老过，忽见尘容

应笑我，年来底事白须多。’ ”

苕溪渔隐曰：“予官闽中，见其风俗，呼父为郎罢，呼子为囡。顾况有诗云：‘郎罢别囡，囡别郎罢；及至黄泉，不得在郎罢前。’乃知顾况用此方言也。山谷《送秦少章往余杭从苏公诗》：‘斑衣儿啼真自乐，从师学道也不恶；但使新年胜故年，即如常在郎罢前。’唐子西诗：‘儿馁嗔郎罢。’皆用顾况语也。”

《复斋漫录》云：“《题子美浣花图》云：‘邻家有酒邀皆去，得意鱼鸟来相亲。’按《世说》：‘简文入华林园，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翛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趣，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又《赠晁无咎诗》：‘鸡苏胡麻留渴羌，不应乱我官焙香。’按《拾遗记》：‘晋有羌人姚馥，字世芬，充圉人，每醉中好言王者兴亡事，但言渴于酒，群辈呼为渴羌也。’ ”

苕溪渔隐曰：“《真诰》云：‘昔有傅先生者，其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积七年，而太极老君诣之，与之木钻，使穿一石盘，厚五尺许，云：穿此盘，便当得道。其人乃昼夜穿之，积四十七年，钻尽石穿，遂得神丹，乃升太清。’故《观伯时画马诗》云：‘木穿石盘未渠透，坐窗不邀令人瘦。’即前事也。《北史》云：‘齐高欢在勅勒川，命斛律明月奏琵琶，作歌，应诏曰：勅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沙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故《题阳关图诗》云：‘想得阳关更西路，北风低草见牛羊。’此语殊有所本也。”

苕溪渔隐曰：“《笔谈》云：‘嘉祐中，扬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见，初出于天长县陂泽中，后转入甓社湖，又后乃在新开湖中，凡十余年，（“十”原作“千”，今据宋本校改。）居民行人，常常见之。余友人书斋在湖上，一夜忽见其珠其近，初微开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横一金线；俄顷忽张壳，其大如半席，壳中白光如银珠，大如拳，烂然不可正视，十余里间，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远处但见天赤如野火，倏然远去，其行如飞，浮于陂中，（“陂”原作“波”，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类月，荧荧有芒焰，殆类日光。崔伯易尝为《明珠赋》；伯易高邮人，盖尝见之。近岁不复出，不知所往。樊良镇正当珠往来处，行人至此，往往维舟数宵以待现，名其亭为玩珠。’又《文昌杂录》云：‘礼部李侍郎说，秘书少监孙莘老，庄居在高邮新开湖边。一夕阴晦，庄客报湖中珠见，与数人同行小草径中，至水际，见微有光彩，俄而明如月，阴雾中人面相睹。忽见蚌蛤如芦席大，一壳浮水上，一壳如帆状，其疾如风。舟子飞小艇竞逐之，终不可及，既远乃没。故呈孙莘老诗云：甓社湖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辉，故应剖蚌登王府，不若含沙弄夕霏。莘老又是高邮人，用此事以拟之，大为切当。’ ”

《复斋漫录》云：“自贺方回为《青玉案》词，山谷尤爱之，故作小诗以纪之。及谪宜州，山谷兄元明和以送之，云：‘千峰百嶂宜州路，天黯淡，知人去。晓别吾家黄叔度，弟兄华发，旧山修水，异日同归处。尊壘饮散长亭暮，别语丁宁不成句，已断离肠知几许。水村山馆，酒醒无寐，滴尽空阶雨。’山谷和云：‘烟中一线来时路，（“时”原作“如”，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极目送，归鸿去。一曲《阳关》云外度，山胡声转，子规言语，正是愁人处。别恨朝朝连暮暮，忆我当筵醉时句，度水穿云心已许，晚年光景，小窗南浦，共卷西山雨。’洪觉范和云：‘绿槐烟柳长亭路，恨耿耿，分离去。日永如年愁难度，高城回首，暮云遮尽，目断人何处。解鞍旅舍天将暮，暗忆丁宁千万句，一寸危肠情几许。薄衾孤枕，梦回人静，彻晓潇潇雨。’”

《复斋漫录》云：“唐朱昼《喜陈懿老至诗》云：‘一别一千日，一日十二忆，苦心无闲时，今日见三色。’乃知山谷‘五更归梦三千里，一日思亲十二时’之句取此。”

苕溪渔隐曰：“《水仙花诗》云：‘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骨玉为肌，暗香已压酴醾倒，只愧寒梅无好枝。’第水仙花初不在水中生，虽欲形容水字，却反成语病。”

山谷云：“野人采郑花以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名山矾。海岸孤绝处补陀山，泽者以谓小白花，予疑即此花尔，不然，何以观音老人端坐不去邪？”苕溪渔隐曰：“余阅《华严经合论》云：‘观世音住居补陀洛迦。’注云：‘小白华山，观世音菩萨居之，为诸菩萨说《慈悲经》，此山多有小白花甚香。’山谷所言，即此事也。”

《艺苑雌黄》云：“种竹者多用辰日，山谷所谓‘根须辰日断，笋看上翻成’是也。又用腊月，杜陵所谓‘东林竹影薄，腊月更须栽’是也。非此时移之，多不活。惟五月十三日，古人谓之竹醉日，栽竹多茂盛。按《笋谱》云：‘民间说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也。移竹宜用此日。或阴雨土虚，则鞭行，明年笋茎交出。’故晏元献诗云：‘苒苒渭滨族，萧萧崖外婆，如能乐封殖，何必醉中移。’宋景文诗云：‘除地墙阴植翠筠，纤茎润叶与时新，赖逢醉日终无损，正似得全于酒人。’黄元明诗云：‘夏栽醉竹余千个，春粪辰瓜满百区。’”

《复斋漫录》云：“谚云：‘情人眼里有西施。’又云：‘千里寄鹅毛，物轻人意重。’皆鄙语也。山谷取以为诗，故《答公益春思》云：‘草茅多奇士，蓬华有秀色，西施逐人眼，称心最为得。’《谢陈适用惠纸》云：‘千里鹅毛意不轻。’”

卷第三十二



## 卷第三十二

### 山谷下

苕溪渔隐曰：“零陵郡澹山岩，秦周贞实之旧居。余往岁尝游之，因见李西台、黄太史诗刻，爱其词翰双美，因拓墨本以归，真佳玩也。西台诗石刻漫灭，九字不可辨，因阙之，诗云：‘常思羽衣人，宅此岩崖傍。□□通大道，玄关掩中黄。古朴宫殿□，偃亚松桂香。洞户漏夕月，木罅生□阳。叠齿上层巅，露井连曲房。断壁横广幕，矗石排吟□。蛰痕燕穴空，乳溜虬鳞张。清泉弄春□，灵草经冬芳。自笑老倒容，谁□刀圭霜。金版佩上籍，玉音歌洞章。□□夜森立，绛节朝飞扬。咫尺仙路高，喧嚣机世忙。浮埃走车马，奔迸多事场。真地拥烟霞，根本无为乡。不到久叹息，一来徒悲伤。但听铿华钟，所得心耳凉。’太史诗二首，其一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与隔断俗子尘。春蛙秋蝇不到耳，夏凉冬暖总宜人。岩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绿树仙家春。惜哉此山世未显，不得雄文饒翠珉。’其二云：‘澹山澹姓人安在，征君避秦亦未归。石门竹径几时有，瑶台琼室至今疑。洞中明洁坐十客，亦可呼乐醉舞衣。阆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澹岩天下稀。’”

六一居士云：“余尝与蔡君谟论书，以为书之盛，莫盛于唐，书之废，莫甚于今。余之所录，如于頔、高骈，下至楷书手陈游环等皆有之。盖唐之武夫悍将，暨楷书手辈，字皆可爱。今文儒之盛，其书屈指可数者无三四人，非皆不能，忽不为耳。”

苕溪渔隐曰：“本朝能书者，有李西台、宋宣献。（“献”原作“猷”，今据宋本校改。）东坡谓：‘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谓：‘建中书虽可爱，终可鄙；虽可鄙，终不可弃。’余于西台书不多见，独见其永州澹山岩诗，清劲简远，不减晋唐间人书，则东坡之论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际有杨少师，建隆已后称李西台，二人笔法不同，而书名为一时之绝。’山谷云：‘李西台出群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间美女，丰肌而神气清秀者。’（“肌”原作“肥”，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则二公之论得之矣。山谷《因李君貺借示其祖西台草圣并书赋诗》云：‘当时高蹈翰墨场，江南李氏洛下杨，二人歿后数来者，西台惟有尚书郎。篆科草圣凡几家，奄有汉魏跨两唐。纸摹石镂多仿佛，曾未得似君家藏。侧理数幅冰不及，字体欹倾墨犹湿。明窗棐几开卷看，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声雷未闻，何得龙蛇已惊蛰。仲将伯英无后尘，迩来此公下笔亲，使之早出见李卫，不独右军能逼人。’山谷此诗许可如此，真不虚美矣。余素未曾见宣献书，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大夫书，当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献公耳。能用徐季海书意，莫年摆落右军父子规模，自成一家，当无遗恨矣。又其书清瘦而不弱，亦古人所难。’则坡谷



之论，异同如此。余欲折衷之，（宋本、明钞本“余”下有“每”字。）以未见其书，故不敢尔。东坡云：‘欧阳文忠公论蔡君谟书，独步当世，此为至言。君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少疏也。天资既高，又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近世论君谟书者，颇有异论，故特为明之。’山谷云：‘蔡君谟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至于作草，白云得苏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顷年观庙堂碑摹本，窃怪虞永兴名浮于实，及见旧刻，方知永兴得智永笔法为多；又知蔡君谟真行简札，能入永兴之室也。迩来士大夫，惟荆公书有古人气质，而不端正，然笔间甚逸。士大夫学荆公书，但为横风疾雨之势，至于不著绳尺，而有魏晋间风气，不复仿佛。尝观王濛书，想见其人秀整，所谓毫发无遗憾者。荆公尝自言学濛书。’东坡《赋孙莘老墨妙亭诗》云：‘徐家父子亦秀绝，字外出力中藏棱。’山谷云：‘书家论徐会稽笔法：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以余观之，诚不虚语。如季海少令韵胜，则与稚恭并驱争先可也。季海长处，正是用笔劲正而心圆。若论工不论韵，则王著优于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论韵胜，则右军大令之门，谁不服膺。往时观怒猊抉石、渴骥奔泉之论，茫然不知是何等语，老年乃于季海书中见之，如观人眉目也。三折肱知为良医，诚然哉。季海暮年乃更摆落王氏规摹，自成一家，所谓卢蒲嫫其发甚短而心甚长，惜乎，当时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贼也。前朝翰林侍书王著，笔法圆劲，今所藏《乐毅论》、周兴嗣《千字文》，皆著书墨迹，此其长处，不减季海，所乏者韵尔。沈传师《道林岳麓寺诗》，字势豪逸，真复奇倔，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复生，不过如此。’东坡盖学徐浩书，山谷盖学沈传师书，皆青过于蓝者；然二公深讳之。故东坡云：‘见欧阳叔弼云：余书大似李北海。余亦自觉其如此，世或谓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予比来极爱颜鲁公书，时时辄有其气骨，而人以为殊未得其仿佛。写我心耳，岂可谓众目哉？’二公当时自言如此，自今观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东坡书》云：‘如华岳三峰，卓然参昴，虽造化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中年书圆劲而有韵，大似徐会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资解书，比之诗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学子瞻书，但卧笔取妍，至于老大精神，可与颜、杨方驾，则未之有也。’山谷白云：‘余书姿媚而乏老气，自不足学，学者辄萎弱不能立笔。虽然，笔墨各系其人工拙，要须其韵胜耳。病在此处，笔墨虽工，终不近也。’”

六一居士云：“石曼卿工于书，笔画遒劲，体兼颜柳。”东坡言：“苏子美兄弟书俱秀俊。”山谷言：“苏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笔力豪壮。”此三人亦近世能书者，恨未尽见之；独见子美所书《岳阳楼碑》，虽清瘦劲健，然乏风韵，余不甚喜之。东坡云：“近日米芾行书，王巩小草，亦颇有高韵；虽

不逮古人，亦必传于世也。”山谷云：“余尝评米元章书，如快剑斫阵，强弩射千里，所当穿彻；书家笔力，亦穷于此。然似仲由未见孔子时风气耳。秘阁续帖，刘无言笺题，便不类今人书，使之春秋高，江东又出一羊欣、薄绍之矣。”余居苕溪，阅无言书多矣，晚年虽用笔圆熟，然乏秀气，殊不逮山谷之题评也。余今第取欧阳、苏、黄之论，具著于篇；若古今诸家书评，世多有之，不复载之云。

苕溪渔隐曰：“涪翁晚年，再迁宜州，道出祁阳，草书靖节诗四首，‘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者，其一也；‘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者，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者，其四也：并镌石于嘉会亭。余昔经由，摹得墨本，爱其笔法之妙，自成一派。涪翁尝言：‘元祐中，与子瞻、穆父饭宝梵僧舍，因作草数纸，子瞻赏之不己，穆父无一言，问其所以，但云：恐公未见藏真真迹。庭坚心窃不平。绍圣贬黔中，得藏真《自序》于石扬休家，谛观数日，恍然自得，落笔便觉超异，回视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后知穆父之言不诬，且恨其不及见矣。’今祁阳草圣，正是涪翁黔州以后作，诚佳绝也。东坡尝跋之云：‘昙秀来海上，见东坡，出黔安居士草书一轴，问此书如何，东坡云：张融有言，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吾于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见之，当捧腹轩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迹，旧蓄于江南李氏，纸尾有后主错金书，题云：‘怀素僧草圣。’戴叔伦诗云：‘诡形怪状翻合宜’，诚哉是言。其后，此真迹又转蓄于董令升家。绍兴间，归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尝得摹本，因取古人书评疏于后。见东坡于此书，且褒且贬，深窃怪之。其言曰：‘僧藏真书七纸，开封王君巩所藏。君侍亲平凉，始得共一二，而两纸在张邓公家，其后冯公当世又获其三，虽所从得者异，不可考，然笔势奕奕，七纸意相属也。君，邓公外孙，而与当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尝爱梁武帝评书，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誉，观者不以为过，信乎其书之工也。然其为人倜傥，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道者邪。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诗云：‘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娼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此其贬之也。至于涪翁则云：‘张长史书《郎官厅壁记》，楷法妙天下，故草圣度越诸家，无辙迹可寻。怀素见颜尚书，道张长史书意，故独入笔墨三昧。怀素草工瘦，而长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劲难工，此两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详味其言，真确论矣。然二人草圣之工，在当时已自李杜有歌诗推许之，不特后世也。谪仙《赠怀素草书歌》云：‘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

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八月九月天气凉，酒徒辞客满高堂，笺麻素绢排数箱，宣州石砚墨色光。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恍惚如闻神鬼惊，时时只见龙蛇走。左盘右蹙如惊电，状同楚汉相攻战，湖南七郡凡几家，家家屏障书题遍。王逸少，张伯英，古来几许浪得名？张颠老死不足数，我师此艺不师古。古来万事贵天生，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少陵《因殿中杨监见示张长史草书图赋诗》云：‘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及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呜呼东吴精，旭，苏州人也。逸气感清识。杨公拂篋笥，舒卷忘寝食。念昔挥毫端，不得观酒德。’”

苕溪渔隐曰：“山谷诗：‘雪里过门多恶客。’自注云：‘不饮者为恶客，出《元次山集》。’余以《元集》捡寻其诗云：‘将船何处去，送客小回南，有诗逢恶客，还家亦少酣。’注云：‘非酒徒即为恶客。’山谷又一绝云：‘破卯扶头把一杯，灯前风味唤仍回，高阳社里如相访，不用闲携恶客来。’”

《复斋漫录》云：“唐吴子华诗云：‘暖漾鱼遗子，晴游鹿引麋。’乃悟山谷诗‘河天月晕鱼分子，榭叶风微鹿养麋’所自。”苕溪渔隐曰：“山谷此诗，乃是‘河天月晕鱼分子，榭叶风微鹿养茸’，非‘麋’字韵，《复斋》误矣。”

苕溪渔隐曰：“后山谓鲁直作诗，过于出奇。诚哉是言也，（“诚”原作“城”，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如《和文潜赠无咎诗》：‘本心如日月，利欲食之既。’《王圣涂二亭歌》：‘绝去蕪泽之罗兮，官于落羽。’洪玉父云：‘鲁直言罗者得落羽以输官。’凡此之类，出奇之过也。”

《艺苑雌黄》云：“《宿观音院诗》云：‘相戒莫浪出，月黑虎夔藩。’予不解此语，夔字不知作何训。尝读老杜《课伐木诗序》云：‘维条伊枚，委积庭内，我有藩篱，是阙是补，则旅次于小安。山有虎知禁。夔人屋壁，列树白菊，饁焉墙，（编者案：今本《杜诗》“焉”作“为”。）实以竹，示式遏，为虎近。’此序所谓夔人，正谓夔府之人耳，不知山谷用此意否。”

《复斋漫录》云：“《薄薄酒》云：‘吾闻食人之肉，可随以鞭扑之戮；乘人之车，可加以鈇钺之诛。’按老莱子妻云：‘妾闻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随以鞭捶；可授以官禄者，可随以斧钺。今先生食人之酒肉，受人之官禄，此皆人之所制也。’”

山谷云：“今俗书庵字，既于篆文无有，又庵非屋，不当从广，《三国志



焦光传》云：‘居蜗牛庐中。’意今庵也。后汉皇甫规为中郎，持节监关中兵，会军大疫，死者十三四，亲入庵庐巡视，三军感悦。即用此庵字，为有依据。”苕溪渔隐曰：“《广韵》云：‘庵，小草舍也。’‘菴，菴桐果，又菴罗果也。’《集韵》云：‘庵，圜屋曰庵，或从草。’‘菴，菴桐，草名，或作菴。’鲁直以菴非屋，不当从广，然与《广》、《集》二韵全不合，殆亦难用；殊不知《汉史》从省文，借用为菴字耳。”

《艺苑雌黄》云：“《荆楚岁时记》：‘春节悬长绳于高木，士女袷服，坐立其上推引之，名鞦韆，楚俗谓之施钩，《涅槃经》谓之胃索。’《古今艺术图》曰：‘鞦韆，北方山戎之戏，以习轻趯者。或云齐威公北伐山戎，此戏始传中国。然考之字书，则曰：鞦韆，绳戏也。今其字从革，实未尝用革。’按王延寿作《千秋赋》，正言此戏，则古人谓之千秋，或谓出自汉宫祝寿词也，后人妄易其字为鞦韆，而语复颠倒耳。山谷诗：‘未到清明先禁火，还依桑下系千秋。’又云：‘穿花蹴踏千秋索，挑菜嬉游二月晴。’皆用千秋字，盖得其实也。”

苕溪渔隐曰：“杜牧之诗云：‘蔫红半落平池晚，曲渚飘成锦一张。’又云：‘平生五色线，愿补袞衣裳。’鲁直皆用其语，诗云：‘菰叶蘋花飞白鸟，一张红锦夕阳斜。’又云：‘公有胸中五色线，平生补袞用功深。’”

《艺苑雌黄》云：“李济翁《资暇集》云：‘假借书籍云，借一痴，借二痴，索三痴，还四痴。’又《玉府新书》：‘杜元凯遗其子书曰：书勿借人，古谚借书一啗，还书二啗。后人更生其辞，至于三四，因讹为痴焉。’《缙素杂记》载此二事，云：‘痴之与啗，其义略同。或曰佣书者之误。’予谓此二字皆非，按《广韵》云：‘甌，丑饥切，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书盛酒瓶。’则借书一甌，当用此字。或又用鸱字者，鸱夷亦盛酒器也，所谓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沽，盖此物也。山谷诗云：‘愿公借我藏书目，时送一鸱开锁鱼，莫惜借行千里远，他日还君又一鸱。’然则借书一鸱，用鸱字为胜。”

苕溪渔隐曰：“余读《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势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此语盖本吕居仁《江西宗派图叙》而言，《叙》云：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覆，尽兼众体，以此也。”

《复斋漫录》云：“荆公《咏淮阴侯诗》：‘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山谷亦云：‘功成千金募降虏，东面置坐师广武；虽云晚计太疏略，此事亦足垂千古。’二诗意同。荆公《送望之出守临江》云：‘黄雀有头颅，长行万里余。’山谷《黄雀诗》：‘牛大垂天且剖烹，细微黄雀莫贪生，头



颇须复行万里，犹和盐梅傅说羹。’二诗使袁谭事亦同。许彦周《诗话》云：‘淮阴胜而不骄，乃能师李左车，最奇特事。荆公诗：将军北面师降虏，此事人间久寂寥。李广诛霸陵尉，薄于德矣。东坡诗：今年定起故将军，未肯先诛霸陵尉。用事当如此向背。’

苕溪渔隐曰：“鲁直《过平舆怀李子先诗》：‘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题徐孺子祠堂诗》：‘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堂不是欠陈蕃。’二诗命意绝相似，盖叹知音者难得耳。”

《复斋漫录》云：“豫章尝自赞其真云：‘似僧有发，似俗无尘，作梦中梦，见身外身。’盖亦取诗僧淡白《写真诗》耳。淡白云：‘已觉梦中梦，还同身外身，堪叹余兼尔，俱为未了人。’”苕溪渔隐曰：“山谷以今时人形入诗句，盖取法于少陵，少陵诗云：‘不见高人王右丞，蓝田丘壑蔓寒藤。’又云：‘复忆襄阳孟浩然，清诗句句尽堪传’之类是也。故山谷云：‘司马丞相骤登庸，诏用元老超群公。’又云：‘闭门觅句陈无己，对客挥毫秦少游’之类是也。近世风俗谀甚，悉以丈相呼，更不复知其字，畴敢形入诗句，必相顾而失色也。《礼记》云：‘年长以倍，则父事之；十年以长，则兄事之；五年以长，则肩随之。’今不问其长幼，悉以丈呼之，是不曾读《礼记》，宁不羞乎。”

《复斋漫录》云：“潘子真《诗话》云：‘霜威能折绵之句，余问山谷所从出。山谷曰：劲气方凝酒，清威正折绵，庾肩吾诗也。余读晋阮籍《大人先生歌》，略曰：阳和微弱阴气竭，海冻不流绵絮折，呼吸不通寒冽冽。乃知折绵之事始于阮籍，庾肩吾用此耳，岂山谷偶忘之邪？’”

《复斋漫录》云：“东坡《和山谷嘲小德》，末句云：‘但使伯仁长，还兴络秀家。’盖伯仁乃络秀子耳。洪驹父《哭谢无逸诗》：‘但使添丁长，终兴谢客家。’此学东坡，语尤无功。添丁，卢仝子，气骨不相属也。络秀，本伯仁父浚之妾，小德亦庶出，故坡用事，其切如此。山谷诗：‘解著《潜夫论》，不妨无外家。’更觉其工。”《王苻传》云：“安定俗鄙庶孽，而苻无外家，为乡人所贱；隐居著书，以讥当世得失，又欲彰显其名，故号《潜夫论》。”

晋周顛字伯仁，母络秀，少时在室，顛父浚为安东将军，尝出猎，遇雨止络秀家，会其父兄不在，络秀闻浚至，与一婢具数十人馔，甚精办，而不闻人声。浚因求为妾。其父兄不许，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庶大有益矣。”父兄许之。后生顛及嵩、谖，并列显位。络秀谓顛曰：“我屈节为汝家妾，门户计耳；汝不与我家为亲，吾亦何惜余年。”顛等从命，由是李氏遂得为方雅之族。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三

秦太虚

《艺苑雌黄》云：“程公辟守会稽，少游客焉，馆之蓬莱阁。一日，席上有所悦，自尔眷眷，不能忘情，因赋长短句，所谓‘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是也。（“是”字原脱，今据宋本、明钞本校补。）其词极为东坡所称道，取其首句，呼之为山抹微云君。中间有‘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之句，人皆以为少游自造此语，殊不知亦有所本；予在临安，见平江梅知录云：‘隋炀帝诗云：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少游用此语也。’予又尝读李义山《效徐陵体赠更衣》云：‘轻寒衣省夜，金斗熨沉香。’乃知少游词‘玉笼金斗，时熨沉香’，与夫‘睡起熨沉香，玉腕不胜金斗’，其语亦有来历处。乃知名人，必无杜撰语。”苕溪渔隐曰：“晁无咎云：‘少游如《寒景词》云：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其褒之如此，盖不曾见炀帝诗耳。”

《复斋漫录》云：“少游别苏子由于斗野亭，作诗云：‘古埭天连雁，荒祠木蔽牛，不堪春解手，更为晚停舟。’子由和云：‘饮食逢鱼蟹，封疆入斗牛。’予观其意，上句取杜诗‘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鱼入馔来。’其下句，乃取庾兰成‘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也。”

《复斋漫录》云：“少游为《千秋岁》，世尤称之。秦既没藤州，晁无咎尝和其韵以吊之，云：‘江头苑外，常记春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讴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藉草犹相对。洒涕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惊涛自卷珠沉海。’中云‘醉卧藤阴盖’者，少游临终作词，所谓‘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故无咎用之。山谷守尝涂日，郭功甫寓焉，日过山谷论文。一日，山谷云：‘少游《千秋岁》词，叹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海字难押。’功甫连举数海字，若孔北海之类。山谷颇厌，未有以却之。次日，功甫又过山谷问焉，山谷答曰：‘昨晚偶寻得一海字韵。’功甫问其所以，山谷云：‘羞杀人也爷娘海。’自是功甫不论文于山谷矣。盖山谷用俚语以却之。”

许彦周《诗话》云：“黄鲁直爱与郭功甫戏谑嘲调，虽不当尽信，至如曰：‘公做诗费许多气力做甚。’此语切当，大有益于学诗者，不可不知也。”

苕溪渔隐曰：“《和东坡金山诗》云：‘云峰一隔变炎凉，犹喜重来饭积香。’《维摩经》云：‘维摩诘往上方，有国号香积，只众香钵盛满香饭，悉饱众会。’故今僧舍厨名香积，二字不可颠倒也。太虚乃迁就押韵，殊不成语。小词云：‘落红铺径水平池，弄晴小雨霏霏，杏园憔悴杜鹃啼，无奈春归。’

’用小杜诗‘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春日》云：‘却憩小庭才日出，海棠花发麝香眠。’语固佳矣，第恐无此理。《香谱》云：‘香中尤忌麝。’唐郑注赴河中，姬妾百余尽骑，香气数里，逆于人鼻。是岁，自京兆至河中，所过瓜尽一带不获。然则海棠花下岂应麝香可眠乎？《同子瞻端午日游诸寺》云：‘双溪贯城郭，暝色带孤禽。’用老杜《秦中纪行诗》‘暝色带远客’之语也。”

许彦周《诗话》云：“元撰作《树萱录》，载有人入夫差墓中，见白居易、张籍、李贺、杜牧诸人赋诗，皆能记忆，句法亦各相似，最后老杜亦来赋诗，记其前四句云：‘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悲风有意摧林叶，落日无情下水滨。’吁嗟，若数君子者，皆不能脱然高蹈，犹为鬼邪，殊不可晓也。若以为元撰自造此诗，则数公之诗，尚可庶几，而少陵之四句，孤韵出尘，非元所能道也。”苕溪渔隐曰：“余阅《淮海后集》，秦少游有《秋兴九首》，皆拟古人，如韩退之、李贺、杜牧之、白居易、李太白、杜子美、玉川子、孟郊、韦应物，内拟子美诗云：‘紫领宽袍漉酒巾，江头萧散作闲人。悲风有意摧林叶，落日无情下水滨。车马憧憧谁道义，市朝袞袞共埃尘。觅钱稚子啼红颊，不信山翁篋笥贫。’前四句与《树萱录》同，竟谁作邪？”

《诗说隽永》云：“秦湛处度为韩膺胄作《枝巢诗》。建炎间在会稽，一日语偈云：‘先得两句：大胜商山老，同居一木奴；机隍危中垒，高耸塚中雏。’未知后成篇否？”苕溪渔隐曰：“《玄怪录》云：‘巴邛人家有橘园，霜后诸橘尽收，余二大橘如三四斗盎，巴人异之，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橘有二老人，相对象戏，谈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为人摘耳。’处度此诗，殊不善用事，此但言橘中之乐，不减商山，乌得便谓商山老？每橘有二老人，亦乌得谓之同居也？若东坡《洞庭春色赋》云：‘吾闻橘中之乐，不减商山，岂霜余之不食，而四老人者游戏于其间。’谢无逸《咏橘诗》云：‘巴邛清霜后，独余两大橘，一朝剖而食，四老欣然出，乃知避世士，退藏务深密。’皆善用事，无疵病可指摘也。”

陈履常

《复斋漫录》云：“‘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世事相违每如此，好怀百岁几回开。’其后又寄黄充，前四句云：‘俗子推不去，可人废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盖无己得意，故两见之。”

《复斋漫录》云：“晁无咎贬玉山，（“贬”字原脱，今据宋本、明钞本校补。）过彭门，而无己废居里中，无咎出小鬟舞《梁州》佐酒，无己作《木兰花》云：‘娉娉袅袅，芍药梢头红样小；舞袖低垂，心倒郎边客已知；金樽玉酒，劝我花前千万寿；莫莫休休，白发簪花各自羞。’无咎云：‘人疑宋开府铁



心石肠，及为《梅花赋》，清馥艳发，（“馥”原作“”，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下同；然疑“”亦或是“腴”字之伪。）殆不类其为人；无己清适，虽铁石心肠，不至于开府，而此词清馥艳发，过于《梅花赋》矣。” 苕溪渔隐曰：“乙酉岁，余归苕溪上，才获《复斋漫录》，见无己小词，因笔之。”

苕溪渔隐曰：“履常《绝句》云：‘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与温公《进呈资治通鉴表》云‘臣之精力，尽于此书’之话，共相吻合，岂偶然邪？”

《复斋漫录》云：“《荆楚岁时记》：‘正月七日，剪彩为人，或镂金薄贴屏风上；亦戴之，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无己《立春诗》云：‘巧胜向人真耐老，衰颜从俗不宜新。’更觉其工。” 苕溪渔隐曰：“余阅《荆楚岁时记》云：‘正月七日，剪彩为人，或镂剪金薄为人，贴屏风，亦戴之头鬓，以识新岁更始。’所云止此，即无‘像人入新年形容改新’九字。《复斋》以无己诗有‘衰颜从俗不宜新’之句，遂牵合撰此九字，亦诬甚矣。”

《文昌杂录》云：“立春日，赐三省官采胜各有差，谢于紫宸殿门。杜台卿说：‘正月七日为人日，家家剪彩，或镂金薄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今世多刻为华胜，像瑞图金胜之形。’引《释名》：‘华，像草木华也，胜言人形容止等，一人著之则胜。’又引贾充李夫人《典诫》曰：‘每见时人月旦花胜，交相遗与。’谓正月旦也，今俗用立春日，亦近之。然公卿家尤重此日，莫不镂金刻绘，加饰珠翠，或以金银，穷极工巧，交相遗问焉。”

许彦周《诗话》云：“无己《赋宗室画诗》：‘滕王蛺蝶江都马，一纸千金不当价。’又作《曾子固挽词》：‘丘园无起日，江汉有东流。’近世诗人，罕匹其俦。”

苕溪渔隐曰：“《寄送定州苏尚书》云：‘枉读平生三万卷，貂蝉当复作兜牟。’齐武帝戏周盘龙曰：‘貂蝉何如兜鍪？’对曰：‘貂蝉生于兜鍪。’履常反用此事，意言苏公之才学，不当临边。然颇牧出于儒林，古人以为美谈，履常之言，殊觉非也。”

苕溪渔隐曰：“杜枚之《早雁诗》云：‘仙掌月明孤影过，长门灯暗数声来。’六一居士《汴河闻雁》云：‘野岸柳黄霜正白，五更惊破客愁眠。’皆言幽怨羁旅，闻雁声而生愁思。至后山则不然，但云：‘远道勤相唤，羁怀误作愁。’则全不蹈袭也。”

《复斋漫录》云：“汉皋《张君诗话》，谓鲍当《吟孤雁》云：‘更无声接续，空有影相随。’当时号为鲍孤雁。凡物有群而孤者皆然，何独雁乎？然予观司马文正《诗话》，乃谓当为河南府法曹，常忤知府薛映，因赋《孤雁诗》，所谓‘天寒稻粱少，万里孤难进，不惜充君庖，为带边城信。’薛大嗟赏



，时号鲍孤雁。与张君所记不同，而词意亦大非前句可及，当以张君所记为失也。”

### 晁无咎

《复斋漫录》云：“无咎评本朝乐章，不见诸集，今录于此，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云：渐霜风凄惨，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唐人语，不减高处矣。欧阳永叔《浣溪沙》云：堤上游人逐画船，拍堤春水四垂天，绿杨楼外出秋千。要皆绝妙，然只一出字，自是后人道不到处。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然居士词横放杰出，自是曲中缚不住者。黄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晏元献不蹈袭人语，而风调闲雅，如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知此人不住三家村也。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近世以来作者，皆不及秦少游，如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虽不识字，亦知是天生好言语。’”

苕溪渔隐曰：“无已称：‘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无咎称：‘鲁直词不是当家语，自是着腔子唱好诗。’二公在当时，品题不同如此。自今观之，鲁直词亦有佳者，第无多首耳。少游词虽婉美，然格力失之弱；二公之言，殊过誉也。”

苕溪渔隐曰：“《雪浪斋日记》谓：‘晏叔原工于小词，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不愧六朝宫掖体。无咎评乐章，乃以为元献词，误也。元献词谓之《珠玉集》，叔原词谓之《乐府补亡集》，此两句在《补亡集》中，全篇云：彩袖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从别后，忆相逢，几回魂梦与君同。今宵剩把银缸照，犹恐相逢是梦中。词情婉丽。’”

李易安云：“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

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邪？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苕溪渔隐曰：“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

《东皋杂录》云：“予昔为太学生，暇日游西池，过道者院，池上壁间，见东坡题诗：‘下马逢佳客，携壶傍小池，清风乱荷叶，细雨出鱼儿，并好能冰齿，茶甘不上眉，归途更萧瑟，真个解催诗。’后有诸公和，独记无咎一联云：‘雨园鸠逐妇，风径燕将儿。’亦佳句也。”

《复斋漫录》云：“元丰己未，廖明略、晁无咎同登科。明略所游田氏者，丽姝也。一日，明略邀无咎晨过田氏，遽起对鉴理发，且吟且语，草草妆掠，以与客对。无咎以明略故有意而莫传也，因为《下水船》一阙云：‘上客骊驹至，鹦唤银屏睡起。困倚妆台，盈盈正解螺髻。凤钗坠，缭绕金环玉指，巫山一段云委。半窥镜，向我横秋水。斜领花交镜里，淡拂铅华，匆匆自整罗绮。敛眉翠，虽有恹恹意，空作江边解佩，情何寄。’”

张右史

《复斋漫录》云：“文潜诗云：‘新月已生飞鸟外，落霞更在夕阳西。’盖用郎士元《送杨中丞和番诗》耳，郎诗云：‘河阳飞鸟外，雪岭大荒西。’”

《复斋漫录》云：“东坡《泗州僧伽塔诗》：‘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文潜用其意别为一诗云：‘南风霏霏麦花落，豆田漠漠初垂角，山边夜半一犁雨，田父高歌待收获。雨多潇潇蚕簇寒，蚕妇低眉忧茧单，人生多求复多怨，天公供尔良独难。’”

苕溪渔隐曰：“‘夜凉江海近，天阔斗牛微。’张右史集中佳句也，《备成集》中亦有之，盖误收入，非东坡所作。李太白有云：‘天清一雁远。’文

潜有云：‘天形一雁高’，二句俱工，未易分优劣也。”

《金石录》云：“《唐昭陵六马赞》，初太宗以文德皇后之葬，自为文刻石于昭陵，又琢石像平生征伐所乘六马，为赞刻之，皆欧阳询八分书，世以为殷仲容书，非是。至诸降将名氏，乃仲容书耳。”苕溪渔隐曰：“文潜有《昭陵六马诗》云：‘天将划隋乱，帝遣六龙来，森然风云姿，飒爽毛骨开，飏驰不及视，山立俨莫回，长鸣视八表，扰扰万弩骀。秦王龙凤姿，鱼鸟不足摧，腰间大白羽，中物如风雷。区区数竖子，搏取如提孩。手持扫天帚，六合无尘埃，艰难济大业，一一非常材。惟时六骥足，绩与英卫陪，功成锵八鸾，玉辂行天街。荒凉昭陵阙，古石埋苍苔。’文潜得意笔也。”

溪堂居士

《复斋漫录》云：“无逸尝于黄州关山杏花村馆驿题《江城子》词云：‘杏花村里酒旗风，烟重重，水溶溶。野渡舟横，杨柳绿阴浓。望断江南山色远，人不见，草连空。夕阳楼外晚灯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年，相见画屏中。只有关山今夜月，千里外，素光同。’过者必索笔于馆卒，卒颇以为苦，因以泥涂之。”

《复斋漫录》云：“晋许逊为旌阳令，时江西有蛟为害，旌阳与其徒吴猛仗剑杀之，遂作大铁柱以镇压其处。今豫章有铁柱观，而柱犹存也。无逸尝赋诗云：‘豫章城南老子宫，阶前一柱立积铁，云是旌阳役万鬼，夜半舁来老蛟穴。插定三江不沸腾，切勿摇撼坤轴裂。苍苔包裹鳞皱皮，我欲摩挲肘屡掣。旌阳挈家上天去，只留千夫应门户，西山高处风露寒，兹事恍惚从谁语。安得猛士若朱亥，袖往横山打狂虏。’”

张芸叟

《复斋漫录》云：“芸叟尝评诗云：‘永叔之诗，如乍成春服，乍热醅醕，登山临水，竟日忘归。王介甫之诗，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人皆闻见，难可着摸。石延年之诗，如饥鹰夜归，岩冰春拆，迅逸不可言。苏东坡之诗，如武库初开，矛戟森然，不觉令人神悚，仔细检点，不无利钝。梅圣俞之诗，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履，王公见之，不觉屈膝。郭功甫之诗，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终日揖逊，求其适口者少矣。’世以为知言。余谓芸叟之论公否，未敢必然，观东坡所记芸叟西征途中诗，止云‘张舜民通练西事，稍能诗’而已。则东坡盖不以善诗待芸叟邪。”

苕溪渔隐曰：“《西清诗话》蔡百衲所撰也，已尝行于世矣。余旧录得百衲所作诗评，今列于此，云：‘柳子厚诗，雄深简淡，迥拔流俗，至味自高，直揖陶谢；然似入武库，但觉森严。王摩诘诗，浑厚一段，覆盖古今；但如久隐山林之人，徒成旷淡。杜少陵诗，自与造化同流，孰可拟议，至若君子高



处廊庙，动成法言，恨终欠风韵。黄太史诗，妙脱蹊径，言谋鬼神，唯胸中无一点尘，故能吐出世间语；所恨务高，一似参曹洞下禅，尚堕在玄妙窟里。东坡诗，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处，（“处”字原无，今据宋本、明钞本校补。）发明殆尽，万斛泉源，（“源”原作“流”，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未为过也；然颇恨方朔极谏，时杂以滑稽，故罕逢酝藉。韦苏州诗，如浑金璞玉，不假雕琢成妍，唐人有不能到；至其过处，大似村寺高僧，奈时有野态。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李太白诗，逸态凌云，照映千载；然时作齐、梁间人体段，略不近浑厚。韩退之诗，山立霆碎，自成一法；然譬之樊侯冠佩，微露粗疏。柳柳州诗，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非轻荡也。薛许昌诗，天分有限，不逮诸公远矣；至合人意处，正若刍豢，时复咀嚼自佳。王介甫诗，虽乏丰骨，一番出清新，方似学语之小儿，酷令人爱。欧阳公诗，温丽深稳，自是学者所宗；然似三馆画手，未免多与古人传神。杜牧之诗，风调高华，片言不俗，有类新及第少年，略无少退藏处，固难求一唱而三叹也。右此十四公，皆吾生平宗师追仰，所不能及者，留心既久，故闲得而议之。至若古今诗人，自是珠联玉映，则又有不得而知也已。”

王仲至

《复斋漫录》云：“仲至与少游谒恭敏李公，饭于闲燕堂，即席联句云：‘黄叶山头初带雪，绿波尊酒暂回春。’钦臣。‘已闻璧月琼枝句，更看朝云暮雨人。’观。‘老愧红妆翻曲妙，喜逢佳客放怀新。’钦臣。‘天明又出桃源去，此境何时再问津？’观。”

《复斋漫录》云：“仲至使辽回，谒恭敏李公，席中赋诗云：‘穹庐三月已淹留，白草黄云见即愁，满袖尘埃何处洗，李家池上海棠洲。’”

卷第三十四

卷第三十四

张天觉

《复斋漫录》云：“天觉既相，谢表有云：‘十年去国，门前之雀可罗；一日还朝，屋上之乌亦好。’徽宗亲题于所御扇。然丁晋公诗固尝云‘屋可占乌曾贵士，门堪罗雀称衰翁’矣。王元之《黄州上任谢表》云：‘宣室鬼神之间，敢望生还；茂陵封禅之书，已期身后。’亦出于杜子美‘竟无宣室召，徒有茂陵求’之语。前辈不以为嫌者，盖文势事情自须如此也。”苕溪渔隐曰：“东坡有云：‘怒移水中蟹，爱及屋上乌。’亦佳对也。”

苕溪渔隐曰：“梅圣俞有《续金针诗格》，张天觉有《律诗格》，洪觉范



有《禁齋》，此三书皆论诗也。圣俞《金针诗格》云：‘有内外意：内意欲尽其理，外意欲尽其象，内外含蓄，方入诗格。如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旌旗喻号令，日暖喻明时，龙蛇喻君臣，言号令当明时，君所出，臣奉行也。宫殿喻朝廷，风微喻政教，燕雀喻小人，言朝廷政教才出，而小人向化，各得其所也。如岛屿分诸国，星河共一天，言明君理化一统也。’天觉《律诗格》辨讽刺云：‘讽刺不可怒张，怒张则筋骨露矣。若庙堂生莽卓，岩谷死伊周之类也，未如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花浓喻媚臣秉政，春寺比国家，竹细野池幽，喻君子在野未见用也。沙鸟晴飞远，渔人夜唱闲。沙鸟晴飞远，喻小人见用，渔人比君子，夜，不明之象，言君子处昏乱朝，退而乐道也。（“退”原作“廷”，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芳草比小人，马喻势利之辈，云喻谄佞之臣，楼比钧衡之地。若此之类，可谓言近而意深，不失风骚之体也。’其说数十，悉皆类此。觉范《禁齋》云：‘杜子美诗言山间野外事，意在讥刺风俗，如《三绝句》曰：楸树馨香倚钓矶，斩新花蕊未应飞。言后进暴贵，可荣观也。不如醉里风吹尽，可忍醒时雨打稀。言其恩重材薄，眼见其零落，不若未受恩眷时；比天恩以雨多，故致花易坏也。门外鸬鹚久不来，沙头忽见眼相猜。言贪利小人，畏君子之讥其短也。自今已后知人意，一日须来一百回。言君子蒙以养正，瑾瑜匿瑕，山藪藏疾，不发其恶，而小人未革面谄谀，不知愧耻也。无数春笋满林生，柴门密掩断人行，会须上番看成竹，客至从嗔不出迎。言唯守道为岁寒也。前辈多法其意作之，如韩稚圭诗曰：风定晓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又蔡持正诗曰：风摇熟果时闲落，雨滴余花亦自香。以雨比天恩也，桔槔比宰相功业之就，已退闲矣。时公在相州作。熟果比大臣黜落，时公在安州。’觉范旧游天觉之门，宜其论诗之相似也。余谓论诗若此，皆非知诗者。善乎山谷之言曰：‘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诗委地矣。’”

唐子西

苕溪渔隐曰：“《上张天觉内前行》云：‘内前车马拨不开，文德殿下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台。’此语善于叙事，质而不俚。又云：‘周公礼乐未要作，致身姚宋亦不恶。向来两翁当国年，民间斗米才四钱。’此语善于讽诵，当而有理，皆可法也。《湖上》云：‘佳月明作哲，好风圣之清。’《栖禅暮归》云：‘草青仍过雨，山紫更斜阳。’语意俱新矣。”

苕溪渔隐曰：“《晚春》云：‘水国春深梅子雨，江天日暮鲤鱼风。’用李贺《江楼曲》云：‘楼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子西有云：‘素知行路恶，敢厌在家贫。’乐天有云：‘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二联语

意绝相类，并佳句也。”

《复斋漫录》云：“《辨蜀论》云：‘自顷诸公议论，颇以蜀人为疑，苟可以防闲沮遏，无不为矣。吾不知其说也。以公孙述尝有蜀乎？是时王郎据邯鄲，卢芳据九原，刘永据梁、宋，隗嚣据秦、陇，而秦丰、李宪之属，不可胜数，何独蜀也。以刘氏尝有蜀乎？是时曹氏据河南，袁绍据河朔，袁术据九江，刘表据荆州，孙氏据江表，而公孙度、吕布之属，不可胜数，何独蜀也。以王、孟尝有蜀乎？是时刘隐称南汉，李景称南唐，钱鏐称吴越，刘崇称北汉，（“北”原作“东”，今据明钞本校改。）而马殷、王审知、高季兴之属，不可胜数，何独蜀也。’其大略如此。余后因读《外史棹杙》，见五代时后唐，魏王伐蜀之后，朝廷颇疑蜀人，凡有势力资产之族，悉令遣入洛，隐士张立为诗以讽曰：‘朝廷不用忧巴俗，称霸何曾是蜀人。’（“霸”原作“伯”，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乃知子西用其意。凡子西数百言，而立以十四字尽之，可谓简而当矣。”

《复斋漫录》云：“《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则蜀道与中国通久矣。《蜀主本纪》载秦惠王谋伐蜀，刻五石牛，置金其后，给蜀人云：‘能粪金。’蜀主信之，发卒千人，使五丁力士开道，致牛于成都。秦因遣张仪随石牛以入蜀，遂夺蜀焉。此事尤近诬。蜀人吴师孟醇翁《金牛驿》辨之以诗云：‘唱奇腾怪可删修，争奈常情胜谬悠，《禹贡》已书开蜀道，秦人安得粪金牛？万重山势随坤顺，一勺天波到海流，自哂据经违世俗，庶几同志未相尤。’醇翁以通议大夫致仕，享年九十。”

### 韩子苍

《诗说隽永》云：“吕居仁作《江西宗派图》，置子苍其间，韩不悦。而苏黄门初见韩诗，自云：‘惚然再见储光羲也。’”苕溪渔隐曰：“余阅《栾城集》，有《题韩驹秀才诗卷》一绝云：‘唐朝文士例能诗，李杜高深到者稀，我读君诗笑无语，恍然再见储光羲。’”

《复斋漫录》云：“子苍尝言：‘作诗文当得人印可，乃自不疑，所以前辈汲汲于求知也。’”

《复斋漫录》云：“‘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妓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唐苏味道《上元诗》也。韩子苍《和馆中上元游葆真宫观灯诗》云：‘开卷爱公如李益，解言明月逐人来，多情好共春流转，刻烛题诗又一回。’子苍以苏诗为李益，何邪？然苏意乃取梁朱超《望月诗》耳。（“超”原作“起”，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朱云：‘唯余故楼月，远近必随人。’”

苕溪渔隐曰：“东坡《续丽人行诗注》云：‘李仲谋家有周昉画背面欠伸内人，极精，戏作此诗云：深宫无人春昼长，沉香亭北百花香，美人睡起薄梳洗，燕舞莺啼空断肠。画工欲画无穷意，背立春风初破睡，若教回首更嫣然，（“嫣”原作“娇”，今据宋本校改。）阳城下蔡俱风靡。’子苍用此意题伯时所画宫女云：‘睡起昭阳暗淡妆，不知缘底背斜阳，若教转盼一回首，三十六宫无粉光。’终不及东坡之伟丽也。”

《复斋漫录》云：“皮日休《谢人送酒》云：‘门巷寂寥空紫苔，先生应渴解醒杯，醉中不得相亲问，故遣青州从事来。’晋桓温有主簿善别酒味，以好者为青州从事，谓青州有齐郡，言到齐也。子苍《谢信守连鹏举送酒》云：‘上饶藉甚文章守，曾共紫微花下杯，铃阁昼闲思老病，故交从事送春来。’意思颇同，尝有辨其优劣者。”

《诗说隽永》云：“王咸平黼为校书郎日，尝梦龙降其室，故子苍作《咸平生日诗》云：‘昔年亲擢校书郎，夜梦苍龙绕屋梁，异事那知今日应，八龙深驻载赓堂。’又云：‘已向丛霄侍玉宸，竭来端为付经纶，不须更说人间事，曾是仙中第一人。’王《和固陵御制诗》云：（“王”原作“黄”，今据宋本校改。）‘君王犹记赭加卿。’（“犹”原作“龙”，今据宋本校改。）即其事也。”

《复斋漫录》云：“晁元忠《西归诗》：‘安得龙山潮，驾回安河水，水从楼前来，中有美人泪。’子苍取其意以代葛亚卿作诗云：‘君住江滨起画楼，妾居海角送潮头，潮中有妾相思泪，流到楼前更不流。’唐孙叔向有《经昭应温泉诗》云：‘一道泉回绕御沟，先皇曾向此中游，虽然水是无情物，也到宫前咽不流。’子苍末句又用孙语也。”苕溪渔隐曰：“余以《陵阳集》阅之，子苍《十绝为葛亚卿作》，皆别离之词，必亚卿与妓别，子苍代赋此诗。其诗云：‘妾愿为云逐画檣，君言十日看归航。’以此可知也。又云：‘初合双鬟触事羞，离筵酌酒强回头，纵言眼软偏饶泪，莫道心痴不解愁。’亦佳句也。徐师川跋云：‘夏木阴阴欲放船，黄鹂啼了落花天，十诗说尽人间事，付与风流葛稚川。’”

苕溪渔隐曰：“子苍《题明皇上马图》云：‘翠华欲幸长生殿，立马楼前待贵妃，尚觅君王一回顾，金鞍欲上故迟迟。’余旧观《蔡天启集》中有此诗，竟谁作邪？”

《复斋漫录》云：“李彭商老有《建除体赠子苍》云：‘满朝以诗鸣，何独遗大雅，平生黄叶句，摸索便知价。’盖是时子苍自馆职斥宰分宁县时也。子苍有《和李上舍冬日诗》，最为世所推，故商老有黄叶之句。全篇云：‘北风吹日昼多阴，日暮拥阶黄叶深。倦鹊绕枝翻冻影，飞鸿摩月堕孤音。推愁不



去如相觅，与老无期稍见侵。顾藉微官年少事，病来那复一分心。’”

苕溪渔隐曰：“郑谷等共定今体诗格，一进一退韵，如李师中《送唐介七言八句诗》是也。子苍于五言八句近体诗，亦用此格，其诗云：‘盗贼犹如此，（“犹”原作“尤”，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苍生困未苏。今年起安石，不用哭包胥。（“哭”原作“笑”，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子去朝行在，人应问老夫。髭须衰白尽，瘦地日携锄。’盖‘苏’‘夫’在十虞字韵，‘胥’‘锄’在九鱼字韵。”

《诗说隽永》云：“子苍《和人诗》云：‘穷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鲇鱼上竹竿。’”苕溪渔隐曰：“余蹭蹬铨选四十载，拙固有之，贫亦宜然，每以子苍自况，屡哦此一联，真余著题也，（宋本、明钞本“题”下有“诗”字。）以《陵阳集》遍寻无之，因足成一章云：‘执戟老人双鬓斑，（“斑”原作“班”，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陆沉三世不迁官。穷如老鼠穿牛角，拙似鲇鱼上竹竿。岂有葡萄博名郡，空余苜蓿上朝盘。荣华气象无丝许，正坐平生骨相寒。’”

苕溪渔隐曰：“汪彦章自吴兴移守临川，曾吉甫以诗迓之云：‘白玉堂中曾草诏，水精宫里近题诗。’先以示子苍，子苍为改两字，‘白玉堂深曾草诏，水精宫冷近题诗。’迥然与前不侔，盖句中有眼也。”

苕溪渔隐曰：“子苍《谢人寄茶筓子诗》云：‘看君眉宇真龙种，尤解横身战雪涛。’卢骏元亦有此诗，云：‘到底此君高韵在，清风两腋为渠生。’皆善赋咏者，然卢优于韩。”

陈去非

苕溪渔隐曰：“去非旧有诗云：‘风流丘壑真吾事，筹策庙堂非所知。’其后登政府，无所建明，卒如其言。《九日词》云：‘九日登临有故常，随晴随雨一传觞。’用退之《淮西碑》欲事故常之语。又《忆洛中旧游词》云：‘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至天明。’此数语奇丽，《简斋集》后载数词，惟此词为优。”

《诗说隽永》云：“京师葆真宫，垂杨映沼，有山林之趣。去非将罢尚符玺日题其池亭云：‘聊将两鬓蓬，起照千丈镜，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苕溪渔隐曰：“去非诗云：‘一官成一集，尽付古沙头。’盖用王筠事。而杨大年亦如此。《南史》：‘王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为一集，自《洗马》、《中书》、《中庶》、《吏部》、《左佐》、《临海》、《大府》，各十卷，《尚书》三十卷，凡一百卷行于世。’《本朝名臣传》：‘杨亿为文，每官成一集，所著《括苍》、《武夷》、《颍阴》、《韩城》、《退居》、《汝阳



》、《蓬山》、《辞荣》、《冠鳌》等集。’ ”

《四六谈麈》云：“去非草《故相义阳公起复制》云：‘眷予次辅，方宅大忧。’为言者令贴麻，陈改云：‘方服私艰。’说者又以为语忌。王初寮草《郑华阳持余服麻》云：‘矧君臣相与之际，当谅乃心；顾忠孝两全之难，重违所请。’ ”

周明老

《复斋漫录》云：“《荆楚岁时记》云：‘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风甚雨，谓之寒食。’王君玉诗：‘疾风甚雨青春老，瘦马肥牛绿野深。’又见明老诗稿云：‘疾风甚雨悲游子，峻岭崇冈非故乡。’ ” 苕溪渔隐曰：“余亦云：‘飞絮落花春向晚，疾风甚雨暮生寒。’ ”

卷第三十五

卷第三十五

本朝杂记上

蔡宽夫《诗话》云：“唐学士院在右银台内含光殿，宴罢归院，多经睿武楼，故郑畋《酬通义刘相瞻诗》曰：‘刘刚暗借飙轮便，睿武楼中似去年。’盖以尝与瞻同为学士侍宴故也。故事：凡禁中有燕设，则学士院备食以延从官。宋宣献公罢禁林后，因宴日再至，以诗寄同院云：（“同”原作“故”，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云间乍阙仙韶曲，禁里还过睿武楼。’盖用唐事。前辈立意命辞，皆不草草，此尤精确云。”

《元城先生语录》云：“先生言玉堂故事，人多不解。太宗尝飞白题翰林学士院曰：‘玉堂之庐’。正字以英庙讳。盖此四字出于汉《李寻传》，且玉堂殿名，而待诏者有直庐在其侧，李寻待诏黄门，故云久污玉堂之庐。至英庙嗣位，乃行撤去。及元丰中，有翰林学士上言，乞摘上两字，复榜院门，以为臣下光宠。诏可。是乞以殿名名其院也，不逊甚矣。仆退而检《汉书》，盖汉之待诏者，或在公车，或在金马门，或在宦者，或在黄门。时李寻待诏黄门，哀帝使侍中往问灾异，对曰：‘臣寻位卑术浅，偶遇众贤，待诏食大官，衣御府，久污玉堂殿之庐。’师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宫。’然制度不见其详，独《翼奉传》略载之，奉尝上疏曰：‘汉德隆盛，在于孝文皇帝，躬行节俭，外省徭役，其时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诸离宫馆也。未央宫又无高门、武台、麒麟、凤凰、白虎、玉堂、金华之殿，独有前殿，乃武帝所造也。’仆后以问先生，先生曰：‘然。’ ” 苕溪渔隐曰：“《金坡遗事》云：‘淳化二年十月，翰林学士苏易简有札子，乞御书玉堂之署，太宗飞白四字付宰臣李昉，于中书面赐之，以光禁林。’事始于此也。”

《复斋漫录》云：“钱内翰希白《昼景诗》云：‘双峰上帘额，独鹄裛庭

柯。’一袅字最其所用意处。然韦苏州《听莺曲》‘有时断续听不了，飞去花枝犹袅袅’，已落第二矣。”

许彦周《诗话》云：“钱希白作《拟唐诗百篇》，备诸家之体，《自序》曰：‘今之所拟，不独其词，至于题目，岂欲抛离，本集或有事疏，斯亦见之本传。’故其《拟张籍上裴晋公诗》曰：‘午桥庄上千竿竹，绿野堂中白日春。富贵极来惟叹老，功名高后转轻身。严更未报皇城里，胜赏时游洛水滨。昨日庭趋三节度，淮西曾是执戈人。’又作《拟卢仝诗》云：‘门前飞杨花，屋后恶水鸣青蛙；案上两卷书，《尧典》与《舜典》，留与添丁作生涯。’拟古当如此相似，方可传。”

苕溪渔隐曰：“沈存中《笔谈》云：‘真宗时，向文简敏中拜右仆射，麻下日，李昌武为翰林学士，当对，上谓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未尝除仆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应甚喜。对曰：臣今日早候对，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门下今日贺客必多，卿往观之，明日却对来，勿言朕意也。昌武侯丞相归，乃往见，丞相谢客，门阑悄然无一人。昌武与向亲，径入见之，徐贺曰：今日闻降麻，士大夫莫不欢慰，朝野相庆。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位，未尝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勋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公复唯唯，终未测其意。又历陈前世为仆射者，勋劳德业之盛，礼命之重。公亦唯唯，终无一言。既退，复使人至庖厨中问，今日有无亲戚宾客饮食宴会，亦寂无一人。明日再对，上问：昨日见敏中否？对曰：见之。敏中之意何如？乃以其所见对。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职。’故吕居仁《寄向县丞诗》云：‘耐官丞相风流在，坐守箪瓢不诉穷。’张仲宗作《向伯恭雍熙堂诗》亦云：‘家世从来耐官职，百年犹见典刑存。’然《本朝名臣传》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真宗密使人觐之曰：‘朕首命沆为相，故私往观其忻戚。’中使还言：‘其门无车马，萧然如常。’上叹曰：‘李沆大耐官职。’岂非《名臣传》所记之误邪？”

《幕府燕闲录》云：“韩魏公初罢相，出镇长安，或献诗云：‘是非莫问门前客，得失须凭塞上翁，引取碧油红旆去，邺王台畔醉春风。’公以为然，即请守相州。”苕溪渔隐曰：“先君有言：‘近世士人与上官诗，无非谀词，未闻有规劝之语者。或者献诗于魏公劝其辞分陕之重，而为昼锦之荣，可谓能规劝矣。’”

《文昌杂录》云：“太师潞公西归，开封推官赵君锡作小诗二十篇，纪恩宠以送行，其尤为人传诵者，如‘乐人都用教坊家，席上群公换口夸，内里宣来蕉叶盏，御前赐出缕金花。’‘坐上才初佳句传，中官写得便闻天，圣人含笑搜寻了，依韵当时赐和篇。’‘西苑重排饯会时，新篇御制降彤墀，明朝上

已无公事，赴宴臣僚总进诗。’虽王建《宫词》，无以过此也。”

《法藏碎金》云：“予壮岁历官之日，尝见公馆壁上有题诗云：‘猛风拔大树，其树根已露，上有寄生草，青青犹未悟。’不知何人之作也。因知物理自昔而然，先觉形言，警戒多矣。”

《复斋漫录》云：“《云斋广录》记冯当世，庆历中以鄂州荐，至大江，风涛汹涌，几至沉没。来春廷试第一，还过大江，风微浪稳，舟楫安然。公题诗江亭云：‘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余读《唐文粹》，见施肩吾《及第后过扬子江诗》云：‘忆昔将贡年，抱愁此江边，鱼龙斗闪烁，黑浪高于天。今日步春草，复来经此道，江神也世情，为我风色好。’乃知当世取肩吾末句题于江亭耳，非自作也。”

《东皋杂录》云：“吕文穆蒙正，少年读书西京龙门利涉院，壁间题诗云：‘怪得池塘春水满，夜来雷雨起南山。’状元宰相之兆，已见于此诗矣。”

苕溪渔隐曰：“《荆楚岁时纪》云：‘立春日，悉剪彩为燕子以戴之。’故欧阳永叔诗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并知春色上钗头。’皆立春日贴子诗也。”

《艺苑雌黄》云：“《修真入道秘言》曰：‘以立春日清晨北望，有紫绿白云者为三元君三素飞云。三元君以是日乘八舆，上诣天帝，子候见，当再拜自陈，某已乞得侍轮轂三过。（编者按：《岁时广记》八“已”作“乙”，此疑误。）见元君之辇者，白日升天。’《岁时广纪》载此事，云：‘臣锠按举场尝试《立春日望三素云诗》，取此事，故苏子容作《皇太妃阁春贴子》云：万年枝上看春色，三素云中望玉宸。许冲元作《皇帝阁春贴子》云：三素云飞依北极，九农星正见南方。’”

《法藏碎金》云：“世间人中年二颠倒者，十有七八，其一，少而当勤，以图身计，而反自放逸，老而无成。故古人有诗云：‘少年轻岁月，不解早谋身，晚岁成无益，低眉向世人。’其一，老而尝逸，以就便安，而反自劳役，老而弥苦。故古人有诗云：‘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惟此二事，知之不难，而知者尚少，何况深妙之事乎？”

《上庠录》云：“胡先生瑗，湖州人，以德行名于时，州人遣子弟从之学者数百人。庆历四年，仁宗兴太学，有司乞下湖州取先生法，以为太学法，遂著为令，传者谓今五等斋规是也。后数年，先生始来居太学，四方之士，闻先生名，自远而至，太学不能容，遂傍取官舍以为学舍。太学西庑，即御书阁所在，祖宗以来，严火禁，而斋不许灯。先生请于朝，乞勿禁灯，惟遗火者以皇城法论。自是士始便之。”

《四六谈麈》云：“熙宁间，邓润甫作《邢妃制》云：‘《周南》之咏《

卷耳》，无险诋私谒之心；《齐诗》之美《鸡鸣》，有警戒相成之道。’后王荆公退居金陵屡用之。孙巨源作《除太尉制》云：‘秦官太尉，汉代上公。’语典而重。”

蔡宽夫《诗话》云：“唐制，中书舍人六员，皆预省事，尝以其间一人专掌书画，故谓之知制造。阙则用他官兼知。其后翰林置学士，遂分内外制学士。自外官拜者，贞元初皆召试制书、批答、诗各一首，张仲素后，有加赋一首，名曰五题。惟自中书舍人拜，则免试，为其尝已掌外制故也。李文正公，显德中以主客员外郎迁屯田郎中，为学士，窦俨以诗贺之曰：‘新衔锦帐连三字，旧制星垣放五题。’盖以此也。贞元以前，学士职犹未重，（“犹”原作“尤”，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故满三岁始迁知制造。元和后，自学士入为相者十七人，故自舍人拜者，皆以为优。然制造本中书正职事，何用更入衔。元丰官制行，虽以六舍人分隶六房事，命词书画，皆随其房掌之，员阙则事简者兼，遂削去知制造，而惟学士带之。盖制命本出中书，学士特掌之故耳，此所以为称也。”

蔡宽夫《诗话》云：“唐两省官上事，皆宰相亲送之。上事官设床几面南，判案三道，宰相别施一床，坐于西隅，谓之压角，不知何义，亦不知所从起。此礼今不复存，惟中书舍人上日，设毡褥于庭下，北向再拜，阁老一人别设褥位立于东北隅，候上事官拜毕，则相与揖而升阶，亦谓之压角，盖有余风也。吴正宪诗云：‘压角旧仪烦阁老，濡毫逋责费公移。’宋龙图次道诗云：‘圣世建官追茂制，唐家压角失前规。’皆以记此宰相不亲送。或曰：冯瀛王为相时，判纸尾罢之，后遂不讲旧制。辞皆有润笔，随官品定数，以谓当制官辞头，疏数不同，其所得亦有多寡不均，因请集而分之。故晏元献有‘润毫均厚薄’之句。其后有当送而不至者，往往牒催，是以正宪公诗并及之。此皆西垣旧事。元丰官制行，遂罢润笔。今惟石刻官品、物数尚龛于舍人厅壁云。”

《文昌杂录》云：“余记中书舍人礼上压角，未详何义。按唐《裴坦传》载：‘令狐绀荐坦为知制造，裴休持不可，不能夺。故事，舍人初诣省视事回，丞相送之，施一榻于堂上，压角而坐。坦见休重愧谢，休拂然曰：此令狐丞相之举，休何力？顾左右索肩舆出。’宋次道乃云：‘舍人上事，必设紫褥于庭，面北拜，阁长立褥之东北隅，谓之压角。’宋丞相作《掖垣丛志》，亦不解其事，未知何者为是。又唐国子祭酒李涪作《刊误》云：‘两省官上事日，宰相临焉。上事者，设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别施一床，连上事官，南坐于西隅，谓之压角。自常侍以下，以南为上，差误相承，实乖礼敬。何不为丞相设位于众官之南，常侍、谏议、给事、舍人，循次而坐于丞相之下



，尊卑有序，足以为仪。’由此观之，不独中书舍人，凡两省官礼上，宰相皆压角也。至五代冯道为宰相，判状尾罢之。应自此阁长立于东北隅，犹谓之压角，如宋次道所纪也。又《五代会要》：‘晋天福五年三月，敕中书门下五品已上，于两省上事，（“于”字原无，今据宋本、明钞本校补。）宰相压角之礼宜废。’”

《复斋漫录》云：“‘亭亭画舸系春潭，只向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张文潜诗也。王平甫尝爱而诵之。然余谓张特取东坡长短句‘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之句。”苕溪渔隐曰：“余以《张右史集》遍寻无此诗，蔡宽夫《诗话》以谓此诗尝有人于客舍壁间见之，莫知谁作，或云郑兵部仲贤也，然集中无之。二说竟未知孰是。”

苕溪渔隐曰：“余于《丛话》前集云：‘郑兵部仲贤、郑工部文宝，不知其果一人邪？果二人邪？’今观欧阳永叔《诗话》云：‘郑工部文宝于张仆射园，吟诗一联，最为警绝，云：水暖鳧鷖行哺子，溪深桃李卧开花。’蔡宽夫《诗话》云：‘郑兵部仲贤，欧阳文忠公称其张仆射园中一联，以为集中少比。’即前一联诗是也。以此考之，则文宝、仲贤，盖是一人名与字耳。但工部兵部之称不同。《西清诗话》云：‘《缙山王子晋祠诗》，是郑工部文宝题。’则工部之称，与欧公同。但蔡宽夫误作兵部耳。余又于前集云：‘夷季、幼槃，或谢薏之字乎？’比见临川《谢幼槃文集》，方知幼槃是谢薏之字，无逸之弟也。其谢夷季却自别是一人。”（“自”字原无，今据宋本、明钞本校补。）

《四六谈麈》云：“王荆公拜相麻，世所称工，然脑词乃云：‘若砺于舟，世莫先于汝作；有袞及绣，人久伫于公归。’或以为先后失伦。王初寮作《宣德门成赏功制》云：‘阁道穹隆，两观褰翔于霄汉；阙庭焕丽，十户开阖于阴阳。’时谓工则工矣，但唤下句不来。”

《复斋漫录》云：“《古今诗话》美方谔《上广守诗》：‘鰲去溪潭韩吏部，珠还合浦孟尝君。’不知珠还合浦，乃后汉孟尝，不可以孟尝君迁就也。”

苕溪渔隐曰：“淮北之地平夷，自京师至汴口，并无山，惟隔淮方有南山，米元章名其山为第一山，有诗云：‘京洛风尘千里还，船头出没翠屏间，莫能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此诗刻在南山石崖上。石崖之侧，有东坡《行香子》词，后题云：‘与泗守游南山作。’字画是东坡所书小字，但无姓名。崇观间，禁元祐文字，遂镌去之。余顷居泗上，皆打得此二碑，至今尚存，其词云：‘北望平川，野水荒湾。共寻春，飞步孱颜。和风弄袖，香露萦鬟。正酒酣，人语笑，白云间。飞鸿落燕，相将归去，淡涓涓，玉宇清闲。何人

无事，宴坐空山。望长桥上，灯火乱，使君还。’”

《上庠录》云：“世称太学聚天下士，既知道理，又无持禄固宠之累，故其品藻人物，皆合公议。于是以太学为无官御史台。神宗谓舒亶曰：‘颇闻太学生好雌黄人物，虽执政官亦畏其口，何也？’然则无官御史台之号，恐自此始。”

《东皋杂录》云：“蔡忠怀秉政日，吴处厚数千以差遣，得知汉阳，不如意。忠怀俄出守安陆，赋诗十绝。处厚乃笺注，文致其怨望，疏于朝。宣仁大怒，（“仁”原作“宗”，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遂窜新州。处厚改知卫州，素饵硫黄，至是疽发于脑，自嚼其舌断而死。”苕溪渔隐曰：“余于《丛话前集》，已载持正因吴处厚笺注其诗而得罪。今录此事，以附益之，姑为小人之戒也。”

《四六谈麈》云：“四六全在编类古语，李义山有《金钥》，宋景文有一字至十字对句，司马文正有《金桴》。王岐公在中书极久，生日例有礼物之赐，集中谢表，其用事多同，而语不蹈袭。李卫公作《文箴》云：‘譬诸日月，虽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二“常”字原作“尝”，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宣和末《罪己诏》，如‘天变谴见而朕不悟，百姓怨怼而朕不知’，乃用陆宣公语宇文叔通词也。吕成公《求退表》云：‘侵寻甲子，六十有三；补报朝廷，万分无一。’乃出于李黄门邦直。”

《东皋杂录》云：“熙宁中，章子厚奉诏城沅州，时陶弼知辰州，赠诗云：‘善战无如新息侯，汉兵才渡绿萝州，爱君挽我陶溪粟，直到牂牁水口头。’诗刻今在沅州洪江寨，寨正与牂牁水相直。”

《复斋漫录》云：“熙宁六年冬，建昌军城北五里间，甘露降于进士徐上交别业松上，浓厚如酒泽，其味甜香。上交折松枝献于太守张子方，子方率僚属就观之，欲以上闻。路过凤凰山下，牧童见车马，相叫呼曰：‘此山上亦多甘露，何独徐家地分乎？’群童各持松叶吮弄甚多。时有野叟卖药于市者，语人曰：‘太守不察耳，何物为甘露？露自天降，而遍于数亩间乎？’吾尝客华阴，县民亦有以甘露降告县者，县令因出自按之，有道人笑焉，县令怒，械系之，道人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寿短促，则涌并于未死之前矣。此木盖将槁故耳，官人不信，请留我以待明春，此松必不复荣也。’县令如其说，果验焉。元祐丙子，浑城西天庆观松一株有甘露，郡人皆以为祥，及闻此野夫之说，有诣天庆观观之，昔时甘露所降之松，果已先枯矣。”

《上庠录》云：“熙宁间，有福州洪浩居太学累年，其父以诗寄之云：‘太学何蕃且一归，十年甘旨误庭闱。休辞客路三千远，应念人生七十稀。’”

腰下虽无苏子印，篋中幸有老莱衣。归期定约春前后，免使高堂咏《式微》。’浩得诗感泣，于是揖诸生遂归。闻而归者十五六焉。逮绍圣间，始著归省之令，然犹九年为限。崇宁二年，推行三舍，有司以学法进呈，徽宗曰：‘兴学校以厚人伦，申孝弟，而学生有祖父母、父母，不归省侍，立法有九年之久，考之人情，颇为未安。’因改为三年之限。”苕溪渔隐曰：“《云斋广录》亦载前诗，以洪浩为余杭人。”

《复斋漫录》云：“庐山瑞香花，古所未有，亦不产他处，天圣中始称传。东坡诸公，继有诗咏，岂灵草异芳，俟时乃出，故记序篇什，悉作瑞字。讷禅师云：‘山中瑞采一朝出，天下名香独见知。’张祠部图之，强名佳客，以瑞为睡焉，其诗曰：‘曾向庐山睡里闻，香风占断世间春，窃花莫扑枝头蝶，惊觉南柯半梦人。’”苕溪渔隐曰：“余观元祐群公集，并无咏瑞香花诗，惟东坡《次韵曹子方龙山真觉院瑞香花》云：‘幽香结浅紫，来自孤云岑。骨香不自知，浅色意殊深。移栽青莲宇，遂冠檐卜林。结为楚臣佩，散落天女襟。’又有《西江月词》三首，其一云：‘领巾飘下瑞香风，惊起谪仙春梦。’其一云：‘更看微月转光风，归去春云入梦。’东坡词意，亦与张祠部诗意相类，但能含蓄之耳。”

苕溪渔隐曰：“陈子高《九日瑞香盛开有诗》云：‘宣和殿里春风早，红锦熏笼二月时，流落人间真善事，九秋霜露却相宜。’俚俗因此诗，遂号瑞香为锦熏笼。余尝嫌其名不雅，未能易之也。兼此诗亦浅近，子高别有古诗一篇，意含讽刺，语加微婉，得骚人之体格，其诗云：‘佳人在空谷，双星思银河。契阔不有命，盛时岂蹉跎。娟娟匡庐秀，如此粲者何？香蜜缀红糝，宝熏罩宫罗。幽窗下团栾，微风自婆娑。寂寥千年初，（宋本“千”作“十”。）戢戢蓬艾多。何阶托方便，百金聘猗傩。（“猗”原作“倚”，今据宋本校改。）赤栏青篾舫，丁宁护根窠。泥沙亦天幸，扳联入宣和。谁令兰蕙徒，憔悴守岩阿。’”

许彦周《诗话》云：“陈克子高作《赠别诗》云：‘泪眼生憎好天色，离觞偏触病心情。’虽韩偓、温庭筠，未尝措意于此。”

苕溪渔隐曰：“木樨，闽中最多，路傍往往有参天合抱者，土人以其多而不贵之。漕宇门前两径，自有一二百株，至秋，花盛开，篮舆行清香中，殊可爱也。古人赋咏，惟东坡倅钱塘，八月十七日，天竺送桂花，分赠元素，诗云：‘月缺霜浓细蕊干，此花元属桂堂仙，鹫峰子落惊前夜，蟾窟枝空记昔年。破衲山僧怜耿介，（“衲”原作“戒”，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练裙溪女斗清妍，愿公采撷纫幽佩，（“愿”原作“顾”，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莫遗孤芳老涧边。’陈去非有词云：‘黄衫相倚，翠葆层层底，八月江南风日美

，弄影山腰水尾。楚人未识孤妍，《离骚》遗恨千年，无住庵中新梦，一枝唤起幽禅。’万俟雅言有词云：‘芳菲叶底，谁会秋江意？(宋本、明钞本“江”作“工”。)深绿护轻黄，怕青女霜侵憔悴。开分早晚，都占九秋，天花四出香七里。独步珠宫里，佳名岩桂，却是因遗子。不自月中来，又那得萧萧风味。霓裳旧曲休问，广寒人飞，太白酬仙蕊，香外无香比。’”

《文昌杂录》云：“京师贵家，多以醪醑渍酒，独有芬香而已。近年方以榠楂花悬酒中，不惟馥郁可爱，又能使酒味辛冽；始于戚里，外人盖未知也。”

《文昌杂录》云：“李冠卿说扬州所居堂前，杏一株极大，花多而不实。适有一媒姥见如此，笑谓家人曰：‘来春与嫁了此杏。’冬深，忽携酒一樽来，云是婚家撞门酒，索处子裙一腰，系杏上，已而奠酒，辞祝再三。家人莫不笑之。至来春，此杏结子无数。江淮亦多有嫁橘法，不知是何术也。”

《上庠录》云：“贡士举院，其地本广勇故营也，有文官花一株，花初开白，次绿次绯次紫，故名文官花。花枯经年，及更为举院，花再生。今栏槛当庭，尤为茂盛。”

《文昌杂录》云：“兵部杜员外言，今关中有白蕤，槭朴也，芄芄丛生，民家多采作薪，且言烟与他木异。尝取试之，其烟直上如线，高五七丈许不绝，《诗》所谓‘薪之樵之’，物虽微，可以升燎于上帝，亦蘋蘩蕴藻之类邪。”

### 卷第三十六

### 卷第三十六

#### 本朝杂记下

《吕氏童蒙训》曰：“徐仲车，山阳人，小许榜登科。初从安定先生学，潜心力行，不复仕进。仲车一日因具公裳见贵官，因思曰：‘见贵官尚具公裳，岂有朝夕见母而不具公裳者乎？’遂晨夕具公裳揖母。事母至孝，山阳人化之。”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朱寿昌父任谏议大夫，寿昌母素微，生寿昌岁余，遣出之，因是不知所在。寿昌既长，求之不得，乃弃官寻之，刺血书忏以散与人，至是得之于同州，迎以归。钱子飞知永兴军，奏其事，乞加旌赏，故召之。王介甫方以李定为至孝，故送寿昌付审官。（“付”原作“赴”，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而寿昌以同母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资授河中通判。”苕溪渔隐曰：“东坡云：‘朱寿昌郎中，少不知母所在，刺血写经，求之五十年，去岁得之蜀中，以诗贺之云：嗟君七岁知念母，怜君壮大心愈苦，羨君临老得相逢，喜极无言泪如雨。不羨白衣作三公，不爱白日升青天，爱君五十着彩服



，儿啼却得偿当年。烹龙为炙玉为酒，鹤发初生千万寿，金花诏书锦作囊，白藤肩輿帘蹙绣。感君离合我酸辛，（“辛”原作“心”，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此事今无古或闻，长陵竭来见大姊，（“竭”原作“谒”，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仲孺岂意逢将军。开皇善桃空记面，（宋本、明钞本“善”作“苦”。）建中天子终不见，西河郡守谁复讯。颍谷封人羞自荐。’《日录》又云：‘淮南转运司体量李定，嘉祐八年四月母亡，不曾丁忧，介甫以李定为至孝，何其蔽邪？’”

《复斋漫录》云：“番阳张吉父介，方娠时，父去客东西川，不还。张君自为儿时，怆然有感，其言语声息，未尝不在蜀也。与尚书彭公器资同学，作诗云：‘应是子规啼不到，致令我父未归家。’闻者皆怜之。既长，走蜀，父初无还意；乃还省母，复至涪阆，往返者三，其父遂以熙宁十三年三月至自蜀，（宋本、明钞本“十三年”作“十年”。）乡人迎谒叹息，或为感泣。一时名士，皆赋诗以记其事。器资诗略云：‘河可以竭山可徙，我翁不归行不已，三往三复翁归止，翁行尚壮今老矣，儿昔未生今壮齿。’郭功甫诗略云：‘父昔离家子方孕，子得其父今壮年，胡弗归兮死敢请，慰我慈母心悬悬，三往三复又十载，孝子执鞭方言还。’”

《四六谈麈》云：“四六施于制诰表奏文檄，以便于宣读，多以四字六字为句；宣和间多用全文长句为对，习尚之久，至今未能全变，前辈无此体也。此起于王咸平《翰苑》之作，人多效之。兼四六之义，在于裁剪，若全句对全句，亦何以见工。以经语对经语，史语对史语，诗语对诗语方妥帖。太祖郊祀，陶谷作赦文，不以‘笱豆有楚’对‘黍稷惟馨’，（宋本、明钞本“惟”作“非”。）而曰‘豆笱陈有楚之仪，黍稷奉惟馨之荐。’近世王初寮作《宝篆宫青词》云：‘上天之载无声，下民之虐匪降。’时人许其裁剪。”

《宋景文笔记》云：“文有属对，平侧用事，供公家一时宣读施行，似健快，然不可施于史传。余修《唐书》，未尝以唐人一诏一令载者，惟舍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对偶宜今，以对偶之文入史，如粉黛饰壮士，笙匏佐鞀鼓，非所施也。”

《吕氏童蒙训》云：“龚殿院彦和，清介自立，少有重名。元祐间签判瀛州，其弟大壮，尤特立不群。曾子宣帅瀛，欲见不可得。一日，径过彦和，邀其弟出；不可辞也，遂出相见。即为置酒，从容终日乃去。因题诗壁间云：‘自惭太守非何武，得向河阳见两龚。’近时贵人如子宣之能下士，亦难及也。”

《东皋杂录》云：“青社表海亭，取太公表东海之义。元祐初，曾子宣为守，鼎新之，赋诗云：‘表海风流旧所闻，青冥飞观一番新。山河十二名空在

，簪履三千迹已陈。极目烟岚九霄近，满川楼阁万家春。由来兴废南柯梦，且喜登临属后人。’”

《文昌杂录》云：“工部王侍郎云：‘昨谪守单州，后圃有宓子贱琴台，为一郡之胜，独此可以销忧耳。（“耳”原作“且”，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有诗云：琴声久逐秋云去，台势空随古堞高。’既召还，见于垂拱殿，与吕资政同班殿庐，因话琴台，后数日，吕遂知单州，甚可异也。”

许彦周《诗话》云：“苏太监文饶敖，（“监”下原有“作”字，今据宋本、明钞本校删。）作《鸿沟诗》云：‘置俎均牢彘，峨冠信沐猴。方矜几上肉，已堕幄中筹。海岳归三尺，衣冠闭一丘。路人犹指似，山下是鸿沟。’”

《四六谈麈》云：“綦叔厚草《蜀将制》曰：‘已失秦川之险，敢云蜀道之难。’辛炳为中司，遽作弹文曰：‘川犹未失也。’綦自辨其语，上曰：‘朕知之矣，卿所言者，我能往，寇亦能往。’”

《复斋漫录》云：“刘伟明《赠熊待制诗》云：‘西清寓直荷为橐，左蜀宣风绣作衣。’（“左”原作“在”，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盖《南史刘杳传》：‘著紫荷橐事，见《张安世传》。’持橐簪笔之意，而伟明乃以荷为芰荷之荷，何邪？”

《东皋杂录》云：“李诚之才致高妙，守边有威信。熙宁初，荆公用事，议论不合，退居汶上。题诗云：‘燕子知时节，还寻旧宇归，新人方按曲，不许傍帘飞。’尝作《昭陵挽词》云：‘尧民丧考无生意，杞国忧天有坏时，闻道宗祧归圣嗣，一时收泪贺重熙。’其它佳句甚多。”

东坡云：“过太平州，见郭祥正，言：‘尝从章惇入梅山溪洞中，说降其首领。见洞主苏甘家有神画，（“甘”原作“母”，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被服如士大夫，事之甚严。问之，云：此知桂州李大夫也。问其名，曰：此岂可名哉！扣头称死罪数四，卒不敢名。徐考其年月本末，则李师中诚之也。诚之尝为提刑权桂府尔。’（“权”字原脱，今据宋本校补。明钞本作“擢”。）吾识诚之，知其为一时豪杰也。然小人多异议，不知夷獠乃尔畏信之，彼其利害不相及尔。”

许彦周《诗话》云：“晁无咎在崇宁间，次李诚之长短句韵，以吊诚之，曰：‘射虎山边寻旧迹，骑鲸海上追前约；便与世永相忘，江湖还堪乐。（此句原作“便与江湖永相亡还堪乐”，今据明钞本校改。）不独用事的确，其措意高古，深悲而善怨，似《离骚》，故特录之。”

《复斋漫录》云：“王公韶，少日读书于庐山东林裕老庵，庵前有老松，因赋诗云：‘绿皮皱剥玉嶙峋，高节分明似古人。（“节”原作“脚”，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解与乾坤生气概，几因风雨长精神。装添景物年年换，摆

揆穷愁日日新。惟有碧霄云里月，共君孤影最相亲。‘王荆公为宪江东，过而见之，大加称赏，遂为知己。’

苕溪渔隐曰：“蔡宽夫《诗话》云：‘卢龙图秉，少豪逸。熙宁初，游京师，久不得调。尝作诗曰：（“诗”原作“书”，今据宋本校改。）青衫白发病参军，旋棗黄梁置酒樽。但得有钱留客醉，何须骑马傍人门。荆公一见曰：此亦非碌碌者，即荐用之。前此盖未尝相识也。’又《石林诗话》云：‘刘季孙初以右班殿直监饶州酒，荆公为宪江东，巡历按酒务，始至厅事，见屏间有题小诗曰：呢喃燕子语梁间，底事来惊梦里闲，说与傍人应不解，杖藜携酒看支山。大称赏之，即召与语，嘉叹久之，（“久之”原作“之久”，今据宋本、明钞本乙正。）升车而去，不复问务事。’荆公以三诗而取三士，其乐善之心，今人所未有也，吾故表而出之。”

许彦周《诗话》云：“鲜于子骏作《九诵》，东坡大称之，云：‘友屈宋于千载之上。’观《尧祠》《舜祠》二章，气格高古，自东汉以来鲜及；前辈称赞人，略缘实也。”

《复斋漫录》云：“王彩辅道，观文韶子也。徽宗朝妄奏天神降于家，卒以此受祸，人以其父熙河妄杀之报耳。尝为《渔家傲》词云：‘日月无根天不老，浮生总被消磨了。陌上红尘常扰扰，昏复晓，一场大梦谁先觉？洛水东流山四绕，路傍几个新华表，见说在时官职好，争信道，冷烟寒雨埋荒草。’”

《诗说隽永》云：“孙伯野，宣和间为中书舍人，论丽人入贡，所过骚动，贬散官，居于蕲州。许崧老时为给事中，乃封驳曰：‘孙传山东野人，乞从未减。’杨时可时为省郎，以诗送孙曰：‘清议岂徒光四户，直声应已到三韩，黄门有手能批敕，太学无人为举幡。’《四六谈麈》云：‘孙伯野论丽人搔扰，中批云：至乃用苏轼语，全无顾忌。孙表云：不知言语之合前人，但见裔夷之负中国。’”

苕溪渔隐曰：“宣政间，京师置四辅郡，拱州东辅也。先君时为宗学官，从兄孝著游学拱辅，因有书来，先君寄之以诗曰：‘东辅书初至，西宫夜正寒，感时嗟阻阔，喜汝报平安。学耨知兼力，辞淳发巨澜，三冬文史足，轩翥未应难。’”

《复斋漫录》云：“韩子苍喜吴可小诗：‘东风可是闲来往，时送江梅一阵香。’殊不知张芸叟《茶糜诗》云：‘晚风亦自知人意，时去时来管送香。’吴取此耳。”

苕溪渔隐曰：“胡宿诗：‘风花飞有态，烟絮坠无痕。’张先词：‘柳径无人，坠飞絮无影。’二人诗词颇相类。”

《三山老人语录》云：“孙元中《启事》云：‘好事多载酒肴，时念扬雄



之句；诸公尽登台省，谁怜郑老之穷。’对偶亦新奇。”

《复斋漫录》云：“翟嗣宗尉临淮，颇为监司所窘，遂于临淮馆驿题《蜘蛛诗》，其序云：‘偶见蜘蛛，因成四韵。’‘织丝来往疾如梭，长爱腾空作网罗。害物身心虽甚小，漫天纲纪亦无多。林间宿鸟应嫌汝，帘外飞蛾亦惧他。莫学螳螂捕蝉勇，须知黄雀奈君何！’林子中时为发运，过而见之，召而诮责，且戒以无为浮薄，因荐之于朝云。”

《复斋漫录》云：“王直方《诗话》记徐师川《早朝诗》，内一联云：‘黄气远临天北极，紫宸住在殿中央。’以余观之，乃全是杜子美‘玉几犹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央’一联也。”

《诗说隽永》云：“徐师川《赠郑公实谏诗》云：‘平生不喜刘蕡策，色色人中自有人。’又云：‘字得苏黄妙，文熏班马香。’郑有诗集，其间与张嘉父唱酬颇多。”苕溪渔隐曰：“师川因郑谏而进，致身枢府，《东湖集》中与郑唱酬亦多，如‘谁家竹可款，何处酒难忘’，皆一时唱酬之诗也。《赠张仲宗》云：‘诗如云态度，人似柳风流。’《题于生画》云：‘故山黄叶下，梦境白鸥前。’此集中好句也。”

《诗说隽永》云：“丁未之春，汴清淮浊，钱逊叔《登淮山楼诗》云：‘华戎交气俗，（“交”原作“变”，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淮汴倒清浑。’徐师川诗云：‘淮流涨后浊，汴水浅来清。’”

《吕氏童蒙训》云：“吕与叔尝作诗云：‘文如元凯徒称僻，赋似相如止类俳，唯有孔门无一事，只传颜氏得心斋。’横渠《读诗诗》云：‘置心平易始知诗。’杨中立云：‘知此诗，则可以读《三百篇》矣。’”

《复斋漫录》云：“吴丞相敏，十岁时，游山寺，赋诗云：‘古木霜根重，残僧雪顶深，栋梁元剥落，香火半消沉。’在真州时，《赠吴正仲诗》：‘先生古人风，文字祖西汉，不令万钱食，亦合五花判。’”

《四六谈麈》云：“汪退传初坐陈东、欧阳澈事降官，后复以启谢庙堂，时相作答启云：‘一男子之上书，人何足道；诸大夫曰可杀，公岂容心。’熊太学叔雅之词也。陆逸中德先，宣和间再为中执法，尝弹蔡绦，范丞相建炎间答其启云：‘久居言路，评弹多权贵之臣；屡掌文衡，登拔皆纯正之士。’范射策，陆曾谓其不纯正。舒起居清国之词也。”

《师友谈记》云：“友人董耘馈长沙猫笋，荐以享太史公，太史公辄作诗为赋，因笋寓意，且以为赠尔，其诗曰：‘穿云斫石远林空，来涉烟波万万重。实比梧桐能食凤，箨翻风雨便成龙。一枝未许尘鞍挂，千亩终留渭水封。陋巷菜羹知不称，君王玉食愿持供。’（“持”原作“时”，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荐即和之，亦以寓自兴之意，且述前相知之情焉，其诗曰：‘节藏泥滓气



凌空，荐俎宁知肉味重。未许韦编充简册，已胜丝缕诳蛟龙。（“已”原作“也”，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短萌任逐霜刀重，美干须烦雪壤封。他日要令高士爱，不应常奉宰夫供。’秦少游亦和之曰：‘楚山春笋斫云空，北客常嗟食不重。秀色可怜刀切玉，清香不断鼎烹龙。论羹不愧莼千里，入贡常随传一封。薄禄奉亲甘旨少，满苞时赖故人供。’”苕溪渔隐曰：“李方叔称范淳父为太史公，以其为国史修撰故也。”

苕溪渔隐曰：“《诗选》云：‘朱乔年绝句：春风吹起箨龙儿，戢戢满山人未知，急唤苍头斫烟雨，明朝吹作碧参差。盖前人有《咏笋》诗云：急忙且吃莫踟蹰，一夜南风变成竹。乔年点化，乃尔精巧。’余观鲁直已先有此句，《从斌老乞苦笋》云：‘烦君更致苍玉来，明日风雨皆成竹。’前诗并蹈袭鲁直也。”

《诗说隽永》云：“晁冲之叔用乐府最知名，诗少见于世。政和末，先公为御史，朱深明为郎官，其《谢先公寄茶兼简深明诗》曰：‘谏议茶犹寄，郎官迹已疏。斜封三道印，不奉一行书。会远长安去，终临顾渚居。大江清见底，为问渴如何。’”

《诗说隽永》云：“蔡攸入燕，其父鲁公寄诗云：‘百年盟誓宜深虑，六月王师盍少休，缙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瓿。’”苕溪渔隐曰：“蔡京知伐燕之役为不可，胡不以告于上，但形于诗句以沽名，共不忠之甚欤！”

《复斋漫录》云：“《西清诗话》记其父蔡元长喜周邦彦《祝寿诗》云：‘化行《禹贡》山川外，人在周公礼乐中。’余以为此乃摸写东坡《藏春坞诗》‘年抛造物甄陶外，春在先生杖履中’是也。”

《四六谈麈》云：“靖康间刘观中远作《百官贺徽庙还京表》云：‘汉殿上皇，本是野田之叟；唐朝肃帝，又非揖逊之君。’何栗文缜索笔涂之，用此二事，别作一联云：‘拥彗却行，陋未央之过礼；执鞚前引，笑灵武之曲恭。’康执权平仲在扬州，草《宗开封制》云：‘想望夷门，未泯葱葱之佳气；顾瞻淮甸，安能郁郁而久居。’”

苕溪渔隐曰：“闽中近时刊行《诗话总龟》，即舒城阮阅所编《诗总》也。余家有此集，今《总龟》不载此序，故录于此云：‘余平昔与士大夫游，闻古今诗句，脍炙人口，多未见全本，及谁氏所作也。宣和癸卯春，（“春”宋本作“冬”。）来官郴江，因取所藏诸家小史、别传、杂记、野录读之，遂尽见前所未见者。至癸卯秋，得一千四百余事，共二千四百余诗，分四十六门而类之；其播扬人之隐慝，暴白事之暧昧，猥陋太甚，雌黄无实者，皆略而不取。至其本惟一诗，而记所取之意不同，如栗爆烧毡破，猫跳触鼎翻；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载所作之人或异，如几夜碍新月，半江无夕阳；斜阳如有意

，偏傍小窗明。如此之类，皆两存之。若爱其造语之工，而举一联，如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不知其全篇。亦有喜其用字之当，而论一字，如惠和官尚小，师达禄须干，不知其所引自误。如此之类，咸辨证之。然皆前后名公、巨儒、逸人、达士，传诸搢绅间，而著以为书，不可得而增损也。但类而总之，以便观阅，故名曰《诗总》。倦游归田，幅巾短褐，松树竹几，时卷舒之，以销闲日，不愿行于时也。世间书固未尽于此，后有得之者，当续焉。宣和五年十一月朔，舒城阮阅序。’”

苕溪渔隐曰：“王周士《和人诗》云：‘人情千里白头浪，世事几番黄叶风。’宋大观《题严子陵祠堂》云：‘英姿凛凛都如在，盛夏钓台风月寒。’石敏若《新蝉》云：‘满身美荫抱高柳，问汝适从何处来。’《初寮集》载其父《投壶》云：‘势如高捧金徒箭，声似连铿玉殿签。’皆善造语，亦可喜也。”

《了斋集》云：“余读左经臣诗编，有《招友人》之句云：‘一别又经无数日，百年还得几多时。’非特词意清逸可玩味也，老于世途，幻景迅速，读此二语，能无警乎？”

许彦周《诗话》云：“杨舜韶名友夔，长仆十余岁，向同在姑苏时，盗贼发孙坚墓，杨作诗云：‘阖庐城边荒古丘，昔谁葬者孙豫州，久无行客为下马，时有牧童来放牛。’呜呼，舜韶今亡矣，他诗皆工，必传于世也。”

《复斋漫录》云：“东鲁孔传字圣传，先圣之裔，而中丞道辅之孙也。为人博学多闻，取唐以来至于吾宋诗颂铭赞，奇编奥录，穷力讨论，纤芥不遗，撮其枢要，区分汇聚，有益于世者，续唐白居易《六帖》，谓之《六帖新书》。韩子苍为《篇引》，以为‘孔侯之书，如富家之储材，栋榱枅栱，云委山积，匠者得之，应手不穷，其用岂小；至贪多务得，晦而不出，幸人之不知，以成己之名者，此侯之所耻也。’”苕溪渔隐曰：“《六帖新书》，出于东鲁，兵火之余，南北隔绝，其本不传于江左，使学者弗获增益闻见，惜哉！近时有《缙素杂记》、《学林新编》、《艺苑雌黄》，此三书皆相类，辨正古今讹舛，校定史传得失，诚有补于学者，吾于《丛话》固尝采摭云。”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章郇公得象为职方，知洪州罢归，丁晋公与杨文公博，召数人，皆不至。丁以为二人博无欢，杨曰：‘有章职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胜，输银器数百两。章初无喜色，亦不辞。他日又博，章输银器数百两，亦无吝色。丁由是佳其有度量，援引以至清显。杨亦尝称郇公他日必为公台，厚遇之。”

苕溪渔隐曰：“《三朝正史》云：‘杨亿祖文逸，伪唐玉山令。（“伪”原作“为”，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亿将生，文逸梦一道士，自称怀玉山人

；未几，亿生，有紫毛披体，长尺余，经月乃落。’《本朝名臣传》云：‘母章氏始生亿，梦羽衣人自称武夷君托化；既诞，则一鹤雏，尽室惊骇，贮而弃之江。其叔父曰：我闻间世之人，其生必异。追至江滨开视，则鹤蜕而婴儿具焉，体犹有紫毳尺余，既月乃落。’二书所纪不同。予谓《名臣传》其言怪诞良甚，当以正史为是也。”

《东皋杂录》云：“时邦美，阳武人，父为郑州牙校，补军将吏，部差押纲至成都，时年六十四，妇方四十余，未有子，谓其夫曰：‘我有白金百星，可携行至蜀，求一妾归，冀得子为身后计。’父至成都输纳毕，访牙侏，见一女甚端丽，诘其家世，不对，窥见，以布总发，怪问之，悲泣曰：‘父本都下人，为雅州掾官卒，扶护至此，不能归，鬻妾欲办装耳。’父恻然，携金往见其母，以助其行，又为干行计，同上道，路中谨事掾妻如部曲，至都下，僦居敢殡毕，方辞归。妻迎问买妾状，具以实告。未几，妻有孕，一夕，梦有数人披衲袄舆一金紫人留堂中，及旦，邦美生，后堂犬亦生九子，故小字十狗。后登进士第一，官至吏部尚书。”

《四六谈麈》云：“靖康间，京兆尹程伯起《谢赐出等牙简表》云：‘看山拄颊，敢为晋士之清狂；上马设囊，（“设”原作“投”，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岂有唐贤之风度。’汪彦章词也。翟公巽以陈通之乱，自越援杭，其《谢降官表》云：‘岂比越人，坐视秦人之瘠；欲安刘氏，固知晁氏之危。’李汉老坐其兄会稽失守落职，《谢表》云：‘包胥不食而哭秦，素心犹在；李陵得当而报汉，后效难期。’席大光罢参政，为潭帅，《谢表》云：‘暴扬之恶，初过于共兜；播告之词，忽同于方召。’”

《诗选》云：“苏庠养直，尝盛夏追凉，方与客对棋，有衣褐者持谒云：（“持”原作“特”，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罗浮山道人江观潮。’未及起迎，道人直造就坐，旁若无人。养直惊愕，问所从来。答曰：‘罗浮黄真人，以公不好世人之所好，烝母已成，令某持丹度公，可服之。’袖中出一小盒，药黄色而膏融，养直迟疑间，道人曰：‘此丹非金非石，乃真烝炼成，疑即且止，俟有急服之。’出门径去，俄顷不见。养直以丹置佛室。后与客饮，醉后食蜜雪，和以龙脑，一夕暴下而卒。所亲记道人之言，亟取丹视之，其坚如石，磨以饮之，即苏。自是康强异常，齿落者复生，发白者再黑，目枯者更明。绍兴十七年岁旦日，与家人酌别，且告辞邻里，二日，东方未明，披衣曳杖出门，行步如飞，妻孥奔逐，仅能挽其衣，则已逝矣。”苕溪渔隐曰：“洪庆善与养直皆丹阳人，予以问庆善，庆善云：‘初无此事，乃曾端伯得之传闻之误耳。余于《后湖集序》尝言之云：不待访丹砂于岫嵎，依羽人于丹丘，而罗浮之客，九转之丹至矣。仆驰书问之，且丐录近诗，居士答言：顷得



方士神药，夺命鬼手中，服食以来，哦诗结字，无复余习矣。养直后以寿终，亦无他异。端伯之言，不可信也。’ ”

《司马文正公日记》云：“刘贡父言：‘李宥知江宁府，遭火，疑军士为变，不救，遂燔市里寺观府库皆尽。宥令幕职方龟年作表奏，内曰：不意祸起萧墙，衅生回禄。时新有卫士之变，朝廷恶其言，由是州官得罪皆重，以宥年老，直除分司。’ ”

《元城先生语录》云：“先生平日皆庄语，有一雅谑漫记之。先生为谏议大夫日，值除一执政，姓胡，名不欲记之。先生再三论列，文字不降出。时刘贡父为给事中，先生于朝路见之，问曰：‘昨晚有甚文字降出？’ 贡父曰：‘岂非器之于新除有异闻乎？’ 先生曰：‘然。若迟回不去，当率全台谏攻之，孔子所谓鸣鼓而攻之者。’ 贡父应声曰：‘将谓是暗箭子，元来是鸣鼓儿。’ 闻者皆启齿。先生素严毅，亦有笑容。” 又曰：“贡父好谑，然立身立朝，极有可观，故某与之交游。”

《复斋漫录》云：“王直方《诗话》记陈辅《题湖阴先生壁诗》云：‘身似旧时王谢燕，一年一度到君家。’ 荆公见而笑曰：‘此戏君为寻常百姓耳。’ 然余观山谷有诗《答直方送并蒂牡丹》云：‘不如王谢堂前燕，曾见新妆并倚栏。’ 若以荆公之言，则直方未免为山谷所戏，正苦不自觉耳。”

《诗说隽永》云：“石藏用、刘寅，俱擅医名，石喜用熟药，刘喜用凉药，京师为之语曰：‘藏用篋中三斛火，刘寅匣内一壶冰。’ ”

《龙川略志》云：“彭山有隐者，通古医术，与世诸医所用法不同，人莫之知。单骧从之学，尽得其术，遂以医名于世。治平中，予与骧遇广都，（“遇”原作“过”，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论古今术同异，骧既言其略，复叹曰：‘古人论五脏六腑，其说有谬者，而相承不察，欲以告人，人罕信者。古说左肾其腑膀胱，右肾命门，其腑三焦，丈夫以藏精，女子以系胞。以理推之，三焦当如膀胱，有形质可见。而王叔和言三焦有藏无形，不亦太谬乎？盖三焦有形如膀胱，故可以藏，有所系，若其无形，尚何以藏系哉？其所以谓之三焦者何也？三焦分布人体中，有上中下之异，方人心湛然，欲念不起，则精气散在三焦，荣华百骸；及其欲念一起，心火炽然，翕撮三焦，精气入命门之脏，输泻而出，故号此腑为三焦耳。世承王叔和之谬而不悟，可为长太息也。’ 予甚异其说。后为齐州从事，有举子徐遁者，石守道之婿也，少尝学医疗病，有精思，予为述骧之言，遁喜曰：‘齐尝大饥，群勺相啻割而食，（“勺”原作“凶”，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有一人皮肉尽而骨脉全者，遁以学医，故往观其五脏，见右肾下有脂膜如手大者，正与膀胱相对，有二白脉自其中出，夹脊而上贯脑，意此即导引家所谓夹脊双关者，而不悟脂膜如手大者之为三



焦也。单君之言，与所见悬合，可以正今人之谬矣。’”（宋本、明钞本“今”作“古”。）

《上庠录》云：“元祐间，马涓、张庭坚等四人，擅名太学，时号四俊。刘焘，湖州人，年少，亦自负，初补太学生，闻而慕之，以刺谒曰：‘不识可当一俊否？’涓等晒之。焘复曰：‘何得是名？’涓等设诡计以困之，曰：‘每试当预约一字，限于程试中用之，善者乃预。’既而私试之，焘请字，涓曰：‘第一句用将字。’其时策问《神宗实录》，焘对曰：‘秉史笔者，权犹将也，虽君命有所不受，而况其它乎？’后果为第一，闻者服之，因目焘曰挨尸俊。”

《复斋漫录》云：“刘鞫始为尉于洪之丰城，性不饮酒，饮则面色为之烘然。时郡推官沿檄抵邑，能饮啖，与公同会，以谚语戏公曰：‘小器易盈真县尉。’答曰：‘穷坑难满是推官。’”

《诗说隽永》云：“李伯纪为行营使，时王仲时、张仲宗俱为属，王颀长，张短小，白事相随。一馆职同在幕下，戏云：‘启行营：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侍。’”（“侍”原作“待”，今据宋本校改。）

《东皋杂录》云：“叶祖义少游太学，有俊声，滑稽无穷，尝戏作诗云：‘醉来黑漆屏风上，草写卢仝《月蚀诗》。’”

《上庠录》云：“政和丙申殿试，何栗为状元，潘良贵次之，皆年少有丰貌；而第三人郭孝友颇古怪。唱名日，呵出御街，观者皆曰：‘状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人真郭郎也。’”

《文昌杂录》云：“昔见故老言：‘有一朝士，好为谐谑，尝云：近求得一对，的似有理，曰：躁因修贺刺，怒为答空书。闻者无不大笑。’”

卷第三十七

卷第三十七

大 梅

《传灯录》云：“师住天台山梅子真旧隐。（“真”原作“贞”，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一僧入山迷路，问曰：‘和尚在此山多少时也？’师曰：‘只见四山青又黄。’又问：‘出山路什么处去？’师曰：‘随流去。’僧归，说似盐官，盐官令僧去请师出山，师有偈云：‘摧残枯木倚寒林，几度逢春不变心，樵客遇之犹不顾，（“犹”原作“尤”，今据明钞本校改。）郢人那得苦追寻。’大寂闻师住山，乃令一僧到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回

，举似马祖，祖云：‘大众梅子熟也。’”苕溪渔隐曰：“韩子苍《送僧住梅山诗》云：‘寺门岑寂知何许，想对千岩万壑开，待得梅山梅子熟，不辞先寄一枝来。’用前事也。”

### 天 衣

《僧宝传》云：“怀东游至翠峰，翠峰众盛。怀当营炊，自汲涧折担，悟旨，显公印可，以为奇。辞去，久无耗。有僧自淮上来，曰：‘怀出世铁佛矣。’显使诵提唱之语，曰：‘譬如雁过长空，影沉寒水，雁无遗踪之意，水无留影之情。’显激赏久之。”

### 端师子

《僧宝传》云：“端师子，始见弄狮子者，发明心要，则以彩帛像其皮，时时著之，因以为号。秦少游闻其道高，请升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无双月，人间只一僧，一堂风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能诵《法华经》，必得钱五百乃开帙，日诵数句，即持钱地坐，去其缺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渔父词》，月夕，必歌之达旦。有狂僧回头和尚，以左道鼓动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对丹阳吕公肉食，端径至，指曰：‘正当与么时，如何是佛？’回头不能遽对，端捶其头，推倒乃行。又有妖人号不托，掘秀州城外，有佛像，建塔其上，倾城敬信。端见拈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拟议，端趯之而去。章相子厚请升座，使俞秀老撰疏，叙其事，曰：‘推倒回头，趯翻不托，七轴之《莲经》未诵，一声之《渔父》先闻。’端听僧官宣至此，以手掷揄曰：‘止。’乃引声吟曰：‘本是潇湘一钓客，自东自西自南北。’大众杂然称善。端顾笑曰：‘我观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山谷云：“‘钓鱼船上谢三郎，双鬓已苍苍，莎衣未必贵，不肯换金章。汀草畔，浦花傍，静鸣榔，自来往，好箇渔父家风，一片潇湘。’金华俞秀老作此篇，道人多传之，非道意岑寂，其语不能如是。”苕溪渔隐曰：“《传灯录》云：‘玄沙，福州闽县人，姓谢氏，幼好垂钓，泛小船于南台江，狎诸渔者。年甫三十，忽慕出尘，乃弃钓艇，投芙蓉山训禅师落发。’秀老用其事也。”

### 参 寥

《复斋漫录》云：“参寥诗：‘可人惟有秦淮月，出没涓涓波浪中。’子瞻《送蜀僧诗》：‘当时半破峨眉月，还在平羌江水中。’二意偶同。”

《复斋漫录》云：“唐僧皎然《答李季兰诗》：（“兰”，宋本、明钞本作“蕙”。）‘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乃悟参寥《答妓诗》‘禅心已作沾泥絮，肯逐东风上下狂’之意。”

苕溪渔隐曰：“《冷斋夜话》谓道潜作诗，追法渊明，其诗有逼真处，曰

：‘数声柔櫓苍茫外，何处江村人夜归？’又曰：‘隔林仿佛开机杼，知有人家住翠微。’余细细味之，句格固佳，但不类渊明语，岂得谓之逼真处？若东坡《和陶诗》：‘前山正可数，后骑且勿驱。’此方是逼真处。惠洪不善评诗，其言岂足凭哉？”

### 洪觉范

苕溪渔隐曰：“《僧宝传》，觉范所撰也。但欲驰骋其文，往往多失事实，至于作赞，又杂以诗句，此岂史法示褒贬之意乎？其诗有云：‘行尽湘西十里松，到门却立数诸峰，崇公事迹无寻处，庭下春泥见虎踪。’又云：‘庐山殿阁如生成，食堂处处禅床折，我比三门似冷灰，尽日长廊卷风叶。’又为奇语云：‘如月照众水，波波顿见，而月不分；如春行万国，处处同时，而春无迹。’但其才性崑爽，（“崑”宋本、明钞本作“竞”。）见于言语文字间，若于禅门本分事，则无之也。”

《冷斋夜话》云：“予留南昌，久而忘归，独行无侣，意绪萧然；偶登秋屏阁望西山，于是浩然有归志，作长短句寄意，其词曰：‘城里久偷闲，尘浣云衫，（“浣”疑当作“漉”。）此身已是再眠蚕。隔岸有山归去好，万壑千岩。霜晓更凭栏，灭尽晴岚，（“灭”原作“减”，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微云生处是茅庵。试问此生谁作伴，弥勒同龕。’”

《复斋漫录》云：“临川距城南一里，有观曰魏坛，盖魏夫人经游之地，具诸颜鲁公之碑，以故诸女真嗣续不绝，（“续”原作“绪”，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然而守戒者鲜矣。陈虚中崇宁间守临川，为诗曰：‘夫人在兮若冰雪，夫人去兮仙踪灭，可惜如今学道人，罗裙带上同心结。’洪觉范尝作长短句赠一女真云：‘十指嫩抽春笋，纤纤玉软红柔，人前欲展强娇羞，微露云衣霓袖。最好洞天春晚，《黄庭》卷罢清幽，凡心无计奈闲愁，试捻花枝频嗅。’”

许彦周《诗话》云：“近时僧洪觉范颇能诗，其《题李愬画像》云：‘淮阴北面师广武，其气岂止吞项羽，公得李祐不肯诛，便知元济在掌股。’此诗当与黔安并驱也。顷年，仆在长沙，相从弥年，其它诗亦甚佳，如云：‘含风广殿闻棋响，度日长廊转柳阴。’颇似文章巨公所作，不类衲子。又善作小词，情思婉约，似秦少游。至如仲殊、参寥虽名世，皆不能及。”

### 清 顺

《复斋漫录》云：“《冷斋夜话》记西湖僧清顺诗：‘久从林下游，颇识林下趣。从渠绿阴繁，不碍清风度。闲来石上眠，落叶不知数。一鸟忽飞来，啼破幽寂处。’予见子苍言后四句不同，云：‘困即蟠石眠，莫省落花数，惟闻犬吠声，更入青萝去。’后两句虽不同无害，第‘落叶不知数’一句不

可，盖初夏间未应落叶之多耳。”苕溪渔隐曰：“‘惟闻犬吠声，更入青萝去’，乃惠谗诗，东坡尝和之云：‘惟应山头月，夜夜照来去’者是也。子苍之言，《复斋》之记，皆误也。”

### 缙黄杂记

《复斋漫录》云：“前辈好称僧悟清诗：‘鸟归花影动，鱼没浪痕圆’，以为句意皆新。然余读后梁沈君攸《临水诗》云：‘花落圆纹出，风急细流翻。’乃知‘鱼没浪痕圆’之句出于此。”

《麈史》云：“刘氏传记载炀帝既诛薛道衡，乃云：‘尚能道空梁落燕泥否？’盖道衡诗尝有是句。《杨公谈苑》载僧希昼《北宫书亭》云：‘花露盈虫穴，梁尘堕燕泥。’（“堕”原作“随”，今据宋本、明刊本校改。）予以为炼句虽工，而致思不逮于薛矣。”

《复斋漫录》云：“元丰末，张洸枢言龙图之守杭也，一日，宴客湖上，刘涇巨济、僧仲殊在焉，枢言命即席赋诗曲，巨济先唱云：‘凭谁妙笔，横扫素缣三百尺；天下应无，此是钱塘湖上图。’仲殊遽云：‘一般奇绝，云淡天高秋夜月；费尽丹青，只这些儿画不成。’枢言又出《梅花》，邀二人同赋，仲殊即作前章云：‘江南二月，犹有枝头千点雪；邀上芳樽，却占东君一半春。’巨济不复继也。后陈袭善云：‘我为续之，曰：尊前眼底，南国风光都在此；移过江来，从此江南不复开。’”

《古今词话》云：“东坡守钱塘，刘巨济赴处州，道过钱塘，东坡留饮于中和堂，僧仲殊与焉。时堂之屏，有《西湖图》，东坡遽索笺管作《减字木兰花》曰：‘凭谁妙笔，横扫素缣三百尺；天下应无，此是钱塘湖上图。’以后叠属巨济，辞逊再三，遂以属仲殊，继曰：‘一般奇绝，云淡天高秋夜月；费尽丹青，只这些儿画不成。’东坡大称赏之。”苕溪渔隐曰：“此词首句云：‘凭谁妙笔，横扫素缣三百尺。’则是初无此《西湖图》，姑言之耳。《词话》乃云‘中和堂屏有《西湖图》’。可见其附会为说，全与词意不合。以此验之，其以为东坡作，亦必妄言，当以《复斋》为正也。”

许彦周《诗话》云：“晦堂心禅师初退黄龙院，作诗云：‘不住唐朝寺，闲为宋地僧。生涯三事衲，故旧一枝藤。乞食随缘过，逢山任意登。相逢莫相笑，（“逢”原作“看”，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不是岭南能。’此诗深静平实，道眼所了，非世间文士诗僧之所能仿佛也。”

《诗说隽永》云：“泉州僧庆老，有诗云：‘交情老去淡如水，病骨秋来瘦似松。’真方外语也。”

苕溪渔隐曰：“予尝爱政黄《牛山中偈》云：‘桥上山万层，桥下水千里，惟有白鹭鸶，见我长来此。’造语平易，不加雕斫，而清胜之景，闲适之意



，宛然在吾目中矣。”

《复斋漫录》云：“《西清诗话》取瘦杈‘谷口未斜日，数峰生夕阴’之句。然宋之问诗云：‘日落西山阴，众草起寒色。’杈意取此。沈约《登玄鹤楼诗》亦云：‘云来片岭黑，日下半溪阴。’”苕溪渔隐曰：“癩可《东溪集》有诗云：‘伛步入萝径，绵延趣最深。僧居不知处，仿佛清磬音。石梁邀屡度，始见青松林。谷口未斜日，数峰生夕阴。凄风薄乔木，万窍作龙吟。摩挲绿苔石，书此慰幽寻。’《复斋》以为瘦杈诗，误矣。”

苕溪渔隐曰：“汪彦章《龙溪集》有《霜余溪上四绝》，癩可《东溪集》亦有《霜余溪上五绝》，内四绝，即《龙溪集》中诗，但一绝不是，所谓‘故人江北江南岸’者，余皆同之，不知竟谁作邪？四绝中其一云：‘水似秋蛇巧作蟠，山如浓翠拥高鬟，清风明月元无主，乞我烟萝茅数间。’殊清馥可爱。”

《笔谈》云：“知道者苟未至脱然，随其所得，浅深皆有效验。尹师鲁自直龙图阁谪官，过梁下，与一佛者谈，师鲁自言以静退为乐，其人曰：‘此犹有所系，不若进退两忘。’师鲁顿若有所得，自为文以记其说。后移邓州，是时，范文正公守南阳，少日，师鲁忽手书与文正别，仍嘱以后事。文正极讶之。时方饌客，掌书记朱炎在座，炎老人好佛学，文正以师鲁书示炎，曰：‘师鲁迁谪失意，遂至乖理，殊可怪也。宜往见之，为致意开譬之，无使成疾。’炎即诣之，师鲁已沐浴衣冠而坐，见炎来，道文正意，尹笑曰：‘何希文惟以生人见待，洙死矣。’与炎谈论顷时，遂隐几而卒。炎急使人驰报文正，文正至，哭之甚哀。师鲁忽举头曰：‘早已与公别，安用复来？’文正惊问所以，师鲁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岂不达此。’仍问其后事，师鲁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复逝；俄顷，又举头顾希文曰：‘亦无鬼神，亦无恐怖。’言讫遂长往。师鲁所养至此，可谓有力矣；尚未能脱有无之见，何也？得非进退两忘，犹存于胸中欤！”

苕溪渔隐曰：“余读刘兴朝《悟道发真集》，其言曰：‘余少治儒术，长登仕版，盖未尝信佛也。三十有二岁，见东林长老总公，与之语七日，始生信焉，即取其书，读之三年，盖恨其信之之晚也。然循其理而体会，则似悟还迷，依其法而行持，则翫静还扰。既而阅《传灯录》，始知佛有法眼妙心，密相付嘱，而达摩西来，单传此事，众生悟者，可以见性而了心，其后发明此事，但觉境界非常，取《证道歌》读之，句句尽是吾之心地，读至六般神用空不空，一颗圆光色非色，如是希奇之事，吾今已得现前，任是千圣出来，也须退步始得。示人以偈曰：世间多少英雄汉，终日迷头没人唤，可怜眼底黑漫漫，不见骊珠光灿烂。过今晡，又来旦，不觉年华暗中换。急抬头，高着眼，径

寸不在蚌中产。灵利男儿荐得时，好笑教渠肠欲断。’又有诗云：‘今古堂堂此事同，归因处处获圆通。片心豁去沧溟窄，双眼开来宇宙空。出海银蟾光动地，离弦金镞疾追风。须知佛祖埋藏后，坐断千崖是此翁。’”

苏子由云：“聪禅师昔以讲诵为业，晚游净慈本师之室，诵南岳思大和尚‘口吞三世诸佛’语，迷闷不能入。一日，为本烧香，本曰：‘吾畴昔为汝作梦甚异，汝不悟，将死，不可不勉。’师茫然不知所谓。既而礼僧伽像，醒然有觉，知三世可吞无碍也，趋往告本，本曰：‘向吾梦汝吞一世界，吞一剃刀，汝今日始从迷悟，是始出家，真吾子也。’乃击鼓升座，为众说此事，聪作礼涕泣而罢。聪往高安圣寿禅院，余尝从之问道，聪曰：‘吾师本公，未尝以道告人，皆听其自悟。吾今亦无以告子。余从不告门，久而入道，乃为颂曰：道不可告，告即不得，以不告告，是真告敕。香严辞去，得之瓦砾，临济不喻，至愚而悉。非愚非瓦，皆汝师力。有不至此，是非出家，梦吞剃刀，发落如花，游行四方，物莫能遮，终亦不告，独障其邪，弟子度者，数如恒河沙。’”苕溪渔隐曰：“禅门须是悟入，方为究竟，倘不尔，亦安能七纵八横，去住自在也哉？（“住”原作“处”，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余观刘兴朝见惠林冲老，冲为焚香设誓曰：‘我法中自有悟门，若也以无为有，即是诳汝，吾当永堕无间地狱。吾将此身设大誓愿，愿汝此去，坚信不退，他日有见，方表斯言。’又龙门言有李提刑者，将《传灯录》白先师云：‘某素留心此道，每看此录，多有不会处，望一一开示。’先师云：‘此事不如是理会，须有省悟始得，若有省悟，无有不会者，自不消问；人若无省悟，只那会处，亦未是在。’二大士之言，真得其要矣。”

苕溪渔隐曰：“陈体常《答黄冕仲二书》，叙学佛之旨，深切著明，余尝三复其言，叹其有理，恨未能尽行也。体常又有颂六首，今录二首，其一云：‘密坐研穷省细微，到头须是自忘机，应无祖佛能超越，岂有冤亲更顺违。历历孤明尤认影，巍巍独步尚披衣。翻嗟会得昭灵者，也道寻师得旨归。’其二云：‘个中端的有谁知，知者归来到者稀。即见即开还错会，离声离色转乖违。山青水绿明玄旨，鹤唳猿啼显妙机。有意觅渠终不遇，无心到处尽逢伊。’”

《冷斋夜话》云：“陈莹中北归，过南昌，言邹志完在韶州极精进，闭门诵《华严经》，舍利生袖间，此真入信位。日诵《华严经》于观音像前，有修竹三根，生像之后，志完揭茅出之，不可，乃垂枝覆像，如世所画宝陀岩竹，今犹无恙，（“犹”原作“尤”，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韶人扃锁之，以为过客游观。北还至永州澹山岩，有驯狐，凡贵客至则鸣。志完将至，而狐辄鸣，寺僧出迎，志完怪之，僧以狐鸣为言，志完作诗曰：‘我入幽岩亦偶然

，初无消息与人传，驯狐戏学仙伽客，一夜飞鸣报老禅。’”

《法藏碎金》云：“太白《夜怀》有句云：‘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潘祐《独坐》有句云：‘凝神入混茫，万象成虚空。’予爱二子吐辞精敏之力，入道深密之状，合而书之，聊资己用。”

茗溪渔隐曰：“余观志公《十二时颂》，自非深悟上乘，同佛知见，岂能作此语也。是时，达磨犹未西来，志公已明此理，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志公没于天监十三年，而达磨以普通八年至金陵，由此之魏，传佛心印，禅宗方兴。近世学佛者，往往忽此颂而弗观，盖贵耳而贱目耳。予尝手书此颂，置之座右，朝夕味之；尤爱其最后一首云：‘鸡鸣丑，一颗明珠圆已久，内外推寻觅总无，境上施为浑大有。不见头，又无手，世界坏时终不朽。未了之人听一言，只这如今谁动口？’以至三祖《信心铭》永嘉《证道歌》，皆禅学之髓，初地之人，其可弗观乎？”

《东皋杂录》云：“涟水天长寺娄道者塔，灵爽甚著，《行状》云：‘观音化身也。’太祖、太宗、真宗、仁宗，皆尝召至京师，欲留之，不可，曰：‘臣与涟水人有宿缘，不归，淮水必为暴，涟人鱼矣。’许之，皆赐御笔，至今匣藏寺中。真宗召入禁中，时欲立章献，未决，命嫔御出见，师阅之，凡二百许人，皆无语，至章献，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与陛下主家计。’真宗奇之，意遂定。及章献垂帘，又召至，锡赆不赀，复归。有新知军入境，雅不喜师；遂告其徒，缘尽当灭。知军疑其诈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衾不动。其徒祷曰：‘师不违众愿，不若应火化。’忽雷雨骤作，水满庭，薪火皆灭，口中出白烟，自焚立尽，而目睛舌根不坏，舍利无数。邦人葬其骨淮岸，目睛舌根舍利藏塔下。至今淮水涨溢，至塔即止。后赐塔额，许岁度两僧。”（宋本无此条。）

《僧宝传》云：“言法华者，莫知其所从来，相传言诵《法华经》，故以为名。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国储未立，天下寒心。谏官范镇首发大议，乞择宗室之贤者，使摄储贰，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典宿卫，尹京邑，以系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马光亦以为言，凡三上疏，一留中，二付中书。上夜焚香默祷曰：‘翌日化成殿具斋，虔请法华大士俯临无却。’清旦，上道衣凝立以待，俄驰奏言法华自右掖门径趋，将至寝殿，侍卫呵止不可。上笑曰：‘朕请而来耳。’有顷至，辄升御榻，跏趺而坐，受供讫，将去。上曰：‘朕以储嗣未立，大臣咸以为言，侵寻暮晚，嗣息无有，期一决之。’师索笔引纸，连书曰：‘十三十三。’凡数十行，掷笔无他语，皆莫测其意。其后英宗登极，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方验前言也。（宋本无此条。）

《东皋杂录》云：“裴休与黄蘖为忘年友，一日，同行宛水上，见有驾柴

车过堤下，泥深牛惫，鞭之不已，休方止其鞭者，藁遽曰：‘不可不重打。两脚时，劝不得；四脚时，不肯行，也好打。’”

《三山老人语录》云：“明州妙音僧法渊，为人佯狂，日饮酒市肆，歌笑自如，丐钱于人，得一钱即欣然以为足，得之多复与道路废疾穷者；能言人祸福，无不验，人疑其精于术数，故号渊三命。发言无常，及问之，掉头不顾，惟云去去。有丧之家，必往哭之，葬则送之，无贫富皆往，莫测其意，人以为狂，又号曰颠僧。大觉禅师初住育王，开堂，僧偃然出问话，人莫不窃笑。大觉问：‘颠僧是颠了僧，僧了颠？’答云：‘大觉是大了觉，觉了大？’大觉嘿然，众皆惊骇。一日，忽于市相别，携酒一壶，至郡守宅前，据地而饮，观者千余人。酒尽，怀中出颂一首，欲化去，众皆引声大呼云：‘不可于此。’遂归妙音，趺坐而化。颂曰：‘咄咄，平生颠蹶。欲问临行，炉中大雪。’真相至今存焉。”

《东皋杂录》云：“蓬州道士贾善翔，字鸿举，能剧谈，善琴嗜酒，士大夫喜与之游。东坡尝过之，戏书问曰：‘身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来时一，去时八万四千。’末云：‘鸿举下语。’贾答曰：‘老道士这里没许多般数。’张天觉跋其后云：‘去时八万四千，不知落在那边，若不斩头觅话，谁知措大参禅。’”

《东皋杂录》云：“元丰中，高丽遣一僧入贡，颇辩慧，赴筵，设荤酒自如。命杨次公接伴，一日，出令曰：‘要两古人姓名争一物。’沙门曰：‘古人有张良，有邓禹，争一伞，良曰凉伞，禹曰雨伞。’次公曰：‘古人有许由，有晁错，争一葫芦，由曰油葫芦，错曰醋葫芦。’”

《四六谈麈》云：“政和间，以僧为德士，冠服如道士。有一长老升堂云：‘石霜夺得裴休笏，用在今朝；曹溪留下祖师衣，已为陈迹。’又一长老《乞入道表》云：‘一入蛮夷之风教，遂亡父母之发肤，几同去国之人，忽见指天之斗，倘得回心而向道，便当合掌以擎拳。’”

卷第三十八

卷第三十八

回仙

回仙自作传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举进士，不第，因游华山，遇钟离，传授金丹大药之方，复遇苦竹真人，方能驱使鬼神，再遇钟离，尽获希夷之妙旨。吾得道年五十，第一度郭上灶，第二度赵仙姑。郭性顽钝，只与追钱延年之法；赵性通灵，随吾左右。吾惟是风清月白，神仙聚会之时，尝游两浙、京、汴、谯郡。尝着白襦衫角带。左眼下有痣，如人间使者箸头。大世言吾卖墨、飞剑取人头。吾闻哂之。实有三剑：一断烦恼，二断贪嗔，三断色欲，是



吾之剑。世有传吾之神，不若传吾之法；传吾之法，不若传吾之行。何以故？为人若反是，虽携手接武，终不成道。”

苕溪渔隐曰：“回仙有《沁园春》一阙，明内丹之旨，语意深妙，惜乎世人但歌其词，不究其理，吾故表而显之，云：‘七返还丹，在人先须炼己待时。正一阳初动，中宵漏永，温温铅鼎，光透帘帟。造化争驰，虎龙交合，进火功夫犹斗危。曲江上，看月华莹静，有个乌飞。（“乌”原作“鸟”，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当时自饮刀圭，又谁信，无中养就儿，辨水源清浊，木金间隔，不因师指，此事难知。道要玄微，天机深远，下手速修犹太迟。蓬莱路，仗三千行满，独步云归。’”

陆元光《回仙录》云：“吴兴之东林沈东老，能酿十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号回道人，长揖于门曰：‘知公白酒新熟，远来相访，愿求一醉。’实熙宁元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见其气骨秀伟，蹶然起迎，徐观其碧眼有光，与之语，其声清圆，于古今治乱，《老庄》浮图氏之理，无所不通，知其非尘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数于席间曰：‘闻道人善饮，欲以鼎先为寿，如何？’回公曰：‘饮器中，惟钟鼎为大，屈卮螺杯次之，而梨花蕉叶最小。请戒侍人次第速斟，当为公自小至大以饮之。’笑曰：‘有如顾恺之食蔗，渐入佳境也。’又约周而复始，常易器满斟于前，笑曰：‘所谓尊中酒不空也。’回公兴至，即举杯浮白。常命东老鼓琴，回乃浩歌以和之。又尝围棋以相娱，止奕数子，辄拂去，笑曰：‘只恐棋终烂斧柯。’回公自日中至暮，已饮数斗，了无醉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蚋尚多，侍人秉扇毆拂，偶灭一烛，回公乃命取竹枝，以余酒噀之，插于远壁，须臾蚊蚋尽栖壁间，而所饮之地洒然。东老欲有所叩，先托以求驱蚊之法。回公曰：‘且饮，小术何足道哉！闻公自能黄白之术，未尝妄用，且笃于孝义，又多阴功，此予今日所以来寻访，而将以发之也。’东老因叩长生轻举之术，回公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离形而顿去，惟死生去住为大事，死知所往，则神生于彼矣。’东老摄衣起谢，有以喻之。回公曰：‘此古今人所谓第一最上极则处也。此去五年，复遇今日，公当化去。然公之所钟爱者，子偕也，治命时，不得见之。当此之际，公亦先期而致谨，勿动怀，恐丧失公之真性。’东老颌而悟之。饮将达旦，则瓮中所酿，止留糟粕而无余沥矣。回公曰：‘久不游浙中，今已为公而来，当留诗以赠；然吾不学世人用笔书。’乃就擘席上榴皮画字，题于庵壁，其色微黄，而渐加黑，故其言有回仙人《题赠东老诗》：‘西邻已富忧不足，东老虽贫乐有余，白酒酿来缘好客，黄金散尽为收书。’凡三十六字。已而告别，东老启关送之，天渐明矣，握手并行，笑约异时之集，至舍西石桥，回公先度，乘风而去，莫知所适。后四年中秋之吉，东老微恙，乃属其族人而告之曰：‘回公熙宁

元年八月十九日，尝谓予曰：此去五年复遇，今日当化去。予意明年，今乃熙宁之五年也，子偕又适在京师干荐，回公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馆，凡回公所言，无有不验。”

《龙川杂志》云：“予治平末，泝峡还蜀，泊舟仙都山下；有进士以阴真君《长生金丹诀》石本相示，予问之，曰：‘子知《金丹诀》邪？’道士曰：‘不知也。然士大夫过此，必以问之，庶有知之者。’予佳其意，试问以烧炼事。对曰：‘养生有内外，精气，内也，非金石所能坚凝；四支百骸，外也，非精气所能变化。欲事内，必调养精气，极而后内丹成，则不能死矣。然隐居人间，久之或托尸解而去，求变化轻举，不可得也。盖四大本外物和合而成，非精气所能易也。惟外丹成，则可以点瓦砾，化皮骨，飞行无碍矣。然内丹未成，内无以交之，则服外丹者多死，譬积枯草弊絮，而置火其下，无不焚者。’予甚善其说，告之曰：‘昔人有服金丹，不幸赴井而死，既而五脏皆化为黄金者，又有服玉屑，死于盛夏，而尸不败坏者，皆无内丹以主之也。子之说信然哉！’后十余年，馆于南京张公安道家，有一道人，陕人也，为公养金丹，其法用紫金丹砂，费数百千，期年乃成。公喜告予曰：‘吾药成，可服矣。’予谓公何以知其药成，公曰：‘《抱朴子》言：药既成，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间者，药功真成也。今吾药如是，以是知其成无疑矣。’予为公道仙都所闻，谓公曰：‘公自知内丹成，则此药可服；若犹未也，姑俟之。’公笑曰：‘我姑俟之。’”

《龙川略志》云：“予兄子瞻，尝从事扶风，开元寺多古画，而子瞻少好画，往往匹马入寺，循壁终日。有一老僧出揖之曰：‘小院在近，能一相访否？’子瞻欣然从之。僧曰：‘贫道平生好药术，有一方，能以朱砂化淡金为精金，老当传人，而患无可传者，知公可传，故欲一见。’子瞻曰：‘吾不好此术，虽得之，将不能为。’僧曰：‘此方知而不可为，公若不为，正当传矣。’是时，陈希亮少卿守扶风，而平生溺于黄白，尝于此僧求方，而僧不与。子瞻曰：‘陈卿求而不与，吾不求而得，何也？’僧曰：‘贫道非不悦陈卿，畏其得方不能不为耳。贫道昔尝以方授人矣，有为之即死者，有遭丧者，有失官者，故不敢轻以授人。’即出一卷书曰：‘此中皆名方，其一则化金方也。公必不肯轻作，且勿轻以授人，如陈卿，谨勿传也。’子瞻许诺。归视其方：每淡金一两，视其分数，不足一分，辄以丹砂一钱益之，杂诸药入甘锅内煅之，镕即倾出，金砂俱不耗，且其色斑斑相杂，当再烹之，色匀乃止。后偶见陈卿，语及此僧，遽应之曰：‘近得其方矣。’陈卿惊曰：‘君何由得之？’子瞻具道僧不欲轻传人之意，不以方示之。陈固请不已，不得已与之，陈试之良验。子瞻悔曰：‘某不惜此方，惜负此僧耳。公谨为之。’陈姑应曰诺。未几

，坐受邻郡公使酒，以赃败去。子瞻疑其以金故，深自悔恨。后谪居黄州，陈公子慥在黄，子瞻问曰：‘少卿昔时尝为此法否？’慥曰：‘吾父既失官，至洛阳，无以买宅，遂大作此；然竟病指瘫而歿。’乃知僧言诚不妄也。后十年，余谪居筠州，有蜀僧仪介者，师事文禅师。文之所至，辄为修造，所费不貲，而莫知钱所从来。介秘其术，问之不以告人。介与聪禅师善，密为聪言，其方大类扶风开元寺僧所传者。然介未尝以一钱私自利，故能保其术而无患。”

苕溪渔隐曰：“《洞微志》载叶生者，与前事相类，亦以得干银术妄费而受祸。故回仙谓沈东老云：‘闻公自能黄白之术，未尝妄用。’盖嘉之也。此真可为贪者之戒。”

苕溪渔隐曰：“回仙于京师景德寺僧房壁上题诗云：‘明月斜，秋风冷，今夜故人来不来，教人立尽梧桐影。’相传此词自国初时即有之。柳耆卿词云：‘愁绪终难罄，(宋本、明钞本“罄”作“整”。)人立尽，梧桐碎影。’用回仙语也。《古今词话》乃云：‘耆卿作《倾杯秋景》一阙，忽梦一妇人云：妾非今世人，曾作前诗，数百年无人称道，公能用之。梦觉说其事，世传乃鬼谣也。’此语怪诞，无可考据，盖不曾见回仙留题，遂妄言耳。”

《复斋漫录》云：“《异闻集》载沈既济作《枕中记》云：‘开元中，道者吕翁经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卢生睡事。’此之吕翁，非洞宾也，盖洞宾尝自序以为吕渭之孙，仕德宗朝，今云开元，则吕翁非洞宾，无可疑者。”

苕溪渔隐曰：“回仙尝有词云：‘黄粱犹未熟，梦惊残。’尚用《枕中记》故事，可见其非吕翁也。《灵怪集》载《南柯太守传》，与《枕中记》事绝相类。浮世荣枯，固已如梦矣，此二事又于梦中作梦，既可笑，亦可叹也。”

### 神仙杂记

许彦周《诗话》云：“唐清远道士《同沈恭子游虎丘诗》曰：‘余本长殷周，遭罹历秦汉。’计之，至唐则二千余岁矣。颜鲁公爱而刻之，且有诗曰：‘客有神仙者，于兹雅丽陈。’盖指为神仙也。李卫公《追和鲁公刻清远道士诗》曰：‘道人缀清藻，前哲留篇翰。’则道人指清远，前哲谓鲁公也。其后皮日休、陆龟蒙辈皆和之，仙邪鬼邪？则不必问；然仆独爱其诗中数句云：‘吟晚川之阴，步上仙之岸。山川共澄澈，光彩交凌乱。白云翥欲归，青松忽消半。’呜呼，借使非神仙，亦一才鬼也。”

《高道传》云：“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许人，又晦其名氏，游成都，忽诣紫极宫谒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诺之，而不与之通。道士日货药于市，所得钱，随多少沽酒饮之，惟唱《感庭秋》一词，其意感蜀之将亡，如秋庭之衰落然；人未之晓，但呼为感庭秋道士。凡半年，人亦不知其异。一夕，大醉归，夜将阑，尚闻唱声愈高。有讶之者，隔户窥之，见灯烛彩绣，筵具



器皿，罗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应侍，时斟酒而唱。窥者具以白先生，先生乃款其户曰：‘光庭识量肤浅，不意上仙降鉴，深为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门下，冀一拜光灵，以消尘障。’道士曰：‘何辱勤奉之若是！当出奉见。’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陈设，致于前，则随手而小，如符子状，置冠中；又将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许，又置冠中，乃启户。光庭欣然而入，但空室而已。”

山谷云：“新安聂师道宗微，少事道士于方外，发迹游名山，数见异人。杨行密开府于扬州，宗微实辅佐之，盖为国师三十年，杨氏末，解化而去。弟子葬之，举棺惟衣履存焉。顺义七年，（“义”原作“德”，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杨溥赠问政先生。方外之兄德海，为新安太守，乃于郡之东山，筑室以居方外，号为问政山房。问政之名，或得于此。”苕溪渔隐曰：“问政山去新安郡城十许里，岩谷幽邃，今有琳宇在焉。国初黄台留题诗云：‘千寻练带新安水，万仞花屏问政山。自少云霞居物外，不多尘土到人间。壶悬仙岛吞丹罢，（“丹”原作“舟”，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碗浸星宫咒水闲。草暗碧坛思句曲，松昏紫气度函关。龟成钱甲毛犹绿，鹤化鬻翎顶更丹。阮洞神仙分药去，蔡家兄弟寄书还。筇枝健拄菖蒲节，笋帻高簪玳瑁斑。新隐渐闻侵月窟，旧邻犹说枕沙湾。黄精苗倒眠青鹿，红杏枝低挂白鹇。海上使频青鸟黠，筐中藏久白驴顽。手疏俗礼慵非傲，肘后灵方秘不悭。宝篆匣垂金缕带，绛囊绦锁玉连环。常寻灵穴通三楚，（“灵”原作“吴”，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拟过流沙化百蛮。容易煮银供客用，辛勤栽果与猿攀。静张棋局铺还打，默考仙经补又删。床并葛鞋寒兔伏，窗横怪几老龙跽。溪童乞火朝敲竹，山鬼听琴夜撼门。花气熏心香馥馥，涧声聆耳响潺潺。高坟自掩浮生骨，短晷难凋不死颜。蚤晚重逢萧坞客，愿随芝盖出尘寰。’余以《续仙传》、《高道传》二书考之，诗中所用事，多出师道本传。”

东坡云：“吾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童子几百人，师独称吾与陈太初者。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予稍长，学日益邃，第进士制策，而太初乃为郡小吏。其后，予谪居黄州，有眉山道士陆惟忠自蜀来，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吴师道为汉州太守，太初往客焉，正旦，见师道求衣食钱物且告别，（“求”原作“持”，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持所得，尽与市人贫者，反坐于戟门下，遂寂。师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骂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开眼曰：‘不复烦汝。’步自戟门，至金雁桥下，跌坐而逝。焚之，城中人见烟焰上眇眇焉有一陈道士也。”

《复斋漫录》云：“李定记，宣和中太学士人，饮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妇人，妆饰甚古，衣亦穿弊，肌肤雪色，而无左臂，右手执拍板乃铁，为之唱词



曰：‘阑干曲，红飏绣帘旌。花嫩不禁纤手捻，被风吹去意还惊。眉恨蹙山青。’诸公怪其辞异，即问之，曰：‘此何辞也？’答曰：‘此上清蔡真人《法驾道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乱，左手为贼所断；今游人间，见诸公饮酒，求一杯之适耳。’遂与一杯，饮毕而去。诸公送之山门，杳无所见。”苕溪渔隐曰：“《夷坚志》所记，与此小异；此仍少词一半，未详孰是。”

《复斋漫录》云：“周贯，自言胶东人，常称木雁子。善属文，游于洪州西山，嗜酒不羁，布衲粗全，人或赠之钱，则诣酒家取醉，余皆散坠不顾。西山之人，见贯往来者，五十余年，而颜色如初至。有以道术访之，则必报以恶声，使之亲近不得也。熙宁元年，至豫章石头市，遇故人栖止张生，为具酒食而宿。中夜，逆旅之主人闻户外有车马合沓声，起而视之，无有也，唯贯所卧室户正开，犹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贯已死矣。明日，告新建县尉吴果卿，（“果”宋本、明钞本作“杲”。）往按之，贯身洁如生，扶而转之，腹中汨汨如浪鸣焉。县主簿刘纯臣使人棺敛埋于地云。张生还家，其弟迎门曰：‘周翁凌晨见过，今往双岭矣。’众乃知贯非实死者也。贯所著《华阳三篇》，坐卧不离怀袖，（“怀”字原无，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人莫得见。死之日，纯臣取而观之，（“观”宋本、明钞本作“有”。）纯臣称其险绝而有条理。纯臣以诗纪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断布衫穿，（“乳”原作“孔”，今据宋本校改。）形骸一脱尘缘尽，太极光阴不记年。’洪觉范《冷斋夜话》尝记之，互有不同。”

《复斋漫录》云：“熙宁中，王廸为洪州左司理参军，一日，有道人来磨镜，因俾廸自照，乃有星冠羽帔，（“有”原作“自”，今据明钞本校改。）缥缈见镜中。廸问其故，曰：‘此汝前身也。由汝误念堕此，勉自修行，勿沦苦海。’既去，廸具以告其妻，妻然之，遂弃官，与妻隐去。郡寮挽留不可，皆作诗以饯行。时新建主簿刘纯臣有诗，虽非警拔，可以记其实，云：‘发如抹漆左参军，脱去青衫从隐沦。世上更无羁绊事，壶中别有自由身。鼎烹玉兔山前药，（“鼎”原作“躬”，今据宋本校改。）花看金鳌背上春。莫怪少年能决烈，蓝田夫妇总登真。’复归姑苏，不知所终。”

《文昌杂录》云：“知制诰李大临，西川人。有门人，背伛不能仰视，因药市罢，见一道士云：‘秀才有钱，丐一二百为酒费。’书生曰：‘家贫无钱，所居有薄酿，同一醉可乎？’道士欣然便往，酒半，道士问何背伛，书生曰：‘不幸遇此疾，无如之何。’道士因出药三十粒云：‘来日五更，向东，以新汲水下，觉微燥，不足怪。’书生如所教，既服药，燥甚，不可胜，展转于榻上，亦甚悔之；然每一伸缩，渐觉舒快，比明，身已直矣。蜀人重药市，盖常有神仙之遇焉。”

《复斋漫录》云：“高尚处士刘皋谓：‘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非神仙中人，不能作此言也。”

### 鬼 诗

《复斋漫录》云：“东坡记徐州通判李绚，（“州”字原无，今据宋本校补。）有子年十七八，不善作诗，忽咏落花云：‘流水难穷目，斜阳易断肠，谁问研光帽，（宋本、明钞本“问”作“同”。）一曲《舞山香》。’人惊问之，若有物凭者，云：‘是谢中舍。’问共研光帽事，白云：‘西王母宴群仙，有舞者戴研光帽，帽上簪花，《舞山香》一曲未终，花皆落去。’余读唐《羯鼓录》，见汝阳王璿，明皇爱之，每随游幸，璿常戴研绢帽子打曲，上自摘红槿花一朵，置于帽上，遂奏《舞山香》一曲，花不落坠，上大笑。此事与前极相类。”

《见闻录》云：“吕申公夷简，尝通判蜀中，忘其郡名，廨宇中素有鬼物，号榆老姑，乃榆木精，其状一老丑妇。常出厨间与群婢为偶，或时不见，家人见之久，亦不以为怪。公呼问之，即下阶拜云：‘妾在宅日久，虽非人，然不敢为祸。’公亦置而不问。尝谓：‘公他日必大贵。’一日，忽妊，群婢戏之，白云：‘非久当产。’遂月余不见，忽出，云已产矣。请视之，后园榆木西南生大赘乃是，视之果然。”

《文昌杂录》云：“余读《江南录》，丘孟阳有赋名，尝梦一官人延入一第中，具饮。其傍几上有书一卷，孟阳展读，谓曰：‘斯乃吾所述赋稿，何至兹乎？’其人曰：‘昔公焚之时，吾得之矣。’孟阳因就求之，答曰：‘他日若至衡山，必当奉还。’后官至衡州茶陵令，乞致仕，卒于衡州。今世言焚故书，必毁而后燔之，盖可信也。”

《复斋漫录》云：“东坡记秦少游言，宝应民有嫁娶会客者，酒半，客一人径赴水，曰：‘有妇人以诗招我。’诗云：‘长桥直下有兰舟，破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何所用，争如年少去来休。’余读张君房《脞说》：‘进士谢肱，寓居宝应，晚至县桥，（“晚”原作“晓”，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忽见女郎自舟中出，曰：某楚小波也，可见访舟中。怀中出诗二首，其一云：画桥直下是兰舟，抢月冲烟任意游，金玉满堂无用处，（“用处”原作“处用”，今据宋本、明钞本乙正。）蚤随年少去来休，其二云：妾貌君才两不常，君今休苦更思量，儿家自有清溪水，饮到方知气味长。’前篇与少游所言不同者七字，更有二首为异。至谓宝应亦同。君房著《脞说》，在真庙时，不应东坡、少游忘之也。”

《复斋漫录》云：“鲁直记江亭鬼所题词，有‘泪眼不曾晴’之句。余以此鬼剽东坡乐章‘秋雨晴时泪不晴’之语。”

苕溪渔隐曰：“《云斋广录》载司马樵官于钱塘，梦苏小小歌《蝶恋花》词一阙，其词颇佳，词云：‘妾在钱塘江上住，花开花落，不记流年度。燕子衔将春色去，黄昏几度潇潇雨，蝉鬓犀梳云半吐。檀板新声，唱彻黄金缕。酒醒梦回无处觅，凄凉明月生秋浦。’”

《艺苑雌黄》云：“《谈苑》载金陵之陷，有卢绛者，收散卒，由宣歙长驱入福建，以图兴复李氏。至歙州，州将龚仪，先已降王师，闭门不给薪水，绛击破，杀仪。将至建州，败于松溪，麾下散亡，朝廷以节镇招之，遂自归。时仪兄子颖上言求复季父之仇，召颖与绛面质曲直，颖举手版击绛，遂按诛绛。初绛举事，梦一白衣妇人，酌酒劝之，歌《菩萨蛮》词以送之，歌毕，谓绛曰：‘他日当相见峒子陂。’绛私记之，及是伏法于京之西峒子陂之地。《南唐近事》及《本事曲》所载皆同，惟《江南野录》独异，谓白衣妇人为玉真，姓耿氏，以峒子陂为孟家陂，无《菩萨蛮》词，而有诗一首云：‘清风良月夜深时，箕帚卢郎尚恨迟，他日孟家陂上约，再来相见是佳期。’二说不同，未知孰是。”

苕溪渔隐曰：“余观《南唐书》云：‘卢绛少病瘡，（“瘡”宋本、明钞本作“疔”。）夜梦白衣妇人，颇有姿色，歌《菩萨蛮》劝绛卮酒，其词云：玉京人去秋萧索，画檐雀起梧桐落。欹枕悄无言，月和清梦圆。背灯惟暗泣，甚处砧声急。眉黛小山攒，芭蕉生暮寒。歌毕，谓绛曰：子之疾食蔗即愈。诘朝求蔗食之，果瘥。迨数夕，又梦曰：妾乃玉真也，他日相见于峒子陂。绛仕江南，后归朝，会龚颖上言，求复季父之仇，乃命诛绛。绛临刑，问其受刑之地，即峒子陂。有白衣妇人，姿貌宛如所梦，姓耿名玉真，其夫死，与前夫之子通，当极法，与绛同斩焉。’《洞微志》所记，亦与此同。《南唐书》三十卷，马令所撰，成一代之史，所记必审，当以为正也。”

许彦周《诗话》云：“请紫姑神，大抵能作诗，然不甚过人。旧传一士人家请之，既降，偶书院中子弟作雨诗，因率尔请赋，（“赋”原作“笺”，今据宋本校改。）顷刻书满纸，其警句曰：‘帘卷滕王阁，盆翻白帝城。’诚可喜也。”

《文昌杂录》曰：“昔年，陈州有女妖，自云孔大娘，每昏夜于鼓腔中与人语言，尤知未来事。时晏元献守陈，方制小词一阙，修改未定，而孔大娘已能歌之矣。亦可怪也。”

许彦周《诗话》云：“长安慈恩寺有数女仙夜游，题诗云：‘黄子陂头好月明，强踏华筵到晓行，烟波山色翠黛横，折得荷花远恨生。’化为白鹤飞去。明夜又题一首云：‘湖水团团夜如镜，碧树红花相掩映，北斗阑干移晓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亦婉约可爱。”

## 卷第三十九

## 卷第三十九

### 长短句

《南唐书》云：“王感化善讴歌，声韵悠扬，清振林木，系乐部为歌板色。元宗尝作《浣沙溪》二阙手写赐感化，曰：‘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碧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簌簌泪珠多少恨，倚阑干。’‘手卷珠帘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后主即位，感化以其词札上之，后主感动，赏赐感化甚优。”苕溪渔隐曰：“元宗即嗣主李璟，尝作此二词，《古今词话》乃以为后主作，非也。后主名煜。”

《南唐书》云：“冯延巳著乐章百余阙，其《鹤冲天》词云：‘晓月坠，宿云披，银烛锦屏帟。建章钟动玉绳低，宫漏出花迟。’又《归国谣》词云：‘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芦花千里霜月白，伤行色，明朝便是关山隔。’见称于世。元宗乐府辞云：‘小楼吹彻玉笙寒。’延巳有‘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之句，皆为警策。元宗尝戏延巳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延巳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元宗悦。”

苕溪渔隐曰：“《古今诗话》云：‘江南成文幼为大理卿，词曲妙绝，尝作《谒金门》云：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中主闻之，因案狱稽滞，召诘之，且谓曰：卿职在典刑，一池春水，又何干于卿？文幼顿首。’又《本事曲》云：‘南唐李国主尝责其臣曰：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盖赵公所撰《谒金门》辞有此一句，最警策，其臣即对曰：未如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若《本事曲》所记，但云赵公，初无其名，所传必误。惟《南唐书》与《古今诗话》二说不同，未详孰是。”

《复斋漫录》云：“《颜氏家训》云：‘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离”原作“难”，今据宋本、明钞本校改。《颜氏家训风操篇》正作“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李后主盖用此语耳，故长短句云：‘别时容易见时难。’”

苕溪渔隐曰：“旧词高雅，非近世所及，如《扑蝴蝶》一词，不知谁作，非惟藻丽可喜，其腔调亦自婉美。词云：‘烟条雨叶，绿遍江南岸，思归倦客，寻芳来较晚。岫边红日初斜，陌上飞花正满。凄凉数声羌管，怨春短。玉人应在明月楼中，画眉懒。蛮笺锦字，多时鱼雁断。恨随去水东流，事与行云共远。罗衾旧，香犹暖。’”

苕溪渔隐曰：“先君顷尝丐祠，居射村，作《感皇恩》一词云：‘乞得梦



中身，归栖云水，始觉精神自家底。峭帆轻棹，时与白鸥游戏。畏途都不管，风波起。光景如梭，人生浮脆，百岁何妨尽沉醉。卧龙多事，漫说三分奇计。算来争似我，长昏睡。’又尝江行阻风，作《渔家傲》一词，云：‘几日北风江海立，千车万马鏖声急，（“急”原作“息”，今据宋本校改。）短棹峭寒欺酒力，飞雨息，琼花细细穿窗隙。我本绿蓑青箬笠，浮家泛宅烟波逸，渚鹭沙鸥多旧识。行未得，高歌与尔相寻觅。’”

苕溪渔隐曰：“先君尝云：‘古词有《绛都春》，有鳌山彩构蓬莱岛之句，当云彩缔。’余于前集，误以古词为柳词，今正是之。”

《艺苑雌黄》云：“柳三变，字景庄，一名永，字耆卿，喜作小词，然薄于操行，当时有荐其才者，上曰：‘得非填词柳三变乎？’曰：‘然。’上曰：‘且去填词。’由是不得志，日与狷子纵游娼馆酒楼间，无复检约，自称云：‘奉圣旨填词柳三变。’呜呼，小有才而无德以将之，亦士君子之所宜戒也。柳之乐章，人多称之，然大既非羁旅穷愁之词，则闺门淫媠之语；若以欧阳永叔、晏叔原、苏子瞻、黄鲁直、张子野、秦少游辈较之，万万相辽。彼其所以传名者，直以言多近俗，俗子易悦故也。皇祐中，老人星现，永应制撰词，意望厚恩，无何始用渐字，终篇有‘太液波翻’之语，其间‘宸游凤辇何处’，与仁庙挽词暗合，遂致忤旨。士大夫惜之。余谓柳作此词，借使不忤旨，亦无佳处。如‘嫩菊黄深，拒霜红浅’，竹篱茅舍间，何处无此景物，方之李谪仙、夏英公等应制辞，殆不啻天冠地履也。世传永尝作《轮台子蚤行词》，颇自以为得意。其后张子野见之，云：‘既言匆匆策马登途，满目淡烟衰草，则已辨色矣；而后又言楚天阔，望中未晓，何也？柳何语意颠倒如是？’”

东坡云：“吾昔自杭移高密，与杨元素同舟，而陈令举、张子野皆从。余过李公择于湖，遂与刘孝叔俱至松江，夜半月出，置酒垂虹亭上，子野年八十五，以歌词闻于天下，作《定风波令》，其略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坐客欢甚，有醉倒者。此乐未尝忘也。今七年耳，子野、孝叔、令举皆为异物，而松江桥亭，今岁七月九日，海风驾潮，平地丈余，荡尽无复子遗矣。追思曩时，真一梦耳。”

苕溪渔隐曰：“吴兴郡圃，今有六客亭，即公择、子瞻、元素、子野、令举、孝叔。时公择守吴兴也。东坡有云：‘余昔与张子野、刘孝叔、李公择、陈令举、杨元素会于吴兴，时子野作《六客词》，其卒章云：尽道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凡十五年，再过吴兴，（“兴”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而五人者皆已亡之矣。时张仲谋与曹子方、刘景文、苏伯固、张秉道为坐客，仲谋请作《后六客词》，云：月满苕溪照夜堂，五星一老斗光芒。十五年间真梦里，何事长庚，对月独凄凉。绿鬓苍颜同一醉，还是六人吟笑

水云乡。宾主谈锋谁得似。看取曹刘，今对两苏张。’”

《复斋漫录》云：“翰林学士聂冠卿，尝于李良定公席上赋《多丽词》云：‘想人生，美景良辰堪惜。问其间，赏心乐事，就中难是并得。况东城，凤台沁苑，泛晴波，浅照金碧，露洗华桐，烟霏丝柳，绿阴摇曳荡春一色。画堂迥，玉簪琼佩，高会尽词客。清欢久，重燃绛蜡，别就瑶席。有翩若惊鸿体态，暮为行雨标格。逞朱唇，缓歌妖丽。似听流莺乱花隔。慢舞萦回，娇鬟低舞，腰肢纤细困无力。忍分散，彩云归后，何处更寻觅。休辞醉，明月好花，莫漫轻掷。’蔡君谟时知泉州，寄良定公书云：‘新传《多丽辞》，述宴游之娱，使病夫举首增叹耳。又近者有客至自京师，言诸公春日多会于元伯园池，因念昔游，辄形篇咏：绿渠春水走潺湲，画阁峰峦映碧鲜。酒令已行金盏侧，乐声初认翠裙圆。清游胜事传都下，《多丽》新词到海边。曾是尊前沉醉客，天涯回首重依然。’”苕溪渔隐曰：“冠卿词有‘露洗华桐，烟霏丝柳’之句，此正是仲春天气，下句乃云：‘绿阴摇曳荡春一色’，其时未有绿阴，真语病也。”

《古今词话》云：“东坡在黄州，中秋夜对月独酌，作《西江月》词曰：‘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托盏凄凉北望。’坡以谗言谪居黄州，郁郁不得志，凡赋诗缀词，必写其所怀，然一日不负朝廷，其怀君之心，末句可见矣。”苕溪渔隐曰：“《聚兰集》载此词，注曰：‘寄子由。’故后句云：‘中秋谁与共孤光，把酒凄凉北望。’则兄弟之情，见于句意之间矣。疑是在钱塘作，时子由为睢阳幕客，若《词话》所云，则非也。”

苕溪渔隐曰：“《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然其后，亦岂无佳词，如晁次膺《绿头鸭》一词，殊清婉，但樽俎间歌喉，以其篇长惮唱，故湮没无闻焉。其词云：‘晚云收，淡天一片琉璃。烂银盘，来从海底，皓色千里澄辉。莹无尘，素娥澹伫，净可数，丹桂参差。玉露初零，金风未凛，一年无似此佳时。回坐久，疏星时度，乌鹊正南飞。瑶台冷，栏干凭暖，欲下迟迟。念佳人，音尘隔后，对此应解相思。最关情，漏声正永，暗断肠，花影潜移。料得来宵，清光未减，阴晴天气又争知。共凝恋，如今别后，还是隔年期。人纵健，清樽素月，长愿相随。’”

苕溪渔隐曰：“凡作诗词，要当如常山之蛇，救首救尾，不可偏也。如晁无咎作《中秋洞仙歌辞》，其首云：‘青烟幂处，碧海飞金镜，永夜闲阶卧桂影。’固已佳矣，其后云：‘待都将许多明付与金樽，投晓共流霞倾尽。更携取胡床上南楼，看玉做人间，素秋千顷。’若此可谓善救首尾者也。至朱希真作《中秋念奴娇》，则不知出此，其首云：‘插天翠柳，被何人推上一轮明月

，照我藤床凉似水，飞入瑶台银阙。’亦已佳矣，其后云：‘洗尽凡心，满身清露，冷浸萧萧发，明朝尘世，记取休向人说。’此两句全无意味，收拾得不佳，遂并全篇气索然矣。”

苕溪渔隐曰：“曹元宠本善作词，特以《红窗迥》戏词，盛行于世，遂掩其名。如《望月婆罗门词》，亦岂不佳，词云：‘涨云暮卷，漏声不到小帘栊。银河淡扫澄空。皓月当轩高挂，秋入广寒宫。正金波不动，桂影朦胧。佳人未逢，叹此夕，与谁同？望远伤怀，对景霜满愁红。南楼何处？想人在长笛一声中。凝泪眼，立尽西风。’（“立”原作“泣”，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此词病在‘霜满愁红’之句，时太早耳。曾端伯编《雅词》，乃以此词为杨如晦作，非也。”

《侍儿小名录》云：“钱思公谪汉东日，撰《玉楼春词》曰：‘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变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往年多病厌芳樽，今日芳樽惟恐浅。’每酒阑歌之则泣下。后阁有白发姬，乃邓王歌鬟惊鸿也，遽言：‘先王将薨，预戒挽铎中歌《木兰花》引绋为送；今相公亦将亡乎？’果薨于随州。邓王旧曲，亦尝有‘帝乡烟雨销春愁，故国山川空泪眼’之句。”

苕溪渔隐曰：“东坡《别参寥长短句》云：‘有情风，万里卷潮来，无情送潮归。问钱塘江上，西兴浦口，几度斜晖。不用思量今古，俛仰昔人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记取西湖西畔，正暮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志莫相违。西州路，不应回首，为我沾衣。’《晋书》：‘谢安虽受朝寄，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于颜色。（“每”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及镇新城，尽室而行，造泛（“泛”原作“北”，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海之装，欲须经略粗定，自海道还东，雅志未就，遂遇疾笃，还都寻薨。羊昙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大醉，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戚，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因恸哭而去。’东坡用此故事，若世俗之论，必以为讖矣；然其词石刻后，东坡自题云：‘元祐六年三月六日。’余以《东坡先生年谱》考之，元祐四年知杭州，六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则长短句盖此时作也。自后复守颍，徙扬，入长礼曹，出帅定武，至绍圣元年，方南迁岭表，建中靖国元年北归，至常乃薨，凡十一载，则世俗成讖之论，安可信邪？”

苕溪渔隐曰：“唐初歌辞，多是五言诗，或七言诗，初无长短句。自中叶以后，至五代，渐变成长短句。及本朝，则尽为此体。今所存，止《瑞鹧鸪》、《小秦王》二阙是七言八句诗、并七言绝句诗而已。《瑞鹧鸪》犹依字易歌



，若《小秦王》必须杂以虚声乃可歌耳。其词云：‘碧山影里小红旗，依是江南踏浪儿，拍手欲嘲山简醉，齐声争唱浪婆词。西兴渡口帆初落，渔浦山头日未欹，依送潮回歌底曲，樽前还唱使君诗。’此《瑞鹧鸪》也。‘济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龙山马足轻，使君莫忘霁溪女，时作《阳关》肠断声。’此《小秦王》也。皆东坡所作。”

苕溪渔隐曰：“《古今词话》以古人好词，世所共知者，易甲为乙，称其所作，仍随其词牵合为说，殊无根蒂，皆不足信也。如秦少游《千秋岁》：‘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末云：‘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者，山谷尝叹其句意之善，欲和之，而以海字难押。陈无己言此词用李后主‘问君那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但以江为海耳。洪觉范尝和此词，《题崔徽真子》云：‘多少事，都随恨远连云海。’晁无咎亦和此词《吊少游》云：‘重感慨，惊涛自卷珠沉海。’观诸公所云，则此词少游作明甚，乃以为任世德所作。又《八六子》‘倚危亭，恨如芳草，萋萋划尽还生’者，《浣溪沙》‘脚上鞋儿四寸罗’者，二词皆见《淮海集》，乃以《八六子》为贺方回作，以《浣溪沙》为涪翁作。晁无咎《盐角儿》‘开时似雪，谢时似雪，花中奇绝’者，为晁次膺作，汪彦章《点绛唇》‘新月娟娟，夜寒江静山衔斗’者，为苏叔党作，皆非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云：‘龙丘子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见者以为异人。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号静庵居士。作《临江仙》赠之云：细马远驮双侍女，青巾玉带红靴，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城花。（“见”原作“是”，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回旋落英飞玉蕊，（“回”原作“面”，今据明钞本校改。）人间春日初斜。十年不见紫云车，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龙丘子，即陈季常也。秦太虚寄之以诗，亦云：‘侍童双擢玉，（“擢”原作“瓘”，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鬢发光可照。骏马锦障泥，相随穷海峽。暮年更折节，学佛得心要。鬻马放阿樊，幅巾对沉燎。’《西清诗话》云：‘季常自以为饱禅学，妻柳颇悍忌，季常畏之，故东坡因诗戏之，有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观此，则知季常载二侍女以远游，及暮年甘于枯寂，盖有所制而然，亦可悯笑也。”

《复斋漫录》云：“邹志全徙昭，陈莹中贬廉，间以长短句相谐乐。‘有个胡儿模样别，满颌髭须，（“满”下原有“颈”字，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删；“髭须”原作“发髭”，今据宋本校改。）生得浑如漆。见说近来头也白，髭须那得长长黑。（“长长黑”原作“长黑黑”，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逸忘一句。簪子镊来，须有千堆雪。莫向细君容易说，恐他嫌你将伊摘。’此莹



中语，谓志全之长髭也。‘有个头陀修苦行，头上头发毵毵。身披一副黥裙衫，紧缠双脚，苦苦要游南。闻说度牒朝夕到，并除颌下髭髯。钵中无粥住无庵，摩登伽处，只恐却重参。’此志全语，谓莹中之多欲也。广陵马推官，往来二公间，亦尝以诗词赠之。‘有才何事老青衫，十载低徊北斗南，肯伴雪髯千日醉，此心真与古人参。’‘今见故人今几年，年来风物尚依然，遥知闲望登临处，极目江山万里天。’志全完语也。‘一樽薄酒，满酌劝君君举手。不是亲朋，谁肯相从寂寞滨。人生如梦，梦里惺惺何处用。盍到休辞，醉后全胜未醉时。’莹中语也。初，志全自元符间贬新州，（“自”字原在“志”上，今据宋本乙正。）徽宗即位，以为中书舍人，乃未几谪零陵别驾，龙水安置，未几徙昭焉。”

《复斋漫录》云：“政和中，一中贵人使越州回，得辞于古碑阴，无名无谱，不知何人作也，录以进御，命大晟府填腔，因词中语，赐名《鱼游春水》云：‘秦楼东风里，燕子还来寻旧垒。余寒初退，红日薄侵罗绮。嫩草初抽碧玉簪，细柳轻窣黄金缕，莺啭上林，鱼游春水，几曲阑干遍倚。又是一番新桃李。佳人应念归期，梅妆泪洗。凤箫声绝沉孤雁，目断清波无双鲤。云山万重，寸心千里。’”《古今词话》云：“东都防河卒，于汴河上掘地，得石刻，有词一阙，不题其目，臣僚进上，上喜其藻思绚丽，欲命其名，遂摭词中四字名曰《鱼游春水》，令教坊倚声歌之。词凡九十四字，而风花莺燕动植之物曲尽之，此唐人语也，后之状物写情，不及之矣。”二说不同，未详孰是。

《复斋漫录》云：“王逐客《送鲍浩然之浙东长短句》：‘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韩子苍在海陵送葛亚卿，用其意以为诗，断章云：‘明日一杯愁送春，后日一杯愁送君，君应万里随春去，若到桃源记归路。’”苕溪渔隐曰：“山谷词云：‘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王逐客云：‘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体山谷语也。”

苕溪渔隐曰：“东坡言：‘《如梦令》曲名，本唐庄宗制，一名《忆仙姿》，嫌其不雅，改云《如梦》。庄宗作此词，卒章云：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取以为之名。’《古今词话》云：‘后唐庄宗修内苑，掘得断碑，中有字三十二曰：曾宴桃源深洞，（“曾”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一曲舞鸾歌凤。长记欲别时，残月落花烟重。如梦如梦，和泪出门相送。庄宗使乐工入律歌之，名曰《古记》。’但《词话》所记，多是臆说，初无所据，故不可信，当以坡言为正。”

《复斋漫录》云：“邓肃谓余言：‘宣和五年，初复九州，天下共庆，而

识者忧之也。都门盛唱小词曰：喜则喜，得入手。愁则愁，不长久。忻则忻，我两个厮守。怕则怕，人来破斗。虽三尺之童，皆歌之，不知何谓也。七年，九州复陷，岂非不长久邪？郭药师，契丹之帅也，我用以守疆，启敌国祸者郭耳，非破斗之验邪？’”

苕溪渔隐曰：“鲁直书荆公集句《菩萨蛮词》碑本云：‘数间茅屋闲临水，窄衫短帽垂杨里。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娟娟新月偃，午醉醒来晚。何许最关情，黄鹂三两声。’因阅《临川集》，乃云：‘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桥。’余谓不若‘花是去年红，吹开一夜风’为胜也。”

《夷白堂小集》云：“山谷道人向为余言：‘张志和《渔父词》，雅有远韵，志和善丹青，必有形于图画者，而世莫之传也。’尝以其词增损为《浣溪沙》，诵之有矜色。予以告大年，云：‘我不可不成此一段奇事。’久之，乃以《烟波图》见归，其致思深处，不减昔人。词云：‘西塞山边白鹭飞，散花洲外片帆微，桃花流水鳜鱼肥。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苕溪渔隐曰：“张仲宗有《渔家傲》一词云：‘钓笠披云青嶂绕，（“青”徐钞本、明钞本作“奇”。）绿蓑雨细春江渺。白鸟飞来风满棹，收纶了，渔童拍手樵青笑。明月太虚同一照，浮家泛宅忘昏晓。醉眼冷看城市闹，烟波老，谁能认得闲烦恼。’余往岁在钱塘，与仲宗从游甚久，仲宗手写此词相示，云：‘旧所作也。’其词第二句，元是‘撇头雨细春江渺’，余谓仲宗曰：‘撇头虽是船名，今以雨衬之，语晦而病。’因为改作‘绿蓑雨细’，仲宗笑以为然。”

《古今词话》云：“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具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子瞻亦恕之。（“恕”原作“怒”，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坐中倅车，属意于兰，见其晚来，恚恨未已，责之曰：‘必有他事，以此晚至。’秀兰力辩，不能止倅之怒。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倅，其怒愈甚。秀兰收泪无言。子瞻作《贺新凉》以解之，其怒始息。其词曰：‘乳燕飞华屋，（“飞”原作“非”，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门外谁来推绣户，（“门”下文作“帘”。）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两簌簌”原作“两两簌”，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

)子瞻之作，皆纪目前事，(“纪”字原无，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盖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贺新凉》也，后人不知之，误为《贺新郎》，盖不得子瞻之意也。子瞻真所谓风流太守也，岂可与俗吏同日语哉？”苕溪渔隐曰：“野哉，杨湜之言，真可入《笑林》。东坡此词，冠绝古今，托意高远，宁为一媚而发邪？‘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用古诗‘卷帘风动竹，疑是故人来’之意；今乃云‘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此可笑者一也。‘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取，芳心千重似束’，盖初夏之时，千花事退，榴花独芳，因以中写幽闺之情；今乃云‘是时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藉手告侔，其怒愈甚’，此可笑者二也。此词腔调寄《贺新郎》，乃古曲名也，今乃云‘取其沐浴新凉，曲名《贺新凉》，后人不知之，误为《贺新郎》’，此可笑者三也。

《词话》中可笑者甚众，姑举其尤者。第东坡此词，深为不幸，横遭点污，吾不可无一言雪其耻。宋子京云：‘江左有文拙而好刻石者，谓之詗嗤符。’今杨湜之言俚甚，而锓板行世，殆类是也。”

《上庠录》云：“政和元年，尚书蔡薨为知贡举，尤严挟书。是时有街市词曰《侍香金童》，方盛行，举人因其词，加改十五字，作《怀挟词》云：‘喜叶叶地，(“叶叶”原作“叶之”，今据宋本校改。)手把怀儿摸，甚恰恨出题厮撞着。(“恨”宋本作“限”。)内臣过得不住脚，忙里只是看得斑驳。骇这一身冷汗，都如云雾薄。比似年时头势恶。待检又还猛想度，(“想”徐钞本、明钞本作“相”。)只恐根底有人寻着。’”(“寻”徐钞本、明钞本作“搵”。)

卷第四十

卷第四十

丽人杂记

韩子苍《昭君图叙》云：“《汉书》竟宁元年，呼韩邪来朝，言愿婿汉氏。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字嫱配之，生一子，株累立，复妻之，生二女。至范曄书，始言入宫久不见御，积怨，因掖庭令请行，单于临辞大会，昭君丰容靓饰，顾影徘徊，竦动左右；帝惊悔，欲复留，而重失信夷狄。然曄不言呼韩邪愿婿，而言四五宫女，又言字昭君，生二子，与前书皆不合。其言不愿妻其子，而诏使从胡俗，此是乌孙公主，非昭君也。《西京杂记》又言：元帝使画工图宫人，宫人皆赂画工，而昭君独不赂，乃恶图之；既行，遂按诛毛延寿。

《琴操》又言：本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穰以其有异，人求之不与，年十七，进之帝，以地远不幸；欲赐单于美人，嫱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盖其事杂出，无所考正，自信史尚不同，况传记



乎？要之《琴操》最牴牾矣。”按昭君，南郡人。今秭归县有昭君村，村人生女，必灼艾灸其面，虑以色选故也。昭君卒葬，匈奴谓之青冢，晋以文王讳昭，故号明妃云。

《复斋漫录》云：“韩子苍《题昭君图诗》：‘寄语双鬟负薪女，灸面谨勿轻离家。’余考唐《逸士传》云：‘昭君村至今生女，必灸其面。’白乐天诗：‘至今村女面，烧灼成瘢痕。’乃知灸面之事，乐天已先道之矣。”苕溪渔隐曰：“古今词人作《明妃辞曲》多矣，意皆一律，惟吕居仁独不蹈袭，其诗云：‘人生在相合，不论胡与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长苦辛，君看轻薄儿，何殊胡地人。’”

《艺苑雌黄》云：“石季伦《王明君词》云：‘延我于穹庐，加我阏氏名。’阏氏，单于妻也，上乌前、下章移切。《前汉匈奴传》曰：‘冒顿后有爱阏氏，生少子。’颜注云：‘阏氏，匈奴皇后号。’刘贡父云：‘匈奴单于号其妻为阏氏耳，颜便以皇后解之，大俚俗也。’《西河旧事》云：‘失我祁连岭，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盖北方有焉支山，山多作红蓝，北人采其花染绯，取其英鲜者作胭脂，妇人妆时，用作颊色，殊鲜明可爱；匈奴名妻阏氏，言可爱如胭脂也。钱昭度作《王昭君诗》云：‘阏氏才闻易妾名，归期长似俟河清。’（“俟”原作“候”，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则误读氏字为姓氏之氏矣。”

《太平广记》云：“绿珠井在白州双角山下。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伦为交趾采珠使，以真珠三斛买之。梁氏之居，旧井存焉。耆老云：‘汲饮此井者，诞女必多美。’里闾以美色无益于时，遂以巨石镇之。”苕溪渔隐曰：“山谷诗云：‘欲买娉婷供煮茗，我无一斛明月珠。’用此事也。”

《复斋漫录》云：“古今诗人咏妇人者，多以歌舞为称。梁元帝《妓应令诗》云：‘歌清随涧响，舞影向池生。’刘孝绰《看妓诗》云：‘燕姬臻妙舞，郑女爱清歌。’北齐萧放《冬夜对妓诗》云：‘歌还团扇后，舞出妓行前。’弘执恭《观妓诗》云：‘合舞俱回雪，分歌共落尘。’陈阴铿《侯司空宅咏妓诗》云：‘莺啼歌扇后，花落舞衫前。’陈刘删亦云：‘山边歌落日，池上舞前溪。’庾信《赵王看妓诗》：‘绿珠歌扇薄，飞燕舞衫长。’江总《看妓诗》云：‘并歌时转黛，息舞暂分香。’隋卢思道《夜闻邻妓诗》：‘怨歌声易断，妙舞态难双。’陈元琰《春园听妓诗》云：‘红树摇歌扇，绿珠飘舞衣。’释法宣《观妓诗》云：‘舞袖风前举，歌声扇后娇。’王勣《咏妓诗》云：‘早时歌扇薄，今日舞衫长。’刘希夷《春日闺人诗》云：‘池月怜歌扇，山云爱舞衣。’以歌对舞者七，以歌扇对舞衣者亦七，虽相缘以起，然详味之，自有工拙也。杜子美取以为《艳曲》云：‘清江歌扇底，旷野舞衣前。’



，”

许彦周《诗话》云：“南齐杨侃性豪侈，舞人张静婉，腰围一尺六寸，能掌上舞。唐人作《杨柳枝词》曰：‘认得杨家静婉腰。’后人却除家字，只使杨静婉，误矣。李太白云：‘子夜吴歌动君心。’李义山云：‘莺能子夜歌。’晋有子夜女善歌，非当时可及也。”

苕溪渔隐曰：“《唐逸史》言：‘有李生者，其舅姓卢，有道术，邀诣其居，曰：求得一妓，善箜篌，令侍饮。箜篌上有朱字曰：云中辨江树，天际识归舟。后娶陆长源女，乃所见于卢家者，果善箜篌，朱字宛然。李生具说旧事，女曰：往尝梦为仙官所追。如生所言。’余观吴兢《乐府解题》云：‘箜篌者，汉武帝灭南越，祠太一后土，令乐人侯晖依琴造坎，言坎坎节应也。侯，工人之姓，后语讹坎为空也。’又段安节《乐府杂录》云：‘箜篌，乃郑卫之音权舆也，以其亡国之声，故号空国之侯，亦曰坎侯。’吴兢所言有据，而段安节出于臆说，则箜篌之始，当以汉武为是，而空国为非也。《乐府》有《箜篌引》云：‘霍里子高，晨起刺船。有一白首狂夫，被发携壶，乱流而渡，其妻止之不及，遂溺死，于是其妻援箜篌而鼓之，作歌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公堕而死当奈何。声甚凄怆，曲终亦投河而死。子高还，以其声语丽玉，丽玉伤之，引箜篌写其声，闻者莫不堕泪饮泣。丽玉以其声传邻女丽容，名曰《箜篌引》。’”

《侍儿小名录》载《璇玑图叙》云：“前秦安南将军窦滔，有宠姬赵阳台，歌舞之妙，无出其右。滔置之别所，妻苏知之，求而获焉，苦加挞辱。滔深恨之。阳台又专伺苏之短，谗毁交至，滔益忿。苏氏年二十一，滔镇襄阳，与阳台之任，绝苏氏之音问；苏悔恨自伤，因织锦回文，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字，纵横反覆，皆为文章，名曰《璇玑图》。遣苍头赍至襄阳，滔览锦字，感其妙绝，因送阳台之关中，而具车从迎苏氏，恩好愈重。”

苕溪渔隐曰：“王初寮有《点绛唇》一词，《送韩济之归襄阳》云：‘岷首亭空，劝君休堕羊碑泪；宦游如寄，且伴山翁醉。说与鲛人，莫解江皋佩；将归思晕红紫翠，细织回文字。’初寮用前事，以其汉上故事，然于送人之词，似难用也。”

《东观余论》云：“苏蕙《织锦回文诗》，所传旧矣。故少常沈公复传其画，由是若兰之才益著。然其诗回旋书之，读者惟晓外绕七言，至其中方，则漫不可考矣。若沈公之博古，亦谓辞句脱略，读不成文。不知此诗织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别三四五七言之异，后人流传，不复施采，故迷其句读，非辞句之脱略也。政和初，余在洛阳，于王晋玉许得唐程士南效此诗，并申诚所释，而后晓然，是诗初不舛脱，盖沈公未尝见此本耳。然申诚所释，但依士南之

设色，其七言数火，其色反黄，四言数金，其色反绿，于五行为弗类，意苏氏诗图之色为不尔。今因冠诗于画，遂别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诗，各随其行而为之色，观者见其色，则诗之言数可知已。至于士南之文，既有释者，则赋采自从其旧，而并录于弁首云。”

苕溪渔隐曰：“《东坡后集》有《题织锦图上回文》三首，其一云：‘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人随远雁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其二云：‘红手素丝千字锦，故人新曲九回肠，风吹絮雪愁萦骨，泪洒缣书恨见郎。’其三云：‘羞看一首回文锦，锦似文君别恨深，头白自吟悲赋客，断肠愁是断弦琴。’《淮海集》载东坡跋云：‘余少时见一江南本，其后有人题诗十余首，皆奇绝，今记其三首。’然则此诗非东坡所作也。少游又云：‘子瞻记江南所题诗本不全，尝见之，记其五绝，今以补子瞻之遗。’即《丛话前集》所载回文诗五首是也。世以为少游所作，亦非也。”

许彦周《诗话》云：“唐高宗《宴群臣赏双头牡丹诗》，上官昭容一联云：‘势如连璧友，情若嗅兰人。’计之必一英奇女子也。”

《绡素杂记》云：“周世宗时，陶尚书谷奉使江南，韩熙载遣家妓以奉盥匳，及旦，有书谢，略云：‘巫山之丽质初临，霞侵鸟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满鸿沟。’举朝不能领会其辞，（“朝”字原脱，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补。）熙载因召家妓讯之，云：‘是夕忽当浣濯焉。’”

王平甫云：“熙宁间，奉诏定蜀楚秦氏三家所献书，得一弊纸，所书花蕊夫人诗，共三十二首，乃夫人亲笔，而辞甚奇，与王建《宫词》无异。自唐至今，诵者不绝口，而此独遗弃不见取，前受诏定三家书者，又斥去之，甚可惜也。谨令缮写入三馆而归，口诵数篇于丞相安石；明日中书语及之，而王珪、冯京愿传其本，于是盛行于世。夫人伪蜀孟昶侍人，事具《国史》。”苕溪渔隐曰：“余阅此词，如‘龙池九曲远相通，杨柳丝牵两岸风，长似江南好风景，画船来往碧波中。’‘梨园弟子簇池头，小乐携来候宴游，试炙银笙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月头支給买花钱，满殿宫人近数千，遇着唱名多不语，含羞走过御床前。’‘内人追逐采莲时，惊起沙鸥两岸飞，兰棹把来齐拍水，并船相斗湿罗衣。’‘厨船进食簇时新，侍座无非列近臣，日午殿头宣索脍，隔花催唤打鱼人。’皆清婉可喜。花蕊又别有逸诗六十六首，乃近世好事者，旋加搜索续之，篇次无伦，语意与前诗相类者极少，诚为乱真矣。聊摘其一二云：‘罗衫玉带最风流，斜插银篦漫理头，（“理”徐钞本、明钞本作“裹”。）闲向殿前骑御马，掉鞭横过小红楼。’‘春日龙池小宴开，岸边亭子号流杯，沉檀刻作神仙女，（“刻”原作“别”，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对捧金杯水上来。’”

苕溪渔隐曰：“余观《古今诗话》、《翰府名谈》，（“府”原作“苑”，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皆载寇莱公侍儿倩桃诗二首，和章一首并同；《翰府名谈》仍益以怪辞，吾所不取，今但笔其诗云：‘公自相府出镇北门，有善歌者，至庭下，公取金钟独酌，令歌数阕，公赠之束彩，歌者未满意。倚桃自内窥之，立为诗二章呈公，云：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其二云：夜冷衣单手屡呵，幽窗轧轧度寒梭，腊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公和云：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君休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东皋杂录》云：“王定国岭外归，出歌者劝东坡酒，坡作《定风波》，序云：‘王定国歌儿曰柔奴，姓宇文氏，眉目娟丽，善应对，家世在京师；定国南迁归，余问柔，广南风土，应是不好。柔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因为缀此词云：常羨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苕溪渔隐曰：“陆敦礼藻，有侍儿名美奴，善缀词，出侑樽俎，每丐韵于坐客，顷刻成章。《卜算子》云：‘送我出东门，作别长安道，（“作”徐钞本、明钞本作“乍”。）两岸垂杨锁暮烟，正是秋光老。一曲古《阳关》，莫惜金樽倒，君向潇湘我向秦，鱼雁何时到？’《如梦令》云：‘日暮马嘶人去，船逐清波东注，后夜最高楼，还肯思量人否？无绪，无绪，生怕黄昏疏雨。’”

《复斋漫录》云：“刘传明既丧爱妾而不能忘，为《清平乐》词云：‘东风依旧，着意隋堤柳。搓得鹅儿黄欲就，天色清明厮勾。去年紫陌朱门，（“朱门”二字原作“先问”，今据宋本校改。）今朝雨魄云魂。（“魄云”二字原无，今据宋本校补。）断送一生憔悴，知他几个黄昏。’与唐阿灰之词有间矣。”

苕溪渔隐曰：“山谷《戏闻善遣侍儿来促诗》云：‘日遣侍儿来报嘉，草鞋十里踏堤沙，鸠盘茶样施丹粉，只欠一枝葛苕花。’其丑陋可想，山谷亦善戏也。”

《诗说隽永》云：“今代妇人能诗者，前有曾夫人魏，后有易安李，李在赵氏时，建炎初从秘阁守建康，作诗云：‘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应悲易水寒。’又云：‘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

《四六谈麈》云：“祭文，唐人多用四六，韩退之亦然。故李易安《祭赵湖州文》云：‘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妇人四六之工者。”

苕溪渔隐曰：“江宁章文虎，其妻刘氏名彤，文美其字也，工诗词，尝有词寄文虎云：‘千里长安名利客，轻离轻散寻常。难禁三月好风光，满阶芳草



绿，一片杏花香。记得年时临上马，看人眼泪汪汪。如今不忍更思量，恨无千日酒，空断九回肠。’又云：‘向日寄去诗曲，非敢为工，盖欲道衷肠万一耳。何不掩恶，辄示他人，适足取笑文虎也。本不复作，然意有所感，不能自己，小草二章，章四句奉寄。’其一云：‘碧纱窗外一声蝉，牵断愁肠懒昼眠，千里才郎归未得，无言空拨玉炉烟。’其二云：‘画扇停挥白日长，清风细细袭罗裳，女童来报新篘熟，安得良人共一觞。’”

《东皋杂录》云：“文潞公守洛，富郑公致政，司马温公宫祠，范蜀公自许下来，同过郡会，出四玉杯劝酒，官妓不谨碎其一，潞公将治之，温公请书牋尾云：‘玉爵弗挥，典礼虽闻于往记；彩云易散，过差可恕于斯人。’潞公乃笑而释之。”

《东皋杂录》云：“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林子中作守，郡有会，坐中营妓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莹求从良，子中命呈东坡，坡索笔为《减字木兰花》书牒后云：‘郑庄好客，容我楼前先堕帨。落笔生风，（“生风”原作“风生”，今据徐钞本、明钞本乙正。）籍籍声名不负公。高山白早，莹骨球肌那解老。从此南徐，良夜清风月满湖。’暗用此八字于句端也。”苕溪渔隐曰：“《聚兰集》载此词，乃东坡《赠润守许仲涂》，且以‘郑容落籍，（“籍”原作“藉”，今据宋本校改。）高莹从良’为句首，非林子中也。”

《复斋漫录》云：“姑苏官妓，姓苏名琼，行第九，蔡元长道过苏州，太守召饮，元长闻琼之能词，因命即席为之，乞韵，以九字，词云：‘韩愈文章盖世，谢安情性风流。良辰美景在西楼，敢劝一卮芳酒。记得南宫高第，弟兄争占鳌头。金炉玉殿瑞烟浮，高占甲科第九。’盖元长奏名第九也。”

《诗说隽永》云：“夏均父尝言：（“父”原作“文”，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诗之比类，直要相停。尝与客泛舟，载肥妓而饮浊酒，其诗曰：蚁浮金碗浊，妓压画船低。’”（“低”原作“底”，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

苕溪渔隐曰：“广汉营妓，小名僧儿，秀外惠中，善填词。有姓戴者，忘其名，两作汉守，宠之，既而得请玉局之祠以归，僧儿作《满庭芳》见意云：‘团菊苞金，丛兰减翠，画成秋暮风烟。使君归去，千里倍潸然。两度朱幡雁水，全胜得陶侃当年。如何见，一时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烦梳洗懒，寻思陪宴，把月湖边，（“把”徐钞本、明钞本作“花”。）有多少风流往事萦牵。闻道霓旌羽驾，看看是玉局神仙。应相许，冲云破雾，一到洞中天。’”

许彦周《诗话》云：“作诗押韵是一巧，中秋夜月诗，押尖字，数首之后，一妇人云：‘蚌胎光透壳，犀角晕盈尖。’又记人作《七夕诗》，（“七”原作“除”，今据徐钞本、明钞本校改。）押尼字，众人竞和无成诗者，仆时不曾



赋，后因读藏经，呼喜鹊为刍尼，乃知读书不厌多。”